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八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1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八册目次

史部・編年類

綱鑑正史約三十六卷（二）

〔明〕顧錫疇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綱鑑正史約三十六卷》提要

綱鑑正史約卷十五

史官顧錫疇纂編　新安[illegible]閱

晉紀

世祖武皇帝 名炎，司馬昭子，在位二十五年。

乙酉 晉泰始元年，○吳甘露元年。○是歲魏亡。 秋八月，魏晉王昭卒，太子炎嗣。○冬，吳遷都武昌。

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主爲陳留王。 追尊懿爲宣帝，師爲景帝，昭爲文帝。魏主奐至惠帝太安元年卒。

晉大封宗室。

晉主懲曹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

晉除漢魏宗室禁錮。罷將吏質任。

晉主承魏刻薄奢侈之後，欲矯以仁儉。有司言御牛青絲靷斷，詔以青麻代之。

[illegible]

晉以傅玄、皇甫陶爲諫官。

晉初置諫官，以傅玄、皇甫陶爲之。玄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蕩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禪，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晉主嘉納，然亦不能革也。

丙戌（晉泰始二年 吳寶鼎元年）冬十二月，吳還都建業。

吳主居武昌，揚州之民泝流供給甚苦。左丞相陸凱上疏曰：武昌土地險瘠，非王者之都。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此足明民心與天意矣。乃還都建業。

丁亥（晉泰始三年 吳寶鼎二年）春正月，晉立子衷為太子。

有司奏東宮施敬二傅，其儀不同。晉主曰：崇敬師傅，所以尊道重教也。其令太子申拜禮。

晉徵犍為李密，不至。

晉主徵密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老，上表固辭，許

之。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

戊子（晉泰始四年 吳寶鼎三年）春正月，晉詔立考課法，不果行。

晉主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於法；末世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舊制，去密就簡，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叙，劣多優少者左遷。其有優劣徇情，不協公論者，當委監司彈之。事竟不行。

夏四月，晉太保王祥卒。

祥卒，門無雜弔之賓。其族孫戎歎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間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

己丑（晉泰始五年 吳建衡元年）春二月，晉以羊祜都督荊州軍事。

晉主有滅吳之志，使祜都督荊州，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

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庚寅（晉泰始六年 吳建衡二年）夏四月，吳以陸抗都督諸軍，治樂鄉。（樂鄉，城名，在荊州府松滋縣）

抗以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眾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廣於秦漢，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非西楚之彊，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

艦戰船也四方施版以禦矢其狀如牢柹削木片也

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𢦏事君之義犯而勿欺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吳主不納

壬辰 晉泰始八年 吳鳳凰元年 春二月晉太子衷納妃賈氏

晉主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納其女晉王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爲請荀勗等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晉王遂從之賈妃年十五長太子二歲妬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

夏晉以王濬爲益州刺史

濬至益州明立威信蠻夷歸附俄遷大司農晉主與羊祜陰謀伐吳祜以爲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濬加龍驤將軍使治水軍大作舟艦木柹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吳主不從彥乃爲鐵鎖橫斷江路 建平今歸州

秋九月吳步闡據西陵叛降晉 西陵今黃州府

冬十一月吳陸抗拔西陵誅步闡晉羊祜等救之不及

吳主既克西陵志益張大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

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吳主喜不修德政專爲兼并之計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

分界而已無求細利祜從甥王衍詣祜論事辭甚清辨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當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祜以軍法將斬王戎衍戎之從弟也故皆憾之

癸巳 晉泰始九年 吳鳳凰二年 秋晉選公卿女備六宮 [illegible]

甲午 晉泰始十年 吳鳳凰三年 秋七月晉以山濤爲吏部尚書

濤典選十餘年甄拔人物各爲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啓事

晉以嵇紹爲秘書丞

紹康之子也以父得罪屏居私門至是山濤薦紹

之紹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紹乃應命初東關之敗文帝問衆屬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安東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斬之儀子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廬於墓側旦夕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蓼莪遂不仕而終

司馬光曰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嵇紹苟無蕩陰之忠殆不免於君子之譏乎

吳大司馬荊州牧陸抗卒

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此乃社稷安危之機也臣父遜昔在西陲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吾有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及卒吳主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機雲皆善屬文名重於世初周魴之子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年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機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期年州府交辟長橋在常州府宜興縣治南

丙申 晉咸寧二年 吳天璽元年 冬十月晉加羊祜征南大將軍

祜上疏請伐吳曰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蜀之爲國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捲徑至成都誠以力不足以相抗也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伐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議者多有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九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唯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贊成其計

晉立后楊氏以后父駿爲車騎將軍

戊戌 晉咸寧四年 吳天紀二年 夏六月晉羊祜入朝

祜以病求入朝既至面陳伐吳之計晉主善之以祜疾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

虐已甚，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
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華深然之。祜曰，
成吾志者，子也。晉主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
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
冬，晉以衛瓘爲尚書令。
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爲嗣，瓘欲啓而不敢，
會侍宴凌雲臺，瓘陽醉跪晉主牀前，欲言而止者
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晉主意悟，因謬曰，公
眞大醉邪。遂悉召東宮官宴，而密封尚書疑事，令
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多引古義，給使
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不如直以意對。妃喜，

謂泓曰，便與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即具草，令
太子自寫。晉主省之甚悅，先以示瓘，瓘大踧踖，衆
人乃知瓘嘗有是言。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瓘老
奴幾破汝家。凌雲臺在洛陽縣，魏文帝所築，高二十三丈，登之可見孟津。
冬十一月，晉詔毋得獻奇技異服。
晉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晉主焚之於殿前，因
有是詔。
晉以杜預爲鎮南大將軍，督荆州事。鉅平侯羊祜卒，
預在尚書七年，損益庶政，不可勝數，時人謂之杜

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羊祜疾篤，舉預自代。祜卒，
晉主哭之甚哀。南州民爲之罷市巷哭，吳守邊將
士亦爲之泣。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
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淚，因謂之墮淚碑。
祜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
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繇。常曰，拜官公朝，謝恩
私門，吾所不取也。峴山在襄陽府城南。
晉淸泉侯傅玄卒。
玄性峻急，爲司隸，每有奏劾，或値日暮，捧白簡整
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繇是貴游震懾，臺閣生
風。卒謚曰剛。

己亥，晉咸寧五年，吳天紀三年。春正月，樹機能陷晉涼州，晉遣將
軍馬隆討之。
初，鮮卑禿髮樹機能久爲邊患，僕射李熹請發兵
討之，朝議皆以爲虜不足憂。至是陷涼州，晉主臨
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
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晉主曰，必能平賊，何爲不
任，顧方略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帥之
以西，虜不足平也。晉王許之，以爲討虜將軍、武威
太守。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

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遜曰足矣又請自
至武庫選仗晉主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隆
遣之隆西度溫水樹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
隆前戰而前殺傷甚衆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
憂之或謂已沒及隆使至晉主撫掌大笑召群臣
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隆至武威鮮卑大人
猝跋韓且萬能等降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晉以匈奴劉淵爲左部帥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魏
太祖留其單于呼廚泉於鄴分其衆爲五部居并州

綱鑑正史約　卷十五　晉武帝　十

境內左賢王豹爲左部帥部族最强淵豹之子也
幼而儁異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曰吾嘗恥隨陸
無武絳灌無文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
力過人爲侍子在洛陽王渾薦於晉主曰淵有文
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
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齊王攸亦言於晉主曰
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渾曰大晉方
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晉主
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五部監事之職始此
冬十一月晉大舉兵分道伐吳

吳主每宴羣臣咸令沉醉宴後或剝人面或鑿人
眼繇是上下離心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
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强敵也臣作船
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
難圖矣晉主深納焉杜預亦啓請伐吳晉主報待
明年大舉預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議於朝臣而密
與陛下施此計故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
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止於無
功耳時晉主方與張華圍棋預表適至華推枰斂
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强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

綱鑑正史約　卷十五　晉武帝　十一

今討之可不勞而定晉主乃許之山濤退而告曰
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爲外懼豈非
算乎遂遣王渾杜預王濬等分道伐吳
晉詔議省員吏
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長史傅咸上書以爲
公私不足繇設官太多當今之急在於併官省役
務農而已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
勗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
清心若直作大例天下之吏皆省其半恐郡國職
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

水渚有石曰磧

筏編竹木為之

火把曰炬

[illegible]之

復武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庚子 太康元年春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三月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

王渾出橫江所向皆克吳人於江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王濬作大筏數十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灌以麻油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荊門夷道諸城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騎夜渡江襲樂鄉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

伏兵虜之預遂進攻江陵克之州郡皆望風送降綬預遂分兵益濬等合攻武昌降之預與眾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群帥方略徑造建業吳主使丞相張悌督兵迎戰大敗悌為晉兵所殺初詔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濬至西陵預與濬言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自武昌順流而下吳主皓分遣使者奉書渾濬請降濬舟師過三山渾遣人要與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鼓譟入於石頭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

荊門山在荊州府宜都縣西北夷道即宜都縣三山在太平府繁昌縣東北石頭城在應天府治西

夏 四月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行荊揚除吳苛政

皓至帝臨軒引見謂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弒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

甚愧 皓至太康四年卒

封 拜平吳功臣

王渾以王濬先受皓降意甚愧忿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之濬上書自理帝命廷尉劉頌核其事以渾為上功濬為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乃詔進渾爵為公以濬為輔國大將軍與杜預等皆封縣侯濬以功大而為渾父子黨與所抑每進見陳說武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

夷者未盡善也卿旋師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
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功老夫
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
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
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預還襄陽以爲天下雖
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滍淯水
以浸田萬餘頃開陽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預
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滍水出
南陽府魯山縣流至葉縣入沙河淯水源自河南
府嵩縣流經南陽與滍水合南至襄陽入漢江
十月詔罷州郡兵

時僕射山濤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
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
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
矣

辛丑二年春三月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
帝既平吳頗事游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
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
鹽汁灑地以引帝車后父楊駿及弟珧濟用事勢
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
冬十月鮮卑慕容涉歸寇昌黎縣名屬永平府

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
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
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
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
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不聽
吳養心曰觀漢魏居戎於內郡便當知五胡之
亂所繇始觀郭欽之疏不行便當知五胡之亂
所以不可制也

壬寅三年春正月帝親祠南郊
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

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
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
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爲勝之後將軍王
愷文明后之弟也散騎常侍石崇苞之子也二人
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愷以粭澳釜崇以
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
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帝每助愷嘗以珊瑚
樹賜之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
愷怒以爲疾己之寶崇曰不足爲恨今還卿今左
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

者甚衆。車騎司徒傅咸上書曰、奢侈之費、甚於天
災。欲時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
有窮極矣。

冬十二月、以齊王攸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軍事。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勖馮紞楊珧惡之。勖曰、百僚
皆歸心齊王、陛下試詔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
臣言驗矣。帝以爲然、乃以攸爲大司馬、都督青州
諸軍事。攸憤怨、發病卒。

六年春正月、尚書左僕射劉毅卒。

初陳群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

綱鑑王史約　卷十五　晉武帝　十六

置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爲
之、使銓次等級以爲九品、有言行修著則升之、進
義虧缺則降之。吏部選之以補授、行之浸久、中正
或非其人、奸敝日滋。劉毅上疏曰、中正之設、損政
有八。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一也。重其任而輕
其人、使駁論橫於州里、嫌隙結於大臣、二也。優劣
易地、首尾倒置、三也。無賞罰之防、禁人訴訟、使受
枉者不獲上聞、四也。采譽于臺府、納毀于流言、五
也。抑功實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以品
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
限、七也。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懈德行而
銳人事、八也。錄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爲奸府、事名
九品、而有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臣愚以爲宜
罷中正、除九品。帝雖善之而不能改。

己酉　十年冬十一月、封子孫六人爲王。

立皇子乂爲長沙王、穎成都王、晏吳王、熾豫章王、
演代王、孫遹廣陵王。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
遹。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遹年五歲、牽帝
裾入闇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
主。帝奇之。嘗稱遹似宣帝、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遹

綱鑑王史約　卷十五　晉武帝　十七

明慧、故無廢立之心。爲遹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
劉寔志行清素、命爲之傅。寔以時俗喜進趨、少廉
讓、嘗著崇讓論、欲令初除官通謝章者、必推賢讓
能、一官闕則擇爲人所讓多者用之。

孝惠皇帝　名衷、武帝太子、在位十七年。

庚戌　永熙元年、夏四月、帝崩、太子衷即位、尊皇后曰皇
太后、立皇后賈氏。

五月、以楊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

秋八月、立廣陵王遹爲太子。

初和嶠嘗言於武帝曰、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

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後與荀勗同侍武帝曰太子近進朝可俱詣之既還勗等稱太子明識雅度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是嶠從駕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定如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辛亥 元康元年春三月皇后賈氏殺太傅楊駿廢皇太后爲庶人

賈后凶悍多權略每欲干預政事而爲楊駿所抑后使黃門董猛與中郎孟觀李肇謀誅駿廢太后說肇啓帝作詔誣駿謀反殺之宣言太后同反廢

爲庶人尋弒之於金墉城

復以汝南王亮爲太宰與太保衛瓘錄尚書事輔政

賈后從舅右衞將軍郭彰女弟之子賈謐與楚王瑋並預政謐驕奢而喜延士大夫彰與石崇陸機機弟雲潘岳左思劉琨等皆附於謐號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諂事謐候謐及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夏六月皇后殺太宰亮太保瓘及楚王瑋

亮瓘以楚王瑋剛愎好殺謀遣之國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勸瑋自昵於賈后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於楊駿瓘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因[illegible]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瓘且患二公秉政己不得專恣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屯諸宮門免亮瓘官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亦欲因此復私怨復矯詔遣肇以兵圍亮府清河王遐收瓘亮爲肇所執歎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illegible]世子矩俱死瓘亦被殺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專殺之罪誅之乃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騶虞幡麾衆

曰楚王矯詔勿聽也衆皆釋杖遂執瑋斬之并夷三族

以賈模張華裴頠爲侍中並管機要

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與模頠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朝野安靜

丙辰 六年春以張華爲司空

秋八月秦雍氐羌齊萬年反遣將軍周處等討之

初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戚梁王肜嘗違法處按劾之至是秦雍氐羌悉反其帥齊萬年圍涇陽詔以處爲建威將軍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

之中書令陳準奏處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處
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寇朝廷不從彝
萬年有衆七萬梁王肜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
擊之自旦戰至暮斬獲甚衆弦絶矢盡救兵不至
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
力戰而死

丁巳 七年秋九月以王戎爲司徒

戎爲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僚寀輕出遊
畋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
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鑽其核凡所
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見戎戎問曰聖人貴

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
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時王衍爲尚書令
樂廣爲河南尹皆善清談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
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
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廣性冲約清遠與物
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論人必先稱
其所長則短不言自見衍弟澄及阮咸咸從子修
胡母輔之謝鯤王尼畢卓皆以任放爲達卓嘗
爲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夜至甕間盜飲之爲掌

酒者所縛明日視之乃畢吏部也廣聞而笑之曰
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
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衍等愛重之由
是士大夫皆尚浮誕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
之然習俗已成亦不能救

胡寅曰何晏之論見於無遂以虛空爲宗而遺
夫形而下者裴頠之論見於有遂以形器爲執
而遺夫形而上者皆不知理之言也

戊午 八年秋遣將軍孟觀討齊萬年獲之

太子洗馬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宜早絶其源乃作

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
服強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
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漢建武中馬援領
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
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永初叛亂夷夏俱敝自
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夫關中土
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而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
氣毒於骨髓候隙乘便輒爲橫逆此必然之勢也
幷州之胡本匈奴桀惡之寇今爲五部戶至數萬

驍勇便利倍於氐羌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之思釋我華夏之憂惠此中國於計爲長朝廷不能用

丘濬曰晉之亡大率中原半爲夷居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爭之場者幾三百年嗚呼可鑒也已

乙未九年春正月以成都王穎爲平北將軍鎮鄴河間

王顒爲鎮西將軍鎮關中（顒帝叔祖安平王孚之孫從河間）

秋侍中賈模卒以裴頠爲尚書僕射

賈后淫虐日甚頠且夕說其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模亦數爲后言禍福后反以模爲毀己而疎之模憂憤而卒頠雖后親屬然雅望素隆詔專任門下事頠上表固辭或謂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頠不能從帝爲人愚騃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綏是權在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頠薦平陽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

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而就之哉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

冬十二月廢太子遹爲庶人

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名譽浸減賈后謀害太子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置於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酒三升逼使盡飲之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

刻期而發掃除患害太子醉迷遂依而寫之字半
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
太子書示之曰遹書如此今賜死諸王公莫有言
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常因廢黜正嫡以致
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
請比校太子手書恐有詐妄議至日西不決后懼
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幽於許昌

庚申 永康元年春三月賈后殺故太子遹

太子既廢衆情憤怨衛督司馬雅常給事東宮與
殿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右軍將軍趙

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其嬖人孫
秀曰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
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
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言於倫倫納
焉秀又謂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
制於人明公素黨於賈后今雖建大功太子謂公
特逼於百姓之望以免罪耳必不深德明公不若
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報讐
豈徒免禍更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
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后使太醫令程據和

毒藥遣黃門孫慮至許昌逼太子殺之

夏四月趙王倫廢皇后賈氏爲庶人殺之遂殺司空
張華僕射裴頠自爲相國追復故太子位號

倫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太子今
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從命爵關中侯不從者
誅三族衆皆從之開門夜入遣翊軍校尉齊王冏
將百人排門西入迎帝幸東堂召賈謐斬之遂廢
后爲庶人初倫爲征西大將軍信用孫秀與雍州
刺史解系爭軍事朝廷召倫還倫還用秀計深交
郭賈賈后大信愛之倫因求錄尚書事張華裴頠

固執不可倫秀怨之至是倫與秀謀簒位欲先除
朝望且報宿怨乃執華頠等華謂張林曰卿欲害
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太子之廢不能
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
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夷
三族於是倫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

秋八月淮南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而死

趙王倫以允爲驃騎將軍領中護軍允性沉毅宿
衛將士皆畏服之允知倫秀有異志陰養死士謀
誅之倫秀憚之轉爲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

允稱疾不拜遂帥國兵及帳下數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討之從者左袒於是從者甚衆遂圍相府倫與戰屢敗前中書令陳淮欲應允請帝遣白虎幡以解鬬乃使司馬督護伏胤將騎四百持幡從宮中出倫子汝陰王虔在門下省陰與胤誓曰富貴當與卿共之胤乃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不之覺開陳受詔胤因殺之

趙王倫殺黃門潘岳衛尉石崇等

初孫秀嘗爲小吏岳屢撻之崇甥歐陽建素與倫有隙崇有愛妾綠珠秀求之不與及淮南王允敗秀因誣崇岳建奉允爲亂收之崇歎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爲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岳母嘗誚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干沒不已乎及收岳辭母曰負阿母遂皆族誅

冬十一月立皇后羊氏 秀黨尚書郎羊玄之之女

辛酉永寧元年春正月以張軌爲涼州刺史

趙王倫自稱皇帝遷帝於金墉城

倫以孫秀爲侍中中書監其餘黨與皆爲卿相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三月齊王冏及成都王穎河間王顒等舉兵討倫倫遣兵拒之

閏月自正月至于是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

尹起莘曰書星變多矣未有如是甚者既而諸王互相魚肉胡虜乘之中原塗炭慘愍衆難兵禍不已皆五星縱橫之應也

夏四月成都王穎擊敗倫兵帥師濟河左衛將軍王輿等迎帝復位倫伏誅

六月以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成都王穎爲大將軍河間王顒爲太尉各還鎮

時新野王歆說冏奪穎兵權常山王乂勸穎圖冏鄴令盧志謂穎曰兩雄不俱立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穎從之由是士民之譽歸穎初冏疑中書郎陸機爲趙王倫撰禪詔收欲殺之穎爲辨理得免因表爲平原內史以其弟雲爲清河內史機友人顧榮戴淵以中國多難勸機還吳機以受穎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望可與立功遂留不去

冬十月李特據廣漢進攻成都 羅尚擊特斬之李流代領其衆流死衆推李雄爲益州牧

趙王倫遷帝于金墉冏討倫于潁上[illegible]

[illegible]爲中書[illegible]御史爲[illegible]臺謁者爲外臺是爲三臺

子臧春秋曹宣公庶子乃負芻之兄宣公卒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晉侯執之諸侯以子臧見立之子臧辭而去宋

壬戌太安元年夏立清河王覃爲皇太子
齊王冏欲久專政以帝子孫俱盡大將軍穎有次立之勢清河王覃武帝孫也方八歲乃上表請立爲皇太子

冬十二月河間王顒使長沙王乂殺齊王冏
冏驕奢擅權中外失望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緣而兆矣冏耽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敕三臺選舉不均嬖寵用事孫惠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彊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爲難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竊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委重二王長揖歸藩則太伯子臧不專美於前矣冏不能用惠辭疾去東曹掾張翰吳人主簿顧榮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爲即引去穎長史李含因說顒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讓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使討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以爲齊罪而討之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勳也顒從之表陳冏罪請乂廢冏以穎輔政遂舉兵趨洛陽檄乂討冏斬之乂事無巨細皆就鄴諮穎

癸亥二年秋七月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反九月帝自將討穎顒將張方入城大掠
初顒用李含計欲俟齊王冏殺長沙王乂而討之遂廢帝立穎以己爲相既而不如所謀穎亦恃功驕奢百度廢弛嫌乂在內不得逞其欲欲與顒共攻乂表乂專擅朝政請遣就國詔曰顒穎舉兵向闕吾將親帥六軍以討之其以乂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顒以張方爲都督穎以陸機爲前鋒都督機以羈旅事穎一旦頓居諸將之右王粹牽秀等皆不服孫惠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端適所以速禍也帝如十三里橋乂使皇甫商拒方方襲敗之遂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

冬十月長沙王乂奉帝及穎兵戰于建春門大破之
乂奉帝與陸機戰于建春門機軍大敗初宦人孟玖有寵於穎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右司馬陸雲

不許玖矛越不受機節度敗沒玖疑機殺之譖於
穎曰機有二心於長沙奉秀等素謟事玖相與譖
之穎怒使秀將兵收機機聞秀至釋戎衣著白帢
帢與秀相見爲牋辭穎既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
聞乎秀遂殺之穎又收雲及機司馬孫拯下獄玖
令殺雲夷三族獄吏掠拯數百終言機冤吏諭拯
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何不愛身乎拯曰陸君
兄弟世之奇才吾蒙知愛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
而誣之乎亦夷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詣獄明拯
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

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
乃亦殺之 華亭縣名屬松江府
十一月長沙王乂奉帝討張方不克穎進兵逼京師
詔雍州刺史劉沈討顒
時公私窮踧米石萬錢禀騎主簿祖逖言於乂曰
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詔沈
發兵襲顒顒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乂
從之詔沈討顒戰敗死之
甲子永興元年 趙高祖劉淵元熙元年 成太宗李雄建興元年 春正月東海王
越使張方殺長沙王乂穎入京師自爲丞相
鄴
時城中糧食日窘士卒無離心張方以爲洛陽未
可克欲還長安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諸
將夜收乂置金墉城城既開將士見外兵不盛悔
之更謀劫出乂以拒穎越懼遣人密告方方炙殺
之穎入京師詔以穎爲丞相
二月穎廢皇后羊氏及太子覃
顒表穎爲皇太弟自爲太宰雍州牧 秋七月東海
王越奉帝征穎復皇后太子穎遣兵拒戰蕩陰侍中
嵇紹死之帝遂入鄴越走歸國 蕩陰縣名屬彰德府

穎僭侈日甚大失衆望越奉帝北征穎遣石超拒
戰帝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登輦以
身衛帝兵入引紹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
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穎
迎帝入鄴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
幽州都督王浚幷州刺史東嬴公騰起兵討穎
八月張方復入京城廢皇后太子
劉淵自稱大單于
初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
鄴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穎以聰爲積弩將

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斂手受役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也乃相與謀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及幽州兵起淵請還帥五部以赴國難穎悅拜淵為北單于淵至左國城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

浚并兵至鄴穎奉帝還洛陽浚大掠鄴中而還

冬十月李雄自稱成都王國號成李特第三子稱帝雄卒子期立李壽弒期而立其子勢

李壽弒期自立改國號漢傳子勢至穆帝永和二年桓溫滅之

劉淵自稱漢王國號漢淵卒子和立其弟聰弒而代之聰卒子粲立靳準弒粲而代之石勒討準劉曜立改國號趙至成帝咸和三年後趙主勒滅之

淵以族子曜為建武將軍曜幼聰慧有膽量早孤養於淵及長儀觀魁偉好讀書善屬文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劉聰重之以為漢世祖魏武帝之流

十一月張方遷帝於長安

張方在洛既久兵士剽掠殆竭乃逼帝遷都長安帝垂泣從之

十二月太宰顒廢太弟穎更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

乙丑二年秋七月東海王越自領徐州都督傳檄討顒

東海中尉劉洽以張方劫遷車駕勸越討之越傳檄山東糾率義旅迎天子還舊都越乃自領徐州都督范陽王虓及王浚等共推越為盟主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劉喬為冀州使虓領豫州喬以虓非天子命發兵拒之攻虓於許遣其子祐拒越於靈壁太宰顒聞山東兵起甚懼表成都王穎都督河北諸軍事詔越等各就國越等不從詔令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將軍劉準與喬并力使鎮東石超等據河橋為援弘遺喬及越書使解怨釋兵同奬

王室皆不聽弘又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猜禍構於羣王翩其反而互為戎首萬一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虎交鬭自效於卞莊者也謂宜速詔越等令兩釋猜疑各保分局自今有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顒恃喬為助不納弘遂受越節度喬乘虛襲虓破之虓遣司馬劉琨乞師於王浚遂擊斬超又擊祐殺之喬衆奔走靈壁縣名屬鳳陽府

成都故將公師藩起掠趙魏

成都王穎既廢河北人多憐之其故將公師藩等

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初上黨武鄉羯人
石勒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東嬴公騰執諸胡
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爲茌平人師懽奴
懽奇其狀貌而免之勒乃與牧帥汲桑結壯士爲
羣盜及藩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
石爲姓勒爲名藩攻掠郡縣轉前攻鄴范陽王虓
遣其將苟晞擊走之茌平縣名屬東昌府○武鄉縣名屬山西遼州
冬十二月陳敏據江東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將兵
討破之
初義陽蠻張昌反荊州都督劉弘遣陶侃討之昌

通鑑正史約 卷十五 晉惠帝 二十四

走衆潰別將石冰尚據臨淮廣陵度支陳敏擊冰
斬之朝廷以敏爲廣陵相敏自謂勇略無敵遂據
江東以顧榮爲右將軍賀循爲丹陽內史象條名
士咸加收禮循佯狂得免弘遣侃討之侃與敏同
郡又同歲舉吏或謂弘曰侃脫有異志則荊州無
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侃
聞之遣子洪詣弘自固弘引爲參軍資而遣之曰
匹夫之交尚不負心况大丈夫乎敏遣陳恢寇武
昌侃屢破之敏將顧榮周玘殺敏以降義陽今信陽州屬[illegible]

丙寅光熙元年成晏平元年是歲李雄稱帝 春正月太宰顒殺張方
成都王穎奔長安
初越起兵使人說顒令奉帝還洛約與分陝爲伯
顒欲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爲誅首謂顒曰今據
形勝之地國富兵强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奈
何拱手受制於人顒乃止至是喬敗顒懼欲罷兵
與山東和解恐方不從乃誘方帳下督郅輔使殺
方送首於越請和越不許遣祁弘等帥鮮卑西迎
車駕宋胄等進逼洛陽穎奔長安
夏四月東海王越進屯溫遣祁弘入長安奉帝東還

通鑑正史約 卷十五 晉惠帝 二十五

顒逃太白山後越徵顒爲司徒顒就徵南陽王模遣兵邀殺之
六月至洛陽復羊后○秋八月以東海王越爲太傅
錄尚書事范陽王虓爲司空鎮鄴
荊州都督新城公劉弘卒
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某
人之功如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付守
相丁寧款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
書賢於十部從事
九月頓丘太守馮嵩執成都王穎送鄴兗州刺史苟
晞擊斬公師藩冬十月范陽王虓卒長史劉輿殺穎

劉輿以頡素為鄴人所附，偽稱詔賜死，頡官屬皆
先逃散，惟盧志不去，至是收而殯之，太傅越召為
軍諮祭酒。

十一月，帝中毒崩，太弟熾即位。（帝食餅中毒崩，或曰太傅越之鴆）

以劉琨為并州刺史。

時并州饑饉，數為胡寇所掠，道路斷塞，琨募兵上
黨，得五百人，轉鬬而前，至晉陽，府寺焚毀，邑野蕭
條，琨撫循勞徠，流民稍集。

孝懷皇帝（名熾，武帝子，在位六年）

丁卯 永嘉元年，春二月，群盜王彌寇青徐。（後降[illegible]）

三月，立清河王覃弟詮為皇太子。

太傅越出鎮許昌。（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越不悅，固求出藩）

以南陽王模都督秦雍等州軍事。

秋七月，以琅邪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
鎮建業。

睿以安東司馬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睿名論素
輕，吳人不附，導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
之以結人心。睿乃使導躬造之，循、榮皆應命，以循
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又以紀瞻為軍祭酒，卞壼
為從事，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
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睿初至，頗以酒廢事，
導以為言，睿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

苟晞擊汲桑、石勒，大破之，桑走死，勒降漢。

晞屢破彊寇，威名甚盛，善治繁劇，用法嚴峻，其從
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為將，晞不許，曰：吾不以
王法貸人，將無後悔耶？固求之，乃以為督護，後犯
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而素服哭
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

十一月，以王衍為司徒。（後遷太尉）

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

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都督，族弟敦為青州
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
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為三窟矣。（後澄為敦所殺）

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

戊辰 二年，（漢永鳳元年，是歲劉淵稱帝）春二月，太傅越殺清河王覃。

夏五月，漢王彌寇洛陽，張軌遣督護北宮純入衛，擊
破之。（彌後為石勒所殺）

詔封軌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
者，軌獨貢獻不絕。（西平今陝西西寧衛）

己巳 三年，（漢河瑞元年）春三月，以山簡都督荊湘等州軍事。

簡，濤之子也。嗜酒不恤政事，父老莫不追思劉弘。

太傅越入京師，殺中書令繆播、帝舅王延等十餘人。

時尚書何綏被殺。綏，曾之孫也。初，曾侍武帝，燕，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輩必及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劭日食二萬；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

庚午四年（漢烈宗劉聰光興元年）秋七月，漢主淵卒，太子和立，其

弟聰弑而代之。○氐酋蒲洪自稱略陽公。（略陽郡名，屬漢中府）

流民王如寇南陽以附漢。

冬十月，以拓跋猗盧為大單于，封代公。（時猗盧助琨[illegible]擊破[illegible]奴）

琨表請之。

遣使徵天下兵入援。

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為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既而卒無至者。山簡遣督護將兵入援，為王如所敗。如遂大掠沔漢，進逼襄陽。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為不可，賣車牛以安眾心。（王如後降王敦殺）

漢石勒寇襄陽。十一月，太傅越率兵討之。

辛未五年（漢嘉平元年，成玉衡元年）春正月，湘州流民作亂，推杜弢為刺史。（弢陷長沙，破零桂，殺長吏甚眾）

三月，太傅越卒于項。以苟晞為大將軍，督六州。

苟晞移檄諸州，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密賜晞詔討之。晞遣騎收越黨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及卒，眾共推衍為帥，衍不敢當。奉越喪還葬東海。（項縣名，屬開封府）

夏四月，漢石勒追敗越軍於苦縣，執王衍等殺之。

時勒執衍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繇，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剖越柩，焚其屍，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

五月，漢人入寇。六月，陷洛陽，殺太子詮，遷帝于平陽。

時洛陽饑困，百官流亡者什八九。漢主聰使前軍

大將軍呼延晏將兵寇洛陽劉曜石勒皆引兵會之遂陷洛陽入宮大掠帝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

司空荀藩奉秦王業趣許昌（業吳孝王晏之子愍帝也）藩建行臺於密傳檄四方推琅邪王睿為盟主秦王業奔密藩奉之以趣許昌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睿收其賢俊辟掾屬刁協卞壼陳頵庾亮甘卓周訪等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及藩檄承制署置睿以卓為湘州刺史訪為尋陽太守侃為武昌太守

綱鑑正史約　卷十五　晉　懷帝　四十

秋七月漢劉曜寇長安南陽王模出降曜斬之遂據長安

冬十月馮翊太守索綝等擊敗漢兵於長安十二月迎秦王業入雍城（今鳳翔府）

琅邪王睿以周顗為軍諮祭酒

前騎都尉桓彝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顗中坐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陳頵遺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于桐鄉然後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

壬申　六年春二月張軌遣兵詣長安（主簿馬魴說軌宜翼戴帝室軌從之）

夏雍州刺史賈疋等進圍長安漢劉曜敗走秦王業入長安

石勒引兵據襄國（今直隸順德府）

綱鑑正史約　卷十五　晉　懷帝　四十一

琅邪王遣紀瞻討石勒於葛陂勒集將佐議之張賓曰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據之以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時劉琨以兄子演鎮鄴張賓曰攻之未易猝拔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勒遂進據襄國號賓曰右侯

秋九月賈疋等奉秦王業為皇太子建行臺（疋尋為盜所殺）

冬十二月前太子洗馬衛玠卒

玠瓘之孫也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色

羌酋姚弋仲自稱扶風公（弋仲南安赤亭羌）

孝愍皇帝（名業，吳王晏之子，武帝之孫，在位四年）

癸酉建興元年春二月，漢主劉聰弑帝於平陽，庾珉、王儁死之。

漢主聰宴群臣於光極殿，使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儁等不勝悲憤，因號泣，聰惡之，殺珉、儁等十餘人，帝亦遇害。

夏四月，太子業即位於長安，索綝領太尉。

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蒿荊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惟桑版署號而已。

漢石勒遣石虎攻陷鄴而據之。（虎，勒從子）

五月，以琅邪王睿為左丞相，南陽王保為右丞相，並督陝東西諸軍事。（保，模之子）

左丞相睿以祖逖為豫州刺史。

逖范陽人，少有大志，初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睿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師，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繇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豫州刺史。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琨謂人曰：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司州今河南府）

陶侃破走杜弢，王敦表侃為荊州刺史。

冬十二月，石勒遣使奉表於王浚。

浚謀稱尊號，劉亮、高柔切諫，皆殺之。石勒遣舍人王子春奉表於浚，浚悅，遣使報聘。浚使者至襄國，

勒匿其勁卒精甲，羸師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遺勒麈尾，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公也。浚使者還，具言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益驕怠，不復設備。（未幾勒發兵襲浚，殺之）

甲戌二年春二月，以張軌為太尉、涼州牧。

乙亥三年（漢建元元年）春二月，以左丞相睿為丞相。○進代公猗盧爵為王。

夏六月，陶侃擊杜弢，破之，弢走死，湘州平。丞相睿加

王敦都督江揚等州軍事、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漫益驕横、

王敦徙陶侃爲廣州刺史、廣州府名、今廣東首府、

敦嬖人錢鳳疾侃功、毀之、乃左轉侃廣州刺史、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

丙子 四年、愍帝[illegible]元年、趙[illegible]涼王茂[illegible]子駿立、 春二月、張寔遣兵入援、涼州殺寔、茂嗣、後降[illegible]

十一月、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御史中丞吉朗死之、

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守小城、內外斷絕、城中饑甚、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曜、綝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帝乘羊車、肉袒出降、御史中丞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麴允隨帝至平陽、帝稽首於漢主聰前、允伏地慟哭、聰怒囚之、允自殺、[illegible]

綱鑑正史約卷十五終

綱鑑正史約卷十六

史官顧錫疇編纂　青溪徐昱

東晉紀

元皇帝 名睿、宣帝曾孫、瑯琊王覲子、在位六年、

丁丑 建武元年春、二月、丞相睿即晉王位、

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以王敦爲大將軍、王導爲揚州刺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刁協爲僕射、顧顗爲吏部尚書、賀循爲太常、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刁協久官中朝、諳練舊事、賀循爲世儒宗、明習禮樂、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冬十一月、以劉琨爲太尉、

初、幽州刺史段匹磾據薊、劉琨長史以幷州叛降石勒、琨奔匹磾、乃相與歃血同盟、翼戴晉室、琨遣右司馬溫嶠奉表詣建康勸進、謂嶠曰、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行矣勉之、至是以爲太尉、

十二月、漢主劉聰弒帝於平陽、辛賓死之、

漢主聰出畋、使帝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故老有歔欷泣者、聰饗群臣、使帝行酒洗爵、已而又使更衣執蓋、尚書郎辛賓抱帝大

巽聰命引出斬之帝遂遇害

戊寅太興元年（光初元年）春三月王即皇帝位

帝命王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繇仰照帝乃止

立王太子紹為皇太子○以慕容廆為龍驤將軍大單于

夏四月加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導遣從事行揚州郡國還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耶導咨嗟稱善

綱鑑正史約〈八〉卷十六　晉元帝　二

夏五月段匹磾殺太尉廣武侯劉琨

初琨世子群為段末柸所得末柸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密遣使齎群書請琨為內應為匹磾邏騎所獲琨不知來見匹磾匹磾以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也匹磾雅重琨欲遣還屯其弟叔軍諫之遂收琨殺之溫嶠表琨盡忠帝室宜在褒恤乃加贈太尉謚曰愍嶠之詣建康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既至屢求返命朝廷不許會琨死除散騎侍郎嶠聞母亡阻亂不得奔喪固辭不拜苦請北歸詔曰今桀逆未梟諸軍奉迎梓宮猶未得進嶠可以私難而不從王命耶嶠不得已受拜

（匹磾後為所攻三州皆陷匹磾死之）

六月以刁協為尚書令

協性剛悍與物多忤與侍中劉隗俱為帝所寵任欲矯時弊每崇上抑下排沮豪強故為王氏所疾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協又使酒侵毀公卿見者側目

冬十一月以王敦為荊州刺史

綱鑑正史約〈八〉卷十六　晉元帝　三

己卯二年（後趙高祖元年）夏四月將軍陳川以浚儀叛降石勒（浚儀屬陳留今開封府）

趙徙都長安立妃羊氏為后

羊氏即惠帝后也曜嘗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后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為帝王有一子一婦及身三耳而不能庇妻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曜甚寵之頗豫國事

祖逖討陳川石勒遣兵救之○漢改號趙

冬十一月，石勒稱趙王。（是爲後趙，傳弘、虎……[illegible]……冉氏至祇[illegible]）（帝永和八年，慕容恪滅之。）

庚辰 三年（涼王張茂永元元年）春三月，以慕容廆爲平州刺史。（破段匹磾、宇文部，遣使來獻捷，故有是命。後拜平州牧，封遼東公。）

秋七月，後趙兵退走，祖逖進屯雍丘，詔加號鎮西將軍。（雍丘，今汴梁杞縣）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即棄而走。豹兵久饑，以爲逖士衆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豹，逖又使潛邀

擊獲之，豹宵遁，逖鎮雍丘，後趙鎮戍歸逖者甚衆。詔加逖鎮西將軍，逖練兵積穀，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逖牙門童建降于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讐，將軍之惡，猶吾惡也。自是後趙人叛歸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稍得休息。

辛巳 四年秋七月，以戴淵都督司豫，劉隗都督青徐諸軍事，王導爲司空，錄尚書事。（淵、隗出鎮，名爲討胡，實備王敦，又以敦故疎導，乃作是命。）

九月，豫州刺史祖逖卒，以其弟約代之。

逖以戴淵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荊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刁搆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于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敦繇是益無所憚。

後趙以李陽爲都尉。

後趙王勒悉召武鄉耆舊詣襄國歡飲，勒微時與李陽鄰居，數爭漚麻池，相毆，陽繇是獨不敢來。勒曰：孤方兼容天下，豈讐匹夫乎？遽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都尉。

壬午 永昌元年春正月，王敦舉兵反。

帝始鎮江東，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疏外。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而敦益懷不平，遂舉兵武昌，上疏罪狀隗、協，進軍致討。帝大怒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朕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乃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與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導帥宗族每旦詣臺待罪。

（任真推分，謂任其真性，推之分，澹不介于懷。）

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既出導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知恨之帝召見導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日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耶以爲前鋒大都督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敦至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帝命協隗等攻之俱敗敦擁兵不朝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以太

子有勇略爲朝野所憚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遂沮敦參軍呂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高名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止應僕射耶又不答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敦遂收殺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救己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繇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敦改易百官及諸軍鎮竟不朝而還武昌

朱黼曰導既當國敦其從父兄也以王氏失職致興兵犯順導不能防之於始又不能止之於今至行胸臆報恩怨不免假手于賊自伯仁繇我而死一語推之導雖有蓋世之功終不能掩罪也

夏四月敦兵陷長沙湘州刺史譙王承死之五月敦殺甘卓 譙今亳縣屬鳳陽府

王敦之初反也別將魏乂寇長沙譙王承歎曰勢孤援絕將何以濟時梁州刺史甘卓屯襄陽承遣

主簿鄧騫說卓曰大將軍以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敦恐卓於後爲變遣參軍樂道融邀卓俱下道融忿敦悖逆說卓僞許敦而馳襲武昌卓遂露檄討敦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而承嬰城固守以禦魏乂遣書甘卓曰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兄子卬爲敦參軍敦遣卬歸說卓旋軍卓性多疑少決道融復勸卓分兵斷敦濵州敦衆自離可一戰擒也卓不從徑還襄陽乂竟陷長沙承死之襄陽太守周慮承敦意襲殺卓

冬十月、後趙寇譙、祖約屯壽春。

閏十一月、帝崩、司空導受遺詔輔政、太子紹即位。

明皇帝 名紹、元帝長子、在位三年。

癸未 太寧元年、夏四月、敦移屯姑孰、自領揚州牧、以王導爲司徒。

敦謀簒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敦移鎮姑孰、自領揚州牧。敦欲爲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歳殺兄、今又殺弟耶。敦乃止。姑孰今太平府。

六月、立皇后庾氏、以庾亮爲中書監。亮后兄也。

秋七月、趙封姚弋仲爲平襄公。

八月、敦表江西都督郗鑒爲尚書令。

帝畏王敦之逼、以鑒爲外援、使鎮合肥。敦忌之、表鑒爲尚書令。鑒還過敦、敦與論西朝人士、曰、樂彦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彦輔道韻平淡。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能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迫。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見。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

冬十一月、敦以王含督江西軍。

初、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嘗夜飮、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悉以其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爲之備。敦欲彊其宗族、故徙含督江西、以舒彬爲荊江刺史。

甲申 二年 涼王張駿太元元年。夏六月、加司徒導大都督揚州刺史、督諸軍討敦。敦復反。秋七月、至江寧、帝親征破之。敦死、衆潰、其黨錢鳳沈充伏誅。

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爲左司馬。嶠乃繆

爲勤敬、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毎曰、錢世儀精神滿腹。鳳聞之甚悅。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然之、問誰可者、嶠薦錢鳳。鳳亦推嶠。嶠僞辭、敦不聽。嶠恐已既去、而鳳於後間之、因敦餞別、起行酒。酒至鳳、未及飮、嶠僞醉、以手板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而敢不飮。敦以爲醉、兩釋之。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者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於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

遜謝告帝，帝與庾亮謀討之。敦聞之怒，與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加導大都督，督諸軍討敦。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為敦發哀，衆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敦怒，病轉篤，將舉兵，使郭璞筮之。璞曰：無成。又問吾壽幾何，璞曰：明公起事，禍必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而使王含、錢鳳帥衆向京師。含奄至江寧，帝率諸軍襲擊，破之。敦尋卒，沈充舉兵與含合，臨淮太守蘇峻、兗州

刺史劉遐等率精卒萬人擊充鳳，大破之。充鳳皆伏誅，乃發敦瘞出屍，跪而斬之。含奔荊州，王舒沉之於江。江寧，縣名，在應天府。

乙酉 三年春二月，立子衍為皇太子。

夏五月，以陶侃都督荊湘等州軍事。

侃性聰敏恭勤，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江。嘗造船，木屑竹頭，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以後會積雪初晴，廳事前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吳蒼心曰：晉俗之弊，在於清談廢事，而侃能勤事如此，賢於王導、謝安遠矣。

秋閏七月，帝崩。司徒導、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壼受遺詔輔政。太子衍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稱制。

太子生五年矣，羣臣進璽，導以疾不至。壼正色於朝曰：王公非社稷之臣也。大行在殯，嗣皇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耶？導聞之，輿疾而至。太后臨朝，以導錄尚書事，與亮、壼參輔朝政，然大要皆決於亮。

成皇帝 名衍，明帝太子，在位十七年

丙戌 咸和元年夏六月，以郗鑒為徐州刺史。

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鑒。卞壼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衆朝憚之。壼儉素廉潔，不肯苟同時好。丹陽尹阮孚謂曰：卿常無閒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放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導及庾

不聽乃止、
秋八月、以溫嶠都督江州軍事、王舒爲會稽內史、
初王導以寬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祖約陶侃自以不與顧命、疑亮刪之、歷陽內史蘇峻入衛有功、威望漸著、卒鋭器精、有輕朝廷之志、亮既忿峻約、又畏陶侃之得衆、乃以溫嶠鎭武昌、王舒爲會稽、以廣聲援、又修石頭城以備之、歷陽今直隸和州

丁亥二年冬、徵蘇峻爲大司農、峻與祖約舉兵反、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舉朝

以爲不可、亮不聽、下詔徵峻、峻不應命、與祖約亦怨朝廷、乃請共討亮、約喜、以兵會峻、
十二月、峻襲陷姑孰、詔庾亮督諸軍討之、宣城內史桓彝起兵赴難、宣城縣名屬寧國府
初彝欲起兵赴朝廷、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宜且案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遂進屯蕪湖、蕪湖縣名屬太平府

戊子三年、後趙太和元年春正月、溫嶠以兵赴難、至尋陽、二月、尚書令成陽公卞壼督軍討峻、戰敗、死之、庾亮奔尋陽、峻兵犯闕、
峻濟自橫江、臺兵屢敗、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陽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亮乃悔之、詔以卞壼督軍討峻、峻攻青溪柵、壼帥衆拒之、峻因風縱火、燒臺省諸營寺署、壼背癰新愈、瘡猶未合、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眕彥盱于亦赴敵死、其母撫屍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亮奔尋陽、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翜曰、至尊當御正殿、翜即入閣、抱帝登太極前

殿、導等登御床衛帝、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既入、叱翜令下、翜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府藏一空、峻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祖約爲太尉、峻自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小丹陽路在應天府治南、青溪柵在應天府治東、臺城在上元縣

夏五月、溫嶠以陶侃入討峻、峻遷帝于石頭、郗鑒、王舒來赴難、
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當以滅賊

爲急。未有功而先拜官，何以示天下。不受，以從弟
允言遣督護王愆期詣荊州邀侃，與之同赴國難。
侃猶以不豫顧命爲恨，答曰：吾疆埸外將，不敢越
局。嶠屢說之，乃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列上尚
書，陳約、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侃復追登還。
嶠遺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
移檄遠近，言於盟府，惟須仁公軍至，便齎進耳。今
乃反追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公進
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
雪愛子之痛。且峻、約無道，人皆切齒，今之進討，如

石投卵。若復召兵還，是爲敗於幾成，而或者遂疆
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願深察之。[illegible]
日。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
感悟，即戎服登舟，晝夜而進。郗鑒在廣陵，得詔書，
即流涕誓衆，同赴建康。峻聞之，自姑孰還逼帝於
石頭。帝哀泣升車。時大雨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
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惡之，時饑饉
問遺超，一無所受。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猶啓
帝授孝經、論語。嶠以南兵習水，峻兵便步，令將士
上岸者死。會峻送米饋約，參軍毛寶爲嶠前鋒，告

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以賊可擊不擊
岸懼之邪。乃往襲取之，約由是饑乏。王舒部將率
衆與侃等會，舟師直指石頭。峻望之有懼色。約兵
襲湓口，毛寶中流矢，貫髀徹鞍，寶使人蹋鞍拔箭，
血流滿靴，還擊破走之。

尹起莘曰：蘇峻反逆，宮闕爲墟，乘輿播越，宗廟
不守。陶侃身爲督將，手握強兵，固當灑泣誓衆，
奮力討賊，夫何坐視朝廷傾覆，略無救援之意。
必待溫嶠再三邀說，僅乃肯前，未幾又欲還鎮。
向非諸人力挽，侃必翻然西歸矣。書之曰以見

侃本無赴難之心，幸賴嶠能左右之耳。

峻分兵陷宣城，內史桓彝死之。

桓彝聞京城不守，進屯涇縣，裨惠勸彝與峻通使，
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
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
俞縱守蘭石，峻將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
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
晃遂進軍，至是城陷，執彝殺之。涇縣屬寧國府，蘭石地名，亦在涇縣。
此今名桓公城。

秋七月，後趙攻壽春，約衆潰，奔歷陽。

後屢見爲趙上勒所殺

九月、陶侃溫嶠討峻於石頭、斬之。峻弟逸代領其衆。
時西軍與峻久相持不決、嶠軍食盡、貸於侃、侃怒、
欲西歸。嶠曰、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今之事勢、
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
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乃分米
餉嶠、督水軍向石頭。嶠率步兵從白石南上。峻逆
戰、馬蹶、斬之。餘衆大潰、峻黨共立峻弟逸爲主、閉
城自守。白石山名、在和州含山縣南。

己丑 四年、是歲趙亡。春二月、諸軍討逸、斬之。

建威長史滕含攻破石頭、獲逸斬之。含步將曹據
抱帝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司徒導
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
有愧色。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宮。嶠欲遷都豫
章、三吳之豪欲都會稽。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
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務本
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爲墟矣。且北
寇遊魂、伺我之隙、鎭之以靜、羣情自安。繇是不復
徙都。以褚翜爲丹陽尹。翜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三吳謂東吳蘇州、中吳潤州、西吳湖州。

二月、以陶侃爲太尉、郗鑒爲司空、溫嶠爲驃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庾亮爲豫州刺史。
論平蘇峻功、侃鑒嶠以下封拜有差。庾亮泥首謝
罪、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難、
非舅之責也。亮乃求外鎭自效、遂以爲豫州刺史。

泥首以泥塗首、如刑人之狀而請罪也。

夏四月、驃騎將軍始安公溫嶠卒。諡曰忠武。

庚寅 五年、趙建平元年、勒僭稱帝。

壬辰 七年、春正月、趙大饗羣臣。
趙主勒謂中書令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
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
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並

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
行事宜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
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羣臣
皆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
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
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
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曰、賴有此耳。

未知鹿死誰手、本謂逐鹿喻爭天下、未知孰得統。

癸巳 八年、春、趙遣使來修好、詔焚其幣。
尹起莘曰、江左奄奄無振起之氣、是舉差强人
意。

須，待也

冬十月張駿遣張淳來上表

張駿遣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成主李雄僞許之，將使盜覆之東峽，或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驚曰，安有此耶，司隸景騫言淳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肯留，且試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先往，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淳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憚哉，雄厚爲禮而遣之

東峽在城都府全堂縣東北

甲午九年 趙主石弘延熙元年 春二月以張駿爲大將軍

自是每歲使者不絕

夏六月太尉長沙公陶侃卒 諡曰桓

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至是疾篤，上表遜位，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人不能欺，尚書梅陶嘗謂人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以庾亮都督江荊等州軍事

亮鎮武昌，辟殷浩爲記室參軍，浩與褚裒杜乂皆以識度淸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爲風流所宗，桓彝嘗謂裒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已備矣

秋以慕容皝爲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 皝廆子也

乙未咸康元年 趙太和石虎建武元年 成主李期玉恒元年 春三月幸司徒府

時帝委政於導，導辟王濛王述爲掾屬，濛不修小

節，而以淸約見稱，與沛國劉惔 惔音談 友善，惔嘗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曰，劉君知我，勝我自知，當時稱風流者，以惔濛爲首，述性沉靜，每坐客辨論蠭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地辟之，旣見，唯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

冬十月張駿遣使上疏請北伐

駿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彊，遠近稱爲賢君，至是有兼秦雍之志，遣使上疏以爲勤

[illegible]虎期繼逆，元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illegible]
[illegible]遂日忘，乞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首尾
齊舉。

劉友益曰：張氏四世忠貞，自駿而後，鮮克繼美。

丙申　二年，春二月，立皇后杜氏。預孫女也。

丁酉　三年，秋七月，慕容皝自稱燕王。

戊戌　四年。漢中宗李壽漢興元年，代高祖什翼犍建國元年。夏五月，以司徒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六月，更以導爲丞相。

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胤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亮與鑒牋曰：人主春秋既盛，不稽首歸政，甫居師

傅之尊，多養無賴之士，公與下官並荷託付，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鑒不聽。武勤導密爲之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孫盛諫亮曰：王公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耶？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乃止。是時亮雖居外鎮，而遙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勢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

冬十月，光祿勳顏含致仕。

含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致仕二十餘年而卒。

己亥　五年，秋七月，丞相始興公王導卒，以何充爲護軍將軍、庾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參錄尚書事。導謚文獻。

導簡素寡慾，善因事就功，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初，導與庾亮共薦丹陽尹何充於帝，及導薨，徵亮爲丞相，亮固辭，遂以充及亮弟冰參錄尚

書事。冰經綸時務，不舍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朝野翕然稱爲賢相。

庚子　六年，春正月，司空庾亮卒，以庾翼都督江荊等州軍事。

辛丑　七年，春二月，封慕容皝爲燕王。傳僞燕二主，至帝奕太和元年[illegible]王。

竪戒之。

初，皝擊破趙兵，遣長史劉翔來獻捷，爲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爲不可，翔曰：慕容鎮軍心存本朝，屢殄强敵，使石虎畏懼，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爲封邑，吾非苟尊所事，竊惜聖朝疎忠義

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諸葛恢[illegible]夫也、謂翔曰、借使慕容鎭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顧焉。翔曰、嫠婦猶知恤宗周之隕。今晉室阽危、君位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慕容鎭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四海未一、且繇君輩議久不決。會皝上表罪狀庾氏兄弟、又與冰書、責其不能雪恥。冰懼、乃與何充等奏從其請。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宴集、謂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爲墟、生民塗炭。斯乃朝廷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

諸君宴安江沱、奢靡傲誕、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乃遣使持節、命與翔偕北。公卿餞之。翔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勾踐憑會稽以報强吳。蔓草猶宜早除、況寇讐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壬寅 八年夏六月、帝崩。琅邪王岳即位。

帝不豫、二子丕奕皆在襁褓。庾冰說帝以國有强敵、宜立長君。請以同母弟琅邪王岳爲嗣。帝許之。

冬十二月、立皇后褚氏。

時徵后父豫章太守褚裒爲侍中。裒以后父不願居中任事。乃除江州刺史、鎭半洲。城名、在九江府城西。

康皇帝 名岳、成帝弟、在位二年。

癸卯 建元元年秋七月、詔議經略中原。庾翼表遣梁州刺史桓宣伐趙。

翼爲人慷慨、喜功名、不尙浮華。琅邪內史桓溫、彝之子也、尙南康公主。豪爽有風槩。翼與之友善、嘗薦於成帝曰、溫有英雄之才、宜委以方邵之任。時

杜乂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屢辭徵辟、屛居十年、時人擬之管葛。謝尙王濛常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嘗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旣退、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翼請浩爲司馬、浩不應。翼遺之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眞、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浩猶不起。翼以滅胡取蜀爲己任、遣使約燕凉刻期大擧。朝議多以爲難、惟庾冰意與之同、而桓溫贊成之。至是、詔議經略中原。翼欲悉衆北伐、表桓宣督

請軍趣丹水、溫爲前鋒、小督帥衆入臨淮、宜及觀
兵戰于丹水、敗績、慙憤而卒、（丹水故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南）
劉友益曰、自經略之義既下、桓宣庾翼各一出、
桓溫三出、褚裒謝尚殷浩荀羨各一出、
謝萬郗曇一出、其間有功無罪者、桓溫之討姚
襄也、有功有罪者、桓溫之伐漢伐秦也、無功無
罪者、桓宣庾翼褚裒之伐趙、荀羨郗曇之伐燕
也、有罪無功者、謝尚之也許、殷浩之北伐、諸
葛攸謝萬之伐燕也、

甲辰 二年、（廢帝奕太和元年）秋九月、帝崩、太子聃卽位、尊皇后

綱鑑正史約〈卷十六 晉康帝　二十四

曰皇太后、太后臨朝稱制、（帝年方二歲）

穆皇帝（名聃、康帝太子、在位十七年）

乙巳 永和元年、春正月、以會稽王昱爲撫軍大將軍、錄
尚書六條事、
昱清虛寡慾、尤善玄言、常以劉惔王濛韓伯爲談
客、郗超謝萬爲掾屬、超鑒之孫也、少卓犖不羈、父
愔簡默沖退、而嗇於財、積錢至數千萬、嘗開庫、任
超所取、超散施親故、一日都盡、萬安之弟也、淸曠
秀邁、亦有時名、

冬十月、江州都督庾翼卒、以桓溫都督荊梁等州軍

翼病、表子方之領荊州、何充曰、荊楚國之西門、當
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器
幹、西夏之任、無出溫者、丹陽尹劉惔每奇溫才、然
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溫不可使居形
勝之地、勸昱自鎭上流、昱不聽、竟以溫代翼、

十二月、張駿自稱涼王、（傳重華、耀靈、祚、玄靚、天錫、五主、至武帝太元元年、秦王堅）滅之、

丙午 二年、（漢嘉寧元年、張重華永樂元年）春三月、以殷浩爲揚州刺
史、

綱鑑正史約〈卷十六 晉穆帝　二十五

褚裒薦浩、詔以浩爲揚州刺史、浩固辭、會稽王昱
遺浩書曰、足下去就、卽時之廢興、若復深存挹退、
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去矣、浩乃就職、

冬十一月、桓溫帥師伐漢、
溫拜表卽行、朝廷以蜀道險遠、溫衆少而深入、皆
以爲憂、惟劉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
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專
制朝廷耳、竟敗漢兵、漢主勢降、

丁未 三年、（是歲漢亡）

戊申 四年、秋八月、加桓溫征西大將軍、封臨賀郡公

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會稽王昱以殷浩有盛名乃引爲心膂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繇是與溫寖用疑貳浩以王羲之爲護軍將軍羲之以爲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不宜與溫構隙浩不從

己酉五年趙太寧元年趙主石鑒青龍元年燕慕容儁元年○是歲石虎稱帝夏四月

蒲洪遣使來降

初趙主虎以蒲洪爲雍州刺史都督秦雍及趙主遵即位武興公石閔言於趙王遵曰蒲洪人傑也今鎮關中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宜改圖之遵從之罷洪都督洪怒歸枋頭遣使來降秦今鞏昌府雍今西安府武興今漢中府枋頭城名在大名府濬縣西

秋七月征討都督褚裒率師伐趙不克而還

裒率衆伐趙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爲中原指期可復司徒蔡謨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裒果敗還壽春

冬十一月秦雍流民以蒲洪爲王

庚戌六年魏主冉閔永興趙主石祗永寧元年春閏正月以殷浩都督揚豫等州

蒲洪自稱三秦王改姓苻洪尋爲故趙將麻秋所殺洪子健收秋斬之

趙石祗稱帝於襄國次年爲其將劉顯所滅

辛亥七年秦主苻健皇始元年○是歲趙亡春正月苻健自稱秦天王

秋八月姚弋仲遣使來降弋仲率子襄率衆來歸詔屯譙城

冬十二月桓溫移軍武昌尋復還鎮

初桓溫屢求北伐不聽至是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浩欲去位以避溫吏部尚書王彪之謂浩曰卿當靜以待之令相王手書爲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乃當以王義相裁奈何無故忽忽先自猖獗乎司馬高崧言於會稽王昱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乃於坐爲昱草書溫即上疏謝罪還鎮

壬子八年燕烈祖慕容儁元璽元年○是歲慕容儁稱帝魏亡春正月殷浩使督統謝尚荀羨進屯壽春張遇據許昌叛降于秦

浩上疏請北出許洛以尚羨爲督統進屯壽春初魏豫州牧張遇以州來降至是尚等不能撫慰之遇怒據許昌叛降于秦

夏六月謝尚攻張遇于許昌秦人救之尚等敗績殷

浩退屯壽春（後遇[illegible]秦王苻健所殺）

秋九月，殷浩進屯泗口。

浩之北伐也，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引咎責躬，更爲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浩不從。

罷遣太學生徒（浩以軍興，罷遣學校，繇此遂廢）

癸丑九年秋七月，殷浩遣兵襲姚襄，不克。冬十月，浩率諸軍北伐，襄邀敗之，浩走譙城。

姚襄屯歷陽，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浩惡其彊盛，屢遣刺客刺之，客皆以情告襄。遣將軍魏憬襲襄，襄斬憬并其衆。浩愈惡之，遷襄蠡臺，表授梁國內史，襄益疑懼。初，浩陰遣人誘秦梁安、雷弱兒使殺秦王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等僞許之，且請兵應接。浩聞張遇作亂，以爲安等事成，遂自壽春帥衆北伐。王彪之上會稽王昱牋，以爲客有詐僞，未應輕進。不從。浩以襄爲前驅，襄度浩將至，僞逃而陰伏甲以邀之。浩敗，走保譙城。昱謂彪之曰：卿言無不中，張陳無以過也。襄濟淮，屯盱眙。

尹起莘曰：去春方書姚襄率衆來歸，詔屯譙城，未聞有反側之意。殷浩乃無故遣兵襲之，既不能克，又復使之前驅，是驅之使叛也。浩之所爲乖謬若此，乃欲經略中原，其敗宜矣。

甲寅十年（涼王祚稱和平元年）春正月，殷浩以罪免爲庶人，徙信安。以王述爲揚州刺史。

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爲庶人，徙信安。自此內外大權一歸于溫矣。浩既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

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溫謂掾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爲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由是遂絕，卒于徙所。（信安，今衢州府西安縣）

丁奉曰：殷浩人品，終身三變。方其累辭徵辟，屏居墓所，似一高士也。及其刺揚州，抗桓溫，毅然以北伐爲任，似一賢臣也。至用兵屢敗，爲溫所廢，徙書空咄咄，及溫致書，即欣然喜，迫答書，慮有謬誤，竟達空函，此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

猛知溫之伐秦但欲以功名鎮服江東非有心于恢復境土此溫所以無以處猛也

誠一鄙夫也噫究竟如此而其初乃有譽之稱則凡以虛聲求人者可不知所慎哉

二月桓溫帥師伐秦

秦王健遣太子萇等帥衆五萬拒溫戰于藍田秦兵大敗溫轉戰而前進至灞上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隱居華陰聞溫入關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命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

也猛曰公不遠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之心所以不至溫嘿然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諮祭酒初溫指秦麥以爲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欲與猛俱還猛辭不就萇等隨溫擊之比至潼關溫軍屢敗失亡以萬數

乙卯 十一年（秦主生壽光元年 涼張玄靚太始元年）

丙辰 十二年春正月以桓溫爲征討大都督督諸軍討姚襄

溫自江陵北伐與寮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至伊水襄戰敗奔北山溫屯金墉謁諸陵修毀壞置鎮戍而還（北山即北芒山在河南府城北）

丁巳 升平元年（秦王堅永興元年 燕光壽元年）夏四月姚襄據黃落秦遣兵擊斬之弟萇以衆降秦

六月秦苻堅弒其君生自立爲天王

秦主生多所殺戮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尚書呂婆樓薦王猛於堅謂其謀略不世出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秦主

生對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法與堅遂弒生法讓堅嫡嗣且賢宜立堅乃去帝號稱大秦天王立子宏爲太子以法爲丞相弟融爲陽平公李威爲左僕射融明辨過人耳聞則誦目過不忘力敵百夫威知王猛賢常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

吳養心曰孔明三代遺才王猛豈其儔匹哉若論劉玄德之信任則堅實無愧之矣

秋八月立皇后何氏

羨督有兵衆之餘。群碎，謂羣事碎一，一本作群碎，言其科高，不屑軍中之細務也。

戊午 二年，秋八月，以謝萬監司豫等州軍事，
會稽王昱欲以桓溫弟雲為豫州刺史，左僕射王彪之曰，溫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萃於一門，非深根固蔕之宜也。昱乃更以謝萬代之，王羲之與溫牋曰，謝萬才流經通，使之廊廟，固是後來之秀，今以之俯順荒餘，則遠才易施矣。又遺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為意，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

冬，荀羨伐燕，不克而還，以郗曇督徐兗軍事，

綱鑑正史約（卷十六 晉穆帝） 三十二

己未 三年，秦甘露元年 春二月，泰山太守諸葛攸伐燕，敗績，

冬十月，謝萬郗曇復伐之，曇病引還，萬衆潰，免為庶人，

凡言勁行伍者以兵卒，萬以稱將為卒，所以怨也。

萬矜豪傲物，但以笑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謂萬曰，汝為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託，既而萬入渦潁，曇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為燕兵大盛，故曇退，即引兵還，衆遂驚潰，萬狼狽單歸，軍士欲圖之，以安故止，詔廢為庶人，於是許昌、潁川、譙、沛諸城相次皆沒於燕，（渦潁二水名）

庚申 四年，燕幽帝暐建熙元年 春二月，燕以慕容恪為太宰，專錄朝政，

恪虛心待士，量才授任，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敘，時人以為大愧，或有小過，自相責曰，爾復欲望宰公遷官邪，晉朝廷聞燕王儁卒，皆以為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

秋八月，桓溫以謝安為征西司馬，

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

綱鑑正史約（卷十六 晉穆帝） 三十三

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每遊東山，常以妓女自隨，會稽王昱聞之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妻劉惔之妹也，見家門貴盛，而安獨靜退，謂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弟萬廢黜，安始有仕進之志，時年四十餘，桓溫請為司馬，安乃赴召，溫深禮重之，

東山在紹興府上虞縣西南，今紹興府有謝公調馬路、白雲明月二亭遺跡，又謝靈運書於此讀書，有石壁精舍

辛酉 五年，夏五月，帝崩，瑯琊王丕即位，

元帝廟號中宗

北風動思有携手同歸之語

秋九月立皇后王氏

哀皇帝 諱丕成帝長子在位四年

壬戌 隆和元年春二月燕呂護攻洛陽桓溫遣兵救之

秋七月燕師引還

桓溫上疏請遷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著作郎孫綽上疏曰昔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臣愚以爲宜遣將帥先鎭洛陽掃平梁許淸一河南豺很遠竄然後可徐議遷

徙耳綽少慕高尚嘗著遂初賦以見志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耶時朝廷憂懼欲止溫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實事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移洛陽鐘虡 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鐘虡溫乃止

癸亥 興寧元年夏五月加桓溫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溫以郗超爲參軍王珣爲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與謝玄皆爲溫掾溫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甲子 二年 涼西平悼公張天錫一年 春二月帝疾皇太后臨朝攝政夏五月以王述爲尚書令

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所辭必於不受及爲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胡寅曰讓謙德也在己則以抑亢滿於人則以

推賢材於國則以勸風俗一舉而三善生焉爲爲哉仲尼以禮讓爲國爲美詩人以受爵不讓爲刺然則坦之所見乃賢於述也

乙丑 三年 秦建元元年 春三月帝崩琅邪王奕即位

燕陷洛陽將軍沈勁死之

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恥至是燕人逼洛陽勁自表求効力詔補長史屢以少擊衆摧破燕軍而洛陽糧盡援絕洛陽守將陳祐乃以救許昌爲名留勁以五百人守之燕太宰恪及吳王垂共攻克之執勁勁神氣自若恪將

宥之將軍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遂殺之朝廷嘉勁之忠贈東陽太守（東陽今金華府）

秋七月立皇后庾氏（后冰之女也）

帝奕（名奕哀帝同母弟在位六年）

丙寅太和元年冬十月以會稽王昱爲丞相錄尚書事加殊禮

丁卯二年春二月燕太宰慕容恪卒

燕王暐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吳王垂文武兼資管蕭之亞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言終而卒

己巳四年夏四月大司馬溫帥師伐燕秦人救之秋九

月溫及燕人戰于枋頭不利而還

桓溫率步騎五萬伐燕至枋頭燕王暐及太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暐乃使垂帥衆五萬以拒溫垂表申胤封孚從軍暐又遣樂嵩請救于秦許賂虎牢以西之地秦羣臣議曰昔桓溫伐我燕不我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王猛曰燕雖彊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乘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遣苟池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燕使李邽帥兵斷溫糧道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燕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溫初退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爲後拒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晝夜疾趨俟其氣衰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乃急追之及於襄邑燕范陽王德先帥勁騎伏於東澗下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苟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溫收散卒屯于山陽（枋頭地名在大名府濬縣西南虎牢今古崤關在開封府汜水縣西襄邑今睢州屬

開封府東澗水名在河南府虞氏縣北山陽今淮安府）

冬十一月燕慕容垂出奔秦秦以爲冠軍將軍

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忌之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與評謀誅之太宰恪子楷知之以告且曰先發制人垂曰骨肉相殘吾不忍爲也將逃之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爲垂所愛逃還告狀燕王暐遣精騎追之垂散騎滅迹得免乃奔秦初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

關君門戶 言似誅滅之

本邦世封幽州不亦美乎猛言於堅曰慕容垂
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
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
奈何殺之乃以垂為冠軍將軍龍城立別都但晉州柳城之北非龍城後契丹改名黃龍府

秦遣王猛等伐燕十二月取洛陽

大司馬溫徙鎮廣陵

時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
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溫見之怒謂盛子
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

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遂拜謝請改之時盛年
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諸
子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不許諸子遂私改之

庚午 五年燕亡是歲夏六月秦王猛督諸軍復伐燕

燕王暐命太傅評將兵拒之評畏猛不敢進猛克
壺關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司徒長史
申紹歎曰鄴必亡矣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
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
耳秦兵長驅圍鄴號令嚴明師無私犯法簡政寬
燕兵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

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秦王堅
自帥精銳十萬赴鄴暐與評等奔龍城堅入鄴宮
慕容垂見燕公卿及故僚吏有慍色高弼密言曰
今雖國家傾覆安知其不為興運之始邪宜恢江
海之量慰結其心以立覆簣之基成九仞之功奈
何以一怒捐之垂悅堅使將軍郭慶追暐執之遷
於長安封新興侯以評為給事中燕故太史黃泓
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慕容謀殺堅堅殺之
壺關縣名屬潞州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七

史官顧錫疇編纂　武林徐　翰

簡文皇帝 名昱，元帝少子，在位二年。

辛未 咸安元年，冬，十一月，大司馬溫入朝，廢帝為東海王，迎會稽王昱入，即位。

溫恃其才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郗超謂溫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溫遂與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床笫易誣，乃揚言帝早有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二美人生三男，將移皇基。人莫能審其虛實。溫乃詣建康，諷褚太后令廢帝為東海王，迎昱即位。侍中謝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溫仍還鎮姑孰。

秦王堅聞溫廢立，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不能省愆自貶，更廢君以自說，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溫之謂矣。」尋降封東海王為海西公，至武帝太元十一年薨。

壬申 二年，夏，六月，秦以王猛為丞相，苻融為冀州牧。

猛為相，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是國富兵彊，戰無不克，秦國大治。陽平公苻融坐擅起學舍，為有司所糾，使故燕尚書郎高泰至長安見猛，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乃煩有司舉劾，明公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釋。

秋，七月，帝崩，太子昌明即位。

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

孝武皇帝 名曜，字昌明，簡文帝太子，在位二十四年。

癸酉 寧康元年，春，二月，大司馬溫來朝。

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於新亭。都下人情恟恟，云欲除王謝，因移晉祚。溫至，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溫使郗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溫有疾，還姑孰。新亭在天府城南。

秋，七月，大司馬溫卒，以桓沖都督揚豫江州軍事。

沖既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或勸誅除時望，沖不從

始溫在鎮，死罪皆專決。沖以為生殺之重，當歸朝廷，須報後行。

皇太后臨朝攝政。

甲戌 二年，春二月，詔謝安總中書。

朞[illegible]也 功大功小功也

安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王坦之屢書苦諫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安不能從。又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

胼胝皮堅厚也

致患耶？（冶城本吳冶鑄之地，在應天府治北朝天宮後）

乙亥 三年，秋七月，秦丞相清河侯王猛卒。

猛寢疾，秦王堅親至猛第，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言終而卒。堅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

六合天地四方也 猛字景略

八月，立皇后王氏。（后，濛之孫也）

丙子 太元元年，（是歲，涼代皆亡）春正月朔，帝冠，太后歸政。

丁丑 二年，秋七月，以謝安都督揚豫等州軍事。

冬十月，以桓沖都督江荊等州軍事，謝玄監江北軍事。

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眾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眾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鎮廣陵，劉牢之等為參軍，驍無不捷，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臨海太守郗超卒。（臨海，今台州府）

初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

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若以哀惋害寢食者，可呈此，不爾即焚之。超卒，愔果哀惋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

己卯 四年，夏四月，秦陷魏興，太守吉挹死之。

先是秦寇梁益，遂取成都。梓潼太守周虓遣兵送母還江陵，為秦兵所獲，虓遂降秦。秦王堅以虓為尚書郎。虓曰：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遂不仕。每見秦王堅，或箕踞而坐。嘗值宴會，堅曰：晉朝元會與此何如？虓厲聲曰：犬羊相聚，

虓字孟威　穆字彥遠　挹字祖冲

何敢比擬天朝。秦人屢請殺虓、堅待之彌厚。秦將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丁穆、堅欲官之、固辭不受。至是秦將韋鍾拔魏興、太守吉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己於後、吉祖冲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順陽故城在南陽府内鄉縣順陽堡。魏興今興安州屬漢中府

五月、秦陷盱眙、進圍三阿、謝玄連戰敗走之。

時秦屢入寇、衆心危懼、謝安每鎮以和靜、其爲政務舉大綱、不爲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三阿今高郵州城外北阿鎮

劉子翬曰、王導當播遷之後、輔相四世、平王敦之難、梟蘇峻之首、謝安當粗安之時、歷仕三朝、從容以消桓溫之心、談笑以折符秦之寇、二人功業略相當也、然導簡素寡慾而安於朞功之喪、不廢絲竹、導能因事就功、而安於海西之廢不能扶持、時人謂過之、吾不知其爲何如也。

辛巳　六年春正月、立佛精舍於内殿、引諸沙門居之、丞王珣諫、不從

壬午　七年冬十月、秦會羣臣於太極殿、

秦王堅謀大舉入寇、左僕射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

時歲星在吳分　肘臂節也、腋在肘之後

也。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天道幽遠、未易可知、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陽平公融曰、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且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讐、太子獨與弱卒數萬自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没之言乎。堅不聽。融又諫曰、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

歸、江東雖微弱、僅存、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耶。汝不達變通耳。

癸未　八年秋八月、秦王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謝玄等帥師拒之。

夷然言坦然無異平日也　墅田廬也

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兵至潁口、詔以謝石謝玄督衆八萬拒之、時都下震恐、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碁賭墅、安碁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玄又不勝、安

[illegible]

序先從[illegible]州刺史爲秦所執

遂遊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援京師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宜留以防西藩沖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畧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以瑯琊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道子簡文帝少子）

冬十一月謝石謝玄等大破秦兵于淝水殺其大將苻融秦王堅走還長安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將軍梁成等屯于洛澗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

進融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使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死者萬五千人石等水陸繼進秦王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陳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

[illegible]

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諸將不可堅欲令晉兵半渡蹙之遂麾兵使却兵退不可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畧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皆來奔復取壽陽堅中流矢單騎走是時惟慕容垂所

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秦王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垂曰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秦王以國士遇我後復爲王猛所賣秦王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氐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悉以兵授堅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棊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棊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畧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慕容農謂垂曰

尋不過人干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未敢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善其言行至澠池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垂勇略過人世一家東夏顧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饑則附人每聞風飈（標）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絛（明）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天命有興廢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

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弼至長安哭陽平公融而後入

洛澗二水名八公山在壽州淝水北淮水南淮南王安與其賓客八公登此山學仙故名淝水在廬州城南七十五里水出雞鳴山北流二十里分為二一流入巢湖一流入淮水

以謝石為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

劉友益曰書不受嘉能讓也綱目書固讓止此

以王國寶為尚書郎

謝安婿王國寶坦之之子也安惡其為人每抑而不用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妃帝與道子皆嗜酒狎昵國寶乃譖安於道子使離間之安功名既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安帝稍疏忌之

秦將軍乞伏國仁叛據隴右（國仁本隴西鮮卑居勇士川為秦前將軍）

丁零翟斌起兵攻洛陽秦使慕容垂討之垂叛秦與斌合（翟斌後與長樂公丕通謀垂覺而殺之）

慕容垂至安陽修好於長樂公丕丕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故臣謀復燕祚丁零翟斌叛秦謀攻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討之石越言於丕曰垂有恢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為虎傅翼也丕曰垂在此常恐為肘腋之變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

乃以羸兵敝鎧給之又遣苻飛龍帥氐騎一千為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為三軍之帥卿為謀垂之將行矣勉之垂留慕容農及楷紹於鄴行至安陽聞丕與飛龍謀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夜襲飛龍氐兵盡殺之以書遺秦王堅言其故而慕容鳳等亦各帥部曲歸翟斌會秦豫州牧平原公暉遣毛當討斌鳳擊破斬之垂遂濟河焚橋有衆三萬遣人告農等使起兵楷等遂以晦日將數十騎微服出鄴奔列人起兵（列人縣名）

分陝以東各右北周公召公也 懸首白旗武王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

在廣平府肥鄉縣東北

甲申 九年。秦太元九年，燕世祖慕容垂元年，後秦太祖姚萇白雀元年。西燕 春正月，慕容垂自稱燕王。是為後燕，都中山，後傳帝寶、盛、熙三主，為高雲所篡，雲被殺，馮跋自立為王，跋卒，弟弘立，王宋文帝元嘉十三年，魏滅之。

長樂公丕使姜讓誚讓垂，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赴京師，然後修復舊業，永為隣好。若不以鄴城見歸，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聲責之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室，寵踰勳舊，一旦因

王師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受分陝之任，寧可拱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極其兵勢，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為逆鬼耳。垂默然。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為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上秦王堅表，請送丕歸長安。堅怒，復書切責之。

二月，荊江都督豐城公桓沖卒。諡曰宣穆

沖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而卒。朝議欲以玄為荊州刺史，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盛，又懼桓氏失職怨望，乃以桓石民為荊州，桓石虔為豫州，桓伊為江州。

夏四月，秦司馬姚萇起兵北地，自稱秦王。

燕慕容泓起兵華陰，秦遣將叡擊之，以姚萇為司馬。泓聞秦兵且至，將奔關東，叡欲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為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鼷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叡弗從，與戰，果敗見殺。萇遣其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馬牧，羌豪推萇為盟主。萇自稱秦王，進屯北地，羌胡降者十餘萬。是為後秦，後取長安稱帝，傳興、泓二主，安帝義熙十三年，劉裕滅之。

乙酉 十年。秦王符丕大安元年，西燕主慕容沖更始元年，西秦王乞伏國仁建義元年。

春正月，慕容沖即帝位于阿房。沖是為西燕，後燕人弒沖而立段隨，又弒段隨而立慕容忠，又弒忠而立慕容永，至十九年燕王垂滅之。

夏五月，西燕攻長安，秦王堅出奔五將山。

西燕主沖攻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淋漓。沖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烟。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遂出奔五將山，後秦王萇執而弒之。五將山在鳳翔府岐山縣北

秋八月，太保建昌公謝安卒。諡曰文靖

以琅邪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

事。

秦苻丕稱帝于晉陽。明年西燕王永擊殺之。

九月，乞伏國仁自稱單于。是爲西秦。傳乾歸熾磐暮末三主，至宋文帝元嘉八年，夏王國滅之。

丙戌 十一年。秦王符登太初元年，燕主慕容垂建興元年，後秦主姚萇建初元年，西燕主慕容永中興元年，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登國元年。○是歲，符登、慕容垂、姚萇、慕容永、拓跋珪稱帝。

春正月，拓跋珪復立爲代王。珪，什翼犍孫也。尋改稱魏。

冬十一月，秦符登稱帝於南安。登，秦族屬也，封南安王。至是聞丕死，即位。至十九年，後秦王興殺之。太子崇奔湟中，爲西秦王乾歸所殺。

丁亥 十二年。夏五月，徵處士戴逵，不至。

詔徵會稽處士戴逵，累辭不就。郡縣敦逼不已，逵逃匿于吳。內史謝玄上疏曰：逵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詔命。帝許之。

八月，立子德宗爲皇太子。

戊子 十三年。西秦王乞伏乾歸太初元年。

己丑 十四年春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光，秦將也。初擊涼州，據之，自稱涼州牧、酒泉公，至是稱王。

冬十月，以范甯爲豫章太守。

時帝溺於酒色，委政於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

小兒猶言小兒

與帝酣歌爲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欲，近習弄權，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爵濫雜，刑獄謬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侍中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讒佞有寵於道子，甯勸帝黜之。國寶遂與道子譖甯，出爲豫章太守。甯性質直，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爲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爲後世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爲一時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

眾之罪大也。

庚寅 十五年春二月，以王恭都督青兗等州軍事。

琅邪王道子恃寵驕恣，帝浸不能平，欲選時望爲藩鎮以潛制之，問於太子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幹畧不長。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爲亂階矣。帝不從，使恭鎮京口。

秋九月，以王國寶爲中書令，王恂爲尚書僕射。

壬辰 十七年冬十一月，以殷仲堪都督荊益寧州軍事。

仲堪到官好行小惠綱目不舉南郡公桓玄負其
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
太子洗馬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歎曰父
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國桓氏累世臨
荊州玄復豪橫士民畏之甚於仲堪聽事前戲馬
以矟（槊）擬仲堪征虜參軍胡藩過江陵見仲堪曰
玄志趣不常節下崇待太過非計也藩內弟羅企
生爲仲堪功曹藩謂曰殷侯倒戈授人必及於禍
君不早去悔無及矣（義興今宜興縣屬常州府）

立子德文爲琅邪王徙道子爲會稽王

李遼表請修孔子廟不報

清河人李遼上表請勅兗州修孔子廟給戶灑掃
仍立庠序以教學者曰事有如緩而實急者此之
謂也疏奏不省

甲午　十九年（秦主苻崇延初元年後秦主姚興皇初元年○是歲秦亡）春正月三河王光以禿髮烏孤爲河西都統（烏孤本鮮卑別種與拓跋同祖後徙河西呂光拜爲大都統）

乙未　二十年春三月以丹陽尹王雅領太子少傅

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嬖人趙牙本倡優茹千秋本
捕賊吏也皆以諂賂得進帝欲黜道子而逼於太
后不忍廢黜乃擢王恭殷仲堪王恂王雅等居內
外要任以防之道子亦引王國寶王緒爲心腹由
是朋黨競起無復鄉時友愛之驩矣太后每和解
之

秋七月長星見

帝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
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

丙申　二十一年（燕主慕容寶永康元年魏皇始元年後涼王呂光龍飛元年）

夏六月三河王光自稱天王（都姑臧傳四主安帝元興二年并于秦）

秋九月貴人張氏弒帝于清暑殿太子德宗即位會

稽王道子進位太傅

張貴人寵冠後宮時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
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已而醉寢清暑殿貴人使
婢以被蒙帝面而弒之重賂左右曰因魘暴崩時
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

安皇帝（名德宗字德宗武帝太子在位二十年）

丁酉　隆安元年（南涼王禿髮烏孤太初元年北涼王段業神璽元年）春正月禿髮
烏孤自稱西平王攻秦取金城（是爲南涼烏孤卒弟利鹿孤立更稱河西王鹿孤卒弟傉檀立至義熙十年西秦王熾磐襲滅之）

三月立皇后王氏

恭字孝伯　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

夏四月，王恭舉兵反，詔誅僕射王國寶、將軍王緒，恭罷兵還鎮。

王國寶、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惡王恭、殷仲堪，勸道子裁損其兵權，恭遣使與仲堪謀討之。桓玄亦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勢作亂，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惟患相斃之不速耳。今既執大權，無不如志，若發詔徵君，何以處之？仲堪曰：計將安出？玄曰：孝伯疾惡深至，宜潛與之約，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玄願帥荊楚豪傑荷戈先驅，此桓文之勳也。仲堪疑未決，會恭使至，仲堪乃許之。恭上表罪

狀國寶等，舉兵討之。國寶上疏解職待罪，道子闇懦，欲求姑息，乃賜國寶死，斬緒於市，遣使謝恭，恭乃罷兵，仲堪兵亦還。

以會稽世子元顯為征虜將軍。

涼沮渠蒙遜叛，拔臨松，據金山。臨松郡名，金山在臨西，都司承昌斯城北。

燕慕容詳稱帝於中山。時魏圍中山，燕主寶出奔，詳城守拒魏，遂即位，慕容麟殺詳而自立，魏復攻之。時慕容德守鄴，麟奔之，鄴等為尚書麟所殺。

涼段業叛，自稱建康公，沮渠蒙遜以眾歸之。段業，建康太守也。蒙遜從兄男成，遣使說之叛，推業為涼州牧，是為北涼。

戊戌　二年。燕主寶改建平元年，魏天興元年，南燕主慕容德元年。○是歲魏王珪稱帝。

所愛謂王國寶王緒

春正月，慕容德徙居滑臺，稱燕王。德號少子，是為南燕。慕容麟說德徙居滑臺，德從之，麟以謀反伏誅。凡後稱帝，傳子超，至義熙六年，劉裕滅之。

二月，以王愉都督江州軍事。江陵二州名

會稽王道子忌王恭之逼，以譙王尚之及弟休之有才略，引為腹心。尚之曰：今方鎮强盛，宰輔權輕，宜樹腹心於外以自衛。道子乃以其司馬王愉都督江州及豫之四郡軍事。

魏封爾朱羽健於秀容川。羽健，秀容川酋長也。○秀容川在山西遼州榆社縣東南，秀容山下。

秋七月，王恭、殷仲堪及南郡公桓玄舉兵反。南郡屬荊州。

桓玄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忌玄在荊州，從之。玄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屬王愉，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弟復秉機權，欲削方鎮，宜早圖之。恭告殷仲堪及玄，皆許之，推恭為盟主，刻期同趣京師。司馬劉牢之諫曰：會稽王道子，叔父也；而又當國秉政，爲將軍戮其所愛，其伏將軍已多矣；頃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甲，豈可數興乎？恭不從，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道子不知所為，悉以事委世子元顯，日飲醇酒而已。元顯聰警，以安危為己任。

附之者、謂其英武有明帝之風、仲堪聞恭舉兵、悉以軍事委南郡相楊佺期兄廣、佺期帥舟師五千爲前鋒、玄次之、仲堪帥精兵二萬繼下、遂克江州、偷奔臨川、玄追獲之、（臨川今撫州府屬江西）

九月、加會稽王道子黃鉞、討王恭、恭司馬劉牢之執恭以降、斬之、以牢之都督青兗七州軍事、桓玄爲江州刺史、楊佺期爲雍州刺史、黜殷仲堪使回軍、

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仗劉牢之爲爪牙、而以部曲將遇之、牢之負才懷恨、元顯遣人說牢之使叛恭、事成授以恭位號、牢之

謂其子敬宣曰、恭爲帝舅、不以翼戴王室、數舉兵向京師、吾欲討之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惡、而恭恃其兵威、暴蔑王室、大人親非骨肉、義非君臣、今日討之、於情義何有、恭軍何澹之以告、恭不信、更置酒拜牢之爲兄、精兵堅甲悉以付之、牢之遣敬宣襲恭、執送京師斬之、恭臨刑、神色自若、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至此、然其本心、豈不欲忠於社稷邪、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詔以牢之代恭爲都督刺史、鎭京口、俄而楊佺期桓玄至石頭、殷仲堪至蕪湖、上表理王恭、求誅牢之、朝廷未知西軍虛實、內外憂逼、桓修言於道子曰、今若以利啗玄及佺期、二人必內喜、玄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玄爲江州刺史、佺期爲雍州刺史、黜仲堪爲廣州刺史、遣使勑使回軍、仲堪既失職、倚玄等爲援、玄等亦資仲堪兵、上疏申訴仲堪無罪、朝廷懼之、乃復以仲堪督荊益軍、

冬十二月、魏王珪稱皇帝、（命朝野皆束髮加帽）

妖人孫泰謀亂、伏誅、

初泰學妖術於杜子恭、士民多奉之、王雅薦於武

帝、云知養性之方、累官至新安太守、泰以討王恭爲名、收兵謀作亂、會稽內史謝輶發其謀、道子誘而斬之、兄子恩逃入海、聚合亡命、以謀復讐、

己亥三年、（燕長樂元年、秦弘始元年、涼主呂纂咸寧元年）

春、二月、段業自稱涼王、（據張掖之）

三月、魏分尚書諸曹、置五經博士、

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魏主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夏四月、以會稽世子元顯爲揚州刺史、（會稽王道子有疾、元顯知

天師道，即張道陵之所傳也。

朝望去之，詔朝廷解道子揚州，以授元顯。

冬十月，孫恩寇陷會稽，殺內史王凝之，詔徐州刺史謝琰及劉牢之討破之，以琰爲會稽太守。

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攻會稽，內史王凝之，世奉天師道，官屬請討之，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不足憂也，恩遂陷會稽，殺凝之，於是八郡皆殺長吏應恩，旬日中衆數十萬，自帝即位以來，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爲荊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三吳而

已，及恩作亂，八郡皆爲恩有，畿內盜賊蠭起，於是內外戒嚴，命謝琰及牢之討之，琰與牢之轉鬭而前，所向輒克，彭城劉裕，勇健有大志，以貢履爲業，好樗蒱，爲鄉閭所賤，牢之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砍，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殺傷甚衆，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恩復逃入海島，牢之縱兵暴掠，士民失望，朝廷憂恩復至，以琰爲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戍海浦，

後恩復寇會稽，收之〇五郡，會稽、臨海、東陽、永嘉、新安也。

以會稽世子元顯錄尚書事。

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可張羅，時國用虛竭，公卿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踰帝室。

桓玄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

殷仲堪恐桓玄跋扈，乃與佺期結婚爲援，佺期屢欲攻玄，仲堪每止之，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不斷，必及於難，吾蒙知遇，義不可去，必將死之，是歲荊州大水，仲堪竭倉廩以賑饑民，玄

欲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聲言救洛，先遣兵襲取巴陵積穀食之，江陵乏食，以胡麻廩軍，仲堪急召佺期自救，佺期曰，江陵乏食，可來相就，共守襄陽，仲堪紿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帥步騎八千至江陵，仲堪唯以飯餉之，佺期大怒曰，今玆敗矣，不見仲堪，遂擊玄，大敗奔還，仲堪亦奔鄼城，玄遣將軍馮該追獲，皆殺之，仲堪之走也，文武無送者，惟企生從之，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牽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

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遂生抱之愈急遂不得去及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玄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玄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為殷荊州吏荊州敗不能救尚何謝為玄乃收之復問欲何言企生曰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乃殺企生而赦其弟（鄴城在襄陽府光化縣東北○巴陵縣名屬岳州府）

庚子 四年（南燕建平元年南涼王禿髮利鹿孤建和元年西涼公李暠庚子元年○是歲南燕王德稱帝西秦降秦）

春三月詔桓玄都督荊江八州軍事荊江州刺史

冬十一月北涼敦煌太守李暠自稱涼公（是為西涼暠作子歆至宋高祖永初元年北涼王蒙遜滅之）

辛丑 五年（燕主慕容熙光始元年後涼王呂隆神鼎元年北涼王沮渠蒙遜永安元年）

夏六月孫恩寇丹徒劉裕擊破之恩北走陷廣陵復浮海南走裕又擊破之

沮渠蒙遜自稱張掖公（亦號北涼後稱王傳子牧犍宋太祖元嘉十六年魏滅之）

冬十一月桓玄表桓偉鎮夏口刁暢鎮襄陽

桓玄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己符瑞欲以惑衆又致牋于會稽王道子曰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于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腹心誰有時望豈無佐勝直是不能信之耳元顯見之大懼張法順謂曰玄始得荊州人情未附若使劉牢之為前鋒而以大軍繼進玄可取也元顯以為然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牢之以為難法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言色必貳於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

於是大治水軍謀討玄

壬寅 元興元年（南涼王禿髮傉檀弘昌元年） 春正月以尚書令元顯為征討大都督加黃鉞討桓玄

以劉牢之為前鋒譙王尚之為後部張法順言於

元顯曰桓謙兄弟每為上流耳目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貳若不受命當逆為之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又以桓沖有遺惠於荊土而謙其子也乃除謙荊州刺史以結西人之心

柔然據漠北自稱可汗

桓玄舉兵反

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桓玄禁斷江路商旅俱絕公私匱乏以粰橡給士卒玄謂朝

桁方舟也
編方舟以
為橋在淮
之南故曰
南桁

朝廷多虞必未暇討已可以蓄力觀釁及聞大軍將
發乃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威
振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
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
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抗表傳檄罪狀元顯
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發
二月玄兵至姑孰三月劉牢之叛附于玄元顯軍潰
玄入建康自以太尉總百揆殺元顯等以牢之為會
稽內史牢之自殺
劉牢之素惡元顯又慮功高不為所容欲假玄以

除執政復伺玄隙而自取之參軍劉裕請擊玄牢
之不許玄使牢之族舅何穆說之曰自古戴震主
之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耶今戰勝則傾
宗戰敗則覆族不若翻然改圖可以長保富貴牢
之遂與玄通遣敬宣詣玄請降玄陰欲誅牢之乃
與敬宣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
不覺也玄至南桁（就）元顯軍潰被執玄入京師稱
詔解嚴自為太尉徙會稽王道子於安成郡斬元
顯尚之庾楷張法順以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曰
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敬宣勸牢之襲玄牢之

王兗州謂
王恭司馬
郎君謂元
顯

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參軍劉襲曰將軍往
年反王兗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
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帥部
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安成郡今吉安府）
孫恩寇臨海郡兵擊破之恩赴海死玄以恩黨盧循
為永嘉太守（臨海縣名屬台州府 永嘉縣名屬溫州府）
夏四月玄出屯姑孰
玄辭錄尚書事出屯姑孰大政皆就諮焉小事則
決于尚書令桓謙及丹陽尹卞範之自隆安以來
人厭禍亂玄初至黜奸佞擢俊賢京師欣然冀得

少安既而奢豪縱逸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帝
幾不免饑寒衆繇是失望
五月盧循寇東陽劉裕擊走之
將軍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奔南燕
玄殺會稽王道子
癸卯二年（是歲亡）春盧循使其黨徐道覆寇東陽建武將
軍劉裕擊破之（道覆循之姊夫）
秋九月玄自為相國封楚王加九錫
侍中殷仲文散騎常侍卞範之勸玄早受禪桓謙
私問劉裕曰楚王勳德隆重朝廷咸謂宜有揖讓

希之皇甫謐六世孫。謐在魏晉之間、徵辟不行、自號玄晏先生

卿以為何如。裕曰、楚王勳德蓋世。晉室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即喜曰、卿謂之可即可耳。

冬十一月。楚王玄稱皇帝、廢帝為平固王、遷于尋陽。

玄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獨無之。求得皇甫希之、給其資用、使居山林、徵為著作郎、又使固辭、後復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卞範之為禪詔、逼帝書之。道司徒王謐禪位於楚。玄入建康宮、登御座、而床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玄性苛細、好自矜伐、又好遊畋、更繕宮室、朝

野騷然、思亂者衆。

魏初制冠服。

甲辰 三年 魏天賜元年 春二月。劉裕起兵京口、討玄。玄使從弟謙拒之。

關河謂關中河南北也

劉裕從徐兗刺史桓脩入朝。玄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每遊集、必引接殷勤、贈賜甚厚。玄妻劉氏亦謂玄曰、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別議之耳。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劉毅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之。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強弱。苟為失道、雖強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惟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定謀。無忌夜草檄文。其母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裕托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勅使、居前。徒衆隨之入、斬桓脩以徇。裕問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繇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之也。裕曰、吾亦識

裕先領下邳太守

呂母王莽時人。子為縣吏、莽以小罪殺之。呂母傾家資以報讎

之。即馳信召焉。穆之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倉猝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署主簿。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為盟主。玄使弟謙擊裕。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東莞今青州府沂水縣。

無忌劉牢之甥

三月。劉裕及桓謙戰于覆舟山、大破之。玄出走。裕立留臺于石頭。覆舟山在應天府城西北七里、東連鍾山、北臨玄武湖。

裕與劉毅身先士卒,進突其陳,將士皆殊死戰,因風縱火,謙等大潰,裕入建康,明日,徙屯石頭城,立留臺,尚書王嘏帥百官奉迎乘輿,玄司徒王謐與衆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謐爲侍中,領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謐推裕爲都督八州,徐州刺史,劉毅爲青州刺史,何無忌爲瑯邪內史,孟昶爲丹陽尹,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裕遂托以腹心,動止諮焉,

玄至尋陽,逼帝西上,劉毅等率兵追之,

劉敬宣司馬休之自南燕來歸,

夏四月,玄挾帝入江陵,○何無忌等及玄兵戰于桑落洲,大破之,(桑落洲在安慶府宿松縣南)○玄挾帝東下,

五月,劉毅等及玄戰于崢嶸洲,大破之,玄復挾帝入江陵,寧州督護馮遷擊玄誅之,帝復位,(崢嶸洲在黃州府黃岡縣)

閏月,桓振襲江陵,陷之,劉毅等進兵討之,不克,

毅等既戰勝,以爲大事已定,不急追躡,玄死幾一旬,諸軍猶未至,桓謙及振竄匿復出,聚衆襲江陵,陷之,振見帝於宮,欲行弒逆,謙苦禁之,乃拜而出,何無忌劉道規進攻謙於馬頭,破之,無忌欲直趨江陵,道規曰,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爲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計縻之,不憂不克,無忌不從,振逆戰於靈溪,無忌等大敗,退還尋陽,(馬頭山名,在荊州府夷陵州西北,靈溪在韶州府樂昌縣東北,源出靈君山下)

冬十月,盧循陷番禺,徐道覆陷始興,(番禺縣在廣州府,始興今韶州府)

劉毅等復攻桓振,諸城壘皆克之,

乙巳 義熙元年,(南燕主慕容超太上元年,西涼建初元年)春正月,劉毅等入江陵,桓振亡走,謙奔秦,

毅等入江陵,執卞範之等斬之,詔大處分,悉委冠軍將軍劉毅,大赦改元,惟桓氏不原,以桓冲盡忠王室,特宥其孫胤,徙新安,謙等皆奔秦,(後桓振復襲江陵,將軍劉懷肅與戰,誅之,譙爲劉裕所殺,夷其族)

秦以鳩摩羅什爲國師,

秦王興帥羣臣及沙門聽講,又命羅什翻譯西域經論,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繇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二月,益州參軍譙縱殺其刺史毛璩,自稱成都王,(後藩于秦,秦封爲蜀王)

三月,帝至建康,

夏四月,以劉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京口,

以盧循爲廣州刺史,(廣州府名,隸廣東)

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以循爲廣州、徐道覆爲始
興相、循遣使貢獻、因遺劉裕益智粽、裕報以續
命湯、(始興縣名、屬南雄府)

丁未 三年、(燕王高雲正始元年、夏王赫連勃勃龍升元年。○是歲燕慕容熙亡) 夏、六月、赫
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勃勃初、魏王圭滅劉衛辰、其子勃勃奔秦、秦王興高之、使鎮朔方、至是叛秦、後陷長安稱帝、勃勃卒、子昌立、爲魏所執、平原王定立、宋文帝元嘉八年、吐谷渾滅之)

戊申 四年、(南涼嘉平元年) 春正月、劉裕自爲揚州刺史、錄尚書
事、

王謐既卒、劉毅等不欲裕入輔政、議以謝混爲揚
州刺史、或欲令裕於丹徒領揚州、以內事付孟昶、
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裕、沈先見劉穆之、具
道朝議、穆之密白裕曰、晉命已移、公勳高位重、豈
得遂爲守藩之將邪。劉孟與公俱起布衣、一時相
推、非委體心服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
所繫、不可假人、今但答以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
暫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
餘人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爲侍中揚州刺史錄
尚書事、

己酉 五年、(魏太宗嗣永興元年、燕王馮跋太平元年、西秦更始元年) 夏、四月、劉裕
伐南燕、六月、及燕師戰於臨朐、大破之、遂圍廣固、

劉裕抗表伐南燕、以孟昶監南府事、初苻氏之敗、
王猛孫鎮惡來奔、有謀略、善論軍國大事、至是
或薦於裕、與語、悅之、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信
然、卽以爲參軍、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
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
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
虜已入吾掌中矣、南燕主超遣段暉等將步騎五
萬屯臨朐、(劬)聞、裕縱兵奮擊、大敗之、乘勝逐北、至
廣固、築長圍守之、超請救于秦、秦王興遣使謂裕
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

矣、裕謂其使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
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穆之尤裕曰、此語
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羌寇奄至、不
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正是兵機、非卿所解、夫兵
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
是自張大之辭耳、且師不出久矣、彼見伐齊、殆將
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大峴山名、在青州府臨朐縣東南)

冬、十月、魏清河王紹弒其君珪、齊王嗣討紹、殺之而
自立、

庚戌 六年、(是歲南燕亡) 春、二月、劉裕拔廣固、執南燕主超、送

韓範本南燕臣求救于秦不得徐州未竭出滿惑之亦哉

建康斬之（廣固故城在青州府壽光山之陽）

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既爲君臣必須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

盧循寇長沙南康廬陵豫章陷之劉裕引軍還

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襲建康循從之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皆陷之道覆順流而下舟楫甚盛朝廷急徵裕裕引兵還

三月江荊都督何無忌討徐道覆戰敗死之

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強弩數百登山邀射乘風暴急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遂握節而死

夏五月豫州都督劉毅及盧循戰于桑落洲敗績循逼建康秋七月循還尋陽劉裕遣兵追之

毅將自拒盧循裕與書曰賊新獲利其鋒不可輕今修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又遣毅從弟瀚諭止之毅怒謂瀚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謂我真不及劉裕邪投書於地帥師與循戰于桑落洲毅兵大敗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曰今重鎮外傾強寇内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縣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草間求活也昶志請死裕怒曰卿且一戰死復何晚昶乃仰藥而死循至淮口中外戒嚴裕屯石頭謂將佐曰賊於新亭直進其鋒不

可當宜且避之若迴泊西岸此成擒耳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進攻循曰大軍未至孟昶望風而裁以大勢言之當計日潰亂不如案兵待之道覆歎曰我終爲盧公所誤裕登城見循軍迴泊蔡洲乃悅遂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以兵守之盧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徐更與建康爭衡耳遂還裕遣兵追之（後道覆走始興爲劉藩所殺循走交州爲刺史杜慧度所殺○蔡洲在應天府西二十五里江中）

秋七月譙縱使桓謙會秦將苟林入寇荊州刺史劉

道規大破斬之

譙縱追使請兵於秦以謙爲荊州刺史使帥衆二萬寇荊州秦王興遣將軍苟林帥騎兵會之謙屯枝江林屯江津江陵士民多懷貳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不相禁也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道規帥軍攻謙戰于枝江天門太守檀道濟先進陷陳大破之謙林皆走並追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爲內應至是撿得之道規悉焚不觀衆乃

大安 尋益州刺史朱齡石帥師伐蜀譙縱走死 枝江縣名屬荊州府天門郡石門縣屬岳州府江津縣名屬重慶府

辛亥 七年春正月秦王興命羣臣舉賢才

右僕射梁喜曰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世可謂乏才矣興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於昔人待將於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識拔不明安得遠誣四海乎羣臣咸悅

壬子 八年 西秦王乞伏熾磐永康元年 北涼玄始元年 夏四月以劉毅都督荊寧秦雍軍事

荊州刺史劉道規以疾求歸詔以劉毅代之毅剛復自謂功與裕埒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裕每柔而順之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毅表求至京口辭墓裕往會之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爲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爲雄豪以是縉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恐終不爲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道規尋卒

冬太尉裕帥師襲荊州殺都督劉毅

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會疾篤南蠻校尉郗僧施勸毅請從弟兗州刺史藩以自副裕僞許之藩自廣陵入朝裕以詔書罪狀毅與藩及謝混共謀不軌賜藩混死遂帥諸軍發建康王鎮惡請給百舸爲前驅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兗州上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徑前襲城未至五六里毅乃覺之行令閉諸城門未及下關鎮惡馳入城中兵散毅帥左右突出夜投佛寺寺僧拒之乃縊而死裕至江陵殺僧施

盤龍劉毅小字也

阿壽敬宣小字

癸丑九年（夏鳳翔元年）春、太尉裕還建康、殺豫州刺史諸葛長民、

初裕西征、留長民監留府事、而疑其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吏給兵、以防之、既而長民驕縱貪侈、爲百姓患、懼裕歸按之、聞劉毅被誅、謂所親曰、往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問穆之曰、人言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長民意乃小安、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耶、因遺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專擅、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常懼福過災生、方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爲不負我也、裕自江陵東還、前刻至日、而每淹留不進、長民與公卿頻日奉候於新亭、裕乃輕舟徑進、潛入東府、長民聞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旿等於幔中、引長民却人閒語、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旿自幔後出、拉殺之、

甲寅十年、（魏神瑞元年）（是歲南涼亡）春三月、太尉裕廢譙王文思爲庶人、

休之爲平西將軍故稱之

荊雍都督司馬休之、頗得江漢民心、子譙王文思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輕俠、裕惡之、有司奏文思擅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裕不許、而執文思送之、令自訓厲、欲使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以書陳謝、裕不悅、使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備之、

乙卯十一年、春、太尉裕帥師擊荊州都督司馬休之、休之拒戰、衆潰、

裕收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賜死、自領荊州刺史、將兵擊之、裕密書招休之錄事韓延之、延之復書曰、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親帥戎馬、遠履西畿民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諮仰、譙王見劾、自表遜位、又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而公以此遽興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作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共遊於地下耳、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裕帥諸將濟江、休之兵臨峭岸、裕軍士無能登者、裕自被

裕欲登王旂謝晦前抱持裕裕抽劍指晦曰我斬
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將軍胡藩以刀頭
穿岸少容足指騰之而上隨者稍衆直前力戰裕
兵乘之休之兵潰遂克江陵休之奔秦秦以爲揚
州刺史

丙辰十二年（魏主嗣泰常元年秦姚泓永和元年）春三月太尉裕自加中
外大都督戒嚴伐秦

寧州獻琥珀枕於劉裕裕以琥珀治金瘡命碎之
以賜北征將士以世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留府
事劉穆之領軍司總攝內外遂發建康遣將軍王

鎮惡檀道濟將步軍自淮肥向許洛沈田子傅弘
之趨武關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
無擁滯求訴訟者盈階滿室穆之目覽辭訟手答
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鎮
惡道濟入秦所向皆捷遂克洛陽獲秦人四千餘
議者欲盡坑之道濟曰弔民伐罪正在今日皆釋
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者甚衆（□州今河南府）

丁巳十三年（西涼公李歆嘉興元年是歲秦亡）夏四月太尉裕入洛陽
齊郡太守王懿降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
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以問崔浩

劉裕伐姚泓克乎對曰克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
垂對曰垂藉父兄之資修復故業國人歸之易以
立功裕奮寒微不階尺土討滅羣寇所向無前其
才優矣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
彭城裕將若之何對曰興兵遠攻未見其利裕克
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
以荊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
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向不同適足資敵耳
願且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之有可
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

世將相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
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
宗之曹操也嗣大悅

秋七月太尉裕至潼關遣王鎮惡帥水軍自河入渭
大破秦兵遂入長安秦主泓出降

裕至潼關鎮惡帥水軍自河入渭秦主泓使姚丕
守渭橋以拒之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
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爲神至渭橋鎮
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既登密使人解放艦
艦渭水迅急倏忽不見乃喻士卒曰此爲長安北

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歧矣。乃身先士卒。衆騰[illegible]爭進。大破丕軍。泓遂出降。送至建康斬之。

冬十二月。太尉裕[illegible]還。留[illegible]子義眞[illegible]梁秦州軍事。

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劉穆之卒。決意東還。乃以次子義眞爲安西北將軍。關中王修爲長史。王鎭惡爲司馬。沈田子傅弘之皆爲參軍從事。田子與鎭惡爭功不平。[illegible]言鎭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

裕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卿等十餘人。何懼鎭惡耶。二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曰。殘民不沾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捨此欲何之乎。裕爲之愍然慰諭遣之。

夏王勃勃[illegible]兵向長安。

戊午十四年[illegible] 春正月。王鎭惡沈田子帥師拒夏兵。田子矯殺鎭惡。安西長史王修討田子。斬之。參軍傅弘之擊夏兵。却之。

夏六月。太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

冬十月。劉義眞殺其長史王修。關中大亂。十一月。夏王勃勃陷長安。義眞逃歸。

義眞賜與無節。修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修欲反。義眞殺之。於是人情離駭。莫相統一。義眞悉召外兵。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絶。劉裕聞之。召義眞東歸。以朱齡石守關中。義眞將士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赫連璝帥衆追之。至青泥。義眞左右盡散。獨逃草中。參軍段宏追尋得之。束之於背。單馬而歸。長安百姓逐齡石。齡石焚宮殿。奔潼關。夏兵追殺之。

十二月。宋公劉裕弑帝于東堂。奉瑯邪王德文即位。

裕以讖文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與中書侍郎王韶之謀弑帝而立德文。

恭皇帝 名德文。安帝弟。在位二年。

己未元熙元年。夏眞興元年。 秋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移鎭壽陽。

南朝附北朝 南朝宋齊梁陳 北朝諸國併於魏 魏後分爲東西 東魏傳北齊 西魏傳後周 周併齊而傳之隋 隋滅南朝陳然後南北混一

綱鑑正史約卷十七終

綱鑑正史約卷十八

史官顧錫疇編纂　海陽黃錞[illegible]

宋紀 附魏

高祖武帝 姓劉名裕　在位三年

庚申 永初元年○西秦文昭王乞伏熾磐建弘元年西凉公李恂永建元年○是歲西凉亡

夏六月，宋王裕還建康，稱皇帝，廢帝為零陵王，以兵守之，明年弒之

宋王裕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纂位，鼎命已移，我唱義興復，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莫喻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乃悟，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裕解其意，無復他言，亮至建康，徵裕入輔，亮具詔草，使帝書之，帝欣然操筆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遜於瑯邪第，裕為壇于南郊，即位，秘書監徐廣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

秋八月，宋立子義符為皇太子，

辛酉 二年 冬十一月，宋豫章太守謝瞻卒。

初，宋臺始建，瞻為中書侍郎，其弟晦為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瞻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宋王即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至是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為國為家，

壬戌 三年 春，宋以徐羨之為司空、錄尚書事，

羨之起自布衣，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

夏五月，宋主裕殂，太子義符立，

宋高祖疾甚，召太子義符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羨之亮晦道濟同被顧命，遂殂，

魏立子燾為太子監國，

冬、魏遣司空奚斤、督諸將擊宋、取青兗諸郡、宋遣南兗州刺史檀道濟救之、

初、魏王聞宋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歲聘不絕、及高祖殂、魏王謀取洛陽虎牢滑臺、假司空奚斤節、使督將軍周幾公孫表伐宋、斤等營於滑臺之東、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遣翟廣等救之、斤等攻滑臺、不拔、魏王自將諸國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關、為斤等聲援、斤等急攻滑臺、拔之、乘勝進逼虎牢、德祖屢破之、魏王別遣將軍于栗磾屯河陽、謀取金墉、德祖遣竇晃等拒之、于栗磾與斤并力攻晃等、破之、魏王至冀州、遣叔孫建將兵徇青兗、建南渡河、宋兗州刺史徐琰南走、於是泰山高平金鄉等郡皆沒於魏、建入青州、宋遣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徐州刺史王仲德共救之、未幾魏取金墉、道濟等畏魏兵盛不敢進、魏拔虎牢、德祖被執、遂取司兗豫諸郡

營陽王 名義符、武帝長子、在位一年

癸亥 景平元年 春、正月、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受、

宋以廓為吏部尚書、廓謂中書監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徐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

冬、十一月、魏王嗣殂、太子燾立、

魏立天師道場 道教之盛自此始

魏光祿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不好老莊書、曰、此矯誣之說、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為敗法之書乎、尤不信佛法、曰、何為事此胡神、左右多毀之、魏王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浩因修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繼道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玄孫、授以圖籙真經、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之手筆也、謙之奉其書獻于魏王、朝野多未之信、浩獨師受其術、且上書曰、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哉、帝欣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弟子、以崇奉天師、起天師道場於平城、月設廚會數千人、

司馬光曰、老莊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為神僊者服餌修鍊、以求輕舉、其為術正相戾矣、是以觀

歆七略、敘道家爲諸子。神僊爲方技。其後復有
符水禁呪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爲一。其訛甚矣。
浩不喜佛老而信謙之之言何哉。

文帝 子。名義隆。高祖第三子。在位三十年。

甲子 元嘉元年。○魏太武帝燾始光元年。 春正月、宋廢其廬陵王義眞爲庶人。

宋王義符居喪無禮、遊戲無度。廬陵王義眞警悟
好文、而性輕易、與太子左衛率謝靈運、員外常侍
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
運延之爲宰相、慧琳爲西豫州都督。靈運玄之孫

也。性偏傲、不遵法度、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
悒。延之含之曾孫也。嗜酒放縱。徐羨之等惡義眞
與兩人遊、皆出爲郡。宋始義眞至歷陽、多所求索。
執政每裁量不盡與。義眞怨之、表求還都。參軍何
尚之屢諫不聽。時羨之等已密謀廢宋主而次立
者應在義眞、乃因義眞與宋主有隙、先奏列其罪
惡、廢爲庶人、徙新安郡。

夏五月、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其主義符爲營陽王、
遷于吳。六月弑之。迎宜都王義隆于江陵、殺前廬陵
王義眞、以謝晦行都督荊湘等州軍事。

羨之等將廢義符、以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
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以謀告之。謝晦
聚將士於府內、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內應。
夜邀道濟同宿。晦悚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時
義符出于華林園、爲列肆、親自沽賣、與左右即龍
舟而寢。道濟引兵入雲龍門、安泰等先誡宿衛、莫
有禦者。軍士進殺二侍者、扶義符出、收璽綬、送故
太子宮。乃稱皇太后令、數義符過惡、廢爲營陽王、
以宜都王義隆纂承大統。遷義符于吳、使安泰就
弑之。傅亮帥行臺百官、迎義隆于江陵。羨之等遣

使殺義眞。以荊州地重、恐義隆至或別用人、乃以
錄命除晦都督刺史。行臺至江陵、亮帥百僚詣門
上璽綬。義隆下教曰、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已兢
悸、何以克堪。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幷與賢彥申
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爲辭費。諸將佐聞二王死、皆
疑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于天下、四
海所服。雖嗣王不綱、人望未改。羨之中才寒士、亮
布衣諸生、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
將來必不自容、以殿下寬慈越次奉迎、冀以見德。
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此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

議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不過欲握權自固耳義隆曰卿復欲為宋昌邪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行義隆遂發江陵引見亮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亮流汗不能對乃布腹心于彥之等深自結納

秋八月宋王義隆立

乙丑二年（二年○夏主赫連昌承光元年）夏四月魏遣使如宋

丙寅三年春正月宋討徐羨之傅亮殺之以王弘為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彭城王義康都督荊湘等州

軍事謝晦舉兵反江陵

宋主欲誅徐羨之傅亮并發兵討謝晦以王弘檀道濟始不預廢弒之謀弘弟曇首又所親委密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侍中王華等皆以為不可宋主曰道濟止于脅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預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乃下詔暴羨之亮晦殺二王之罪命道濟以時收戮羨之自經死亮走被執伏誅宋主問討晦之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

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晦聞徐傅等已誅奉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皆王弘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誅君側之惡宋主自將討晦殺之

閏月宋子劭生（志[illegible]始也）

三月宋以謝靈運為秘書監顏延之為中書侍郎

宋主還建康既徵靈運延之用之人以慧琳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琳着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孔顗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屨失所矣

夏五月宋以檀道濟為江州刺史到彥之為南豫州刺史○六月宋以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為侍中謝弘微為黃門侍郎

王華與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為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黃門侍郎謝弘微與華等皆宋主所重當時號曰五臣弘微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語笑尊卑小大敬之若神從叔混特重之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初混尚晉公主混死詔絕婚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微混推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為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皆

有文籍九年而晉亡公主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及公主卒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役應歸弘微弘微一無所取混女夫殷叡好摴蒱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

丁卯四年春正月宋主謁京陵

初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至故宮見有慙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冬十一月晉徵士陶潛卒

潛字淵明潯陽人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羣以親老家貧爲州祭酒少日解歸躬耕自資後復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以自見徵著作郎不就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晉臣不肯仕宋是歲將復徵之會卒世號靖節先生

戊辰五年魏神䴥元年○西秦王乞伏暮末永弘元年北涼承玄元年夏主赫連定勝光元年

己巳六年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爲司徒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都督荊湘等州軍事

三月宋立子劭爲太子

夏四月魏王伐柔然

魏王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既還公卿或尤浩曰南寇伺隙而舍之北伐若後有強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南北殊俗水陸異宜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比主上

英武士馬精强彼若果來如以駒犢鬬虎狼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不能制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可一舉而滅也遂發平城襲擊柔然紇升蓋可汗大檀先不設備遂燒廬舍西走

冬十月魏以崔浩爲撫軍大將軍

魏主嘗謂浩曰卿才智淵博著忠三世故朕引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尪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致也

庚午七年春三月、宋遣將軍到彥之等伐魏、

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遣使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必若進軍、當權斂戍相避、冬寒冰合、自更取之、

秋七月、魏河南諸軍退屯河北、宋到彥之等取河南、

魏南邊諸將表稱宋將入寇、請兵逆擊以挫其銳、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為然、崔浩曰、不可、南方入夏水潦、地氣鬱蒸、易生疾癘、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

眾力單寡、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往擊之、此萬全之策也、到彥之自淮入泗、泝河西上、魏主命悉眾北渡、彥之留朱修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杜驥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關、於是司兗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幷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

八月、魏遣將軍安頡擊宋師、○冬十月、宋到彥之保東平、魏攻宋金墉虎牢、取之、○十一月、宋遣將軍檀道濟伐魏、到彥之棄軍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乃引兵還

魏攻宋滑臺、

檀道濟等救之、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至歷城、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等得專力攻滑臺、克之、道濟等食盡引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斬之、道濟全軍而還、

辛未八年○燕王弘太興元年○涼義和元年○是歲秦夏皆亡春二月、魏以王

慧龍為榮陽太守、

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主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不足介意、宋主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玄伯詐為降人、求屛人語、慧龍疑之、使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為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後慧龍卒、玄伯守其墓終身、

不去。

壬申九年。○魏延和元年。

癸酉十年。○北涼王沮渠牧犍永和元年。冬十一月，宋謝靈運有罪，誅。

靈運好爲山澤之遊，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爲山賊。會稽太守孟顗表其有異志，靈運詣闕自陳。宋主以爲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爲有司所糾。遣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興兵逃逸，追討擒之。宋主愛其才，徙廣州。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健兒，欲於三江口篡取之，不果。詔于廣州棄市。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

乙亥十二年。○魏太延元年。

丙子十三年。○是歲凡六。春三月，宋殺其司空檀道濟。

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宋主久疾不愈，領軍將軍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爲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義康請召道濟入朝，至留累月。宋主稍間，將遣還，會宋主疾動，義康下詔稱道濟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幷其子植等十一人誅之。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秋七月，宋鑄渾儀。

初，高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儀狀雖舉，不綴七曜。是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

丙寅十五年。冬十一月，宋立四學，以雷次宗爲給事中，不受。

豫章雷次宗好學，隱居廬山，嘗徵爲散騎侍郎，不就。是歲以處士徵至建康，爲開館於雞籠山，使聚徒教授。宋主雅好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幷次宗儒學爲四學。宋主數幸次宗學館，令次

宗以巾褠侍講，資給甚厚。及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宋主性仁厚恭儉，勤於爲政，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吏不苟免，民有所繫。四境晏安，戶口蕃息，閭閻之內，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耻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廬山在南康府城西北。雞籠山在應天府城西北，即雞鳴山。

己卯十六年。○是歲凡六。春二月，宋以衡陽王義季都督荊湘等州軍事。衡陽今衡州府，屬湖廣。

義季嘗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苫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

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
止馬曰賢者也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
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
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冬十二月魏命崔浩高允修國史
魏主命崔浩綜理史職以侍郎高允張煒黎典著
作浩集諸曆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
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允允曰漢元年
十月五星聚東井按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
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

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此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至
理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
古也浩始不以為然後歲餘浩謂允曰果如君言
衆乃歎服允雖明曆初不推步論說惟東宮少傅
游雅知之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
難既已知之復懼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
多何遽問此
庚辰 十七年○魏太平真君元年 冬十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為江
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
義康專總朝權糾剔精盡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
伯以下並令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勢傾
遠近朝野輻湊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然素無
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府僚
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為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
存君臣形迹置私僮六千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
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宋主浸不能平僕射殷景
仁密言於宋主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裁抑
宋主然之義康長史劉湛王履劉敬文孔胤秀等
皆以傾諂有寵宋主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胤
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

也及宋主疾瘳微聞之而湛等密謀欲使大業終
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己同者必
百方構陷之繇是主相勢分宋主收湛等八人誅
之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為江州刺史出鎮豫章以
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義恭懲彭城之敗雖為總
錄奉行文書而已宋主乃安之
壬午 十九年 春正月魏主詣道壇受符籙
甲申 二十一年 秋八月魏主畋于河西
魏主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留守悉以弱
馬給之魏主大怒欲還臺斬之弼官屬惶怖恐并

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畋、其罪小。
不備不虞之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强、南
寇未滅、吾爲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爲之、非諸
君之憂也。魏王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
衣一襲。他日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
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既而謂左右曰、筆公必不
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弼表。魏王曰、
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弼頭銳、故魏王常以筆目
之。
乙酉 二十二年 春正月朔、宋行元嘉曆。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所撰

冬十二月、宋太子詹事范曄謀反、伏誅。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爲員外散騎
侍郎、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獲罪
彭城王義康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
報効、且以爲天文圖讖、宋主必以非道晏駕、禍由
骨肉、而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
同謀、乃厚結曄甥太子中舍人謝綜。綜引熙先見
曄。熙先家饒於財、數與曄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
繇是情好款洽。熙先從容說曄、欸宋主立義康曄
愕然。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不得連姻帝室、人以
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爲之死、不亦惑乎。
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
乃決。丹陽尹徐湛之及尼法靜皆義康黨、並與熙
先往來。法靜妹夫許曜領隊在臺、許爲內應。熙先
以牋書與義康、陳說圖讖。於是密相署置。宋主之
燕武帳岡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扣刀目曄、
曄不敢發。湛之恐事不濟、密白其謀。宋主乃命有
司收付廷尉。曄等皆伏誅、因廢義康爲庶人、徙安
成郡。後因胡誕世反、江夏王義恭等請義康殺之
丙戌 二十三年 春三月、魏誅沙門、毀佛書、佛像。

魏王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信佛
法、每言於魏主、以爲佛法虛誕、宜悉除之。及盧水
胡蓋吳叛、魏主討之、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
酒、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魏主。魏主怒曰、此
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爲亂耳。命有司按
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窟室婦女。浩
因說魏王悉誅境內沙門、焚毀經像。魏王從之、詔
有司宣告征鎮、諸有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沙門
無少長悉阬之。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
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爲計。沙門多亡匿獲

免或收藏書像惟塔廟無復孑遺。

庚寅 七年 二十 夏六月。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

初魏主使崔浩高允等共譔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勸浩刊所譔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刊石。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為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按浩等。初遼東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覺。謀於允。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崔鑒謂不如諱之。

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遂不以實對。魏主殺之。魏主使允授太子經。及浩被收。太子召允謂曰。吾自導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允小心謹密。且制繇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曏問。皆云浩所為。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匄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

遂赦之。詔誅浩。夷其族。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魏主既誅浩而悔之。

秋宋人大舉侵魏。

初宋主欲經畧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宋主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至是宋主欲伐魏。玄謨

等並勸之。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宋主使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等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繇濟。宋主不從。遣玄謨帥慶之等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刺史蕭斌。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為衆軍節度。建武司馬申元吉趣碻磝。魏濟青刺史[illegible]棄城走。斌與慶之留守碻磝。使玄謨進圍滑臺。魏主引兵救之。衆號

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
之，死者萬餘人。斌乃使玄謨戍碻磝，自將諸軍還
歷城。（狼居胥匈奴中山名碻磝今肥城縣屬濟南府濟青二州名歷城卽歷下屬濟南府）
冬，十一月，魏主攻彭城，不克。
魏軍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江夏王
義恭欲棄彭城南歸。長史張暢曰：城中乏食，百姓
咸有走志，一旦動足，各自逃散，若此計必行，下官
請以頸血汚公馬蹄。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
爲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爲城主，必與此城
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主至

彭城，使尚書李孝伯餉義恭貂裘，餉駿橐駝，及騾
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暫出見我。駿使暢開門出
見之。孝伯曰：魏主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
飮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
馬遂得飮江，便爲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虜馬飮
江水，佛狸死卯年。故暢云然。（瓜步山名在儀眞縣西）
十二月，魏主引兵南下，攻盱眙，不克，進次瓜步。宋人
戒嚴守江。
魏主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初，盱眙太守沈璞
到官，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
穀，儲石矢，爲城守之備。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
走。或勸璞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
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
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
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
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惟以抄掠爲資。聞盱眙
有積粟，欲以爲北歸之資，攻城不拔，卽留數千人
守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繇是盱眙得益完守備。魏
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
康震懼，內外戒嚴。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謂吏部

尚書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士民勞怨，予
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
辛卯 二十八年 春，正月，魏師還。（使取碻磝攻盱眙不拔過彭城宋人追之不及）
二月，宋令民遭寇者，蠲其稅調。
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
計，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自是邑
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
壬辰 二十九年○魏文成濬興安元年 春，二月，魏中常侍宗愛弑其
君燾，而立南安王余。
魏太子晃爲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

法晃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有寵於晃與愛不協愛恐爲所糾遂搆其罪魏主怒斬道盛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晃以憂卒魏主徐知其無罪追悼不已宗愛懼誅遂弑之乃矯皇后令立南安王余

夏五月宋太子劭始興王濬巫蠱事覺赦不誅

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專總內政太子劭深惡濬濬懼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主與劭濬信惑之劭濬多過失數爲宋主所詰責使道育祈請號曰天師後遂與道育鸚鵡及主奴陳

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爲巫蠱琢玉爲宋主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劭補天與爲隊主宋主讓之曰汝所用隊主副並是奴邪劭懼以書告濬濬復書曰彼人若所爲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鸚鵡先與天與通恐事泄白劭密殺之慶國懼曰巫蠱事唯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乃白其事宋主大驚卽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及所埋玉人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劭濬惶懼陳謝宋主雖怒甚猶未忍罪也

冬十月魏宗愛弑其君余魏主濬立討愛誅之

魏復建佛圖聽民出家

魏世祖晚年佛禁稍弛羣臣多請復之乃詔州郡縣各聽建佛圖一區民欲爲沙門者聽出家於是鄉之所毁率皆修復魏主親爲沙門下髮

癸巳三十年春二月宋太子劭弑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袁淑僕射徐湛之尚書江湛而自立

宋主欲廢太子劭賜濬死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使尋漢魏典故南平王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湛勸立鑠湛之欲立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繇聖懷臣謂惟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

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宋主曰此事至重不可不慇懃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宋主默然議久不決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撿行慮有竊聽者既而以其謀告潘淑妃妃以告濬濬馳報劭劭乃謀爲逆詐爲詔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夜呼前中庶子蕭斌左衛率袁淑入宮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

羽化言生羽翮而已化以登仙境

旦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斌懼曰。當竭身奉令。淑
叱之曰。殿下幼嘗患風。今疾動耳。明日宮門未開。
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斌同載。呼淑甚
急。淑徐至。劭使登車。不上。殺之。門開而入。舊制。東
宮隊不得入城。劭以僞詔示門衛曰。受勅有所收
討。張超之等馳入齋閤。拔刃徑上合殿。宋王其夜
與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見劭之入。舉几捍
之。五指皆落。遂弑之。湛之驚起。兵人殺之。江湛聞
喧噪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劭遣兵殺
之。遂即位。以蕭斌爲僕射。何尚之爲司空。劭不知

僧綽之謀。以爲吏部尚書。
三月。宋劭殺其吏部尚書王僧綽。
劭料撿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啟
饗士並前代故事。收殺之。僧綽弟僧虔爲司徒屬。
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
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若得同歸九泉。猶羽
化也。
夏四月。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劭。宋人立駿
五月。劭及弟濬。皆伏誅。
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之求見。駿

駿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駿。駿泣求入與
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惟力是
視。殿下何見疑之深。駿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
將軍。慶之即命內外勒兵。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
以爲神兵。駿以慶之領府司馬。柳元景宗慤朱修
之皆爲參佐。顏竣領錄事。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
雍州刺史臧質同舉兵以應駿。元景潛至新亭。依
山爲壘。劭使蕭斌等分統水陸精兵萬人攻新亭
壘。元景開壘鼓譟乘之。劭衆大潰。駿遂即位于新
亭。斌自石頭戴白幡來降。斬之軍門。諸軍遂克臺
城。執劭及四子。斬之。濬帥左右南走。遇江夏王義

恭。勒與俱歸。於道斬之。
宋以柳元景爲護軍將軍。
武帝 名駿。文帝第三子。在位十一年。
甲午 孝建元年。魏興光元年。○春。正月。宋立子業爲太子。
二月。宋江州刺史臧質。以南郡王義宣舉兵反。夏。宋
主遣兵討質。殺之。
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潛
有異圖。以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外
相推奉。因而覆之。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驕

是驕恣事多專行帝淫義宣諸女義宣恨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義宣腹心竺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勸從其計義宣遂舉兵與質俱表欲誅君側之惡宋主以柳元景王玄謨統諸將討之進據梁山洲義宣移檄州郡雍州刺史朱修之僞許之義宣帥衆十萬發江津以子愔與超民留鎮江陵義宣至尋陽以質爲前鋒質遣將攻陷梁山西壘玄謨告急於元景元景悉遣精兵助之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爲建康兵至玄謨督諸軍大戰質敗逃於南湖追斬之義宣走江陵宋主以修

之爲荊州刺史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及超民等梁山即天門山在太平府城西南二山夾大江東曰博望西曰梁山對峙如門南湖在武昌縣東

乙未二年〇魏太安元年

丙申三年冬十一月魏以源賀爲冀州刺史

賀上言今北虜游魂南寇負險疆埸之間猶須防戍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贓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邊魏主從之久之謂羣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增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朕何憂哉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爲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右曰以賀忠誠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慎哉

十二月宋金紫光祿大夫顏延之卒

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在道側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後竣爲宋主所殺

丁酉大明元年

戊戌二年春二月魏以高允爲中書令

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屏人極論時有上事爲激訐者魏主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如高允者乃眞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魏主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惟伺朕喜悅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

卓茂字子康劉寬字文饒

風節 風調節操也

鮑叔死管仲哭之泣下如雨

公允執筆佐國家數十年，爲益不少，不遜爲恥。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爲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乃知古人爲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吶吶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爲然。及司徒得罪，詔指臨責，聲嘶股慄，殆不能言。高子獨敷陳事理，辭義清辯，人主爲之動容，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用事，威振四海，王公以下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

綱鑑正史約 卷十八 南北朝 二十九

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

夏六月，宋沙門曇標謀反，伏誅。

南彭城民高闍、沙門曇標妖妄，相與殿中將軍苗允等謀作亂，立闍爲帝，事覺，伏誅。

秋八月，宋殺其中書令王僧達。

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不拘。宋主初立，擢爲僕射，自負才地，一二年間即望宰相。既而下遷，再被彈削，僧達恥怨，所上表奏辭旨抑揚，又好非議時政。宋主已積憤，路太后兄子嘗詣僧達，升其榻，僧達令舁棄之。太后大怒，固邀宋主令必殺僧達。會高闍反，宋主因誣僧達與闍通謀，賜死。

冬十月，宋以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爲中書舍人。

初宋主在江州，戴法興、戴明寶爲典籤，及即位，皆以爲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宋主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襍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門外成市，家累千金。顧覬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覬之常以爲人稟命有定分，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見倖不與文子敞

諫曰將用小人人宜小降意毗云云

綱鑑正史約 卷十八 南北朝 三十

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庚子 四年 魏和平元年 春正月，宋主耕籍田。三月，后親蠶西郊。太后觀禮。

劉友益曰：自漢文帝書詔，具親耕桑禮儀，於是始書親蠶，嘉之也。

壬寅 六年 宋策孝秀于中堂。

揚州秀才顧法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躬化易於上風，體訓速於草偃。上惡其諒，投策於地。

興宗父廓先爲豫章太守
左傳子產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故此云

癸卯年七夏宋以蔡興宗爲吏部尚書
宋主狎侮羣臣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惟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媟議曹郎王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六月宋大修宮室
宋主機警博涉而奢欲無度至是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蠅拂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宋主曰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

甲辰年八夏閏五月宋主駿殂太子子業立
時太宰義恭加中書監護軍將軍柳元景領尚書令與始興公沈慶之僕射顏師伯並受遺詔輔政蔡興宗奉璽綬太子受之傲惰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秋七月宋以蔡興宗爲新昌太守
太宰義恭素畏戇法興巢尚之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繇是政歸近習法興等專制朝權詔勅皆出其手蔡興宗每至上朝輒爲義恭陳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闇之戲懼興宗每奏選事法興等輒點定回換興宗於朝堂謂義恭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義恭法興皆惡之左遷新昌太守既而以其人望復留之建康尋爲吏部尚書

明帝 名彧文帝第十一子在位七年

乙巳 子業景和元年明帝泰始元年 夏五月魏主濬殂太子弘立 時弘年十二馮太后稱制

秋八月宋主殺其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景僕射顏師伯

官猶呼官家贗僞物也

子業幼而猾暴及即位欲有所爲法興輒抑制之不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怨法興裁其賜與言於子業曰道路皆言法興爲真天子官爲贗天子法興與太宰顏柳共爲一體內外畏服深恐此坐非復官有子業遂賜法興死初世祖多猜忌大臣重足屏息世祖殂義恭等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及法興死諸大臣復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子業立義恭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恨師伯專斷朝事不與己參懷乃發

其事子業遂殺義恭元景師伯自是公卿以下皆
被捶曳如奴隸矣
秋九月宋聽民私鑄錢
元嘉中官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
利故民不盜鑄及世祖鑄孝建四銖形式薄小輪
郭不成於是盜鑄者衆雜以鉛錫守宰不能禁坐
死免者相繼尋詔錢薄小無輪郭者悉不得行民
間喧擾沈慶之建議宜聽民鑄錢繇是錢貨亂敗
千錢長不盈三寸謂之鵝眼錢劣于此者謂之綖
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隨手破碎斗米一萬商
貨不行

冬十一月宋主殺其太尉沈慶之
初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昵於子業數盡言
規諫子業浸不悅慶之懼稱杜門不接賓客蔡興
宗往説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率德改行
無可復望今所忌憚惟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
所服指麾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欲坐觀成
敗豈惟旦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願公詳思
其計慶之曰僕誠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
始終以之加以老退私門兵力頓闕雖欲爲之事

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殿中將帥惟聽外間消息若
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聞車駕屢幸貴第酣醉淹
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閤內此萬世一時也慶之曰
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
以沒耳至是子業使沈攸之殺之
宋主幽其諸父湘東王彧等於殿內
子業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爲患皆拘於殿內毆捶
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
祐年長尤惡之
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起兵尋陽

子業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
安王子勛亦第三故惡之使左右朱景雲送藥賜
子勛死子勛典籤謝道邁聞之馳告長史鄧琬琬
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
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効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
邑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耳遂稱子勛教令所部
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宣
旨諭之四座未對參軍陶亮首請効死前驅衆皆
奉旨乃以亮爲諮議中兵總統軍事子業使荊州
錄送長史張悅至湓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

以爲司馬共掌內外衆事
宋弑其君子業而立湘東王彧
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爲湘東王彧主衣阮佃夫及
子業左右壽寂之王敬則等陰謀弑子業先是子
業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倮相逐一人不從命
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悖虐不道明年
不及熟矣子業於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
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於是巫覡言竹
林堂有鬼子業出華林園休仁休祐並從子業與
羣巫綵女射鬼於竹林堂寂之等抽刀前弑之宣

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
定休仁就祕書省見彧即稱臣引升御座宣太皇
太后令數子業罪惡命湘東王纂承皇極休仁等
始得出居外舍
宋雍郢荊州會稽郡皆舉兵應尋陽
鄧琬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雍州刺史袁
顗與參軍劉胡起兵奉表勸子勛即大位子勛傳
檄建康稱孤志遵前典廢幽陟明而湘東王彧矯
害明茂篡竊大寶貌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
而當之爨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荊州刺史臨海

羊公稱也前平吳之後當勞聖慮之言

王子頊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皆舉兵以應子勛
丙午 二年○魏獻文帝弘天安元年 春正月宋遣建安王休仁討江
州晉安王子勛遂稱帝
時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數
郡而東兵又已至永世宮省危懼宋主謀於羣臣
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異志叛者親戚布在
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
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
不習之兵其勢相萬矣願陛下勿憂建武司馬劉
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琰初以家在建康

未許後不得已從之宋主復謂興宗曰諸處未平
殷琰已復同逆奈何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
然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
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
羊公之言耳時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兗州刺史殷
孝祖帥兵還建康人情大安乃假孝祖節督前鋒
遣向虎檻孝祖中流矢死沈攸之代將擊尋陽軍
大破之 虎檻洲名在太平府繁昌縣 永世故城在溧水縣南
秋八月宋臺軍克江州殺子勛
沈攸之進兵克江州鄧琬憂惶無計張悅稱疾呼

潯陽王子房先爲王業所疑畏故以盡死

鄧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以索酒爲約、琬至、悅
問計、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
今日寧可賣殿下以求活耶、因呼酒伏發斬琬、詣
休仁降、攸之斬子勛、傳首建康、徐豫等州皆平、
冬、十月、宋王殺其兄之子安陸王子綏等十三人、
宋王旣誅子勛、又殺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
陵王子元、建安王休仁言於上曰、松滋侯兄弟尚
在、非社稷計、宜早爲之所、於是子房等十人皆賜
死、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叛降於魏

安都初應子勛、至是遣使乞降于建康、宋主以南
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命張永沈攸之將兵五萬迎
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不虛、正須單使、今以重
兵迎之、勢必疑懼、安都外據大鎭、密邇邊陲、地險
兵強、尤宜馴養、如其外叛、招引北寇、將爲朝廷旰
食之憂、宋主不從、謂征北司馬蕭道成曰、吾今因
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以兵
逼之、非國之利、亦不聽、安都果懼降魏、請兵自救、
魏遣將軍尉元等救彭城、元至、安都出迎、永等攻
之不克、元邀其前、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
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屍六十餘里、永與攸之僅以
身免、緜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宋立子昱爲太子、宋主無子、密以宮人陳氏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昱
丁未三年○魏皇興元年秋、八月、魏王始親政事、
戊申四年秋、七月、宋以蕭道成爲南兗州刺史、
己酉五年冬、十一月、魏遣使如宋修好、自是信使歲通
十二月、宋以桂陽王休範爲揚州刺史、
揚州刺史建安王休仁、與宋主素相友愛、景和之
世、宋主賴其力以脫禍、及泰始初、四方兵起、休仁
親當矢石、克成大功、任總百揆、親寄甚隆、緜是朝

野輻湊、宋主不悅、休仁悟其旨、表解揚州、宋主以
休範代之、
庚戌六年夏、六月、宋以王景文爲僕射揚州刺史、
宋主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王后以扇障面、帝
怒曰、外舍寒乞、今共爲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
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而以此爲笑乎、外舍
之樂、雅異於此、帝大怒、遣后起、后兄景文聞之、曰、
后在家劣弱、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辛亥七年○魏孝文帝拓跋宏延興元年春、二月、宋主殺其弟晉平王
休祐、

夏五月、宋主殺其弟建安王休仁、

宋主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耶、孝武以誅鋤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爲爾、宋祚其得久乎、宋主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隣、少便款狎、艱難之中、勳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勝。

宋以袁粲爲尚書令、褚淵爲僕射、

秋七月、宋主殺其弟巴陵王休若、以桂陽王休範爲江州刺史、時宋主諸弟俱盡、惟休範以人材凡劣、不見忌、故得全、

宋以蕭道成爲散騎常侍、

初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其有異相、宋主疑之、徵爲黃門侍郎、道成懼、不欲內遷、而無計得留、參軍荀伯玉教其遣數十騎入魏境、魏果遣遊騎行境上、道成以聞、宋主乃使道成復本任、至是又徵道成入朝、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多勸勿行、道成曰、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誅諸弟、何預他人、今惟應速發、不且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既至、拜散騎常侍、

八月、魏主弘傳位於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帝、

魏主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常有遺世之心、乃傳位於太子宏、時宏生五歲、有至性、前年魏主病癰、親吮之、及是悲泣不自勝、魏主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

冬十月、宋作湘宮寺、

宋主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還、宋主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所費不少、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皆失色、宋主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

壬子 元年 泰豫 春二月、宋殺其揚州刺史江安侯王景文、

景文常以盛滿爲憂、屢辭位、宋主不許、至是慮晏駕後景文或有異圖、遣使齎手勅并藥賜死、景文正與客棋、叩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斂子納奩、乃徐曰、奉勅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乃作墨啓致謝、飲藥而卒。

夏四月、宋主彧殂、太子昱立、

宋主病篤、桂陽王休範、僕射褚淵、尚書令袁粲等並受顧命、淵素與蕭道成善、薦之、詔以爲右衛將

軍、共掌機事、

秋七月、宋以沈攸之都督荊襄八州軍事、

冬十月、宋以劉秉爲僕射、

蒼梧王 名昱、明帝螟蛉子、在位五年、

癸丑 元徽元年

甲寅 二年 夏五月、宋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攻建康、右衛將軍蕭道成擊斬之、

休範自謂尊親莫二、應入爲宰輔、既不如志、怨憤頗甚、典籤許公輿爲之謀、王令收養勇力、繕治器械、朝廷陰爲之備、至是休範舉兵尋陽、朝廷惶駭

蕭道成出屯新亭、休範攻之、道成拒戰移時、外勢愈甚、衆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休範白服登城、以數十人自衛、校尉黃回、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乃出城放仗、大呼稱降、休範信之、置于左右、回目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之、

六月、宋以蕭道成爲中領軍、

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

魏龍門房之誅

魏太上勤於爲治、賞罰嚴明、愼擇牧守、進廉退貪、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鞫、或囚繫積年、羣臣或以爲言、太上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夫人幽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爲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矜恕耳、繇是囚繫雖滯、而所刑多得其宜、

丙辰 四年○魏承明元年 夏六月、魏太后馮氏弒其主弘、復稱制、

順帝 名準、明帝第三子、在位三年

丁巳 昇明元年○魏太和元年 秋七月、宋中領軍蕭道成弒其主昱、而立安成王準、自爲司空錄尚書事、

宋主昱嘗直入領軍府、道成晝臥裸袒、昱令起立

畫腹爲的、引滿將射之、道成斂板曰、老臣無罪、乃更以骲箭射其臍、投弓大笑、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王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嘿然、越郡校尉王敬則、潛自結於道成、道成命敬則陰結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使伺機便、至是昱乘露車、與左右於臺岡賭跳、晚至新安寺偷狗、飲酒醉還、玉夫萬年刎其首、奉伯袖之、稱勅開門、出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道成戎服乘馬而出、敬則從入宮、殿中聞昱已死、咸稱萬歲、以太后令召

諸大臣入議道成鬚髯盡張目光如電敬則拔刃
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
敬則刃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卽位曰事須
及熱道成正色呵之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道
成乃下議迎立安成王遂以太后令數昱罪惡追
廢爲蒼梧王（安成今河南信陽州 蒼梧今廣西梧州）

冬十一月宋荊襄都督沈攸之舉兵江陵討蕭道成
初攸之與道成同直殿省相善後以道成名位素
出己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謂長史元琰曰吾
寧爲王陵死不爲賈充生至是勒兵移檄遣道成

書以爲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
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弑逆吾不知子孟孔明
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損包
胥之節朝廷恫懼後攸之軍潰走死

宋中書監袁粲尚書令劉秉謀誅蕭道成不克而死
袁粲劉秉密謀誅道成將帥黃回卜伯興等皆與
通謀將領軍將軍劉韞入直門下省伯興爲直閤
回等諸將皆出屯新亭粲以謀告褚淵淵卽告道
成道成遣軍主蘇烈薛淵等助粲守石頭淵曰不
審公能保袁公共爲一家否道成曰所以遣卿正
謂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耳又以王敬
則爲直閤與伯興共總禁兵粲謀矯太后令使韞
伯興帥宿衛兵攻道成於朝堂回等帥所領爲應
秉等並赴石頭本期夜發秉惶擾不知所爲晡後
卽束裝盡室奔石頭粲驚曰何事遽來今敗矣道
成聞之使敬則殺韞及伯興蘇烈等據倉城拒粲
道成遣戴僧靜助烈等攻粲秉踰城走粲下城謂
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
至此僧靜踰城獨進最以身衛粲粲謂最曰我不
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謠曰可憐

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秉父子亦爲追
者所殺黃回遂不敢發道成尋殺之

戊午（二年）秋九月宋蕭道成自爲太傅揚州牧加殊禮
道成欲傾宋室夜召長史謝朏屏人與語久之
朏無言道成慮朏難提攜小兒取燭遣出朏又無
言道成乃呼左右長史吏部郎王儉知其旨他日
請間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
位地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彩內和
儉因曰儉蒙公殊盼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
也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

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
尺亦不可保、道成曰、卿言不無理、儉郎佁議加道
成太傅假黃鉞、

齊紀 附錄

綱鑑正史約卷十八終

綱鑑正史約卷十九

史官顧錫疇編纂　錢塘汪□

太祖高帝 姓蕭名道成 在位四年

乙未 建元元年、春、正月、宋以謝朏為侍中、

蕭道成以朏有重名、欲引參佐命、以為左長史、嘗
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
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朏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終
身北面、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
不悅、以朏為侍中、

三月、宋蕭道成自為相國、封齊公、加九錫、

夏四月、齊公道成進爵為王、○齊王道成稱皇帝、廢
宋主為汝陰王、徙之丹陽、尋殺之、滅其族、

宋主下詔禪位於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勒兵入
迎、宋主收淚謂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
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宋主泣曰、願後身世世勿
復生天王家、是日侍中謝朏在直、當解璽綬、陽為
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朏曰、齊
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朏稱疾、朏曰、我
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乃以王儉為侍中、解璽
綬禮畢、宋主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

爲郎中至是禁京慟哭曰人以壽爲權老臣以壽
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
勝百官雨泣司空褚淵等奉璽紱詣齊宮勸進淵
從弟炤謂淵子賁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
一家亦復何謂齊王即皇帝位奉宋主爲汝陰王
築宮丹陽置兵守衛以淵爲司徒賀者滿座炤歎
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
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
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淵固辭不拜世
子賾請殺謝朏齊主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

度外耳久之因事廢於家
齊褚淵王儉等進爵有差
處士何點戲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其贊曰淵既
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點尚之之孫
也淵儉母皆宋公主故點云然
五月齊立世子賾爲太子
冬十月契丹人附於魏 契丹北狄名
庚申 二年 春二月齊以豫章王嶷爲郢州刺史
嶷齊主兒道生之子蚤孤齊主養之恩過諸子
冬十一月齊主制病囚診治之法

十二月齊以褚淵爲司徒
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功曹劉祥曰作如此舉
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
殺袁劉安得免寒士
辛酉 三年 春二月魏沙門法秀作亂伏誅
壬戌 四年 春三月齊主道成殂太子賾立
帝沈深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
帝曰留此正長病源即命擊碎每曰使我治天下
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夏六月齊立子長懋爲太子

秋魏以李崇爲荊州刺史
魏以荊州巴氏擾亂發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
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不煩發兵自防
使之懷懼也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
民夷帖然徙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
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
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
縣是盜無不獲諸州皆效之 上洛今西安府商縣
武帝 名賾高帝太子 在位十一年
癸亥 永明元年 秋七月齊以王僧虔爲特進光祿大夫

初齊主以侍中王僧虔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汝銜登三事我若受此是一門二台司也吾實懼焉累年不拜至是許之加特進

甲子年春正月齊以竟陵王子良爲司徒（竟陵今荊州府）

子良齊主之子也少有淸尚傾意賓客開西邸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並以文學見親號曰八友柳惲王僧孺江革范縝孔休源亦預焉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

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難縝又著神滅論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尚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子良使王融謂之曰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剌爲此甚可惜也宜急毀之縝曰使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衍好籌略有文武才幹王儉深器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

冬十月齊以長沙王晃爲中書監

初太祖臨終以晃屬齊主使處輦下近藩勿令遠出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他族豈得乘其弊汝深誡之舊制諸王在都惟得置捉刀四十人至是晃自南徐刺史罷還私載數百人仗齊主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叩頭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帝齊主垂泣而罷然終不被親寵武陵王曄亦無寵嘗侍宴醉伏地貂抄肉拌帝笑曰肉汙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疎骨肉帝不悅

乙丑年三夏五月齊以王儉領國子祭酒

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無專經者儉少好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嘗朝理事斷決如流十日一還學監試諸解散髻斜插簪朝野多慕效之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

冬十月魏詔均田

給事中李安世上言田業多爲豪右所占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詔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

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至四牛諸
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更代相付
丁卯年五春正月魏光祿大夫咸陽公高允卒 謚曰文
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爲人
仁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
去手誨人以善恂恂不倦篤親念故無所遺棄卒
年九十八
冬十二月魏以高祐爲西兗州刺史
魏主問秘書令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
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況盜賊人也苟

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
己巳年七冬十二月齊以江斅爲都官尚書
中書舍人紀僧眞得幸於齊主容表有士風請於
齊主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無復所須惟就陛
下乞作士大夫齊主曰此繇江斅謝瀹可自詣之
僧眞詣斅登榻坐定斅顧左右曰移吾床遠客僧
眞喪氣而退告齊主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庚午年八秋七月齊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有罪伏誅
子響有勇力好武事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
膽幹數以牛酒犒之私作錦袍絳襖欲以餉蠻交
易器仗長史劉寅等密以啓聞子響怒執寅等殺
之齊主欲遣戴僧靜討之僧靜曰巴東王年少長
史執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
何大罪忽遣軍西上人情惶懼僧靜不敢奉勅齊
主不答而心善之乃遣衛尉胡諧之將軍尹略中
書舍人茹法亮帥數百人詣江陵檢捕羣小勅之
曰子響若束手自歸可全其命諧之至江津築城
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遣使相聞曰天下豈有兒
反今便單舸還闕受殺人之罪何築城見捉耶尹
略獨答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灑泣具酒饌

餉臺軍略棄之江流子響呼法亮法亮執其使子
響怒遣兵西渡與臺軍戰臺軍大敗略死諧之逃
去齊主又遣丹陽尹蕭順之將兵繼至子響即日
乘舴艋至建康太子長懋素忌子響密諭順之使
早爲之所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縊殺
之久之齊主遊華林園見一猿透擲悲鳴問左右
曰猿子前日墮崖死齊主思子響因嗚咽流涕頗
責法亮順之慚懼而卒 巴東縣名屬荊州府
冬十月齊議鑄錢不果行
初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奉朝請孔覬上言

武帝廟號世祖明帝廟號太宗

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
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以盜鑄不能
禁者由上惜銅愛工也漢鑄輕錢巧僞者多及鑄
五銖民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
愛工之效也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雖有
周郭而鎔治不精於是盜鑄紛紛不可復禁此惜
銅愛工之驗也凡鑄錢與其不衷寧重無輕愚以
爲宜如舊制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利貧
良之民塞姦巧之路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太祖
然之會晏駕事寢是歲益州行事劉悛言嚴道銅

山舊鑄錢處可以經略齊主從之頃之以功費多
而止

辛未年九 夏五月魏主更定律令親決疑獄

壬申年十 春魏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

冬齊詔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

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主曰袁粲自是宋室忠
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齊主曰孝武
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
於是多所刪除

癸酉年十一 春正月齊以陳顯達爲江州刺史

顯達自以門寒位重常有媿懼之色戒其子勿以
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曰麈尾蠅拂是
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

齊太子長懋卒

太子性奢靡治堂殿園囿過於上宮而莫敢以聞
者及卒齊主乃見其服玩大怒勅皆毀除太子素
惡西昌侯鸞嘗曰我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緣
其福薄故也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

夏四月齊主立其孫昭業爲太孫

五月魏主親錄囚徒

秋七月齊主賾殂太孫昭業立以竟陵王子良爲太
傅蕭鸞爲尚書令

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嘗夜直
省中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桁
開喧湫不得進槌車壁歎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
丈夫竟陵王子良愛其文學待親厚之及聞有魏
師子良於東府募兵板融寧朔將軍使典其事融
傾意招納得江西傖楚數百人會齊主疾亟暫絕
太孫未入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會太孫來
融於中書省閤口斷其仗不得進頃之齊主復蘇

召太孫入、以朝事委西昌侯鸞、而知融、以子良兵禁諸門、鸞聞之、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勅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融知不遂、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矣、太孫立十餘日、收融、賜死、子良尋以憂卒、

冬十月、魏營洛都、

初魏主以平城地寒、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召任城王澄、屏人謂曰、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治、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爲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略

四海、此周漢所以興隆也、魏主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爲、魏主曰、任城、吾之子房也、遂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魏主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臣不知陛下獨行何之、臣等敢以死請、魏主大怒、安定王休等、並殷勤泣諫、魏主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爲何如、南安王楨進曰、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陽、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于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遣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澄至平城、衆始聞遷都、莫不驚駭、援引古今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還報、魏主喜曰、向非任城、事不成矣、（任城故城在今兗州府濟寧州東）

明帝（名鸞、高帝兄道生之子、在位五年）

甲戌（昭業隆昌元年、昭文延興元年、鸞建武元年）秋七月、蕭鸞弒其君昭業而立新安王昭文、自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宣城公、

齊主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作諸鄙戲、西昌侯鸞數諫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衛尉

蕭諶、征南諮議蕭坦之、皆祖父舊人、甚親信之、諶坦之見齊主狂縱日甚、恐禍及己、乃更勸鸞廢立、陰爲耳目、鸞以廢立之謀告僕射王晏、及丹陽尹徐孝嗣、皆從之、諶引兵入閣、弒齊主、以太后令追廢昭業爲鬱林王、迎立新安王昭文、吏部尚書謝瀹方與客碁、聞變、竟局還臥、竟不問外事、大匠卿虞悰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耶、

冬十月、齊宣城公鸞自爲太傅揚州牧、進爵爲王、

宣城公鸞爲謀繼大統、多引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

胸心不厭乃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遣
一其弟吏部郎瀹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齊宣城王鸞廢其主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之
十一月齊立子寶卷為太子
十二月魏禁胡服○魏主自將伐齊
魏主以齊主自立伐之至壽陽齊豫州刺史豐城
公遙昌使參軍崔慶遠出問師故魏主曰齊主何
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一未審何疑魏
主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近親而自取之
乎慶遠曰霍光亦捨近親而立宣帝惟其賢也魏

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慶遠曰非其類也主上正
可比宣帝耳安可比光且若然者武王伐紂而不
立微子亦為貪天下乎魏主大笑賜慶遠酒殺衣
服而遣之進攻鍾離不克遣使臨江數齊主之罪
而還（鍾離今鳳陽府）
乙亥二年 夏六月魏禁胡語求遺書
秋八月魏以薛聰為直閤將軍
魏主好讀書手不釋卷好賢樂善情如饑渴所與
遊接常遇以布素之意如李沖李彪高閭王肅之
一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制禮作樂鬱然可觀

（魯之三卿孟孫叔孫季孫世卿之貴不若顏閔等[illegible]之賢也）（世祖武帝[illegible]）

有太平之風焉治書侍御史薛聰彈劾不避強禦
魏主或欲寬貸聰輒爭之魏主每曰朕見聰不能
不懼況諸人乎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閤將軍每
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魏主亦雅相體悉謂之
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
丙子三年 春正月魏改姓元氏
魏主下詔以為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之先出
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
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魏主雅重門族嘗與群
臣論選調李沖曰未審張官列位為膏粱子弟乎

為治致乎魏主曰欲為治耳沖曰然則今日何為
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魏主曰君子之門借使無
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沖曰傅說呂
望豈可以門地得之魏主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
一二耳李彪曰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韓顯宗曰陛
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魏主曰必有高明卓
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
丁丑四年 春正月齊主殺其尚書令王晏以徐孝嗣為
尚書令
初晏為世祖所寵任及齊主廢鬱林王晏即欣然

推秦至是自謂佐命新朝事多專決齊主惡之始
安王遙光勸齊主誅晏齊主曰晏於我有功且未
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乎齊
主默然晏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及
好與賓客府人語齊主疑晏欲反遂誅之鬱林王
之將廢也晏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
一旦贊人如此事彼以權計相須未知將來何以
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
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謂子弟曰隆昌之末
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

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旬日而敗
戊寅 永泰元年 秋七月齊以蕭衍爲雍州刺史
齊主鸞殂太子寶卷立
東昏侯 名寶卷明帝第三子在位二年
己卯 永元元年 夏四月魏主宏殂太子恪立
秋八月齊始安王遙光起兵東城右將軍蕭坦之討
平之 始安今廣西桂林府
齊主自在東宮嬉戲無度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
專親信宦官左右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
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
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
謂參軍張弘策曰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
乃密修武備招聚驍勇以萬數至是祏祀謀立遙
光暄發其謀齊主收祏祀殺之遙光舉兵東城遣
坦之率臺軍討之至夜城潰遂執遙光斬之坦之剛
很而專嬖倖畏而憎之茹法珍等亦譖暄有異志
皆殺之孝嗣謀廢立事覺賜藥酒死初高宗臨殂
以隆昌事戒齊主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齊主數
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卒決意不疑於是大
臣人人莫敢自保

庚辰 二年 魏宣武帝恪景明元年 春正月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
壽陽叛降於魏魏遣司徒彭城王勰鎮之
叔業聞齊主數誅大臣心不自安遣人至襄陽問
蕭衍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
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
遠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
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
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耶叔業沉疑未
決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問以入魏可不真
度勸其早降叔業遂遣使奉表降魏魏以彭城王

勰為司徒、領揚州刺史、鎮壽陽、叔業尋卒。[illegible]

東南直江南采石渡處

秋八月、齊後宮火、

時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齊主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齊主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以麝香塗壁、刻畫粧飾、窮極綺麗、後宮服御、極選珍奇、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

冬十月、齊主殺其尚書令蕭懿、

時懿為尚書令、弟暢為衛尉、掌管籥、齊主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舉兵廢之、懿不聽、茹法珍等憚懿、說齊主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齊主然之、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

十一月、齊雍州刺史蕭衍起兵襄陽、行荊州事蕭穎胄亦以南康王寶融起兵江陵、雍州今襄陽府

初齊主疑衍有異志、使直後鄭植往刺之、衍知之、置酒於其弟寧蠻長史紹叔家、謂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乃可取良會也、又聞懿死、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衆、得甲士萬餘人、時南康王寶融為荊州刺史、長史蕭穎胄

行府州事、齊主遣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兵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將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荊雍、穎胄疑未決、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及其弟穎達、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近天虎往、人皆有書、今段乘驛止有兩空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彼問人問天虎而無所說、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果遲回不上、穎胄大懼、夜呼參軍席闡文、柳忱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既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穎達亦勸穎胄從闡文等計、詰旦、穎胄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山陽、山陽大喜、單車詣穎胄、伏兵斬之、乃以寶融教纂嚴、以衍為都督前鋒、穎胄都督行留諸軍事、竟陵太守曹景宗遣人說衍迎寶融正位號、然後進軍、衍不從、王

寵謂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進爲人所使此豈他日之長計耶弘策以告衍曰若前塗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其克捷則威震四海誰敢不從豈碌碌受人處分者耶

和皇帝 名寶融明帝第八子在位一年

辛巳元年（中興）春正月齊南康王寶融稱相國蕭衍發襄陽

三月齊相國南康王寶融廢其君寶卷爲涪陵王而自立 即位江陵

冬十月齊蕭衍圍建康○十二月齊人弑涪陵王寶卷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爲東昏侯自爲大司馬承制

齊大司馬衍執豫州刺史馬仙琕吳興太守袁昂既而釋之

齊蕭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琕擁兵不附衍圍宮城州郡皆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琕聞臺城不守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爲忠臣君爲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暮仙琕乃投弓曰諸軍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皆厚遇之

梁紀 附魏

高祖武帝 姓蕭名衍在位四十八年

壬午元年（天監）春二月衍自爲相國封梁公加九錫

初衍與范雲沈約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至是引雲爲諮議約爲司馬昉爲記室參謀議衍內有受禪之志約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雖欲謙光不可得已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衍然之召雲等告之雲對略同約旨衍曰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衍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有頃衍召雲入曰我起兵三年諸將不爲無功然

成帝業者，卿二人也。乃詔進衍位相國，封梁公。衍以約為僕射，雲為侍中。領蕭進爵為王

夏四月，梁王衍稱皇帝，廢齊主為巴陵王。尋弒之

梁徵謝朏、何胤、何點，不至。

梁置謗木、肺石函。

梁主詔公車府謗木、肺石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欲有橫議，投謗木函；若有功勞才器，冤沉莫達者，投肺石函。

冬十一月，梁立子統為太子。統生五歲，能徧誦五經

癸未二年夏六月，梁以謝朏為司徒。

綱鑑正史約〈卷十九 南北朝〉 二十

朏逃竄年餘，一旦輕舟自出，詣闕，以為司徒、尚書令。朏辭腳疾不堪拜謁，角巾白輿詣雲龍門謝。詔乘小車就席。明日，梁主幸其宅，宴語盡歡。朏固陳本志，不許。朏素憚煩，不省職事，眾頗失望。

冬十月，魏以僕射源懷為行臺，巡北邊。

魏既遷洛陽，北邊荒遠，因以饑饉，百姓困弊，乃加僕射源懷行臺使持節，巡行北邊。懷通濟有無，饑民賴之。懷劾鎮將元尼雖與懷舊交，貪穢狼籍，置酒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竟案抵罪。

梁吉翂請代父死，梁主赦之。

馮翊吉翂，父為原鄉令，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訊之。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奈何受人教邪？法度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翂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原鄉故城在湖州府長興縣東南

綱鑑正史約〈卷十九 南北朝〉 廿一

甲申三年。○魏正始元年

乙酉四年春正月，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

梁主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乃詔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納後進。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又選學生往雲門山，從何胤受業。命胤選經明行修者以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雲門山在紹興州城南，晉王獻之居此

秋八月，魏有芝生於太極殿。

侍中崔光上表曰：氣蒸成菌，生於墟落濕穢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誠足異也夫。

太戊有桑穀生於朝太戊修德而枯殷道復興故稱中宗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號高宗

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爲敗亡之象故太戊中宗懼災修德殷道以昌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願陛下側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嶽矣時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冬十一月梁大有年

丁亥六年冬十月梁以徐勉爲吏部尚書

勉嘗與門人夜集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

閏月魏尚書令高肇弒其主之后于氏及其子昌

戊子七年魏永平元年秋七月魏立貴嬪高氏爲后

九月魏主殺其叔父彭城王勰

魏高后之立也勰固諫不聽高肇怨之數譖勰於魏主京兆王愉之反遂誣勰北與愉通魏主信之召勰入宴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使左衛元珍齎毒酒殺之向晨以屍歸第云王因醉而薨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繇是中外惡之益甚

己丑八年冬十一月魏主親講佛書作永明閑居寺

時佛教盛於洛陽沙門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爲之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處士馮亮有巧思魏主使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閑居寺極巖壑土木之美繇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延昌宣武帝年號

庚寅九年春三月魏主之子詡生

允魏故事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詡母胡充華武始伯國珍之女也初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奈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嫡嗣乎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生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既而生詡

壬辰十一年魏延昌元年春正月魏以高肇爲司徒

高肇自尚書令爲司徒自以去要任怏怏形於言色右丞高綽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及肇爲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歎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

冬十月魏立子詡爲太子魏自是始不殺太子之母

癸巳十二年夏五月魏壽陽大水

漢成帝時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吏民皆奔走尊立堤上不動水波稍卻

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崇棄城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吾豈以愛身而取愧於王尊哉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

甲午十三年 冬十一月梁築淮堰

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梁主以爲然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康絢都督諸軍幷護堰作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未幾堰壞復

築比成復壞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

浮山在鳳陽府盱眙縣西巉石山名未詳處所

乙未十四年 春正月魏主恪殂太子詡立

二月魏司徒高肇伏誅○魏尊貴嬪胡氏爲太妃廢其太后高氏爲尼

夏六月魏冀州沙門作亂討平之 沙門法慶自號大乘

秋八月魏尊太妃胡氏爲太后臨朝稱制

丙申十五年○魏明帝詡熙平元年 冬魏作永寧寺

胡太后作永寧寺於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爲九層浮圖高九十丈刹高十丈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丁酉十六年 春三月梁詔文錦不得爲人獸之形

夏四月梁罷宗廟牲牢薦以蔬果

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麪爲之於是朝野喧譁以爲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梁主竟不從

戊戌十七年○魏神龜元年 秋九月魏太后胡氏弒其故太后高氏

魏遣使如西域求佛書 得百七十部而還

尹起莘曰自秦以鳩摩羅什爲國師而佛書布

中國是後遂有親講者矣於是復使西域得百七十部而還侏離之言盈於天下魏爲之也

己亥十八年 春二月魏羽林虎賁作亂殺將軍張彝

張彝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羽林虎賁作亂殺彝焚其第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初燕高湖奔魏其子謐爲侍御史徙懷朔鎭孫歡深沉有大志執役平城爲函使至洛陽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焚大臣第朝廷懼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

銓衡量度人物而爲之平也

豈可常守飛（懷朔鎮名在大同府朔州城北）

魏以崔亮爲吏部尚書，立停年格。

時官員既少，應選者多，亮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沈滯者稱其能。洛陽令薛琡上書曰：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魏之選衆失人，自亮始也。

庚子（普通元年○魏正光元年）秋七月，魏侍中元乂殺太傅清河王懌，幽太后於北宮。

清河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

輔政多所匡益。侍中元乂侍寵驕恣，懌每裁之以法。衛將軍劉騰權傾內外，吏部用其弟爲郡，懌抑而不奏，乂、騰皆怨之，乃使主食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毒魏主，魏主信之。乂奉魏主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殺之，詐爲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魏主，幽太后於北宮，魏主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而已。

辛丑（二年）春三月，魏以宦者劉騰爲司空。（宦者爲三公始此，未幾卒。）

乙巳（普通六年。○魏孝昌元年）春二月，魏元乂解領軍。

劉騰既卒，胡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緩，元乂亦自寬，時出遊不返。太后對魏主謂群臣曰：令隔絕我母子，不聽往來，復何用我爲？我當出家修道於嵩閒居寺耳。因欲自下髮。魏主及群臣叩頭泣涕苦請，太后聲色愈厲。魏主乃宿於嘉福殿，遂與太后密謀黜乂，於是太后謂乂曰：元郎若忠於朝廷，無反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乂懼，乃求解領軍，許之。

夏四月，魏太后復臨朝，詔誅其尚書令元乂，以元順爲侍中，鄭儼、徐紇、李神軌爲中書舍人。

乂雖解兵權，猶總內外，魏主因乂出宿，解乂侍中。

明旦，乂將入宮，門者不納。太后遂復臨朝攝政，以乂妹夫故，未忍誅。先是黃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乂意，出爲齊州刺史。太后徵還爲侍中。侍坐於太后，順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乂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冤憤。太后嘿然。未幾，有告乂謀誘六鎮降戶反於定州，乃賜乂死。鄭儼爲胡國珍參軍，私得幸於太后，徐紇諂事清河王懌，爲懌所厚，神軌亦得幸於太后，皆拜中書舍人。（定州屬眞定府）

丙午（七年）夏四月，魏以元順爲太常卿。

城陽王徽與黃門侍郎徐紇毀侍中元順，出爲太

常與順辭時紀侍側順指之曰此魏之宰輔魏國
不亡此終不死紀脅肩而出順叱之曰爾刀筆小
才正堪供几案之用豈應汙辱門下斁我彝倫因
振衣而起太后嘿然

冬十一月梁侵魏取壽陽

梁主乘淮堰水盛遣豫州刺史夏侯亶等侵魏魏
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
七萬五千

胡寅曰梁武三築淮堰至是十年死者蓋數十
萬人然後能取壽陽纔得七萬五千口是十年

勞費以三四人而易一人其愚拙不亦甚哉

丁未 大通元年 春正月魏以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

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
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
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
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
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
後聽之卒以孝聞 貝丘今濟川縣屬濟南府

戊申 二年○魏武泰元年 莊帝子攸永安元年 春正月魏大赦 潘嬪生女胡太后詐言皇子大赦改元

魏太后胡氏進毒弒其主詡而立臨洮王世子釗

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魏主浸長太后自以
所為不謹凡魏主所愛信者輒以事去之務為壅
蔽不使知外事繇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時車騎
將軍六州大都督爾朱榮兵強劉貴屢薦高歡於
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既有悍馬命歡剪之歡
不加羈絆而剪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
猶是矣榮奇其言坐之床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
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
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

賀六渾歡小名

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自是

每參軍謀儼紇恐禍及己陰與謀酖魏主弒之偽
立皇女為帝既而下詔曰潘嬪所生實皇女也臨
洮世子釗高祖之孫可立遂迎釗即位榮聞之大
怒謂并州刺史元天穆曰吾欲赴哀山陵剪姦佞
更立長君何如天穆曰如此則伊霍復見於今矣
乃抗表曰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內咸稱酖毒致

時釗纔三歲

禍又立皇女虛行赦宥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實
使姦臣專朝隳亂綱紀願聽臣赴闕參預大議問
侍臣帝崩之繇訪禁衛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

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擇宗親
以承寶祚。
三月，魏爾朱榮舉兵晉陽。夏四月，至河陽，立長樂王
子攸，而沈太后胡氏及幼主釗於河，殺王公以下二
千人，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遂入洛陽。
榮遷魏主於河橋，置之幕下。魏主使人諭榮曰：帝
王迭興，盛衰無常，今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所
向無前，此天意非人力也。宜以此時早正尊號。若
欲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親賢而輔之。時高歡勸榮
稱帝，左右多同之。賀拔岳進曰：將軍首舉義兵，志

除姦逆，大勳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
榮乃悟。魏主入城，重謝河橋之事，誓無二心。魏主
亦爲榮誓無疑心。榮喜，求酒飲之，熟寐。魏主欲誅
之，左右不可，乃止。榮夜半方寤，自是不復宿禁中
矣。河橋在河南府孟津縣
魏徐紇奔泰山，鄭儼伏誅。紇尋奔梁 ○魏北海王顥奔梁。
魏立肅宗嬪爾朱氏爲后。
肅宗明帝 胡氏 懷嬴重耳之姪婦也
榮女先爲肅宗嬪，榮欲魏主納以爲后，魏主疑之。
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
經合宜，陛下獨何疑焉。遂從之，榮甚悅。

爾朱榮還晉陽。
冬十月，梁立元顥爲魏王，遣將軍陳慶之將兵納之。
己酉 中大通元年 夏四月，魏王顥拔榮城，稱皇帝。○五月，
魏主子攸奔河內。○顥入洛陽，以陳慶之爲車騎大
將軍。○閏六月，魏爾朱榮渡河，魏王顥走死，陳慶之
走歸梁。魏主子攸歸洛陽，榮自爲天柱大將軍。
秋九月，梁主捨身於同泰寺。
梁主幸同泰寺，設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
捨，素牀瓦器，親爲四衆講涅槃經。羣臣以錢一億
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
四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也

庚戌 二年。○魏主曄建明元年 秋九月，魏爾朱榮至洛陽，與太宰
元天穆皆伏誅。
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魏主恒怏怏不樂。城
陽王徽、侍中李彧勸魏主除榮。魏主疑未定，而謀
頗泄。爾朱世隆疑有變，乃爲匿名書云：天子欲殺
天柱。取以白榮，榮恃強，不以爲意。九月，至洛陽。魏
主即欲殺之，以天穆在并州，恐爲後患，故忍未發。
并召天穆，及天穆至，魏主乃召中書舍人溫子昇，
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俱通本末。魏
主曰：王允若赦涼州人，必不至此。良久又曰：吾寧
董卓黨皆涼州人

[illegible]　高貴鄉公攻司馬昭被弑常道鄉公曹奐被禪位於司馬炎

[illegible]之義也

爲高貴鄉公死不爲常道鄉公生若殺榮與天穆而赦其黨亦應不動耳乃伏兵明光東序斬之世隆帥榮部曲走屯河陰（縣名屬開封府）

魏僕射爾朱世隆反與汾州刺史爾朱兆立長廣王曄於長子冬十二月入洛陽遷其主子攸於晉陽而弑之（長廣今山東登州府長子縣名屬潞安府）

初爾朱榮嘗從容謂左右曰一旦無我誰可主軍衆以兆對榮曰兆雖勇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惟賀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穿鼻乃以高歡爲晉州刺史及兆引兵

向洛召歡歡曰兆狂愚如是而敢爲悖逆吾勢不得久事爾朱矣乃以山蜀未平辭不至兆遂輕兵涉河騎叩宮門宿衛敗走魏主步出雲龍門外兆執之遷於晉陽竟弑之

魏紇豆陵步蕃大破爾朱兆於秀容兆及晉州刺史高歡擊殺之兆使歡統六鎮（秀容故城在太原府忻州）

初魏主殺爾朱榮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蕃襲秀容步蕃南下兵勢甚盛兆留世隆鎮洛陽亟還晉陽以禦之步蕃大破兆於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幷力歡行往往逗留兆屢敗告急歡乃往從之與兆進兵合擊大破斬之兆德歡相與誓爲兄弟時賊帥葛榮部衆流入幷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大小二十六反誅夷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腹心使統之兆曰善誰可者賀拔允請使歡領之歡毆允折齒曰天下事取捨在王何敢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爲誠遂以其衆委焉慕容紹宗諫曰方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邪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

與歡有隙兆怒囚紹宗趣歡發歡道逢爾朱榮妻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漲歡隔水拜曰借馬非他備山東盜耳王信讒來追今不辭渡水而死恐此衆便叛兆因輕馬度水謝歡引頸授刀使歡斫之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得伸力用耳大家何忍出此言兆乃投刀復斬白馬與歡爲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饑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之而起

爲害滋甚。兆雖驍勇，兇悍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之
歸營，後召歡。歡將詣之，長史孫騰牽歡衣，乃止。襄垣
縣名，屬潞州。○并今太原府，肆卽忻州。
尹起莘曰：歡不得六鎭，則爾朱未易亡也。兆使
歡統六鎭，天奪之魄矣。
辛亥 三年。○魏節閔帝恭、普泰元年。梁中興元年。春二月，魏樂平王爾朱
世隆廢其主曄，而立廣陵王恭。曄封爲東海王。後魏主脩弒之。
魏河北大使高乾起兵信都，以冀州迎高歡。
乾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襲信都，奉隆之行州
事。爲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衆，移檄州郡，

共討爾朱氏。高歡屯壺關，聲言討信都，衆懼。乾曰：
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爾朱弒君虐民，
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
馬迎之，諸君勿懼。乃潛謁歡於滏口，說之曰：爾朱
酷逆，痛結人神，凡曰有知，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
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倔彊之徒，不足爲明
公敵矣。鄗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
軍資，願熟思之。歡大悅。至信都，乾納之。信都今有入冀州治
夏四月，梁太子統卒。
統好讀書屬文，引接才俊，天性孝謹。在東宮，坐起
恒西向。毋丁貴嬪卒，水漿不入口，腰帶十圍減削
過半。及寢疾，恐貽梁主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及
卒，朝野惋愕，謚曰昭明。
梁主立子綱爲太子。
魏冀州刺史高歡起兵討爾朱氏。
歡將起兵討爾朱氏，乃詐爲書，稱爾朱兆將以六
鎭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憂懼。又爲并州符，徵兵
討步落稽，乃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爲請留五
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號慟。歡乃
論之曰：與爾俱爲失鄕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

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
又當死，奈何？衆曰：惟有反耳。歡曰：然，當推一人爲
主，誰可者？衆推歡。歡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
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爲天下笑。衆皆頓顙曰：死生
唯命。歡乃椎牛饗士，起兵信都，抗表罪狀爾朱氏。
冬十一月，魏高歡立渤海太守元朗，自爲丞相，敗爾
朱兆等軍于廣阿。
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絶，號令無所禀，不權有所
立，衆將沮散。歡乃立朗爲帝，朗以歡爲丞相、都督
中外諸軍事。爾朱仲遠軍陽平，兆軍廣阿，歡縱反

問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
等，於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
賀拔勝往諭兆，兆執之。仲遠等懼，引兵南遁。大敗[illegible]
爲斛斯椿所殺仲遠奔梁〇陽下今大名府濮州〇今眞定府隆平縣
壬子 四年〇魏武帝修永熙元年 春三月，魏主朗入居於鄴。
夏四月，高歡入洛陽，廢其主恭及朗，而立平陽王修，
自爲大丞相。魏主修尋弑恭及朗
秋七月，魏大丞相歡討爾朱兆，兆走之，遂據晉陽。兆走秀容
歡襲殺之
癸丑 五年 春正月，魏以賀拔勝爲荊州刺史。

魏侍中斛斯椿與南陽王寶炬、將軍王思政，勸
魏主圖歡，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密與相
結，出其弟勝爲荊州刺史。
秋八月，魏以賀拔岳爲雍州刺史。雍州今西安府
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高歡與景歃盟，
約與岳爲兄弟。景還言：歡姦詐不可信。府司馬宇
文泰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爲人。歡奇其狀貌，曰：此
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
泰至，謂岳曰：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侯莫
陳悅之能，非所忌也。公但潛爲之備，圖歡不難。岳

復遣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以岳爲雍州刺
史。岳遂引兵屯平凉，表泰爲夏州刺史。夏州今寧夏府榆陝西都司
甲寅 六年〇東魏孝靜帝善見天平元年。是歲魏分爲二 春正月，魏秦州刺史
侯莫陳悅殺賀拔岳，魏以宇文泰統其衆。
高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彊，使右丞翟嵩如關
中間之，使其自相屠滅。悅乃誘岳斬之，還屯水洛
城。岳衆散還平凉，未有所屬。趙貴曰：宇文夏州英
略冠世，遠近歸心，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都督杜
朔周請輕騎迎之。泰因與諸將同盟討悅，輕騎赴

平凉，將士悲喜。魏主乃以泰爲大都督，即統岳軍。
泰討莫悅，誅之，遂定秦隴。水洛城在平凉府靜寧州西南
夏六月，魏大丞相歡舉兵反。
秋七月，魏主修奔長安，歡入洛陽，推清河王亶承制
決事。魏主以宇文泰爲大將軍、尚書令。尋進大丞相
魏大丞相歡屯華陰，使侯景取荊州，賀拔勝奔梁。一
冬十月，魏大丞相歡立清河世子善見於洛陽。是爲東魏
尋遷於鄴
閏十二月，魏大丞相泰進毒，弑其君修。
乙卯 大同元年〇魏文帝寶炬大統元年 春正月朔，魏大丞相泰立南

陽王寶炬。

魏大丞相泰以蘇綽爲行臺左丞、

蘇綽爲行臺郎中、臺中皆稱爲能。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請出議之、以告綽。綽爲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泰因召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跡、綽應對如流。遂留至夜、問以政事。臥而聽之。綽陳爲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語遂將不厭、詰朝謂惠達曰、蘇綽眞奇士、即拜左丞。

冬十一月、東魏封高洋爲太原公、

洋歡之子也。歡謂長史薛琡曰、此兒識慮過吾。幼時歡嘗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

丙辰年二 春二月、東魏大丞相歡、遣其世子澄入鄴輔政。東魏以爲尚書令京畿大都督。

三月、梁處士陶弘景卒。

弘景博學、好養生。仕齊爲奉朝請、棄官隱居茅山。梁主屢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國家每有大議、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故弘景詩及之。茅山在應天府句容縣東南山形如句字初名句曲山後因茅君得道於此更今名

秋九月、東魏行臺侯景侵梁、梁陳慶之擊破之、

蕭白奉使有接客上客者

丁巳年三 夏六月、東魏遣使如梁、

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聘于梁。梁主與語、應對如流。因目送之、謂左右曰、卿輩常言北間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誇、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每梁使至鄴、鄴下爲之傾動。宴日、高澄常使左右覘之、一言制勝、澄爲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

戊午年四 元象元年〇東魏 冬十二月、東魏改停年格、

東魏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銓擢賢能、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皆引致門下、與之遊宴、

己未年五 興和元年〇東魏 春正月、梁以何敬容爲尚書令、

自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敬容獨勤簿領。日旰不休。爲俗所嗤。其爲人質慤無文、以綱維爲己任。

冬十月、魏置紙筆于陽武門以求言、

辛酉年七 秋九月、魏省官員、置屯田、頒六條、

宇文泰欲革時政，爲強國富民之法，度支尚書蘇
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
又爲六條詔書：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
利，四曰擢賢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役。泰常置
諸坐右，令百司習誦之。

壬戌八年 秋八月，東魏以侯景爲河南大行臺。

癸亥九年○東魏武定元年

乙丑十一年 春三月，魏遣使如突厥。突厥始見

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之陽。其
酋長土門始強大，至是魏使至其國，人皆喜曰：大

國使者至，吾國其將興矣。

冬，梁散騎常侍賀琛上書論事，詔詰責之。

琛啓陳四事：一曰牧守貪殘，二曰風俗侈靡，三曰
[illegible][illegible]競進，四曰省事息費。啓奏，梁主大怒，召主書
於前，口授敕書詰責，琛謝過不敢復言。梁主勤於
政務，冬月視事，執筆觸寒，手爲皴裂。自天監中用
釋氏法，長齋，一食菜羹糲飯，一冠三載，一衾二年。
雖居牀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嘗褰袒，對內豎
小臣如遇大賓。然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
姓，又好親任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

江南久安，風俗奢靡，故琛啓及之。梁主敦尚文雅，
疏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爲意，姦吏招
權弄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年老又持佛戒，每斷
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繇
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暮夜剽掠，梁主深知其
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丙寅中大同元年 秋八月，梁以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

梁主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邵陵王綸爲
丹陽尹，湘東王繹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
侔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衛東宮，出綸爲

南徐州刺史。

劉友益曰：梁主親在上而諸子已有爭心矣，故
其刺州也悉書之。

冬十月，梁以岳陽王詧爲雍州刺史。

十一月，東魏大將軍澄如晉陽。高歡病，使太原公洋鎮鄴，而徵澄赴晉陽

魏度支尚書蘇綽卒。

綽嘗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
與公卿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
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

丁卯太清元年 春正月，梁以湘東王繹爲荊州刺史。

慕容紹宗太原王恪之後也

東魏大丞相渤海王高歡卒
歡病篤，謂世子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
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
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
汝。

東魏大行臺侯景以河南降魏
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算，嘗言於高歡，
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
以為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景素輕
高澄，嘗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

卑小兒共事矣，及歡卒，遂以河南降魏，魏以景為
太傅大行臺。

二月，侯景復以河南叛附于梁，梁封景為河南王，遣
兵援之。
景又遣郎中丁和來表于梁，請舉河南十三州內
附，梁主召群臣廷議，僕射謝舉等曰，頃與魏和，邊
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梁主曰，得景則塞
北可清，機會難得，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
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
悔之何及，中領軍朱异異揣知其意，勸納之，乃以
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平西諮議周弘正善占候，
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
亂階在此矣，高澄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略曰，
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
家，而離披不已，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
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老賊姦謀，將復
作矣，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
魚，橫使江淮士子，荊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
霧露之中，彼梁主者，輕險有素，老耄及之，用舍乖
方，廢立失所，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

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強弩衝
城，長戈指闕，徒探雀鷇，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
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其後梁室禍
敗，皆如弼言。

秋七月，梁遣貞陽侯淵明督諸將侵東魏，東魏慕容紹宗擊敗之，獲淵明

東魏大將軍澄自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渤海王。

戊辰年 春，正月，東魏慕容紹宗擊侯景，景眾潰，走
據壽春，梁以為南豫州牧。

攝問收錄其人問之
賈賈季會士會

光祿大夫蕭介諫曰、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于我、陛下前者所以受之、正欲比屬國降胡、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若復待其歲暮之效、則彼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梁主不能用

二月、東魏求成于梁、

高澄遣書求好於梁、梁主與朝臣議之、朱异等皆以為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欲令侯景自疑、疑則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

异等固執宜和、梁主乃許之、使還過壽陽、侯景知之、攝問、具服、乃啟梁主曰、高澄忌賈在翟、惡衛居秦、求盟請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惟恐千載有穢良史、又致書於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啟、梁主遂遣使弔澄、景又啟曰、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今陛下復與連和、使臣何地自處、梁主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景乃詐為鄴中書、求以貞陽易景、梁主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於是始為反計、

秋八月、梁侯景反壽陽、梁主遣邵陵王綸督諸軍討之

景知臨賀王正德屢以貪暴得罪、陰養死士、幸國家有變、遣徐思玉致牋、自效、正德大喜、景遂反於壽陽、以誅朱异等為名、异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為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梁主詔邵陵王綸督衆軍以討景、臨賀今廣西賀縣 邵陵今湖廣寶慶府

冬十月、梁臨賀王正德叛、引侯景兵渡江、梁主命宣

城王大器將軍羊侃督軍禦之、

侯景聞臺軍討已、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必為所困、不如決志東向、直掩建康、景乃引兵臨江、梁主以正德督諸軍屯丹陽、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景至慈湖、建康大駭、梁主悉以內外軍付太子、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羊侃為軍師將軍副之、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賊至猝迫、公私駭震、軍旅指撝、一決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慈湖水名在太平府城北

蕭正德引侯景圍梁臺城、景以正德稱帝、

景至朱雀桁南，太子猶未知正德之情，使守宣陽門。正德帥衆迎景，景軍乘勝至闕下，列兵繞臺城。羊侃隨機禦之，景屢攻不克，乃築長圍以絕內外。

正德即帝位，以景為丞相，景攻東府，三日克之。

言梁主已殂，雖城中亦以為然，太子請梁主巡城，衆心粗安。

梁荊州刺史湘東王繹移檄，遣兵赴援。○梁邵陵王綸還軍赴援，侯景擊之，大潰。

十二月，梁將軍羊侃卒。城中益懼

己巳三年春二月，梁以侯景為大丞相，與之盟。救止以

軍。

時援兵四集，石頭常平諸倉既盡，景軍乏食，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景甚患之。王偉請偽求和以緩其勢，運米入石頭，然後休息士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怠擊之。景乃拜表求和。

梁主乃敕諸軍不得復進，詔以景為大丞相，遣僕射王克與偉等盟。既盟而景圍不解，專修鎧仗，

無去志。

三月，侯景陷梁臺城，自稱大都督，錄尚書事，廢蕭正德，以為大司馬。

時援軍不相統壹，景復攻臺城陷之。梁主安臥不動，嘆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景入見梁主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稽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梁主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乃為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退曰：吾嘗跨鞍對陳，矢石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懾，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

於是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詔命解外援軍，諸軍乃散，更以正德為大司馬。之尋誅

夏五月，梁主衍殂，太子綱立。

梁主為侯景所制，飲膳亦為裁節，憂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太子即位，立宣城王大器為太子。

六月，梁湘東王繹自稱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承制。○梁湘東王繹使其世子方等攻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譽擊之，方等敗死。

秋七月，盜殺東魏大將軍渤海王高澄于鄴。

澄以其弟太原公洋次長，忌之，洋深自晦匿，每退朝輒閉閤靜坐，雖對妻子，竟日不言。澄復衡州刺史蘭欽子京為膳奴，京屢自訴，澄杖之曰：更訴當

主者主朝侯者也

殺汝京與其黨謀作亂進食寘刀盤下殺之洋聞之神色不變入討群賊斬而臠之秘不發喪勳貴以重兵皆在并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乃入謁東魏主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叩刃若對嚴敵令主者傳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

九月梁岳陽王詧攻江陵湘東王繹遣兵襲襄陽詧遁還繹使竟陵太守王僧辯攻湘州

時湘東王繹復使信州刺史鮑泉攻湘州岳陽王

詧留蔡大寶守襄陽帥衆伐江陵以救湘州繹遣兵襲襄陽詧聞之遁還繹遂以僧辯代泉攻湘州邵陵王綸致書於繹曰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貰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惟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勞兵損義虧失多矣弟若陷洞庭不戢兵刃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魏軍以求形援弟若不安家國去矣繹不從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湘州若敗吾亡無日矣僧辯竟克湘州殺譽

冬十一月梁湘東王繹遣兵攻襄陽岳陽王詧乞師於魏魏遣開府楊忠率師救之繹送質求和於魏乃盟而還

十二月梁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侯景

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霸先曰京都覆沒君辱臣死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赴援遣僕一軍猶賢乎已而更止之乎乃遣使間道詣湘東王繹受節度

綱鑑正史約卷十九終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

史官顧錫疇編纂　錢塘徐　湛

太宗簡文帝 名綱，武帝第三子，在位二年。

庚午 大寶元年。○齊文宣帝高洋天保元年。○是歲東魏亡，齊代。 春正月，東魏高洋自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封齊王。

梁邵陵王綸至江夏，自稱都督中外諸軍，承制。

梁祖皓起兵廣陵，殺侯景將董紹先。

廣陵人來嶷說前太守祖皓曰：董紹先輕而無謀，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壯士之任耳。今欲糾率義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勳，必天未悔禍，猶足爲梁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百餘人，襲廣陵，斬董紹先，馳檄遠近。未幾侯景陷廣陵，殺祖皓，屠其城。

夏四月，梁湘東王繹移檄討侯景。

繹聞高祖之喪，以長沙未下，匿之。至是始發喪，刻檀爲高祖像，事之甚謹，動靜必咨焉。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

尹起莘曰：自臺城之陷至是凡幾月矣，自梁祖之殂至是凡幾月矣，繹不能枕戈泣血，致命效死，今乃始移檄遠近，果何及哉。綱目書此，非予之也，正所以著其無父無君之惡爾。

五月，齊王洋稱皇帝，廢東魏主爲中山王。後弒之。

魏立蕭詧爲梁王。

秋九月，梁湘東王繹取郢州，邵陵王綸奔齊昌，侯景兵襲之，綸遂奔齊，齊以爲梁王。

邵陵王綸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遣王僧辯等帥舟師襲之。綸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於繹，繹命進軍。綸謂流言曰：我本無他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交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遂棄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綸奔齊昌，遣使請降於齊，齊以綸爲梁王。侯景將任約引兵襲之，綸走汝南，未幾魏攻汝南，拔之，殺綸。○邵陵今湖廣寶慶府，郢州今武昌府，齊昌今蘄州，屬黃州府。

侯景自稱漢王。

冬十月，魏初作府兵。

自四開府　把有身調　有府有戶　別有調

宇文泰籍民之有材力者爲府兵，身租調庸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

尹起莘曰、三代而下、寓兵於農、庶幾古制者、府兵而已。

辛未二年春三月、魏主寶炬殂、太子欽立、

齊以梁湘東王繹爲梁相國承制、

夏五月、梁湘東王繹遣大都督王僧辯伐侯景、次巴陵、景攻之不克、六月、繹使胡僧祐擊景、敗之、獲其將任約、景遁還、

秋八月、侯景廢梁主綱、殺太子大器、而立豫章王棟、景尋弑綱

冬十月、侯景廢梁主棟、自稱漢帝、棟尋爲湘東王繹所殺

元帝 名繹、武帝第七子、在位三年

壬申 承聖元年、魏主欽元年。春二月、梁湘東王繹遣王僧辯、陳霸先討侯景、景敗走吳、羊侃之子鵾爲景都督、殺之、送尸建康、傳首江陵、截其手送于齊、暴景尸于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

夏四月、梁武陵王紀稱帝于成都、

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內修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侯景陷臺城、紀遣世子圓照將兵赴援、受湘東王繹節度、繹令屯白帝、未許東下、後又誘江安侯圓正執之、圓正亦紀之子也、荊益自此有隙、會內寢殿柱一繞節生花、紀以爲己瑞、至是稱帝、

梁以王僧辯爲司徒、陳霸先爲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一月、梁主繹立、即位江陵

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爲限、荊州界北盡武寧、西拒峽口、嶺南復爲蕭勃所據、詔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不盈三萬、

癸酉二年春正月、魏太師泰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三月、梁武陵王紀伐江陵、魏遣大將軍尉遲迥伐成都以救之、

武陵王紀帥諸軍東下、留蕭撝守成都、梁主甚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此一舉、諸將咸難之、大將軍尉遲迥、泰之甥也、獨以爲可克、泰問以方略、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迥自散關伐蜀、紀還兵至西陵、與魏師相拒、兵敗被殺、成都降魏、魏以迥爲益州刺史、

秋九月、梁遣王僧辯還建康、陳霸先屯京口、

梁主下詔將還建康，將軍胡僧祐等諫曰，建業王
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朱買
臣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荊鎮邊疆，非王者之宅，
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是臣富貴，非陛
下富貴耳，梁主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卒從僧祐
等議，
甲戌 帝三年○魏恭帝廓元年 春正月，魏宇文泰廢其主欽，而立
齊王廓，復姓拓拔氏，泰尋弒欽，
三月，齊主殺其尚書左丞盧斐李庶，
齊中書令魏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為褒貶，每謂人

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升天，按之則
入地，既成，盧斐李庶皆言其誣罔不直，收啓齊主
云，臣既結怨強宗，將為刺客所殺，齊主怒，於是斐
庶皆坐謗史，繫獄死，然時人終謂之穢史，
秋八月，梁主講老子於龍光殿，
冬十月，魏遣柱國于謹帥師伐梁，十一月，入江陵，十
二月，執梁主繹，殺之，
魏遣于謹帥師伐梁，武寧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
領軍胡僧祐曰，二國無隙，必應不爾，復使王琛使
魏，琛至樊鄧，梁主乃停講戒嚴，琛馳報曰，境上帖
然，前言皆兒戲耳，梁主乃復講，百官戎服以聽，魏
軍濟漢，梁主出城行柵，詔令築長圍，中外遂絕，梁
主巡城，猶口占為詩，羣臣亦有和者，魏人百道攻
城，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所向摧殄，魏不敢前，
俄而僧祐中流矢死，反者開門納魏師，梁主出降，
魏人殺之，名
魏取襄陽，徙梁王詧，使稱帝于江陵，屯兵守之，
初魏師未還，詧將尹德毅說詧曰，魏之精銳盡萃
於此，若殿下為設享會，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
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羣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

撫而安之，文武羣僚，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
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
極，晷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
咎，願殿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詧曰，卿此策
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若遽為此，人將不食吾
餘，至是闔城繫虜，又失襄陽，乃恨不用德毅之言，
梁王僧辯陳霸先奉晉安王方智承制，
敬帝 名方智，元帝第九子，在位二年，
乙亥 紹泰元年○後梁宣帝蕭詧天定元年 春正月，梁王詧始稱帝，是為
後梁稱臣於魏傳巋琮二主至
隋後主蕭琮則元年為隋所滅

齊遣梁貞陽侯淵明還梁稱帝以兵納之
二月梁王方智立自尋陽入建康即梁王位
夏五月梁王僧辯奉淵明歸建康以梁王方智為太子○秋九月梁陳霸先殺王僧辯廢淵明冬十月復立方智○稱藩於齊
初王僧辯與陳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霸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及僧辯納淵明霸先遣使爭之不從霸先歎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讐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

何為乎○乃襲殺僧辯淵明避位就邸方智即皇帝位未幾淵明卒
梁陳霸先自為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
丙子太平元年春正月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大冢宰
初宇文泰以漢魏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定六官○至是行之
齊大治宮室
齊主初立留心政術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泆肆行狂暴御丞李集面諫比之桀紂齊主令縛置流中久之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

彌不及矣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齊主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人見似有所諫竟斬之
九月梁陳霸先自為丞相錄尚書事
冬十月魏太師大冢宰安定公宇文泰卒世子覺嗣覺尋自為周公
泰病召中山公護謂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遂卒

陳紀附周齊

高祖武帝姓陳名霸先在位三年

丁丑永定元年○周愍帝宇文覺元年明帝毓元年○是歲西魏亡周代春正月周公覺稱天王廢魏主為宋公宇文護自為大司馬護尋弑宋公為冢宰
秋九月梁丞相霸先自為相國封陳公加九錫
周冢宰護弑其君覺立寧都公毓覺庶兄
冬十月梁陳公霸先進爵為王遂稱皇帝廢梁主為江陰王尋弑之
戊寅二年夏五月陳主捨身於大莊嚴寺
己卯三年○周武成元年春正月周主始親政
宇文護上表歸政周主始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

總之

夏六月周王聘處士韋夐號逍遙公徵魏將軍寇儁入見

夐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太祖重之不奪其志周王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儁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寇儁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王欲見之儁不得已入見王引與同席問以舊事以御輿送之

陳主霸先殂兄子臨川王蒨立

陳主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爲政務崇寬簡性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宴用瓦器蚌盤殽核充事而已及殂子昌頊皆以江陵之陷沒於長安皇后急召臨川王蒨即位

秋八月周王始稱皇帝

冬十月齊主洋殂太子殷立

文帝 名蒨武帝兄始興王之長子在位七年

庚辰 陳天嘉元年〇齊主殷乾明元年〇昭帝演皇建元年 夏四月周冢宰護進毒弑其君毓立弟魯公邕立

秋八月齊常山王演廢其主殷爲濟南王而自立殺之

以明文宣帝廟號

齊主演識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嘗問舍人裴澤得失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而頗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齊主笑曰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如此但恐後又嫌疏漏耳群臣進言皆從容受納

冬十一月齊以盧叔虎爲太子庶子

齊主問將務於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彊彼弱我富彼貧然未能併呑者此失於不用彊富也宜立重鎭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

彼閉關不出則蠶食其地若彼出兵則費損必多我軍士年別一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齊主深善之

十二月齊以王晞爲侍郎不受

齊主斬人於前問王晞曰是人應死不晞曰應死但恨死不得其地耳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行戮之所也齊主改容謝之欲以爲侍郎苦辭不受或勸之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顚覆且吾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

恩私、何謠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辛巳（二年〇周武帝邕保定元年、齊武成帝湛太寧元年）春二月、周以韋孝寬爲勳州刺史、（勳州即玉壁、周以孝寬嘗立勳于此、因名州、故城在平陽府稷山縣西南）

孝寬有恩信、善用間諜、或齊人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之動靜、皆先知之、齊境生胡數爲抄掠、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遣開府姚岳監之、岳以兵少不敢前、孝寬曰、此城距晉州四百餘里、築之十日可畢、吾一日創手、三日敵境始知、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二日、計其軍行、二日

不到、我之城隍辦矣、乃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使諸村縱火、齊人以爲軍營、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

冬十一月、齊主演殂、弟長廣王湛立、

齊主演出畋、馬驚墜地、絶肋、乃徵湛立之、又與書曰、百年無罪、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遂殂、（百年演長）（爲湛所殺）

壬午（三年〇齊河淸元年、後梁蕭巋天保元年）春三月、陳安成王頊自周歸於陳、

初陳高祖以其子昌頊在長安、屢請之於周、周先遣昌還、昌致書陳主、辭甚不遜、陳主以昌爲衡陽王、使侯安都迎之、隕之於江、至是周遣杜杲送頊南歸、陳主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土、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陳主甚慚曰、前言戲之耳、待杲有加、

癸未（四年）夏四月、周主養老於太學、

周主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仍賜以延年杖、遂幸太學、謹入門、周主迎拜、謹答拜、有司設席於中楹、太師謹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馬豆盧寧正舃、周主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周主跪設醬豆、袒割、謹食畢、周主跪授爵以酳、有司徹、周主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而陳、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

秋九月、周及突厥侵齊、（齊擊破之）

甲申（五年）秋九月、齊人歸宇文護之母於周、

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人迎護於晉

陽護母閻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晉陽齊人以配中
山宮及護用事遣間使入齊求之莫知音息是時
周人謀與突厥再伐齊齊主懼許歸護母且求通
好先遣其姑歸令人爲護母作書言護幼時數事
護得書悲不自勝齊人復使其母與書邀護重報
往返再三乃遣之閻氏至周舉朝稱慶周主爲之
大赦
冬十月周太師護會突厥侵齊
突厥自幽州還留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
與共擊齊宇文護新得其母未欲伐齊又恐負約

更生邊患不得已徵內外諸軍凡二十萬人遣尉
遲迥趣洛陽權景宣趣懸瓠楊摽出軹關齊遣段
韶爲左軍蘭陵王長恭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以
擊之周師大敗（懸瓠今汝寧府軹關在懷慶府濟源縣西）
乙酉（六年○齊後主緯天統元年）夏四月齊主湛傳位於太子緯
自稱太上皇帝
冬十月周殺其中州刺史賀若敦（中州今河南府新安縣）
敦恃才負氣以湘州之役全軍而返謂宜受賞翻
得除名對臺使出怨言宇文護怒徵還逼令自殺
臨死謂其子弼曰吾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成
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
以誡之
丙戌（陳天康元年○周天和元年）夏四月陳以孔奐爲太子詹事
陳主疾篤尚書孔奐與司空尚書令揚州刺史安
成王頊等入侍醫藥陳主以太子伯宗柔弱謂頊
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頊拜泣固辭陳主又謂奐等
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卿等宜遵此
意奐流涕對曰皇太子聖德日躋安成王足爲周
旦若有廢立之心臣誠不敢奉詔陳主曰古之遺
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爲太子詹事

陳主蒨殂太子伯宗立
陳主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察儉約每夜刺閨
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敕傳更籤於殿中者必
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
覺
臨海王（名伯宗文帝太子在位二年）
戊子（光大二年）冬十一月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爲臨
海王
齊主湛殂
宣帝（名頊高祖第三子在位十四年）

己丑大建元年春正月陳主頊立

庚寅二年○齊武平元年

辛卯三年秋七月齊琅邪王儼殺和士開

初和士開爲世祖所親狎出入臥內遂得幸於胡后及世祖殂齊主深委任之以爲尚書令威權日盛諸幸臣皆依附之忌齊主弟琅邪王儼欲出之於外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繇士開間構儼令子宜彈其罪請禁推侍中馮子琮雜他文書奏之齊主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執士開送臺儼斬之齊主急召斛律光光聞儼殺士

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爲固自不似凡人因引儼請於齊主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稍長自不復然願寬其罪齊主拔刀鐶築其頭良久乃釋之收庫狄伏連等支解之未幾仍殺儼

壬辰四年○周建德元年春三月周主討其太師宇文護殺之

護第兵衛盛於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周主深自晦匿人不測其淺深衛公直有怨於護勸周主誅之周主乃密與直謀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不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於地直出斬之

夏六月齊主殺其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以祖珽知騎兵外兵事

初斛律金謂其子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我家直以勳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齊右僕射祖珽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盲人全不與吾輩語恐誤國事珽覺之侍中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

乎繇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間之光弟羨爲幽州刺史亦善治兵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行兵効其父金之法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胄常爲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撾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爲之死結髮從軍未嘗敗北周韋孝寬密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諜傳之于鄴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謠言甚可畏也遂勸齊主殺光及羨幷其子

光字明月 羨字豐樂

癸巳五年秋八月周太子贇納妃楊氏隋公堅女

甲午六年夏五月周廢佛道教毀淫祠

周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也

乙未七年春三月周使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如齊齊人留之

齊主承世祖奢泰之後盛修宮苑窮極壯麗好自彈琵琶爲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於華林園立貧兒村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爲樂寵任女侍中陸令萱侍中穆提婆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顒陳德信等並參預機權官以財進獄以賄成一戲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郡縣

或官取直縣是守令競爲貪縱民不聊生周主謀伐之使伊婁謙聘於齊以觀釁其參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留謙等不遣

夏四月陳其文錦於雲龍門

丙申八年○齊隆化元年夏六月陳太子詹事江總免

初陳太子叔寶欲以江總爲詹事孔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不可太子自言於陳主陳主從之總遂與太子爲長夜之飲太子亟微行遊總家陳主怒免總官

冬十二月周主復伐齊齊主大敗走晉陽遂奔鄴

丁酉九年○齊幼主恒承光元年是歲齊亡春正月朔齊主緯傳位於太子恒周師圍鄴緯出走周主入鄴齊丞相高阿那肱引周師追緯及恒獲之遂滅齊周封緯爲溫公尋殺之

齊國子博士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掃門語家人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

戊戌十年○周宣帝贇宣政元年夏六月周主邕殂太子贇立

秋七月周以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

己亥十一年○周靜帝闡大象元年春二月周主殺其徐州總管王

軌及宮正宇文孝伯

先是王軌言於周武帝曰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後因內宴捋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至是軌聞鄭譯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寔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對曰事繇烏丸軌周主遣使殺軌他日周主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命將出賜死

周主贇傳位於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

庚子十二年夏五月周主贇殂隋公楊堅自爲大丞相

假黃鉞居東宮、

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爲寬大、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天時人事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測、以人事卜之、符兆定矣、獨孤夫人亦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

周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舉兵相州討丞相堅、堅遣韋孝寬將兵討之、

尉遲迥知丞相堅將不利於周室、謀舉兵討之、乃集文武士民、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

作威福、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與國舅甥、任兼將相、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匡國庇民、何如、衆咸從命、迥乃自稱大總管、奉趙王招少子以號令、堅以鄖公韋孝寬爲行軍元帥、以討迥、迥兵敗自殺、相州亦被殺○鄖音云國名今鄖陽府

冬十二月、周丞相堅自爲相國、進爵隋王、加九錫、

辛丑 十三年○隋高祖文帝楊堅開皇元年○是歲周亡 春二月、隋王堅稱皇帝、周主遷居別宮廢爲介公尋弑之

隋主與周載下大夫榮建緒有舊、將受禪、建緒出爲息州刺史、隋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言、非僕所聞、及是來朝、隋主曰、卿亦悔否、對曰、臣位非胡廣、情類楊彪○竇毅之女聞周主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毅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昞之子也、

隋立世子勇爲太子、

三月、隋以蘇威爲納言、

威綽之子也、初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

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從之、

夏四月、隋築長城、自是凡再築長城

秋九月、隋鑄五銖錢、

初周齊所鑄錢、凡四等、及民間私錢、名品甚衆、輕重不等、隋主患之、更鑄五銖錢、自是錢弊始一、民間便之、

冬十月、隋初行新律、

隋主命僕射高熲等、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折衷去梟轘鞭法、非謀反無族罪、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

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民有枉屈，縣不爲理者，聽以次經郡州省。若仍不爲理，聽詣闕申訴。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

壬寅年 十四 春正月，陳主頊殂，太子叔寶立。

後主 名叔寶，宣帝長子。在位七年。

癸卯 至德元年 春三月，隋詔求遺書。

秘書監牛弘上表曰：典籍屢經喪亂，率多散逸。周氏聚書，僅盈萬卷。平齊所得，裁益五千。興集之期，屬膺聖世。爲國之本，莫此爲先。隋主從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

夏四月，隋命左右僕射分判六部。

隋改度支尚書爲民部，都官尚書爲刑部。命左僕射判吏、禮、兵三部事，右僕射判民、刑、工三部事。

冬十二月，隋詔沿河置倉，運粟以給長安。

甲辰年 二 夏五月，陳以江總爲僕射。

六月，隋作廣通渠。

隋主以渭水多沙，漕者苦之，詔宇文愷鑿渠，引渭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通渠，漕運通利，關內賴之。

秋九月，隋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

隋主不喜辭華，故有是詔。治書侍御史李諤亦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辭。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世俗以之相高，朝廷以之擢士。故其文日繁，其政日亂。今朝廷雖有是詔，而郡縣仍踵弊風。請加采察，送臺推劾。詔以其奏頒示四方。

冬十一月，陳起臨春、結綺、望仙閣。三閣故址俱在應天府上元縣東北。

陳主起三閣，皆以沉檀爲之，珠簾寶帳，服玩瑰麗，近古未有。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花卉。上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以宮人袁大捨等爲女學士，日與尚書孔範、散騎王瑳等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

乙巳年 三 夏五月，隋初置義倉。

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丙午 四年○梁後主琮廣運元年

丁未 陳禎明元年 是歲梁亡

戊申 二年 春三月、隋下詔伐陳、

初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以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宜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至是下詔伐陳、

冬十月、隋以晉王廣爲淮南行省尚書令、行軍元帥、

率師伐陳、

隋命晉王廣爲行軍元帥、廬州總管韓擒虎、吳州總管賀若弼、皆受晉王廣節度、以高熲爲元帥長史、熲謂郎中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爲相、唯事詩酒、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熲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隋軍臨江、陳主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耶、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耶、陳主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若弼自廣陵濟江、擒虎自横江宵濟、緣江諸戍、望風盡走、任忠言於陳主曰、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度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

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睺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從、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範等以次而北、若弼引兵趣範、範兵暫交即走、諸軍亂潰、不可復止、忠遂迎降、引擒虎軍入朱雀門、陳主自投於井、隋軍以繩引出之、廣達亦就擒、注陳至文帝仁壽四年谷白土岡在應天府東井即景陽井在山元縣治東北後人名爲辱井

晉王廣入建康、

高熲先入建康、晉王廣使人馳告之、令留張麗華、熲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此豈可留也、斬之、廣聞之、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

矣。餘是恨矣。

隋紀

高祖文皇帝（姓楊名堅在位二十四年）

（己酉）開皇元年，夏，四月，詔除毀兵仗。

冬，十二月，以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岷州今為衛軍民指揮使司隸陝西）

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身自省問，病者平就使君，其家親戚因留養之，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新訟，有須禁者，公義即

宿廳事，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後有訟者，父老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庚戌）十年，冬，十一月，江南亂，以楊素為行軍總管討平之。

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平陳之後，盡反其政，蘇威復作五教，使民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於是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懀皆舉兵反，攻陷州縣，執縣令殺之，曰：更能使儂誦五教邪。楊素討之，乃定。（越州今紹興府）

（辛亥）十一年，春，二月，以劉曠為莒州刺史。

平鄉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高熲薦之，故有是命。（莒州屬青州府平鄉今邢州屬順德府）

（壬子）十二年，秋，八月，制諸州死刑，悉移大理奏裁。

冬，十二月，以楊素為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

楊素才藝風調，優於高熲，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則不如熲遠矣。

（癸丑）十三年，春，二月，作仁壽宮。（在鳳翔府麟遊縣西）

詔楊素管仁壽宮於岐州之北，素奏宇文愷封德

彝為土木監，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死者以萬數。

（甲寅）十四年，秋，七月，關中旱饑，八月，帝如洛陽。

帝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帝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責，為之不御酒肉者朞年，至是帥民就食於洛陽，敕斥候不得驅迫，男女參廁於仗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至艱險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

（乙卯）十五年，春，二月，收天下兵器。

三月，仁壽宮成。

帝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財力，爲離宮，爲吾結怨天下。素懼，獲譴，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帝果召素入對，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賚甚厚。素薦德彝於帝，擢爲內史舍人。

冬十月，以韋世康爲荊州總管。

世康沖澹謙恕，爲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不許，使鎮荊州。

丙辰 十六年，秋八月，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

丁巳 十七年，春三月，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

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故有是詔。又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有數人劫執事謂之曰：爲我奏至尊，自古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爲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噍類矣。帝聞之，爲停此法。

戊午 十八年，冬十二月，置行宮十二所。以自京師至仁壽宮之道。

己未 十九年，冬十月，以突厥突利爲啓民可汗，妻以義成公主，處之朔州。以突利爲突厥都藍所敗來奔。

庚申 二十年，春二月，賀若弼坐事下獄，赦出之。

弼坐事下獄，帝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

庚申 二十年，冬十月，廢太子勇爲庶人。

勇率意任情，服用侈靡，嘗飾蜀鎧，帝見而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當以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帝下詔停之。自是恩寵始衰，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疾而薨。獨孤后意其有他，深以責勇。然昭訓自是遂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及平原王裕、安成王筠、諸姬子又數人。后彌

不平，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繇是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帝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廣必與蕭妃厚禮之。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帝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惟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帝見之喜，繇是愛之特異諸子。廣自揚州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曰：臣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鴆毒。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

縵繒之無文者

睍地伐勇小字

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夭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於汝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廣又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廢勇立廣矣廣問計於安州總管宇文述述曰廢立大事未易謀也能移主上意者惟楊素耳素所與謀者惟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為大理少卿述請約與飲博陽不勝以所齎金寶盡輸之因說之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約驚問故述因道廣意約以白素素遂贊帝廢勇

嘗宴群臣左庶子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娬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為公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坐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豈不為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至是帝切責東宮官屬皆惶懼無敢對者綱曰太子性本中人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惟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帝閔之慘然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帝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

十一月立晉王廣為太子是日天下地震

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而待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歎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為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杜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以王伽為雍令

齊州行參軍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謂曰卿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紲固其職也重勞援卒豈不愧心參等辭謝伽乃悉脫其枷鎖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郤吾當為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帝聞而驚異悉召流人賓而赦之因下詔曰使官盡王伽民皆李參刑厝其何遠哉乃擢伽為雍令

齊州今濟南府
雍今屬翔府

壬戌 仁壽二年，秋七月，徵蜀王秀還京師

益州總管蜀王秀，容貌瓌偉，有膽氣，好武藝，及晉王廣爲太子，秀甚不平，太子恐其爲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帝遂徵秀還京師，廢爲庶人。

冬十二月，詔楊素三五日一入省論大事

素既廢太子及蜀王，威權愈盛，朝廷莫不畏附，大理卿梁毗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今楊素權勢日隆，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爲處置，幸甚。書奏，帝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殺戮無道，

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帝乃釋之。其後帝亦寖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

癸亥 三年，秋九月，龍門王通獻策，不報 龍門今河津縣屬平陽府

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

陳夫人陳宣帝之女

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 音訛 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囮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諡曰文中子。

甲子 四年，秋七月，太子廣弒帝於大寶殿而自立，遂殺故太子勇，流尚書柳述、侍郎元巖于嶺南。

帝寢疾，楊素、柳述、元巖皆入閣侍疾，召太子入居殿中，太子預擬帝不諱後事，爲書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宮人誤送帝所，帝覽之大恚。帝所寵陳夫人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拒之得免，帝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帝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述、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帝曰，勇也。述、巖出閣爲敕書，素聞，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獄，令右庶子張衡入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帝崩，故中外頗有異論。殯後，太子封小金合，遣使者賜夫人，夫人以爲

鴆毒懼甚發之乃同心結也夫人恚而却坐不肯
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明
日發喪即位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
之除述嚴名徙之嶺南高祖性嚴重勤於政事勸
課農桑輕徭薄賦其自奉養務爲儉素非宴享不
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天下化之無綾綺金
玉之飾焉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
百九十萬然猜忌苛察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始
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

并州總管漢王諒起兵晉陽遣楊素擊虜以歸殺之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隋高祖

冬十一月帝如洛陽晉王廣字長安

煬皇帝名廣文帝第二子在位十三年

乙丑大業元年春正月立晉王昭爲皇太子

三月命楊素營東京宮室時以洛陽爲東京後改爲東都
又敕將作大匠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
顯仁宮發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
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苑囿自長
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遣黃門侍郎王弘等
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又築西苑周二百
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方丈蓬萊諸山臺觀宮
殿羅絡山上宮樹秋冬凋落則剪綵爲花葉綴於
枝條色渝則易以新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爲芰
荷菱芡乘輿臨幸則去冰而布之帝好以月夜從
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秋八月帝如江都揚州府縣名屬
帝御龍舟挽士八萬餘人皆以錦綵爲袍舳艫相
接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
一州至百轝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
棄埋之

丙寅二年秋七月始建進士科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隋煬帝

丁卯三年夏六月帝北巡次榆林郡啓民可汗及義成
公主來朝榆林郡名隸陝西
帝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以宴啓民
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帝賜啓民路車乘馬
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

秋七月殺太常卿高熲尚書宇文弼光祿大夫賀
若弼
高熲以帝遇啓民過厚謂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
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患宇文弼私謂熲曰天元
之後以今方之不亦甚乎賀若弼亦私議宴可汗

太後並爲人所奏，帝以爲誹謗朝廷，皆殺之，
八月，帝至金河，幸啓民可汗帳，（金河在大同府古雲內州東南）
帝幸啓民廬帳，啓民奉觴上壽，王侯以下，袒割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遂還東都，
冬，以裴矩爲黃門侍郎，經略西域，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奏之，因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帝於是慨然，將通西域，以矩爲黃門侍郎，復使

至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矩倡之也，（張掖今陝西衛）
（己巳）五年夏四月，西域諸國來朝，獻地，置西海等郡，
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冬十一月，殺司隸大夫薛道衡，
道衡以才學有盛名，自番州刺史召還，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拜司隸大夫，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謂人曰，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有人奏之，帝怒，縊殺之，（番州今廣州府）
（庚午）六年春正月，盜入建國門，
有盜數十人，素冠練衣，焚香持華，自稱彌勒佛，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爲亂，齊王暕遇而斬之，於是都下大索，連坐者千餘家，
諸番來朝，陳百戲于端門以示之，
帝以諸番酋長畢集洛陽，陳百戲於端門街，衣錦綺者萬八千人，自昏達旦，終月而罷，所費鉅萬，自是歲以爲常，諸番請入豐都市交易，先命整飾店

肆，盛設帷帳，珍貨充積，胡客過酒食店，悉令邀入醉飽，不取其直，胡客皆驚嘆，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爲，市人慚不能答，（豐都市東都之東市）
三月，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
世充本西域胡人，姓支氏，父收，幼從母嫁王氏，因冒其姓，世充性譎詐，頗涉書傳，好兵法，習律令，帝數幸江都，世充能伺候顏色，雕飾池臺，奏獻珍物，繇是有寵，
冬十二月，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欲東巡會稽）

徵高麗王元入朝，不至。（高麗國名，本扶餘別種。朝鮮故國，今更號朝鮮。）

辛未 七年春二月，帝自將擊高麗。夏四月，至臨朔宮，徵天下兵會涿郡。

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死者什三四。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艫千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死者相枕，天下騷動。明年，擊高麗，大敗而還。大軍凡二十萬五千，及還，惟二千七百人。（東萊，今萊州府。高陽，縣名，屬保定府。黎陽，倉名，在大名府濬縣。東洛口倉，名在河南府鞏縣西。）

冬十月，王薄、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兵起。

鄒平民王薄擁眾據長白山，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征役者多歸之。漳南人竇建德，少尚氣俠，膽力過人。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選為二百人長，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同縣孫安祖將之，入高雞泊中為群盜。時鄃（輸）人張金稱聚眾河曲，蓨（條）人高士達聚眾於清河。自是所在群盜蜂起，不可勝數，徒眾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敕都尉、鷹揚與郡縣追捕，然莫能禁。（鄒平，縣名，屬濟南府。長白山在濟南府長山縣西南。漳南，縣名，屬順德府。鄃，今夏津縣，屬東昌府。蓨，古縣名，故城在河間府景州城內。河曲，縣名，屬太原府。）

[illegible] 驃馬都尉 [illegible] 驃三衛從 帝以之出 蓋置郡府 以討 [illegible] 又改驃騎爲鷹揚郎將

癸酉 九年春正月，命代王侑留守西京。

三月，帝復自將擊高麗，命越王侗留守東都。

齊郡丞張須陁擊王薄等，破之。

夏六月，楚公楊玄感起兵黎陽，圍東都。

玄感，素之子，驍勇便騎射，好讀書，喜賓客，海內知名之士多與之遊。蒲山公李密，弼之曾孫，少有才略，為左親侍。帝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謂玄感等曰：「汝等不及也。」繇是玄感與為深交。及素卒，玄感以朝政日紊，潛謀作亂。至是命玄感於黎陽督運，遂勒兵部分，問計於密。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月，資糧皆盡，其眾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今帥眾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據險而守之，天

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兵倍道襲取東都恐攻之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帝聞玄感反引軍還遣宇文述屈突通等擊玄感敗死玄感所善文士王胄坐徙邊亡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胄死帝誦其佳句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餘緒而

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

甲戌 十年春二月徵天下兵伐高麗三月帝如涿郡秋七月次懷遠鎮高麗遣使請降

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帝乃班師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

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為意劉炫獨以為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

乙亥 十一年春正月增秘書省官百二十員

帝好讀書著述自為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捕博鷹犬皆為新書無不精治共成三萬七千餘卷

二月孔雀集朝堂百官稱賀 時親衛校尉高德儒疏奏以為鸞故賀

夏四月以李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

秋八月帝巡北邊突厥始畢可汗入寇帝入鴈門始畢圍之九月乃解

帝巡北塞突厥始畢可汗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車駕馳入鴈門突厥急攻之帝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能保全凡在行陳勿憂富貴於是衆皆踴躍晝夜拒戰又詔

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之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援兵大至望風遁去定興從之諸郡援兵亦至始畢解圍去

冬十月城父朱粲兵起 粲始為縣佐史從軍亡命聚衆為盜後稱楚帝降唐唐以為楚王後殺唐使者奔世充未幾世充降唐蕭瑀收殺之

丙子 十二年 夏五月除納言蘇威名

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蘇威對曰但患漸近帝不悅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

五子夏后啓之子太康之弟也

老革猶言老兵也

書武諸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帝益怒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帝曰老革多姦以賊脅我詔除名為民

秋七月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

冬十月翟讓李密起兵攻滎陽張須陁擊之敗死

李密之亡也困乏變姓名聚徒教授郡縣疑而捕之亡抵雍丘王秀才家復為人所告遣兵圍秀才宅値密出外獲免群賊翟讓為東郡法曹坐事當

斬亡命於瓦岡為群盜同郡單雄信徐世勣皆從之聚衆至萬餘人李密亦自雍丘亡命歸讓有李玄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民間謠曰桃李子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子也勿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遇遂委身事之密說讓等先攻滎陽帝徙河南捕討大使張須陁為滎陽通守擊之密畫策用伏殺須陁河南郡縣為之喪氣滎城故址在大名府滑縣東南

通守官名漢曰別駕隋曰治中煬帝曰通守

十二月鄱陽林士弘稱楚帝據江南後死其梁逐泓

以李淵為太原留守

太僕楊義臣擊張金稱高士達斬之竇建德收其衆取饒陽詔罷義臣兵

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盜賊皆不以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之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繇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知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繇是復盛

帝至江都

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薄則停解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始采樹皮葉或擣藁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倉猶充牣吏皆畏法莫敢賑救

恭帝名侑文帝孫在位二年

丁丑十三年○恭帝侑義寧元年　春正月竇建德稱長樂王後改國號夏秦王世民擊破斬之

二月馬邑校尉劉武周朔方郎將梁師都各據郡起

兵收兵萬餘人附于突厥

翟讓李密據興洛倉擊敗東都兵讓推密稱魏公略取河南諸郡

密說讓曰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行掩襲彼未能救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遂將精兵七千人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相屬越王侗遣郎將劉長恭討密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大敗讓乃推密爲主號魏公趙魏江淮羣盜莫不響應

三月突厥立劉武周爲定楊可汗

武周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宮獲隋宮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始畢以馬報之兵勢益振又攻陷定襄突厥立武周爲定楊可汗樓煩今岢嵐州屬太原府定襄縣名同上

梁師都取雕陰弘化延安等郡自稱梁帝引突厥寇邊雕陰今綏德州屬延安府弘化今陝西慶陽府

夏四月金城校尉薛舉起兵隴西自稱西秦霸王

帝舉卒子仁杲立後降唐斬之

李密攻東都入其郛

密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

君彥珽之子

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辭也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詣江都奏密圍逼東都請帝速還虞世基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怒善達因使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羣盜所殺是後人莫敢以賊聞封德彝託附世基密爲指畫諂順帝意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

五月李淵起兵太原

初淵娶於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

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晉陽令劉文靜見而異之深自結納謂晉陽宮監裴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羣盜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兵復且數

部署分其部伍職事也

萬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淵與裴寂有舊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副留守高君雅將兵拒之不利恐幷獲罪世民乘間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明日世民復說淵曰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設能盡賊則功高不

二郎謂世民

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繇汝化家爲國亦繇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酣寂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幷誅爲此急計耳衆情已協公意何如淵曰事已如此正須從之耳淵乃使文靜詐爲敕書發太原等郡民爲兵擊高麗繇是人情恟恟思亂者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爲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命世民與文靜等各募兵

紹妻李氏得精兵萬人會世民於渭北與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

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

六月李淵遣使如突厥

建成元吉與柴紹偕至晉陽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爲手啓卑辭厚禮遺始畢可汗云欲舉義兵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惟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以兵馬助之卽命

以此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曰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

李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郡拔之斬郡丞高德儒 西河今山西汾州

西河郡不從淵命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之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

蚌鷸鳥名又羽內鷸則見之戰國策趙伐燕蘇代為燕說趙王曰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相持不捨漁人幷禽之

殺一人，秋毫無犯，遠近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

秋七月，李淵引兵至霍邑，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將軍屈突通將兵拒之，

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自帥甲士三萬發晉陽，誓衆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胥遣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屈突通將驍騎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為盟主，使祖君彥復書曰，所望左

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皋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徐觀蚌鷸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乃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弟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雨久不止，淵軍中乏糧，武

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本興大義，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號泣諫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矣，淵乃悟，追軍復還，太原運糧亦至，淵與老生戰，斬之，遂取霍邑，霍邑今霍州屬平陽府

武威司馬李軌起兵河西，自稱凉王，

秋八月，劉文靜以突厥兵至，

九月，李密遣徐世勣取黎陽倉，

李密遣徐世勣等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竇建德之徒，亦遣使附密，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為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當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九月，李淵留兵圍河東，自引軍西，

時河東未下，李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世民曰，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

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聞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淵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兵而西、淵濟河遣建成守潼關、世民徇渭北、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玄齡罄竭心力、知無不為、淵至長安諸軍皆集、淵命各依壘壁、毋得入村落侵暴、遂進圍城、隰城縣名今省入汾州

王世充救東都、合擊李密於洛口、充與密戰敗績

冬十月、蕭銑起兵巴陵、自稱梁王、銑羅川令也、梁室之後、巴陵校尉董景珍等謀據郡叛、奉以為主、後稱帝、唐李靖擊降之

十一月、李淵克長安、

李淵克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馬邑郡丞李靖素與淵有隙、淵收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而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為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略、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

李淵立代王侑為皇帝、尊帝為太上皇、

淵自為大丞相、封唐王、以建成為唐王世子、世民為秦公、元吉為齊公、

十二月、河池太守蕭瑀以郡降唐、河池今漢中府鳳縣

屈突通降唐、

屈突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復使桑顯和夜襲文靜營、文靜悉力苦戰、顯和敗走、通勢益蹙、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恩顧甚厚、食人之祿而違其難、吾不為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皆為淵所虜、乃留顯和鎮潼關、引兵

東出、將趣洛陽、顯和即以城降、文靜遣竇琮等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陳自固、竇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謂其衆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衆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向再拜號泣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軍人執送長安、淵以為兵部尚書、賜爵蔣公、兼秦公長史、稠桑地名在河南府靈寶縣西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終

史官顧錫疇編纂　天都徐　溥

唐紀

高祖神堯皇帝 姓李氏名淵在位九年

戊寅 隋恭帝侑義寧二年恭帝侗皇泰元年唐高祖神堯皇帝李淵武德元年○是歲隋煬帝廣泰制旗六

春三月，隋宇文化及弒其君廣於江都，立秦王浩。

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從駕驍果多關中人，思歸。郎將司馬德戡等共謀亡去，以告將作少監宇文智及。因請以智及兄許公化及為主，乃召驍果諭以所為，於東城集兵，自玄武門入。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引帝縊殺之。化及殺虞世基等，自稱大丞相，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為帝，居別宮，以兵守之。化及之入朝堂也，百官畢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化及殺之。其母范氏撫柩不哭，曰：吾有子矣。不食而卒。

夏五月，唐王淵稱皇帝。

隋恭帝禪位於唐。唐王即皇帝位，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黃。尋廢侑為酅國公，未幾卒。

隋越王侗稱皇帝

唐置學校

六月，唐以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蕭瑀為內史令。

唐主待裴寂特厚，稱為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之。

唐立世子建成為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

唐以孫伏伽為治書侍御史。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鷂雛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唐主大悅，擢為治書侍御史。萬年縣今陝西咸寧縣

秋七月，隋以王世充為僕射。

世充移居尚書省，使兄世惲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馬，隋主拱手而已。

八月，唐立李軌為涼王。軌尋稱帝，唐遣安興貴執軌殺之

魏公密與隋戰，大敗之，遂以其衆降唐。

隋宇文化及弒秦王浩，自稱許帝。(後夏主建德破化及於聊城誅之)

冬十月，唐以李密爲光祿卿、邢國公。

李密將至，唐主遣使迎勞相望。密喜曰，我擁衆百萬解甲歸唐，比於竇融，功亦不細，豈不以台司見處乎。至長安，乃拜光祿卿，賜爵邢國公。密大失望。

徐世勣降唐，賜姓李氏。

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久不爲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乘傳至黎陽，遺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

利主之敗，自爲功以邀富貴也。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唐主初怪世勣無表，既而聞之，歎曰，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眞純臣也。賜姓李氏。

唐遣李密收撫山東。(密叛，行軍總管盛彥師討斬之)

唐以李素立爲侍御史。

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殺之。李素立諫曰，法者，王者所與天下共之也。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唐主從之，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唐主曰，此官要而不淸。又擬秘書郞，唐主曰，此官淸而不要。遂擢侍御史。

己卯 (隋恭帝侗皇泰二年、唐武德二年。○是歲隋亡) 春二月，唐定租庸調法。

隋王世充自稱鄭王，加九錫。(尋稱帝，奉隋主爲潞國公，未幾弒之)

秋七月，唐置十二軍。

置十二軍，分統關內諸府，皆取天星爲名。每軍將副各一人，督以耕戰之務。繇是士馬精彊，所向無敵。

八月，唐殺其民部尚書劉文靜。

文靜自以才略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家數有妖，弟文起召巫厭勝。文靜有妾無

寵，使其兄上變告之。唐主以文靜屬吏。秦王世民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靜先建非常之策，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今文靜觖望則有之，非敢謀反。寂曰，文靜才略過人，性復麤險，天下未定，留之必貽後患。唐主卒用寂言殺之。

沈法興稱梁王於毗陵，李子通稱吳帝於江都。(法興，吳興太守也。初據江東，至是稱梁王。後子通襲梁，法興走死。唐杜伏威擊執子通，送長安，以叛伏誅)

唐以李綱爲太子少保。

初綱以尚書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昵近小人，以秦王世民功高忌之。綱屢諫不聽，乞骸骨歸，唐主

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以爲太子少保唐主常
考第羣臣以綱及孫伏伽爲第一謂裴寂曰隋氏
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虛心求諫然惟
李綱差盡忠欵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敝風
豈朕所望哉

定楊劉武周也

冬定楊將宋金剛取滄州唐遣秦王世民擊之滄州今屬 [illegible]

唐以夏侯端爲秘書監

初唐主遣夏侯端安撫淮左行至譙州王世充遣
使召端解衣遺之送除書以端爲淮南郡公端對

使者焚書毀衣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
官乎汝欲吾往唯取吾首耳因解節旄懷之置刃
於竿自山中西走冐践荊棘晝夜兼行得達宜陽
從者墜巖溺水爲虎所食又喪其半端詣闕見唐
主但謝無功初不自言艱苦唐主復以爲秘書監

庚辰三年 春二月唐以封德彝爲中書令

夏四月唐秦王世民擊宋金剛破之定楊可汗武周
及金剛皆走死

敬德名恭以字行

金剛將尉遲敬德降世民得敬德喜甚使將其舊
衆八千與諸營相參

五月唐立老子廟

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曰爲
吾語唐天子吾爲老君吾而祖也詔於其地立廟
羊角山在平陽府浮山縣東南洞崇封時今更名龍角山

秋七月唐遣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

秦王世民屯於北邙王世充隔水謂世民曰唐帝
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相侵王忽舉兵東來何
也世民使應之曰四海咸仰王風唯公獨阻聲教
爲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
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至暮各引兵還時

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因
之屈突通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絶倫留
之恐爲後患不如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
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臥内賜之金曰丈夫意
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
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
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世充帥騎萬餘
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趣世民敬德躍馬大呼
横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更帥騎兵還戰會屈
突通引兵至世充兵敗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

之速也。自是寵遇日隆。

辛巳 四年 春三月，夏王建德將兵救鄭。夏五月，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鄭主世充降。

唐兵圍洛陽，王世充求救於竇建德，建德救之。郭孝恪謂秦王世民曰：世充窮蹙，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世民中分麾下，使屈突通等守東都，自將驍勇東趣武牢。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遂踰太行，徇汾晉，則關中震懼，而鄭圍自解矣。不從。已而世民破建德軍，擒之。世充乃素服帥其太子羣臣三千餘人詣軍門降。世民至長安，獻俘太廟，赦世充，斬建德。

秋七月，唐以蘇世長為諫議大夫。

王世充僕射蘇世長以襄州來降，唐主與之有舊，以為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唐主曰：今日獵樂乎？世長曰：不滿十旬，未足為樂。唐主笑曰：狂態復發邪？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唐主曰：此殿煬帝之所為邪？唐主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之所為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興王之所為耳。唐主深然之。

唐初行開元通寶錢。

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

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黑闥自稱漢東王，秦王世民擊破之，黑闥奔突厥。

冬十月，唐以秦王世民為天策上將。

唐主以世民功大，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為之，開府置屬。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以

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世民暇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閻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時府僚多補外官，杜如晦亦出為陝州長史。玄齡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即奏留之，使參謀帷幄。軍中多務，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克城，諸將爭

取寶貨玄齡獨收采人物置之幕府每令入奏事

唐主曰玄齡爲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

丘濬曰時高祖在御建成爲太子固無恙也高祖乃命秦王開府置屬而秦王又自開館以延文學之士非所以安儲位定國家也其後建成兄弟互相傾奪太宗幾危而所以爲太宗設謀効力以成其基業者皆天策府中之人推刃同氣蹀血禁庭以貽百世之譏以此哉

唐遣趙郡王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

唐發巴蜀兵以孝恭李靖統之自夔州東擊蕭銑

乘勝直抵江陵大獲舟艦靖使散之江中曰蕭銑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援兵見之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絕乃降孝恭送銑長安斬於都市

壬午 五年 秋八月突厥寇并州

劉黑闥引突厥頡利入并州唐主謂羣臣曰突厥入寇和與戰孰利太常卿鄭元璹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中書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以爲不如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

唐主從之并州大總管王神符汾州刺史蕭顗連破突厥乃遣元璹詣頡利責以負約因說修好頡利引還

冬十月唐遣齊王元吉擊劉黑闥淮陽王道玄與黑闥戰敗沒

十一月唐遣太子建成擊劉黑闥

淮陽王道玄之敗也山東震駭黑闥盡復故地進據洺州齊王元吉不敢進而太子建成請行故遣

之初唐主起兵晉陽皆秦王世民之謀唐主謂世民曰事成當以汝爲太子將佐亦以爲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世民功名日盛唐主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曲意事諸妃嬪以叔媚於帝繇是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唐主待世民浸疏而建成元吉日親矣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若以大軍臨之勢如拉

朽、殿下宜自擧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請行、唐主許之、建成乃將兵討黑闥、黑闥引兵南遁、明年、漢東將諸葛德威執黑闥、詣唐、唐斬之、

尹起莘曰、君之適嗣、不可以帥師、今建成已正儲極、胡爲復使之擊賊、是擧非但王魏失謀、盖亦出於高祖之意、將使建成立功、以敵秦王耳、殊不知太子本以嫡長次序而立、豈論有功與否、正使殄平黑闥、其功亦豈能及秦王之一二、此則胥失者也、

甲申 七年 是歲諸閥皆滅、惟梁師都至貞觀二年亡 春二月、置州縣鄕學、

詔州縣鄕皆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咸以名聞、帝詣國子學、釋奠於先聖先師、諸王公子弟各就學

三月、初定官制、

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爲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爲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大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爲十四衛、東宮置三師三少詹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爲京職事官、州縣鎭戍爲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郞二十八階爲文散官、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三十一階爲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爲勳官、

夏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爲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

范祖禹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者也、唐之法蓋庶幾焉、

六月、慶州都督楊文幹反、遣秦王世民討平之、

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爲兄手刃之、世民從帝幸元吉第、元吉伏甲欲刺之、建成止之、元吉慍曰、爲兄計耳、於我何有、建成擅募驍勇二千餘人爲東宮衛士、發幽州突騎三百、置諸坊、又私使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士、至是帝幸仁智宮、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又使人以甲遺文幹、使之擧兵、表裏相應、

帝聞之怒召建成建成懼不敢赴詹事主簿趙弘
智勸其貶損車服屏從者詣帝謝罪建成乃詣仁
智宮見帝叩頭謝罪帝怒不解置之幕下以兵守
之文幹遂發兵反帝召秦王世民告之曰文幹事
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爲太子吾
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爲蜀王蜀兵
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取之易
耳世民既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爲建成請封德彝
復爲營解於外帝意遂變遣建成還守京師惟責
以兄弟不睦歸罪於王珪韋挺杜淹並流嶲州文

幹陷寧州世民軍至其黨殺之傳首京師 寧州屬慶陽府

秋閏七月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將兵禦之

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秦王世民引兵
拒之世民與虜遇於豳州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
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爲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
可汗能鬭獨出與我鬭若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
相當耳頡利不之測笑而不應世民又前遣騎告
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
無香火之情也突利亦不應世民又前將渡溝水
頡利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

有謀遣人止世民曰我無他意更欲與王申固盟
約耳乃請和親世民許之與盟而去世民自起兵
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
殆而未嘗爲矢刃所傷帝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
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

乙酉 八年春正月以張鎭周爲舒州都督

鎭周舒州人到州就故宅召親故酣宴十日贈以
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鎭周猶得與故人歡飮
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親故犯法
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舒州今安慶府

丙戌 九年二月初令州縣里開各祀社稷

夏沙汰僧道

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
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
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僞啓三途謬張六道
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其爲害
政良可悲矣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
年久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
武齊襄足爲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
配即成十萬餘戶産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

列子曰伊尹生於空桑

可以足兵詔百官議之唯太僕卿張道源是奕言僕射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帝從奕言

六月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決軍國事

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帝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爲嗣而汝固辭

梁王名武景帝同母弟以功賜

且建成爲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當遣汝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涕泣不許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不可復制不如留長安則取之易矣乃密令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帝乃止元吉密請殺世民秦府僚佐皆惶懼不知所出行臺郎中房玄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無忌以告世民召杜如晦謀之亦勸世民如玄齡言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爲已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元吉乃譖敬德於帝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建成譖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譖而逐之無忌敬德等日夜勸世民決計世民嘆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旦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敬德曰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野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世民訪之府僚衆曰大王以舜爲

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不出則爲井中之泥塗廩不下則爲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世民意乃決於是太白再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帝以其狀授世民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以爲世充建德報仇臣今永違君親亦實恥見諸賊於地下帝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帥無忌等人伏兵於玄武門元吉建成入朝至臨湖殿

文王舍長子伯邑考

泰伯武王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與仲雍逃之荊蠻春秋曹宣公庶子子臧乃負芻之兄宣公卒負芻殺太子自立晉執公欲立子臧子臧辭而奔

世民射建成殺之敬德射殺元吉帝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疾秦王功高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帝曰此吾之夙心也乃召世民撫之世民跪吮帝乳號慟久之遂立世民爲皇太子軍國庶事悉聽太子處決然後聞奏

司馬光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嚮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

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爲愈也既而爲羣下所逼遂至蹀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

以魏徵王珪爲諫議大夫

初洗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亦召王珪於嶲州皆以爲諫議大夫（嶲州今四川越嶲衛）

帝自稱太上皇

八月太子即位

立妃長孫氏爲皇后

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帝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突厥入寇至便橋帝出禦之突厥請盟而退

時突利頡利二可汗入寇進至渭水便橋之北帝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帝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

軍繼至旌甲蔽野帝麾諸軍使卻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帝輕敵叩馬固諫帝曰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虜必放兵大掠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耀軍容使知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於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

九月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

帝諭之曰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

無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羣臣多諫曰於律以兵刃至御所者絞今使將卒習射殿庭萬一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帝曰王者視四海爲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繇是人思自厲數年之間悉爲精銳

尹起莘曰和于兵者教射之人卒伍非進見之地殿庭非習射之所一舉而三失具矣

定勳臣爵邑

帝面定勳臣爵邑諸將爭功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帝曰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帝曰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甚後或請追秦府舊兵入宿衛者帝曰朕以天下爲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

置弘文館

經史子集四類以甲乙丙丁爲次謂之四庫書亦曰四部書

帝於弘文殿聚四庫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帝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爲民害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

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帝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帝問佞臣爲誰對曰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帝曰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待天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帝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帝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

司門令史主過關出入禁門

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帝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然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繇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而國危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帝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帝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爲人所笑○帝患吏多受賕

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疋帝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爲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帝悅

冬十月立子承乾爲皇太子

十二月遣使點兵

帝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壯大者亦可并點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爲不可帝怒召而讓之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耳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毎云吾以誠信御天下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帝愕然曰何也對曰陛下

奏云中男丁大者詐妄以避征役云云

初詔悉免負逋官物有司以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爲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爲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復點兵何謂來年爲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爲治乎帝悅從之

聖人之大寶曰位此

以張蘊古爲大理丞

前幽州記室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曰聖人受命

箴爲帝位之戒故曰大寶箴 九重謂關門遠郊門近郊門城門皐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 八珍謂膳夫所用八物

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帝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太宗文武皇帝 名世民高祖次子 在位二十三年

丁亥貞觀元年春正月宴羣臣

奏秦王破陳樂帝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繇不敢忘也封德

舜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帝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制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

尹起莘曰此貞觀致治之本

以戴胄為大理少卿

帝以選人多詐冒資蔭勅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帝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帝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

而知其不可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帝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饋絹事覺帝於殿廷賜絹數十疋大理少卿以為不可帝曰得絹之辱甚於受刑

二月分天下為十道

隋末豪傑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割地置州縣以寵祿之帝以民少吏多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曰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

三月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

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

帝謂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正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

胡寅曰工人之意借弓為喻猶曰君心不正則言行皆邪勢雖尊嚴而出政不善云爾太宗雖愧於聽德之聰然能因是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是亦為君之道也

夏六月以蕭瑀為左僕射

帝與侍臣論周秦修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立心則異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山東旱詔所在賑卹蠲其租賦

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

無忌與帝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帝欲相者數矣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貴寵極矣誠不

願兄弟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爲切骨之戒帝不聽
卒用之、未幾罷
冬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
初盎與諸酋長迭相攻擊、諸州皆奏盎反、帝欲發
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
且告者已數年、而盎兵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
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帝乃遣使諭之、
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帝曰、魏徵一言、勝十
萬之師、賜絹五百疋、
十二月、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青州、

時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仁師至、止坐魁首十
餘人、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
生、見其徒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
仁恕爲本、豈可知其冤而不爲伸邪、萬一誤有所
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及敕使至、更訊
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以孫伏伽爲諫議大夫、
帝神采英毅、羣臣進見、每失舉措、帝每假以辭色、
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
其過、必待忠臣、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

煬帝既弑、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爲戒、
徵隋秘書監劉子翼不至、
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
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
以母老不至、
戊子二年、是歲梁師都亡、春三月、詔自今大辟、並令兩省四品
及尚書議之、
關內旱饑、赦天下、
帝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
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

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
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且
曰、使年豐穀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所
在有雨、民大悅、
夏六月、祖孝孫奏唐雅樂、
帝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治之隆替、豈繇於
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
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聞者悲泣、可謂治不
在樂乎、帝曰、悲喜在人心、非繇樂也、將亡之政、民
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樂俱存、爲公奏之、公

豈悲乎。魏徵曰、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畿內蝗。

帝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帝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秋九月、詔非大瑞不得表聞。

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之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帝曰、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

冬十月、殺瀛州刺史盧祖尚。

帝以祖尚廉平公直、欲遣鎮撫交趾。尚既謝而復悔之、以疾辭。帝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帝怒斬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青州長史魏愷、除光州長史、不肯行。文宣怒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長也。帝曰、然。嚮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爲太暴。繇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帝怒甚、徵神色不移、帝亦爲之霽威。帝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鷂竟死懷中。嘗謁告上冢、還言於帝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帝笑曰、初寔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

十一月、以王珪爲侍中。

故事、凡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帝謂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比來或護己短、或避私怨、順一人

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患。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帝閒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邪、非邪。帝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繇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其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帝悅、即出之。

詔舉堪縣令者。

帝曰、爲朕養民、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

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

己丑 三年春正月，耕籍東郊。

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爲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

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帝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

相者，推房杜焉。○或告魏徵私其親戚，帝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帝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帝讓徵，徵曰：自今宜存形迹。徵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若俱存形迹，則國之興衰未可知也。帝瞿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爲良臣，勿爲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對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帝悅。帝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帝曰：善。

夏六月，以馬周爲監察御史。

茌平人馬周，客游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家。會以旱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帝怪問之，何對曰：此臣家客馬周爲臣具草耳。帝即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茌平縣名，屬東昌府

冬十一月，以荀悅漢紀賜涼州都督李大亮。

帝遣使至涼州，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游，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帝悅，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紀。

以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突厥。

突厥頡利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故命李靖討之。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遁走。

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入朝。

帝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突厥

令單于稽顙，胝幾可雪前恥。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時遠方諸國朝貢者甚衆，中書侍郎顏師古請作王會圖以示後，從之。

庚寅 四年春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爲天可汗，許之。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夏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上皇聞擒頡利，嘆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吾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突厥既亡，部落降者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中書令溫彥

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於塞下，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魏徵以爲戎狄人面獸心，若留之中國，數年蕃滋，倍多必爲心腹之疾，宜縱之使還故土。帝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於幽靈諸州，分突利故地爲四州，頡利之地爲六州，以突利爲順州都督，頡利爲右衛大將軍，其酋長拜官有差，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蕃州今陝西靈夏衛順州故州在梧州府博白縣東北

范祖禹曰：先王之制，夷不亂華。太宗欲冠帶四夷，以夸示天下，而不知亂華甚矣。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啓乎。

夏六月，修洛陽宮。給事中張玄素上書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今日效之也。且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帝即爲之罷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矣。未幾復命將作大匠竇璡修之，璡鑿池築山，雕飾華靡，帝怒遽命毀之

秋七月，敕百司詔敕未便者，皆執奏。帝命房玄齡曰：隋文帝何如主。對曰：文帝勤於爲

治，臨朝或至日昃，衛士傳餐而食，亦勵精之主也。帝曰：文帝喜察，不任羣臣。朕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天下之事，關繇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

冬十一月，除鞭背刑。帝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於背，詔自今毋得笞囚背。

大有年。

帝初即位，嘗與羣臣語及教化，封德彝曰：三代以

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
能豈能之而不欲耶魏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
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淳樸
漸致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帝從徵
言是歲天下大稔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
纔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帝謂長孫無
忌曰貞觀之初議者皆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
惟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旣安四夷自服朕用
其言今頡利成擒酋長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
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此皆陛下德威

臣何力之有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則
其功豈獨在朕乎○帝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
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
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
懼也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帝曰甲兵
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耶卒亡天下
若公等盡力使百姓又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辛卯 五年秋八月殺大理丞張蘊古

河內人李好德有心疾妄爲妖言詔按其事蘊古
奏好德寔被疾不當坐治書御史權萬紀劾奏蘊
古相州人好德兄厚德爲其刺史故蘊古阿意縱
之帝怒斬之旣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卽
決仍三覆奏乃行刑（相州今彰德府）

冬十二月制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撤樂減膳

康國求內附（康國一曰薩末鞬在那密水南爲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其君姓溫名屈木支）

帝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而糜
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勞
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帝謂侍臣曰治
國如治病病愈尤宜將護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
然朕惟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

外治安臣不以爲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壬辰 六年春正月羣臣請封禪不許

羣臣請封禪不已帝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曰
今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車駕東巡供頓勞費又伊
洛以東灌莽極目而遠夷君長皆當扈從此乃引
戎狄入腹中而示之以虛弱也會河南北數州大
水事遂寢

范祖禹曰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太宗方明
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爲時未可而亦不
以爲非也後議其禮徵亦預焉高宗明皇遂逾

而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爲非嗚呼

世俗之惑可勝歎哉

漢帝女爲公主姊妹爲長公主

三月以長樂公主嫁長孫冲

降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奈何資送公主反倍於長公主乎帝入告皇后后歎曰妾數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眞社稷臣也帝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帝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帝驚問其

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繇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帝悅

秋閏七月宴近臣於丹霄殿

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日仇讐不謂今日得同此宴帝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帝曰應而復諫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耶帝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爲此耳帝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爲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淸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帝深以爲然衆亦服其確論○帝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

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九功舞取尚書九功惟敘之義

九月如慶善宮 在西安府武功縣南

慶善宮帝生時故宅也因宴賦詩被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爲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陣舞偕奏於庭尉遲敬德與坐者爭長毆任城王道宗目幾眇帝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欲與卿等共保富貴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葅醢非高祖之罪也敬德繇是始懼而自戢

癸巳七年春正月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

七德舞取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之義

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魏徵欲帝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王珪罷，以魏徵爲侍中。

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溫彥博曰，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爲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欣然納之。帝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官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帝繇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帝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爲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爲朕思煬帝之亡，朕當爲公輩念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帝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秋九月，赦死囚三百九十人。

[illegible]

先是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勅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至是皆如期自詣朝堂，帝皆赦之。

冬十一月，以長孫無忌爲司空。

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爲私。帝曰，吾爲官擇人，唯才是與，今日之舉，非私親也。

十二月，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

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此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上皇大悅。

賜太子庶子于志寧孔穎達等金帛。

帝謂志寧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僞，無不知之，及居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穎達數直諫，帝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甲午 八年春正月，以李靖等爲黜陟大使，分行天下。

帝命李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覩。

贊普之名…謂雄強曰贊謂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

冬十月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在吐谷渾西南未嘗通中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浸彊勝兵數十萬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隣畏之詔遣使者往慰撫之

以皇甫德參爲監察御史

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皆宮中所化帝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訕謗之罪魏徵諫曰自古上書不激切不

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帝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曰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帝乃拜監察御史

乙未 九年夏五月太上皇崩

冬十一月以蕭瑀爲特進參預政事

帝曰武德季年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寔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眞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丙申 十年夏六月皇后長孫氏崩

…法度廢壞也然誠臣則不以此板蕩而易其介

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帝從容商略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及疾篤與帝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愼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更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徭役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及崩宮司奏之帝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故不能忘於懷耳乃召玄齡復其位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

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毀觀（獻陵高祖陵在陝西三原縣 昭陵皇后陵在西安府醴泉縣）

秋禁上書告訐者

帝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冬十二月黜治書侍御史權萬紀

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帝曰朕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

良特也

文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折衝者所以折兵衝也左傳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六率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率衛也正今之鄉旅兵今之小旗

番上更番宿衛兵部道其遠近以定番上之制

耳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

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耶黜之。宣今寧國府饒今饒州府

更命統軍別將為折衝果毅都尉

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宿衛及東宮六率上府兵凡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能騎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疏近數皆一月而更

石介曰府兵之制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將以出師還則兵散於府將歸於衛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故先儒謂三代而下兵制之義惟唐之府兵猶得寓兵於農之意惜其子孫不能守耳

丁酉十一年春正月定律令

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帝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乃失入無辜失出獲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

帝悅從之繇是斷獄平允

二月幸洛陽宮

帝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偫被譴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偫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緣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三月以王珪為魏王泰師

帝以泰好文學特命於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乃以珪為泰師帝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

胡寅曰泰是特於兄弟間漸生異慮而王珪訓迪之方教誨之道未之聞也卒以窺伺廢斥而死珪與有責矣

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

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不以婦禮事舅姑

附註隋煬帝號雍州為西京

陳思王名植魏文之弟

珪曰主上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
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笄
須行盥饋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

詔議封禪禮

秘書監顏師古等議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夏六月以荊王元景長孫無忌等為諸州刺史子孫
世襲

秋七月穀洛溢詔百官極言過失

時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
千餘人詔令百官上封事極言朕過侍御史馬周

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良以恩結人心人
不能忘故也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
兄去弟還營繕不休民安得息國之興亡不以畜
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
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
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
後收之不可強斂以資寇敵也又陛下寵遇諸王
過厚不可不深思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位
遂遭囚禁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
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今朝廷惟重內官而輕

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

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臣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
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繇於此
疏奏帝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
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魏徵上疏以為人
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
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
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
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已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
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
可以無為而治矣帝手詔褒美曰得公之諫朕知

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韋弦

尹起莘曰是秋洛水溢溺死者六千餘人越兩
月而武氏入宮至高宗書以太宗才人武氏為
昭儀越一月而水入寢殿漂溺者三千餘人又
一月而恒州大水漂溺者五千餘家夫以一女
子之禍在太宗時水沴既作于入宮之初至高
宗時水沴復作於已入宮之後太宗既不能知
於其始高宗又不克絕於其終唐室之亂誰實
尸之乎

冬十月以武氏為才人 武氏荊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 係甲申生

戊戌十二年春二月、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

初隋河東守堯君素堅守其城、上皇遣屈突通至城下詔諭之、君素曰、公爲國大臣、奈何負國生降、爲人作說客邪、通曰、我力屈耳、君素曰、我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慚而退、已而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及江都傾覆、左右殺君素以降、至是詔曰、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

帝謂魏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悅而從之、今則勉强從之、而猶有難色也、帝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宴五品以上於東宮、

夏五月、永興公虞世南卒、永興今紹興府蕭山縣

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帝嘗稱世南有五絶、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世南嘗獻聖德論、帝賜詔曰、卿論朕太高、朕何敢當、然卿適觀其始、未覩其終、若朕能愼終如始、則此論可傳、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十二月、以馬周爲中書舍人、

周有機辯、岑文本嘗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

以霍王元軌爲徐州刺史、

元軌太宗之弟

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交、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之、玄平曰、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於霍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

己亥十三年春正月、加房玄齡太子少師、

易屯卦天造草昧草者雜亂昧者冥

帝嘗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羣雄竝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帝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恐驕逸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創業之難既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愼之、玄齡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二月、以尉遲敬德爲鄜州都督、鄜州屬延安府

帝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從陛下征伐、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帝流涕而撫之、帝又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謝曰、臣妻雖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乃止、

詔停襲封刺史、

帝既詔宗室功臣襲刺史、于志寧上疏爭之、馬周亦以為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民被殃、國家受敗、正欲絕之也、則子

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所以傷之也、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乃詔停之、

胡一桂曰、太宗嘗讀周官書、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然欲行封建、自井田始、

夏五月旱、詔五品以上言事、

魏徵上疏、以為陛下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初清淨寡欲、今訪求珍怪、一漸也、初不輕營為、今肆用人力、二漸也、初役已以利物、今縱欲以勞人、三漸也、初親君子、斥小人、今褻小人、遠君子、四漸也、初不貴異物、今玩好雜進、五漸也、初求士如渴、今縱心好惡、六漸也、初無田獵之娛、今馳騁為樂、七漸也、初遇下有禮、今詰責細過、八漸也、初孜孜求治、今長傲黷武、九漸也、初撫寧戶口、死不攜貳、今徭役勞敝、百姓不怙、十漸也、疏奏、帝深獎歎、乃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兼錄付史官、

太史令傅奕卒、

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有僧自西域來、能呪人使立死、復呪即生、帝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

庚子 十四年春二月、詣國子監、

帝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諸

生員有差時帝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增廣生員學生能明一大經以上皆得補官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帝以師說多門命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百濟本扶餘王東明之後初以百家濟因號爲在高麗西南三韓凡七十人國百濟其一也新羅東夷國名在高句麗東南高昌西域國名去京師西四千餘里吐蕃西羌之屬居析支水西北姓勃窣野）

冬十一月以太常卿韋挺爲封禪使（未幾有星孛于太微詔罷封禪）

辛丑十五年春正月以文成公主嫁吐蕃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一〉　唐太宗　四十九

夏四月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定陰陽雜書

帝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僞尤多命呂才刊定上之才皆爲之序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叙祿命曰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殊共命共胎而夭壽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序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地擇地避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敎敗禮莫斯爲甚識者以爲確論

冬十一月以李世勣爲兵部尚書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一〉　唐太宗　五十

并州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帝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因有是命

壬寅十六年春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

司馬蘇勖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括地志於是大開館舍門庭如市至是上之

劉友益曰奪嫡之志此其漸矣

夏六月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

劉友益曰乾承不[illegible]太宗有以啓之矣

府屬官等為北司故稱北門分等仍屬南司以南牙

秋九月，以魏徵爲太子太師。

初，魏徵有疾，帝手詔問之。徵宅無堂，帝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仍賜素屏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帝手詔曰，處卿至此，蓋爲黎元與國家，何事過謝。會帝問侍臣以國家急務，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此爲最急。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故遂良對及之。帝乃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乃以徵爲太子太師。○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帝怒讓

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玄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則當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

帝甚愧之。

冬十月，鄂公尉遲敬德卒。

帝嘗止樹下，愛之，士及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癸卯 十七年春正月，鄭公魏徵卒。諡文貞。

魏徵寢疾，帝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妻其子叔玉。徵薨，帝自製碑文，并爲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以防己過，今魏徵沒，朕亡一鑑矣。

圖功臣於凌煙閣。

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二十四人。

夏四月，太子承乾謀反，廢爲庶人，立晉王治爲皇太子，貶魏王泰爲東萊郡王。

初，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爲奢靡。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太子畏其逼，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謀殺之。吏部尚書侯君集怨望，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太子然之。會承基坐事繫獄，上變告太子謀反。勅中書門下參鞫之，反形已具。帝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爲太子，復何所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不軌耳。今若泰爲太子，所謂

青雀泰小字

落其度內也詔廢承乾爲庶人君集等伏誅承乾既獲罪泰日入侍奉帝面許立爲太子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帝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爲陛下殺之傳位晉王朕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失言此國家大事存亡所繫願熟思之且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之重肯殺其愛子以授晉王哉陛下前者以嫡庶之分不明致此紛紜今必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帝流涕曰吾不能也乃立晉王治爲皇太子帝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乃降泰爵東萊郡王幽之北苑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一 唐太宗 五十三

以太子詹事李世勣同中書門下三品

唐以僕射侍中中書令爲正宰相僕射二品侍中中書令三品 [illegible]

李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帝自剪鬚爲之和藥世勣頓首流謝帝曰爲社稷非爲卿也世勣嘗侍宴帝曰朕求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

帝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帝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爲不可帝曰公以恪非己之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眞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乃止

六月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

胡寅曰太子奉冢嗣之粢盛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東宮有兵馴至禍亂承乾謀逆其事未遠又使太子知兵馬事太宗其未之思歟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一 唐太宗 五十四

秋七月貶杜正倫爲交州都督

初太子承乾失德帝密謂庶子杜正倫曰吾兒果不可教當來告我正倫屢諫不聽乃以帝語告之承乾表聞帝責正倫正倫對曰臣以此恐之冀其遷善耳及承乾敗正倫左遷交州交州今屬安南國

踣魏徵碑

初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才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帝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

後諫戮以示起居郎褚遂良帝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踣仆所撰碑

房玄齡等上高祖今上實錄

帝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紀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帝又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朕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

爲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帝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即命直書其事

九月新羅乞兵伐高麗遣使諭之

先是高麗泉蓋蘇文弒其王建武立王弟子藏爲王帝不欲用兵遣使冊藏爲遼東郡王至是新羅遣使言高麗以兵絕其入朝之路乞兵救援帝遣使諭之蓋蘇文不奉詔李世勣欲伐之帝遂欲自征高麗褚遂良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誠當誅但命一二猛將取之如反掌耳陛下輕行遠涉臣所甚憂不聽

甲辰十八年秋七月以劉洎爲侍中

帝文學辯敏羣臣言事者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曰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颺況動神機縱天辯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損心多語損氣願爲社稷自愛帝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至煩多今聞讜

言虛懷以改

九月以褚遂良爲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帝問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帝嘗謂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范祖禹曰遂良直道犯顏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而譬之飛鳥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

冬十月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十一月以李世勣爲行軍大總管詔親征高麗

帝聞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名振失不拜謝帝試責怒以觀其所爲名振謝曰疏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帝乃歎曰奇士也拜右驍衛將軍

十二月武陽公李大亮卒諡曰懿

大亮恭儉忠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房玄齡每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初大亮爲李密所獲賊帥張弼見而釋之及大亮貴求弼弼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塗而識之持弼而泣以家貲遺弼弼不受言於帝乞遂以其官爵授之帝擢弼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至是副玄齡守京師令遺表請罷高麗之師家餘米五斛布三十匹親戚早孤爲大亮所養喪之如父者十有五人

乙巳 十九年春正月帝發洛陽

帝至鄴自爲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及 曹操墓在彰德府臨漳縣講武城外

胡寅曰太宗之評魏武者正所以自狀耳或問漢高祖光武昭烈魏武唐文皇人品何如曰高祖尚矣光武昭烈猶魯衛之政也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其所長短恭略相當光武昭烈才德俱優魏武太宗才優於德然規模建立皆在漢高範圍之內

三月至定州詔皇太子監國 留居定州命太傅高士廉等輔之

秋九月帝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

帝攻安市六旬不下帝以遼左早寒且糧食將盡勅班師戰士死者幾三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帝悔不能成功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也乃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安市城高麗縣名故址在遼東蓋州衛東北

冬十二月薛延陀寇夏州 薛延陀本匈奴別種先與薛種雜居號北後擊延陀部而有之故號薛延陀姓一利咥氏

殺侍中劉洎

初帝將東行謂劉洎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行誅帝怪之及帝還不豫洎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譖之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

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帝以為然、詔賜自盡、

丙午 二十年春正月、遣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

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伏伽等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冤者、前後相屬、帝令褚遂良類狀以聞、帝親臨決、以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數百十人、

秋八月、帝如靈州、遣李世勣擊薛延陀降之、勅勒諸部遣使請吏、

薛延陀多彌可汗、為回紇所殺、盡據其地、餘衆西

走、共立咄摩支、遣使奉表、請居鬱督軍山之北、勅勒九姓酋長聞其來、皆懼、朝議亦恐其為磧北之患、乃遣李世勣圖之、帝詣靈州招撫、世勣至鬱督咄摩支降、遣使招諭勅勒諸部、其酋長皆喜、請入朝、帝至浮陽、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帝喜、納之、為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遂勒石於靈州、詔以勅勒諸部為州縣、回紇其先匈奴也、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後屬突厥、會突厥亂、襲破之、遂自稱可汗、鬱督軍山匈奴中山名、勅勒元魏時號高車部、後別為十五部、總號勅勒、又號鐵勒、靈州故城在陝西寧夏衛城、浮陽漢縣名、故城在河間府滄州東、

冬十二月、帝生日罷宴樂、

帝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子路嘗食藜藿為親負米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欲食藜藿負米不可得也

丁未 二十一年春正月、以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伐高麗、

夏四月、以李素立為燕然都護、

統瀚海等六府、皐蘭等七州、素立撫以恩信、夷落

懷之、共率馬牛為獻、素立惟受其酒一杯、帝謂侍臣曰、朕之所以平定中夏、而服夷狄者、止緣五事耳、見人之善、若己有之、棄其所短、取其所長、賢者敬之、不肖者憐之、正直之士、未嘗黜責、中華夷狄、愛之如一、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五月、如翠微宮、在西安府城南終南山上、

初帝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命修終南山太和廢宮為翠微宮、至是幸之、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帝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初昌齡與進士王公治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

貢衆黜之舉則莫慮其故及奏帝帝咨無二人名
諸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
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帝
善其言、

秋八月立皇子明爲曹王、

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之妃也有寵於帝文德皇
后之崩也帝欲立爲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
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戊申 二十二年春正月作帝範以賜太子、

帝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

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
修身治國備在其中、

如玉華宮、

帝營玉華宮務爲儉約惟寢殿覆瓦餘皆茅茨然
所費已巨億計充容徐惠妃以帝東征高麗西討
龜茲翠微玉華營繕相繼上疏諫略曰以有盡之
農功塡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
軍又曰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寔迷
心之酖毒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
後帝善其言、

（充容九嬪之一徐惠妃名）

夏五月殺華州刺史李君羨、

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
唐二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帝惡之以武衛
將軍李君羨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
爲華州刺史御史復奏君羨謀不軌遂誅之帝嘗
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
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
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旣成矣帝曰
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
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

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
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乃
止、華州屬西安府

司空梁公房玄齡卒、諡文昭

時玄齡疾篤謂諸子曰今天下無事惟東征不已
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
爲陛下每決重囚必令三覆五奏素膳止樂者重
人命也今驅無罪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
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
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

無此三條、而生煩中國、内爲前代雪恥、外爲新羅
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
自新、臣死且不朽、帝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

己酉二十三年夏五月、以李世勣爲疊州都督、

帝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
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卽行、俟我死、汝用爲僕
射、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勣爲疊州都
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疊州故城在陝西洮州衛南

帝崩、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子、罷遼東兵、

六月、太子卽位、

帝初卽位、日引刺史十人入閤、問以百姓疾苦及
其政治、長孫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帝亦尊禮
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
之遺風、

以李世勣爲開府儀同三司、同三品、尋爲左僕射、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一終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二

史官顧錫疇編纂

高宗皇帝 名治、太宗第九子、在位二十四年

庚戌永徽元年春正月、立妃王氏爲皇后、

冬十月、以褚遂良爲同州刺史、同州屬西安府

監察御史韋思謙劾奏遂良抑買人地、左遷同州
刺史

辛亥二年秋八月、以于志寧爲僕射、同三品、

壬子三年春正月、以褚遂良爲吏部尚書、同三品、

秋七月、立陳王忠爲皇太子、王后無子、以忠母劉氏微賤、故立之

癸丑四年春二月、散騎常侍房遺愛及高陽公主謀反、
伏誅、遂殺荊王元景吳王恪、

初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公主驕恣甚、與浮
屠辯機等數人私通、事覺怨望、遂使掖庭令陳玄
運伺宮省機祥、遺愛亦與附馬都尉薛萬徹柴令
武謀奉荊王元景爲主、以舉事、至是公主謀黜遺
愛兄遺直封爵、使人誣告遺直罪、帝令長孫無忌
鞫之、更獲遺愛及主反狀、吳王恪有文武才、素爲
物情所向、太宗欲立之、無忌固爭而止、遂與無忌
相惡、無忌欲因事誅之、遺愛因言與恪同反、冀得

免死于是遊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公主並賜自盡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滅族不久

甲寅 五年春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 時年三十一

初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帝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悅之太宗崩武氏出爲尼忌日帝詣寺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后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屈體事后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爲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二　唐高宗　二

夏閏四月帝在萬年宮有大水

山水衝玄武門衛士皆走郎將薛仁貴曰天子有急敢畏死乎登門桄大呼以警宮內帝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

桄門上橫木安戶扇者作門桄也

劉友益曰三月立昭儀而閏四月大水夜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女寵之戒昭昭矣

冬十月築長安外郭

雍州參軍薛景宣上言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寧等以景宣言涉不順請誅之帝曰景宣雖狂妄若得罪恐絕言路遂赦之

帝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爲則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必不漏帝悅爲之罷獵

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爲朝散大夫

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帝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卽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帝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訴其罪后無以自明帝由是有廢立之志又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帝因言皇后無子以諷之無忌對以他語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二　唐高宗　三

帝與昭儀皆不悅而罷

乙卯 六年秋七月以李義府爲中書侍郎

中書舍人李義府爲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司馬義府問計于中書舍人王德儉德儉曰帝欲立武昭儀恐宰臣異議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矣義府然之叩閤表請帝悅留之超拜中書侍郎

九月貶褚遂良爲潭州都督 潭州屬保寧府

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勣稱

疾無忌等入帝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
昭儀爲后何如遂良曰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
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帝
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
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
代之後謂陛下爲何如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
置笏于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
帝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
獠老 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志
寧不敢言侍中韓瑗因泣涕極諫中書令來濟亦

上表諫帝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帝問之曰朕欲
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事當且已乎
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衛尉
卿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
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預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
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爲潭州都督 潭州今湖廣長沙府
范祖禹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于李勣之言勣
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
博矣
冬十月廢皇后王氏爲庶人立昭儀武氏爲皇后

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于別院帝嘗念之間行
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再
見日月幸甚帝曰朕卽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
人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
后數見王蕭爲祟如死時狀故多在洛陽不敢歸
長安遂以洛陽宮爲東都
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
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尅
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
李貓

丙辰 顯慶元年春正月以太子忠爲梁王立代王弘爲
皇太子 弘武后所生故廢忠而立弘後廢忠爲庶人
二月贈武士彠 后 司徒賜爵周國公
秋七月貶王義方爲萊州司戶 萊州府名隸山東
時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
理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爲妾
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侍御史王義方奏
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漸不可長對仗叱義府令
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
讀彈文帝以義方毀辱大臣貶之

丁巳二年夏五月帝始隔日視事
秋八月貶韓瑗來濟褚遂良皆爲遠州刺史
許敬宗李義府誣奏韓瑗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
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欲爲外援皆坐貶瑗
振州濟台州遂良愛州（振州今廣東崖州台州今浙江愛州屬安南）
戊午三年冬十一月以許敬宗爲中書令
己未四年夏四月削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官封黔州安
置（黔州今重慶府黔江縣）
武后以無忌受重賞而不助己深怨之會人告太
子洗馬韋季方罪勅許敬宗鞫之敬宗因誣奏季

方欲與無忌謀反帝不忍加刑乃削其官封黔州
安置敬宗又奏于志寧亦無忌之黨免志寧官（未幾殺無忌籍沒其家）
庚申五年冬十月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
帝初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后
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繇是委以政事權
與人主侔矣
辛酉龍朔元年夏六月徙潞王賢爲沛王
沛王賢聞王勃善屬文召爲修撰時諸王鬬雞勃
戲爲檄周王雞文帝見之怒曰此乃交構之漸斥
勃出沛府
鐵勒犯邊詔武衛將軍鄭仁泰等將兵討之
鄭仁泰至天山鐵勒九姓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
驍勇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
請降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
漢關（天山即祁連山漢關即玉門關）
癸亥三年春正月以李義府爲右相夏四月除名流巂
州
義府兼知選事恃勢賣官怨讟盈路帝從容戒之
義府勃然變色曰誰告陛下緩步而去帝不悅義

府又與術者微服出城候望氣色或告義府陰有
異圖鞫之有實詔除名流巂州朝野稱慶
甲子麟德元年冬十二月殺同三品上官儀梁王忠賜
死
初武后屈身忍辱奉順帝意故帝排羣議而立之
及得志專作威福帝動爲所制不勝其忿會宦者
王伏勝發其使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爲厭禱事
帝密召上官儀議之儀因言后專恣請廢之帝即
命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帝自訴帝羞縮不
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與伏勝

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
忠謀大逆儀及伏勝皆死賜忠死於流所自是帝
毎視事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
權悉歸中宮中外謂之二聖（時年四十一）
乙丑二年冬十月車駕發東都至泰山
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帝過壽張幸其宅問所
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帝善之賜
以縑帛（壽張縣名屬兗州府）
胡寅曰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張
公藝又勸之故知其貪朴茂而智術短矣爲公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二　唐高宗　八

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之久繇家長專治權
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也如此萬一其有警矣
丙寅乾封元年春正月封泰山禪社首（帝初獻皇后亞獻社首壇名）
車駕還過曲阜祠孔子（贈以太師祭以少牢）
至亳州尊老君爲太上玄元皇帝（亳州屬鳳陽府老子所生之地）
劉友益曰孔子贈太師而尊老君爲皇帝亦太
不倫矣
秋七月以劉仁軌爲右相（時改中書令爲右相）
初仁軌爲給事中與李義府有隙出爲青州刺史
會討百濟仁軌當浮海運糧遭風失船命監察御
史袁異式往鞫之異式承義府風旨逼令仁軌引
決仁軌不從異式具獄以聞帝命除名以白衣從
軍遂平百濟及仁軌爲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
軌瀝觴言之曰仁軌若念疇昔之事有如此觴既
知政事薦爲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
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冬十二月以李勣爲遼東大總管伐高麗
戊辰總章元年秋九月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
勣拔高麗十七城武衛將軍薛仁貴復破之于金
山乘勝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二　唐高宗　九

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爲前鋒以進拔扶餘
城餘皆望風請服勣進圍平壤拔之高麗王藏出
降（平壤高麗所都）
己巳二年春二月以盧承慶爲司刑太常伯（時改尚書爲太常伯）
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
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承慶重其
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
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冬十一月李勣卒（諡貞武）
李勣寢疾謂其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

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此諸子令以付汝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撾殺然後以聞勣爲將有謀善斷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其姊嘗病勣親爲作粥風回爇其鬚鬢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非爲無人使令也顧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爲姊煑粥其可得乎勣嘗謂人我十二三時爲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爲難當賊有不快意則殺之十七八爲佳賊臨陳乃殺人二十爲大將用兵以救人

定銓注法

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遂爲永制大畧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以爲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負米八

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凡居官以年爲考六品以下四考爲滿有劉曉者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爲公道書判爲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甲戌 上元元年春三月以武承嗣爲周國公 后兄元爽之子

秋八月帝稱天皇后稱天后

時帝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帝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禕之等使撰列女傳等書時密令參決表奏以分相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九月大酺

角勝也鬪以角觚相當月乃角秋繫以爭勝相亦勝也食桑取小之意

帝御翔鸞閣觀之、分音樂爲東西朋、使雍王賢主
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爲樂、郝處俊諫曰、二王
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
二朋、遞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帝矍
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乙亥 二年、夏四月、太子弘薨、立雍王賢爲太子、
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迕旨、酖之、
秋八月、以戴至德、劉仁軌爲左右僕射、唐制諸官名僕射
仁軌至德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諭之、至德
必據理難詰、未嘗與奪、實有冤結者、密爲奏辯繇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二 唐高宗 十二

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
之柄、人臣安得盜取、帝聞而深重之、
丙子 儀鳳元年、秋九月、以狄仁傑爲侍御史、
時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當除
名、帝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帝怒、
仁傑曰、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
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
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栢殺二將軍、後
代謂陛下爲何如主、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
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帝怒解、遂貸之、仍擢

仁傑爲侍御史、初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
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
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
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
愧乎、遂相與輯睦、
己卯 調露元年、夏六月、遣吏部侍郎裴行儉立波斯王、
行儉襲執阿史那都支以歸、
初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匐與吐蕃
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
儉曰、今波斯王卒、其子質京師、宜遣使送歸、道過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二 唐高宗 十三

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帝從之、乃命
行儉冊立波斯王、過西州、揚言須稍涼西上、都支
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召四鎮酋長謂曰、昔在此
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
請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爲畋獵、校勒部伍、數日、遂
倍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遣使問其安否、召
與相見、都支計無所出、帥子弟迎謁、遂擒都支以
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安西 唐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建安西都護府、統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國、號爲安西四鎮、
冬十月、單于府突厥反、遂寇定州、

阿史德奚職二字姓溫傅與奉職同史姓氏

陌本作纫單刃也

突厥阿史德溫傅奉職二部俱反，衆數十萬，遣長
史蕭嗣業等將兵討之，爲虜所敗，突厥寇定州，刺
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遁，
庚辰永隆元年，春三月，以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討
突厥，平之，
初，行儉至朔州，謂其下曰，撫士貴誠，制敵尚詐，乃
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
以羸兵爲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
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
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兵所邀殺，

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大破突厥于黑
山，在大同府城西北
秋八月，廢太子賢爲庶人，立英王哲爲皇太子，
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爲天后姊韓國夫人所
生，內自疑懼，方士明崇儼以厭勝之術爲天后所
信，嘗至正諫大夫，嘗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
類太宗，會崇儼爲人所殺，天后遂疑太子所爲，太
子頗好聲色，與戶奴狎昵，天后使人告其事，鞫之，
於馬坊得皂甲數百領，以爲反具，帝素愛太子，欲
宥之，天后不可，遂廢爲庶人，黨與皆伏誅，

尹起莘曰，弘賢皆武氏所出，弘既酖死，賢又廢
黜，殘忍一至於此，
壬午永淳元年，春二月，立皇孫重照爲皇太孫，
夏四月，聞喜公裴行儉卒，謚曰憲
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王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
皆以文章有盛名，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
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
之器耶，楊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
而勃溺水，炯終於盈川令，照鄰惡疾赴水死，賓王
反誅，行儉爲將帥，破阿史那都支，得馬腦盤廣二

尺餘，以示將士，軍吏捧以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
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爲，何至於是，不復有追
惜之色，詔賜都支等貲產金器三千，並分給親故
偏裨，數日而盡，盈川縣名，省入西安縣，故址在衢州府城南
以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並中書門下同承
受進止平章事，
先是玄同爲吏部侍郎，上言曰，人君之體，當委任
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周穆王命
伯冏爲太僕正，曰，愼簡乃僚，是使羣司各自求其
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

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冰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疏奏，不納。

秋七月，作奉天宮。

帝欲遍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山之南。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數年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帝不納。自褚遂良、韓

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

冬十月，突厥骨篤祿寇并州，薛仁貴大破之。

突厥骨篤祿寇并州、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紿我也。仁貴免胄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象州今屬廣西柳州）

癸未 弘道元年，冬十二月，帝崩，太子哲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時年六十）

帝疾甚，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而崩。遺詔太子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中宗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

以裴炎為中書令。

中宗皇帝（名哲，高宗太子，即位後，武后廢為廬陵王，居房州，十四年，迎還，在位五年）

甲申 嗣聖元年，（二月，睿宗文明元年。九月，太后光宅元年）春正月，立妃韋氏為皇后。

二月，太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旦。（廬陵今吉安府，豫今汝寧州）

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耶。炎懼，白

太后密謀廢立。太后廢中宗為廬陵王，立豫王旦為皇帝，改元文明，政事皆決于太后。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一人言：嚮知別無勳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告之，座未散，皆捕繫羽林獄，言者斬，餘皆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興矣。（坊曲街坊委曲也）

胡寅曰：中宗之廢，往往歸咎武氏，而不知事起裴炎也。炎但知玄貞與政，必與己分權，不若倚后為重，而不為唐室遠慮，以啓革命屠戮之禍，罪不止廢君而已也。

夏四月，太后遷帝于房州，又遷于均州。（房州今鄖陽府房縣均州）

秋九月、太后改元、及服色官名、

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尚書省爲文昌臺、僕射爲左右相、六曹爲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爲鸞臺、中書省爲鳳閣、侍中爲納言、中書令爲内史、御史臺分爲左右肅政臺、其餘悉以義類改之、

太后立武氏七廟、

武承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敗、

今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追尊五代祖爲公、妣爲夫人、高曾祖考爲王、妣皆爲妃、

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

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柳州司馬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溫、皆坐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爲辭、遂起兵揚州、復稱嗣聖元年、移檄州縣、略曰、武氏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才如此、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遣大將軍李孝逸將兵討之、太后問計於裴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爲辭、若太后反政、則不討自平矣、武承嗣因使監察御史崔詧言炎有異圖、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騫味道鞫之、

鳳閣舍人李景諶證炎必反、遂斬炎、

李敬業取潤州、李孝逸擊殺之、

初魏思溫說李敬業直指洛陽、御史薛仲璋以不如先取常潤、爲定霸之基、然後北面以圖中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麥爲糗、伸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攻潤州、聞李孝逸將至、回軍拒之、屯下阿溪、使敬猷逼淮陰、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監軍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今大軍

懷義本姓馮名小寶因高祖女千金公主以進得幸後乃度爲僧改名懷義又令與尚太平公主薛紹合族[illegible]

久留不進，爲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畏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擊敬猷，走之，進擊敬業，因風縱火，敬業大敗，孝逸追之，其將斬敬業等來降。（常今常州府潤今鎮江府○下阿溪在高郵州）

胡寅曰：元忠智謀，誠可爲世用，而用於女主之朝，可謂不待價而沽者也。其言曰：天下安危繫此一舉，敬業敗則武后愈安，詞繫於唐室乎。

乙酉　二年（太后垂拱元年）春三月，太后遷帝於房州。（廬陵直必書帝所在，存正統也。）

秋七月，太后以僧懷義爲白馬寺主。

懷義得幸於太后，太后以爲白馬寺主，出入乘御馬，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與從弟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閹之，表寢不出。（白馬寺在河南府城東，漢明帝時，摩騰竺法蘭始自西域以白馬馱經來，初止鴻臚寺，遂取寺爲名，創置白馬寺，爲僧寺之始。）

丙戌　三年春三月，太后置銅匭受密奏。

太后自李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請鑄銅爲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嘗爲敬業作兵器，遂伏誅。胡人索元禮因告密擢爲遊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中外畏之，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屢上疏諫，太后不聽，又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天下亂矣。

[illegible]

丁亥　四年夏四月，太后殺同三品劉禕之。

禕之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廢昏立明，安

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或誣禕之受金，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勑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勑。太后怒，賜死。禕之初下獄，睿宗爲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草謝表，立成數紙。

戊子　五年夏六月，河南巡撫大使狄仁傑奏焚淫祠。

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夏禹祠在開封府杞縣西北，太伯祠在蘇州府閶門內，季札祠在常州府治東，伍員祠在蘇州府城西西里）

貞太宗子

秋八月，瑯邪王冲、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遂大殺唐宗室。

時狄仁傑爲豫州刺史，貞黨當坐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詿誤，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不言，又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仁傑初爲寧州刺史，有德政。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攜哭於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寧州屬陝西慶陽府○豐州一名五原郡，本在大同府)

己丑 六年。(太后永昌元年)冬十一月，太后享萬象神宮，始用周正。(以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夏正月爲一月)

劉友益曰：周，太后父士彠始封國也。改用建子，而太后以周代唐之意决矣。

太后自名曌。(照)改詔曰制。○除唐宗室屬籍。

庚寅 七年。(周武氏天授元年)春正月，太后以武承嗣爲左相，武攸寧爲納言。

二月，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貢士殿試自此始)

秋七月，以侯思止、王弘義爲侍御史。

思止、弘義新進，入獄者非死不出。朝士人人自危，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爲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

太后以思止不識字，思止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

皆曰：遇來俊必死，遇徐杜必生。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太后殺南安王頴等十二人，及故太子賢二子，(南安縣名，屬泉州府)

唐之宗室，於是殆盡，其幼弱者亦流嶺南。

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爲皇嗣，改姓武氏。

侍御史傅遊藝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可之，立武氏七廟，祖考皆爲皇帝，妣皆爲皇后，武承嗣三思等皆爲王，以遊藝爲鸞臺侍郎平章事。遊藝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後遊藝夢登湛露殿，所親告之，下獄自殺)

辛卯 八年。春二月，周流其右丞周興於嶺南。

初，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

索大甕如興法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服罪法當死原之流嶺南在道爲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爲暴刻所殺各數千人元禮俊臣後亦爲太后所殺

秋九月周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太后深歎美之

壬辰九年周如意元年再改長壽春正月周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

初太后遣使存撫四方至是引見其所舉人無問賢愚悉皆擢用高者試給舍夫郎御史遺補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爲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推侍御史盌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𪒠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太后雖濫以祿位收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爲之用

周貶狄仁傑魏元忠爲縣令

來俊臣羅告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崔宣禮盧獻魏元忠李嗣眞謀反先是俊臣請降勅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仁傑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教仁傑引平章事楊執柔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爲如此事以頭觸柱流血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仁傑裂衾帛書寃狀置綿衣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得書稱變以聞太后以問俊臣俊臣乃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初平章事樂思晦亦爲俊臣等所殺其男至是上變太后召見

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廷之忠淸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皆貶縣令仁傑彭澤元忠涪陵

秋七月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

先是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太后問慶之曰皇嗣我

而忍奈何縣之慶之復請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
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
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
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
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自
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
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
亦以為然至是昭德又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
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
之視何如父子子猶有弒父況姪乎太后矍然遂

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
昭德始得安眠彼代吾勞汝勿言也
周流其御史嚴善思於驩州（驩州屬安南國）
時告密者衆太后亦厭其煩命御史嚴善思按問
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
乃相與構善思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之
冬十月周遣兵擊吐蕃取四鎮（龜茲于闐疏勒碎葉 置安西都護 發兵戍之）
周制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時政記自此始）
癸巳 十年春正月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
師德寬厚清慎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
吾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榮寵過盛將何以自免
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師德
愀然曰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
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周殺其尚方監裴匪躬
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
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鞫
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
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
剖其胸太后令輦入宮經宿始蘇嘆曰吾有子不

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甲午 十一年（周延載元年）秋八月周以杜景儉同平章事
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以為瑞景儉獨
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
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乙未 十二年（周天冊萬歲元年）冬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請降
十二月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
攸緒少有志行恬淡寡慾棄官隱於嵩山之陽優
游巖壑太后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
與民無異

甲申 十三年、周改元延載 冬十月、周以徐有功爲殿中侍
御史。
太后思有功用法平恕、擢拜殿中侍御史、遠近聞
者無不相賀。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
固守誠節、設客問曰、徐公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
之所行甚易、徐公所行甚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
下無事、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酷
吏恣虐、而守死善道、幾陷囹圄、豈不難哉。宗城今屬平府
十一月、周以張昌宗爲散騎常侍、張易之爲司衛少
卿。

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
皆得幸於太后、武承嗣三思皆候其門庭、爭執鞭
轡、謂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
丁酉 十四年、春三月、周立突厥默啜爲可汗。
秋九月、周以魏元忠爲肅政中丞。
冬閏十月、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戊戌 十五年、周聖曆元年 春三月、帝還東都。
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狄仁傑從容言於太后
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
孫、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

控鶴府有監有丞及主簿錄事等

晉祁奚請老舉其子祁午以自代

乃非天意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
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爲
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因勸太后召還盧陵王。太
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
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
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意。吉
頊與張易之昌宗爲控鶴監供奉、頊說二人曰、公
兄弟貴寵、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以自全。公何不
勸立盧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長保
富貴矣。二人以爲然、承間屢爲太后言之。太后乃

託言盧陵有疾、遣使召之。承嗣怏怏、遂發病死。
秋八月、周以狄仁傑兼納言。
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
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
矣。通事舍人元行沖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沖數
規諫仁傑、且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
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沖請
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
也。
九月、周武氏以帝爲皇太子、河北道元帥、狄仁傑副

之以討默啜、

默啜寇嬀檀等州、又陷趙州、太后命太子爲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命仁傑知元帥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突厥盡殺所掠趙定男女萬餘人而去、嬀今隆慶州、檀州今密雲縣、爲順天府、趙州今眞定府平山縣、定州屬眞定府、

周以蘇味道同平章事、

稜、門扇也、四方木稜之、可左可右、

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稜、

冬十月、周以姚元崇同平章事、

十一月、周以豫王旦爲相王、相州名、今河南彰德府

十二月、周以魏元忠同平章事、

己亥十六年、秋八月、周納言婁師德卒、諡曰貞

師德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太后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仁傑既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矣、

庚子十七年、久視元年、夏六月、司空梁公狄仁傑卒、諡曰文惠

[illegible]重仁傑、謂之國老而不名、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代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盡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門生謂桃李、夫種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食、以所薦士有益于已也

冬十月、周復以正月爲歲首、

辛丑十八年、大足元年、又改長安、春三月、雨雪、

蘇味道以雪爲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爲瑞雪、臘月雷爲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爲災、豈得誣以爲瑞、太后爲之罷朝、

冬十一月、周以崔玄暐爲天官侍郎、

天官侍郎崔玄暐、性介直、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暐曰、聞卿改官、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爲奸貪耳、今還卿舊任、

周以郭元振爲涼州都督、

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頻歲

屍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置和戎城、北境置白亭軍、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冦不復至城下、和戎城在陝西行都司城東南、今置古浪許黎、白亭本海名、在陝西涼州衛東北境、因置軍於此、故名白亭軍

壬寅 十九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是歲蘇安恒復上疏曰、太子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不知鍾鳴漏盡、天意人事還歸李家、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癸卯 二十年、秋九月、周貶魏元忠為高要尉、流張說於

嶺南、高要縣名、屬肇慶府

初元忠為洛州長史、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為相、太后欲以易之弟昌期為雍州長史、元忠以昌期年少、不閑吏事、乃止、又嘗面奏臣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鳳閣舍人宋璟謂說

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左史劉知幾曰、無汙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促 說使速言、說曰、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周為臣至忠、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

使學誰邪、太后曰、說反覆、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竟貶元忠為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

胡寅曰、宋璟可謂賢矣、為張說謀而忠、張說亦可謂賢矣、聞宋璟言而受、說非守義不回者、特以蓬生麻中、不得不直耳、君子所以貴三益之友也、

太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說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

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甲辰 二十一年、秋七月、周以楊再思爲內史。

再思爲相、專以諛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剪紙帖巾、又被紫袍、爲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

花。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九月、周以姚元之爲靈武道安撫大使。冬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

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太后遂以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冬十二月、周張昌宗下獄、既而赦之。

時太后寢疾、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易之昌宗侍側。有人爲飛書、云易之兄弟謀反。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太后命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鞫之。神慶奏言昌宗款稱弘泰語已奏聞、準法首原。璟奏昌宗爲飛書所逼、不得已而自首。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太后温言解之。璟聲色愈厲曰、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特勅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許州屬開封府

乙巳 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帝復位。大赦。

大帝謂高宗、二豎指易之昌宗

太后疾甚、昌宗易之居中用事。張柬之與天官侍郎崔玄暐、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己、謀誅之。柬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荊府長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皆爲羽林將軍。

委以禁兵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柬之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等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多祚等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泄故不敢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昔天皇以愛子托陛下願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於是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明日太后傳位于太子中宗復位太后徙居上陽宮帝帥百官

時太后年八十二歲

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胡寅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張柬之等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爲唐室討罪武氏以才人蠱惑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位三罪也殺君之子四罪也自立爲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鋤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酷吏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卽位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大罪廢爲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乃膠常守故不能討治使得從容傳位又受顯冊尊稱故不旋踵而韋氏肆行無忌意可以爲常事也

以張柬之袁恕己同三品崔玄暐爲內史敬暉桓彥範爲納言李多祚等進官賜爵有差

二月復國號曰唐

復立韋氏爲皇后贈后父玄貞上洛王

帝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及再爲皇后遂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矣

以呂產呂祿比武三思

以武三思爲司空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柬之等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帝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儀女孫婉兒者沒入掖庭辯慧能文明習吏事太后愛之及帝卽位使掌制命拜爲婕妤三思通焉又薦三思與韋后帝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爲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柬之等

擻勸帝誅諸武，不聽。柬之等或撫床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帝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知復奈何。[illegible]

縣名，屬西安府。安樂，今狄道縣，屬臨洮府。

三月，徵武攸緒為太子賓客。

以安車徵武攸緒。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

胡寅曰：武攸緒之志，不緇於其族，卓矣。他人避武后之亂，思中宗之復，事華則奮然而出。攸緒應召而來，遺榮而去，當是之時，一人而已。

夏五月，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

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為耳目，湜見帝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三思引為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愔謟事二張，坐贓亡入東都，謁三思，初見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之，愔曰：愔始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後乃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然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此愔所以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與湜皆為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不若封以王爵，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帝以為然，封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己為南陽王，崔玄暐等為博陵王，皆罷政事。三思令百官修復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未幾五王皆出為諸州刺史，復貶遠州司馬，殺之。○扶陽，縣名，故址在思南府城西北。博陵，今定州。

以宋璟為黃門侍郎。

以楊元琰為衛尉卿。

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為僧，帝不許。敬暉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秋九月，以魏元忠為中書令。

冬十一月，皇太后武氏崩。年八十二

武三思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寔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元忠自端州還，不復彊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以書責之，元忠得書，愧謝而已。酸棗，今開封府延津縣

丙午 二年，春正月，制太平安樂公主各開府置官屬。

夏四月，殺處士韋月將。以宋璟爲貝州刺史。

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帝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帝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帝怒少解，乃命杖而流之嶺南。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三思惡璟，出爲貝州刺史。貝州屬廣平府

秋七月，立衛王重俊爲皇太子。

十一月，以韋從一爲雍州刺史。

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從一懼，命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丁未 景龍元年，秋七月，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兵潰而死。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勅，推尊武氏。駙馬武崇訓又教安樂公主請廢太子。太子積不能平，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兵，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太子與多祚斬關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帝乃與皇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樓以避之。宮闈令楊思勗擊斬多祚前鋒，多祚軍奪氣。帝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爲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等，餘衆皆潰。太子亦爲左右所殺。帝以其頭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官屬不敢近。永和縣丞甯嘉勗號哭，解衣裹之，坐貶。安樂公主及宗楚客謀使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帝使御史中丞蕭至忠鞫之。至忠泣曰：陛下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帝素友愛，事遂寢。永和縣名屬平陽府

貶魏元忠爲務川尉，道卒。

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脅以自隨。太子死，升爲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宗楚客等共誣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三族。制不許，乃貶務川尉。行至涪陵而卒。務川今貴州思南府 涪陵今四川涪州

戊申 二年，春三月，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

城，首尾相應，以絕突厥南寇之路，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減鎮兵數萬人。（三受降城，中城西城東城，西城也，俱在大同府城西）

夏四月，置修文館學士。（以學士名官始此）

選公卿善為文者李嶠等二十餘人為之，陪侍遊宴，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

秋七月，始用斜封墨敕除官。

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等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

冬十一月，安樂公主適武延秀。（承嗣之子[illegible]）

徵武攸緒入朝。

召武攸緒於嵩山，勑禮官於兩儀殿設位，行問道之禮，令攸緒以山服見，不名不拜，攸緒至，趨立辭見班中，再拜而退，屢加寵錫，皆辭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

己酉 三年，春正月，幸玄武門，觀宮女拔河。

時帝每與近臣宴集，令各務效伎藝，以為樂，國子司業郭山惲獨歌鹿鳴蟋蟀，明日，賜山惲勑，嘉美之，又嘗宴侍臣，使各為迴波辭，有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主爾持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帝不悅，同三品蕭至忠曰，此真諫官也，帝幸定昆池，命從官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所願暫思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勞。

三月，以宗楚客為中書令，崔湜同平章事。

時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僂趨出，立于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忿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帝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引以

為相，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庚戌 四年，（睿宗景雲元年）春正月，帝觀燈於市里。（帝與韋后微行，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

夏五月，宴近臣。

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六月，皇后韋氏弒帝于神龍殿，立溫王重茂。（中宗之子）

初許州參軍燕欽融上言皇后淫亂干政，宗楚客

圖危社稷帝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帝意怏怏由是后及其黨始懼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己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于餅餡中進毒中宗崩太平公主與上官婕妤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爲太子皇后臨朝攝政太子即位時年十六楚客勸后遵武后故事以韋氏子弟領南北軍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謀去之

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并其黨皆伏誅

相王子臨淄王隆基陰聚才勇之士密謀匡復會兵部侍郎崔日用以宗楚客謀告隆基乃與太平

公主及前朝邑尉劉幽求等謀先事誅之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于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於是果毅葛福順直入羽林營斬諸韋典兵者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勒兵入玄武門諸衛兵皆應之斬韋后及安樂公主上官婕妤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止之比曉內外皆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于地汝之功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收捕諸韋親黨及楚客等斬之封隆基爲平王

相王即位廢重茂復爲溫王

胡寅曰臨淄舉事不白相王韋氏既誅復拒幽求之議然則其志本欲自取特不敢言爾惜乎睿宗之不見幾幽求之不知變也韋氏淆亂睿宗曾無討除之意而隆基能之大事已定幽求宜請于相王使以神器歸之臨淄則太平之亂

無自而生矣他日聞變登樓然後畀付父子之間交有所損幽求勇能戡亂而智不燭微惜哉

立平王隆基爲皇太子

帝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劉幽求曰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帝從之

以姚元之宋璟同三品

璟與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綱紀修舉復有貞觀

承徽之風、

睿宗皇帝 名旦中宗弟 在位二年

辛亥 景雲二年、春正月、以郭元振張說同平章事、

二月、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爲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爲豳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

太平公主憚太子英武、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結黨、欲危太子、帝嘗密召侍中韋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謀耳、願陛下無惑、帝瞿然曰、朕知之矣、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

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與宗廟社稷之主、奈何忽有此議、與姚元之密言於帝曰、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搆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幽王皆爲刺史。太平公主、武攸暨、皆于東都安置。帝曰、朕唯一妹、豈可遠置東都、頃之帝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帝悅、於是出二王爲二州刺史、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

既姚元之爲申州刺史、宋璟爲楚州刺史、寢二王刺史之命、

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奏二人離間姑兄、故有是命、又召太平公主還京師、

夏六月、置十道按察使、按察使之名始此

冬十一月、召司馬承禎至京師、尋許還山、

帝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術數、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安肯勞心以學術數乎。帝曰、理身無爲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

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帝嘆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承禎因請還山、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此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爲左拾遺、故承禎言之、終南山在陝西武功縣東

廣成子居崆峒之上 [illegible]

壬子 太極元年、玄宗先天元年、秋八月、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爲太上皇、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

立妃王氏爲皇后、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二終

綱鑑正史約

史官顧錫疇纂　錢塘徐

玄宗明皇帝（名隆基，睿宗第三子，在位四十四年）

癸丑 開元元年，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羲、中書令蕭至忠、崔湜等謀廢立。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于帝曰：太平謀逆有日，萬一姦先得志，悔之何及。帝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帝以為然，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及內給事高力士等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召至忠、羲斬之，懷貞自縊死。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無他也。上皇乃下誥，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賜死，崔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公主流嶺南，尋以湜與逆謀，追賜死。初太平公主與湜等謀廢立，陸象先獨以為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為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

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帝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時窮治公主枝黨，象先密為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時無知者。

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

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帝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宦官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寖多，宦官之盛自此始。

范祖禹曰：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為奸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其多員，自是以後，寖干國政，唐室之禍基於開元矣。

以張說為中書令。

八月，以劉幽求為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

冬十月，講武于驪山。

帝幸新豐，講武于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于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諫曰：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

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帝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將軍李邈遽宣勅斬之帝尋罷邈官新豐今臨潼縣驛名屬西安府新州今新興縣屬肇慶府

以姚元之同三品

帝欲以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殿中監姜皎言于帝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為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帝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首服即召元之詣行在帝曰卿宜遂相朕元之知帝大度銳於為治乃先設十事要說以堅帝意一願政先仁恕二願不幸邊功三願法行自近四願宦豎不與政事五願絕租賦外貢獻六願戚屬不任臺省七願接臣下以禮八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九願絕佛道營造十願鑒祿莽閻梁之亂為萬代法帝皆納之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帝仰觀殿屋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以煩朕耶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為元之道帝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大體

冬十二月改官名

僕射為丞相中書為紫微省門下為黃門省侍中為監

以姚崇為紫微令張說為相州刺史

姚崇為相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他日崇對于便殿行微蹇帝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帝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臣密乘車入王宅恐為所誤故憂之遂左遷為刺史

甲寅 二年春正月置左右教坊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帝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子弟

沙汰僧尼

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戶彊丁削髮避役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帝從之沙汰萬二千餘人禁創寺鑄佛寫經百官之家毋與僧尼道士往還

貶劉幽求爲睦州刺史、復徙郴州（睦州故城在荊州府長陽縣）

尹起莘曰、常氏之亂、幽求首建大策、太平之逆、又發其姦。玄宗雖處以相職、未幾卽遭貶黜、略無少怨之意、何哉。當臨淄討亂之時、意蓋在於自取。幽求既不諭此、而又力請相王早正大位、玄宗是時蓋已深憾於中、是以輕於譴逐、略不念其有功耳。

夏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爲諸州刺史、

帝素友愛、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帝親爲煮藥、回飈吹火、誤爇帝鬚、左右驚救之、帝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鬚何足惜。羣臣以成器等地逼、請循故事出刺外州、乃以成器領岐州、成義領幽州、守禮領虢州、範領濟州、業領同州、到官但領大綱、州務皆委上佐。是後諸王領州者、並準此。（岐州今鳳翔府、幽州今順天府、虢州今河南府陝州、濟州今在兗州府、同州屬西安府）

秋七月、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帝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後帝使御史楊範臣入海南求珠翠奇寶、範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今所求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帝遽引咎、慰諭而罷之、

作興慶宮、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爲離宮、許之、仍賜成器等宅環于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南曰勤政務本、帝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賞賚優渥。

冬十二月、立皇子嗣眞爲郢王、嗣謙爲皇太子、

乙卯　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愼爲黃門監、

懷愼清謹儉素、不營資產、所得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愼不能決、惶恐入謝於帝、帝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鎭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余爲相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爲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何如。澣曰、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愼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漢宋均建武中爲九江太守時郡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丙辰四年、春正月、以倪若水爲汴州刺史、汴州今開封府

帝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爲之、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揚州採訪使班景倩入爲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餞之、望其行塵、久之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大梁今祥符縣舊名

山東大蝗、

山東蝗大起、姚崇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嘗捕瘞之、爲害益甚、拒不從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因勑使者察捕蝗者勤惰

以聞、由是不至大饑、

召新除縣令試理人策、

或言於帝曰、今歲選敍太濫、縣令非才、帝悉召至殿庭、試理人策、惟鄄城令韋濟詞理第一、擢爲醴泉令、餘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醴泉縣名屬西安府

夏六月、太上皇崩、

冬十二月、以宋璟爲西京留守、

姚崇請遜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帝將幸東都、以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迎之、璟在塗不與思勗交言、思勗歸訴于帝、帝益重璟、

拔曳固居磧北地郎將古子者人之美稱將軍官稱也

姚崇罷、以宋璟爲黃門監、

璟爲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刑賞無私、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至是北擊拔曳固、爲拔曳固所斬、時子將郝靈荃使突厥、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姚宋相繼爲相、崇善應變、璟善守法、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帝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

林甫爲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禮遇殊卑薄矣、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嘆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

丁巳五年、春正月、太廟四室壞、行幸東都、

太廟四室壞、時帝將幸東都、以問宋璟、對曰、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姚崇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帝從之、遂幸東都、命崇五日一朝、有大政、輒訪焉、

獬豸北荒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見人鬪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楚執法者作豸冠名法冠一曰獬豸冠

秋九月、令史官隨宰相入殿、羣臣對仗奏事、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又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奏事多俟仗下密奏、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互相彈奏、多以險詖相傾、宋璟爲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戊午 六年、秋八月、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終歲月行 此禮者廢元而已

綱鑑正史約八 卷二十三 唐玄宗 九

庚申 八年、春正月、宋璟罷、

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將還多遷官、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又疾負罪妄訴者、悉付御史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魃魃狀戲於帝前、問魃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寃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耳、帝以爲然、時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於是貶隱之官、罷璟、弛錢禁、而惡錢復行矣、

魃旱鬼也 狀形狀也 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 袒身而目在頂上 走行如風 名曰魃 所見之國大旱 赤地千里

胡寅曰、惡錢之弊、不可不革、其失在所遣使人嚴急煩擾、而以之罷宰相、何也、玄宗外雖重璟、心寔厭之、優人中傷、安知非楊思勗之徒懷宿憾而甚使爲之乎、姚崇善於迎合、故罷而復用、宋璟介然守正、故斥而不復、史論賢相、姚宋並稱、姚非宋公比也、必張九齡乎、乃可與璟同日而語矣、

辛酉 九年、春二月、以宇文融爲勸農使、

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僞甚衆、請加檢括、以融充使、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使者競爲刻急、州縣希旨、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爲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百姓苦之、

綱鑑正史約八 卷二十三 唐玄宗 十

夏六月、罷中都、先是改蒲州爲河中府置中都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秋七月、梁文獻公姚崇卒、○以張說同三品、後兼中書令

以王君㚟爲河西隴右節度大使、

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召還、

安州別駕劉子玄卒、子玄卽知幾也

初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

魏元忠事說修史見之謬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
對曰此兢所爲說陰祈改數字兢終不許曰若徇
公請則此史不爲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壬戌 十年秋安南亂遣內侍楊思勗討平之

真德秀曰唐世中人預國政自玄宗任高力士
始中人預軍政自玄宗用楊思勗始

始募兵充宿衛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
徭寖以貧弱逃亡略盡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
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帝

從之旬月得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
之分自此始矣

范祖禹曰唐制諸衛府兵有爲兵之利而無養
兵之害可不升而兵猶藏於民最爲近古而便
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寖壞張說不究其所
以而輒變之兵農既分卒不能復則說之爲也

癸亥 十一年夏五月置麗正書院

帝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
說爲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無益
徒費欲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於無事之時莫不
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
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

冬始置長從宿衛

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
番州縣無得役使

甲子 十二年夏六月制遣臺閣名臣爲諸州刺史

秋七月以楊思勗爲輔國大將軍宦官爲大將軍始此

廢皇后王氏

冬十一月羣臣請封禪從張說首建此議

乙丑 十三年春二月更命長從宿衛爲彍騎

總十二萬人分隸十二衛六番

選諸司長官爲諸州刺史

帝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命宰
相百官餞於洛濱供張甚盛自書十韻詩賜之

夏四月更集仙殿爲集賢殿

帝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帝曰仙
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今與卿曹
合宴宜更名曰集賢

冬十一月封泰山○以王毛仲爲開府儀同三司

帝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毛仲爲閑廄使至

是有馬四十三萬匹，帝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群，望之如雲錦，故特加爵。

車駕還至宋州，今歸德府

帝至宋州，宴從官，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崔沔，供帳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如三人者，不藉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刺史寇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餼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懷州今懷慶府，魏州今大名府

十二月，分吏部為十銓，親決試判。

帝疑吏部選試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為十銓，以禮部尚書蘇頲等掌之，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左庶子吳兢表言，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漢之賢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鬬死之人，況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帝雖不即從，明年復故。

大有年。

丙寅 十四年，夏四月，張說罷。罷中書令也

丁卯 十五年，春正月，吐蕃入寇，王君㚟追擊至青海西，破之。青海即西海，在陝西行都司西寧衛城西，一名卑禾羌海

初吐蕃自恃其彊，致書用敵國禮，帝怒，張說言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今其悔過求和，願聽款服，以紓邊人，帝曰，俟與君㚟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㚟勇而無謀，常思僥倖，吾言必不用矣，及君㚟入朝，果請深入討之。會吐蕃寇甘州，焚掠而歸，君㚟勒兵躡其後，及於青海之西，君㚟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帝由是益事邊功。甘州今分左右中前後五衛，隸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涼州見前，河州屬陝西都司

戊辰 十六年，春二月，以張說兼集賢院學士。

說雖罷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嘗遣中使訪之。

改彍騎為羽林飛騎。

己巳 十七年，春三月，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

國子祭酒楊瑒奏，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耻日喪，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又奏主司帖試明經，不求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帝甚然之。

夏五月、以宇文融裴光庭同平章事、

秋八月、以帝生日爲千秋節、

帝八月五日生日、丞相源乾曜張說率表請以是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移社就之、

工部尚書張嘉貞卒、

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爲將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爲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

貶宇文融爲汝州刺史、

融性精敏、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使、競爲聚斂、及

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尋坐事貶死、然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之、

（庚午）十八年、春二月、初令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行樂、

初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帝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迭使起舞、盡歡而去、

夏四月、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

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能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其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

冬十月、是歲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

胡寅曰、玄宗方以奢汰逸樂教有邦、則訟獄曲直、安得一一辨白、無乃慕刑措之名、有當死而幸免者乎、

（辛未）十九年、春正月、王毛仲有罪、賜死、

初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湊、毛仲嫁女、帝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帝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必宋璟也、朕爲汝

召客、明日、詔宰相與達官諸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其剛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毛仲驕恣日甚、時帝寵任宦官、往往爲三品將軍、楊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帝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作三品邪、力士歸奏之、帝怒、貶遠州、賜死、

帝躬耕于興慶宮側、

三月、置太公廟、

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饗、選古名將

以備十哲，以二八月致祭，如孔子禮，
尹起莘曰，玄宗喜事邊功，置太公廟，兵戈之兆
自此始矣，
癸酉二十一年，春三月，以韓休同平章事，
休爲人峭直，不干榮利，帝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
獵，小有過差，輒問左右，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
帝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
於舊，帝嘆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
旨，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所
以用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冬十月，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
劉友益曰，綱目書致仕多矣，未有書所歸者，書
歸東都，何惜賢者之遠也，
分天下爲十五道，置采訪使，
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西、劍
南、淮南、江南東西、黔中、嶺南，凡十五道，諸道各置
采訪使，以六條檢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
擇賢刺史領之，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
宜從事，先行後聞，
以楊慎矜知太府出納，
慎矜出納稱職，帝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
有漬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
調始繁矣，
甲戌二十二年，夏五月，以裴耀卿爲侍中，張九齡爲中
書令，李林甫同三品，
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帝動
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時武惠妃寵傾
後宮，生壽王瑁，太子浸疏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
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妃德之，陰爲內助，
帝芟麥於苑中，

帝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
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之艱難耳，
以裴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使，置河口輸場，
初帝以關中久雨穀貴，將幸東都，召耀卿謀之，對
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地狹穀少，故乘
輿時幸東都以寬之，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
自都轉漕以實關中，則關中有數年之儲，而無水旱
之憂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遂生隱盜，臣
請於河口置倉，使吳船至彼輸米而去，官自僱載
分入河洛，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

卯止水通卯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卯無復留滯
省費鉅萬矣帝深然其言至是以耀卿為江淮河
南轉運使於河口置輸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
厓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渠十八里以
避三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
僦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以江
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
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
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之耀卿曰此
公家贏縮之利奈何以市寵乎悉奏以為市糴錢

三門山名即砥柱山禹鑿以通河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故名今屬陝州

以方士張果為銀青光祿大夫

初張果自言有神仙術堯時為侍中多往來恒山
中相州刺史韋濟薦之帝遣璽書迎入禁中以為
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遣歸後卒好事者以
為尸解帝由是頗信神仙

冬十二月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奚契丹王屈烈及
可突干

時可突干連年為邊患守珪屢擊破之可突干困
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而契
丹初無降意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悔知之以牙
官李過折與可突干爭權不協說使圖之過折夜
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帥衆來降帝美守珪之功
欲以為相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
也帝曰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惟器與
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守珪纔破契丹即以
為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為羽林大
將軍兼御史大夫

置病坊 禁京城匄者置病坊以廩之

乙亥二十三年春正月帝耕籍田御樓酺宴

帝耕籍田九推乃止公卿以下皆終畝帝御五鳳
樓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
集樓下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
文繡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蔿
帝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德秀
性介絜質樸士大夫服其高 魯山縣名屬汝州

三月張瑝張琇殺殿中侍御史楊汪以復父讎杖
殺之

初汪既殺張審素二子瑝琇皆幼坐流嶺表尋逃
歸手殺汪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

殺與汪同謀者為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穉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壞法不可帝然之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憐之為作哀誄斂錢葬之

丙子二十四年夏四月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奚契丹其先東胡宇文別種號庫莫奚後為契丹所併以奚王牙帳所居建[illegible]中京故名奚契丹）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欲滅奚契丹奈何殺祿山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帝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觀其貌有反相必為後患帝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祿山本營州雜胡姓康氏初名阿犖山母再適安氏冒其姓後其部落破散遂與安氏子思順逃來狡黠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為子又有史窣干者與祿山同里閈亦以驍勇聞守珪奏為果毅累遷將

（穰苴將齊師莊賈後期斬之孫武以兵法見闔廬闔廬出宮人為二隊二寵姬為隊長宮人笑執隊長以徇王衍識石勒有反相將收之勒已去矣史窣干[illegible]）

軍後入奏事帝與語說之賜名思明（平盧今永平府營州今昌黎縣）

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

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美

冬十一月賜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爵隴西縣公（朔方今陝西寧夏衛隴西縣名屬鞏昌府）

仙客初為河西判官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帝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尚書古之納言惟舊相及敭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帝曰但加實封可乎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為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乃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河州屬臨洮府湟中今西寧衛）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

初帝欲以林甫為相問於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不從

飛龍廐日以八馬列宮門外號仗衛立仗馬

時帝在位歲久漸肆奢欲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之林甫日夜短九齡帝寖疏之林甫引蕭炅爲戶部侍郎炅素不學嘗讀伏臘爲伏獵中書侍郎嚴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炅刺岐州故林甫怨挺之帝猜而事以耀卿九齡阿黨並罷政事而以林甫爲中書令仙客同三品領節度如故貶挺之爲洺州刺史帝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九齡既得罪朝士無復直言林甫欲蔽主聰塞

謂諸諫官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出爲下邽令自是諫諍路絕矣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陷人而陰中傷之凡爲帝所厚者始親結之及勢位稍逼輒以計誅之雖老奸巨猾無能逃其術者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 洺州今廣平府下邽今陝西渭南縣

丁丑 二十五年春正月置玄學博士 每歲依明經舉

二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詔曰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爲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

夏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貶張九齡爲荆州長史

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帝怒杖殺之李林甫言子諒九齡所薦乃貶九齡

太子初諱嗣名矣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殺之

帝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甫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麗妃等愛皆弛太子與瑤琚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

惠妃惠妃泣訴于帝帝怒欲皆廢之張九齡曰三子不聞大過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帝不悅惠妃密使官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爲之動色故九齡訖罷相太子得無動至是洄譖太子鄂王光王潛構異謀帝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帝意乃決廢瑛瑤琚爲庶人尋賜死

范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林甫之一言其

得未廢。繫于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
相保。相佞則天性滅。爲仇讐。置相可不慎哉。

秋七月。大理寺奏有鵲來巢。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
仙客豳國公。

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人。獄
院繇來殺氣太盛。鳥鵲不棲。今有鵲巢其樹。於是
百官以幾致刑措表賀。帝歸功宰輔。故有是命。

范祖禹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宰相以刑措受
賞。誣諛得志。天理滅矣。

行和糴法。停江淮運。

敕以穀賤傷農。命增時價十二三。和糴東西畿粟
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
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

冬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卒。

戊寅 二十六年。夏六月。立忠王璵余爲皇太子。改名亨。

李林甫數勸帝立壽王瑁。帝以忠王璵年長。孝謹
好學。意欲立之。猶豫不決。常忽忽不樂。高力士請
其故。帝曰。汝揣我何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
耶。帝曰。然。力士曰。推長而立。誰敢復爭。帝意遂定。

孫甫曰。太子瑛之廢。雖由武妃林甫。亦張說之
過也。初忠王出見百官。說有貌類太宗之言。蓋
媚成方娠時。說侍讀東宮。知其興事。謂王當受
天命。故因事言之。以廣於衆耳。說事明皇。情義
至厚。言從計行。於忠王豈無密議也。使明皇之
意已移。嬖寵之言易入。說無以逃其過矣。

秋九月。冊南詔爲雲南王。

南詔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西。東南接交趾。西
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一。歷
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至皮
邏閣浸彊大。而五詔微弱。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爲

一。朝廷許之。賜名歸義。於是以兵威脅服羣蠻。遂
破吐蕃。徙居太和城。卒爲邊患。姚州今雲南大理府。蒙舍今蒙化府。太和城在大理府城南。

己卯 二十七年。秋八月。追諡孔子爲文宣王。

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
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贈弟子爲
公侯伯。

庚辰 二十八年。春正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諡文獻。

帝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
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否。

辛巳 二十九年夏閏四月，得玄元皇帝像。

帝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帝遣使求得之於盩厔（盩厔縣名），迎置興慶宮（屬西安府）。

秋八月，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

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帝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帝益以為賢，乃以為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

壬午 天寶元年春正月，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

改官名。

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丞相改為僕射，東北都督

為京，州為郡，刺史為太守。

三月，以韋堅為江淮租庸轉運使（堅太子妃兄）。

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帝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鉷亦以善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

癸未 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帝寵待甚厚，謁見無時。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時選人集者以萬計，遙、晉卿以御史中丞張倚新得幸於帝，擢其子奭為首。祿山言於帝，帝悉召入等人面試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於是三人皆坐貶。

甲申 三載春正月，改年曰載。

二月，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范陽今順天府）。

乙酉 四載春正月，帝聞空中神語。

帝謂宰相曰，朕於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成藥置壇上，及夜欲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羣臣表賀。

劉友益曰，求神仙自秦皇漢武始，然秦漢之君為人所欺耳，如帝此言，乃自欺也。繇是而有妙寶真符之得矣。自欺者人亦欺之。

二月，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隴右節度使）兼河東節度使（[illegible]）。

忠嗣少勇敢，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間諜，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

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爲自張仁亶之後將帥皆不及。

秋八月以楊太眞爲貴妃

初武惠妃薨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美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眞更爲壽王娶郎將韋昭訓女爲妃潛內太眞宮中不朞歲寵遇如惠妃至是冊爲貴妃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銛先爲殿中少監錡以爲駙馬都尉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楊釗者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爲宗黨所鄙從軍於蜀貧不

能歸新政富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仲通頗讀書有才智章仇兼瓊引爲采訪支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爲上所厚苟無內援李林甫必見危聞楊妃新得幸子能爲我結之吾無患矣仲通言釗本末釗儀觀甚偉言辭敏給兼瓊見之大悅即辟爲推官使獻春綵於京師臨別贈貨直萬緡釗大喜過望至長安見諸妹分以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於是諸楊日夜譽兼瓊且言釗善樗蒱引之見上得出入禁中授金吾兵曹參軍新政故址在保寧府

九月安祿山討奚契丹破之

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所尚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

冬以王鉷爲京畿采訪使

初鉷爲戶口色役使務在聚斂帝在位久用度日侈又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知帝旨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宴賜曰此皆不出于租庸調帝以鉷爲能富國益厚遇之至是以爲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

丙戌五載春正月貶韋堅爲縉雲太守皇甫惟明爲播

州太守縉雲今爲縣屬處州府播州今爲宣慰司屬四川

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爲己禍欲動搖之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嘗爲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勸帝去之林甫知之使楊愼矜密伺其所爲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愼矜遂告堅與惟明謀立太子收下獄林甫使愼矜等鞫之帝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皆貶之親黨坐者數十人太子表請與妃離昏未幾堅及惟明皆賜死

夏四月李適之罷

初適之與林甫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林甫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京兆尹蕭炅使法曹吉溫鞫之溫置吏於外先取二重囚訊之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吏聞之大懼引入皆自誣服頃刻獄成及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炅薦溫於林甫林甫大喜又有羅希奭者爲吏深刻林甫引爲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以陳希烈同平章事

希烈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媚於帝李林

甫以希烈柔佞易制故引以爲相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巳時即還第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

秋七月加嶺南經略使張九章三品以王翼爲戶部侍郎

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爲戶部侍郎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嘗以妬悍不遜送歸銛第帝遂不食及夜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溫因宦官言於帝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辱之於外舍邪帝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繚而獻之帝遽召還寵待益深

丁亥 六載春正月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帝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

餘物止有赤心爾帝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帝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曏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帝以爲信然益愛之帝嘗宴勤政樓獨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命楊銛姊弟皆與祿山叙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帝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帝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帝悅

冬十一月以哥舒翰充隴右節度使貶王忠嗣爲漢

陽太守

初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爲大斗軍副使李光弼爲河西兵馬使翰本突騎施别部酋長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皆以勇略爲忠嗣所重帝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李光弼曰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

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帝怒李林甫因使人告忠嗣欲擁兵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帝聞翰名召見悅之以爲隴右節度使而詔三司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撓軍功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

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寃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爲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力陳其寃帝感悟乃貶忠嗣爲漢陽太守林甫屢起大獄以楊釗有掖庭之親乃引以爲援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擿使之奏劾付羅希奭吉温鞫之釗因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垍高力士常保護于帝前故林甫終不能間也

冬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

命百官閱歲貢物於尚書省悉以車載賜林甫林甫子岫爲將作監頗以滿盈爲懼嘗從林甫遊後

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爲左右翼前驅在數百步外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床雖家人莫知其處

以高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

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驍勇善騎射累官四鎮節度副使自唐典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

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結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帝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由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戊子 七載夏四月以高力士爲驃騎大將軍

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爲兄諸王公呼之爲翁駙馬韋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然性和謹少過故天子終親

任之帝謂之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帝不悅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五月以貴妃從兄釗判度支事（釗後賜名國忠）

釗善窺帝意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使恩幸日隆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帝呼之爲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至是封韓虢秦國夫人與銛錡五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於制敕四方賂遺惟恐居後第舍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有勝己者輙毀而改爲虢國尤爲豪蕩

己丑 八載春二月帝帥羣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

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釗請令糶變爲輕貨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故帝帥羣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帝由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

夏五月停折衝府上下魚書

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彍騎府兵日壞死亡不補又府兵入宿衛者本衛多以假

人役使如奴隸其戍邊者多爲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爲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乃奏停之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彍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

尹起莘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古人蒐苗獮狩寓兵於農無事而爲有事之防也府兵太宗

之善制、子孫不能修弊補廢、振而起之、一變於
張說、而其制大壞、至是無兵可交、況彍騎之法
又變、是舉天下之大、無一人以將之也、書停折
衝府上下魚書、其爲弛備不亦甚乎、
庚寅 九載春三月、以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
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帝命宦官姚思藝爲檢
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
產、
夏五月、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冬十月、得妙寶眞符、

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
眞符、命張均等求得之、
安祿山入朝、
南詔反、陷雲南郡、
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爲劍南節度使、南詔發兵
反、仲通將兵八萬討之、與戰大敗、士卒死者六萬
人、仲通僅以身免、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功、
辛卯 十載春正月、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
時祿山入朝、命有司爲祿山起第、敕令但窮壯麗、
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帝器皿、充牣其中、雖禁中服
御之物、殆不及也、祿山生日、帝及貴妃賜衣服寶
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
爲大襁褓、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帝聞後宮
喧笑、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帝自往觀之、賜
貴妃洗兒金銀錢、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
通宵不出、頗有醜聲、帝亦不疑、
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
戶部郎中吉溫見祿山有寵、約爲兄弟、會祿山領
河東、因奏溫爲副使、知留後、李林甫與祿山語、每
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雖盛冬、常汗霑

衣、林甫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
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爲十郎、既歸、范
陽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
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即反手據床曰、噫
嘻、我死矣、及兼領三鎮、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
太子、見帝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
國之心、
壬辰 十一載冬十一月、李林甫卒、楊國忠爲右相以兼吏部尚書
帝晚年自恃承平、以爲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
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

右逆合帝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帝不之寤也

以楊國忠爲右相

國忠爲人彊辯輕躁無威儀既爲相裁决幾務果敢不疑公卿莫不震慴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之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陝郡今陝州）

癸巳 十二載秋八月以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

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己故畏之及楊國忠爲相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帝不聽國忠欲厚結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與共排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是時中國盛彊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

冬十月以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

前進士劉廼遺昱書曰禹稷皋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亦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若嗇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甲午 十三載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帝使召之祿山即至見帝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爲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帝益親信祿山祿山辭歸范陽帝解御衣賜之祿山驚喜恐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自是有言祿山反者帝皆縛送之由是人無敢言者

夏六月劍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

時宓將兵七萬擊南詔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帝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帝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乙未 十四載春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

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

輔璆琳也

達奚複姓

漢將同平　章事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入見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帝不悅竟從其請他日國忠見素言于帝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帝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帝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三　唐玄宗　四十

秋七月安祿山表請獻馬遣中使諭止之

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控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以進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帝始有疑祿山之意會輔璆琳受賂事泄帝托以宅事撲殺之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如珣策祿山踞床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尋遣還亦無表

冬十一月安祿山反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

祿山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帝待之厚欲俟帝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屢言祿山且反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帝祿山由是決意遂反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河北州縣望風瓦解帝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帝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請詣東京募驍勇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帝悅以爲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爲守禦之備　河陽今懷慶府孟縣

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

十二月封常清與賊戰于武牢敗績祿山遂陷東京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三　唐玄宗　四十二

留守李憕御史中丞盧奕死之

常清所募兵皆白徒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再戰皆敗常清乃西走李憕謂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憕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祿山使人執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爲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奕懷愼之子也

平原太守顏眞卿起兵討賊

初眞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眞卿將兵防河

津眞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帝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眞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

河津縣名屬平陽府

殺高仙芝、封常淸，以哥舒翰爲副元帥。

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

時祿山至藁城，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着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會從弟眞卿遣人至，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杲卿命藁城尉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朝夕當至，先平河北，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其附祿山者，惟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

藁城縣名屬眞定府密雲縣名屬順天府汲今衛輝府鄴今彰德府

玄宗明皇帝下

丙申十五載（肅宗至德元載）春正月，安祿山僭號，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

以許遠爲睢陽太守。（睢陽今歸德府）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

時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引兵至城下，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安祿山數之曰：汝在范陽戶曹，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履謙冎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

二月，眞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

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張巡爲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眞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樂從者數千人。巡至雍丘，雍丘令令狐潮先已降賊，引精兵攻之。巡帥千人開門突出，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退。明日復進，巡束藁灌脂，焚而投之，賊不能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二百餘戰，賊遂敗走，軍聲大振。

眞源今省入歸德府鹿邑縣雍丘今開封府杞縣譙郡今亳州

以李光弼爲河北節度使。

加顏眞卿河北採訪使、眞卿等魏郡拔之、

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于眞卿、眞卿欲與之衆、以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眞卿乃辭之、萼復爲書說眞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彊敵、公能無悔乎、眞卿大驚、遂以兵六千借之、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子欲何爲、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於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眞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兵會于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淸河縣名屬廣平府崞山在太原府崞縣西南幽陵今順天府孟津縣名屬河南府堂邑縣名屬東昌府

夏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嘉山在眞定府定州

六月、哥舒翰與賊戰于靈寶、大敗、賊遂入關、

時哥舒翰軍於潼關、或說楊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弱無備、帝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子儀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潼關大軍惟應固守、國忠疑翰謀己、言於帝、謂翰逗留、將失機會、帝遣中使趣之、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西原、戰敗軍潰、翰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執翰送洛陽、祿山以翰爲司空、潼關在西安府華陰縣東靈寶縣名陝郡陝州洛郡洛陽縣俱屬河南府

帝出奔蜀、

哥舒翰麾下來告急、帝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倡幸蜀、帝然之、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帝過左藏、國忠請焚之、帝曰、賊來無所得、必更歛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赤子、至咸陽、日向中、帝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

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帝慰諭而遣之、

太子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馬嵬在西安府興平縣西）

明日至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怒、龍武大將軍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番使者二千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帝杖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帝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帝曰、貴

妃居深宮、安知國忠謀反、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帝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軍士皆呼萬歲、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

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

帝將發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帝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太子不可、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討賊、克復二京、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帝、帝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從太子、又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

帝至扶風、（扶風、縣名、屬鳳翔府）

帝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帝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昏耄、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茇涉至此、勞苦至

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帝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賊將孫孝哲陷長安、

長安既陷、賊將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帝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

秋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尊帝爲上皇天帝、以裴冕等同平章事、〔靈武故城在寧夏衛城南〕

太子至靈武、朔方留後杜鴻漸、河西司馬裴冕等、請遵馬嵬之命、不許、鴻漸等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願殿下勉狥衆心、爲社稷計、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即位於靈武、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帝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李泌至靈武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後隱居穎陽、帝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帝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事無大小皆咨之、帝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乃止、〔穎陽漢縣名今省入登封縣屬河南府〕

上皇至成都、

賊將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

潮與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帝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

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乃夜遁、

八月、以郭子儀爲靈武長史、李光弼爲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

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其後帝謂李泌曰、今子儀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太宗欲復

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使祿山有百里之邑亦惜之以遺子孫而不反矣爲今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帝曰善

回紇吐蕃遣使請助討賊

上皇遣使奉冊寶如靈武

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乃命左相韋見素平章事房琯奉傳國寶玉冊詣靈武傳位

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繼以鼓吹胡樂教樂雜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祿山見而悅之既克長安命搜捕送洛陽祿山宴羣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子弟往往歔欷流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

九月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史

建寧王倓英果有才略帝欲以爲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泰伯乎帝曰廣平冢嗣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旣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卽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爲元帥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帝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帝聞之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帝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

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

遣使徵兵回紇 回紇遣葛羅支將兵入援

寶冊至自成都

韋見素房琯奉上寶冊帝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爲傳襲群臣固請帝不許寘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帝素聞房琯名虛心待之琯見帝言時事辭情慷慨帝爲之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琯琯亦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爲諸將拱手避之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

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帝遽從之。建寧王倓泣於廊下。帝驚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帝欲以良娣正位中宮。泌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己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良娣由是惡泌及倓。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爲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爲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置之。倓不從。

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

初李林甫爲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國忠之專權故也。

冬十月。加第五琦山南等道度支使。琦作榷鹽法用以饒

以房琯爲招討節度等使。與賊戰于陳濤斜。敗績。

琯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因言於帝曰。晉用王衍爲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琯專爲迂濶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皆浮華之黨。其王衍之比也。帝由是疏之。琯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許之。琯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進遇賊將安守忠於陳濤斜。琯效古法。用牛車戰。賊順風鼓譟。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四萬餘人。帝大怒。李泌爲之營救。乃宥之。待琯如初。

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殺之。

帝問李泌。今敵強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

邪。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其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帝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勅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于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

其鋒，去則飛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掎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帝悅。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四

史官顧錫疇編纂　新安徐

肅宗皇帝 名亨，玄宗太子，在位七年。

丁酉 至德二載，春正月，安慶緒殺祿山。

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又病疽，性益躁暴。嬖妾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慶緒懼，與嚴莊謀，遣閹豎李豬兒執刀入帳中，斫祿山腹，遂死。慶緒襲偽號，然後發喪。

殺建寧王倓。

帝謂李泌曰：今欲立廣平王為太子，何如？對曰：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泌出，以告廣平王，俶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敢當儲副。

帝賞慰之。李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陰附張良娣，建寧王倓數於帝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倓謀害廣平王，帝怒，賜倓死。俶懼，謀去二人。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

史思明等寇太原，李光弼擊破之。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

蔚州有銅，古鑄錢，故有錢工，時得其三人也。

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先自困也。乃帥士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墼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輒補。思明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光弼募軍中有小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錢工三，善穿地道。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遣人詐爲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至期遣裨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

者千餘人，賊衆驚亂，鼓譟乘之，俘斬萬計。

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却之。

安慶緒使子奇寇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入睢陽，與遠兵合，賊悉衆逼城，巡督將士苦戰。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公請爲遠戰。自是遠但調軍糧修戰具，戰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遠遁。

二月，帝至鳳翔。

時隴右、河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取范陽，除其巢穴，則根本永絶。帝曰：朕切于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安慶緒尋使史思明守范陽。

三月，上皇道中使祭始興文獻公張九齡。上皇思九齡先見，遣使至曲江祭之。○曲江今韶州府

劉友益曰：樊豐敗而後祠楊震，宦者敗而後祭陳竇，遼水敗而後祀魏徵，禄山反而後祭九齡，皆事後之思也。

夏四月，以郭子儀爲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于清渠，敗績。清渠堡名，在[illegible]府城東

賊將安守忠遊兵至太和關，鳳翔大駭。帝以子儀

爲司空、副元帥，子儀將兵赴鳳翔，賊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等伏兵擊之，殺傷略盡。守忠僞遁，子儀悉師逐之，官軍大潰，子儀退保武功，請自貶，以爲左僕射。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臨事注名。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極焉。太和關未詳。武功縣名，屬西安府。

房琯罷，以張鎬同平章事。

琯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琯不以職事爲意，得史勤之，罷爲太子少師，以鎬同平章事。帝嘗使僧數百人爲道場於內，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帝然之。

秋七月，尹子奇復寇睢陽。

先是子奇攻睢陽，爲巡所敗，南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乃走。至是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時許叔冀在譙郡，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張巡乃令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進明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

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嚙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爲泣下。初房琯爲相，惡進明，以爲河南節度使，而以叔冀爲之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遂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爲叔冀所襲也。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

帝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爲兄弟。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北、灃水之東。賊將十萬陳于其北。李嗣業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盡殺之。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賊遂大潰。其將安守忠等夜遁，大軍入西京。初帝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

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爲殿下徑往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滻水之東。軍民胡虜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帝聞之喜曰：朕不及也。俶整衆入城，百姓老幼歡呼悲泣。俶留長安鎭撫三日，引大軍東出。（滻水出終南山，在西安府城南，流水在府城東。）

遣使請上皇還京師。

捷書至鳳翔，帝遣中使啖庭瑤奏上皇，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

唐二歷 一設香案

群臣舉賀 竹前起居 舍人二員 東西分立

泌曰上皇不來矣帝驚曰爲之奈何泌曰今請更
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
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
帝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泌飲酒
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閑人何樂如
之帝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患今方同娛奈何遽去
泌曰臣有五不可留帝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
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
此其所以不可留也帝曰且眠異日議之對曰陛
下今就臣榻臥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

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帝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
朕而辦殺卿耶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
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
可也陛下曩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
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帝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
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曰建寧欲害其兄朕
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耶對曰若有
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
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
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

以此可察其心矣帝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
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
愼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
稱制酖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
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亦斃死其辭
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
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陛下已一摘矣愼
無再摘帝愕然曰安有是哉將廣平王俶有大功
良娣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還山帝曰
俟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帝表

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群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
樂下詔定日帝召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

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雜以茶紙樹皮爲食茶
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
妾殺以食士人知必死莫有叛者賊登城將士病
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
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
問曰聞君每戰眥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
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視之所餘纔三四幷南

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巡且死顏色不亂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陣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變態不常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

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為之作傳表上之曰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彊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既盡而及人豈其素志哉設使守賊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全天下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衆議由是始息

尹起莘曰許遠生致洛陽而綱目已書其死者遠雖不死于睢陽未幾亦死于偃師均為死節之臣耳

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東京

官軍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回紇自南山襲其背賊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走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安慶緒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等而去許遠死於偃師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李泌歸衡山 泌求歸山不已乃聽之○衡山在衡州衡山縣西五嶽之一也

帝發鳳翔遣韋見素奉迎上皇

帝入西京以上皇發蜀郡

太廟為賊所焚帝素服向廟哭三日

安慶緒走保鄴郡

以甄濟為秘書郎蘇源明知制誥

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舁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實病白祿山乃免會官軍平東京濟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帝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濟為秘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祿山官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 青巖山在衛輝府淇縣

十二月上皇還西京 [illegible]居興慶宮帝累表請避位不許

以良娣張氏爲淑妃、
史思明以所部來降、安慶緒忌思明之强欲圖之故降
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
李峴以爲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今一槩
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
賊者尚多、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帝從峴
議、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
貶、帝欲免張均張垍死、上皇不可、帝叩頭流涕曰、
臣非張說父子無今日、垍得流嶺南、
戊戌 乾元元年、春二月、以李輔國加太僕、

輔國依附張淑妃勢傾朝野、
三月、立淑妃張氏爲皇后、
夏五月、立成王俶爲皇太子、更名豫、廣平王俶改封成王
贈顔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
杲卿之死也、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褒贈、顔
眞卿爲御史大夫、泣訴於帝、帝爲之言於上皇、杖
殺通幽、而贈杲卿、杲卿子泉明爲史思明所虜、得
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幷袁履謙尸棺斂以
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泉明號
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詣親故乞索、隨之先
姑姊妹而後其子、遇父時將吏妻子流落者皆與
之歸、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視之、與杲
卿無異、乃始慙服、
六月、史思明反、殺范陽副使烏承恩、
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爲思明所親
信、陰使圖之、勸帝以承恩爲范陽節度副使、帝從
之、會謀泄、思明遂殺承恩而叛、
秋七月、冊回紇英武可汗、以寧國公主歸之、
八月、以郭子儀爲中書令、李光弼爲侍中、命郭子
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

帝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
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
名自此始、
冬十月、以侯希逸爲平盧節度副使、
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帝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因
就察軍中所欲立者、受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爲
裨將、推希逸爲軍使、朝廷因以爲節度副使、節度
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己亥 二年、春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
三月、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

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慶緒遣使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兵欲救鄴、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將步騎一萬軍于滏陽、遙爲慶緒聲援、慶緒堅守以待思明、而諸軍無統帥、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乃引兵趨鄴、官軍與之刻日決戰、未及布陳、忽大風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兩軍驚潰、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諸道兵潰歸、諸將各上表請罪、帝皆不問、滏陽縣名屬西安府河陽橋在懷慶府孟津縣

史思明殺安慶緒還范陽、

慶緒稱臣於思明、思明乃手疏唁慶緒、願爲兄弟之國、慶緒大悅、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殺之、

以李峴李揆呂諲第五琦同平章事、

制停口敕處分、

李輔國自敘在靈武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宰相百司皆由輔國關白、口爲制敕、付外施行、李揆見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爲相、於帝前叩頭、論制敕應出中書、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帝感悟、制停口敕處分、輔國由是怨峴、未幾峴坐事貶爲蜀州刺史、

秋七月、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

魚朝恩惡子儀、因其敗、短之於帝、帝召子儀還、以李光弼代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紿之因躍馬而去、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爲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光弼尋殺之、

賜僕固懷恩爵大寧郡王、

懷恩從子儀爲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之、

冬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大敗之

史思明分軍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城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攻鄭州、光弼至洛陽、留守韋陟請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

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
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
帝宅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崿嶺龍門皆
應置兵子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
帥軍士詣河陽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
攻河陽光弼致死擊之賊衆大潰思明遁去鄭州屬開封府澤州潞州皆屬山西汜水縣名屬開封府崿嶺未詳龍門山在平陽府

庚子上元元年夏五月以劉晏爲戶部侍郎充度支鑄
錢鹽鐵等使晏長於治財賦故用之未幾司農卿嚴莊告其矜功怨上貶爲通州刺史

秋七月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內

上皇居興慶宮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
呼萬歲李輔國言於帝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
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宜迎居大
內帝不聽會帝不豫輔國與張后謀矯詔迎上皇
如西內輔國遂與六軍大將素服見帝請罪帝曰
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
眞卿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
蓬州長史力士流巫州玄禮勒致仕上皇日以不
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帝初猶往問安旣而
帝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後帝稍寤欲誅輔國畏其
握兵竟不能決蓬州屬順慶府巫州今沅州屬辰州府

制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不果行制下旬日爲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胡寅曰直取范陽還定河北固討賊之上策然
道由河北乃抵范陽向者賊未盡得河北是以
此策可施今乃往往爲安史所有猶爲是計不
亦晚乎朝恩力沮其行無乃見肅宗無河北之
志耶

辛丑二年春二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邙山敗績河
陽懷州皆陷邙山在河南府城北山連偃師鞏孟津三縣綿亘四百餘里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
之可破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之敕李光弼等
進取東京光弼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朔方節
度使僕固懷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
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倚以集事光弼
一裁之以法懷恩不悅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
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與懷恩進
攻洛陽思明引兵薄之官軍大敗

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朝義思明長子無寵愛少子朝清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清至是使朝義築城不及欲斬之故朝義與殺思明使人至范陽殺朝清與輔將駱悅縊殺之

秋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八月，加李輔國兵部尚書。

輔國求爲宰相，帝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爲，其如朝望未孚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己，冕曰：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帝大悅，輔國銜之。

九月，制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爲歲首。以歲斥也

建子月，以元載爲度支鹽鐵轉運等使。

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猶有資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爲縣令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民有粟帛者，發

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聚山澤爲群盜，州縣不能制。

帝朝太上皇於西內。

先是，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泫然流下，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至是始往朝。

壬寅，寶應元年，春建辰月，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汾陽，縣名，屬汾州府

時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爲節度使，既而絳州諸軍乏食，突將王元振激怒士卒，殺其都統李國貞。鎮西北庭行營兵亦殺其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爲節度，朝廷因而授之。絳州諸軍剽掠不已，乃以子儀爲汾陽王，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粟帛數萬以給絳軍。時帝不豫，召入臥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收元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雲京聞之，亦案誅殺景山者數十人，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

法。絳州，屬平陽府。興平，縣名，屬西安府

以元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建巳月，太上皇崩。年七十八。帝寢疾，聞之哀慟，乃命太子監國

復以建寅爲正月。

帝崩，李輔國弒皇后張氏。

初，張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更有隙。內射生使程元振黨於輔國。帝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不告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堪

太子以天
下爲家故
親近侍從
呼大家

也、太子出、后召越王係、選宦官授甲以誅輔國元
振知其謀、密告輔國、輔國勒兵、遷后於別殿、明日
帝崩、輔國等殺后并係、
太子豫即位、
輔國恃功益橫、明謂帝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
老奴處分、帝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
號爲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
以李輔國爲司空兼中書令、
李光弼使田神功擊史朝義大破之、
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果毅劉昌曰、李

太尉必救我、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強、請
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爲安危、我復退縮、
朝廷何望、徑趣徐州、使兗鄆節度使田神功進擊
朝義、大破之、光弼在徐州、惟軍旅之事自決之、衆
務悉委判官張傪、傪吏事精敏、區處如流、諸將事
之如事光弼、由是軍中肅然、先是神功見官屬平
受其拜、及見光弼與傪抗禮、乃大驚、徧拜官屬、曰、
神功出於行伍、不知禮儀、諸君亦胡爲不言、成神
功之過乎、宋州今歸德府鄆今鄆城縣屬兗州府
六月、進李輔國爵博陸王、

程元振謀奪輔國權、密請帝稍加裁制、罷其中書
令而進其爵、
劉友益曰、宦者封侯過矣、未有封王者也、雖曰
實奪其權、然非所以示後世矣、故書譏之、宦者
封王終綱目一而已、
以劉晏爲度支轉運鹽鐵等使、
秋七月、郭子儀入朝、
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子儀不
自安、表請解副元帥節度使、遂留京師、
以宦者程元振爲驃騎大將軍、

九月、回紇舉兵入援、冬十月、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
元帥、討史朝義、大破之、取東京及河陽、賊將薛嵩、張
忠志以州降、
帝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朝
義、回紇起兵至三城、見州縣丘墟、有輕唐之志、乃
困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京師大駭、先是肅宗以
僕固懷恩女妻可汗、帝令懷恩往見之、懷恩爲言
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
義、制以雍王适爲元帥、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
陝州、進討朝義、帝欲以郭子儀爲适副、程元振、魚

朝恩等沮之而止加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适至陝州與僚屬往見回紇可汗責适不拜舞兵馬使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軍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於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王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殯不應舞蹈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等各鞭一百遣适歸營諸軍發陝州數道並進至洛陽賊衆數萬立柵自固懷恩遣驍騎及回紇並南山出賊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回紇入東京

肆行殺掠死者萬計烟光累旬不滅賊將薛嵩以相衛洺邢四州降於李抱玉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于辛雲京朝義奔莫州 相州今彰德府衛州今衛輝府洺州今廣平府邢州今順德府恒趙深定易皆真定府莫州故城在河間府任丘縣北

盜殺李輔國

帝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室竊輔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為刻木首葬之

十一月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寶臣

以僕固懷恩為河北副元帥 郭子儀以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元帥讓之

丁奉曰郭公功烈蓋世懷恩又公麾下偏裨乃謂其河朔有功而遂以副元帥讓之幾乎同升諸公之義惜乎懷恩之叛多負其盛德也

代宗皇帝 名豫肅宗太子在位十七年

癸卯 廣德元年春正月以劉晏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賊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僊殺史朝義傳首京師

以薛嵩田承嗣李懷僊為河北諸鎮節度使

薛嵩為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僊仍故地為盧龍

節度使時河北諸州已降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因而授之 貝州屬廣平府磁州屬彰德府魏今大名府博今東昌府德州屬濟南府滄州瀛州今河間府

范祖禹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蕃夷為制將也

回紇歸國

回紇部衆所過抄掠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

四鎮節田承嗣李寶臣李懷仙諸鎮

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燧因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固懷恩恃功驕蹇，其子瑒好勇而輕，今內樹四帥，外交回紇，必有窺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燧，趙城屬平

賜[illegible]府

以梁崇義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時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爲梁州賜死，梁崇義兵馬使，梁崇義爲衆推上，不能討，因以爲留後，書留後始此

夏四月，分河北諸州節度。

以幽莫媯檀平薊爲幽州管，恒定趙深易爲成德

軍管，相貝邢洺爲相州管，魏博德爲魏州管，滄棣冀瀛爲青淄管，懷衛河陽爲澤潞管。幽今順天府 莫縣屬河間府 媯今延慶府 檀今密雲縣 平今永平府 薊州屬順天府 易州屬保定府 貝州今廣平府清河縣 棣治入滄州 冀州屬真定府

收議舉孝廉。

禮部侍郎楊綰上疏，以爲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又令舉人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罷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

仙芝三條 三試者通爲第 明經帖括帖者爲疑之義以帖誦試括義理而爲之 玄宗尊道道教置玄學以士爲經依明經事

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其道舉亦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范祖禹曰：自三代以後，取士之法，不本於鄉里學校，至唐而弊極矣。惟楊綰之議近古可行，卒爲庸人沮止，況先王所以致治之具，欲盡舉而措之天下，不亦難乎？

秋九月，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

初，河東節度使辛雲京與懷恩構隙，中使駱奉仙

至太原，雲京厚結之，使言懷恩反狀已露，懷恩亦奏請誅雲京、奉仙，帝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興兵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爲人所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帝遣使諭旨，諷以入朝，懷恩以畏死爲辭，竟不奉詔。

冬十月，吐蕃入寇，帝如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

吐蕃入寇，盡取河西隴右之地，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及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

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侯一人

子儀時爲中書令故稱令公

爲關內元帥，子儀爲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二十餘萬衆，渡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元振遏之，竟不召見。吐蕃渡便橋，帝倉猝不知所爲，出幸陝州。官吏六軍逃散。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爲帝，縱兵焚掠，長安蕭然一空。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比至商州，收兵合四千人，泣諭將士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帝恐吐蕃出潼關，徵

子儀詣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虜亦不敢東向。子儀使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全緒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百姓又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衆遁去。詔以子儀爲西京留守，京畿遂安。奉天今乾州武功咸陽長安皆縣名商州藍田俱屬西安府宿州在西安府城西南名華嚴州

胡寅曰：郭公之德之才，可以兼任將相，乃置之閑處，及有急難，又遽委用之，自李光弼以下，恃功負氣，夫豈堪此。子儀一聞君命，不俟駕而行，蹈危履險，死生以之，其忠義精誠，仰貫日月，而度量宏偉，無所不包，眞可以爲人臣之師表矣。

十一月，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帝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莫有至者。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爲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然後削尊號，下詔引[illegible]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帝猶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後放溱州

十二月，帝還長安。

郭子儀帥百官諸軍奉迎。帝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

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

放廣武王承宏於華州。華州今屬西安府

甲辰 二年，春正月，遣刑部尚書顏眞卿宣慰朔方行營。

帝之在陝也，眞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不許。至是命眞卿諭之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陛下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李抱玉從弟抱

貢爲邠州別駕、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召見
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父
兄。陛下誠以子儀鎮朔方、彼皆不召而來矣。帝然
之、

立雍王适爲皇太子、

僕固懷恩反、寇太原、以郭子儀爲河中節度等使、
帝謂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
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
不爲變、乃以子儀爲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
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

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貪卒暴、爲一
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以王縉杜鴻漸同平章事、

三月、以劉晏爲河南江淮轉運使、
自喪亂以來、汴水湮廢、漕運者自江淮泝梁洋、迂
險勞費、中外艱食、關中斗米千錢、晏疏浚汴水、每
歲運米數十萬石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
晏爲首、〈汴水源出開封府滎陽縣、梁今漢中府、洋縣名、仰屬漢中府〉

秋七月、稅青苗錢給百官俸、

臨淮武穆王李光弼卒、
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
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
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禀畏、光弼愧恨成疾而
卒、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子儀出鎮奉天、
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寇、京師震駭、命子儀
自河中入朝、詔子儀出鎮奉天、召問方略、對曰、懷
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
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
鋒刃相向、無能爲也、

冬十月、懷恩逼奉天、郭子儀出兵、懷恩退、
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諸將請戰、子儀不許
曰、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爲怯
而不戒、乃可破也、敢言戰者斬、子儀夜出陣於乾
陵之南、未明、虜衆大至、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
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乾陵高宗陵在西安府乾州〉

懷恩寇邠州、不克而遁、
初郭子儀聞虜逼邠州、遣其子晞將兵救之、晞縱
士卒爲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段秀實自請補都
虞候、晞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

盡取其首、注槊上、植市門、瑜一營大譟、擐甲、孝德恐、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瑜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瑜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爲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瑜再拜曰、公幸教瑜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秀實因留宿軍中、旦俱至孝德所謝、

十二月、加郭子儀尚書令、不受、還鎭河中

乙巳 永泰元年、春、正月、以李抱眞爲澤潞節度副使、

抱眞以上黨爲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爲諸道最、潞上黨今潞安府

三月、命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

左拾遺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裴冕等以備詢問、此盛德也、然今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茹毒飲痛、窮而無告、陛下不思所以救之、臣實懼焉、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之兵、足以當之矣、東南泊海、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爲解、傾天下之財、以給不用之軍、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扼要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扉屨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減國租之半、帝不能用、

夏四月、以裴諝爲左司郞中、

河東租庸使裴諝入奏事、帝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不種、農夫愁怨、臣以爲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帝謝之、拜左司

郞中、

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爲留後、賜名正巳、

時成德李寶臣、魏博田承嗣、相衛薛嵩、盧龍李懷僊、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梁崇義及正巳、皆結爲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成德鎭名領州四因常眞深趙

秋九月、置百高座講仁王經、出仁王經宜齊季內明寺講之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虜入寇、懷恩道死、召郭子儀屯涇陽、冬十月、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

懷恩誘回紇吐蕃等數十萬衆入寇又以朔方兵繼之中途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衆吐蕃十萬至奉天召郭子儀使屯涇陽帝自將六軍屯苑中下制親征百官入朝魚朝恩從禁軍搖白刃宣言曰吐蕃攻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社非反而何朝恩驚沮事遂寢會大雨旬日虜不能進大掠而去吐蕃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死

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耳郭晞叩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冑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吾今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之計孰便於此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

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殞陳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初肅宗以內侍魚朝恩監神策軍及帝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從

帝屯苑中。其勢寖盛，分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

郭子儀還河中。

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丙午 大曆元年春正月，以戶部尚書劉晏、侍郎第五琦分理天下財賦。

二月，釋奠于國子監。

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為諸生。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為文，僅能執筆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

武，莫敢與之抗。

貶顏真卿為峽州別駕。峽州今夷陵州屬荊州府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真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於今日。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群臣猶莫敢盡言，況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漸成孤立矣。載以為誹謗，貶之。

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

璘以段秀實為都虞候。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爭之，璘或怒甚，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為，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由是事皆咨之，聲稱甚美。

秋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折足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丁未 二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

帝禮重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耶？我父薄

天子不為。公主恚，奔車奏之。帝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耶？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帝曰：鄙諺有云，不痴不聾，不作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後盜發子儀父冢，人以為魚朝恩使之。子儀見帝，帝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

戊申 三年，夏四月，徵李泌於衡山。

泌至，復賜金紫，為作書院於蓬萊殿側，帝時過之，軍國大事皆與之議，欲以泌為相，泌固辭。

[illegible]爲之惡者我亦討其父之較而遇以直、

六月、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仙、詔以希彩知留後、

(己酉)四年、春正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衷甲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夏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綱鑑正史約　八　卷二十四　唐代宗　三十四

初僕固懷恩死、帝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爲女、回紇請以爲可敦、五月、冊以爲崇徽公主、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董晉爲判官、至回紇、回紇言唐約我爲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晉拜、曰、不敢有意大國、

(庚戌)五年、春三月、魚朝恩伏誅、

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每奏事、以必允爲期、元載奏朝恩專恣不軌、帝令元載謀殺之、

罷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委宰相領之、

秋七月、以李泌爲江西觀察判官、

帝悉知元載所爲、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帝稍惡之、以李泌有寵於帝、忌之、會江西觀察使魏少游求參佐、帝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游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爲江西判官、且屬少游使善待之、

綱鑑正史約　八　卷二十四　唐代宗　三十五

尹起莘曰、李泌不爲元載所容、則復歸衡山足矣、况代宗以萬乘之尊、不能庇一循友、事亦可知、歸隱巖穴、安於義命可也、何必下喬入谷、自處藩僚之末哉、

(辛亥)六年、秋八月、以韓滉判度支、

滉休之子也、爲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賦歛出入之法、吏不敢欺、亦値連歲豐穰、邊境無寇、自是倉庫蓄積始充、

(壬子)七年、秋七月、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虐孔目官李懷瑗因衆怒伺閒殺之衆未知所從經略副使朱泚弟滔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狀詔以爲節度使

癸丑 八年秋九月召郇模入見

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屍貯筐中棄於野京兆以聞帝召見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州監軍使也

甲寅 九年秋九月盧龍節度使朱泚入朝（泚請留闕下以弟滔知留後許之）

乙卯 十年春正月田承嗣反發諸道兵討之（承嗣懼請入朝詔赦其罪承嗣竟不入朝復兵討之承嗣上表請罪宗亦無如之何赦之）

丙辰 十一年冬十二月涇原節度使馬璘卒

璘疾急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軍中有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頔治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位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輕佻而凶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候史廷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遣入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至明年以秀實爲涇原節度使）

丁巳 十二年春三月誅元載貶王縉爲括州刺史（括州今處州）

元載王縉俱納賄賂帝欲誅之會有告載縉夜醮圖不軌者帝命吏部尚書劉晏御史大夫李涵等鞫之皆伏罪賜自盡劉晏謂李涵曰法有首從宜更稟進止涵從之帝乃誅載而貶縉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求幾帝召李泌入見語以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除此賊對曰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則去之含容太過故至於此

夏四月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

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開元以來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袞欲辭之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袞以爲朝廷厚祿所以

養賢、不能當辭位、不可辭祿、（宋儀緒以疾卒新府卒之甚）
戊午十三年冬十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命判官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
子儀、矯爲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
以詰懷光、懷光伏罪、於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皆
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乃安、
己未十四年、春正月、以李泌爲澧州刺史、（澧州屬岳州府）
常袞言於帝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
人爲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爲刺史、使周知人
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

二月、田承嗣卒、（以其姪悅爲留後）
三月、淮西將李希烈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
爲留後、（希烈命淮西節度使）
夏五月、帝崩、太子即位、（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
閏月、貶崔祐甫爲河南少尹、
常袞爲政苛細、不合衆心、時羣臣朝夕臨、袞哭委
頓、從吏或扶之、中書舍人崔祐甫曰、臣哭君前、有
扶禮乎、袞恨之、會議羣臣喪服、祐甫與袞力爭、聲
色陵厲、袞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禮、貶之、
貶常袞爲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

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爲宰相、皆不預朝政、袞
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貶崔祐甫、既而二人
表其非罪、帝問卿等言可貶、何也、二人對初不知、
帝以袞爲欺罔、貶爲潮州刺史、而以祐甫代之、初
至德以後、天下用兵、官爵冗濫、元王秉政、賄賂公
行、及袞爲相、思革其弊、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
所甄別、賢愚同滯、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二百日、
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帝謂祐甫曰、
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選
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
行而用之、帝以爲然、

尊郭子儀爲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
帝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
裴諝奏之、或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
以爲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帝新即位、以爲羣臣
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
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
澤州刺史李鷃上慶雲圖、詔曰、朕以時和年豐爲
嘉祥、以進賢顯忠爲良瑞、如慶雲靈芝、珍禽奇獸、

怪草異木，何益於人。自今有此，毋得上獻。先是，外
國累獻馴象，帝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
命縱於荊山之陽。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
悅。淄青軍士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澤州屬山西，荊山在陝西富平縣
兩省淄今齊濟府，青今青州府
以李希烈爲淮西節度使。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還問其所得頗少，則
以爲輕我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賂遺，重載而歸。
帝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希烈旌節，希烈贈
之僕馬。及縑七百匹。帝怒，杖光超，流之。於是中

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以劉晏判度支。
先是劉晏、韓滉分掌天下財賦，帝素聞滉掊克，故
罷其利權，而以晏兼之。初第五琦榷鹽以佐軍用，
及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
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
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
以白志貞爲神策都知兵馬使。
王駕鶴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外，詔以爲東都園
苑使，以白志貞代之。恐其生變，崔祐甫召駕鶴與
語，留連久之，志貞已視事矣。
遣使慰勞淄青將士。
李正己畏帝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帝欲受之，恐
見欺，卻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
因以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
貨財。帝悅從之，正己慙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
幾可望焉。
秋七月，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千事。
八月，以楊炎同平章事。
帝卜相於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帝亦素聞其名，
故自道州司馬用之。道州屬湖廣永州府

沈既濟上選舉議。
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
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
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謂五品以上及群
司長官，宜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
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
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則衆才咸得，而官無不治
矣。今擇才於吏部，試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責
於刺史，則曰命官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

則曰量書判否考而授之不諜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案牘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若牧守自用則換一刺史則革矣

冬十二月立宣王誦爲皇太子

詔財賦皆歸左藏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使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宦官錢食其中牢不可動楊炎言於帝曰財賦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今獨使中人掌之出

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量數奉入帝從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四終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五

史官顧錫疇編纂　浙陽黃　錄

德宗皇帝 名适代宗長子在位二十六年

庚申建中元年春正月始作兩稅法

唐初賦歛之法曰租庸調玄宗末版籍浸壞及至德兵起賦歛迫趣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楊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帝用其言

罷轉運租庸鹽鐵等使貶劉晏爲忠州刺史

楊炎與劉晏不協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帝從之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罷晏轉運等使尋貶忠州刺史既而省職久廢天下錢穀無所統領乃復舊制 忠州屬四川重慶府

二月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

以段秀實爲司農卿

初元載請城原州尋以得罪事寢至是楊炎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涇原節度使段秀實以爲邊虜尚盛未宜興事召寇炎怒乃徵秀實爲司農卿使

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涇原、

以朱泚爲涇原節度使

楊炎欲城原州、詔下涇州爲城具、將士怒曰、吾屬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荊榛、立軍府、坐席未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又以懷光嚴刻、皆憪懼、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復求段秀實或朱泚爲帥、詔以泚代之、（文喜尋據涇州作亂、泚與懷光討之、涇州諸將殺文喜以降）

夏六月、築奉天城、（奉天今乾州、屬西安府）

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

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從之、

秋七月、殺忠州刺史劉晏、

荊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旨、奏劉晏與朱泚書、辭多怨望、炎證成之、帝密使中使縊殺之、天下冤之、

初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倚辦於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汚、其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紿、權貴屬以親故、晏亦應之、俸給多少、遷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

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恤、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業、戶口蕃息、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升斗

沉覆者，船十艘爲十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與於揚子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請損之，晏曰，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若遽與之屑屑校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漕運遂廢，晏爲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揚子今儀眞縣）

冬十一月，始定公主見舅姑禮，

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答，帝命禮官定公主拜見舅姑之儀，舅姑坐受於中堂，諸父兄姊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

辛酉 二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

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爲悅請繼襲，至是悅屢爲惟岳請，帝不許，悅乃與正己各遣使詣惟岳，謀勒兵拒命，

以盧杞同平章事，

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辯，帝悅之，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杞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裴延齡爲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夏五月，田悅舉兵寇邢洺，

六月，以韓滉爲鎭海軍節度使，梁崇義拒命，詔淮寧節度使李希烈督諸道兵討之，（崇義叛兵傳道京陳）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

子儀爲上將，擁彊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

書一紙徵之，無不卽日就道，繇是讒謗不行，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壻，皆爲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

秋七月，以張鎰同平章事，

詔馬燧、李抱眞、李晟討田悅，戰於臨洺，大破之，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領軍務，與李惟岳遣兵救田悅，（馬燧等大破田悅等於洹水，轉洺州解）

九月，以張孝忠爲成德軍節度使。時詔朱滔討惟岳，張孝忠將兵守易州。滔遣使說孝忠，孝忠舉易州歸朝廷。孝忠從之，以孝忠爲成德節度使。

冬十月，殺左僕射楊炎。司馬盧杞譖炎有異志，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縊殺之。

壬戌 三年春正月，朱滔、張孝忠與李惟岳戰，大敗之。趙州降。成德兵馬使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

李惟岳遣兵守束鹿，朱滔、張孝忠攻拔之。惟岳發兵圍束鹿，朱滔、張孝忠與戰，惟岳大敗。王武俊爲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束鹿之戰，使爲前鋒。武俊念惟岳歸必殺己，故戰不甚力而敗。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武俊。或曰：武俊勇冠三軍，

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欲使誰卻敵乎？惟岳以爲然，乃使武俊擊趙州，又使其子士眞將兵宿府中。武俊既出，衛常寧曰：大夫暗弱，終爲朱滔所滅，中丞爲衆所服，倒戈以取之，轉禍爲福，如反掌耳。武俊遂引兵還襲惟岳，士眞納之，遂執惟岳，縊之，傳首京師。束鹿，縣名，屬保定府。

二月，以張孝忠爲易定滄州節度使，王武俊爲恒冀團練使，康日知爲深趙團練使，以德棣隸幽州。

時朱滔固請深州，不許，繇是怨望，留屯深州。武俊自以不得爲節度使，又失趙定，不悅。復有詔令武俊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未肯奉詔。田悅遣判官王侑說滔曰：今帝欲淸河魏，不使藩鎭承襲，魏亡則燕趙爲之次矣。若司徒矜魏博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絶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滔大喜，即遣侑歸報。又遣王郅說武俊曰：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康日知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略同，誰不憤邑？今又聞詔支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朱司徒共相滅耳。司徒不敢自保，使郅等效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尙書，而以深州與大夫。三鎭連衡，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他日永無

患矣。武俊亦喜，許諾，相與刻日舉兵南向。

夏四月，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詔李懷光討之。

朱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束鹿，詰旦將行，士卒忽大亂，讙譟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勅救田悅？滔大懼，蔡雄等諭士卒曰：司徒血戰以取深州，冀得其繇績以寬汝曹賦率，不意國家無信。今茲南行，乃爲汝曹，非自爲也。衆曰：雖知如此，終不如且奉詔歸鎭。雄曰：然則汝曹各歸部伍，

息數日、相與歸鎭州、衆然後定、滔卽引軍還深州、密訪首謀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衆股栗、乃復舉兵而南、進取寧晉、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遂與滔救魏州、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步騎萬五千人東討、與滔等戰於愜山、敗績、（寧晉元氏皆縣名屬眞定府愜山在大名府大名縣北）

括富商錢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帝從之、又括僦櫃質錢、凡蓄積錢帛

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爲之罷市、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

召朱泚入朝、以張鎰兼鳳翔節度使、

朱滔遣人以蠟書遺其兄涇原節度使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送長安、帝驛召泚至、示之、泚頓首謝罪、帝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因留之長安、賜賚甚厚、帝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爲帝所重、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鎭撫、臣請自行、帝俛首未言、杞遽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爲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帝乃顧鎰曰、無以易卿、鎰知爲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帝初卽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當時以爲有貞觀之風、及杞爲相、知帝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帝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冬十月、以曹王皐爲江西節度使、

十一月、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滔稱冀王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納稱齊王）

十二月、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詔以李希烈兼平盧節度使、討李納、希烈帥所部

徙鎭許州、遣所親詣納與謀、共襲汴州、又遣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遊兵度汴迎希烈、繇是東南轉輸者、皆自蔡水而上、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幽趙孤軍深入、專仰給於田悅、聞李希烈軍勢盛、頗相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繇是自稱天下都元帥、

（癸亥）四年、春正月、李希烈陷汝州、詔顏眞卿宣慰之、

初盧杞惡顏眞卿、欲出之、及李希烈陷汝州、帝問計於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爲陳禍福、可不勞軍

旅而服顏眞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眞
其人也希烈遣眞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眞卿
乘驛至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宜少留須後命眞卿
曰君命也將焉避之與其子書但勅以奉家廟撫
諸孤而已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環
繞慢罵拔刃擬之眞卿色不變希烈麾衆令退館
而禮之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召眞卿
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爲朝廷所忌
無所自容耶眞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
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

同覆滅耶希烈不悅他日與朱滔等四使同宴四
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
都統也眞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
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
汝曹誘脅乎希烈掘坎於庭云欲坑之眞卿怡然
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
不快公心事耶希烈乃謝之

夏四月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時軍興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
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爲
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除陌錢者公
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
易者約錢爲率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秋八月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之

初帝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名及卽位召爲翰
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賦役日滋贄以
兵窮民困恐生內變乃上奏曰王者蓄威以昭德
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
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八百餘所而關中殆五百焉
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

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關輔之間徵發已甚
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
烈竊發邠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何以備之臣願
追還神策六軍及節將子弟明敕涇隴邠寧更不
徵發仍罷間架等稅則人心不搖邦本自固帝不
能用（涇州屬平涼府隴州屬鳳翔府邠州屬西安府寧州屬慶陽府四州俱陝西○襄城縣名屬開封府）

冬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帝如奉天朱泚反據長
安

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

寒甚多携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
所賜發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翃犒師惟糲食菜餤
衆怒蹴而覆之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
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聞瓊林大盈二庫金
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還趣京
城百姓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
貨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除陌錢矣初神策軍使白志
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皆不以聞但受市井
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爲
販鬻至是帝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乃與

綱鑑正史約大卷二十十五 唐德宗 十二

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翰林
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廢處京師
心常怏怏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
行帝曰無及矣賊登含元殿爭入府庫運金帛令
言與亂兵謀曰今衆無主不能久朱太尉閑居私
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騎迎泚入宮居白華
殿自稱權知六軍帝至咸陽思桑道茂之言乃幸
奉天泚又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
怏遣騎士劫之以兵秀實乃謂子弟曰吾當以死
徇社稷耳乃往見泚說之曰犒賜不豐有司之過
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
奉迎乘輿泚不悅

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

泚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
使岐靈岳詐爲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
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泚令言
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
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
唾泚而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
耶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濺血灑地泚黨殺之帝聞

綱鑑正史約大卷二十十五 唐德宗 十三

秀實之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朱泚僭號 自稱大秦皇帝尋改國號漢

李懷光帥衆赴長安

泚犯奉天詔韓遊瓌渾瑊拒之

帝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今日之患皆
羣臣之罪也帝曰此亦天命非繇人事贄退上疏
曰陛下志壹區宇四征不庭凶渠稽誅逆將繼亂
兵連禍結行及三年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
求之困非常之虞億兆同慮唯陛下穆然凝邃獨
不得聞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

列有備禦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
死臣所謂羣臣之罪豈徒言歟臣聞理或生亂亂
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今生
亂失守之事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
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
將軍高重捷及泚兵戰死
高重捷乘勝逐北賊伏兵擒之斬其首而去帝哭
之盡哀結蒲爲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
也束蒲爲身而葬之
十一月以韋皋爲奉義軍節度使

李晟將兵入援渾瑊擊朱泚破走之奉天圍解
泚聞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時供御纔有糲米
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
進之泚百道攻城瑊撫諭士卒激以忠義皆鼓譟
力戰賊乃引退懷光亦敗泚於醴泉泚遂遁歸長
安衆以爲懷光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
李懷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
懷光素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奸佞且曰吾
見上當請誅之杞聞而懼言於帝曰懷光勳業社
稷是賴若使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illegible]

之詔懷光引軍屯便橋與李晟刻期共取長安懷
光自以數千里赴難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
吾爲奸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行帝問陸贄
以當今切務贄上疏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
而已矣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
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
有也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當變故危疑之際乎
頃者中外意乖君臣道隔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
於上聞實事不知知事不實此羣情之所甚惡也
疏奏旬日無所施行贄又上疏曰臣聞立國之本

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在易乾下坤上曰
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
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
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
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
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
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帝遣中使諭之曰朕本
性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
推誠信不疑多被奸人賣弄今所致患害其失反
在推誠諫官論事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

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即辭窮若有奇
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
為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陛下
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斯言過矣夫馭之以
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若誠不盡於己而望
盡於人眾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
眾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
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夫仲虺贊成湯不稱其無
過而稱其改過吉甫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
補闕是則聖賢唯以改過為難不以無過為貴諫

官不密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若納諫不
違傳之適足增美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
眾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
一槩輕侮莫之省察又曰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
上之情莫不求通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
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
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
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
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又曰諫者多表
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
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為
盛德帝頗采用其言

曹王皐遣使貢獻

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皐數遣使間道貢獻

十二月貶盧杞白志貞趙贊為遠州司馬

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眾論
諠騰亦咎杞等帝不得已皆貶為司馬

甲子 興元元年春正月大赦

陸贄言於帝曰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
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之辭

無所避忌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帝然之故奉天
所下詔書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又以
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
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
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湮使人人
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帝然之乃大赦下詔
罪己四方大悅王武俊田悅李納皆去王號上表
謝罪詔皆復其官爵後李抱真入朝為帝言山東
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
平也

李希烈僭號大楚
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
帝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
庫陸贄諫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必榜
廢公方崇聚私貨效匹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誠
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
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
六龍旋復都邑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
固大寶也帝即命去其榜
二月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五唐德宗　十八
李懷光有異志欲親總禁兵幸咸陽趣諸將進
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
反謀益甚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遣使諭旨懷光
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
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懷光潛與朱泚
通謀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覺懷光
責之曰我以爾爲子奈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
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
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
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
左右臠食之皆曰義士也以刀斷其喉而去
李懷光反帝奔梁州今漢中府
加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同平章事
時李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行人情擾
擾晟以孤軍處二强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
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
三月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事
緒承嗣之子凶險多過失悅杖而拘之緒遂與左
右謀殺悅朱滔遣人說之許以本道節度使其幕
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五唐德宗　十九
有功不若歸命朝廷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
使奉表詣行在帝以緒爲魏博節度使
李懷光奔河中
始懷光方屯朱泚與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及
懷光已反其下多叛泚乃賜以詔書且徵其兵懷
光慚怒內憂麾下爲變外恐李晟襲之遂走河中
或勸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
支遂納之
車駕至梁州
帝在道民有獻瓜果者帝欲授以散官陸贄諫曰

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若獻瓜果者，亦以授之，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帝居艱難中，大小之事，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然數直諫忤上意，盧杞雖貶，帝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帝雖貌從，心頗不悅。

夏四月，加李晟諸道副元帥。

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

敢爲賊間，立斬之。

姜公輔罷爲左庶子。

帝欲爲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帝謂陸贄曰，造塔小費，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贄上奏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若謂諫爭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以諫爭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帝意猶怒，罷公輔爲左庶子。

以賈耽爲工部尚書。

先是，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內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爲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

李抱眞會王武俊於南宮。南宮屬眞定府

時朱滔攻貝魏，久不下。參謀賈林爲抱眞說武俊攻滔，武俊從之。軍於南宮東南，抱眞自臨洺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眞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安危。

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惟子。勵將士以雪讎恥，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敍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遂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抱眞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大破滔軍於貝州。滔遁歸幽州。臨洺縣名今省入廣平府永年縣

五月，韓滉遣使貢獻。

鎮海軍節度使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於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爲行，請今日

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薪米儲偫已羅門庭矣、
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每擔夫與白金一
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
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弩手、有寇則
叩舷相警、五百弩已彀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
關中斗米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

吐蕃引兵歸國、

帝謂陸贄曰、賊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對
曰、兵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未鋒鏑交於原
野、而決策於九重、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

是以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而下無
死綏之志矣、且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
能用人、惟陛下圖之、

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
降、

晟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
宮禁、祇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帝覽之、泣下
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

帝發梁州、○秋七月、車駕還長安

徵李泌爲左散騎常侍、泌爲杭州刺史、徵詣行在、

八月、顏眞卿爲李希烈所殺、

以李晟爲鳳翔隴右節度使、進爵西平王、

冬十月、以竇文場王希遷、爲監神策軍兵馬使、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帝即位、委
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帝復以宦官竇文場
代之、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以
文場希遷分典禁旅、

丁奉曰、德宗即位以來、愛護奸臣、姑息藩鎮、至
是又寵任宦官、則亡唐之事備矣、

十一月、加韓滉同平章事、

議者或言滉聚兵修城、陰蓄異志、帝疑之、以問李
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所以修城、爲迎扈
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爲罪乎、泌
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於帝曰、臣之上
章、非私於滉、乃爲朝廷計也、今天下旱蝗、關中米
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
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皐、使之歸覲、令滉速運糧
儲、此朝廷大計也、帝即下泌章、令皐歸覲、皐至、滉
感悅、即日發米百萬斛、聽皐留五日、即還朝、自送
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時陳少游令大將王韶欲

自爲留後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爲亂吾即日全
軍渡江誅汝矣部懼而止帝聞之喜謂李泌曰滉
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泗眞大臣之器卿可謂知
人遂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貢無虛月朝
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乙丑 貞元元年春正月以盧杞爲澧州別駕 澧州[illegible]州府
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帝
果欲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
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遷海內瘡痍
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他舍

人草制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何可
復用帝不悅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
權百揆失敍天地所知華夷同棄儻加巨姦之寵
必失百姓之心高復於正牙論奏帝曰杞已再更
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爲刺史京等亦爭之
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
黨皆唾掌而起帝大怒諫者稍引却京顧曰需等
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帝怒稍解謂李相與
杞小州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
下失望何乃以杞爲澧州別駕帝謂李泌曰朕已
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切議比陛下於桓靈
今承德音乃知堯舜之不逮也帝悅杞竟卒於澧州

夏六月以韋皐爲西川節度使

朱滔死以劉怦爲幽州節度使

秋七月陝虢軍亂殺其節度使張勸詔以李泌爲都
防禦轉運使 陝州名虢今盧氏縣俱屬河南府
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
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帝
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不得不煩卿
一往乃以泌爲都防禦轉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

泌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歲月下臣請以單
騎入之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
與臣同辭借行使陝人知之亦一勢也帝曰雖然
朕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對曰他人
猶豫遷延必不能入帝乃許之泌見陝州將吏在
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
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
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疾驅而前將佐
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
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泌視事賓佐有請

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頻言，乃其常態，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遂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諭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匄汝餘生，汝爲我齎版幣祭前使，愼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達奚小俊聞泌已入陝而還，

八月，馬燧平河中，李懷光縊死，

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帝以其子璀爲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帝曰，臣父必負陛

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帝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止耳，帝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懷光死，璀亦自殺，

罷討淮西兵，

帝問陸贄河中既平，復有何事宜區處者，贄以河中既平，慮希旨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則負罪者自疑，河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曰，陛下悔過降號，聞者涕泣，故諸將效死，叛夫請罪，逆泚懷光相繼梟殄，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李希烈縱未順命，斯爲獨夫，陛下但勑諸鎭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歟，詔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

以張延賞爲左僕射，

初李晟戍成都，取其營妓以還，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返之，晟遂與延賞有隙，至是命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帝重違其意，以延賞爲左僕射，

九月，盧龍節度使劉怦卒，以其子濟知節度事，

丙寅 二年，夏四月，淮西將陳仙奇殺李希烈以降，以仙奇爲節度使，

秋七月，陳仙奇爲其將吳少誠所殺，以少誠爲留後，

吐蕃入寇，詔渾瑊駱元光屯咸陽，

九月，置十六衛上將軍，帝與李泌議復府兵，因有是命，卒不能復，

何焯曰宋祁曰賊州曰循環已全蕃曰監門曰千牛此八衛也各有左右故曰十六衛紀實吐蕃名相吐蕃承不言姓官廢曰向辛未將爲中書令故稱之爲令公是向輸其所以聞故也

李晟遣兵擊吐蕃於汧城，敗之。（汧城今屬隴州府汧陽縣）

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吐蕃尚結贊敗走，僅而獲免。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虜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還。

冬十一月，韓滉、劉玄佐、曲環俱入朝。

十二月，李晟入朝。

帝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五　唐德宗　二十八

朝，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爲僧，不許；入朝稱疾，懇辭方鎮，亦不許。韓滉素與晟善，帝命滉諭旨，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詣晟第謝，因飲燕歡，晟表薦延賞爲相。

丁卯 三年春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

李晟爲其子請昏於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韓滉卒。

滉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皆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夏閏五月，渾瑊與吐蕃盟于平涼，吐蕃劫盟。（平涼府隸陝西）

初，吐蕃求和於馬燧，燧爲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有隙，謂言和親便，帝計遂定。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帝乃加晟太尉，罷鎮，以渾瑊爲會盟使，將二萬人赴盟所。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五　唐德宗　二十九

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戎所侮爾。帝始命駱元光、韓遊瓌等屯洛口，以爲瑊援，與瑊連營相次。元光伏兵於營西，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辛未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瑊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晟曰：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

為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遊瓌表言虜劫盟者
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帝出晟
惡燧張延賞懟懼謝病初尚結贊惡晟燧瑊曰去
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晟因燧以求和執瑊
以賣燧使並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瑊而止

六月以李泌同平章事

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帝謂泌曰朕欲與卿
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對曰臣
素奉道不與人為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自斃
矣素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

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帝曰何不可泌曰願
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
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
惋反仄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
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
矣帝以為然晟燧皆起泣謝帝因謂泌曰自今凡
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
陛下不以臣之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
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
宰相矣帝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秋七月以李昇為詹事

初張延賞與李叔明有隙帝入駱谷衛多亡叔
明之子昇及郭曙令狐建等恐有姦人危乘輿相
與齧臂為盟更控帝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帝皆
以為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延賞知昇私出入郜國
大長公主第密以白帝帝使李泌察之泌曰此必
有動搖東宮者其延賞乎帝曰何以知之泌具為
帝言二人之隙且言昇承恩顧延賞無以中傷而
郜主乃太子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帝笑曰
是也泌因請罷昇宿衛以遠嫌從之

停西域使者廩給分隸神策軍

初河隴既沒於吐蕃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
絕皆仰給於度支李泌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
安居不欲歸命停其給凡四千人皆詣政府訴之
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
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
者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人生當乘時
展用豈可終身客死乎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
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禁旅益壯歲省五十萬緡

募戍卒屯田西京

帝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未暇議復府兵也帝曰然則亟減戍卒歸之如何對曰陛下誠用臣言可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府兵亦成帝曰果能如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綵纈因黨項以市之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沃土久荒

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糴價必賤名為增之而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且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帝皆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舊制戍卒三年而代今既因田致富必不思歸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續食遣之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帝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與共圖吐蕃知帝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原蘭二州皆河湟地）

八月幽郜國大長公主流李昪於嶺南

李昪等出入公主第或言公主淫亂帝怒幽之禁中流昪等嶺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帝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帝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

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帝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陛下不見建寧之事乎帝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為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茲事今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冤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

孫沔論劾郡佐書不舉之節太子兼注太子衷甲貝甲於衣之內也

為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向使
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
策之功矣。帝曰：此朕家事，卿何力爭如此。對曰：天
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
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
大矣。帝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
泣曰：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
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帝曰：具曉卿意。
間一日，帝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
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

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
不可復用，願乞骸骨。帝慰諭不許。
九月，回紇求和親，許之。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帝未之許。會邊將
告乏馬，李泌言於帝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賤十倍。
帝問之，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
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帝曰：三
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今日之計，回
紇為先，三國差緩。陛下所以不可，豈非以陝州之
恥邪。帝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豈能

忘之。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為今
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又何怨邪。
是後凡十五對，反復論之，帝終不許。泌乃乞骸骨。
帝曰：朕不惜屈己，但不能負少華輩耳。泌曰：以臣
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帝曰：何故。對
曰：昔葉護將兵助國，肅宗止令臣宴勞之，亦不至
其營。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蓋戎狄豺狼，不
得不過為之防。陛下在陝，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
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議相見之儀，使彼得
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昔葉護欲掠長

安，先帝親拜於馬前以止之。當時觀者十萬餘人，
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
少，所伸者多矣。況牟羽身為可汗，舉國赴難。當是
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
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此二事觀之，則屈己為是
乎，不屈己為是乎。帝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怨回紇，
今聞泌言，自覺少理。卿以為何如。皆對曰：誠如泌
言。泌曰：臣以為回紇不足怨，向來宰相乃可怨耳。
回紇再復京城，今可汗又殺牟羽，復有何罪。吐蕃
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

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讐，爲可忽耶。帝曰，朕
與之爲怨已久，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
笑乎。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爲臣子，每來不過二
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
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
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帝從之。既而
回紇可汗遣使上表，聽命。帝大喜，謂泌曰，回紇何
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帝因
問招雲南大食天竺之計。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
不敢輕犯塞矣。雲南苦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

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强，與天竺皆慕中
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其使者
歸，許以公主妻之。明年，回紇來迎公主，請改號回
鶻，冊爲回鶻長壽天親可汗，以咸安公主歸之。

戊辰 四年，春二月，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

先是，帝謂李泌曰，諸道貢獻，宮中用度殊不足。泌
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
願陛下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降勅折稅，
不使奸吏因緣誅剝。帝從之。及勿勸使元友直運
淮南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之大盈庫。然帝猶數
有宣索，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
言。

詔葺白起廟，贈兵部尚書。

咸陽人或上言見白起，云請爲國家扞禦西陲。既
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帝以爲信然，欲於京城立
廟，贈司徒。李泌曰，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
臣恐邊臣解體矣。且立廟祈禱，將長巫風。今杜郵
有舊祠，請詔葺之，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起列國
之將，贈三公太重，贈兵部尚書可也。帝從之。

夏六月，徵陽城爲諫議大夫。

城，夏縣人，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李泌薦之。（夏縣屬平陽府）

己巳 五年，春二月，以董晉竇參同平章事。

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帝曰，朕深知卿勞苦，
但未得其人耳。因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
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
杞之所以爲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
乎。帝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
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
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

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
也既而泌薦竇參董晉可用帝遂相之參爲人剛
果無學術多引親黨置要地晉充位而已然晉爲
人重慎所言於帝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
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
者不足道也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鄴侯李泌卒
泌有謀畧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爲世所輕
辛未 七年秋八月以陸贄爲兵部侍郎解内職竇參惡之也
壬申 八年夏四月賜諫議大夫吳通玄死貶竇參爲郴

州別駕 湖廣郴州
竇參陰狡而愎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
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帝頗聞之
申恐陸贄進用陰與諫議大夫吳通玄作謗書以
傾贄帝察知之貶參賜通玄死 明年復貶參爲驩州司馬尋賜死
以趙憬陸贄同平章事
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異日考其殿最并以
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或言於帝曰諸司所舉皆
有情故不得實才帝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
勿任諸司贄上奏曰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諳多

士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情故必多
且今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
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
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是以人主擇
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將務得人無易於
此帝竟追前詔不行
平盧節度使李納卒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
秋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
帝欲用延齡判度支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
生患寛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恐傷聖鑒

帝不從
天下四十餘州大水
陸贄請遣使賑撫帝曰淮西闕貢賦不必遣也贄
曰昔秦晉仇敵穆公猶賑其饑況帝王懷柔萬邦
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乃遣中書舍人奚
陟等宣撫諸道
癸酉 九年春正月初稅茶 鹽鐵使張滂之請也
夏五月以趙憬爲門下侍郎與賈耽盧邁同平章事
先是帝使人諭陸贄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
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晉卿往年攝政嘗有

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
逐、宜各除外官、又卿清愼太過、諸道饋遺、鞭靴之
類、受亦無傷、贄上疏曰、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累
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古者爵人於朝、刑人於
市、若晉卿父子、實有大贓、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
枉、豈令陰受播遷、夫監臨受賄、盈尺有刑、鞭靴不
已、遂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
豈能終絶其意乎、至是憬反疑贄排巳置之門下、
由是與贄有隙、
八月、太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卒、

甲戌 十年春正月、雲南擊吐蕃、大破之、遣使來獻捷、
吐蕃雲南日益相猜、韋皐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
齎詔詣雲南、佐時至、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
佐時大宣詔書、雲南王異牟尋恐懼受詔、佐時因
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其所立之號、復南詔
舊名、先是吐蕃徵兵於雲南、異牟尋遣五千人前
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襲擊吐蕃、大破之、遣使獻
捷、尋遣使立異牟尋爲南詔、
冬十二月、陸贄罷爲太子賓客、
贄爲相、奏論備邊六失、以爲措置乖方、課責虧廢、
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
制、帝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贄又奏請均節財賦
凡六條、一論兩稅之弊、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三
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四論稅限迫促、
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六論兼并之家
私斂重於公稅、請爲占田條限、事皆不行、及裴延
齡姦爲詭譎、贄日陳其不可用、帝不悅、待延齡益
厚、贄以帝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
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
所恤、延齡日短贄於帝、趙憬密以贄所議彈延齡

事告之、故延齡益得以爲計、帝由是信延齡而不
直贄、遂罷贄爲太子賓客、
乙亥 十一年夏四月、貶陸贄爲忠州別駕、裴延齡譖贄、貶之
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人皆想
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
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
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爲虛得名耳、前進士韓
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
貶、帝怒未解、中外惴恐、無敢救者、城即帥拾遺王
仲舒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

伏閤俯伏閤下而諫也

唐制封王拜相用白麻餘爲制下明印

奸邪。贄等無罪、帝大怒、太子爲營救、乃解、金吾將
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趨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
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
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
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李繁者、泌之子
也、城盡數延齡過惡、使繁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
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帝以爲妄、不之省、乃貶
城爲國子司業、

秋八月、司徒侍中北平莊武王馬燧卒、

丙子 十二年、夏四月、魏博節度使田緒卒、左右推其子季安爲留後、

六月、以竇文場霍仙鳴爲護軍中尉、

初帝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罷鎮者、相承用麻
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
鄭絪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欲
以寵文場邪。遂爲著令也。帝乃謂文場曰、武德貞
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衣緋者無幾、輔國以來
始隳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
謂爾脅我爲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之、時竇霍勢
傾中外、藩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
者矣、

謂外方闕白於常稅外或方或閒統輸設或所致

以嚴綬爲刑部員外郎、

初帝以奉天窘乏之故、還宮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
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
或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刻減吏祿、或販鬻蔬
果、往往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
韋皐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
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宣歙判官嚴綬
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爲刑部員外郎、判官進
奉自綬始、

九月、以李景略爲豐州都防禦使、

唐人呼侍御爲端公

初景略爲豐州刺史、回鶻使至、皆拜景略於庭、威
名聞塞外、及爲河東行軍司馬、留後李說忌之、回
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爭坐次、說不
能遏、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趨前拜之曰、非豐州
李端公邪。遂就下坐。說益不平、乃厚賂竇文場使
去之、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帝以豐州當虜衝、擇
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略、豐州窮邊、氣寒土瘠、民貧、
景略以勤儉帥衆。二歲之後、儲備完實、雄於北邊、

裴延齡卒、中外相賀、帝獨悼惜之、

丁丑 十三年、冬、十二月、以宦官爲宮市使、

門字者言使人下市中左右宦官取其物不還本價也

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爲使謂之宮市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每敕使出雖沽漿賣餅之家皆撤業閉門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帝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生業仰宮市取給帝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戊寅 十四年秋九月吳少誠叛（詔削奪其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官軍大潰少誠致書監軍求昭洗乃赦之復其官爵）

貶陽城爲道州刺史（道州屬湖廣永州府）

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貶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城自繫獄判官大驚馳詣之城不復歸館判官辭去又遣他判官往按之判官載妻子行中道逸去（連州屬廣東廣州府）

己卯 十五年春以李錡爲浙西觀察諸道鹽鐵轉運使

禮部尚書李齊運受李錡賂數十萬薦之於帝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帝由是悅之錡又以鹽鐵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復欲爲自全計增廣兵衆選有力善射者謂之挽強胡奚雜類謂之蕃落給賜十倍他卒

冬十二月中書令咸寧王渾瑊卒

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帝前帝還自興元雖一州一鎭有兵者皆務姑息瑊每奏事不過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

庚辰 十六年夏四月姚南仲入朝

義成監軍薛盈珍有寵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帝知之召盈珍還南仲入朝帝問曰盈珍擾卿耶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帝默然竟不罪盈珍

秋九月以李元素爲義成節度使

節度使盧群卒賈耽曰凡就軍中除節度使必有愛憎向背喜懼者相半故衆心不安自今願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無他變帝以爲然故有是命

辛巳 十七年夏五月成德節度使王武俊卒（以其子士眞代之）

癸未十九年、冬十二月、貶韓愈爲陽山令、（陽山縣名、屬廣州府、）
京兆尹李實務徵求以給進奉、愈時爲監察御史、
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税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
遂坐貶、
甲申二十年、秋九月、太子有疾、
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棊、俱出入東宮、
太子嘗與諸侍讀論及宮市事、叔文曰、太子職當
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
人心、何以自解、太子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
遂大愛幸、與伾相依附、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

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
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爲死友、日與遊處、蹤跡
詭秘、莫有知其端者、
乙酉二十一年、（順宗誦、貞元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卽位、
帝以風疾失音、不能決事、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
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召王叔文
坐翰林中使決事、伾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人
無知者、
以韋執誼同平章事、
以王伾爲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爲翰林學士、

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韋執
誼承而行之、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采聽謀議、汲
汲如狂、互相推奬、僩然自得、以爲伊周管葛復出
也、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其門晝夜車馬如市、尋以
王伾爲翰林學士、叔文以母喪去位、
大赦、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五坊、鵰坊、鶻坊、鷂坊、鷹坊、狗坊、）
先是鹽鐵月進羨餘、經入益少、五方小兒張捕鳥
雀於閭里者、皆爲暴横、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
於門、或張井上、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卽痛毆
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飮食於酒肆、負者就

索其直、多被毆詈、或時留蛇一囊爲質、賣者求哀、
乃挈而去、帝在東宮知其弊、故卽位首禁之、
追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至卒、
立廣陵王純爲皇太子、（初名淳、更名純、）
先是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
及其壻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
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
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
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至是執誼恐太子不悅
故以陸贄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
（陸淳避太子名改）

曰陛下令先生爲寡人講經義耳何爲預他事巡
懼而出、
夏六月韋皐表請太子監國、
韋皐上表曰陛下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庶
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又上太子牋曰聖上亮
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顛紊紀綱樹置心
腹恐危家邦願殿下卽日奏聞斥逐群小使政出
人主則四方獲安俄而荊南河東牋表繼至邪黨
震懼、
秋七月太子監國、

以杜黃裳同平章事
八月帝傳位於太子自號太上皇貶王伾爲開州司
馬叔文爲渝州司戶 伾尋病死明年賜叔文死○開州今夔州府渝州今重慶府永川縣俱隸四川
太子卽位、
貶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爲諸州刺史 尋再貶爲諸州司馬
冬十一月貶韋執誼爲崖州司戶 崖州隸廣東瓊州府
十二月以劉闢爲西川節度副史
西川節度使韋皐卒副使劉闢自爲留後表求節
鉞帝不許徵爲給事中闢不受徵阻兵自守帝以

初嗣位未能討闢因而授之、
以鄭絪同平章事、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五終

史官顧錫疇編纂　錢塘[illegible]

憲宗皇帝 名純，順宗太子。在位十五年。

丙戌 元和元年，春正月，太上皇崩。

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兵討之。

三川謂東川西川山南西道

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帝不許，闢遂發兵圍梓州。帝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帝從之。崇文時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卽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初，帝與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務爲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察軍情所與則授之，未嘗出朝廷之意。陛下必欲振擧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帝以爲然，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啟之也。帝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何爲而可。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逸。然明王勞於求人，逸於任人。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所宜親。

昔秦始皇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帝深然之。

夏四月，策試制擧之士。於是元稹、白居易、蕭俛、沈傳師出焉。

以李巽爲度支鹽鐵轉運使。

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之。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

以元稹、獨孤郁、蕭俛爲拾遺。

稹上疏曰：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爲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諫官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諫官能擧職者，獨誥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況已行之誥令，而欲以咫尺之書收之，誠亦難矣。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又勸帝早擇修正之士，輔導諸子，曰：太子諸王師傅之官，率皆耗瞶癃疾、休戎罷帥，其他僚屬，尤爲冗散，搢紳皆恥

之。就使得人，亦越月踰時，僅得一見，又何暇傅之德義，而納之法度哉。帝頗嘉納其言。

秋八月，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卒。以其弟師道爲留後。

九月，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崇文入成都，走於通衢，市肆不驚，秋毫無犯。斬闢大將邢泚、館驛巡官沈衍，餘無所問。命軍府事一遵韋南康故事，從容指撝，一境皆平。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爲先，遽納婦人以求媚，豈天子意耶。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指授方略，皆懸合事宜。及

蜀平，宰相入賀，帝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徵少室山人李渤爲左拾遺。嵩山東曰太室，西曰少室，在河南府登封縣。渤辭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

冬十月，以高崇文爲西川節度使。

十一月，以宦者吐突承璀爲左神策中尉。在東宮以幹敏得幸。

丁亥二年春正月，杜黃裳罷爲河中節度使。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

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

吉甫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爲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爲得人。

夏四月，李錡反，制削官爵屬籍，發諸道兵討之。

時蜀既平，鎮海節度使李錡不自安，求入朝，帝許之。錡實無行意，屢遷行期。下詔徵之，錡遂謀反，遣諸道兵討之。兵馬使張子良執錡送京師，斬之。有司籍其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言：錡割剝六州以富其家，今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帝從之。

盧從史擅出兵屯邢洺。從史，昭義節度使。

帝召李絳諭之曰：朕與鄭絪議，敕從史歸上黨，絪乃泄之於從史，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搢紳之論，以絪爲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忌前，願陛下熟察之。帝良久曰：非卿言，朕幾誤處分。帝又問曰：諫官多謗訕，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以儆其餘，何如。對曰：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

之私。帝善其言，謂宰相曰，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以白居易爲翰林學士

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帝悅之，故有是命。

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

戶稅比天寶四分減三，兵給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戊子三年夏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

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考官楊

於陵、韋貫之，署爲上第，帝亦嘉之。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帝，且言湜，學士王涯之甥，涯與裴垍覆策，而不自言，帝罷垍，貶於陵、貫之、涯，僧孺等久不調，唐末黨禍起於此。

秋七月，以裴垍同平章事，

帝雖以李吉甫故罷垍學士，然寵信彌厚，復擢爲相，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垍資給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垍獨賞之。

己丑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饑，遣使宣慰賑恤，

宣慰使鄭敬等將行，帝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

鄭絪罷，以李藩同平章事，

藩給事中，制勅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勅，裴垍薦藩有宰相器，帝以絪循默，擢藩爲相，

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眞卒，子承宗自爲留後，

詔贖魏徵故第賜其家，

魏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白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帝乃出內庫二千緡贖以賜稠，仍禁質賣，

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進銀器，

時制絕進奉，均有中人之助，首進銀器，李絳、白居易等請却之，帝遽命出付度支，尋密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

秋七月，貶楊憑爲臨賀尉，臨賀今平樂府賀縣，林廣西

時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汙僭侈，貶臨賀

尉、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後數日、夷簡奏為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櫟陽縣在西安府臨潼縣北

九月、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棣今武定州、與德州俱屬濟南府

帝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垍曰、陛下前許師道

令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議久不決。李絳曰、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彼聞承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未可輕議。時吳少誠病甚、絳等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既而承宗以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帝遣裴武宣慰、承宗請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軍節度、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領德棣二州。

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襲執昌朝、帝遣使諭承宗遣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

以許孟容為京兆尹。

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不償、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於帝、帝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強、何以肅清輦下。錢未償、李昱不可得。帝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

冬十月、削奪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璀為

招討處置等使。

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自古未有專令中使統領者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廷臣亦極言其不可、帝不得已、改處置為宣慰。

十一月、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卒。從弟少陽自為留後、帝以河朔用兵不能討少陽、以為留後。

庚寅五年、春、貶元稹為江陵士曹。江陵縣名屬荊州府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罰俸召還、至敷水驛、有內侍後

至破驛門入擊稹傷面帝復引稹前過貶之白居
易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恐自今
中使出外益暴橫人無敢言者又稹爲御史多所
舉奏切齒者衆恐自今無人肯爲陛下當官執法
有大姦猾陛下無從得知帝不聽（敷水驛在西安府華州）
秋七月制雪王承宗復其官爵
吐突承璀與承宗戰屢敗軍中奪氣承宗遣使乞
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朝廷以師久無功制雪
承宗復以德棣二州與之
瀛州刺史劉總弒其父濟及其兄緄遂領軍務○瀛（州今河間府）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六　唐憲宗　九
九月罷吐突承璀爲軍器使（裴垍李絳奏罷之未幾出爲淮南監軍）
以權德輿同平章事
帝問爲政寬猛何先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
以寬大而興先後可見矣帝善其言
冬十二月以李絳爲中書舍人
帝嘗踰月不見學士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
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
言實天下之幸非臣等之幸也帝遂召對帝嘗欲
遊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
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帝作色
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
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
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帝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
不能言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爲中
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帝聚財帝曰今政
令不及兩河河湟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
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
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辛卯 六年春二月以李絳爲戶部侍郎
帝問李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六　憲宗　十
曰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
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
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帝嘉其直益重之
秋九月梁悅報讐殺人杖而流之
富平人梁悅報父讐殺秦杲自詣縣請罪勅復讐
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
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曰律無復讐之
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
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
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

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於是杖悅一百流循州（富平縣名屬西安府　循州今惠州府）

冬十二月以李絳同平章事

帝御延英李吉甫言天下太平陛下宜爲樂絳曰漢文帝時兵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

太平遽爲樂哉帝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吉甫又嘗言賞罰人主之二柄今恩澤已深威刑未震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絳曰王者尚德不尚刑豈可舍成康文景而效始皇父子乎帝曰然

壬辰　七年春正月以元義方爲鄜坊觀察使

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托於承璀擢之爲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故出臣鄜坊帝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於何有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當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帝曰善（鄜坊今延安府　鄜州洛川縣是）

夏五月詔蠲淮浙租賦

帝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如何絳對曰臣按淮浙諸道奏狀皆云水旱人流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災耶此蓋御史欲爲姦諛以悅上意耳帝曰卿言是也因命速蠲租賦帝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

御服宰相求退帝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秋七月立遂王恒爲皇太子

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

季安病軍政廢亂夫人立其子懷諫爲副大使召用興爲都知兵馬使帝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懷諫乳臭子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故臣以爲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

申令也版籍所以著戶口與

冬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來貢、詔以興爲節度使、賜名弘正、

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衆憤怒、推兵馬使田興爲留後、興謂衆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帝亟召宰相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帝從之、

綱鑑正史約大卷二十六 唐 憲宗 十三

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

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王化、一旦來歸、不有重賞、則無以慰士卒之心、而使四鄰勸慕、請發内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乃遣裴度至魏博宣慰、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

癸巳 八年春正月、權德輿罷、

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帝前、德輿居中無所可否、帝鄙之、故罷、

徵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

甲午 九年春正月、李絳罷爲禮部尚書、

帝嘗問絳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以此目之則天下之賢人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之所以亡也、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絳屢以疾辭位、故罷、

以吐突承璀爲神策中尉、初絳既罷、召還承璀、

綱鑑正史約大卷二十六 唐 憲宗 十四

秋閏七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

乙未 十年春正月、吳元濟反、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

三月、以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劉禹錫爲連州刺史、

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帝亦惡之、皆以爲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爲帝言、帝曰、爲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對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帝[illegible]

言以責爲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
裴度愛我終切，出錫得改連州，（柳州府名，屬廣西）
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助討淮西，
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帝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
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
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軍，
帝以度爲知人，知制誥韓愈亦以淮西殘弊困劇
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
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十六 唐憲宗 十五

六月，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擊裴度傷首，
吳元濟求救於恒鄆，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
元濟，不許，帝悉以用兵事委元衡，師道客曰，天子
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
死，則他相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元衡
昧旦入朝，有賊自暗中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
裴度傷其首，度氈帽厚，得不死，於是詔宰相出入
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
以裴度同平章事，
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帝怒曰，若罷度官，是

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
遂以度爲相，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
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
止，帝以爲然，悉以兵事委度，討賊愈急，未幾，唐鄧
節度使高霞寓爲淮西所敗，中外駭懼，宰相入見，
將勸罷兵，帝曰，勝負兵家之常，今當論用兵方略，
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
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計，
他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唐縣名，屬南陽府。鄧州名）
秋八月，李師道遣兵襲東都，捕得伏誅，（始知殺元衡者乃師道也）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十六 唐憲宗 十六

九月，以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
弘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時李光顏戰最力，
弘欲結之，索得一美婦人，容色絕世，遣使遺之，光
顏乃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
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悦乎，因流涕，
坐者皆泣，乃即席厚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爲光顏
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賊同戴日月，死
無二矣，
丙申 十一年，春正月，制削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
二月，以李逢吉同平章事，

夏四月、以司農卿皇甫鎛判度支、鎛始以聚斂得幸

冬十一月、以柳公綽為京兆尹、

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帝怒詰之、對曰、京兆為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帝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帝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十二月、以李愬為唐鄧節度使、愬李晟之子

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

使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為信而安之、愬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賊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不肅、彼必懈怠、然後可圖也、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繇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元濟將李祐有勇略、愬計而擒之、釋縛、待以客禮、時屏人語、或至夜分、諸軍日謀愬稱得賊諜者、言祐為賊內應、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耶、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達曙、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

丁酉 十二年、夏五月、罷河北行營、

六鎮討王承宗者、既無統帥、又相去遼遠、期約難一、歷二年無功、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恒冀如拾芥耳、帝從之、罷河北行營、

秋七月、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帝亦病之、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

度獨無言、帝問之、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帝悅從之、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繇主將、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九月、以崔羣同平章事、

冬十月、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蔡州今汝寧府

李祐言於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

李祐驍校、石郎山將、所執吳將。羈馬絡頭、靮引也。
鑱大鋤也、斲其城為坎以登也。
鞠場蹴鞠之庭。櫜鞬盛兵之衣具、出迎者示尊敬。

矣。愬然之、遣掌書記鄭澥告裴度。度曰、兵非出奇
不勝。常侍良圖也。愬第十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
及烽子、命士卒少休、食乾糒、整羈靮、復夜引兵出。
時大風雪、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為必死、然
畏愬、莫敢違。行七十里至州城。自吳少誠拒命、官
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鼓
愬至、無一人知者。鑿其城先登、壯士從之。雞鳴
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
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
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

戰。愬攻之、燒其南門、城壞、遂執元濟、檻送京師。諸
鎮兵相繼來降。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廚廄之
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
度入州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
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
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度以蔡卒為牙兵。
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
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
蔡人聞之感泣。
十一月、帝御門受俘、斬吳元濟。用兵四年、然後克之。

河北指田弘正也。韓弘以宣武、恃以兵力自負、見元濟不

賜李愬爵涼國公。以李祐為神武將軍。
戊戌 十三年春正月、李師道奉表納質、并獻三州。
三月、修麟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暉殿。裴度諫不聽、土木浚池矣。
夏四月、王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二州。詔復其官爵。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
濟既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
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請以二子
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帝許之。
秋七月、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師道表言軍情不協、納質割地、帝怒討之。
八月、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

淮西既平、帝寖驕侈。判度支皇甫鎛・鹽鐵使程异
曉其意、數進羨餘。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帝遂以
為宰相。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
裴度恥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乃上疏曰、鎛・异皆
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駭
笑。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
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
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
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
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昇平之業、十已八

九何忍還自壞壞使四方解體乎帝以度爲剛黨
不之省帝嘗語宰相曰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
朋黨度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爲徒謂之同
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
主辨其所爲邪正耳

冬十一月以柳泌爲台州刺史

帝好神仙宗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
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爲彼長吏庶
幾可求帝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以爲
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帝曰煩一州之力

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繇是羣臣莫
敢言 台州府名隸浙江天台縣其縣有天台山屬台州

十二月田弘正將兵渡河逼鄆州 討李師道也

己亥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爲
潮州刺史 潮州府名屬廣東

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
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請迎之帝從其言至
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
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
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

考當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
相繼運祚不長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
捨身爲寺家奴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
福乃更得禍佛不足信亦可知矣況其身死已久
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
絕根本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帝大怒貶爲潮州刺史

二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

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役及婦人民
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屯陽穀以拒官軍

務爲寬惠軍中號曰劉父或譖師道曰悟專收衆
心恐爲他志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副使張
暹令斬悟暹素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召諸將謂曰
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于司空今
司空信讒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
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爲隨之
族滅欲與諸君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
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後應者皆立斬之衆懼皆曰
惟都頭命乃令士卒夜半銜枚至城下城下譟譁
動地子城門已洞開牙中兵不滿數百皆投弓矢

於地。悟捕師道與二子斬之。函首送弘正營。弘正
大喜。露布以聞。淄青悉平。帝以悟為義成節度使。
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
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裴度
纂述蔡鄆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略之。請付史
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不許。鄆縣名屬兗州府
胡寅曰。纂述王德。請付史官。度可謂衛常人之
事。而寓忠智之意者也。蔡鄆用兵。度建任之功
名之際。人臣所難處。歸美於上。度之處還矣。又
載用兵以來。上心憂勤。憲宗體取之難。必思守

之不易。文類將順。寔有匡救也。
夏四月。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曰。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
朝命者。以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
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
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北諸鎮。
惟橫海最為順命。德棣見前 景州屬河間府
裴度罷為河東節度使。河東今山西之地
秋七月。左右軍中尉各獻錢萬緡。
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使及四方爭進奉。謂
之助軍。賊平又進賀禮。助賞上加尊號。又進賀禮。
庫部員外郎李渤病免。
渤使陝。奏言臣過渭南諸縣。人多流亡。迹其所
以然。皆緣以逃戶稅攤於比鄰。致驅迫俱逃。聚斂
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禁
絕。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陝州今屬開封府 渭南縣屬西安府
冬十月。貶裴潾為江陵令。
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逃入
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
之。帝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起居舍人裴潾上言。

曰。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
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
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
帝怒貶潾。
崔群罷為湖南觀察使。湖南今衡州府隸湖廣
初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群對
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
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
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
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

甫此理能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元和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數譖於帝遂罷

庚子 十五年春正月帝暴崩於中和殿閏月太子即位

帝服金丹多躁怒人人自危至是帝暴崩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諱之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

貶皇甫鎛為崖州司戶（宣敕貶鎛市井皆相賀）

柳泌伏誅貶李道古為循州司馬

二月以柳公權為翰林侍書學士

帝見公權書跡愛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帝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冬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詔以田弘正代之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

承宗卒其下立承宗弟承元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眾許諾承元乃視事表請除帥詔以田弘正為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諠譁不受命承元出家財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

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諫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大將李寂等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滑州今大名府滑縣）

穆宗皇帝（名恒憲宗太子在位四年）

辛丑 長慶元年夏四月貶錢徽李宗閔為遠州刺史楊汝士為開江令（開江今四川夔州府新寧縣）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及榜出二人所屬皆不預而鄭覃弟朗裴度子譔宗閔婿蘇巢汝士弟殷士及第文昌言於帝曰今歲禮部所取皆以關節得之帝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以為然帝乃命覆試黜朗等十人而貶徽等或勸徽奏二人屬書帝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耶取而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范祖禹曰昔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譏而

成於太學諸生相𦍑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謂主德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讒以黜陟之嘗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漢之黨尚風節故致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爲唐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不足稱也

秋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爲留後

先是盧龍節度使劉總數見父兄爲祟又見河南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十六 唐穆宗 二十七

北皆從化請乞棄官爲僧詔從之總舉河東節度使張弘靖自代又擇麾下宿將有功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京師乞加獎拔時帝方酣宴克融輩久羈京師至假匄衣食日詣中書求官不之省尋勒歸本軍克融輩皆憤怨弘靖驕貴自尊政事多委之幕僚韋雍輩又皆年少輕薄嗜酒豪縱裁刺軍士提賜數以反虜詬之謂是軍中人人怨怒至是軍士作亂囚弘靖殺雍等逆克融爲留後

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起復田布爲魏博節度使討之

王庭湊殺田弘正自稱留後魏博節度使李愬聞變素服流涕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鎭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爲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王庭湊元翼以劍帶徇于軍報曰願盡死會愬疾作不果出兵乃起復田布爲魏博節度使討之

詔諸道討王庭湊以牛元翼爲深冀節度使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十六 唐穆宗 二十八

冬十月以裴度爲鎭州行營都招討使

以魏弘簡爲弓箭庫使元稹爲工部侍郎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稹恐裴度復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陛下欲掃蕩幽鎭先宜肅清朝廷河朔逆賊祗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河朔患小禁闈患大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若姦臣盡去則河朔不討自平表三上帝罷弘簡樞密解稹翰林而恩遇如故

十二月、以朱克融爲平盧節度使、

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以王庭湊殺田弘正、而克融囚張弘靖、罪有輕重、請赦克融、專討庭湊、帝從之、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等、

壬寅 二年春正月、魏博將史憲誠、殺其節度使田布、詔以憲誠爲節度使、憲誠雖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

二月、以王庭湊爲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

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以乏糧不能進、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愈

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耶、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耶、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諸將如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潰圍出、

尹起莘曰、韓愈宣慰之行、蓋知與真卿無異、而詰責庭湊之辭簡嚴切直、至今人凜凜猶有生氣、其忠使大節如此、而世或以文士視之、則非矣、

以元稹同平章事、○以裴度爲司空、東都留守、

元稹怨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度爲東都留守、諫官爭言度有將相全才、不宜

置之散地、帝乃命度入朝、詔留輔政、

夏六月、裴度罷爲右僕射、元稹罷爲同州刺史、有告稹結客刺度、皆罷之、同州屬西安府

以李逢吉同平章事、

冬十二月、立景王湛爲皇太子、

癸卯 三年春三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爲李逢吉排己而引僧孺、繇是牛李之怨愈深、

夏四月、以鄭權爲嶺南節度使、

冀城人鄭注以醫遊四方李愬餌其藥頗驗署爲
牙推浸預軍政監軍王守澄請去之愬曰注奇才
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見
守澄守澄見之坐語未久大喜促膝恨相見之晚
守澄入知樞密薦之於帝帝亦厚遇之工部尚書
鄭檮因注通于守澄以求節鎭遂得領昭義（冀城屬平陽府）
五月以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山南東道今襄陽府）
公綽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公綽必
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亂法法
亡竟誅舞文者

（舞文舞弄文法也）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六　唐穆宗　圭

六月以韓愈爲京兆尹
愈爲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
骨何可犯也
贊曰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粹然一出於正
其道自比孟軻以荀況楊雄爲未醇至進諫陳
謀排難卹孤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
晉迄隋佛老顯行聖道不斷如帶愈獨喟然引
聖爭四海之惑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纔二百
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
力倍之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
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文藝傳曰唐之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絺章
繪句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崇雅黜浮則燕許擅
其宗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真涵泳聖
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等和之
排逐百家法度森嚴唐之文宛然爲一王法此
其極也
秋八月以裴度爲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李逢吉惡度出之）
甲辰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
帝餌金石之藥既而疾作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六　唐敬宗　圭

太后曰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太子雖少但
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取
制書手裂之太后兄釗亦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
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是夕帝崩
二月以劉栖楚爲起居舍人不拜
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
虞劉栖楚等八人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目爲
八關十六子時栖楚爲左拾遺帝視朝栖楚進言
曰陛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
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

恐禍肝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
額叩龍墀見血不已。逢吉宣曰、栖楚休叩頭
俟進止。帝命中使宣諭令歸、尋擢起居舍人。栖楚
辭疾不拜。

夏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

翰林學士韋處厚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陛
下嘗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
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帝見度
奏狀無同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逢吉排沮
之狀、乃加度同平章事、

夏綏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疋、却之、

侍御史溫造彈祐違敕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
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
日膽落於溫御史矣。（夏今寧夏衛、綏今綏德州、屬陝西）

敬宗皇帝（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

乙巳寶曆元年春正月赦、

先是鄠令崔發聞五坊人毆百姓、命擒以入曳之
於庭、詰之、乃中使也。帝怒、收發繫臺獄。是日與諸
因立金雞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挺亂捶、發氣絕
數刻始蘇、詔復繫之。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曳中
人中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
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横暴、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
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
亦上言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需澤徧
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帝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
於帝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
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
矜念。帝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
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即命
中使釋其罪。（鄠縣名、屬西安府）

牛僧孺罷爲武昌節度使、

僧孺以帝荒淫、嬖倖用事、畏罪不敢言、累表求出。
乃罷之、過襄陽、節度使柳公綽服櫜鞬候於館舍。
將佐曰、襄陽地望高於夏口、此禮太過。公綽曰、奇
章公甫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
之。（夏口、荆江之中與沔口相對、今爲江夏縣驛名）

僧孺穆宗時封奇章郡公

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六箴、

帝遊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
進見。德裕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
二曰正服、以諷服御非法。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

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
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帝優詔答之
冬十二月以李絳爲太子少師分司
僕射李絳好直諫李逢吉惡之御史中丞王播恃
逢吉之勢與絳相遇於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
帝聽行舊儀至是以絳有足疾出之東都
丙午二年春二月以裴度爲司空同平章事
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之藩鎮帝數遣使勞
問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謠云
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十六 唐敬宗 圭素
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
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帝
察其誣謗待度益厚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
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得之度亦不應或問
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
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三月罷修東都
帝欲幸東都諫皆不聽已使按修宮闕裴度從容
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然自多難以來宮
闕荒蕪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

可往帝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
往亦可會幽鎮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乃勅罷之
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爲疎惡
執留勅使奏以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
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帝患之以
問宰相欲遣使臣宣慰仍索勅使裴度對曰克融
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
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
慰亦勿索勅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
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十六 唐敬宗 主本
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其將士春衣非朕所愛
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
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若欲且示含
容則云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帝悅從之
夏五月幽州軍亂殺節度使朱克融而立其子秋八
月都將李載義殺之 遂以載義爲盧龍節度使
冬十一月李逢吉罷
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弑帝於室內立絳王悟王守
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
以韋處厚同平章事

山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罷別貯宣索、

帝自為諸王時、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每奇日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六終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七

史官顧錫疇編纂　海陽黃

文宗皇帝 名涵穆宗第二子在位十三年

丁未 太和元年、夏四月、以高瑀為忠武節度使、

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皆以倍稱之息貸錢、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至鎮則重斂以償所負、至是裴度韋處厚始奏用瑀、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戊申 二年春三月、親策制舉人、

自元和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

所宜憂。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
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考官馮宿等見蕡
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李郃等二十二
人中第，皆除官，物論囂然稱屈。李郃曰：劉蕡下第，
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曰：蕡所對策，漢魏以
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臣
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
於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昌平州名，屬順天府）

己酉 三年夏六月，魏州軍亂，殺其節度使史憲誠，推牙將何
進滔知留後以拒命。秋八月，以進滔爲魏博節度使。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

徵李德裕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會宗閔有
宦官之助，遂以宗閔同平章事。宗閔惡德裕，還
出之滑州。

庚戌 四年春正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李宗閔引僧孺爲相，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

秋七月，以宋申錫同平章事。

帝患宦官强盛，元和逆黨猶在，而中尉王守
澄尤專橫，嘗密與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帝
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爲宰相。

九月，以裴度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李宗閔忌度，因其謝病出之）

冬十月，以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
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
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
皆若身嘗涉歷。乃練士卒，葺保鄣，積糧儲以備邊，
蜀人粗安。（籌邊樓在成都府治西）

辛亥 五年春正月，盧龍將楊志誠逐其節度使李載義。

二月，以志誠爲留後。

三月，貶漳王湊爲巢縣公，宋申錫爲開州司馬。

帝與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爲京
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誣
告申錫謀立漳王湊。帝命捕所告品官晏敬則等，
於禁中鞫之，皆自誣服。獄成，左常侍崔玄亮等
以獄事付外覆按。帝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玄亮
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況宰相乎。
帝意稍解，復召宰相入議。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
相，申錫意欲何求？且申錫殆不至此。注恐覆按詐
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雖坐死徙者數十百人，申
錫竟卒貶所。

秋八月、以僧孺爲鄂岳觀察使、鄂今武昌府 岳今岳州府
初、僧孺在陝、以寛仁爲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
嚴峻刑罰、或問其故、僧孺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
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標狡爲姦、非用威刑、不
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九月、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不受、
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李
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事下尚書省、集百官
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比來修好、約罷戍兵、
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失信、怒氣直辭、不

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
所用之、帝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
歸吐蕃、吐蕃誅之境上、德裕繇是怨僧孺益深、維州今成都府威州
尹起莘曰、維州唐之故境、吐蕃盜而有之、唐人
失祖宗之境土、陷衣冠於左衽、此固子孫之恥、
幸而德裕展布方略、悉怛謀率衆來歸、固非其
他從事絕域、招降納叛之比、胡乃拒而不納焉、
十河湟故土、盡復版圖、亦將卻而絕之乎、故書
曰來降、都順詞也、曰不受者、逆詞也、此固綱目
書法之意、而牛李是非之分也、
壬子 六年、冬、十月、立魯王永爲皇太子、
十二月、牛僧孺罷爲淮南節度使、
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帝言縛送悉怛
謀絕後來降者、非計、帝尤僧孺失策、僧孺內不自
安、會帝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
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
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退謂同列曰、主
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
乃出鎮淮南、

癸丑 七年、春、二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德裕入謝、帝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與
從兄中書舍人汝士等、善交結、依附權要、帝聞而
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排其所不悅
者、他日帝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
卿輩臣皆不與美官、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
閔失色、
夏六月、李宗閔罷、
秋七月、以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
八月、加盧龍節度使楊志誠右僕射、

初以志誠爲吏部尚書、志誠怒不得僕射、罵官告使、朝廷不得已、加志誠僕射、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鎭桀驁、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罪言曰、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曰、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捽、豈暇異圖、至

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夫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剷、邊兵外作、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矣、蓋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其置府立衛乎、又作戰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良工健馬、無有也、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戰士離落、甲兵鈍弊、是不蒐練之過、百人荷戈、千夫仰食、此不責實之過、小勝則張皇邀賞、貴極富溢、則不肯搜奇出死、此厚賞之過、多喪兵士、跳身而來、回視刀鋸、氣色甚安、此輕罰之過、大將兵柄不得自專、恩臣勅使、迭來揮之、此不專任之過、今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汗、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爲也、

甲寅 八年、冬十月、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推史元忠主留後、志誠伏誅、唐以元忠爲節度使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以李仲言爲翰林侍讀學士、

初李仲言流象州、遇赦還東都、仲言與鄭注善、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帝、仲言儀狀秀偉、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帝見之大悅、欲以爲諫官、寘之翰林、德裕曰、不可、帝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帝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帝回顧適見、不懌而罷、仲言及注皆怨德裕、乃引宗閔以敵之、帝遂相宗閔、而出德裕於興元、以仲言爲翰林侍讀、仲言尋改名訓、

以李德裕爲兵部尚書、德裕見帝請留京師故也

十一月、成德節度使王庭湊卒、子元逵自知留後、

以元逵爲成德節度使

以李德裕爲鎮海節度使、

李宗閔言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於是復以德裕鎮浙西、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帝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尋貶德裕袁州長史）

乙卯九年夏四月、以賈餗同平章事、（餗與德裕有隙、善宗閔、注故用之）

五月、以仇士良爲神策中尉、

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横、帝内不能堪、李訓鄭注揣知帝意、數以微言動帝、帝意其可與謀大事、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已任、帝之立也、仇

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繇是有隙、訓注爲帝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

六月、貶李宗閔爲明州刺史、（鄭注毀宗閔、貶之 ○明州今寧波府）

秋七月、宦官陳弘志伏誅、

憲宗之崩、人皆言弘志所爲、時弘志爲興元監軍、李訓爲帝謀、召之、至青泥驛、封杖殺之、（青泥驛在漢中府略陽縣西北青泥嶺上）

以鄭注爲鳳翔節度使、

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託以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爲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以舒元輿李訓同平章事、

元輿爲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繇是得爲相、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帝傾意任之、天下事皆決於訓、

冬十月、殺王守澄、

訓注請除守澄、遣中使就第賜酖殺之、訓注本因守澄以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

訓注之陰狡、

加裴度兼中書令、

李訓所獎援、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在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繇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識者見其横甚、知將敗矣、

十一月、李訓舒元輿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仇士良殺訓注元輿、及王涯賈餗等、

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爲親兵、奏請入護王守澄葬、仍請令内臣盡集送之、因令親兵殺之、

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乃以鄭行餘鎮邠寧、王璠鎮河東、使多募壯士爲部曲、以羅立言知京兆府事、韓約爲金吾衛大將軍、及與御史中丞李孝本謀、并注去之、宰相惟舒元輿與其謀、他人莫知也、是日、帝御紫宸殿、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帝先命宰相視之、訓還奏非眞、帝顧仇士良帥諸宦者往視之、士良等至、風吹幕起、執兵者甚衆、士良等驚、請帝告變、訓呼金吾衛士上殿衛乘輿、宦者即舉軟輿迎帝、決殿後罘浮罳思疾趨北出、羅立言李孝本各帥卒登殿

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人、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露刃出討賊、殺金吾吏卒千餘人、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因誣王涯賈餗舒元輿等謀反、皆收繫斬之、乃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訓走爲人所殺、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中尉、帝不豫知也、注將兵至扶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監軍斬之、滅其家、僚屬皆死、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搢紳賴之、

十二月、召六道巡邊使還京師、

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詣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召還京師、全操等追忿訓注之謀、揚言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訛言寇至、民驚走、諸司奔散、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至晡乃定、

以薛元賞爲京兆尹、

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諠、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鎭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士良招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爲國惜法、元賞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丙辰 開成元年春二月加劉從諫檢校司徒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荷國榮寵安肯構逆訓等寔欲討除内臣兩中尉遂誣以反逆若其寔有異圖亦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内臣自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横被殺傷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淸君側士良等憚乃加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表讓曰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

繇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強

夏四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帝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帝與宰相論詩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爲詩也陳后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

秋七月以魏謩爲補闕

李孝本爲仇士良所殺二女配沒右軍帝取之入宮拾遺魏謩上疏曰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帝卽出之擢謩爲補闕謂曰朕選市女于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宮中謩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爲制辭以賞之後爲起居舍人帝就取記注觀之謩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爲善不必觀史帝曰朕曩嘗觀之謩曰此由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帝乃止又嘗命謩獻其祖文貞公笏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亦甘棠之比也

丁巳 二年夏四月以柳公權爲諫議大夫

帝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於便殿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帝之儉德公權獨無言帝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帝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爲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爲之故有是命

戊午 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李珏同平章事

爲荆南節度使

帝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嘗謂宰相曰、朕每讀
書、恥爲凡主、然與卿等論天下事、退但飲醇酒求
醉耳、時宦官恣橫、李石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
士良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辭位、從之、
冬、十月、太子永卒、
初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爲楊賢妃所譖而死、
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帝召宰
相及兩省御史郎官議廢之、皆言太子年少、容有
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中丞狄兼謨論之尤切、
至於涕泣、翰林及六軍使數十人復表論之、帝意

稍解、至是暴薨、
己未 四年、春、三月、司徒中書令晉文忠公裴度卒、
度鎮河東、以疾求歸東都、詔入知政事、至京師不
能入見、勞賜旁午、至是卒、帝怪度無遺表、問其家、
得半藁、以儲嗣未定爲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
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
用舍、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冬、十月、立陳王成美爲皇太子、成美敬宗少子
帝嘗坐思政殿、問學士周墀曰、朕可方前代何主、
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帝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

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
可比聖德、帝曰、赧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
家奴、以此言之、朕不如也、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
涕、自是不復視朝、
庚申 五年、春、正月、立潁王瀍爲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爲
陳王、帝疾甚、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立不由己、矯詔廢之而立瀍
帝崩、太弟瀍殺陳王成美、遂即位、
秋、九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初帝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珏相繼罷去、召
德裕而相之、德裕入謝、言於帝曰、致理之要、在辨

羣臣之邪正、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
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邪人競爲
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
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陛下誠能
愼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天下何
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爲形迹、小過皆含
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致禍敗、願陛下以爲戒、臣等
有罪、陛下當面詰之、小過則容其悛改、大罪則加
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帝嘉納之、
冬、十月、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子重順知留後、[illegible]

十一月、以李中敏爲婺州刺史、婺州 金華州

内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李德裕亦以中敏爲楊嗣復之黨、惡之、出爲刺史、

武宗皇帝 名炎、穆宗第五子、在位六年、

辛酉 會昌元年、夏六月、詔羣臣言事、毋得乞留中、

詔臣下言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其後帝復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

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帝善之、

秋九月、盧龍軍亂、冬十月、雄武軍使張仲武討平之、詔以仲武知留後、

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事、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已逐絳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亂、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遂以爲盧龍節度使、

壬戌 二年、春二月、以柳公權爲太子詹事、

散騎常侍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同平章事崔珙奏爲集賢學士、德裕以恩非己出、因事左遷之、

秋八月、回鶻入寇、詔諸道出兵禦之、

以白敏中爲翰林學士、

帝聞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弟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故有是命、

癸亥 三年、春三月、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自爲吐蕃所慣、號曰無憂城、從此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維州熟臣信

令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蕃帥即以此人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故有是命。

胡寅曰，維州本唐地，為吐蕃所侵，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為，司馬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取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

之，洗數十年之恥，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夏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自為留後，詔諸道發兵討之。

初，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恨，及疾病，與幕客張谷等謀效河北諸鎮，以弟之子稹為都知兵馬使。至是薨，稹秘不發喪，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為留後。帝謀於宰相李德裕，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素稱忠義，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授從諫，使其跋扈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思效，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帝曰，卿以何術制之，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帝喜，決意討稹，命德裕草詔賜元逵、弘敬，又賜盧龍節度使張仲武，詔令專禦回

鶻，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

六月，內侍監仇士良致仕。

帝外尊寵士良，內實忌之，士良頗覺，遂以老病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未幾，詔削士良官爵，籍其家貲

秋七月，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

詔令幽州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至河北，劉

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櫜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回明辨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范祖禹曰：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又因以為臂指之用，繇德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繇一相者哉。

詔王宰趣磁州，何弘敬拔肥鄉、平恩。（磁州屬彰德府）

一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請詔弘敬以

河陽、河東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遂出師，拔肥鄉、平恩。（肥鄉縣名屬廣平府下，平恩廢即廣平縣）

九月，以王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

甲子四年，春正月，河東都將楊弁作亂，討平之。

時李石為河陽節度使，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楊弁將之赴榆社，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石初至，軍用乏，以己絹益之，纔得一匹，弁遂據軍府作亂，石奔汾州，李德裕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

止是貧虛，賞犒不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為事，必不可縱，望詔李石還赴太原，召兵討亂，如因力不支，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擒楊弁，送京師，并其黨斬之。（榆社縣名今屬遼州）

三月，以劉沔為河陽節度使。

李德裕言於帝曰：事故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卒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兵，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

若宰識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帝從之。

以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

帝好神仙，歸真得幸，李德裕諫曰：歸真，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帝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真不能惑也。

秋七月，以杜悰同平章事。

帝聞楊州娼女善為酒令，敕監軍選而獻之，節度使杜悰不從，監軍表其狀，帝曰：選娼女入宮，豈聖

天子所爲杜悰待大臣體朕甚愧之遽勑勿選召悰入相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八月邢洺磁三州降郭誼斬劉稹以降

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繇是人心離怨邢州將裴問請降於王元逵洺州守將王釗磁州守將安玉聞之皆請降於何弘敬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帝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潞人聞

三州降大懼郭誼謀說稹以兵授誼束身歸朝稹許之遂殺稹滅其族函首遣使奉表降於王宰宰相入賀帝曰郭誼宜何如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帝以爲然斬之

加李德裕太尉賜爵衛國公

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鬭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却輒引旗先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illegible]河北三鎮每遣使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與其使大將邀勑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乎繇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冬十一月貶牛僧孺爲循州長史流李宗閔於封州

李德裕言於帝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又使昭義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二人書疏皆自焚毀河南少尹呂述與德裕書言僧孺聞稹破失聲歎恨德裕奏之帝大怒貶僧孺等

乙丑五年秋七月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勑歸俗

帝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至是勑上都東都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

分三等留僧有差餘僧及尼并勒歸俗寺皆立期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象鐘磬以鑄錢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

冬十二月貶韋弘質爲某官書某官史失之也之而當病難也

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曰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以質貶官由是衆怨愈甚

丙寅 六年春三月立光王忱爲皇太叔帝崩太叔即位

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怡幼時宮中皆以爲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及帝疾篤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立怡爲皇太叔更名忱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帝崩以李德裕攝冢宰太叔即位德裕奉冊既罷帝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淅

夏四月李德裕罷爲荊南節度使

趙歸眞等伏誅五月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

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秋七月以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使

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在浙西有牙將逆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爲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弟景莊每下第母輒

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效人求關節乎

宣宗皇帝 名忱憲宗第十三子在位十三年

丁卯 大中元年春二月以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

初德裕引白敏中入翰林及德裕失勢敏中竭力排之使其黨訟德裕罪故有是命 尋貶潮州司馬再貶崖州司戶

戊辰 二年春二月以令狐綯爲翰林學士

帝嘗以太宗所選金鏡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爲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

手而讀之。
夏五月、以周墀同平章事、
初墀爲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爲判官、及爲相、謂澳
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澳曰、官賞
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
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己巳 三年、春正月、以韋宙爲御史、
帝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爲第一、周墀曰、臣嘗守
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
老稚歌思如丹尚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

碑、仍擢其子宙爲御史、
秋七月、克復河湟。涇原靈武邠寧三節度使取之
冬閏十一月、李德裕卒、
范祖禹曰、裴度李德裕、皆有功烈、爲唐賢相。德
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蓋度不爲黨、而德
裕爲黨。是以度雖爲小人所傾、而能以功名終。
德裕一失勢、而斥死海上也。
辛未 五年、春二月、以裴休爲鹽鐵轉運使、
自太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
盜沈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大墮劉晏之法、休窮
究其弊、立漕法十條、歲運百二十萬斛、
冬十月、以魏謩同平章事、
時帝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羣臣莫敢言。謩入謝、因
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
爲憂、且泣。時人重之、
壬申 六年、夏六月、以畢諴爲邠寧節度使、
時党項擾邊、帝欲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
諴論邊事、諴援古據今、具陳方略。帝悅曰、不意頗
牧近在禁庭、卿其爲朕行乎。諴欣然奉命、招諭党
項降之、

秋八月、以裴休同平章事、
甲戌 八年、秋九月、以高少逸爲陝虢觀察使、
有敕使過硤石、鞭驛吏見血。少逸以聞。帝責敕使
謫配恭陵、其後帝召翰林學士韋澳、屏左右語之
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
前朝之比。帝閉目搖手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策
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
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帝曰、此乃末策。朕已
試之矣。自衣緋以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爲一
矣。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

辰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
宦官竊見其奏繇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
火矣

冬十月以李行言為海州刺史（海州屬淮安府）
先是帝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令為
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强盜數人匿軍
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帝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
及除刺史入謝帝賜之金紫取帖示之

乙亥九年春二月以李君奭為懷州刺史
初帝校獵渭上有父老十數聚於佛祠帝問之對

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
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帝
手筆除君奭帝聰察强記宮中密令韋澳纂次州縣
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號曰處分語他日鄧
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
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醴泉縣名屬西安府）

丙子十年夏六月裴休罷為宣武節度使
初帝命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帝曰若建太
子則朕遂為閑人休不敢復言以疾辭位從之

冬十月以鄭顥為秘書監
顥嘗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聞之與書曰聞汝已
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作相是吾必死
之日也顥懼表辭從之

丁丑十一年春正月以韋澳為河陽節度使
帝欲以澳判戶部澳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屢辭
帝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
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
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繇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
出鎮河陽

二月魏謩罷為西川節度使

帝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
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謩為
相每議事正言無所避帝每歎曰謩綽有祖風我
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為令狐綯所忌而出之

秋七月流祝漢貞於天德軍
教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寵冠諸優一日抵掌詼
諧頗及外事帝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止供戲笑
耳豈得輒預朝政邪會其子坐贓流之樂工羅程
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衆工為請曰程負陛下者
死然臣惜其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帝曰汝曹所

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冬十月遣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在惠州府博羅縣西北)
帝好神僊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對
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何處更求
長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
戊寅 十二年冬十月以于延陵爲建州刺史(建州今建寧府)
延陵入辭帝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帝
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
則萬里也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
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爲鄰州刺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七(唐宣宗) 三十

史便道之官帝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
帝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
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
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帝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
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威嚴
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
中遊宴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卿
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綯謂人曰
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
衣也

己卯 十三年秋八月帝崩鄆王漼即位
初帝長子鄆王溫無寵愛第三子夔王滋欲以爲
嗣爲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帝疾病以夔王屬王
歸長等三人使立之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
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爲淮南監軍宗實復入見至
寢殿帝已崩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乃迎鄆王
立爲太子更名漼取歸長等殺之宣宗明察沉斷
從諫如流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人思
詠之謂之小太宗

懿宗皇帝(名漼宣宗太子在位十四年)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七(唐懿宗) 三十

庚辰 咸通元年春正月浙東賊裘甫作亂
三月以王式爲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裘甫破之
式擒裘甫送京師斬之諸將請曰公之始至軍食
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
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
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火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
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
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
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
曰非所及也

累溫於學釋字寺觀言心悄和演論篡夾佛經也

壬午 三年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尼

帝奉佛太過怠於政事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上疏曰玄祖之道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仁義爲首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虔奉宗祧罷去講筵躬勤政事帝不能從

癸未 四年秋八月以吳德應爲館驛使

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帝諭以勅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勅自

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爲不可弗聽

甲申 五年冬十一月以路巖同平章事

丙戌 七年冬十月以高駢爲靜海軍節度使

自李琢侵擾羣蠻爲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乃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駢爲節度使

戊子 九年秋七月桂州戍卒作亂判官龐勛將之冬十月陷宿徐州囚觀察使崔彥曾十一月詔遣康承訓發諸道兵討之 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爲前鋒陷陳卻敵至明年八月賊將張玄稔以宿州降悉誅戍桂州者徐州遂平勛亦死

己丑 十年冬十月以朱邪赤心爲大同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

流陳蟠叟於愛州 愛州今安南

帝荒宴不親庶政委任路巖巖奢靡頗通賂遺至德令陳蟠叟上書言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帝問咸爲誰對曰路巖親吏帝怒流之自是無敢言者 至德今池州府建德縣

庚寅 十一年秋九月貶劉瞻爲驩州司戶

韋保衡與路巖共譖劉瞻貶康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己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

貶梧州刺史巖素與瞻論議不協既貶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之 梧州府名隸廣西

冬十二月以李國昌爲振武節度使

辛卯 十二年夏四月路巖罷

巖與韋保衡相表裏既而爭權有隙保衡遂短巖於帝出鎮西川出城之日路人以瓦礫擲之巖謂京兆尹薛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餞能曰曩來宰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衛巖甚慚 僖宗立與巖賜死

癸巳 十四年春正月遣使迎佛骨夏四月至京師

詔遣勅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臣諫者甚衆至有

望見趨拜 稠蘭擬故 日製拜

言懿宗迎佛骨尋晏駕者帝曰朕生得見之死亦
無恨及至京師儀衞之盛過於郊祀帝降樓膜拜
流涕霑臆迎入禁中
秋七月帝崩普王儼即位（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之）
僖宗皇帝（名儼懿宗太子在位十五年）
甲午 乾符元年冬十一月濮州人王仙芝作亂（濮州屬東昌府）
自懿宗以來賦歛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
寔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王
仙芝始聚衆數千起於長垣（長垣縣名屬大名府）
乙未 二年春正月以宦者田令孜爲中尉

帝之爲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
知樞密遂擢爲中尉帝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
一委令孜呼爲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納賄除
官不復關白
夏六月王仙芝陷濮曹州寃句人黃巢聚衆應之
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與仙
芝共販私鹽至是聚衆應仙芝剽掠州縣橫行山
東數月之間衆至數萬（曹州屬兗州府寃句故城在曹州）
戊戌 五年春正月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
用爲留後（大同府名山西）

言任俠兵 義力也俠 以氣力俠 輔人也

李國昌之子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時河
南盜賊蠭起沙陀兵馬使李盡忠等謀曰今天下
大亂朝廷號令不行此乃英雄立功名取富貴之
秋也李振武子勇冠三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
平矣衆以爲然會代北薦饑漕運不繼防禦使段
文楚頗減軍士衣米軍士怨怒盡忠乃殺文楚而
推克用表求勅命朝廷不許國昌上言請速除防
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
子以負國家朝廷乃以盧簡方爲防禦使詔國昌
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蔚州屬大同府）

夏四月以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
朝廷以克用據雲中以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以
爲克用必無以拒也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鎭得制
書毀之殺監軍與克用合兵進擊寧武及岢嵐軍
盧龍節度李可舉蔚朔節度李琢討之國昌克用
亡走韃靼（寧武故址在大同府朔州南岢嵐軍今爲州屬太原府）
六月以高駢爲鎭海節度使
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乃徙駢鎭之
己亥 六年春正月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遁

巨容後爲田令孜所殺

廣南。○冬十月，黃巢陷潭州。

黃巢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乃自桂州編筏沿湘而下，抵潭州，攻陷之。桂州今廣西桂林府，潭州今長沙府

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大破黃巢於荊門。

黃巢趣襄陽，劉巨容屯兵荊門以拒之，俘斬什七八。或勸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衆乃止。襄陽府名，荊門州名，二府俱隸湖廣

庚子廣明元年，春二月，殺左拾遺侯昌業。

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帝不親政事，專務遊戲，田令孜專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帝怒，賜死。帝善騎射、劍槊、法算，至於音律、蒱博，無不精妙，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帝笑而已。

三月，以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使。

敬瑄，田令孜兄也。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爲幸蜀之計，奏以敬瑄爲西川節度使。

以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

秋七月，黃巢渡江。

黃巢自采石渡江，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爲安危，今賊乘勝長驅，若不據險擊之，必爲大患。駢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兵，上表告急，詔書責駢，駢稱風痺，不復出戰。采石鎮名，在太平府城北

冬十一月，黃巢陷東都。

十二月，黃巢入長安，帝走興元。今漢中府

帝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於道，次請留鳳翔。帝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卿可糾合鄰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澀，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

黃巢僭號。自稱大齊皇帝，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

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鄰道兵討賊。

鄭畋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不能言。會巢使者以詔書至，監軍與之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孫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莫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爲表，遣使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密約鄰道[illegible]，皆許諾發兵。

中和元年，春正月，帝幸成都。

陳敬瑄遣兵奉迎，請幸成都。田令孜亦勸，帝從之。

二月，以王鐸同平章事。

三月，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

先是克用已走韃靼，時與其豪帥飲酒酣，克用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爲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至是沙陀李友金入援至絳州，刺史瞿稹謂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乃俱還代，募兵得三萬人，皆北方雜

胡，屯於崞西，獷悍暴橫，稹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監軍陳景思曰：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爲衆所服，請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爲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賊不足平也。景思遣使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帥韃靼諸部萬人赴之。韃靼北狄國名，本靺鞨之餘種，居奚契丹東北，後爲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散居陰山者，自號韃靼

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

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窺京西。

夏六月，李克用陷忻代州。

李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討黃巢，令具頓遞。節度使鄭從讜閉城設備，而犒給之。克用累日不發，縱沙陀剽掠，城中大駭。尋引兵還陷忻代，留居代州。忻代二州皆屬太原府

冬十月，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作亂，鄭畋赴行在。

李昌言將兵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昌言因激怒其衆，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諭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詔以畋爲太子少傅、分司，昌言爲鳳翔節度使。興平縣名，屬西安府

壬寅二年，春正月，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

鐸以高駢無心討賊，自以身爲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於再三，帝許之，以鐸充都統，罷駢但領鹽鐵轉運使。

二月，朱溫據同州。屬西安府

夏四月，王鐸以諸道兵逼長安。

官軍四集，巢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

秋九月，朱溫以華州降王鐸，以爲同華節度使。華州屬西安府

冬十月，以朱溫爲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十一月，李克用將沙陀兵趣河中。

時黃巢兵勢尚強、河中留後王重榮謀於行營都
監楊復光、復光曰、鴈門李僕射、驍勇有彊兵、素有
徇國之志、所以不來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若以朝
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時王鐸
在河中、乃以墨勅召克用、諭鄭從讜、克用遂將沙
陀萬七千人趣河中、(鴈門今大同府)
十二月、以李克用爲鴈門節度使、
(癸卯)三年、夏五月、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
克用與黃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捷、義成義武等
諸軍繼之、賊衆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宮室遁

去、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兵勢最彊、破
黃巢、復長安、功第一、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
時人謂之獨眼龍、(渭南縣名屬西安府)
六月、黃巢取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降之、合兵圍陳州、
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宗權逆戰而敗、
遂稱臣於巢、初陳州刺史趙犨謂將佐曰、巢不死
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爲之備、楷果移兵
擊陳、犨擒楷斬之、巢怒、與秦宗權合兵攻之、陳人
大恐、犨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爲勁兵、況
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且徇國而死、不愈
於臣賊而生乎、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
秋七月、以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
(甲辰)四年、夏五月、黃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破之、
尚讓帥衆降、巢收餘衆奔兗州、(巢奔敗斤賊黨斬巢以降)
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汴州今開封府)
克用至汴州、全忠館於上源驛、置酒甚恭、克用乘
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醉、
全忠發兵圍驛攻之、克用醉不之聞、左右以水沃
其面而告之、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會大雨震雷、
天地晦冥、克用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得出、爲薛

晉陽、大治甲兵、表自訴、爲全忠所圖、乞遣使按
問、發兵誅之、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表大
恐、但優詔和解之、克用鬱鬱不平、時藩鎭相攻者、
朝廷不復爲之辨曲直、繇是互相吞噬、無所稟受矣、
范祖禹曰、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輒欲
殺之、克用不敢專兵復讐、而赴訴於朝廷、是猶
有尊王室之心也、僖宗兩無予奪、何以懲全忠
而服克用邪、
秋八月、進李克用爵爲隴西郡王、
(乙巳)光啓元年、春、正月、車駕發成都、

三月車駕至京師

京師荆棘滿城狐兎縱横帝凄然不樂時朝廷號
令所及惟河西山南劒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夏四月田令孜自兼兩池榷鹽使

先是安邑解縣兩池皆隷鹽鐵中和以來河中節
度使王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
復舊制自兼兩池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論訴不
已令孜乃徙重榮爲泰寧節度使重榮自以有復
京城功爲令孜所擯不肯之兗州累表數令孜十
罪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
以抗之（安邑解州俱屬平陽府）

冬十月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攻河中李克用救之

十二月進逼京城帝奔鳳翔

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
忠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
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爲虜矣不若先除
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朱玫李昌符亦陰附
於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
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
年濟河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滅全忠

（二鎮河中王重榮晉陽晉王李克用）

以雪讐恥帝遣使者諭釋冠蓋相望令孜遣玫昌
符屯沙苑以攻重榮重榮告急於克用克用引兵
赴之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孜及玫昌符詔
和解之克用不聽合戰玫昌符大敗克用進逼京
城令孜奉天子幸鳳翔長安宮室復爲亂兵焚掠
無孑遺矣（沙苑地名在西安府朝邑縣南）

丙午 二年春正月田令孜劫帝如寶雞（寶雞縣名屬鳳翔府）

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表請帝還宮因罪狀
田令孜請誅之令孜劫帝如寶雞時令孜弄權再
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恥爲之用

且憚沙晉之强更與之合

朱玫李昌符追逼車駕帝復走入大散關（關在寶雞縣南大散嶺下通褒斜大路）

○二月至興元

夏四月朱玫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還京師（熅肅宗玄孫）

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於鳳翔
章事蕭遘曰主上播遷六年將士冒矢石百姓供
饋餉戰士餓死什減七八僅能復京城主上東歸
勤王之功爲勅使之榮委以大權使墮綱紀騷擾
藩鎮召亂生禍玫昨奉尊命來迎大駕不蒙信察
反類脅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

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閹寺之手哉致民于操向鑿
權公盍叱閹以利社稷乎遂曰王上無大過惡正
以令孜專權肘腋致上不安席近日初無行意令
孜陳兵帳前迫脅以行足下盡心王室正宜引兵
還鎮拜表迎鑾廢立重事遠不敢聞命孜出宣言
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遂遣[illegible]奉襄王
熅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帥百官奉熅還京師
田令孜自爲西川監軍
令孜自知不爲天下所容乃薦楊復恭爲中尉自
除西川監軍往依節度使陳敬瑄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七 唐僖宗 丙午
六月扈蹕都將楊守亮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朱
玫
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與元從官衛士皆乏食
帝涕泣不知爲計問平章事杜讓能曰楊復光與
王重榮同破黃巢相親善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
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帝從之重榮即聽命且
請討朱玫以自贖襄王熅遣使者至晉陽賜李克
用詔言上已晏駕吾爲藩鎮所推今已受冊克用
大怒其大將蓋寓因說曰鑾輿播遷天下皆歸咎
於我今不誅朱玫黜李熅無以自湔洗克用從之

燔詔書囚使者遣使上表移檄進討詔復恭假王
楊守亮與重榮克用共討玫先是山南之人皆言
克用與玫合人情恟懼表至帝出示從官并諭山
南諸鎮繇是帖然然克用表猶以朱全忠爲言帝
使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事寧別有進止
秋七月朱玫遣王行瑜寇興州詔神策都將李茂貞
拒之（興州今[illegible]縣屬漢中府）
冬十月朱玫立襄王熅稱帝改元十二月王行瑜
還長安斬朱玫熅奔河中王重榮殺之傳首行在
（丁未）三年春正月以王行瑜爲靜難軍節度使李茂貞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七 唐僖宗 [illegible]
領武定節度使楊守亮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二月流田令孜於端州（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
三月車駕至鳳翔
夏六月李昌符作亂敗走以李茂貞爲招討使討之
天威都頭楊守立與李昌符爭道麾下相毆帝命
中使諭之不止昌符遂擁兵燒行營守立與戰昌
符敗走保隴州詔遣茂貞討之（隴州屬鳳翔府）
以李罕之爲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爲河南尹
初東都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才
八人皆爲可使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

十八縣中，招懷流散，勸之樹藝，
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繇是民歸
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數年之
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
蔚然，野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
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
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
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
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
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繇是鄰

里有無相助，比戶寬實，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秋八月，李茂貞平隴州，李昌符伏誅，詔以茂貞爲鳳
翔節度使。
九月，以張濬同平章事。
戊申 文德元年春二月，帝至長安。
三月，立壽王傑爲皇太弟，帝崩，太弟即位。
昭宗皇帝 名傑，更名敏，懿宗子，在位十六年。
己酉 龍紀元年春三月，進朱全忠爵東平郡王。
冬十一月，帝祀圜丘。
帝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

爲多不法，帝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
庚戌 大順元年春二月，李克用攻雲州，今大同府
防禦使赫連鐸求救於盧龍節度使李匡威，將兵
三萬赴之，克用引還。
夏四月，詔削李克用官爵屬籍，以張濬爲招討制置
使，會諸道兵討之。
初，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復恭
再用事，深恨之。濬以功名爲己任，每自比謝安、裴
度。克用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
實用，他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至是

赫連鐸、李匡威請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
爲國患，請與河北三鎮共除之。帝命三省御史臺
四品以上議之，以爲不可者什六七。濬欲倚外勢
以擠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爲也。臣常
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
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也。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
月可平。同平章事孔緯曰：濬言是也。帝曰：克用有
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
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帝
以二相言協，僶俛從之，曰：茲事付卿二人，無貽朕羞。

發將秦詔事中尉竊爲行營州行營曰國家以戎
亂之餘，欲爲英武之衆，橫挑强寇，吾見其顛沛也。
遂以衰疾固辭。
冬十月，李克用遣兵拒官軍於趙城，官軍潰。趙城屬平陽府
辛亥 二年，春正月，貶孔緯、張濬遠州刺史，復李克用官
爵。○二月，加李克用中書令，貶張濬繡州司戶。
范祖禹曰：李克用有復唐社稷之功，朱全忠欲
殺之，而朝廷不詰，全忠與諸鎮請討克用，則遽
從之，有功者見討，有罪者不誅，昭宗所以失政
而海内愈亂者，繇張濬爲此役也。唐之將亡，譬

如人有必死之疾，使和扁救之，未必能起也，而
庸醫妄藥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不攻，豈不速
其死哉。
秋九月，以楊復恭爲上將軍，致仕。
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爲節度使，又
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爲監軍。帝舅王瓌求節度使，
復恭不可，瓌怒詬之，復恭奏以爲黔南節度使，至
桔柏津，覆諸江中。帝深恨之，李順節盡以復恭陰
事告帝，帝乃出復恭爲鳳翔監軍，復恭愠懟不肯
行，稱疾求致仕，從之。

冬十月，以王建爲西川節度使。
初，永平節度使王建表：陳敬瑄、田令孜罪不可赦，
攻成都，克之，自稱西川留後，乃以爲節度使，建遣
人告敬瑄作亂，令孜通鳳翔書，皆殺之。永平府北直隸
楊復恭謀反，遣天威都頭李順節討之，復恭走興元，
與楊守亮等舉兵拒命。順節恃恩驕橫，旋誘殺之。
壬子 景福元年，春二月，以李茂貞爲山南西道招討使，
先是鳳翔李茂貞、靜難王行瑜、鎮國韓建、同州王
行約、秦州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
臣楊復恭，請出兵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

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下詔和解之，皆
不聽。茂貞、行瑜擅舉兵擊興元，表請不已，遣杜讓
能西門君遂書，陵蔑朝廷，帝意不能容，召宰相諫
官議之。時諫官有陰與二鎮相表裏者，宰相不敢
言，給事中牛徽曰：先朝多難，茂貞誠有翼衛之功，
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但不當不俟
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殺傷至多，陛下倘不以招
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帝乃
從之。靜難今靜寧州屬平涼府，鎮國今華州，秦州屬鞏昌府
秋八月，以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

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高
勗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
叛不若悉我所有而鄰道所無者相與貿易以給
軍用而選守令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
從之田頵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
李茂貞取興元楊復恭守亮等奔閬州（今閬州保寧府）
癸丑二年春正月以李茂貞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茂貞
不奉詔（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
以鄭畋爲瀘州刺史（瀘州四川）
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爲士大夫所宗

玭嘗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
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
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
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材人未之信小有瑕纇衆皆
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
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秋八月以覃王嗣周爲京西招討使討李茂貞
茂貞恃功驕橫帝怒決策討之命杜讓能專掌其
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
國門不宜構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帝曰王室日
卑號令不出國門此志士憤痛之秋朕不能坐視
陵夷卿但爲調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事敗不以
責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中外大臣宜協力以
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帝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
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顧時有未
可勢有不能恐他日徒受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
之禍也敢不奉詔以死繼之乃命讓能留中書計
畫調度月餘不歸命覃王嗣周爲京西招討使
九月以錢鏐爲鎭海節度使
李茂貞王行瑜合兵拒官軍官軍逃潰貶杜讓能雷
州司戶（雷州府名隸廣東）

以韋昭度崔胤同平章事
冬十月殺雷州司戶杜讓能以李茂貞爲鳳翔兼山
南西道節度使
以王潮爲福建觀察使
甲寅乾寧元年春二月以鄭綮同平章事
綮好詼諧多爲歇後詩譏嘲時事帝以爲有蘊
命以爲相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綮笑曰諸君大
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綮果如是不人笑何既
而賓客至綮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

卯矣繁謀不獲乃視事（孔緯中致仕）

夏六月，以李谿同平章事。

八月，賜復恭等伏誅。

李茂貞拔閬州，復恭帥其黨出走，韓建獲之，獻于闕下，斬之。茂貞獻復恭與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荊榛中援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乙卯二年，夏五月，王行瑜、李茂貞、韓建舉兵犯闕，殺韋昭度、李谿。

行瑜以不得尚書令怨朝廷。王珂、王珙爭河中，行瑜與韓建、李茂貞皆爲珙請，不能得，恥之。行瑜使其弟同州刺史行約攻河中，而自與茂貞、建各將精騎兵數千人入朝。帝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帝詰之曰：卿輩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爲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建粗述入朝之繇。帝與之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紊亂朝政，韋昭度討西川失策，李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帝未之許，行瑜等輒殺之。李克用聞三鎮犯闕，即日遣使發北部兵，期以來月渡河入關。始三帥謀廢帝，立吉王保，及聞克用起兵，行瑜、茂貞各留兵二千人宿衛京師，與建皆還本鎮。

六月，李克用舉兵討三鎮。秋七月，王行約、李繼鵬作亂，帝如石門鎮。（新安府涇化縣北有石門山，又平涼府華亭州南有石門峽，未知孰是）

李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闕，賊害大臣，請討之。又移檄三鎮，數其罪。行瑜等大懼。至河中，行瑜弟行約、茂貞假子繼鵬劫遷乘輿。帝幸石門，克用遣判官王瑰表問起居，又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茂貞懼，斬

繼鵬，傳首行在，上表請罪。帝諭克用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既而克邠州，行瑜伏誅。

車駕還京師。（李克用表請之也）

冬十二月，進李克用爵晉王。

克用性嚴急，無敢違忤，惟蓋寓敏慧能揣其意。克用或以非罪怒將吏，寓必陽助之怒，克用常釋之。有所諫諍，必微近事爲喻，繇是克用愛信之。

李克用還晉陽。

克用請乘勝取鳳翔，帝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太盛，朝廷危矣。帝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款，

且言不臣之罪、行瑜爲甚、茂貞韓建、自知其罪縱

貢相繼、且請休兵息民、帝用來諫而止、又詔促克

用入朝、克用猶豫未決、蓋寓曰、天子還未安席、人

心尚危、大王若引兵渡渭、恐復驚駭都邑、人臣盡

忠、在於勤王、不在入覲、願熟圖之、克用笑曰、蓋寓

尚不欲吾入朝、況天下之人乎、乃表還鎭、表至京

師、上下始安、

丙辰 三年秋、七月、李茂貞舉兵犯闕、帝如華州、

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禮甚

恭、克用去、二鎭貢獻漸疏、表章驕慢、帝自石門還、

置殿後四軍、選補數萬人、使延王戒丕等將之、茂

貞遂表言延王無故稱兵討臣、臣今勒兵入朝請

罪、帝告急於河東、茂貞遂引兵逼京畿、戒丕曰、今

關中藩鎭、無可依者、不若自鄜州濟河幸太原、帝

至渭北、韓建奉表請幸華州、不許、旣而帝復憚遠

適、至富平、復遣人召建面議去留、建至、頓首言、今

藩臣跋扈者、非止茂貞、陛下若遠巡邊鄙、臣恐無

復還朝、今華州兵力雖微、亦足自固、西距長安不

遠、願陛下臨之、以圖興復、帝乃從之、至華州、茂貞

遂入長安、燔燒俱盡、鄜州屬延安府富平縣名屬西安府

八月、李克用發兵入援、

韓建移檄諸道、令共輸資糧詣行在、李克用聞之

歎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因與鄰道發兵

入援、

九月、以馬殷判湖南軍府事、

冬十月、以孫偓爲鳳翔四面行營招討使、討李茂貞、

茂貞上表請罪、仍獻助修宮室錢、韓建復佐佑之、

竟不出師、復以茂貞爲鳳翔彰義節度使、

丁巳 四年春正月、詔罷諸王所領兵及殿後四軍、

韓建奏睦濟韶通彭韓儀陳八王謀殺臣劫車駕

幸河中、帝大驚、召建諭之、建稱疾不入、表請勒歸

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帝不

得已、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建又奏所置

殿後四軍、顯有厚薄偏黨、乞皆罷遣、詔亦從之、於

是天子之親軍盡矣、

立德王裕爲皇太子、

秋八月、韓建劉季述殺通王滋等十一人、

韓建奏諸王罷兵、尚苞陰計、願陛下聖斷不疑、制

於未亂、帝不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

圍十六宅、諸王被髮升屋、呼曰、宅家救兒、遂

光化元年、秋八月、車駕至長安、
三年、冬十一月、中尉劉季述等幽帝於少陽院、而
立太子裕、
時宰相崔胤與帝謀誅宦官、宦官懼、劉季述等陰
謀廢立、乃召百官、陳兵殿庭、作胤等狀、請太子監
國、將士大呼入思政殿、帝驚起、季述乃扶帝適少
陽院、以銀撾畫地數帝罪數十、不止、乃鎖其門、鎔
鐵錮之、穴墻以通飲食、矯詔立太子裕、以帝爲太
上皇、胤密致書朱全忠、使興兵圖反正、季述遣其

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全忠猶豫未
決、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霸者之資也、公爲唐
桓文、安危所屬、宦豎囚辱天子、不能討、何以復令
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全忠
大悟、囚希度、遣親吏蔣玄暉如京師、與胤謀之、
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神策指揮使孫德昭等討劉
季述等、皆伏誅、帝復位、黜太子裕爲德王、
初崔胤密遣人說德昭曰、今反者、獨季述仲先耳、
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
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他人之手矣、德昭
遂擒述等斬之、賜德昭姓名李繼昭、周承誨姓名
李繼誨、王彥範亦賜姓、皆以使相留宿衛、時人謂
之三使相、
以韓全誨張彥弘爲中尉、
夏六月、解崔胤鹽鐵使、
時帝悉以軍國事委崔胤、宦官側目、胤欲盡除之、
韓偓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
更生他變、胤不從、胤復請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
內諸司事、宦官乃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
陰令詗察其事、盡得胤密謀、日夜謀所以去胤者、

時胤領三司、全誨等教禁軍對帝諠譟、訴胤減損
冬衣、帝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
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胤知謀泄事急、遺全忠書
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
冬十月、朱全忠舉兵發大梁、
十一月、韓全誨等劫帝如鳳翔、
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師大駭、韓全
誨等陳兵殿前、劫帝如鳳翔、帝不許、拔劍登乞巧
樓、全誨等逼帝下樓、帝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
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而出、李茂貞出迎、遂入鳳翔、

屢詔全忠還鎭、全忠至鳳翔、出兵還、

壬戌 二年、春、三月、汴兵圍晉陽、

李克用以貯糧繕兵修城利害、問於幕府掌書記李襲吉、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彊不繫衆寡、國無貧主、彊將無弱兵、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理者選文吏、錢穀有司、刑法有律、誅賞繫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譖謗之憂、如此則國不求富而自富、不求安而自安矣、克用以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殆將斃

矣、吾家代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爲沮喪、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

以楊行密爲行營都統、賜爵吳王、（帝令討朱全忠）

進錢鏐爵爲越王、（後更封爲吳王）

朱全忠圍鳳翔、

崔胤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請以時迎奉、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歌以侑酒、全忠乃將兵五萬發河中、進軍鳳翔城下、朝服向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宮耳、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爲五寨環之、

癸亥 三年、春、正月、李茂貞殺韓全誨等、帝幸朱全忠營、遂發鳳翔、復以崔胤爲司空同平章事、

李茂貞獨見帝、請誅韓全誨等、與全忠和、奉車駕還京、帝許、收全誨斬之、幷誅宦官七十餘人、車駕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頓首流涕、帝亦泣、駕至興平、崔胤帥百官迎謁、復以爲相、

車駕至長安、大誅宦官、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

車駕入長安、崔胤復奏宦官典兵預政、不剪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帝從之、全忠遂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盡殺之、寃號之聲、徹於內外、其

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八鎭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司馬光曰、宦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未有劫脅天子、廢置在手、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蓋其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

二月、朱全忠進爵梁王、（辭、詔鎭）

貶韓偓爲濮州司馬。（濮州屬東昌府）
帝欲用偓爲相，偓薦趙崇王贊自代，胤惡其分己
權，使朱全忠白帝曰，趙崇輕薄，王贊不才，韓偓何
得妄薦，帝不得已，貶偓，帝與泣別，偓曰，是人非復
向來之比，臣得貶死爲幸，不忍見篡弑之辱，
秋八月，進王建爵爲蜀王。（及梁滅唐，建遂稱帝，傳其子衍，凡二主，至後唐而亡）
闕缺
甲子天祐元年，春正月，梁王全忠殺崔胤，以崔遠、柳璨
同平章事，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
綱鑑正史約八　卷二十七　唐昭宗　卒
貞，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
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
爲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
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密使麾下壯
士應募以察之，胤不之知，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
日夜不息，至是全忠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密
表胤等專權亂國，請并其黨鄭元規等誅之，詔皆
貶之，而以裴樞獨孤損分判六軍三司，全忠密令
朱友諒殺胤及元規等數人，
梁王全忠屯河中，表請遷都，帝發長安，二月，至陝，
帝發長安，全忠以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
百司，及民間廬舍，長安遂墟，帝謂侍臣曰，鄙語云，
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
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至
陝，以東都宮闕未成，留止，全忠來朝，帝延入寢室
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紇干山即紇真山，在大同府城東北，其山冬夏積雪，）
三月，遣間使以密詔告難于四方，（密詔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
夏四月，帝至洛陽。○秋八月，梁王全忠弑帝于椒殿，
綱鑑正史約八　卷二十七　唐昭宗　卒一
太子柷即位。○冬十二月，以劉隱爲清海節度使，
昭宣帝（名柷，昭宗第九子，在位三年）
乙丑天祐二年，春二月，朱全忠殺德王裕等九人，（皆昭宗子）
朱黼曰，自古即位，未有不改元者，惟呂后立常
山王，朱溫立昭宣帝，不復改元，蓋示天下之出
於己也，
夏六月，殺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等三十餘人，
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爲威福，會有星變，璨因疏
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怨望，宜以
之塞災異，判官李振亦言此曹難制，不若盡去之

全忠以為然、[illegible]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振累舉進士不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自汴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謂之鴟梟、

秋八月、徵前禮部員外郎司空圖、詣闕、尋放還山、

初圖棄官、居虞鄉王官谷、昭宗屢徵之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入見、陽為衰野、墜笏失儀、璨復下詔曰、養高釣名、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可放還山、（虞鄉今為解州、王官谷在臨晉縣東南、俱屬平陽府）

胡寅曰、唐末進退不汙者、惟司空圖一人、其猶在韓偓之右乎、

冬十一月、吳王楊行密卒、子渥代為淮南節度使、

丙寅 三年、冬十月、李克用遣兵攻潞州、

全忠圍滄州、劉仁恭求救於河東、李克用恨其反覆、未之許、存勗諫曰、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自河以北、能為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不與之併力、非我之利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克用以為然、乃許仁恭、和、遣周德威等將兵與之

共攻潞州、昭義節度使丁會降、全忠將攻滄州、聞潞州不守、引兵還、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七終

周德威諫晉王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
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糒亦不暇
食日昳之後飢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
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王聽梁軍求
食果引卻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
梁兵驚怖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
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
投兵而棄之囂聲動天地
冬十一月幽州參軍馮道奔晉
壬申年二 夏六月梁郢王友珪弒其主晃而自立

末帝 名友貞太祖第三子在位十三年
癸酉 三年○是歲燕王 春二月梁均王友貞起兵討賊友珪
伏誅友貞立於大梁更名瑱
夏六月梁賜高季昌爵渤海王 避唐諱更名季興加陵傳從誨[illegible] 歷[illegible]至宋太祖乾德四年降之
冬十一月晉王入幽州執劉仁恭及守光以歸 明年斬之
乙亥 貞明元年 冬十月梁康王友敬作亂伏誅
梁主疎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德妃兄弟張漢鼎漢
傑等參預謀議依勢弄權政事日紊以至於亡
丙子 二年○蜀通正元年 春正月梁以李愚爲左拾遺

上聞李愚學行召爲左拾遺充崇政院直學士
衡王友諒貴重李振等見皆拜之愚獨長揖梁主
讓之曰衡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
陛下以家人禮見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
臣於王無素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罷
二月梁遣兵襲晉陽晉將安金全擊却之
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奄至城下晝夜急
攻城幾陷者數四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
見張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
請以庫甲見授爲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

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擊梁兵梁兵大
驚引卻李嗣昭亦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晉
陽遂與金全等共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晉王
性矜伐以策非己出故不行賞
丁丑 三年○蜀天漢元年○是歲嶺南稱帝 春三月契丹圍幽州
夏四月晉王遣李嗣源將兵救之
晉新州裨將盧文進殺其防禦使李存矩亡奔契
丹契丹攻城既陷新州遂乘勝進圍幽州周德威
遣使告急晉王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
勿救恐失之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

王疑之。王嘗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存審以爲虜無輜重，勢不能久，不若俟其還而擊之。嗣源曰：德威社稷之臣，今朝夕不保，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爲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命嗣源將兵先進，審以鎮定之兵繼之。八月，幽州圍解。

秋八月，劉巖稱越帝於廣州。巖，隱弟，尋更國號漢，傳玢、晟、鋹三主，至宋開寶四年滅。

冬十月，晉王還晉陽。

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征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民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蒲博及給賜伶人，而承業靳之。王乃置酒庫中，令子繼岌爲承業舞，指錢欲賜之。承業曰：此錢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爲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耳，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爲。王怒，索劍。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爲國家誅汴賊，以惜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太人聞之，遽令召王，王入宮，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言之矣。明日，與王俱至承業第謝。

綱目正史約八　卷二十八　後梁末帝　十五

戊寅　明四年〇蜀天元年。秋七月，吳以徐知誥爲淮南行軍副使，輔政。

初，洪州進士宋齊丘好縱橫之術，知誥奇之。至是以爲謀主，常引齊丘於水亭屏語，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大爐，以鐵箸畫灰爲字，隨以匙滅之，故所謀人莫知。洪州，今江西南昌府。

八月，晉王大舉伐梁。〇冬十二月，晉王與梁軍戰於胡柳陂，周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

己卯　五年〇蜀乾德元年，吳宣王楊隆演武義元年。春三月，晉以郭崇韜爲中門副使。

崇韜倜儻有智略，臨事敢決，寵待日隆，專典機密。

秋七月，晉王以馮道掌書記。

郭崇韜以諸將陪食者衆，請省其數。王怒曰：孤爲效死者設食，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孤自歸太原。即召馮道草詞示衆。道曰：大王方平河南，定天下，崇韜所請未至大過，不從可矣，何必以此驚動遠近，使敵國聞之，謂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隆威望也。乃止。

冬十月，晉廣德勝北城。德勝，渡名，在名府澶州。

綱目正史約八　卷二十八　後梁末帝　十六

晉王月與梁人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戰
于河壖梁人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
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爲殿梁人疑有伏不
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
辛巳（龍德元年○吳楊溥順義元年）春正月晉得傳國寶
蜀主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曰昔先王諱
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討賊臣當時威振天
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
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他日當務
以復唐社稷爲心愼勿效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

議非所敢聞也既而將佐及藩鎭勸進不已魏州
僧得傳國寶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至晉
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所以老奴三十餘
年爲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
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
從來征伐之意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
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
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
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
以受先王之恩欲爲大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

余所願奈群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歸晉陽
邑邑成疾不復起
壬午二年冬十一月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
劉友益曰唐亡十六載矣書爲冠之以唐著承
業之乃心唐室也

後唐紀

莊宗皇帝（名存勗姓朱邪氏沙陀人先世事唐賜姓李氏在位三年）
癸未（同光元年）夏四月晉王存勗稱皇帝于魏州國號唐
閏月唐遣李嗣源襲鄆州取之以嗣源爲節度使
秋八月梁以段凝爲招討使追王彥章張漢傑攻鄆

州○冬十月唐主敗梁兵獲王彥章殺之唐
主入大梁梁主瑱自殺唐遂滅梁
唐主聞梁人數道入寇召諸將會議皆以爲鄆州
難守唐主不悅乃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
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今已正尊號始得鄆州尺
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臣恐將來食盡衆散雖畫
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梁今以精兵授段凝決河
自固恃此不復爲備凝非將材不足畏陛下若留
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
汴彼城中空虛必望風自潰僞主授首則諸將自

降矣唐主曰世正合朕志吾行決矣遂以大軍濟
河至鄆州以李嗣源爲前鋒遇梁兵一戰敗之追
至中都圍之梁兵潰追擊破之擒王彥章唐主欲
降之彥章曰余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
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豈有朝爲梁將暮爲
唐臣此我所不爲也於是諸將稱賀唐主舉酒屬
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梁降將康延
孝請亟取大梁唐主從之令下諸軍皆踴躍願行
遂發中都以彥章終不爲用斬之梁主聞彥章就
擒唐軍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爲謂指揮使皇甫

麟曰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弑梁主因自
殺凝遂降唐賜姓名李紹欽張漢傑等伏誅（楊劉鎮名）（今東阿縣楊劉鎮是）

唐以郭崇韜守侍中〇唐加李嗣源中書令

十一月唐以李紹欽爲泰寧節度使

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故有是命唐主幼
善音律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
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
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唐主失色新磨徐曰理
天下者只有一人向誰呼邪唐主說賞吹中宗議

民衞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爲民父母奈何毀
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唐主怒叱去將殺之伶人
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
獵邪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
當死因請行刑唐主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掖侮
弄搢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亦有反相附託以希
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貨賂結之其尤蠹政害人
者景進爲之首進好采閭閻鄙細事以聞唐主亦
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由是進得施其讒慝
干預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中牟縣名屬開封府）

唐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入朝（未幾封季為南平）

高季興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
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
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矣季興不從遂入朝唐
主待之甚厚從容問曰朕欲用兵於吳蜀二國何
先季興以蜀道險難取乃對曰吳地薄民貧克之
無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饒主荒民怨伐之必克
克蜀之後順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唐主曰善唐
主欲留季興郭崇韜諫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歸
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

吾於十指上得天下，今一矢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吾無憂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為戰守之備。

十二月，唐遷都洛陽。從河南尹張全義之請也。

甲申二年○是歲岐降後唐 春正月，岐王茂貞遣使入貢于唐。唐主以為秦王，尋卒。

唐復以宦官為內諸司使及諸道監軍。

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怨。

二月，唐主祀南郊，大赦。

郭崇韜頗受饋遺，所親諫之，崇韜曰：吾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讐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獻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唐主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供獻者入內府，充宴賜。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是乏勞軍錢，崇韜言於帝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唐主默然久之，曰：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取。於是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唐立夫人劉氏為后。

郭崇韜位兼將相，權侔人主，矯倖僥求，多所摧抑，又引拔浮華，鄙棄勳舊，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勳舊怨之於外。崇韜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所親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為皇后，則伶官輩不能為患矣。崇韜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共奏請立之。

夏五月，唐以伶人陳俊、儲德源為刺史。

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唐主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謁見，泣言臣所以得生，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之，唐主許之。郭崇韜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為言，唐主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故有是命。時親軍有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唐詔州鎮無得修城，毀其守具。

乙酉、三年○蜀咸康元年○漢白龍元年○是歲蜀亡夏六月、唐主作清暑樓

唐主苦溽暑、宦者因言長安全盛時、宮中樓觀以百數、今日官家曾無避暑之所、唐主乃命王允平別建一樓、猶慮郭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行營甲濕、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勍敵未滅、深念讐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閒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唐主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

知至尊之熱也、唐主卒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河南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不聽、

秋九月、唐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將兵伐蜀、蜀主王衍降

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為吾福、

冬十二月、唐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

唐明宗皇帝名嗣源、更名亶、晉王克用養子、在位八年、

丙戌、四年、明宗天成元年○吳越寶正元年、春正月、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

初唐主遣宦者李從襲等從繼岌、繼岌雖為都統、軍中制置、一出崇韜、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牙門索然、從襲等恥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繼岌不過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時蜀中盜賊群起、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為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唐主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待之倨、延嗣怒、從襲曰、郭公專橫、諸將皆郭氏之黨、王寄身于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

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于唐主、請早救繼岌、唐主復遣宦官馬彥珪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皇后自為教與繼岌、令殺崇韜、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彼無釁端、安可為此、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從襲等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從之、召崇韜計事、從者李環撾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命任圜代總軍政、

二月、唐鄴都亂、遣李紹榮招諭之、

唐鄴都亂、奉效節指揮使趙在禮為帥、唐主遣歸德節度使李紹榮詣鄴都招諭、不從、乃命成德節

度使李嗣源討之、嗣源至鄴都、是夜從馬直軍士
張破敗帥衆大譟焚營、嗣源叱而問之、對曰、將士
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威、云
克城之後、當阬魏博之軍、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
耳、今欲與城中合勢、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
爲軍民之主、嗣源涕泣諭之、不從、遂劫嗣源入城
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
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
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爲公出收之、在禮乃聽
嗣源出、遂奔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

能成軍、紹榮奏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
自理、一日數輩、皆爲紹榮所遏、嗣源由是疑懼、石
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
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嗣源乃引兵趨
大梁、令中門使安重誨移檄會兵、軍勢大盛、紹榮
請唐主幸關東招撫、唐主從之、鄴都相州今彰德府歸德府名
唐主如關東、李嗣源入大梁、唐主乃還
唐主發洛陽、次汜水、時嗣源至滑州、知汴州孔循
遣使迎唐主、亦遣使輸款於嗣源曰、先至者得之、
石敬瑭以兵入據其城、使人趣嗣源、嗣源至大梁

唐主至萬勝鎭、聞嗣源已據大梁、登高歎曰、吾不
濟矣、卽命旋師、汜水縣名屬開封府
尹起莘曰、方張破敗劫嗣源入城、得間出宿魏
縣、奔相州時、而書其反、是誣之也、若夫聽石敬
瑭之謀、急趨汴州、命安重誨移檄會兵、欲何爲
哉、及嗣源在汴、唐主至萬勝鎭、君臣相望僅數
十里間耳、苟無反心、胡不遣腹心之使陳忠赤
之詞、明其爲元行欽所隔絕、安知唐主不亮其
心哉、況大梁天子之城、乃公然占而據之、車駕
將至、不行遜避、及其返也、又以兵踵之而西、厥

陽氏五代史、以反書之、未豈過哉
夏四月、唐伶人郭從謙弑其主存勗、李嗣源入洛陽
唐主復如汜水、將發、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作亂、
唐主爲流矢所中、遂殂、是日、嗣源至罌子谷、聞之
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止爲群小蔽惑、至
此、今吾將安歸乎、乃入洛陽、止于私第、百官三上
牋、請嗣源監國、乃許之、
尹起莘曰、從謙指揮使也、不書書伶人、所以著
寵任伶優者之效也、
唐監國嗣源殺劉后及諸王、

唐監國嗣源殺孔謙廢租庸使及諸道監軍
監國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姦佞侵刻窮困軍民之
罪而斬之凡謙所立丁欽之法皆罷之因廢租庸
使依舊爲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又罷諸道監軍
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
唐魏王繼岌至長安自殺伏誅
唐主嗣源立李琪言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監國服斬衰於柩前即位
唐以馮道趙鳳爲端明殿學士
唐主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
亦不能盡通乃奏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

綱鑑正史約 人卷二十八 後唐明宗 十七

對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趙鳳爲之
丁亥 二年○吳乾貞元年 春正月唐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
時議置相樞密使孔循已薦鄭珏又薦崔協宰相
任圜欲用李琪珏素惡琪故循力沮之他日議於
朝唐主曰宰相重任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
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既退循不揖拂衣去因
稱疾不朝者數日安重誨謂圜曰今方乏人協且
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
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循與重誨日短琪而譽協
竟以道協同平章事

二月唐主以石敬瑭爲六軍諸衛副使
戊子 二年○吳大有元年
己丑 四年○吳大和元年 秋七月有年
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
臣嘗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
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地放轡自逸
俄而顛隕凡爲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爲然
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
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
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

綱鑑正史約 人卷二十八 後唐明宗 十八

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農
家之情狀唐主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庚寅 長興元年 秋九月唐以范延光爲樞密使
唐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重誨懼表解機務
求一鎮以全餘生唐主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
諸公果愛安令公宜解其樞務爲便趙鳳曰公失
言卿奏大臣不可輕動乃以延光爲樞密使而重
誨如故 未幾致仕殺之
辛卯 二年 冬十一月吳以其中書令徐知誥鎮金陵
壬辰 三年 春三月吳越武肅王錢鏐卒子元瓘嗣

秋九月、唐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論事、唐主優詔答之、
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
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
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賢人匿藏
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
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眞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
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
而勿失、唐主優詔答之、
冬十一月、唐以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
癸巳 四年○閩王延鈞龍啓元年、是歲延鈞僭帝 春二月、唐以孟知祥爲

蜀王、稱帝、傳子昶至宋乾德三年降
冬十一月、唐主寢疾、
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
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
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八年、年數屢豐、兵革
罕用、較於五代、粗爲小康、
十二月、唐主從厚立、是爲閔帝、
廢帝 名從珂、本姓王氏、鎭州平山人、明宗養以爲子、在位二年、
甲午 ○閔帝從厚應順元年、唐主從珂淸泰元年、蜀主孟知祥明德元年、是歲知祥稱帝
春正月、唐以潞王從珂爲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爲成
德節度使、從珂擧兵鳳翔、唐遣兵討之、官軍降潰、
唐潞王從珂至長安、唐主以康義誠爲招討使、將兵
拒之、
從珂至陝、義誠請降、唐主憂駭、不知所爲、遂出奔、
從珂引兵將至、馮道召中書舍人盧導曰、勸進文
書宜速具、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
廢立、當俟太后敎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
從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耶、
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矣、
夏四月、唐潞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爲鄂王而

自立、
從珂至蔣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太后下令廢閔
帝而立潞王、乃卽位、尋弑閔帝于衛州、
五月、唐復以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
唐主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鬪事明宗、然素不相
悅、唐主卽位、敬瑭不得已入朝、時敬瑭久病羸瘠、
鳳翔舊將佐皆勸留之、唐主見其骨立、不以爲虞、
乃遣之河中、敬瑭旣還、陰爲自全之計、
秋七月、唐以盧文紀、姚顗同平章事、
唐主欲更命相、問諸親臣、皆以盧文紀、崔居儉對、

唐主不能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旦
以箸挾之，得二人，遂以爲相。
乙未（二年○吳天祚元年，閩永和元年） 冬，十二月，唐以馮道爲司空。
丙申（三年○晉高祖天福元年，閩通文元年） 夏五月，唐以石敬瑭爲
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唐主發兵討之。
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
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耶。石敬
瑭聞之，益懼，欲嘗唐主之意，進表自陳羸疾，乞解
兵柄，移他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樞密
使房暠、學士李崧、御史中丞呂琦等皆力諫以爲

不可。學士薛文遇曰，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
暮耳，不如先事圖之。唐主即命學士院使草制徙
敬瑭鎮天平。敬瑭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
主上面許我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
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
能束手死於道路乎。都押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
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强，若稱兵傳
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
記桑維翰曰，公明宗愛婿，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
首謝可免，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

爲兄弟，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
成。敬瑭意遂決，表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
王。唐主怒，裂其表抵地，遣張敬達等討之。（天平今東平府）
秋七月，石敬瑭遣使求救於契丹。
敬瑭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且請以父禮事之，
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
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
帛賂之，不必許以土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
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主大喜，許俟仲秋傾
國赴援。

丁奉曰，父事契丹，而獻幽薊十六州，稽于[illegible][illegible]
者四百三十二年，是固敬瑭之罪，實桑維翰之
謀也。
九月，契丹德光將兵救石敬瑭，唐兵大敗，契丹圍安
唐主自將次懷州。
唐主至河陽，心憚北行，但日夕酣飲悲歌。群臣或
勸其北行，則曰，卿輩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墜地。
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爲晉皇帝，敬瑭割幽薊等
十六州以賂之。
契丹主謂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

汝器貌識量眞中原之王也吾欲立汝爲天子敬
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
命敬瑭爲大晉皇帝是日卽位割幽薊涿檀順新
雲蔚瀛莫武應朔媯儒寰等十六州以與契丹仍
許歲輸帛三十萬匹
晉以趙瑩桑維翰同平章事
契丹以晉主南下破唐兵于團柏○晉主發潞州契
丹北還○唐主還洛陽自焚死
晉主入洛陽
冬十二月晉以馮道同平章事

麗紀正史約 卷二十八 後晉高祖二年

後晉紀
高祖皇帝 姓石名敬瑭在位七年

丁酉 晉天福二年○南唐烈祖昇元元年○是歲吳亡徐誥篡吳 夏四月晉遷都
汴州
六月晉以和凝爲端明殿學士殷鵬爲左拾遺
凝署其門不通賓客臘州推官殷鵬致書于凝以
爲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
絶賓客雖安身爲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桑維
翰除左拾遺鵬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
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晉主深然之
秋七月吳徐誥稱帝國號唐是爲南唐奉吳主爲皇帝遷于潤州唐主更名誥後復姓李氏改名昪 楊行密至宋州獲人年八歲奇之
契丹改號遼
戊戌 晉三年○蜀廣政元年 秋八月晉上尊號於契丹
晉主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爲父皇帝
每契丹使至卽於別殿拜受詔勅歲輸金帛三十
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相繼於道乃至太后
元帥太子諸王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輒來責
讓多不遜語朝野咸以爲恥而晉主事之曾無倦
意後契丹主屢止晉主上表稱臣但令爲書稱兒
皇帝如家人禮

麗紀王史約大卷二十八 後晉高祖三年

冬十月契丹加晉主尊號
己亥 晉四年○閩主昶永隆元年 春三月晉加劉知遠杜重威同平
章事
知遠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外戚無大功恥與之
同制制下數日杜門不受晉主怒欲落知遠軍權
令歸私第趙瑩拜請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
千爲唐兵所攻危于朝夕非知遠心如金石豈能
成大業奈何以小過棄之晉主意乃解
秋八月晉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

晉主嘗訪以軍謀，道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
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晉主然之，
辛丑（六年○是歲閩主曦稱帝）夏六月，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
契丹使者，上表請伐契丹，
重榮恥臣契丹，執契丹使拽剌，上表稱吐谷渾等
願與晉共擊契丹，又爲書移朝貴及移藩鎭，云已
勒兵，必與契丹決戰，晉主患之，泰寧節度使桑維
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
丹之功也，今重榮恃勇輕敵，吐谷渾假手報仇，皆
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八 後晉高祖 二十五

息民，使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動必
有成，晉主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見卿
奏，如醉醒矣，（劉崇春反，杜重威擊破之，重榮伏誅，晉主函其首送契丹）
壬寅（七年，六月晉主重貴立○漢主玢光天元年）夏六月，晉主敬瑭殂，兄
子齊王重貴立，
晉主有疾，一日馮道獨對，晉主命幼子重睿出拜
之，又令宦者抱置道懷中，欲道輔立之，及晉主殂，
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
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爲嗣，是日卽位，延廣以爲
己功，始用事，

癸卯（齊王天福八年○南唐元宗璟保大元年，閩延政天德元年，南漢主晟乾和元年）
春二月，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殷，（殷國五年）
（遷二年降唐）
秋九月，晉執契丹回圖使喬榮，旣而歸之，
晉主之初卽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于契丹，
侍衛都指揮使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契
丹大怒，遣使來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
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
晉，契丹主頗然之，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
丹，契丹以爲回圖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至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八 後晉高祖 二十六

是延廣說晉主囚榮於獄，凡契丹販易在晉境者，
皆殺之，大臣皆言契丹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歸
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
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
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耳，爲鄰稱孫足矣，
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爲
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欲爲異時據驗，乃曰，
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
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契丹主大怒，入寇之
志始決，晉使如契丹者，皆縶之，桑維翰屢請遜辭

以謝契丹毋爲延廣所沮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
延廣必致寇而不敢言但益募兵奏置十餘軍以
備契丹
甲辰（開運元年。是歲閏十二月）春三月契丹寇晉澶州不克引還
秋八月晉以劉知遠爲行營都統杜威爲招討使督
十三節度以備契丹
冬閏十二月契丹復入寇
乙巳（改開運二年。是歲閏十二月）春正月契丹至相州引還晉主
自將追之
晉主至澶州諸將引軍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八　後晉齊王　二十七
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横挑强胡勝之猶有後患況
不勝乎契丹還軍南下晉兵擊破之契丹敗走晉
主還大梁（澶州今大名府開州）
夏六月晉遣使如契丹
契丹連歲入寇桑維翰屢勸晉主請和以紓國患
晉主遣使奉表稱臣詣契丹謝過契丹主曰使景
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
廷以契丹語忿爲無和意乃止
丙午（開運三年）冬十月晉遣杜威將兵伐契丹（不克而還）
契丹大舉入寇

契丹以大軍當晉軍之前潛遣將將百騎出晉軍
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爲所掠有
逸歸者皆稱虜衆之盛軍中恟懼開封尹桑維翰
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
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退謂所親
曰晉氏不血食矣
十二月晉將王清戰死杜威等以兵降契丹遣兵入
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囚景延廣
契丹捕景延廣延廣見契丹主於封丘契丹主詰
之曰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横磨劍安在召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八　後晉齊王　二十八
喬榮使相辨證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
乃服延廣伏地請死乃鎖之延廣自殺（封丘縣名屬開封府）
胡寅曰興晉者桑維翰也亡晉者景延廣也二
人用心異而受禍同何也歐陽修曰本末不順
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
後漢紀
高祖皇帝（姓劉名知遠更名暠在位二年）
丁未（天福十二年。是歲）春正月契丹封晉主重貴爲負義侯
徙之黃龍府（即契丹扶餘府黃龍府在東南）
契丹縱兵大掠遣使括借士民錢帛

契丹縱胡騎四出分番剽掠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於是內外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二月劉知遠稱帝於晉陽

初知遠為北面行營都統廣募士卒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富彊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契丹入汴乃分兵守四境遣使稱臣契丹主賜詔褒美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契丹主召晉百官問曰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契丹主服

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縣儀衛於庭百官朝賀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河東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知遠從之知遠即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詔諸道為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

三月契丹德光發大梁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腹實鹽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

夏五月契丹將蕭翰劫李從益稱帝於大梁遂北走從益避位

契丹以蕭翰為宣武節度使翰聞劉知遠擁兵而南欲北歸時唐許王從益在洛陽翰矯契丹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遣使奉表稱臣迎劉知遠仍出居私第知遠至洛陽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

六月晉主知遠入大梁始改國號曰漢

秋七月漢以杜重威為歸德節度使重威拒命漢發兵討之十一月杜重威出降漢以重威爲太傅每出入路人多擲瓦礫詬之

隱皇帝名承祐高祖太子在位三年

戊申乾祐元年隱帝承祐立春正月漢以馮道為太師

漢主劉知遠殂周王承祐立

帝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是日殂逢吉等秘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謗議搖衆皆斬之

夏四月漢以楊邠同平章事郭威為樞密使

秋八月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募兵備契丹

初高祖鎮河東崇與郭威爭權有隙及威執政崇遂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皆以備契丹為名

漢以郭威為西面招慰安撫使

漢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繼遣諸將討之，久
無功。漢主患之，欲遣重臣臨督，以郭威爲西面軍
前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度。威問策於馮道，道
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
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
威。
己酉年二 夏六月，漢郭威克河中，李守貞自殺。
威閱守貞文書，得朝臣藩鎮交通書，欲奏之。秘書
郎王溥諫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
之，以安反側。威從之。

庚戌年三 春二月，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汝州今河南
汝州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
得奉事其丘壟。許之。州人爲立祠，歲時享之。馮道
曰：吾嘗爲劉君僚佐，觀其爲政，無以踰人，非能減
其租賦，除其徭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
耳。此亦衆人所能爲，但他人不爲，而劉君獨爲之，
故汝人愛之如此。
夏四月，漢以郭威爲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
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異議，既而朝
貴會飲，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
同異。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
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
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始
有隙。
冬十月，漢主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
弘肇、三司使王章，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遂弒
其主承祐。
漢主自即位以來，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史弘
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以是國家粗安。漢主左右
嬖倖浸用事，邠等屢裁抑之。漢主厭爲大臣所制，

邠、弘肇嘗議事於前，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
主積不能平，左右因譖之。於是遂謀殺弘肇、邠、章，
又遣使詣鄴殺威。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自將
大軍至封丘。漢主命慕容彥超等將兵拒戰，敗績。
是日，漢主出勞軍，爲亂兵所弒。威自迎春門入歸
私第。馮道帥百官謁見，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
徐曰：侍中此行不易。封丘縣名，屬開封府
漢迎武寧節度使劉贇於徐州。贇，高祖弟崇之子
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早立嗣君，乃議立贇，
遣太師馮道等詣徐州奉迎。

漢太后臨朝。(郭威帥羣臣請之也)

漢以王峻爲樞密使，王殷爲侍衛都指揮使。(二人，威之黨也)

契丹入寇，漢遣郭威將兵擊之。○漢郭威至澶州，自立而還，王峻、王殷遣兵拒劉贇，以太后誥廢爲湘陰公，令郭威監國。

威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母。贇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太后誥廢贇爲湘陰公，以

威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宋州，今歸德府。湘陰，縣名，屬長沙府)

後周紀

太祖皇帝 (姓郭，名威，在位三年)

辛亥 廣順元年。(○北漢主劉崇乾祐四年。○是歲北漢稱帝) 春正月，郭威稱皇帝，國號周。

漢劉崇稱帝於晉陽。(更名旻，仍用乾祐年號，是爲北漢)

初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驤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踰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及威弑贇於宋州，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爲李驤立祠，歲時祭之。

周罷四方貢獻珍食，詔百官上封事。

周主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一旦爲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詔悉罷之。又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

北漢主遣其子承鈞將兵伐周，不克。

二月，周主以其養子榮爲鎮寧節度使。(榮姓柴氏，太祖后兄守禮之子，太祖養之)

北漢主遣使如契丹乞師。

初契丹主聞北漢主立，使其招討使潘聿撚遺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言本朝淪亡，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契丹主大喜。至是北漢主遣使如契丹乞兵。

夏四月，周以王峻、范質、李穀同平章事。

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爲，

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强記、謹守法度、李

穀沉毅有器略、論議伉慨、善譬喻以開主意、

冬十月、契丹北漢會兵伐周、攻晉州、周遣王峻救晉州、十二月北漢兵燒營夜遁

壬子二年 夏六月朔、周主如曲阜、謁孔子祠、拜其墓、

周主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又拜孔子墓、命禁樵採、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爲曲阜令及主簿、

癸丑三年 春三月、周主以郭榮爲開封尹、封晉王、

夏六月、周九經板成、

唐明宗之世、令國子監校正九經、刻板印賣、至是板成獻之、由是九經傳布甚廣、

世宗皇帝 名榮、太祖養子、在位六年、

甲寅 顯德元年、正月、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榮立、〇北漢孝和帝鈞立、 春正月、周主威殂、晉王榮立、

二月、北漢主以契丹兵擊周、〇三月、周主自將與遼戰于高平、遼兵敗績、周將樊愛能何徽等伏誅、

周主與北漢主戰于高平、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降北漢、周主見軍勢危、自引兵親犯矢石督戰、宿衛將趙匡胤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乃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愛能等聞捷、與士卒稍稍復還、周主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高平縣名、屬山西澤州

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道卒、

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公師之位、爲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慍、滑稽多智、浮沉取容、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朝榮

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時天下大亂、生民之命急於倒懸、當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歷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老而自樂、何樂如之、其自述之敘大略如此

胡友益曰、馮道歷事四姓十君、無恥甚矣、

冬十月、周簡閱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

初宿衛之士、累朝務爲姑息、羸老居多、驕蹇不用命、每遇大敵、不走即降、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主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乃命大簡諸軍、由是士卒精强、

所向克捷。

乙卯二年春正月，周制舉令錄。

初令翰林學士兩省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

夏四月，周以王朴為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周主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為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其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

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德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克，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既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周主欣然納之。

六月，周主親錄囚於內苑。

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所冤死，屢經覆按不

能自伸。周主躬閱，始得其實，人以為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丙辰三年春二月，周主命趙匡胤將兵襲唐滁州，克之。

周主親征淮南，命侍衛都指揮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唐劉彥貞引兵來拒，重進大破之，斬彥貞。唐人大恐，其將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周主命趙匡胤襲之。暉等走入滁州，斷橋自守。匡胤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為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匡胤笑而許之。暉整眾而出，匡胤擁馬突陣而入，擊暉擒之，并擒鳳，遂克滁州。周主遣翰林學士

實儀籍滁州帑藏、匡胤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
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為官物、非
有詔書、不可得也、匡胤由是重儀、初永興節度使
劉詞遺表薦其幕僚薊人趙普、至是范質以為滁
州判官、匡胤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
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匡胤益奇之、匡胤
威名日盛、每臨陣、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
如此恐為敵所識、匡胤曰、吾固欲其識之耳、滁州南直隸、清流關在滁州西南
三月、唐主以其弟齊王景達為元帥、將兵拒周師、

唐主以兵屢敗、遣學士李德明、司空孫晟來、言請
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周主欲盡得江
北之地、不許、唐主命弟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趣六
合以拒周、趙匡胤奮擊大破之、是戰也、士卒有不
致力者、匡胤陽為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
皮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
盡死、壽濠泗三州俱屬鳳陽府、今臨淮縣楚州淮安、海州本屬淮安、光州屬汝寧府、隸河南
秋八月、周作欽天曆、王樸與司天少監王處訥所撰也、
冬十月、周以趙匡胤為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
使、匡胤表趙普為節度推官

十一月、周召華山隱士陳摶詣闕、尋遣還山、
周主召陳摶、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為天
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乃遣還山、詔州縣
長吏常存問之、
丁巳四年○北漢天會元年春三月、周主之父光祿卿致仕柴
守禮犯法、周主不問、
周主既為太祖嗣、人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
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梁、嘗以小忿殺人、有司
不敢詰、世宗知而不問、
秋九月、周以竇儀為中書舍人、

儀上疏、請令有司討論禮儀、考正鐘律、作通禮正
樂、又以為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
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為輔弼、即兼三公僕射
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為心、既得之也、則
以容默為事、乞令宰相各舉所知、且令以本官權
知政事、期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
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
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又班行之中、有員無
職者大半、乞量其才器、授以外任、考其治狀、能者
進之、否者黜之、周主善之、

冬十一月，周主自將伐唐。

戊午 五年○唐中興元年、南漢主鋹大寶元年 春三月，周主臨江，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主遣使盡獻江北地，周主罷兵引還。

夏五月，唐主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唐主避周諱，更名景。

秋八月，周遣閤門使曹彬如吳越。

周遣曹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周主曰：曩之奉使者，乞匄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冬十月，周遣使均定境內田租。

周主留心農事，嘗刻木為農夫、蠶婦，置之殿庭。欲均田而租稅，先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至是詔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

己未 六年、六月恭 [illegible] 春正月，周命王朴作律準，定大樂。

周主見鍾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竇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以王朴素曉音律，詢之。朴上疏曰：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為清聲，倍之為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旋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罕能用之。唐祖孝孫考正大樂，其法始備。安史之亂，什亡八九，至于黃巢，蕩盡無遺。蓋樂之廢缺，無甚於今。臣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為黃鍾之管，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為衆管互推，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絃，其長九尺，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為十三律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為一均，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角、羽、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四調，此法久絕，出臣獨見。詔從之。

二月，周淮南饑。

周主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周主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夏四月，周主自將伐契丹。五月，取瀛、莫、易，置雄、霸州，遂趣幽州，有疾乃還。瀛莫易三州名，雄今為縣，屬保定府；霸州屬順天府。

六月，唐城金陵。

唐遣鍾謨入貢于周。周主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周主曰：不然，曏時

則爲仇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
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諭
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
計謀歸以告唐主乃城金陵凡城之不完者葺之
周以趙匡胤爲殿前都點檢（李重進歸德節度使）
周主榮殂梁王宗訓立
世宗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皆服
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
石落其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
於爲治發姦擿伏聦察如神閑暇則召儒者讀前

史商確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朕必不
因喜賞人因怒刑人又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
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
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無不
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
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
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寖寬登遐
之日遠邇哀慕焉
恭帝（名宗訓世宗太子在位半年國亡）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八終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九

史官顧錫疇編纂　錢塘徐

宋紀

太祖皇帝（姓趙名匡胤在位十七年）

庚申（周恭帝宗訓元年宋太祖神德皇帝趙匡胤建隆元年○是歲凡七）春正月周殿
前都點檢趙匡胤稱皇帝國號宋廢周主宗訓爲鄭
王周侍衛副都指揮韓通死之（周主至開寶六年卒諡恭帝）
初鎮定二州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周主遣趙匡
胤帥兵禦之都下讙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爲
天子惟內庭晏然不知大軍繼發軍校苗訓善觀

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
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都指
揮使石守信等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
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
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都知匡義及歸
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都將環列待旦黎明
將士逼匡胤寢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爲天子
匡胤驚起披衣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
呼萬歲擁之上馬還汴匡義進曰太尉濟天下當
使百姓兢若父母京師天下根本願號令諸將禁

戰據秀臣徽曰甚善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
富貴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
若主也皆下馬曰惟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
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
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貸也皆應曰
諾遂肅隊而行至汴匡胤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
營而自退居公署將早朝未罷聞變侍衛親軍副
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
校王彥昇遂馬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為彥昇所
害妻子俱死匡胤時在公署將士擁范質王溥等

至匡胤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六軍所迫一旦
至此慚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
瓌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
顧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奉匡
胤入宮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
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匡胤拜受乃
即皇帝位以所鎮歸德軍在宋州國號宋以火德
王色尚赤奉周主為鄭王符太后為周太后遷之
西宮論翼戴功加守信等官爵華山隱士陳摶聞
帝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

還（陳橋驛屯回封府州北）
宋遣使分賑諸州
宋主以其弟光義為殿前都虞候（匡義改光義）
立太廟追帝其祖考
宋主視學
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為贊書於孔顏
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
欲盡令武臣讀書以知為治之道于是臣庶始貴
文學
二月宋主尊其母杜氏為太后

后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先遣楚昭輔入汴慰
安家人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
為皇太后宋主拜於殿上群臣稱賀后愀然不樂
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
后曰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
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
主再拜曰謹受教
宋以范質王溥同平章事
舊制宰臣上殿命坐面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
熟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

存形跡、且譚帝英睿、乃請用劄子而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帝從之、坐論之體遂廢。

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會北漢師伐宋。宋主圍澤州、六月、克其城、李筠死之。

先是宋主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于壁、涕泣不已、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北漢王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遂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北漢王帥兵赴之、筠見北漢王、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王與周

世讐、不悅其語、因使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漢王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帝遣石守信、王全斌等分道擊之、而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爲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於澤州南、筠走保澤州、帝列柵圍之、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融曰、陛下宜速殺臣、臣必不爲陛下用、帝怒、以鐵撾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嘉其忠、以爲太府卿、北漢主鈞引師歸、帝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帝釋其罪、以爲單州團練使、單州今兗州府單縣

秋七月、宋以大梁爲東京開封府、洛陽爲西京河南府。

以趙普爲樞密副使。

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强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繇是獷悍之士、皆隸禁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鎭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

得專其兵、士卒不至于驕惰、皆趙普之謀也。

冬十二月、宋以竇儼爲翰林學士。

先是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帝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帝曰、非斯人不可、即日復入翰林、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進、帝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宋主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宋王徽衍

宋主欲察羣臣向背頗爲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宋主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若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

辛酉年二夏六月宋太后杜氏殂

后疾宋主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正繇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耳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

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就榻前爲約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

張時泰曰后但知周亡於幼主欲如此相傳假如太祖在位二十年光義如之光美亦如之德昭至是年已七十餘矣焉有與木既拱之人而可以帝天下杜后惟據一時目擊之見而造此厲階之說耳

秋七月宋罷其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

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爲言宋主一日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安枕也守信等請其故宋主曰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曰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

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

宋主以其弟光義爲開封尹光美爲興元尹

八月女眞入貢于宋

女眞之先居古肅愼地元魏時號勿吉隋改號靺鞨唐時渤海國在南者籍屬于契丹號熟女眞在北

者號生女眞至是以馬入貢于宋

壬戌（三年○唐後主烈元年）春正月宋廣東京城

宋主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皆繕既畢宋主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二月宋初詔常參官轉對

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

宋令大辟諸州不得專決

宋主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

夏四月宋以趙贊爲彰武節度使

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綿綿不絕林莽之際遠見旌旗所部羌渾來迎相視奪氣莫不畏服

癸亥（乾德元年○是歲荊南湖南平）春正月宋初以文臣知州事

五代諸侯彊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鎭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尙有不奉詔者宋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宋主嘗謂趙普曰自唐季以來戰鬭不息吾欲息天下兵爲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無他藩鎭太重君弱臣彊而已今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語未畢宋主曰卿勿復言吾已喩矣於是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又設通判於九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又令節鎭所領支郡皆直隷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矣

夏四月宋行應天曆

王朴欽天曆推驗稍疏司天少監王處訥撰新曆上之賜名應天頒行之

甲子（二年）春正月以趙普同平章事

宋主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惶恐拜迎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旣下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姑試卿耳普嘗薦某人爲某

物色謂形狀也

官。宋王不許。明日。普復奏其人。亦不許。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宋王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宋王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宋王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宋王怒甚。起。普隨之。宋王入宮。普立宮門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宋王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敢復言

夏六月。宋王以其子德昭爲貴州防禦使。

故事。皇子出閤。即封王。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

冬十一月。蜀約北漢侵宋。宋遣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伐之。

宋王命王全斌等分道伐蜀。且謂全斌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全斌等乘勝而前。蜀兵大潰。

乙丑　三年。是歲宋滅蜀。　春正月。宋王全斌進次魏城。蜀王昶降。

初。全斌伐蜀。屬汴京大雪。宋王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三月。宋兩川軍亂。成都府曰西川　順慶府曰東川

王全斌等在蜀。日夜宴飲。不恤軍士。縱部下掠子女。奪財物。蜀人苦之。都監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既而宋王詔發蜀兵赴汴。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奉詔。蜀兵憤怨。行至綿州。遂作亂。以文州刺史全師雄爲帥。兩川民爭應之。宋王命客省使丁德裕領兵往討之。彬等擊破師雄。師雄走死。其黨據銅山。德裕分道招輯。蜀

人始定。

宋初置諸路轉運使。

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强。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己。而輸貢有數。宋王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于上矣。

秋八月宋置封椿庫
宋主平荊南西蜀收其金帛別爲內庫儲之號封
椿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爲軍旅饑饉之備
宋主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
獨陷外境朕甚閔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萬遣
使謀於彼倘肯以地歸於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朕
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
丙寅四年夏閏五月宋求遺書
宋主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
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九 宋太祖 十二
冬十二月韃靼入貢于宋
韃靼本東北靺鞨之別種唐元和後徙陰山是歲
來貢
丁卯五年春正月宋王全斌等有罪徵還貶官有差以
曹彬爲宣徽南院使
宋主聞王全斌等不法事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
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黷貨殺降
之罪貶之以劉光義等廉謹並進爵秩王仁贍等
歷詆諸將冀以自免獨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
曹彬一人耳彬之還也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戢

下秋毫無犯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
罪臣何敢獨受賞宋主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賞
勸國之常典可無遜時轉運使沈義倫隨軍入蜀
獨居蔬食及歸篋中唯書數卷宋主嘗問彬以官
吏善否彬薦義倫可任宋主亦聞其清節過人擢
爲樞密副使
三月五星聚奎（月令云仲春之月日在奎奎主文章聚奎如連珠此天下文明之象）
戊辰（開寶元年○北漢主繼元廣運元年）春二月宋主立宋氏爲后
三月宋初覆試貢士
權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九 宋太祖 十三
在第六帝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
遽令中書覆試而邴復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
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徑
交文衡公器豈宜斯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
悉委中書覆試
己巳二年冬十月宋罷王彥超等節度使
時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宋主宴於
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
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
前奏曰臣本無勳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

歸丘園、臣之願也、諸節度使明日皆罷鎭奉朝請、
胡一桂曰、宋主既以從容盃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死之寡能王彥超等節鎭、於是宿衛藩鎭、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

庚午三年 春正月、宋徵處士王昭素爲國子博士、
昭素有學行、宋主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宋主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宋主愛其言、書于屛几、

秋七月、宋省州縣官、增其俸、
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

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爲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

九月、宋遣潘美將兵伐南漢、

辛未四年 ○宋開寶四年 是歲宋滅南漢 春二月、宋潘美克廣州、南漢主鋹降、封恩赦侯
鋹、在國時、多置酖以毒臣下、一日宋主幸講武池、賜以卮酒、鋹疑有毒、捧盃泣曰、臣承祖父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乞全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宋主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鋹酒自飮之、

別酌賜鋹、鋹大慙謝、

冬十一月、唐貶國號曰江南、遣使朝宋、
先是唐主以銀五萬遺趙普、普以白宋主、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來朝、常賜之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宋主之偉度、

壬申五年 秋九月、宋以辛仲甫爲四川兵馬都監、
宋主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宋主遂用之、因謂普曰、五代方鎭殘虐、民受

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

癸酉六年 春三月、宋初殿試貢士、
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有進士徐士廉訴昉用情取舍、宋主乃擇終場下第者、并已舉者、親御講武殿、給紙筆別試、得進士諸科百二十五人、皆賜及第、且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責昉爲太常少卿、殿試遂爲永制、

秋八月、宋趙普免、
普獨相十年、爲政頗專、宋主嘗幸其第、會吳越使

致書於普及海物十瓶置于廡下未及發而宋主
至宋主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宋主曰海物必佳即
命啓之皆瓜子金普惶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
宋主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繇汝書生爾時官
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
汴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鬻于都下
三司使趙玭以聞宋主大怒即欲逐普王溥力解
得止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以廣其居多營
邸店以規利翰林學士盧多遜與普不協數因入
對短普宋主滋不悅初判大理寺雷德驤以其官

屬與堂吏附會普擅增刑名見宋主言之宋主怒
叱曰鼎鐺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
柱斧擊折其上齶二齒黜為商州司戶尋削籍流
靈武其子有隣擊登聞鼓訟普親信堂吏胡贊李
可度受賕骫法普復庇二人宋主怒杖贊可度而
召德驤為秘書省擢有隣秘書正字普恩益替會
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普
不自安求罷政遂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普至河
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
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
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帝手封其表藏
之金匱（商州屬西安府靈武今慶陽府環縣河陽今懷慶府孟縣）
宋主封其弟光義為晉王班宰相上
冬十二月宋起復盧多遜參知政事
多遜敏給任數謀多奇中以翰林學士判史館宋
主好藏書每取書館中多遜須戒吏令必白已知
所取書因通夕閱覽及召對宋主問中書事應答
無滯同列皆服拜參知政事未幾以父喪去位詔
起復之
甲戌（年七）秋九月宋遣曹彬將兵伐江南

宋主屢遣使諭江南主入朝不至乃命曹彬等伐
之將行宋主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
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
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鬬則李煜一門不可加
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進
克池州次采石磯初池州人樊若水以舉進士不
第釣魚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以度江之廣狹
因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
主然之遣使造龍船數千艘及師南下試舟于石
碑口移置采石不差尺寸大軍渡江若履平地振

杭州府名秀仍僞作人平南城北與南面諫

乙亥開寶八年（是歲江南亡惟北漢至太平興國四年乃亡）冬十一月，曹彬克金陵，江南王煜降。

彬進圍金陵，江南王使徐鉉來乞緩師，鉉見宋主，反覆辨論不已，宋主怒曰：不須多言，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而退。彬遣人諭江南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某日城必破，宜爲之所。江南王不從。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

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彬卽稱愈。城陷，唐主煜出降。彬振旅而還。詔賜爵進侯。

丙子九年（太宗太平興國元年）春二月，以曹彬爲樞密使。

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都監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帝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竊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未幾，拜樞密使。

吳越王俶來朝。

俶聞唐亡而懼，乃與妻孫氏、子惟濬、孫承祐來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賞賚甚厚。留兩月，遣還。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戒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甚感懼。既歸，每視事，命徙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尺，俶豈敢寧居乎。每修貢，必列于庭，焚香而後遣之。（未幾，俶以其地來歸，封淮海國王）

三月，以子德芳爲貴州防禦使。

秋九月，帝幸晉王光義第。

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光義嘗有疾，親爲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冬十月，帝崩，晉王光義即位。

帝疾大漸，宋后遣宦者繼恩召皇子德芳，繼恩徑召晉王。宋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托於官家。晉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帝性仁

孝鄙達質任自然。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爲天子容易耶？早作乘快意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康公主嘗衣帖繡鋪翠襦，帝曰：汝服此，衆必相倣。禁之。主一日勸帝以黄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時，四凶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爲折杖法，以還減流徙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贓吏

棄市，則未嘗容貸也。

丘濬曰：按宋史各傳，並無所謂燭影斧聲之事。胡一桂史纂通要、陳櫟通鑑續編二書所載，其源出於李燾之長編，燾明言此據吳僧文瑩所謂湘山野錄者，正史實錄並無之。歐陽玄等修宋史，於太祖本紀書癸丑夕帝崩，則凡所疑壬子之事，皆不待辨矣。

以弟廷美爲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封武功郡王，德芳爲興元尹。（詔太祖、廷美子女並稱皇子皇女，以示一體。○武功郡，今西安府武功縣。興元府，漢中府。）以盧多遜同平章事。

十二月，詔羣臣論列者，即時引對。

太宗皇帝（太祖弟，初名匡義，改賜光義，更名炅，在位二十二年。）

丁丑 太平興國二年，春二月，賜禮部進士呂蒙正等及第。

帝思振淹滯，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及親試進士呂蒙正以下，並賜及第，綠袍靴笏，賜宴，自爲詩二章賜之。初，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

太祖怒，令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官之，他日可使輔汝爲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寘下第，帝不悅，故一榜盡賜及第。

冬十月，初榷酒酤。

戊寅 三年（是歲吳越來覲）春二月，立崇文院。

己卯 四年（是歲漢亡）春二月，帝自將伐漢。

潘美等屢敗漢兵，漢求救于遼，遼遣兵救之。潘美等大敗遼師，築長連城以圍太原，城中大懼。帝至太原，督戰益急，漢主繼元出降，賜爵彭城郡公。

夏五月帝發太原遂伐契丹圍幽州與契丹耶律休哥大戰于高粱河敗績乃還高粱河在順天府昌平縣
秋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
德昭從帝攻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會知帝處乃止帝聞不悅及還汴故以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屍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
劉定之曰德昭之言忠君利國之言非邀恩蔵衆之言也太宗聞軍中謀立之語遂深忌之是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九 宋太宗 三十二

德昭自殺乃太宗逼而殺之也德昭既死廷美德芳安可保其令終哉
九月以楊業爲代州刺史
業本漢建雄節度使劉繼業帝克太原聞其勇召見復楊姓以其老於邊事拜代州刺史業善戰號楊無敵契丹寇鴈門業擊敗之自是契丹畏業望見旌旗輒引去主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冬十月進封齊王廷美爲秦王論平晉功也文武諸臣進秩有差
庚辰五年冬十月契丹寇瓦橋關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次于大名契丹軍退乃還瓦橋關在保定府雄縣爲三關之一大名府名
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自古疆埸之難非盡係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軍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内以養外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九 宋太宗 三十三

辛巳六年春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太宗潛殺之也
秋九月罷左拾遺田錫
時盧多遜專政羣臣章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又必於閤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錫貽書多遜乞免署狀多遜不悅出錫爲河北南路轉運副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帝覽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衆謂錫今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盡剝天植其性豈以一貴可奪耶
以趙普爲司徒兼侍中

普奉朝請累年，盧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
普鬱鬱不得志。會晉邸舊僚柴禹錫等告秦王廷
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
樞軸以察姦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爲權倖所沮，
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
事。帝發金匱，得普書及覽普前表，因召拜，是職封
梁國公。

壬午 七年春三月，罷秦王廷美爲西京留守。尋廢而殺之
時德昭、德芳死，廷美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播
之。帝意不決，召趙普諭以太后遺旨，普對曰，太祖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九 宋太宗 廿四

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普復廉得盧多
遜交通秦王事，帝怒，下御史獄，翰林承旨李昉等
雜治之，獄上，詔削奪多遜官，流崖州。廷美勒歸私
第。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
言廷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爲
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復其子爲皇姪，女落皇女之
主之號。廷美竟以憂卒。崖州屬瓊州府 涪陵縣今重慶府涪州 房州今鄖陽府 縣

夏五月，定難留後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繼
捧弟繼遷狄走地斤澤。帝以繼捧爲彰德節度使未幾繼遷陷銀州據之後歸契

周德恭曰，觀此，足可以知夷夏之大機也。何者，
宋併列國，天下一統，中國之地所未復者，燕北
之幽燕，關西之銀夏耳。幸而繼捧入朝獻地，繼
遷跋扈逃匿窮荒，厥後侵强而不可制，遂爲子
孫西顧之憂，詎不深可惜哉。

癸未 八年春三月，宴進士于瓊林苑。
帝親試禮部貢士，于講武殿始分三甲，錫宴於瓊
林苑，寵之以詩，遂爲定例。

夏六月，以王顯爲樞密使。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九 宋太宗 廿五

帝語之曰，卿今典機務，無暇博覽羣書，能熟讀軍
戒三篇，亦可免於面牆。因取賜之。

冬十月，以姚坦爲益王府翊善。
王，帝第五子元傑也。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衆皆
褒美，坦獨俛首。王彊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
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
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
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爲假山，未成，聞之，
亟毀焉。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
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

坦擒爽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正輔王爲善
令乃欲使我遂正人王年少豈解此必所叢教之
杖乳母千後聞召坦慰諭之
趙普罷
普能爲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
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
泉下帝爲之動容翼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
朕昔與遊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以
處之因詩與導意參知政事宋琪對曰昨日普至
中書執御詩涕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幾來

世得效大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
終可謂兩全（武勝軍今南陽府鄧州）
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呂蒙正參知政事
昉初與盧多遜善多遜屢潛昉人或以告帝曰盧
與我厚不富爾帝嘗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帝
曰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帝繇此益重
之遂與琪並相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
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不
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
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爲愈時人服其雅量

以呂文仲爲翰林侍讀王著爲侍書
帝勤于讀書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
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每暑
一日則問文仲以經義著以筆法
甲申 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遺書
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
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
之繇是四方之書間出矣
冬十月華山隱士陳摶入朝
帝謂宰臣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

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玄默修養
之道摶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
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
升天亦何益于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
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
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于此琪
等以其語白帝帝益重之詔賜號希夷先生遷華
山尋卒
十二月立妃李氏爲皇后
乙酉 二年夏四月宴羣臣于後苑

帝召羣臣宴於後苑賞花釣魚令羣臣賦詩賞花曲宴自此始

丁奉曰帝好文守成必非溺爲此樂也迨帝九年以內德昭刎德芳夭廷美死矣於是先賜京師大酺三日踰年物議稍定此樂不自禁矣若曰四方無事以天下之樂爲樂則江南僅僅西夏用兵而特幸此樂自快哉且帝豈但忘其舊京師喜少年天子帝闕之謂置我何地乎取燕此而況銳乎此舊好之必有是死而帝之樂有是樂也

丙戌三年春正月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爲都部署將兵伐契丹

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釁以取燕薊帝信之遣曹彬米信田重進潘美將兵分道伐之彬取涿州美取寰朔應雲州重進取蔚州先是諸將陛辭帝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宜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軍之速彬既次涿契丹耶律休哥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晝則以精銳設伏絕宋糧道彬居涿旬日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餉帝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潘美盡略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將聞美重進累捷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以輕兵來薄伺彬食則擊離伍單出者軍士自救不暇凡四日始至涿糧又將盡會契丹主自將大兵趨涿彬信復引退休哥躡之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帝聞召彬信還令重

進屯定州美還代州契丹耶律斜軫復陷蔚州美與斜軫戰于飛狐又敗斜軫乘勝入寰州兵勢甚盛美副將楊業欲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不可謂業曰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令諸軍責業避敵敢尚自愛耶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于此相援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陣于谷口業與斜軫戰大敗侁望西方烟塵蔽天謂業得勝欲分其功遂引兵而前美不能制及聞業敗即揮兵卻走業敗且戰且行至谷口望見

無人捫臂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被擒。業因太息曰、帝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爲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

於是契丹復陷雲應朔三城。三交故城在太原府城北、雄州即雄縣、寰今馬邑縣、朔應爲二州名、雲即雲中、俱大同府。白溝河在真定府高邑縣南、岐溝關在涿州西南、飛狐今大同府廣昌縣。

周德恭曰、楊業之死、所恨者、以寡敵衆、而爲姦臣所陷耳。夫以潘美爲主將、不能制一王侁、去晉任意、無如之何、獨不記業臨行之言乎。然則

潘美亦不能逭其責矣。

秋七月、貶曹彬爲右驍衛上將軍。以其違詔失律、罪也。米信以下貶官有差。田重進全軍不敗、詔爲馬步軍都虞候。

以張齊賢知代州。齊賢以言事忤旨、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

冬十二月、張齊賢敗契丹于代州。

契丹薄代州城、齊賢遣使期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于土鐙砦、掩擊、大破之。

戊子 端拱元年、春正月、親耕籍田。

二月、李昉罷。

昉和厚多恕、在位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以趙普爲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同平章事。

帝以蒙正新進、藉普舊德爲之表率。蒙正以正道自持、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同相位、普雅重之。

夏五月、作秘閣。

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而已矣。

以李繼捧爲定難軍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

李繼遷侵擾日甚、趙普議復請命繼捧鎮夏州、從之。

己丑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易州屬保定府。

秋八月、都巡檢使尹繼倫襲契丹耶律休哥于徐河
大敗之、徐河在保定府滿城縣境
時馬軍都虞候李繼隆知定州、朝廷聞契丹復至、
遣繼隆發兵護送糧餽、趙威虜、休哥帥精騎數萬
邀諸塗、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襲擊
休哥于徐河、休哥敗走、契丹爲之奪氣、自是不敢
大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
云、定州屬眞定府
庚寅 淳化元年春正月、趙普免、以疾力求致仕
夏四月、詔貸江州義門陳兢粟、九江州今九江府
綱鑑正史約 大 卷二十九 宋太宗 三三三
兢、陳宜都王叔明之後、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
人無閒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
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唐
僖宗及南唐時旌其門、開寶初免徭役、至兢子孫
益衆、嘗苦乏食、知州唐諫言于帝、詔本州每歲貸
粟二千石、
辛卯 二年夏四月、以寇準爲樞密副使、
初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
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
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及旱蝗、帝召羣臣問以得

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
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問以不平狀、準請召
二府至而言之、二府至、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
皆侮法受贓、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
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又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
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以準爲可大任、故有是命、
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
吉、
繼遷攻夏州、趙保忠乞師禦之、乃遣翟守素帥兵
往援、守素至、繼遷歸款、奉表謝罪、遂有是命、
綱鑑正史約 大 卷二十九 宋太宗 三三三
九月、呂蒙正罷、
度支判官宋沆伏閤奏疏、請立太子、詞意狂率、帝
怒貶沆、而沆乃蒙正妻族也、遂罷蒙正爲吏部尚
書、
以李沆參知政事、
沆嘗侍曲宴、帝目送之曰、風度端凝、眞貴人也、
冬十月、趙保忠叛降契丹、契丹封爲西平王、
女眞請伐契丹、不許、自是不復入貢、遂屬契丹
壬辰 三年夏六月、置常平倉于京師、後又置于諸州
秋七月、趙普卒、

帝聞之震悼謂近臣曰普能斷大事盡心國家眞社稷臣也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取書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普嘗謂帝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後謚忠獻封韓王

尹起莘曰普卒不具官削之也曷爲削之陳橋之事普實預謀其罪一也爲政而有恩得恩失之心其罪次也秦王廷美之獄普實尸之其

罪大也此所以特削其官以示貶歟

召終南隱士种放不至（終南山名在西安府城南）

放洛陽人沉默好學以講習爲業從學者衆詔使徵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遂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帝嘉其節命有司時加存問

癸巳四年春三月以何承矩爲河北屯田制置使

初承矩至雄州即建屯田之議會黃懋亦請於河北興水田乃以承矩爲使懋爲判官發河北諸州戍兵萬八千人給其役闢塘泊種稻民賴其利

夏五月以錢若水爲翰林學士

帝謂侍臣曰士之學古入官紆朱拖紫足爲榮矣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帝然之

六月寇準免（準與樞密張遜奏辨出知青州）

甲午五年春正月蜀盜李順陷成都以宦者王繼恩爲兩川招安使討之（報其嘗參位府之助也）

先是蜀人王小波作亂未幾死至是其黨李順陷成都以繼恩討平之中書欲除繼恩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於是以繼恩爲宣政使

趙保吉寇靈州以李繼隆爲河西都部署討之（靈州故城在寧夏衛城南）

三月李繼隆入夏州執趙保忠赴京師（帝釋之封宥罪侯）

夏四月置起居院

右諫議大夫張佖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爲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曆帝

嘉之，乃置院于禁中，命梁周翰等掌其事。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

秋七月，李繼遷遣使來貢。

繼遷獻馬謝罪，又遣弟延信入覲，言違叛事出保忠，帝召見慰諭之。

八月，以張詠知益州。⟨時降成都府為益州⟩

時李順餘黨寇掠，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先是城中屯兵，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

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既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九月，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進爵壽王。⟨元侃，帝第三子⟩

帝在位久，儲貳未立，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對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為開封尹，封壽王，以準參知政事。

冬十二月，以陳恕為鹽鐵使。

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帝深器之，親題柱曰：眞鹽鐵陳恕。恕每便殿奏事，帝或未察，至形詰讓，恕踧踖退至殿壁，俟帝意稍解，復進懇執前論，帝多從之。

乙未 至道元年，春正月，以錢若水同知樞密院事。

夏四月，呂蒙正罷。

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蒙正三以其人對。帝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臣不敢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同列悚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至是，罷相，判河南。⟨朔方，今陝西寧夏衛⟩

以呂端同平章事。

初，帝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為務。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帝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敢當。

開寶皇后宋氏崩，貶翰林學士王禹偁知滁州。

后崩，群臣不成服，王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坐謗訕，責知滁州。禹偁立朝敢言，以

直躬行道爲已任不爲流俗所容故屢見斥

秋八月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恒大赦

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尚書左丞李至吏部侍郎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丙申 二年春二月以太祖孫惟吉爲閬州觀察使惟吉魏王德昭長子○閬州今四川保寧府

秋七月寇準免

是歲郊祀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及不相知者即序進之廣州通判馮拯上疏極陳準擅權且條上除拜不平數事帝不懌及準入對帝語及拯事準力爭不已又拆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歎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知鄧州

丁酉 三年春正月分天下州軍爲十五路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荊湖南北兩浙福建川陝廣南東西凡十五路各置轉運使

三月帝崩太子恒即位

初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端議所立端知有變即給繼恩使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端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即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

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

夏四月以李至李沆參知政事

五月立郭氏爲皇后

六月錢若水請罷許之

初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又曰望復位目穿矣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至此蓋無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即欲移疾會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章再上乃罷爲集賢院學士若水入謝便

殿帝問近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對

帝曰此固朕所屬也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九終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

史官顧錫疇編纂　海陽黃[illegible]

真宗皇帝 名恒太宗子 在位二十五年

戊戌 咸平元年夏四月遣使按諸路逋負悉除之 除天下逋欠一千餘萬釋四千餘人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

冬十月呂端罷

端器量寬恕知人體帝深重之每見其入對書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瓌大宮庭陛峻特令梓人爲納陛焉至是以疾罷 卒謚正惠

以李沆同平章事

帝嘗問沆以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帝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

己亥 二年夏六月樞密使兼侍中曹公曹彬卒 謚武惠

彬疾帝臨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瑋材器可取皆其爲將然璨不如瑋及卒帝哭之慟

彬仁恕清愼能保功名守法度爲宋良將第一。

辛丑 四年春三月以呂蒙正同平章事。

以王旦參知政事。

夏四月以王欽若參知政事。

秋八月以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略使（涇原今陝西平凉府）

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鈔刼益甚乃遣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不可舍帝不能決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言棄之便輔臣伏以靈武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

保吉未死靈武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益戍兵帝曰此不惟人心動搖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也寢其奏（靈武即靈州在寧夏衛南永興今西安府）

富弼曰戍守之兵自古以客軍爲非便蓋不諳邊事之艱苦不識山川之險易守則不固戰則多敗其數雖多未若土兵少而精也眞宗不從齊賢之請得守邊之策矣

呂居仁曰靈州之議當以輔臣之言爲是而李沆楊億之言爲非綏州之議當以孫全照之言爲是而以洪湛之言爲非蓋綏州不可城靈州不可棄也故何亮上安邊書而後韓魏公深以亮之言爲然。

壬寅 五年春三月趙保吉陷靈州知州事裴濟死之

濟知靈州謀輯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保吉大集蕃部來攻濟被圍餉絕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焉保吉以州爲西平府居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

秋九月召种放爲左司諫直昭文館

放固讓不許明年請暫還山許之從[illegible]封西祀無不預祿賜既豐頗飾輿服置田長安爲市爭訟時議薄之杜鎬嘗因宴餞賦詩譏其山移文以譏之放不之愧。

癸卯 六年春二月以六谷酋長潘羅支爲朔方節度使

夏四月復以張詠知益州。

帝以詠前在蜀治政優異自永興徙知益州民聞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詠威惠並行政績益著下詔褒美且令巡撫使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

之憂矣。

六月，以寇準爲三司使，陳恕罷。

恕久領三司，帝嘗命恕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殿之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耳。恕薦準焉。恕精于吏理，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

秋九月，呂蒙正罷。

蒙正以疾力辭，封萊國公。宋三居相位者，蒙正、趙

普耳。

冬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

錫鯁介寡合，慕魏徵、李沆之爲人，居諫署，盡言不諱，封疏凡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以賣直耶？及卒，帝惻然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耶。

趙保吉陷西凉，潘羅支會蕃部擊敗之，保吉走死，子德明嗣。德明，保吉子，契丹封爲西平王。

甲辰 景德元年，夏六月，宥罪侯趙保忠卒。

秋七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李沆卒。諡文靖

時西北用兵，帝使殿延訪，或至旰食，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旦以爲不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于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於沆，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言居重位無補，

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沆性直諒，內行修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呂中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後之小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之所以誤國者，聚歛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之所爲小人者，自欽若、丁謂始。然欽若

請斷負釋繫囚訓請罷兵撫黨寇與君子之進
事何異惜其一入政府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
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姦者王旦李沆而
已

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

初士安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因
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
事臣所不如也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
狥國秉道疾邪故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
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

正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鎭之準既相守正
疾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士安每為申辯帝始不
疑

問九月契丹隆緖大舉入寇

冬十一月契丹進寇澶州（澶州今大名府開州）帝自將禦之

將邊書告急一日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
之問準準曰陛下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
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
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輦士
安力勸帝如準議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王
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請幸成都
帝以問準準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陛下
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
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奈
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勢深入
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

十二月帝渡河次澶州契丹請盟而退

帝發京師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準
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
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

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帝乃晨發至澶州
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
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
勝也都指揮使高瓊亦固請即麾衛士進輦帝遂
渡河遠近望見御蓋諸軍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
十里契丹氣奪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
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營留準居北城
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
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先是遼使來議和
遣閤門祗候曹利用報之至是利用還言契丹欲

得關南地。帝曰、歸地事極無名。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方厭兵、乃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勅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絹二十萬疋、銀十萬兩、成約而還。契丹遣其閤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自是南

北弭兵、寇準之力也。

陳瓘曰、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準之功不在於主親征之說、而在於當時畫策、欲百年無事之計。向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澶淵之悔、亦無靖康之禍矣。

乙巳二年、春正月、大赦。

以契丹講和、大赦、放河北諸州强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繇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

秋七月、增置制舉六科。

賢良方正三科等、久不行、至是增置爲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計。凡六科、詔中書門下試察其才、具名聞奏、臨軒親策之。

歸幣于契丹。

冬十一月、契丹遣使來聘。自是往來不絕。

丙午三年、春二月、罷寇準知陝州。

準爲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除官、堂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還、頗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曰、陛下敬準、爲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繇是帝顧準寖衰、出知陝州。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才、惜學術不

是耳、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大爲具以待詠、將別、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莫諭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未幾移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天雄軍今大名府）

以王旦同平章事、

冬十月、趙德明請降、詔以爲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未幾契丹封爲夏國王）

丁未四年、秋八月、權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計錄、

自乾德中、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於是利歸公上、而條禁文簿、漸爲精密、吏不得售其姦、太宗尤留意財用、淳化初、詔三司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至是謂權三司使、著會計錄以獻、謂機敏有智謀、憸狡過人、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謂一言判之、衆皆釋然、

周禮曰、丁謂之上會計錄、似乎盡職、而君心之驕實基於此、自是東封西祀、浸不能已、謂啓之也、

戊申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天書見于承天門、大赦、改元、

先是帝深以澶州城下之盟爲辱、居常怏怏不樂、王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然後可、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沉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乃乘間爲旦言、旦黽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圖洛書、果何事耶、鎬不測帝意、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意乃決、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及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帝謂羣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耀、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適皇城司奏左承天門有黃帛曳鴟尾、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封處隱隱有字、蓋

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皆稱賀。帝步至承天
門。遣二內臣升屋奉之以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
導至道場。授陳堯叟啓封。其書黃字三幅。詞類洪
範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淸
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盛以金匱。羣臣
入賀。大赦改元。欽若之計既行。陳堯叟丁謂等。皆
以經義附和。天下爭言祥瑞。獨龍圖待制孫奭言
于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三月。詔議封禪。以王旦兼封禪大禮使。
先是王旦等凡五上表請封禪。帝意未決。詔丁謂

問以經費。謂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以王旦爲大
禮使。王欽若等爲經度制置使。丁謂計度糧草。屆
而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旦曰。東封近。徵
以此探朝廷意耳。止當以微物輕之。乃於歲給三
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
之大慙。
呂中曰。李沆之言。至是驗矣。封禪之議。決于丁
謂大計有餘之一言。天書之降。成于欽若神道
設教之一語。雖以王旦之碩德重望。不敢異議。
寇準之入。亦以天書當時極言其非者。惟孫奭
一人而已

夏六月。得天書于泰山。羣臣上帝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作玉淸昭應宮以奉天書。
冬十月。帝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濟南府泰安州
十一月。帝過曲阜。謁孔子。加諡玄聖文宣王。
追封孔子廟配享從祀者。顏回爲兗國公。閔損曾
參。及漢儒左丘明以下爲郡公侯伯。
己酉二年。夏四月。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
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
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

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
爲治道言哉。不省。徐今徐州。兗今兗州府。無爲州屬廬州府
庚戌三年。冬十二月。夏州饑。
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王旦請勅有
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
朝廷有人。遂止。
辛亥四年。春二月。帝祀后土于汾陰。大赦。汾陰今平陽府滎河縣
初將祀汾陰。會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謂不
可者十事。且曰。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
五年卜征東謙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不息。

茂陵漢武帝陵，茂陵有司馬相如所著封禪書，武帝稱之

擬定封禪之議

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

時羣臣爭奏祥瑞，奭復上言，方今野鹿山瓣彰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陛下何爲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

三月，召陝州隱士魏野，不至。

壬子 五年，夏五月，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

逋性恬淡，不趨榮利，結廬西湖之孤山，帝聞其名，賜以粟帛，逋後爲墓于廬側，將死，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賜諡和靖先生。

秋九月，以王欽若、陳堯叟爲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

時天下乂安，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竟講墜典，大修宮宇，以林特有心計，使爲三司使，以幹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秘，時號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冬十月，帝言聖祖降于延恩殿。

十一月，以王旦兼玉清昭應宮使。

十二月，立德妃劉氏爲皇后。

后父通爲虎捷都指揮使，後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携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帝即位，自美人進位德妃，專寵後宮，郭氏崩，帝立之，翰林學士李迪言妃起于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欲得楊億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因請三代，丁謂曰，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焉，后性警敏，贍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繇是漸干外政。

甲寅 七年，夏六月，以寇準爲樞密使。

初準數短王旦于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繇是益賢旦，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拜謝，堂吏皆被罰，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樞密而已，準大慙，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城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

具道旦所以薦準者。準憮歎以為不可及。未幾、曹與二司
使林特忿爭罷、

丙辰 九年、春正月、以張旻為樞密副使、

先是旻為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為變、帝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令但擢旻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兵果無他、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眞宰相也。

秋九月、以陳彭年參知政事、

彭年初入翰林為學士、嘗謁王旦、旦辭不見、翼日

向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覽、曰、是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已而彭年附王欽若、丁謂朝廷典禮無不參預、詳練儀制、雖前世未有者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帝甚寵遇、及升內職、事務叢委、形神皆耗、至家人有不記其名者、性奸諂、時號九尾狐、

罷諸營建

時連歲旱蝗、李迪言、陛下土木之役過甚、蝗旱之災殆天意以警陛下也、帝然之、遂罷諸營造、未幾、得雨、青州飛蝗赴海死、積海岸百餘里、

丁巳 天禧元年、春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為

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己者、會有詔以曾為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傅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尋罷、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所讓觀使、雖拂帝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憚、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蹴踖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秋七月、王旦罷、

旦疾甚、引對滋福殿、力求避位、許之、帝問旦曰、卿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固問之、旦曰、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

八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帝久欲相欽若、王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為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

充成太尉玉淸昭應宮使王旦卒、

旦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賓客恒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毁、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毁人者、但師德後進、待我薄耳、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

而入者當如何也、張士遜轉運江西、見旦求教、旦曰、朝廷権利至矣、士遜遵其言、不求羨利、薛奎發運江淮、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眞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詔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爲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旦任事久、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至是疾篤、帝臨問、親調藥、并薯蕷粥賜之、遣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卒、帝痛悼不已、旦臨終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今諸子削髮披緇以斂、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

戊午 二年、秋八月、立子受益爲皇太子、更名禎、

初司寢李氏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帝私卜釵完當生男、釵殊不毁、帝喜、已而果生子、皇后攘爲己子、與楊淑妃同撫育之、至是立爲皇太子、

己未 三年、春三月、得天書于乾佑山、夏六月、王欽若有罪免、以寇準同平章事、

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爲天書、時寇準判永興軍、以聞、詔迎入禁中、中外咸議其詐、帝猶

信之、準繇是得召用、遂代王欽若爲相、準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爲上策、倘入見、即發乾佑天書之詐、斯爲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耳、準不懌、

張時泰曰、寇準號爲剛直、而亦藉天書以復進、正張詠所謂不學無術者也、是知寇公特申棖之剛耳、

秋八月、大會道釋于天安殿、凡萬三千八十六人、

庚申 四年、夏六月、寇準罷、

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密令楊億草表、

請太子監國且欲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丁謂
聞之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令準因太子
監國古制也何不可之有謂力辯準罷爲太子太
傅封萊國公尋以朱能妖妄事發貶知相州又貶
道州司馬準自罷相三黜皆非帝意歲餘帝問左
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咸莫敢對

秋七月以李迪丁謂同平章事

八月以王曾參知政事

冬十一月李迪丁謂罷翼日謂復留視事

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

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
爲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內出制
書置欄檻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
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謂罔上弄權臣願與謂俱
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左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
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
迪詈臣爾願復所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

鄆州今兗州府鄆城縣

詔太子參議朝政

詔自今軍國大事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太子開資
善堂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爲憂王
曾謂樞密副使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
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
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
納焉

壬戌 乾興元年春二月帝崩遺詔皇后權處分軍國事

太子禎即位尊皇后爲皇太后

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聽政丁謂欲擅
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內侍雷允恭密請太
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

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王
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
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王曾正色
立朝時倚爲重

夏四月貶寇準爲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爲衡州團練
副使 雷州府隸廣東 衡州府隸湖廣

帝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託丁謂懼準迪而太后憾
迪嘗諫立已遂誣以朋黨貶之初議竄逐王曾疑
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勿復言恐亦未免
耳曾嘗以第舍假準曾遂不復爭謂必欲令二人

死道中使齎勅就賜以錦囊貯劍揭于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惶恐不知所爲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授勅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莫乃罷竟卒雷州

六月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免

丁謂爲山陵使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謂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但恐下有水與石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貴橫人莫敢逆即改穿上穴乃白太后太

后命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謂言謂唯唯面已允恭入奏山陵使亦無異議從之既穿上穴土石相半繼之以水衆懼不能成功內侍毛昌達自陵還奏之詔遣王曾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并誅謂同平章事馮拯曰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遂止誅允恭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以拯爲山陵使

秋七月以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以[illegible]爲樞密使

曾方嚴持重言事當理帝嘗問曾曰凡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真宗封岱祠汾兩過洛陽皆幸蒙正第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川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繇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辦有聲真宗識其姓名于屏風將大任之不果而崩太后知真宗眷注遂擢居政府宗道嘗爲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真宗嘗書殿壁曰魯直及入中書太后問曰武后何如主宗道對曰唐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有小臣方

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

丁謂有罪貶崖州司戶參軍（謂以交通女妖妖蠱貶）

謂初逐準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前丁欲得天下好莫若召寇老不半歲謂亦貶人皆以爲報復之速謂貶崖州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之境上謂欲見準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俟謂行遠乃罷謂居崖州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寓西京嘗爲書自克責敘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致於洛守劉

嬋祈付其家、戒使者伺嬋會衆僚時趣之、嬋得詔
不敢私、即以上聞、太后與帝見之感惻、遂徙雷州
亦出於揣摩也、
冬十一月、錢惟演罷、
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權勢薰灼、因附之與為昏姻、
寇準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削去準
姓氏、云逆準不書、御史中丞蔡齊言于帝曰、寇準
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為姦黨所誣哉、帝
遽令磨去之、謂得罪、惟演將慮及己、因擠謂以自
解、馮拯以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

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以廢祖宗之法、請罷之、乃
以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府、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
史鞠詠上疏論之、太后遣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
猶顧望不行、詠語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
白麻庭毀之、惟演始亟去、
仁宗皇帝 名禎、真宗第六子、在位四十二年
癸亥 天聖元年、秋九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未幾免。
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眞姦邪也、
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惡
時人目為五鬼、姦邪險偽、誠如聖論、

甲子 二年、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
丁卯 五年、春正月、晏殊出知宣州、
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為諸州倡、
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
下事、殊深器之、薦為秘閣校理、
己巳 七年、春二月、參知政事魯宗道卒、諡肅簡
宗道輔政七年、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
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
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夏六月、玉淸昭應宮災、罷王曾知兗州、曾執法不阿、見忤太后、會

昭應宮災、曾以首相罷
秋八月、以夏竦為樞密副使、
竦明敏博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於進取、喜
交結、任數傾側、世以姦邪目之、
冬十一月、出秘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
時帝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于會慶殿、
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
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之、虧君
體、損主威、非所以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晏殊初薦
仲淹為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

將罷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謬辱公薦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遂不能答旣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爲河中府通判

壬申 明道元年春二月眞宗宸妃李氏卒

李氏實生帝太后旣取帝爲己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旣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

頃后獨立簾下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尙念劉氏耶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于洪福院夷簡又謂內侍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癸酉 二年春三月皇太后劉氏崩尊太妃楊氏爲皇太后亦始親政

帝始親政裁抑僥倖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劉太后愛帝如己出帝亦盡孝及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訐太后時事范仲淹上言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夏四月呂夷簡罷

帝與夷簡謀以夏竦等皆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爲然帝退以語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繇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

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閻文應詗之乃知事繇郭后于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

追尊母宸妃李氏爲皇太后

左右有爲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冬十月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十一月廢皇后郭氏諭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

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
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
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内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
且勸帝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
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
光武漢之明主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
乎帝意遂決夷簡勅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于是
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等十人詣垂拱殿伏
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黜廢帝使内侍諭道
輔至中書令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

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
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
事道輔及仲淹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
唐失德爲法耶夷簡不答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
平美事詔黜道輔等皆知遠州簽書河陽判官富
弼言朝廷一舉而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
聽

甲戌 景祐元年春正月置崇政殿說書

九月立曹氏爲皇后 彬孫

乙亥 二年春正月作邇英延義二閣

孫奭嘗上無逸圖帝命施于講讀閣至是又詔蔡
襄寫無逸篇于閣屏

二月育宗室允讓子宗實于宮中

宗實太宗之曾孫商王元份之孫江寧節度使允
讓之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撫鞠之生
四年矣

以王曾同平章事

后居瑤華宮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
答之辭甚悽惋帝亦悔焉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
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册方可文應懼后復立

屬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
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悼之追復后號
以禮斂葬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
嶺南死于道

丙子 三年夏五月貶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
靖館閣校勘尹洙歐陽修于外詔戒羣臣越職言事

初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上百官
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
公如此則私夷簡不悅仲淹又爲四論以獻大抵
譏切時弊夷簡訴其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

黨、仲淹對獄切、竊是落職知饒州、余靖言仲淹以
議刺大臣、重加譴謫、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
落職監筠州酒稅、尹洙言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
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苟免、斥監郢
州酒稅、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
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
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修貶夷陵
令、時朝廷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圖閣直
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餞之、或以誚質
質曰、希文賢者、得爲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

四賢一不肖詩、以美仲淹、靖、洙、修、而譏若訥、人士
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
以仲淹朋黨牓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饒州府名、隸江西、筠州今江西瑞州府、郢今承天府、夷陵州名、屬荊州府、俱隸湖廣

丁丑 四年、夏四月、呂夷簡王曾罷、

初夷簡事曾甚謹、曾力薦爲相、及曾復入中書、位
反居下、而夷簡任事久、多所專決、議論間有異同、
曾遂力求罷、時外傳夷簡納賂、曾因及之、帝以問
夷簡、夷簡乞置對、遂交論帝前、而曾語亦有失實
者、求去益力、夷簡亦乞罷、

戊寅 寶元元年、冬十月、趙元昊稱帝于夏州、[illegible]

十一月、沂公王曾卒、諡文正

曾性資端厚、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
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
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己、怨將誰歸、
仲淹服其言、曾初擧進士、發省禮部廷試皆第一
人、或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吃着不盡、曾曰、曾平生
志不在溫飽、

十二月、以夏竦爲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爲鄜延環
慶安撫使、鄜音膚、夏州、涇原今平凉府、秦今鞏昌府、秦鳳今漢中府鳳縣、鄜延今延安府、環慶今慶陽府、俱隸陝西

竦條上十策、一敎習強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
以爲藩籬、三詔唃廝囉父子幷力破賊、四度地形
險易遠近、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
人爲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
守、八併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
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運、朝廷
多采用之、時邊臣多議征討、反以竦爲怯、

己卯 二年、冬十一月、夏人寇保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
擊敗之、保安縣名、屬延安府

青初以善騎射爲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
皆克捷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
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鈐轄盧守懃使青擊走
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
渭州命圖形以進 渭州今平涼府
庚辰 康定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延州副總管劉平石元
孫戰没二年貶范雍知安州
以夏守贇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爲
都鈐轄
知諫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幷一今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主

守忠爲鈐轄與監軍無異昨用夏守贇已失人望
願罷守忠勿遣不聽
除越職言事之禁
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當嘉納之
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
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卽命安撫陝西琦
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友
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誅
國家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 永興今西安府
夏五月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大范老子指范雍

以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副之
夏守贇庸怯寡方略詔與王守忠俱還
秋八月以范仲淹兼知延州
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
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
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
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
禦賊敵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
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辛巳 慶曆元年春正月詔鄜延涇原會兵討李元昊不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主

果行
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使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
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
攻策執政以爲難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
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
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
西羌必由之地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
進城廢砦以漸制元昊帝從之琦亦奏乞督令鄜
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堅執不可琦復
上奏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可進討斷在不疑

朝廷終難之、

周德恭曰、范仲淹意在招納、韓琦意在用兵、以二說評之、仲淹招納之言、不爲非策、然以夏州事勢觀之、李氏累世跋扈、朝廷每存姑息、況元昊入寇、邊城淪沒、則其輕侮之心、必不能已、乃縱其倡獗、保境自守、喪師失地、閱歲無休、豈不失策之甚哉、

二月、元昊寇渭州、環慶副總管任福、與戰于好水川、（好水川在平京府鎮原縣）敗死、貶韓琦知秦州、仲淹知耀州、

元昊遣人至延州議和、范仲淹爲書諭元昊、令去

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琦至高平、元昊遣衆寇渭州、琦命任福將兵擊之、將行、琦令出敵之後、諸砦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則據險置伏、要其歸路、且曰、尚違節制、有功亦斬、福與敵遇戰于張家堡南、敵佯北、福等頗易之、進屯好水川、陷其伏中、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遂前格戰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福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于是夏兵四合、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福力戰而死、官軍大潰、奏至、帝震悼、爲之旰食、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徙知秦州、元昊答仲淹書、語多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朝議以仲淹不當擅通書、又不當擅焚之、奏下兩府共議、參知政事宋庠遽曰、仲淹可斬、樞密副使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蓋忠于朝廷也、何可深罪、帝悟、乃貶耀州、（高平川名在平京府鎮原縣 渭州屬西安府）

冬十月、分陝西爲四路、以韓琦、王沿、范仲淹、龐籍兼經略安撫招討使、

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各置使、時琦知秦州、沿知渭州、仲淹知慶州、籍知延州、詔分領之、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在邊、其子純祐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鉤深擿隱、得其材否、繇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

壬午 二年、春三月、契丹來求關南之地、夏四月、遣知制誥富弼報之、

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憂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關南故地帝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素不悅富弼因薦之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何遂以官爵賂爲遂往

秋七月富弼還復如契丹

弼至契丹見契丹主曰兩朝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

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備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耳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

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婚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嫁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且命受口傳之辭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辭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疾馳還都入見曰執政爲此欲致臣于死地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帝急召夷簡問之夷簡曰此誤爾弼語侵夷簡

遂易書以行。弼至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契丹
主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為
兄，豈有兄獻于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字。弼亦
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
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
愛南北，故屈己增幣，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而用兵，
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
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于
突厥，當時賂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
豈復有此禮哉。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

人議之。乃使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
字。弼至，入對，因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
勿許也。帝用樞密使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於是
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和好復定。（盧龍縣名屬永平府。樂壽今河間府獻縣。）（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

周德恭曰，昔盧杞之陷顏眞卿，讀史者無不為之
太息。若夫夷簡之事仁宗，首倡廢后之議，擢以
排斥忠良。今又欲陷鄭公，君子原情定罪，不當
竄夷簡于盧杞之下。

冬十一月，以韓琦、范仲淹為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

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諸羌來者推誠撫
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上謠曰，軍中有
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
破膽。天下稱為韓范。

以富弼為翰林學士，辭不拜。

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
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除翰
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
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安敢受賞乎。

癸未 三年春正月，元昊上書請和。（自稱男，上書更名曩霄，不稱臣。）

三月，以呂夷簡為司徒，同議軍國大事。（夷簡以疾罷相。）

以富弼為樞密副使，固辭不拜。

弼見帝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
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
忘修政。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
未可保，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
政殿學士。

召夏竦為樞密使。○以歐陽修、蔡襄知諫院，余靖為右
正言。

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

見逐羣邪、因目之曰黨人、于是朋黨之論起、及仲
淹日受眷注、修乃進朋黨論、以爲君子以同道爲
朋、小人以同利爲朋、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
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
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
盡而反相賊害、君子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
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
同心而共濟、故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
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
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 宋仁宗 四十

夏、四月、遣使如夏州、
許封冊元昊爲夏國王、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
元昊倚契丹、邀索無厭、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
韓琦力陳其不便、帝嘉納之、
以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以元昊請和故召還
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爲樞密使、
時諫官歐陽修等、交章論竦姦邪傾險、乃罷竦而
用衍、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以琦
等同時登用、而修襄等並爲諫官、竦既罷復奪之、
因大喜曰、此盛德事也、乃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
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詩出、其師
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仲淹亦謂琦曰、爲此
鬼怪輩壞事也、
呂夷簡罷、
先是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
言、廢直道、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智、柔而易制者、
升爲心腹、姦而可使者、保爲羽翼、是張禹不獨生
於漢、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書上、帝不之罪、夷簡
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恨聞此遲十年耳、至
是蔡襄復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並務受事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 宋仁宗 四十一

於門、貪尚權勢、病不知止、乃罷同議軍國大事、未
幾、以太尉致仕、
秋、八月、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
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乃開天章閣、引輔臣
入對、給以筆札、俾條陳其所欲爲者、仲淹退而上
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
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帝方信向仲
淹、悉用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
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
之不才者、使歷汰所部吏、于是小人始不悅矣、

以韓琦爲陝西宣撫使

琦條所宜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陝西、

冬十月、以張昷之王素等爲都轉運按察使

富弼范仲淹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昷之等首被茲選、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

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更定磨勘法

初太祖以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爲月限、考滿即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淳化中、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叁復序進之制、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贓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資、至是用范仲淹言、詔兩地臣僚、非有勳德善狀、不得非時進秩、京朝官磨勘年限內、有無勞績及舉者數、取旨、朝官須三年無私罪、而有監司及清望官五人爲保任、方遷員外郎、舉者數不足、增二年、遷郎中、少卿監亦如之、遷太卿監諫議、悉聽旨、其法始密于舊矣、

十一月、更定蔭子法

太祖初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事、特定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繇是奏薦之恩

寖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奏補入仕之路、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殺之、

甲申 四年春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從范仲淹之議也、三場先策次論次賦詩、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試十道、及[illegible]漸改、遂罷之

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謁孔子、

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初海陵人胡瑗爲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之禮、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

取其法者爲令式（海陵今揚州府泰興縣荆州府名隸浙江）

元昊復遣使來上表、

時韓琦又以爲今之策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因畫和守戰三策。

六月、以范仲淹爲陝西河東宣撫使、

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爲己任、與富弼同心輔政、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illegible]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四四

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先是石介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銜之、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又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懼、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

秋八月、以富弼爲河北宣撫使、（從弼請也、弼及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

許公呂夷簡卒、諡文靖

自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獨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幣、大爲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于外、時論少之、然所黜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故當國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

朱熹曰、當許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逮其晚節、知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擯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四五

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去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國家者遠矣、

九月、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

冬十二月、冊元昊爲夏國主、（傳九主至理宗寶慶三年、爲元所滅）

帝遣尚書員外郞張子奭充冊禮使、冊元昊爲夏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

一萬匹、茶三萬斤、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

乙酉五年、春、正月、罷杜衍范仲淹富弼、

仲淹弼既出宣撫、攻者益衆、衍獨左右之、羣小咸怨、衍婿蘇舜欽慷慨有大志、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衆不能容、時監進奏院、循前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壻、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遂黜益柔而除舜欽名、被黜者十餘人、皆

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得罪、衍遂不安、求去、不許、會諫官錢明逸論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知兗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衍清介有大節、其去也、君子惜之、

罷磨勘蔭子新法、

二月、罷樞密副使韓琦、

琦以杜衍范仲淹富弼罷去、上疏辨析、不報、琦乃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唯指爲朋黨、則可盡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爲陛下惜之、羣邪益忌、因傅致修罪、左遷知滁州

夏五月、以陳執中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冬十月、罷轉運兼按察使、

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弼、

滁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時介已死、宣徽南院使夏竦深怨石介譏己、因言介詐死、乃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馬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兗州訪介存亡、杜衍知兗州、以語官屬、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以闔族保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始獲免、遂罷弼安撫使、

丁亥七年、春、三月、以夏竦同平章事、尋改授樞密使、

竦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和則政事修、竦前

在開中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今不可使共事故改之

戊子八年春正月以文彥博同平章事

三月詔羣臣言時政闕失

帝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即坐以對時陳執中不學少文固辭不對宋庠亦請至中書合議條奏翰兩府歸而上之翰林學士張方平方鎖院草制夜半與所條對俱上言汰冗兵退剩員慎磨勘擇將帥四事帝覽奏稱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

者方平復上備邊恤刑二事又言古今治亂之變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內爲言官外爲按察多發人曖昧之事議論展轉緣飾沽激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爲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四體爲國立事者哉願陛下通上下之情惟審于聽受而已帝嘉納之

夏五月無雲而震夏竦免

殿中侍御史何郯論竦姦邪不可任樞密曾京師一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免之乃出知河南

己丑皇祐元年夏五月加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固辭不受

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于至

誠人人爲盡力山林川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籍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帝聞遣使褒勞加禮部侍郎弼曰此臣職也敢受賞乎

秋九月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廣源州在安南西）

辛卯三年夏六月詔州郡勿獻瑞物

知無爲軍茹孝標獻芝草帝曰朕以豐年爲瑞賢

臣爲實草木之異、曷足尚哉、免孝標罪、而戒州郡
勿復獻、（無爲軍今廬州府無爲州）
冬、十月、以張堯佐爲宣徽南院使、貶殿中侍御史裏
行唐介爲英州別駕、文彥博免、
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其伯父張堯佐驟除宣徽使、
唐介力爭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爲
首相、介遂劾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閹侍
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
而相富弼、帝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介徐讀
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

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繇妃嬪致
宰相、此何言也、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
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會
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遂貶介英州別駕、而罷彥
博知許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
之、繇是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眞御史者、必曰
唐子方、然彥博事之有無、卒莫能辨、（英州今韶州府英德縣）
壬辰　四年、夏、五月、以狄青爲樞密副使、
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
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
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繇是折節讀書、悉通秦
漢以來將帥兵法、至是、自知延州召拜副使、
資政殿大學士汝南公范仲淹卒、（謚文正）
秋、九月、以狄青爲荊湖宣撫使、督諸軍討儂智高、
冬、十月、以胡瑗爲國子監直講、
瑗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
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
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爲瑗弟子也、
時與孫復同爲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
然二人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

癸巳　五年、春、正月、狄青夜度崑崙關、大敗儂智高于邕
州、智高走大理、廣南平、（崑崙關在廣西南寧府即古邕州大理廣南府俱隸雲南）
青至賓州、按兵止營、令軍士休十日、賊覘者還言
軍未即進、青即整兵、夕次崑崙關、黎明、整大將旗
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
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大敗、智
高縱火燒城遁去、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
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寧失智高、
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後智高死于大理函首至京師○賓州屬柳州府）
甲午　至和元年、春、二月、以王德用爲樞密使、

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帝聞之遂拜樞密使

秋八月以劉沆同平章事

乙未 二年春三月改封孔子後世愿爲衍聖公

世愿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文宣公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諡不可加後嗣乃詔改封仍令世襲

夏四月以趙抃爲殿中侍御史

抃彈劾不避權倖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

吳充鞠真卿等皆以直言居外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也疏上悉得召還

六月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

帝嘗問置相于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彥博與弼同召及宣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之語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哉修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於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爲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玉津園 開封府城南）

以張昇爲御史中丞

昇指切時政無所畏避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耳帝爲感動

冬十二月修大塔河

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

發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士歐陽修三上疏力諫其不可行帝不聽

丙申 嘉祐元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彥博等宿衛禁中二月帝疾瘳

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趨行殿而罷翼日文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

洪、又與劉沆富弼謀啓醮于大慶殿、因留宿殿廬、
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耶、知開封府
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旦、有言禁卒
告都虞候欲爲亂、劉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
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
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
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及帝疾愈、彥博等還私第、時
京師業業、頼彥博弼持重、衆心乃安、已而沆白帝
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
帝乃解、

閏三月、以唐介知諫院、
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言于帝曰、介頃
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
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知諫院、時稱彥
博長者、
夏四月、河決六塔、流殿中丞李仲昌于英州、
周德恭曰、六塔之役、富鄭公是之、文忠公非之、
至是將四月矣、竟無成功、而徒損人夫國用者、
則二公識見、亦於是可占矣、
五月、罷知諫院范鎮、

初帝暴疾、文彥博請帝建儲、許之、會疾瘳而止、至
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曰、
方陛下不豫、海内皇皇、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
天下之大公也、真宗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
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賢者、優其
禮秩、而試以政事、俟有聖嗣、復遣還邸、鎮前後章
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
乃改鎮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
建儲事、文彥博富弼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
見聽、

秋八月、罷狄青判陳州、以韓琦爲樞密使、
青在樞府、每出入、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至壅馬
足不得行、翰林學士歐陽修言、青掌國機密、而得
軍情、非國家之利、知制誥劉敞出知揚州、陛辭亦
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然之、乃判
陳州、青慎密寡言、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
同甘苦、故人樂爲之死、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
像及告身十餘道、詣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
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遺之、

武襄

冬十二月、以包拯知開封府、
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以
其笑比黃河淸、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
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丁酉二年春二月、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擧、
時士子習尙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歐陽修知
貢擧、痛抑新體、榜出、澆薄之士候修晨朝、聚噪於
馬首、然文體自是少變、
秋八月、詔諸州置廣惠倉、
初天下沒入戶絶田、官自鬻之、至是韓琦請罷勿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
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
戊戌三年夏六月、文彥博罷、彥博[illegible] 罷封潞國公
以韓琦同平章事、
時羣臣皆以建儲爲言、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
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
繇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爲宗廟社
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
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
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
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
以包拯爲御史中丞、
拯言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
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
子者、爲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
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
之、
己亥四年冬十一月、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
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
初北海李之才受易于河南穆修、修受于种放、而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放受之陳摶、源流最遠、之才攝共城令、雍時居母
憂于蘇門山、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
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
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
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
業、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
象、雍繇是探賾索隱、妙悟神契、遂衍伏羲先天之
旨、著書十餘萬言、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居洛
中、雅敬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留守王拱辰
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復擧逸士、補潁川團練

推官皆迴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
庚子五年春正月罷二股河從都轉運使韓贄之言也役三千人幾月而成未幾
又併五股河淤之
夏四月置寬恤民力司
五月召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
安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攜其所撰以示
歐陽修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
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文彥博為相
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修薦為諫
官安石皆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于

朝召為羣牧判官改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
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
於是上萬言書大要以為今天下財力日困風俗
日壞患在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
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
天下之耳目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先是館閣之
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于世恨
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
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焉
呂祖謙曰王安石變法之蘊略見於此書特其

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
下核判矣
辛丑六年夏四月以司馬光知諫院
光以三劄子上其一論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明武
其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信賞必罰其三論養
兵之術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
謹微務實帝深納之
六月以王安石知制誥
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閤門
吏齎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于廁吏

置勅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及經
除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矣
秋八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
閏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王介蘇軾蘇轍皆在選中
以歐陽修參知政事
時韓琦為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
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
冬十月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固辭不拜宗實濮王允讓子
時羣臣以儲位未建為憂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
進陳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

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
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
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
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半
夜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
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
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遽曰朕有此意久矣誰可
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
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
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時宗實
綱鑑正史約八卷三十 宋仁宗 本
居父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
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
知曰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
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
當蓄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
壬寅 七年秋八月立宗實爲皇子賜名曙九月進封鉅
鹿郡公
宗實既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
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
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非面受旨不可明日
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
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聞之歎曰
王珪眞學士也詔下宗實復稱疾辭司馬光請帝
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遂受命將入宮
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
赴召行李蕭然唯書數廚而已中外相賀陰知其
有聖德云
癸卯 八年春三月帝崩鉅鹿公曙卽位尊皇后爲皇太
后
史臣曰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有司嘗請以
綱鑑正史約八卷三十 宋仁宗 李
玉清舊址爲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
何以是爲寢私常服浣濯帷帘衾禂多用絁絹
嘗中夜饑思燒羊戒勿宣索曰恐膳夫自此戕
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
活千餘人每論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敢
濫用刑乎
帝有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
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及聽政多援經義以決事中
外奏章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
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捡柅曹氏及左右臣

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立皇后高氏

秋七月帝疾瘳

初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嫌隙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琦又

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涕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終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一

史官顧錫疇編纂　新安徐[illegible]

英宗皇帝 名宗實更名曙濮安懿王允讓子在位四年

甲辰 治平元年夏五月太后還政于帝加韓琦尚書右僕射

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儀鸞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

秋八月內侍任守忠有罪竄蘄州

初仁宗未有儲嗣屬意于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語言妄誕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翼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槩不敢違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至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乙巳二年、春二月、罷三司使蔡襄、
帝自濮邸立爲皇子、聞近臣中有異議人疑爲襄、及即位、數問襄何如人、韓琦等爲救解、帝意不回、襄請罷、遂命出知杭州、
夏四月、詔議崇奉濮王典禮、
初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奏言禮不忘本、濮王所當尊禮、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光

獨奮筆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秦漢以來、旁支承統、或推尊父母爲帝后、皆取譏後世、況前代入繼者、當宮車晏駕後、援立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子、繼體承祧、負扆端冕、子孫萬世、皆先帝德也、臣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爲宜稱、於是珪即命吏具以光手稿爲案、上奏、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秋七月、富弼罷、
嘉祐中韓琦與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院議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弼頗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耶、或以咎

琦、琦曰、此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于衆、弼愈不懌、至是以足疾求解政、乃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
以文彥博爲樞密使、
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曰、暫煩卿西行、即召還矣、乃改判永興軍、遂召爲樞密使、

丙午三年春正月契丹復國號曰遼、

詔稱濮王爲親立園廟謫侍御史呂誨等于州縣、

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是章七上而不報遂劾歐陽修首開邪議韓琦等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亦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于立廟京師干紀亂統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疑中書然未即下詔也旣而太后手詔中書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

受尊號但稱親卽園立廟時論以爲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奏論不見聽用皆繳納御史勅告家居待罪於是誨等皆罷濮議亦寢、

程頤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爲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義矣、

冬十一月帝有疾十二月立子頊爲皇太子、

先是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卽召翰林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帝憑几言不可辨方平進筆帝乃書曰立大大王爲皇太子琦抗言曰必穎王也爲長而賢方平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

丁未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卽位、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二月立皇后向氏、

三月歐陽修罷、

修以議濮王典禮言者詆之不已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楊劉

駢儷修于是獨爲古文然力不足以變士習修嘗隨州得唐韓愈遺藁于廢書麓中讀而心慕之苦心探賾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亳州屬鳳陽府隨州屬德安府）

閏月以王安石知江寧府

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帝在潁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繇是想見其人及卽位召之安石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果病耶有所要邪曾公亮曰安

臣眞輔相材、必不欺罔、參知政事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郡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爲迂濶、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命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辭

及詔至、卽起視事、

秋九月、召王安石爲翰林學士、罷司空侍中韓琦、

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曾公亮因力薦安石、覬以間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爲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足、帝不答、琦識量英偉、臨事喜慍不見

於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所處矣、琦歎曰、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

以趙抃參知政事、

抃自知成都召知諫院、及入蘇、帝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治簡易、亦稱是乎、遂拜參知政事、

青澗守將种諤、襲虜夏監軍嵬名山、遂復綏州、西方

青澗○青澗縣名屬延安府綏州○州今延安府綏德州

冬十一月、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詔韓琦經略陝西、貶种諤于隨州、保安軍今延安府保安縣

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陝西宣撫趙卨言虜既殺王官、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又移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乃命琦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言者交論种諤乃貶之、

周德恭曰、綏州宋之故地、不幸陷於賊穴、在宋

之臣子所必取者、得而復棄、謂之何哉、向微韓琦排衆議而保全之、則當時之是非、無繇可考矣、

神宗皇帝上 名頊英宗太子在位十八年 家天下亡於此子

戊申 熙寧元年夏四月、詔王安石越次入對、

安石受命歷七月、始至京師、詔越次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帝曰、卿可謂責難于君、一日、帝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

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契誠能爲高
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
秋九月初封太祖曾孫從式爲安定郡王安定縣名屬[illegible]府
冬十一月郊
時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
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
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
職不當辭祿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
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
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

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
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
馬遷書之以見其不明耳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
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制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
遂不復辭
己酉二年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知政事
初弼自汝州入覲帝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
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當如天之鑒人善
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
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
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
係禍福不細帝默然欲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
是職時帝以災變減膳徹樂王安石言于帝曰災
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歎曰
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
姦人欲進邪說以搖帝心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
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帝欲用安石唐介言
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
吏事不可任耶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
闊若使爲政必多變更帝問侍讀孫固對曰安石

文行甚高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韓維其
人也帝不以爲然竟用安石嘗謂之曰人皆不知卿
謂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
經世務也帝曰卿所設施以何爲先安石對曰變
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命陳升之王安石領
其事
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
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今欲理財當修泉府之法
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恐帝不决意任之復

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敗
事則異論乘之而起臣謂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
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
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爲異論所惑帝乃立制置
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
利命升之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自眞州推
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多合遂定交因言于
帝曰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
卿及蘇轍並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
卿謀之又以章惇爲三司條例官會布檢正中書

五房公事凡有奏議朝臣以爲不便者布必上疏
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俾毋敢言
繇是安石信任布亞於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
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
新法頒行天下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置三司條
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且曰公宜恢張堯舜之道
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安石曰利以和義善用
之堯舜之道也時爭新法廟堂諸大臣議論多不
協安石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抃曰君言失矣皐
夔稷契之時何書可讀安石不應泉即泉州眞州今揚州儀眞縣

夏四月遣使察農田水利賦役于天下時遣八人程顥與焉
六月罷御史中丞呂誨
初王安石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
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入對學士司馬光
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
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
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
執偏見輕信姦回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
宰輔天下必受其禍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耶上
疏言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誤天下蒼生必斯

人也疏奏罷誨知鄧州誨既黜安石益横光繇是
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
秋七月行均輸法
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富商大賈乘公私
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
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預知在京倉
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
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
專行於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緡常供米三百萬
石時議者慮其爲擾多言非便帝不聽然均輸法

亦迄不能就、

八月、罷判國子監范純仁、

初純仁知諫院、奏言王安石捨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至是又言安石以富國强兵之術、啓迪帝心、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才、乞退安石以答中外之望、

留章不下、純仁求去不許、改判國子監、純仁求去愈確、安石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遂錄所上章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

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

初顥舉進士、調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鄉民社會、爲立科條、旌其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用薦改著作郎、至是呂公著薦爲御史、帝數召見、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廷中人曰、御史不知帝未食乎、顥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言育才爲先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晉城山西澤州

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

轍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八使于四方求遺利、

轍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出爲河南府推官、

九月、行青苗法、

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嬴、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詔曰可、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

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出納之際。吏緣爲
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
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鞭箠必用。州縣
之事煩矣。安石疑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
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乏。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
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其法與青苗法合。安石
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

以呂惠卿爲崇政殿說書。

王安石薦惠卿爲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
憸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惠卿所

爲也。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曰。江充李
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
曰。諂諛之士。于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
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光又言青苗之弊曰。
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
官督責之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強。
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
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爲
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他日又對
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
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
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
人共爲天下耶。

冬十月。富弼罷。

時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
求退。章疏十上。帝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
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
判亳州。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

十一月。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

初陳升之欲傅會王安石以固其位。安石引之爲
助。升之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
之既相。乃請罷制置三司條例司。錄是二人遂判。
安石乃薦絳共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
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安石恃以爲助。

頒農田水利約束。（凡得農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擾）

置諸路提舉官。（掌行青苗免役農田水利諸路凡四十一人）

十二月。以張載爲崇文院校書。尋辭歸。

載。長安人。少喜談兵。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仲淹
誚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之讀

中庸戴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
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與程顥程頤論
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
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善俗
為先呂公著薦戴有古學召見問治道對曰為政
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校書一日
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戴曰公與人為善則人
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未
幾移疾屏居南山下雲巖縣今省入延安府宜川縣

庚戌三年春二月河北安撫使韓琦請罷青苗法王安

石稱疾不朝詔諭起之

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
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
約乃令鄉戶及坊郭戶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
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絕相違戾陛下躬行節儉
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
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
眞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
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安
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帝終以琦
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趙
抃請俟安石出安石因求去詔呂惠卿諭旨安石
乃起持新法益堅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令曾布
疏駁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辨愈切且論安石妄引
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時文彥博亦以青苗之害
為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
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石
陰結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為助帝遣
使潛察府界俵錢事適命二人二人使還極言民
情深願無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

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固辭不拜

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與
呂惠卿辨論於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安石
曰光所言盡害政之事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
幟也及安石稱疾乃以光為樞密副使光辭曰陛
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
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陛
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
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蓋凡七上會安石復
起視事乃允光辭收還誥敕

解韓琦河北安撫使

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止領大名府路、王安石欲沮琦、即從之、

三月、始以策試進士、

初同知貢舉呂公著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咨訪治道、至是帝御集英殿試進士、遂專用策、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得擢第一、時直史館蘇軾謂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宰、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擬答進士策獻之、帝以示安石、

安石數請黜之、

夏、四月、趙抃罷、

安石持新法益堅、抃上疏言安石强辯自用、[illegible]去位、乃出知杭州、

以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

李定為秀州判官、孫覺薦之、召至京師、諫官李常見之曰、民謂青苗何如、定曰、民便之、常曰、舉朝方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安石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言新法不便者皆不聽、遂拜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言定不繇銓考、察紊法制、封還制書、執奏不已、並落職、天下謂之熙寧三舍人、（秀州今嘉興府）

罷監察御史裏行程顥

時新法行、中外皆以為非、帝令顥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愧屈、顥以言不行乞罷、許之、

秋、七月、出直史館蘇軾通判杭州、

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

銳、願鎮以安靜、待事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朕三言、朕當熟思之、又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為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其罪、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

九月、曾公亮罷、

公亮初疾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一切陰助所為、蘇軾嘗從容責其不能救正、變更公

亮曰帝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己於是聽其罷相

罷翰林學士司馬光

光求去帝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安石執政光忤其意如蘇軾輩者皆毁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冬十月貶秦鳳經略使李師中知舒州

先是建昌軍司理王韶詣闕上平戎三策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

恩信招撫沿邊諸種帝異其言召問方畧王安石以爲奇請以韶管幹秦鳳經畧司機宜文字韶請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師中以爲不便詔師中罷師事徙知舒州初師中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貴其先識 鄞縣名屬寧波府

翰林學士范鎮致仕

鎮上疏極言青苗之害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表謝畧曰願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心腹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

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兵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

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爲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縣長吏爭衡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立保甲法

其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以壯勇者亦附之内家貲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强盜殺人强姦畧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

以王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

行募役法

其法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

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僱值多少隨戶等均取僱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矣力者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爲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爲生乎此法卒行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

辛亥 四年春二月更定科舉法

帝深憫貢舉之弊遂議更法王安石曰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卽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不但如

明經墨義麤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第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

夏四月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

光在永興以言不用乞判西京留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鎭今陛下唯安石是信若臣罪與范鎭同卽乞依鎭例致仕若罪重於鎭或竄或誅所不敢逃

久之乃從其請光旣歸洛自是絕口不復論事

以鄧綰爲侍御史判司農寺

初綰通判寧州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數十以爲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願勿移以浮議而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極其佞諛䌛是安石力薦于帝遂驛召對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尋同知諫院時新法皆出司農曾布不能獨任其事安石欲藉綰以威衆故有是命寧州屬陜西慶陽府

五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

先是誨乞致仕上疏言臣本無宿疾偶値醫者用術乖方妹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跛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誨病亟手書屬司馬光爲墓銘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呼曰更有以見屬乎張目强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遂卒

罷知開封府韓維

維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帝以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帝言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畏也安石對曰爲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爲之張官置吏也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爲兵且省財費惟陛下獨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安石䌛此益惡維維以言不用力請外郡乃出知襄州今襄陽府

六月知蔡州歐陽修致仕

修以風節自持旣連被汚衊年六十即乞謝事及徙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王安石惡之修求歸益切叅知政事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師致仕

秋七月貶御史中丞楊繪知鄭州監察御史裏行劉摯監衡州鹽倉

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安石繪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修年六十有五而致仕富

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摯為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裏行始就職即陳率錢助役十害繪又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於是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璪取繪摯所論助役十害五難行之事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為曾布請為之既作十難且劾繪摯欺誕懷向背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詔貶繪知鄭州摯監衡州鹽倉璪亦落職

察訪使遍行諸路促成役書

秋八月以王雱為崇政殿說書

雱安石子也為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性甚敏未冠舉進士睥睨一世不能做小官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自用乃以雱所作策論天下事三十餘篇鏤板鬻于市遂傳達于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拜是職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為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

冬十月以鮮于侁為利州路轉運副使利州今屬[illegible]

侁為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使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

立太學生三舍法

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為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

壬子五年春正月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

三月行市易法

自王韶倡為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為與漢平準法同可以籠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次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為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為提舉

夏五月行保馬法

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官

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歲一閱其
肥瘠，死病者補償。

秋八月，貶唐坰爲潮州別駕。

坰以父任得官，嘗上書言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
異議如韓琦者數人，王安石尤喜之，薦使對，賜進
士出身，爲崇文校書，除太子中允，將用爲諫官，安
石疑其輕脫，將背己，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
院，非故事也。坰果怒安石易己，凡奏二十疏論時
事，皆留中不出。坰乃因百官起居日，叩陛請對，遂
召升殿。坰至御座前，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

近御座聽劄子。安石遲遲，坰訶曰：陛下前猶敢如
此，在外可知。安石竦然而進。坰大聲宣讀，凡六十
條，大抵言安石專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文彥博
馮京知而不敢詰，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廝僕，且讀
且目珪，珪慚懼俯首先除至詆安石爲李林甫、盧
杞，帝屢止之，坰慷慨自若，略不退。讀已，下殿再
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閤門糾其瀆亂朝儀，
貶潮州別駕。

頒方田均稅法。

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
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
額稅數爲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
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
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

癸丑 六年，夏六月，知南康軍周敦頤卒。南康府名，隸江西

敦頤，道州營道人，初因舅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
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
也。調南安司理，有因法當不死，轉運使王逵欲深
治之，敦頤力與辯，逵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
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因得釋。歷知南康

軍，卒。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通書四十篇，言約
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
者。爲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使二子顥、頤往受業，
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
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
聖學於程頤，未悟，因見敦頤，敦頤語與對榻夜談，
越三日還，程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既至
南康，即築室於蓮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營
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爲濂溪先生。道州屬湖廣永州府，營道縣名，今省，分寧今南昌府武寧縣，南安府名，與南昌俱隸江西，蓮花峰在南康府廬山下

秋九月初策武舉之士

收免行錢

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貧民浮販類有陪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祗應而禁中賣買百貨並下雜買場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至是行之

甲寅 七年春三月遼使人來議疆事遣太常少卿劉忱報之

遼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

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至禧歸帝面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即境上議之遂詔忱如遼遼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于代州境上詔韓琦富弼文彥博條代北事宜以聞琦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卹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釁端爲今計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興

之常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摅累朝之宿憤矣弼彥博亦皆有言大抵慮上以虜爲憂故深指時事云

大旱詔求直言夏四月權罷新法雨

時久旱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監安上門鄭俠乃繪所見爲圖發馬遞上之且云旱繇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翼日令

罷青苗免役等凡十八事民間讙呼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以俠所進圖示之外間始知所行之繇群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于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安上門汴京城門

王安石免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

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太后又曰安

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
之于外帝曰羣臣惟安石爲國家當事時帝弟岐
王顥在側進曰太后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怒
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爲之顥泣曰何至是耶
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
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
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罷相知江寧因薦
韓絳呂惠卿以自代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
護法善神

秋七月立手實法

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
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
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非用器食粟而輒隱
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於是民家尺椽
寸土檢括無遺民不聊生

乙卯八年春正月竄鄭俠于英州罷參知政事馮京放
秘閣校理王安國于田里 英州今韶州府英德縣

俠上疏論呂惠卿朋黨姦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
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
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與之暗合者各以其類復
爲書獻之惠卿奏爲謗訕遂編管俠于汀州京在
政府嘗與惠卿爭辯而王安石弟安國素與俠善
侍御史張琥承惠卿旨劾京與俠交通有迹帝
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
英州京與安國皆得罪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
秩滿至京師帝以安石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
如主安國曰三代以來未之有也帝曰但恨其才
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曰文帝專務以德化民當
內興于禮義幾置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

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
之大不能使人何也安國曰猛教苻堅以峻法殺
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
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
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曰恨知人不明聚
斂太急爾帝不悅繇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尋改秘
書校理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
惠卿故惠卿銜之 汀州府名屬福建

二月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

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驟
至執政惠卿既得志忌安石復用遂出安石私書

有勿令上知之語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
智韓絳顔進中書事多稽留不決數與惠卿爭論
遂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安石承命即
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惠卿尋罷

三月遼人復來議疆事遣知制誥沈括報之

劉忱等與蕭素會于大黃平三議不能決虜初指
蔚應朔三州分水嶺土壠爲界及忱與之行視無
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爲界凡山皆有分水處意
至時可以開取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
來致國書以忱等遷延爲言乃命韓縝代忱等與

遼使議縝與禧爭辯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
不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遣知制誥
沈括往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
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
餘里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
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
議不能屈譏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
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
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括
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厖人情向背爲

使契丹圖上之遼使者議不決帝問安石安石曰
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乃詔於分水嶺爲界東西失
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兵之端

周德恭曰仁宗之朝契丹求地當時富弼諸賢
僅克增其歲幣不勞寸兵卒成和好此固豺狼
無厭之求宜遏而不宜縱也迺惑安石姑以與
之之言棄東西七百餘里於邪幽薊之地未復
尚爲中華之恥矧以中華之地復割以賂夷狄
乎損今日之疆界爲異日之爭端然則小人之
禍不獨貽於一時而且貽於後世豈不深可惜

哉

夏六月王安石上三經新義詔頒于學官

王安石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遂頒于
學官以取士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
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注一切廢而不用焉

司徒侍中魏公韓琦卒

琦卒前一日大星殞州治櫪馬皆驚帝自爲碑文
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
令諡忠獻後追封魏王

冬十月呂惠卿有罪免

星見詔求直言罷手實法

帝以災異數見詔求直言語王安石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悅罷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緣拘鎮其勢安得不犯徒使嚚訟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手實法

丙辰九年秋八月罷鬻祠廟

司農鬻祠廟于民應天府宋閼伯微子廟皆在鬻中劉摯嘆曰一至於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爲朝廷言之耶方平矍然託摯爲奏曰閼伯遷商丘主祀炎火爲國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忠廟乃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實損國體欲望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震怒批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鬻 宋應天府今爲歸德府商丘即亳邑初封微子爲宋國

冬十月王安石免以王珪同平章事馮京知樞密院事 安石再相屢謝病求去帝益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

十二月詔宦者李憲節制秦鳳熙河諸軍 諸將皆受節制

丁巳十年秋七月河決澶州

河決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逾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

九月河南邵雍卒

雍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勝新法行吏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遺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何益程顥嘗與雍議論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及卒年六十七顥爲銘墓稱雍之學純一不雜汪洋浩大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著皇極經世書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傳于世元祐中賜謚康節

冬十一月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

軾自崇文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與諸生講學、每告以變化氣質之道、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召同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世稱橫渠先生、著正蒙西銘、行于世、程頤訂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己未 元豐二年、夏五月、以蔡確參知政事、

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薦、再調監察御史、因爲之用、知帝已厭安石、即論安石兼馬入

宣德門、與衛士競、以賈直攻知諫院、自諫院爲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叱罵、而確自以爲得計也、

冬十月、太皇太后曹氏崩、

帝事太后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下、知湖州蘇軾獄、貶爲黃州團練副使、

軾自徐徙湖、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中丞李定、御史舒亶、摘其語以爲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爲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逮赴臺獄、詔定等治之、定等媒孽以爲訕謗、將事鍛鍊、久之且多引名士、欲寘之死、太皇太后曹氏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帝曰、謹受教、軾遂得輕貶、弟轍亦坐救軾而貶、坐軾詩案黜罰者張方平、司馬

光而下凡二十二人、

辛酉 四年、春正月、馮京罷、

京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爲呂惠卿所傾、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才三人、王曾宋庠爲名宰相、京爲名執政、不愧科名云、

夏五月、夏人幽其主秉常、秋七月、詔李憲會陝西府東五路之師討之、

時五路諸將高遵裕等皆至靈州、衆潰引還、種諤不至、貶遵裕等官、樞密副使孫固言、兵法後期者斬、詔釋不誅、蔡確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爲涇原經略

安撫制置使、

壬戌五年、夏四月、以蒲宗孟為尚書左丞、

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嘆、宗孟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慙懼無以為容、

以曾鞏為中書舍人、

鞏能文章、為歐陽修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至是命為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

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未幾卒、呂公著嘗言於帝曰、鞏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

秋八月、給事中徐禧護兵城永樂、

初議伐夏、召鄜延副總管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以來耳、帝乃決意西伐、至是諤等不能如志、知延州沈括欲盡城橫山下瞰平夏、諤遂上其策于朝、帝遣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往鄜延議之、舜舉詣執政、王珪迎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

舜舉曰、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灑掃耳、豈可當將帥之任乎、聞者代珪發慚、

禧至鄜延、以為永樂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從之、

九月、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死、

自熙寧以來、用兵得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為之不食、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咎悔、無意于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葭蘆今葭州、吳保米脂皆縣名、義合在綏德州東、浮圖在綏德州西、塞門今塞縣、俱屬延安府

癸亥六年、春二月、夏人寇蘭州、貶李憲為熙河都總管、初憲復蘭州城之、至是夏人入寇、中丞劉摯言憲貪功生事、詔貶之

夏閏六月、司徒韓公富弼卒、

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訃聞、贈太尉、謚文忠、

冬十一月、太師文彥博致仕、

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彥博之在

河南也與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第置酒相
樂尚齒不尚官洛陽多名園古刹諸老鬚眉皓白
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
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狄兼謨故事
與焉

甲子 七年夏五月詔以孟軻配食孔子
冬十二月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英
宗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
借龍圖天章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繒帛及

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光遂與劉攽劉
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製
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衰病乞閒乃差判
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
書局自隨光於是徧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摘幽隱
校計毫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又
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又參考群
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歷十九年而成至
是上之詔以光為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

乙丑 八年春正月帝有疾三月詔立延安郡王傭為皇
太子賜名煦皇太后權同聽政○帝崩太子即位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太皇太后臨朝聽政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間保戶
馬事舒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參知政事蔡確患
求媚于太后以高遵裕太后從父坐西征失律抵
罪因言乞復遵裕官太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
百萬先帝因之驚悸馴致大故而遵裕得免刑誅
幸矣吾何敢顧私恩以違公議乎確悚慄而退太
后尋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保甲保馬方田市易
法

司馬光自洛入臨
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
為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為君實也及入臨
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
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
百姓光懼亟還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為政
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于是上封事者千
數
夏五月召程顥為宗正寺丞未至卒
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當時自愧不能以

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安石也。至是
卒、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道、遂
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
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
之。顥深有意經濟、方召用遽卒、士大夫識與不識
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以章惇知樞密院事、

以司馬光爲門下侍郎、

時天下引領拭目以觀新政、光上言新法之弊、而
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毅然爭之曰、先

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變。王安石、呂惠卿所建、非
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也。况太后以母
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

六月、賜楚州孝子徐積粟帛、

積事親孝、旦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
寒一裘、啜粟飲水、雖瑗遺以食、亦不受、後以近臣
薦授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爲君子。
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
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
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鄉人
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爲君子。聞者敬服、及卒
賜諡節孝、

秋七月、以呂公著爲尚書左丞、

公著知揚州、被召入對、上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
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既居政府、與
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
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歡呼鼓舞稱便、

冬十一月、復以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

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爲轉運使、誠非所宜、
然朝廷欲救京東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

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罷萊蕪利
國兩鐵冶、又奏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

卷三十一 終

史官顧錫疇編纂　武林汪槐

哲宗皇帝 名煦神宗第六子在位十五年

丙寅元祐元年春閏二月蔡確有罪免

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既而詔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敕其邊吏曰中

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章惇有罪免

罷青苗法

三月罷免役法

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皆如舊制詔詳定役法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歛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為奸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三代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軾又陳於政事堂以為役法可顧不可差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曰差役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虛心以延眾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光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初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

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顧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

夏四月召程頤為崇政殿說書

頤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召為崇政

殿說書。顧上劄子、言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
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
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
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
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
聖德、
王安石卒、
安石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
賢、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作辨姦論以刺之、謂
王衍盧杞合爲一人、性強忮、執意不回、然議論辯

高、能以辯博濟其說、故神宗排衆論力倚任之、反
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傅經義、出己意、辯論
輒數百言、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
足法、人言不足恤、於是不克令名以終、安石每聞
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
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
朱熹曰、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心正、行事
言語、亦無往不得其正、安石始學、蓋欲陵躒楊
韓、掩跡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
道、流入于邪、又自以爲是而穿鑿附會以文之、
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門也、
以呂公著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詔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
文彥博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
太后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
筵、恩禮甚隆、時年八十一矣、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
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
若所舉人違犯明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

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惟懼玷缺外聞、不待學官
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
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
登第日用以升甲、
命程頤等修定學制、
頤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
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
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道德之士、及置待
賓吏師齋、立觀光法、
六月、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蘇轍王覿劉摯歷數其奸故也

秋七月立十科舉士法

司馬光奏爲政得人則治然臯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乞設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讞凡十科舉士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詔從之

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河內公司馬光卒

時兩宮虛己以聽光爲政光亦欲以身狥社稷躬親庶政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太皇太后哭之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京師爲之罷市往弔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焉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光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爲民害者剗革略盡或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毅然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

以蘇軾爲翰林學士

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嘗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

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與之書曰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非是人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冬十一月以呂大防爲中書侍郎劉摯爲尚書右丞

丁卯二年春正月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

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學者至不誦正經惟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毋得專取王氏說又禁毋得引

秋八月罷崇政殿說書程頤
王氏字說

頤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不能平摘軾試館職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覿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相問知否曰不知曰人主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翼日呂公著等以頤

言問疾躁是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乃罷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公著獨當國羣賢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爲首而光庭等爲輔蜀黨以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衆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問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著君子無黨論以進

劉定之曰宋之將衰也其初亦分爲二黨熙豐作新法王安石爲魁元祐掊擊新法司馬光爲魁光之黨賢而安石之黨非賢及光沒而其黨又自分爲三譬於兵家朔黨自守之兵也洛黨應敵之兵也蜀黨侵鄰之兵也其不幾有在矣

罷右司諫賈易

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

公著言易言頗直惟詆大臣太甚不可處諫列耳乃止罷知懷州公著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呂大防劉摯私顧歎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

戊辰
三年夏四月以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國事

宋興以來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美其榮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去小人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

武協心同力卒死曹節之手張東之五王中興唐
室及武三思得志至於竄移淪沒此皆前世已然
之禍也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
乎公著得書默然
以呂大防范純仁爲 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
郎
大防朴厚惷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
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復盡心委之故
元祐之治比隆嘉祐
冬閏十二月司公范鎭卒 謚忠文

鎭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義色和而
語壯雖在萬乘前無所屈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
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天下稱之曰
范景仁司馬君實不敢有所軒輊
己巳 四年春二月東平 公呂公著卒 謚正獻
公自少講學以治心養性爲本量宏而學粹見士
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
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爲善至所
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
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

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其敬服如此
夏四月分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罷明法科
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
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即除司
法叙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
兩科罷試律義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
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
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
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
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能知

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
非所以育人才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
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
五月安置蔡確於新州 今肇慶府新興縣
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
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以爲皆涉
譏訕於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文彥博欲貶
確嶺嶠范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
來荊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人言於太
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

不明之道、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遂貶確安置新州。安州今德安府、車蓋亭在府西北、漢陽軍即今漢陽府、嶺嶠今廣東以地有五嶺故名

庚午 五年、春二月、文彥博致仕、

先是遼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辛未 六年春二月、以蘇轍爲尚書右丞、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

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搖在位、呂大防、范純仁患之、欲稍引用其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蘇轍上疏曰、先帝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今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欣慰、前者用事之臣、不加斥逐、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此輩若返、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所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爲流俗所惑、疏入、太后曰、轍言極中理、調停之說遂已、

巖叟亦言於帝曰、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説告陛下者、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宮深然之、

夏五月、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

壬申 七年夏四月、立皇后孟氏、

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惟此人當之耳、

癸酉 八年秋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

初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之、又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呼左右賜社飯、因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

冬十月、帝始親政、 如此皇帝負祖宗負宮子孫使天下論與史乃惡於吾恨不得手刃之

翰林學士范祖禹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乃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爲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己草、疏入不報、

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時羣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太后保祐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

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帝不納、

復章惇呂惠卿官、

初侍御史楊畏上疏、乞紹述先政、呂大防稱畏敢言、且先嘗約畏助己、超遷畏爲禮部侍郎、至是畏首叛大防、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早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詢以故臣孰可召用、畏即疏章惇呂惠卿等行義、各加品題、帝深納之、遂復惇惠卿官、

甲戌 紹聖元年、春三月、呂大防罷、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逆探時意、首劾大防、大防求去、從之、

策進士、罷門下侍郎蘇轍、

廷試進士、中書侍郎李清臣發策、其意欲紬元祐之政、蘇轍上章辨論、帝大怒、范純仁從容解之、帝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竟落轍職、出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

夏四月、罷翰林學士范祖禹、

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

乞郡、乃知陝州、

以章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

惇之被名也、過刋陳瓘、瓘從衆道謁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天子待公爲政、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悅、帝既相惇、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然羣邪間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

日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
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其知出於我耶
召蔡京爲戶部尚書以林希爲中書舍人
希赴成都過闕惇欲使典書詰逞毒於元祐諸臣
且許以爲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
臣貶黜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
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
於地曰壞名節矣
復免役法
以蔡卞爲國史修撰

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
之過以明先帝之聖蔡卞安石壻也上疏言實錄
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從之以卞兼
同修國史卞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日錄
文飾姦僞改落事實盡改正史
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罷制舉置宏詞科
六月以曾布同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
轍梁燾等官
時臺諫黃履張商英等交章論光等變更先朝之
法叛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斲棺暴屍
帝問尚書左右丞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
乃止
復免行錢
冬十二月重修神宗實錄成安置范祖禹等於遠州 祖禹等坐詆誣降官
乙亥 二年春三月復保甲法
冬十月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
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成安民論京姦足以惑衆
辯足以飾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陛下不可不早

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時京之姦
始萌人多未測而安民首發之復論章惇顓國植
黨乞抑其權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章聞
奈何以言語自任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
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游說耶惇益怨安民遂貶
丙子 三年秋九月廢皇后孟氏 時劉婕妤恃寵與后有隙未幾后養母燕氏爲后禱祠事聞章惇陰與婕妤內侍郝隨誣后廢之
丁丑 四年春二月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
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於嶺南貶韓維
等三十人官大防道卒

時純仁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爲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每在道覆舟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

閏月以許將爲中書侍郎

時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夏五月潞公文彥博卒

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立朝端重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之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卒年九十二追復太師謚忠烈

復立市易法

冬十一月編管程頤于涪州 頤時放歸田里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illegible]削籍貶涪 涪州屬四川重慶府

戊寅 元符元年春三月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不果行

字志完

惇卞恐元祐舊臣復起結內侍郝隨爲助謀廢宣仁嘗欲危帝之事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人皇太后聞之號泣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帝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事得寢

己卯 二年秋八月子茂生九月立賢妃劉氏爲皇后寘右正言鄒浩于新州

妃多材藝有盛寵既搆廢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

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鄒浩嘗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眞宗立劉德妃也浩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耶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於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初陽翟田晝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及劉后立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晝迎諸途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

疾不汨五日死矣豈徧嶺南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賜我厚矣又有曾誕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候朝廷過舉乃言為不知幾云

子茂卒

庚辰三年春正月帝崩端王佶即位太后權同聽政王[illegible]

神宗第十子太后神宗后向氏也

尊皇后劉氏為元符皇后

二月立皇后王氏

以韓忠彥為門下侍郎

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

夏四月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於內郡

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

蔡卞有罪免

卞專托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前後黜臣姦然猶在其術中論者以為京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侍御史龔夬等論卞罪浮于京免之

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從韓忠彥之言也

秋七月太后罷聽政○九月章惇有罪免尋放潭州

冬十月蔡京有罪免

以韓忠彥曾布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布初附會惇凡惇所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惇異及帝即位欲意圖治延進忠鯁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以杜惇卞復起之

萌數月以來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惇卞縱未至蔡京居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

徽宗皇帝名佶神宗第十一子在位二十六年

辛巳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高平公范純仁卒謚忠宣

遺表勸帝絕朋黨察邪正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謗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

己怨己之心怨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

皇太后向民乎

二月貶章惇為雷州司戶參軍

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為彊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卒睦州今浙江嚴州府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

伯雨初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

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勸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

夏六月罷尚書右丞范純禮

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於帝曰遡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豈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挾此藉口以元豐為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為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布憚之罷知潁昌府今開封府許州

冬十月罷權給事中陳瓘

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及權給事中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

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且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移時至箕踞詬詈瓘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宿出瓘知泰州屬揚州府

十一月復召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

京始奪職居杭州供奉官童貫順旨得幸請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月餘京與之遊不舍晝夜貫附語言論奏于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會韓忠彥

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故有是命（三史今從州謝徵常）

州

以鄧洵武爲給事中兼侍讀

洵武爲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爲能繼父志陛下爲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別爲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

各爲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惟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遹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安敢與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相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帝決意相京矣

（壬午）崇寧元年春三月命宦者童貫製御器于蘇杭州

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籐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于民民力重困

夏五月罷韓忠彥知大名府

忠彥爲相召還流人進用忠讜陳瓘鄒浩常安民等皆居臺諫翕然稱爲得人然與曾布不協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附布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才遂罷知大名府

復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吳材王能甫等復舉元祐黨籍以排折善賢故追貶之）

詔籍元祐元符黨人（蘇軾范純仁劉奉世等五十餘人不得與在京差遣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無得官京師）

閏六月曾布罷

布與蔡京素有隙會布擬婿父陳祐甫爲戶部侍郎京言布私其所親布怒爭辯久之聲色俱厲溫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遂出知潤州

秋七月以蔡京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焚元祐法置講議司于都省（所行罷之）

京自爲提舉講議凡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爲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爲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

尹收無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
法制屢變無當矣
八月復紹聖役法
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
時蔡京籍元祐及元符末宰執司馬光等待制以
上官蘇軾等餘官程頤等武臣王獻可等内臣張
士良等凡百二十人爲姦黨請帝書之遂刻石于
端禮門
冬十月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彦等官竄陳瓘
等于遠州

時宦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間會
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復后爲非于是詔罷元祐
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并治元符末議復后者
韓忠彦等貶之 昌州今重慶府榮昌縣
以蔡卞知樞密院事
癸未 二年春正月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以
蔡京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二月尊元符皇
后劉氏爲皇太后
夏四月除故直秘閣程頤名
言者希蔡京意論其學術頗僻素行譎誕專以詭
異聾瞽愚俗乃追毀頤出身文字范致虛又言頤
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
下河南盡逐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
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詔童貫監洮西軍六月貫及安撫王厚復湟州
秋九月令州縣立黨人碑
蔡京又自書姦黨爲大碑頒於郡縣令監司長吏
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固
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内稱其正直
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
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末恐得罪後

世聞者愧之
甲申 三年夏六月圖熙寧元豐功臣于顯謨閣
以王安石配享孔子
置書畫算學○秋七月復行方田法
乙酉 四年春正月蔡卞罷
以童貫爲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
冬十一月以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
先是蘇州人有朱冲者及其子勔俱給事蔡京所
京寵其父子名姓于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

意花石京諷勔密取浙中珍異以進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州命勔總其事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卽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使護視之微不謹卽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又篙工舵師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路以目

丙戌 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長竟天

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復謫者仕籍

帝以星變避殿損膳中書侍郎劉逵請帝碎元祐黨人碑帝從之夜半遣黃門毀石刻翼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

二月蔡京有罪免

京懷姦植黨托紹述之名紛更法制貶斥群賢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因覩帑藏盈溢倡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及彗星見帝悟其奸凡所建置一切罷之免爲太一宮使

丁亥 大觀元年春正月以蔡京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蔡京令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說復用之

三月立八行取士科

八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凡有此八行者卽免試補太學上舍

秋九月故直秘閣程頤卒

頤學本于誠誨人不倦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而謝良佐游酢呂大臨楊時成德尤著程門號四先生

戊子 二年秋九月皇后王氏崩

己丑 三年春三月謫右正言陳禾監信州酒稅（信州今廣信府）

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禾上疏劾之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翼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遂謫

夏六月蔡京有罪免
時有郭天信者以方伎得親幸深以京爲非每奏
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嘗白日中有黑子帝爲之恐
後屢白不已帝始疑京故罷
庚寅 四年冬十月立貴妃鄭氏爲皇后
辛卯 政和元年秋九月遣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及童貫
使遼
時童貫復洮州遂謂遼亦可圖請使遼以覘之所
有是命
冬十月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爲秘書丞賜姓趙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二 宋徽宗 二十九

燕人馬植仕遼行汚不齒於人童貫使至盧溝植
謁見自言有滅燕之策貫載與俱歸易姓名曰趙
良嗣薦諸朝植獻策曰女眞恨遼人切骨而天祚
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眞與之相
約攻遼其國可圖也圖燕之議始此 盧溝河名在順天府西南
登萊二州俱府名屬山東
壬辰 二年夏五月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
癸巳 三年春二月太后劉氏自殺
帝以哲宗故曲加恩禮於后而后頗干預外事且
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已爲左右所
逼即簾鉤自縊死
秋九月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
先生
冬十一月祀天于圜丘以天神降詔百官
帝南郊執大圭以道士百人執威儀前導蔡攸爲
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
臺重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
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帝又曰見人物否
攸即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蓋相繼而出雲
間眉目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即其地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二 宋徽宗 三十

建道宮名曰迎眞作天眞降臨示現記由是益信
神仙之事矣
甲午 四年秋八月新作延福宮成 宮在大內北拱辰門外
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等五人諷以
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
五人分任工役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其間殿閣
亭臺相望鑿池爲海疏泉爲湖鶴莊鹿砦文禽奇
獸者櫃蹄尾動以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怪石
巖壑幽勝宛若天成其後又有村居野店酒肆青
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

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故國號金取其不變不壞也

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群飲、至上元後乃罷、

冬十月、女真阿骨打叛遼、遼遣將伐之、遼軍大敗、

十二月、以童貫爲陝西經略使、尋以貫領六路邊事

乙未 五年、春、正月、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

二月、立定王桓爲皇太子、

秋九月、金取遼黃龍府、在遼東三萬衛西門外

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渡、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遂克黃龍府、

丙申 六年、春、正月、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

帝訪方士於左階道籙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即召見、靈素言天有九霄、而神霄爲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於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皆有名、而巳、即仙卿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爲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賜號通真達靈先生、

二月、作上清寶籙宮成、

初帝未得嗣子、道士劉混康建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尚加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益信道教、及聞林靈素之言、復于景龍門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事、

夏四月、詔蔡京三日一朝、總治三省事、

丁酉 七年、春、二月、帝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

自是每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

夏四月、道籙院上章、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

先是、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於是群臣及道籙院上表冊之、

冬十一月、命蔡京五日一赴都堂治事、

十二月、帝言天神降于坤寧殿、

帝感於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造青華帝君正書臨壇、及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事、托天神臨降、造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惑世欺衆、尋加靈素

號通眞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冲妙先生、藏
中大夫、出入訶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
兩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以童貫領樞密院事、
內侍自古無賜坐者、時貫加開府儀同三司、領樞
密院、每春秋大燕、則坐于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
班進呈畢、卽自屛後入內、復易窄衫、與群閹爲伍、
出則爲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爲近侍、執使令之
役、古所未有也、
戊戌 重和元年、春三月、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

夾攻遼 通金好自此始
己亥 宣和元年、秋九月、幸蔡京第、
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京第、命坐傳觴、略用家人
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
挽留而不却、蓋實事也、
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
攸有寵于帝、與少宰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攸嘗言
于帝曰、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幾、
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遂數微行、因令苑囿皆
倣浙江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
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靜夜、禽
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知其不祥
之兆焉、
冬十一月、召楊時爲秘書郎、
時、南劍將樂人、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
絶學于河洛、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于穎昌、相得
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
事頤于洛、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
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知瀏陽、餘杭、蕭山、
三縣、皆有惠政、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號曰龜

山先生、蔡京客張觷言于京曰、宗社危在旦夕、宜
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京問其人、
觷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
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有是命、南劍今福建延平府將樂縣名 瀏陽縣名屬長沙府餘杭縣屬杭州府 蕭山縣屬紹興府縣山在錢縣北
庚子 二年、春正月、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
靈素與道士王允誠相軋、毒殺允誠、益肆橫恣、道
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于帝、帝怒、斥還故里、
尋死、
二月、遣趙良嗣使金、議攻遼以

夏五月、金侵遼上京留守耶律撻不野以城降
六月詔蔡京致仕、
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胗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卽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耶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閱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

秋八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
先是金主以手札付趙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勃堇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云遠承示書致罰於遼當如來約歲幣之數同于遼
冬十月睦州人方臘作亂
臘世居縣堨村託左道以惑衆時吳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爲名旬日衆至數萬人遂陷睦歙杭衢等州詔以童貫爲浙江宣撫使帥師討之童貫承詔罷花石綱然方臘破之執臘以歸 歙縣名屬徽州府衢州府名隸浙江

辛丑三年春二月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知海州張叔夜擊降之
宋江起爲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帝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逕趨海濱劫鉅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海州屬淮安府
秋七月黑眚見於禁中

物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出若列屋摧倒之聲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或變人形或爲驢多在掖庭及內殿習以爲常人亦不大怖
九月詔宦者李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
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爲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
壬寅四年春正月金克遼中京遼主走雲中

三月、金克遼西京、

詔童貫蔡攸等勒兵巡邊以應金、

朝廷既與金人約夾攻遼以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少師鄭居中力陳不可、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貫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少傅王黼獨言曰、今不取燕雲、女眞卽强、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決意治兵、乃以貫爲樞密使、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

夏五月、童貫進兵擊遼、敗績、退保雄州、詔班師、

遼使來言曰、女眞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

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恤鄰、古人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都統制种師道諫、許之和、不納、

秋七月、詔童貫蔡攸再舉伐遼、

九月、除朝散郎宋昭名、

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爲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黼大惡之、除昭名編管海州、

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涿州屬順天府易州屬保定府

冬十一月、金人來議燕地、十二月、遣趙良嗣復如金、求營平灤三州、營今昌黎縣平州卽永平府與灤州俱屬永平府

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營平灤三州、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使蒲家奴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辨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使李靖偕來、止許山前六州、帝復遣良嗣送之、且求營平灤三州、景州屬河間府檀州今順天府密雲縣

金克遼燕京、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遣使如金約夾攻遼金兵至闕遼人不戰而潰

癸卯五年、金太宗完顏晟乞買天會元年春正月、金遣使來、趙良嗣復如金、

良嗣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欲平灤等州、則并燕京不與、因以答書先示良嗣、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粘沒喝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若不早見與、請速追涿易之師、無留我疆、於是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靖旣入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帝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仍命

良嗣與靖偕使、

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燕山今順天府）

朝廷以金人將歸燕、命帥臣守之、詔藥師入朝、召對于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言臣在虜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

三月、遣使如金、

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耶、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良

嗣還奏、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再往、許以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金主大喜、遂使銀术可等持誓書來、以燕京及六州地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詔童貫蔡攸班師、

夏五月、以楊時爲邇英殿說書、

時入對、言于帝曰、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于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趣于中而已、帝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

六月、金張瑴以平州來歸、

初遼興軍節度副使張瑴以平州歸金、金命瑴仍知平州、至是金驅遼宰相左企弓等、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過平州、言于瑴曰、左企弓不謀守燕、使吾民如是、公今臨鉅鎮、擁强兵

盡忠于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瑴遂召集諸將領、議殺企弓等、諭燕人復業、遣使來請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懽、後不可悔、不聽、詔建平州爲泰寧軍、以瑴爲節度使、金聞瑴叛、遣斡離不襲平州、瑴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金人以納叛來責、遂欲以兵攻燕、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縊殺之、函其首、併瑴二子送于金、郭藥師曰、金人欲瑴則與、若來索藥師、亦將與之乎、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藉此興師矣、（平州今永平府）

秋七月童貫致仕以內侍譚稹爲兩河燕山路宣撫使

甲辰六年春三月金人來索糧不與
金遣使請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二十萬石豈易致耶良嗣口許豈足憑也遂不與金人由是大怒

秋八月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

冬十一月王黼有罪免

乙巳七年春正月遼延禧如黨項二月至應州金將婁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一 宋徽宗 四十一
室獲之以歸遼亡

遼耶律大石稱帝于起兒漫

夏六月封宦者童貫爲廣陽郡王宦者封王始此

前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卒
安世爲章惇蔡卞蔡京所忌連貶竄極遠惡地無不歷之至是卒安世少從學于司馬光平居坐不傾倚書不草率不好聲色貨利忠孝正直皆取則于光除諫官在職累年正色立朝其面折廷諍或逢盛怒則執簡却立俟威少霽復前抗辭旁列者見之蓄縮聳汗年既老群賢凋喪略盡巋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常趨走前後者使持書啗以即大用默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還其書不答蘇軾嘗許死節人物曰器之真鐵漢

秋九月有孤升御榻而坐

冬十月金將粘沒喝斡離不分道入寇

十二月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
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雲中諸州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南下驚懼不知所爲欲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徽宗 四十二
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太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枝梧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願少留共圖報國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爲遂去粘沒喝遂陷朔代二州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
金斡離不入檀薊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金盡陷燕山州縣
初郭藥師專制一路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

貫至藥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爲太尉與我等耳此禮何爲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觀師至于迥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揮旗一揮俄傾四山鐵騎燿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歸爲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至是金兵南下藥師帥所部兵以降斡離不復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爲鄉導懸軍深入矣

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

以皇太子爲開封牧 帝以金師日迫意欲內禪避兵東幸故有是命

以吳敏爲門下侍郎

時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翼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請假皇太子位號使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

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

帝以李綱爲兵部侍郎

時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帝嘉納之

立皇后朱氏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蔡京等六人

時天下皆知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爲帝明言之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聚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遼金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帝嘉納之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終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三

史官顧錫疇編纂　錢塘徐[illegible]

欽宗皇帝名桓、徽宗子、在位二年

丙午靖康元年、春、正月、梁方平之師潰于黎陽、金人遂渡河、

金斡離不陷相濬二州、時方平帥禁旅屯于黎陽、河北金將趙古補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取小舟以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相今彰德府、濬今濬縣、名俱屬大名府

貶王黼于永州、賜李彥死、並籍其家、放朱勔歸田里、黼至雍丘、盜殺之、永州府名、隸湖廣、雍丘今開封府杞縣

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

帝聞斡離不濟河、下詔親征、遣蔡攸宇文粹中、奉上皇東行以避敵、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兼親征行營使、京師戒嚴、

宰執議請帝暫幸襄鄧以避敵鋒、行營參謀李綱以為不可、帝問誰可將者、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俾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為帝力陳不可出幸之意、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疏虞、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宗、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捷馬來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

遣使督諸道兵入援、○金斡離不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之、金人來議和、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帛與之、遣康王構及少宰張邦昌往為質、

斡離不軍圍汴城、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乃退、遣使來議和、帝召羣臣議之、李邦彥主割地請和、李綱以為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梲、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梲怯懦誤國事也、不聽、命梲使

金軍幹離不謂之曰今若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緞百萬匹尊金帝爲伯父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爲質送大軍過河乃退也梲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中王汭等偕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也梲至邦彥勸帝從之帝括借都城金銀及娼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十萬兩搜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帛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于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

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然綱不能奪及退則誓書已成一依其言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爲質以求成

种師道帥師入援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

師道帥師入援見帝言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師道入朝金使王汭在廷頗倨見師道拜甚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使彼惰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

二月都統制姚平仲將兵夜襲金營不克而遁

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深入重地猶虎豹

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不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縱其北歸半渡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然之約日舉事姚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請速戰綱主其議平仲遂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金候吏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亡去金師復圍汴城李綱帥諸將出救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卻之

罷李綱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詔以綱爲尚書右丞京城防禦使

金斡離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爲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汭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罪耳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等及都民數萬人上書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等動爲身謀不恤國計恐其成功因緣沮敗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爲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李邦彥等撾壞登聞鼓喧呼動地帝恐

生變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

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

更以肅王樞爲質于金康王構還

詔割三鎮地以畀金金斡離不引兵北去京師解嚴

斡離不既得三鎮且知京師有備遂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北去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李邦彥免

邦彥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而已都人目爲浪子宰相

种師道罷

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宣帝不老趙充國而卒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多矣師道雖老可用也帝不納

金粘没喝入威勝軍陷隆德府威勝軍今山西沁州 隆德府今潞安府

貶蔡京爲秘書監童貫爲左衛上將軍蔡攸爲大中大夫

以陳東之言也時三人皆從上皇行

梁方平伏誅

金粘没喝還雲中留軍圍太原

三月張邦昌李棁免

議者以邦昌私於敵故粘没喝復至社稷之賊也遂免

詔种師道屯滑州姚古种師中援三鎮古復隆德府威勝軍師中追斡離不至北鄙而還

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没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元主和議之臣其

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諭使駐滑州姚古爲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占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斡離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斡離不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

詔李綱迎太上皇于南京（今歸德府）

太上皇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耳綱往具道皇帝聖孝思慕請陛下早還京師因言皇帝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彊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爲子弟者何所逃其責耶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

夏四月太上皇至京師

立子諶爲皇太子

召河南尹焞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還

焞洛人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語不善焞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种師道薦焞德行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遣還

五月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廟庭國子祭酒楊時致仕

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

聞楊時目為邪說，羣論籍籍，於是中丞陳過庭、諫
議大夫馮澥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詔改給事中，
時力辭，遂以徽猷閣待制致仕，時居諫垣九十日，
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
議、論三鎮不可棄云。
詔种師中、姚古進軍太原，師中與金人戰于殺熊嶺，
敗績，死之，古軍潰。
六月，召种師道還，以李綱為兩河宣撫使。
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為
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為

侍郎耿南仲等所沮，及太原圍急，南仲等請棄三
鎮，綱言不可，乃以綱為宣撫使，綱入對，帝曰，卿為
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以愚直不容于朝，既行
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
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帝為感
動。
秋七月，竄蔡京于儋州，道死，童貫、趙良嗣伏誅。（儋州屬瓊州府）
李綱至懷州，諸軍潰于太原。
李綱至懷州，時兵號大集，而諸將皆承受御畫，事
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於是諸
軍潰于太原，詔以种師道為兩河宣撫，召綱還。
八月，金粘沒喝、斡離不復分道入寇。
九月，金粘沒喝陷太原。○蔡攸、朱勔伏誅。
罷李綱知揚州，謫中書舍人劉珏、胡安國于遠州。
初安國被召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
心為要，語甚剴切，耿南仲悶其言而惡之，乃間于
帝，帝不為動，中丞許翰入見，帝謂曰，卿識胡安國
否，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
然遠迹不為所汚，如安國者實鮮，遂除中書舍人，

及李綱罷知揚州，舍人劉珏當制，謂綱勇於報國，
吏部侍郎馮澥言珏為綱遊說，珏坐貶，安國封還
詞頭，且論澥越職言事，南仲大怒，遂出知通州，
以李回為大河守禦使，折彥質為河北宣撫副使，
罷西南勤王兵。
金師日逼，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各
統兵赴闕，耿南仲專主和議，函檄止諸軍勿前。
冬十月，罷御史中丞呂好問。
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請解，金人佯許而
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

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
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
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姦閒率臺
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帝閔其忠下遷吏部侍
郎

十一月金粘沒喝陷河東諸州郡李回折彥質師潰

金人遂渡河陷西京詔馮澥使金軍請和

詔王雲副康王構使金軍許割三鎮至磁州州人殺
王雲構還次相州

王雲固請康王往使詔使雲副王至磁州守臣宗

續鑑正史約 卷三十三 宋欽宗 十一

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
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會康王出謁嘉應神
祠民遮道諫王勿去厲聲指雲曰真姦賊也執雲
殺之會金遊奕日至磁城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
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王至伯彥曰從日
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辭是受知議者以爲是役
雲不死王必至金無復還理初相州湯陰人岳飛
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
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韐宣撫真定募敢
戰士飛應募擒劇賊至是見王王以爲承信郎

以京師戍忠厲遂大甲兵以禦金
遣耿南仲聶昌使金軍許盡割兩河地昌爲絳人所
殺南仲奔相州

金斡離不粘沒喝圍京城帝出與

時援兵皆爲少宰唐恪及耿南仲遣還城中唯衛
士弓箭手七萬人而已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曰
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
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
西洛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
之開封尹何㮚入見引蘇軾所論周之失計

續鑑正史約 卷三十三 宋欽宗 十二

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
當以死守社稷

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將兵勤王

詔康王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

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而爲士民
所留乃天意也乞拜爲大元帥俾帥師入援從之

郭京出禦金軍敗走京城陷帝如金營請降

京城已陷何㮚欲帥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
師乃止帝命㮚請成粘沒喝斡離不曰自古有南
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㮚

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遂如金師請降，留二宿乃還。

朱熹曰：金始終以和字愚宋，宋始終以和字自愍，惜哉。

十二月，康王構帥師入衛，次于東平。州名，屬兗州府

副元帥宗澤履冰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有蠟詔至，云金人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無動。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耳。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

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

帝至自金。嘗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畀金，兩河民不從。

丁未二年。高宗皇帝建炎元年 春正月，帝命太子監國，復如金軍。

時金人復索金銀急，且遣使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㮚及吏部侍郎李若水勸帝行，帝乃命太子監國，與㮚、若水等復至金營。

河東割地使劉韐自縊于金營。

副元帥宗澤大敗金人于衛州。今衛輝府

澤以孤軍進至衛，前後皆敵，乃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卻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二月，金劫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至其軍，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獨免。

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曰：天無二日，若

水寧有二王哉。罵不絕口，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語曰：遼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丘濬曰：宋之亡，非獨天數，蓋亦人謀之不臧也。方虜騎之未渡河也，拒禦之計，莫急於防扼河津，可用汪立信沿江之策。及虜勢不可遏也，自全之計，莫切於權衡避敵，可用唐玄宗幸蜀之策。若夫虜騎既行，京城防守之計，又莫要於堅壁清野，可用周亞夫鄧禹之策。夫何計不出此，君臣藉藉，終日徒以講和為言，遂使九族六宮盡遭荼毒，嗚呼，誰之咎哉。

康王構大于濟州。今濟寧州屬兗州府

金人議立異姓，執孫傅、張叔夜及御史中丞秦檜。

金人遣翰林承旨吳幵、吏部尚書莫儔入京議立異姓，衆莫敢出聲。王時雍探知敵意在張邦昌，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及孫傅置軍中。已而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伸、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為議狀，願復嗣君，且論邦昌當上皇時壅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遂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三　宋欽宗　十五

立邦昌為楚帝。邦昌即位，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

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

宗澤在衛，聞二帝北行，即提軍欲渡河據金人歸路邀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

張邦昌號哲宗廢后孟氏曰宋太后。

呂好問謂張邦昌曰：「相公真欲立耶？抑姑塞敵意而徐為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爾。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會馬伸亦具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極陳逆順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乃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入御延福宮。

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

邦昌遣人至濟州奉迎康王，王不許，以書諭宗澤等曰：「邦昌受偽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篡竊蹤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三　宋欽宗　十六

不斷。」邦昌又遣人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復以手書號太后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以馮澥為奉迎使。邦昌自稱權尚書左僕射，率百官勸進，而退居于資善堂。皇后降手書告中外，俾王嗣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來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事，王遂決意趣

應天府既至邦昌來見伏地請死王慰諭之命築
壇于府門之左王登壇受命慟哭遥謝二帝是日
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
遥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
以黄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尊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太后
以張邦昌爲太保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
大事
召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以呂好問爲尚書右丞

時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
廟獲全卿之力也後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
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納
以峻法懼者衆矣綱乃止
竄李邦彥吳敏李梲耿南仲等于遠州并蔡懋主和誤國罪也
追貶蔡確蔡卞邢恕等官
以宗澤知襄陽府
澤見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黄潛善等沮
之故出
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
靖康中所以蠟書入國募河北兵應募者十七萬
人聲振河北帝即位所上言河東河北天下根本
不可割以畀金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
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
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于
邊防五也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黄潛善姦邪
不可用潛善引去帝黜之乃罷所言職安置江州
六月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不許
綱至固辭相位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其勿
辭綱頓首泣謝且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

要說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
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
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
失之今莫若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
後可議大舉二議遊幸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
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遊幸之計
三議赦令謂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
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不可行宜悉改正
四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
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五議僞命謂國

家更人變鮮伏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膝于
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勵士風六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
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七議守謂敵情狡獪
勢必復來宜于沿河江淮措置控禦八議本政謂
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政事尊九
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
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
宜益修孝弟恭儉以副四海之望翼日班綱議于
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行

安置張邦昌于潭州貶放其黨有差

綱以所議僭逆僞命二事留中言于帝曰二事乃
今日政刑之大者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
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
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因泣拜曰臣
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
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
不及乃貶邦昌併受僞命臣僚王時雍吳幵莫儔
李觀等

贈李若水霍安國劉韐官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

以李綱兼御營使

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
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于下庶幾中興可圖
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
夫外禦强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
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
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
政俟吾政事已修然後問罪金人迎還二帝此規
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于料理河北河東
蓋兩路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今河

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河北所失者眞定
懷衛濬其餘諸郡皆爲朝廷守不因此時置司遣
使以慰撫之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金人
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于河北置招撫司
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
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
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鎭之制非
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最今日之
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以張所傅亮應
焉

迪宣義郎傅雩使金賀通問二帝
初黃潛善白遣雩爲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爲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今月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内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帝遂命綱草表付雩以往

以宗澤爲東京留守

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臣朝進一言

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未聞有大號令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是時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邦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盜賊縱橫澤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悉從軍法繇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而帝用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遂大敗金人而還陞飛爲統制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繇此知名

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

李綱言熙豐間内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師于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

兵此最爲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

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

時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奪官歸詣所所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補飛武經郎

十八朝月 教人爭出 楚人伏 出下大敗之

七月以[illegible]如登州

時詔欲幸東南避敵李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于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為亂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夫南陽光武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荊湖巴蜀可以取貨財北距王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

策無出于此者帝乃許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于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元祐太后如揚州

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將幸揚州以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閤門宣贊舍人曹勛以上皇手書至自金

太上皇既渡河十餘日謂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而行之毋以我為念康王夫人邢氏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付勛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出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於外

八月以李綱黃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綱常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于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綱論諫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潛善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

召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罷李綱提舉洞霄宮

尋竄綱于鄂州又責授單州團練使萬安軍安置

初亮受河東經制副使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為逗遛令東京留守宗澤節制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為之請潛善

等不以為然既而召宗澤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綱乞行黄潛善所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帝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何乃爾綱曰方今人材以將帥為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幸為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泣辭而退侍御史張浚又劾綱買馬招軍之罪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遂罷綱在相位七十七日而罷車駕遂東幸兩河郡

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金兵益熾而中原盜賊蠭起矣

胡一桂曰李綱為相朝綱兵防皆已振整方七十餘日為汪黄所讒張浚所論而罷汪黄不足責矣綱公乃如是深可惜也

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

東上書乞留李綱而罷黄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治諸將不進兵之罪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遂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備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逼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于市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為之死識與不識皆為流涕

安置河北招撫使張所于嶺南○張邦昌伏誅○金盡陷河北州郡

冬十月帝如揚州

宗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臣條上五事其一言黄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為汪黄所抑二人每見澤奏皆笑以為狂帝竟決意幸揚州

遣朝奉郎王倫使金

十二月金人分道入寇遂陷西京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四

史官顧錫疇編纂　錢塘程湘閱

高宗皇帝（名構徽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六年）

戊申建炎二年、春正月、金將兀朮犯東京、宗澤敗之、

時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時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鋭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澤得金將王策于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謀、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

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憚澤、不利悉引去、澤威聲日著、敵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

以劉豫知濟南府、

豫景州人、為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地真州、張愨薦之、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景州屬河間府、真州今儀真縣）

夏四月、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

帝初即位、除時工部侍郎、陛對、言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為務、除兼侍講、以老求去、遂提舉洞霄宮、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

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以杜充代之、

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憂憤成疾、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

反澤所為、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為亂掠矣、

冬十二月、劉豫叛降金、

以黃潛善汪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時金兵橫行、盜賊蠭起、二人皆不以上聞、禮部侍郎張浚極言金人必來攻、請豫為備、二人以為過計而笑之、

己酉三年、春二月、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光世兵潰走、還、金粘沒喝遂陷天長軍、帝奔鎮江、（天長縣名屬泗州）

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說法堂吏大
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馳
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不怨憤司農卿黃
鍔至江上軍士以為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
之罪鍔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
帝如杭州以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
黃潛善汪伯彥以罪免
潛善伯彥自知不為衆所容聯疏求退中丞張澂
論二人大罪二十致臨下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
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江寧今爲縣屬應天府洪

州今南昌府
三月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命張浚
駐平江〇以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
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殺王淵及內侍康履等
刼帝傳位于魏國公旉請隆祐太后臨朝旉元懿太子隆祐哲宗后
苗傅自負世將有勞于王室以王淵驟遷顯職心
不平之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帝二
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侍恩用事傅等伏兵
殺淵及履等刼帝傳位皇太子請隆祐太后同聽
政太后見傅等諭之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
於簾前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
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朱勝非還白帝曰王鈞甫
乃傅等腹心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
語可為後圖之緒帝遂禪位傅等麾其軍退於是
皇子旉即位太后垂簾決事尊帝為睿聖仁孝皇
帝以顯寧寺為睿聖宮是夕從帝居之勝非奏母
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徹
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傅黨二人上殿以弭
其疑太后諭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壞
矣傅等欲挾帝幸徽越勝非論之以禍福乃止

張浚呂頤浩會兵討賊
時改元赦書至平江張浚謀起兵討之呂頤浩亦
遣人寓書于浚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
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令以兵來會頤
浩得浚書因上疏請復辟遂以兵發江寧舉隊誓
衆士皆感厲會韓世忠自鹽城緣海道將赴行在
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舉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
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浚令世忠趨秀州據糧道既
而頤浩光世兵至浚乃草檄聲傅正彥之罪上疏
乞建炎皇帝還即尊位傅等憂恐不知所為朱勝

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至爲使是間自反正耳不
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
傅等遂率百官朝于睿聖宮帝慰諭之傅正彥以
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平江今蘇州府盱眙縣名屬淮安府）
金以劉豫知東平府節度河南州郡
夏四月帝復位
呂頤浩張浚敗賊將苗翊于臨平苗傅劉正彥夜遁
頤浩浚入杭州（臨平鎮名在杭州府）
頤浩論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
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

臨平苗翊負山阻水爲陣韓世忠舍舟力戰翊遂
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擁精兵二千夜走頤
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解所服玉
帶賜之
帝如江寧（改江寧爲建康府）
五月以張浚爲川陝京湖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
冊魏國公旉爲皇太子（旉不幾卒）
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
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故有是命
遣徽猷閣待制洪皓使金金人刑之

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
雲中粘沒喝迫皓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
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殲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
不卽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
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眞忠臣也目止劍士
爲皓跪請得流遞冷山
韓世忠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六月大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罷王安石配享神
宗廟庭
金兀朮大舉入寇

秋七月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
凡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喪亂兵
驕皆本政不修之故宜做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
受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
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
雜紐錢穀以爲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爲一井每井
賦二兵馬一匹率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鄉
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爲桂州節
度掌書記後朱熹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
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爲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

八月以呂頤浩杜充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罷起居郎胡寅

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面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言動之間有陵寢安處爲略無拆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和議而修戰略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都荆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

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于外

詔杜充韓世忠劉光世分屯江東以備金

帝如臨安（時升杭州爲臨安府）

九月金人陷南京

冬十月帝至臨安留七日復如越州（今紹興府）

張浚治兵于興元以圖中原

浚至興元上疏言漢中實形勢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於此宜謹積聚理財以待遊幸於是俾劉子羽參議軍事承制以趙開爲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時浚倚重將帥月費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貲財常有餘子羽爲逕原都監吳玠及弟璘材勇浚皆用之（逕原今平涼府）

十一月知徐州趙立將兵勤王敗金人于淮陰

時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戰歇定方拔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未有如是之壯戰者

以趙鼎爲御史中丞

鼎上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爲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金兀朮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金

時江浙倚重于杜充而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兀朮乘充無備進兵渡江使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率官屬降金粘罕嘲薄其爲人久之乃得仕

帝奔明州（今寧波府）
時呂頤浩遂進航海之策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
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
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
如明州
十二月金兀朮陷臨安遣兵渡浙追帝帝航于海
江淮統制岳飛敗金人于廣德（廣德州名南直隸）
飛自建康躡金人于廣德六戰皆捷駐軍鍾村軍
無見糧將士忍饑秋毫無犯金所籍兵相謂曰此
岳爺爺軍也爭降附之

庚戌四年春正月金人陷明州遂襲帝于海帝走溫州
二月金兀朮引兵北還○金人陷東京（自是西京皆沒于金）
帝還越州
夏四月韓世忠邀擊金兀朮于江中大敗之走建康
復引兵襲世忠世忠敗績兀朮遂趨江北
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
海口欲俟兀朮師還擊之及兀朮繇秀趨平江世
忠乃移師鎮江以待之兀朮欲濟江世忠謂諸將
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
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
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
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伏兵先
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
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既
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
終不得濟虜兀朮之婿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
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朮
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將至黃天蕩兀朮
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
淮兀朮從之一夕渠成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

步兵三千邀擊于新城大破之兀朮乃復自龍灣
出江中趨淮西會撻懶自濰州遣兵來援兀朮乃
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
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綆貫大鉤授健者明旦
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
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祈請甚哀世忠曰還
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兀朮見
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
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
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

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箬蓬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及天霽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煙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朮遂濟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金山在鎮江府城西北老鸛河在淮安府西新城今淮安府安東縣

六月張浚罷其都統制曲端

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

察之彬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穫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斃乃可圖也彬還白浚浚不以爲然及兀朮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又以爲未可浚積前疑遂竄之

秋七月金兀朮引兵趣陝西

金徙二帝于五國城

金將立劉豫乃徙二帝于五國城去上京東北千里徙此踰月太上皇后鄭氏崩洪皓自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栗麪等獻二帝始知帝即位之實

九月金立劉豫爲齊帝都大名府

張浚使都統制劉錫帥五路之兵與金婁室大戰于富平敗績浚退軍秦州富平縣名屬西安府秦州屬松州府

先是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兵合四十萬人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前軍統制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

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遂大于富平縣已而婁室引兵擊王錫等與之力戰錡身帥將士薄敵陣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哲軍哲軍驚遁諸軍皆潰關陝大震浚召哲斬之安置錫于合州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焉熙河今臨洮府秦鳳涇原環慶俱屬陝西利州今保寧府廣元縣閬州即保寧府興州今漢中府略陽縣洋州今[illegible]縣亦屬漢中府合州屬四川重慶府

冬十月金人縱秦檜還

初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及南侵以爲參謀軍事撻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

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及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遂拜禮部尚書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讐息兵則自檜始（楚州今淮安府）

周德恭曰檜執于虜守衛甚嚴況自燕至楚二千餘里踰河越監關津既多檜之夫妻寧能高

飛遠舉駕空憑虛而歸此蘇賊檜陰主和議見悅女眞而佯縱之還耶故綱目直書金人縱秦檜還其旨嚴矣

十一月張浚軍興州遣吳玠守和尚原以拒金（和尚原在寶雞縣西南）

辛亥紹興元年秋八月張浚殺殿前威武大將軍曲端

浚自富平敗後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將復用之利夔制置使王庶與端有隙從而間之吳玠憾端因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以示浚廐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下端獄殺之陝西士大夫以端屢立大功死非其罪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

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時檜欲得相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

以呂頤浩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冬十一月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兀朮遁

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金將沒立烏魯折合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筈嶺玠復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猛于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於是兀朮會諸帥之兵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命諸將分番迭射敵稍卻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于神坌以待之敵至伏發衆大亂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亟鬄剃其鬚髯而遁金自南侵未

嘗有此敗衂、深以爲愧、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箭筈嶺在岐山縣東北

十二月、金以陝西地界劉豫、於是中原盡屬於豫

壬子二年、春正月、帝如臨安、○二月、以李綱爲湖廣宣撫使、

夏四月、詔呂頤浩都統江淮荊浙諸軍事、開府鎮江、

頤浩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以復中原、秦檜因諷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

任內外、於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開府鎮江、頤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燮楊沂中等皆隷焉、

劉豫徙居汴、

五月、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于宮中、賜名瑗、

太子旉卒、帝未有後、尚書右僕射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謂太祖後零落可憫、詔選其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令婁寅亮上書請之、於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子偁之子伯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上虞縣屬紹興府

六月、頒戒石銘于州縣、

頒黃庭堅所書戒石銘于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秋八月、召朱勝非兼侍讀、罷給事中胡安國、及程瑀等二十人、

帝初召安國爲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改給事中、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多引知名士布列淸要、以自助、安國嘗聞游酢論

檜人材可方荀文若、信之、故力言檜賢于張浚諸人、會頤浩薦朱勝非代己都督、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虜、淪滅三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强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爲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勸帝降旨、貶安國提擧仙都觀、是夕榜出胄、秦檜三上書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等二十

十餘人皆坐檜黨竝落職罷官二云應天學官書[illegible]

川之一空

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

先是起居郎上居正與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說言於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着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言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設施止是顧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罷檜畫之不報遂求去會呂頤浩諷殿中侍御史黃龜年

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乃罷檜相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綦崇禮入對語以是事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九月王倫還自金

倫既被留久之粘沒喝使烏陵思謀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久困懷歸乃倡爲和議粘沒喝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獎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寢久之乃以潘致堯爲通問使復如金

以王似爲川陝宣撫處置副使

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趙開爲轉運吳玠爲大將子羽慷慨有方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爲無辜任子羽玠開爲非是乃以似爲副使浚始不安

冬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

初綱至潭州流民潰卒羣聚爲盜綱悉平之因上

言荊湖自昔用武之地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鼎澧荊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不報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而諫官徐俯劉斐亦劾綱遂罷提舉崇福宮

召張浚知樞密院事 浚至臨安中丞辛炳以宿憾率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殿石臣浚謫職奉祠福州[illegible]

熙河蘭廓經略使關師古舉兵復熙鞏

癸丑 三年春正月金人陷金州王彥走石泉

金人久窺蜀以吳玠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退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

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令遊騎出熙河，以綴關師。
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
人迎敵而敗，退保石泉，撒離喝遂乘勝而進。仙人關在漢中府鳳縣，河池即鳳縣，金州屬臨洮府，石泉縣名，屬漢中府。
二月，劉子羽、吳玠兵潰于饒風關，金人入興元。子羽
玠還擊破之。饒風關在漢中府西鄉縣東。
時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
吳玠。玠自河西日夜馳三百里，引兵援之。至饒風，
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
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邪。遂悉力仰攻關，玠軍弓

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
更募死士，緣間道繞出玠後，乘高以瞰饒風，諸軍
不支，遂潰。玠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
保大安軍之三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四川大震，
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
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曰：
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
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
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
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兵已

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于壘口，諸將泣告
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
亦引去。撒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
羽盡斬之，而留其一，縱之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即
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師，假徙梁
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饋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簽
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
疫癘且作，乃引衆自褒斜谷還興元。子羽、玠因出
師掩其後，金人墜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
而走，餘兵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

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失
不償得。三泉縣名，今省入寧羌州，潭毒山在保寧府廣元縣北，褒斜谷在漢中府褒城縣東北。
夏四月，以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遣使金。
六月，岳飛討江廣羣盗，悉平之。
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諭飛屠虔城。飛請
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
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虔今贛州府。
秋九月，呂頤浩罷。侍御史常同論頤浩過惡，遂罷。
冬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
帝自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

介報賊至是檜沒喝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脗合議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爲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爲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

甲寅四年春三月吳玠吳璘與金兀朮戰于仙人關大敗之

金兀朮撒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鼎關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敵攻玠營玠擊走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携妻孥來劉夔乃劉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殺金平地名武階今鞏昌府階州

夏五月以岳飛兼荊南制置使

時湘湖賊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陷襄陽等六郡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爲之備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根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命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矣踰月破李成而復六郡襄漢悉平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女子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俟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

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秋八月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荊襄諸軍事

九月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

以趙鼎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時邊報驟至舉朝震恐鼎將赴川陝陛辭帝曰卿豈可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相慶

冬十月詔韓世忠進屯揚州

詔辭懇切世忠感激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濟師進屯揚州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會朝廷使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

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
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於是移兵。勒五陣。設伏二
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
聶兒孛董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孛董大喜。卽
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
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奮擊。人馬俱
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金人驚潰。相蹈藉溺
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
必能成功。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
召張浚于福州

初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
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
帝親征。帝從之。愉懌。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自倍。
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
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更屈。故贊上
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懌曰。然則當
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荊浙福
州。俾以諸道軍赴闕。則其來路卽朝廷歸路也。鼎
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
帝自將禦金至于平江。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避之。張浚曰。避[illegible]之
惟進禦乃可免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illegible]參
知政事沈與求復加贊之。帝遂發臨安。韓世忠遣
人奏捷。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遠來。利
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
煩至尊耶。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
然後知鼎先見也。
周德恭曰。高宗此舉。差强人意。鑾輿臨江。士氣
百倍。蓋繇趙鼎之爲相也。在眞宗朝。則有寇準。
在高宗朝。則有趙鼎。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忠臣
也。

十一月。詔暴劉豫罪逆于六師。
自豫僭立。朝廷以金故。至名爲大齊。至是始聲其
罪以屬六師。
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江上。
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
曰。喻子材之功也。詔拜浚樞密。浚受命。卽日赴江
上視師。
十二月。金兵自淮引還。
時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塾鎭。爲韓世忠所扼。以

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以楠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有歸志會雨雪餽遺不通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乃夜引師還兀朮等既去劉麟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鼎奏金人雖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洞霄宮李綱上疏曰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

以爲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脩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自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惟當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斯爲得計其守備之宜當于淮之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若夫萬乘所居莫如權于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創營壘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其心未嘗忘宋特制于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知依怙此綏懷之所當先也又曰臣觀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繇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陜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京東京西失矣萬一有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

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勿復遣和議之使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兵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帝賜詔褒諭之而不能用

乙卯 五年春二月帝如臨安○以趙鼎張浚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是時鼎浚相得甚懽人知其將並相喻樗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

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近，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戕殺，非計。命浚如江上議邊防。

夏四月，上皇殁于金。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諡文靖

自帝南幸，時奉祠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東南學者，推爲程氏正宗。南劍羅從彥初爲博羅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從，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此，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學

者稱爲豫章先生。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豫章一人而已。延平李侗，初從從彥學，從彥好靜坐，侗退室中亦靜坐。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侗于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從彥甚重之。侗嘗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爲延平先生。南劍今福建延平府。博羅縣名，屬廣東惠州府。蕭山縣名，屬浙江紹興府。豫章今江西。

五月，遣忠訓郎何蘚使金。

六月，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太死，湖湘平。

飛受命討太，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佐襲周倫砦，殺之。飛表遷武功大夫。時張浚視師至潭州，會有旨召浚還防秋。飛曰：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許之。會佐招楊欽來降，飛表授欽武義大夫，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

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迎，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死，餘酋俱請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州。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云。

冬十一月，以李綱爲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張浚薦之

金伐蒙古、
蒙古在女眞之北、唐爲蒙兀部、亦號蒙骨斯、其人
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爲甲、可捍流矢、金
主命萬戶胡沙虎將兵擊之、
丙辰 六年、春二月、張浚會諸將于鎭江、遣張俊屯盱眙、
韓世忠屯楚州、
夏四月、起復岳飛爲京湖宣撫副使、
六月、張浚撫師淮上、遣劉光世屯廬州、岳飛屯襄陽、
楊沂中屯泗州、
秋七月、以陳公輔爲左司諫、

公輔爲吏部員外郞、言今日之禍、實緣公卿大夫
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豈非王安石學
術壞之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
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
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
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世鑑、安石使學者不
讀史漢、楊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
安石乃曰、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
姓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
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

諫、
八月、以秦檜爲行營留守、孟庾副之、並參決尚書省
樞密院事、
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于建康、請臨幸之、以圖恢
復、會諜報劉豫將南寇、趙鼎議幸平江、帝從之、遂
命檜庾留守、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又
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九月、帝如平江、〇岳飛遣兵敗劉豫之衆于唐州、上
疏請進軍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唐州今南陽府唐縣
冬十月、劉豫使劉麟劉猊分道寇淮西、楊沂中等大

敗猊于藕塘、追麟至南壽春而還、
時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及
劉麟進逼合肥、帝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
張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令俊等
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賊得淮南
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
掩擊、可保必勝、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
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
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
以及此、繇是異議乃息、劉猊至藕塘、沂中擊破之、

猊與數騎遁去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沂中
追麟至南壽春而還金人聞豫敗始有廢豫之意
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趙鼎罷
初張浚治師江上遣參議政事呂祉入奏事所言
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
呂祉也既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
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
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
還鼎與浚議事復異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
罷知紹興府

陳公輔乞禁程氏學詔從之
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
率從之倡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
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
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
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
爲賢士大夫舍此皆非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
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時方
召尹焞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丁巳七年春正月何蘚還自金始聞上皇及太后之喪

帝成服
二月遣王倫如金
詔以倫爲奉迎梓宮使陛辭帝命謂撻懶曰河南
之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
三月帝如建康
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
軍
岳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飛見帝數論
恢復之略帝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
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請召飛詣都

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
爲都統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
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
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
張宣撫飛之舊帥也然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
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
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
軍爲念哉即日上章乞終喪服步歸廬山浚怒遂
以都督府參議張宗元監其軍未幾累詔趣飛還
職飛不得已趣朝待罪帝慰遣之

秋八月召淮西副統制酈瓊赴行在瓊以衆叛降劉豫執呂祉殺之

時以王德爲淮西都統制令酈瓊副之瓊與德不相下列狀交訟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祉密奏乞罷瓊兵柄書吏漏語于瓊瓊怒遂叛執祉殺之

九月張浚免罷都督府

浚悔不用岳飛言因引咎力求去帝問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爾浚曰得之矣檜繇是憾浚浚遂奏

祠而都督府亦罷

張栻泰曰張浚引咎求去可謂勇於自責者也昔也薦檜今則排之昔也譖鼎今則薦之何其暗于昔而明于今也

以趙鼎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冬十月竄張浚于永州

浚既去言者論之不已帝欲遠竄浚趙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鼎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倘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敢復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帝意解

遂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

閏月以尹焞爲崇政殿說書

初焞承召命以疾辭不行乃令漕臣奉詔親遣焞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焞至九江遂留不進張浚言焞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焞至建康城外復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矣趣召入見故有是命

金人襲汴執劉豫廢爲蜀王立行臺尚書省于汴韓世忠岳飛請伐金收復中原不報

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之岳飛遣間齎蠟書與豫

約同誅兀朮金人得書襲豫廢之立行臺尚書省於汴飛遂奏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十二月王倫還自金尋復遣之（倫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還河東地遂復遣之）

戊午八年（金天眷元年）春二月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

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傳心要典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

不得相傳習亂倫斁理用夷變夏殆繇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賜謚文定安國彊學力行志於康濟斯民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以罪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風度凝遠視天下萬物無一足嬰其心自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謝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

帝定都臨安

張時泰曰高宗至是誠無意于中原矣苟有志于中原者不都川陝則都荊襄不都建康則都維揚今而定都臨安僻在海隅初非用武之地則栖栖然苟安之意見矣

三月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浚再相檜在政府一惟鼎言是從鼎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爲檜所賣也檜既相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

夏五月王倫偕金使來

時金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己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下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己請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于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衆議遂息

秋七月王倫復如金

冬十月罷參知政事劉大中

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爲侍御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矣

趙鼎罷

初中書舍人潘良貴以戶部侍郎向子諲奏事久叱之退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爲之辨帝欲並逐同鼎奏同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書黃帝怒

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帝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竊恐不樂鼎秦檜既留身奏事及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鼎乃引疾求罷出知紹興府

以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

先是宰相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必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帝許之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又三日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為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

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而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劾異議者卒成其志

金以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

初王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問頗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及金使張通古來有詔諭江南之名帝數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

十一月以孫近參知政事○罷直學士院曾開詔羣臣議和金得失貶樞密院編修官胡銓監廣州都鹽倉

禮部侍郎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復引古義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知濟國事耳然猶慮羣言乃詔侍從臺諫詳奏和好得失於是從官晏敦復尹焞朱松等皆極言不可和胡銓抗疏言曰

王倫狎邪小人欺罔天聽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陛下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政臣竊謂檜近亦可斬

也臣備員樞密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之頭竿之藁街然後覊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貶之

己未 九年春正月大赦

以金國通和大赦岳飛在鄂州上疏力陳和議之非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于兩河唾手雲燕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詞一疏入秦檜怒遂成讐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

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春之飛乃受命

二月以王倫爲東京留守〇三月王倫至汴金人歸河南陝西之地

夏四月罷權吏部尚書晏敦復

和議之初敦復力排屈己之非秦檜使人誘之曰公若曲從兩府旦夕可致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不能屈罷知衢州

秋七月王倫如金金人執之 後拘殺之

時兀朮言于金主曰撻懶蒲蘆虎主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介具言于朝會孟庾至汴倫即解留鑰將使指赴金國議事會撻懶蒲蘆虎等反金人執之

庚申 十年春正月觀文殿大學士隴西公李綱卒 卒于福州 謚忠定

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

人所畏服如此

夏五月金兀朮撤離喝分道入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

六月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兀朮走汴

初劉錡赴東京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舍舟陸行至順昌諜報東京已降乃與知府陳規議斂兵入城爲守禦計乃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於是軍士皆奮時守備無一可恃錡督取事輪轅埋城

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相與而金兵遂圍城錡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illegible]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敵衆大亂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兵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馳十萬衆來援錡遣耿訓約戰兀朮怒曰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敵濟之以淸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時大暑敵遠來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淸凉按兵不

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乃出接戰敵大敗兀朮拔營去棄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爲强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岳飛遣兵敗金人于京西

帝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飛遣牛皋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諸郡而自率軍長驅以闞中原皇實相繼敗金人于京西而秦檜力主和議奏還司農少師李若虛詣飛軍諭旨班師

岳飛收復河南州郡

秋七月岳飛擊走金兀朮于郾城追至朱仙鎭大破之郾城縣名屬開封府

飛留大軍于潁昌自以輕騎駐郾城兀朮以拐子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憤甚合師十二萬攻潁昌又敗飛追至朱仙

鎭兀朮敗走還汴潁昌今屬封府許州

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

時中原豪傑相率響應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將王鎭崔慶桒皆率所部降飛大喜與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爲和諷臺臣請

班師。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慟哭訴曰：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初，兀朮敗于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何謂也？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河南新復府州，復為金有。

張時泰曰：飛甫班師，河南隨陷，是則宋人知有江南而不知有江北，噫，固天所以限南北也哉。以飛雖被詔，違而前進，克復舊物，以功贖罪，不亦可乎？曰：違而前進，則是有跋扈不臣之心，況十二金牌一日迭至，雖功蓋天下，罪亦難贖[illegible]，子其肯蒙首惡之名哉。

八月，貶秘閣修撰張九成等官。

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九成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

九月，遣使諭韓世忠還鎮。

冬十二月，金始屯田軍于中原。

辛酉 十一年（金皇統元年）春正月，金兀朮陷壽春，入廬州，詔張俊等將兵救之。

兀朮自敗後，留屯京亳，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軍還，乃攻陷壽春，遂入廬州。詔張俊等收兵救之。劉錡自太平渡江，諸軍俱至，錡乃分軍渡河擊之。虜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走。錡等乘勝逐北，遂復廬州。

三月，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金兀朮渡淮北去。○夏四月，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

秦檜欲收諸將兵柄，故有是命。

秋七月，罷淮北宣撫判官劉錡。

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沂中疾之。至是二人言于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信之，遂罷錡兵，命錡知荊南府。（荊南，今荊州）

張時泰曰：諸將不協，敵國之利，而秦人得計也。自此便覺南宋氣脈蕭索矣。

八月，罷知溫州王居正。

居正累與秦檜忤，且辨王安石父子學術之非。自兵部侍郎出知溫州。居正之學，根據六經，[illegible]之，出所著三經義解，示居正曰：吾將其端于成[illegible]

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爲詩書周禮辨學三十九卷與時書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罷岳飛奉朝請

飛以恢復爲己任不肯附和議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中丞何鑄等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暫至舒蘄而不進比與張俊按兵淮上欲棄山陽而不守乃罷之

九月吳璘等收復陝西諸州詔班師還鎮

冬十月秦檜矯詔下岳飛于大理獄

時檜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以重賞卒無應者檜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雕兒以奸貪屢爲副都統制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鎭江乃自爲狀付俊妄言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執憲赴鎭江行樞密府鞫之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檜手自具獄成上檜檜矯詔召飛父子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大理獄檜命何鑄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鑄察其冤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乃改命諫議大夫万俟卨卨素與飛有怨遂傅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等皆言飛無辜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岳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

韓世忠罷

世忠屢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世忠連疏乞罷遂罷爲醴泉觀使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澹然若未嘗有權位者

十一月和議成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奉表稱臣于金

帝遣魏良臣使金兀朮以蕭毅邢具瞻爲審議使與良臣偕來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

遣使割唐鄧商秦之地以畀金宋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侯岳飛雲與張憲皆棄市

洪皓在金以蠟書奏言金人所畏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飛事親孝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滅讐虜爲念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乃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邪却不受帝欲爲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飛御士卒嚴而有恩

善以少擊衆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壬戌 十二年春二月何鑄還自金

初鑄往使帝召至内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告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爲請金主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之喪及帝母韋氏

夏四月金使人以衮冕來冊帝○秋八月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皇太后韋氏至自金

冬十一月張俊免

初俊贊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和議定諸將罷而俊無去意故檜諷臺臣江邈論之遂罷爲鎮洮崇信等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

詔秘書少監秦熺修日曆熺檜無子取妻兄王㬇孽子熺養之

癸亥 十三年夏閏四月立貴妃吳氏爲皇后帝惟邢氏在金虛中宮以待其歸至是始立后

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

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四者三十餘人多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還入對内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舍朕去邪皓見秦檜語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除皓徽猷閣直學士

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被囚柞山踰年。送燕
璟使用之。邵見璟長揖而已。又呼璟爲殿院。責以
君臣大義。詞氣俱厲。璟怒械于獄。久之。復送于金
拘之燕山僧寺。及還。除秘書修撰。弁副王倫使金
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
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
豈應今日覬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
國之好。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
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願留之使
弁得抱以死。死不朽矣。倫解以授弁。弁臥起與俱。

金人迫弁仕僞。不從。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辱
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久之
復欲易其官。曰。吾官受之本朝。誓不易以辱吾君
也。又以書訣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
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夫飲。半
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
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
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
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
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此皆知幾

知幾之明。然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所
可息。而消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陛下既知于始。願
圖厥終。帝曰。善。檜惡其言。補宜教郎。直秘閣而卒。

甲子十四年。夏四月。初禁野史。從秦檜請也

秋九月。徙趙鼎于吉陽軍。吉陽今瓊州府崖州

鼎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引咎
而已。先是鼎請正建國公皇子之號。檜言鼎欲立
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至是中丞詹大方希
檜意劾鼎與其黨范冲。邪謀密計。以徼無妄之福。
遂移鼎吉陽。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有
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倔強猶

昔。

乙丑十五年。夏六月。帝幸秦檜第

秋七月。放張浚于連州。連州今廣州府

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許氏年高。言之必
被禍。許氏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
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卽上
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于頭目心腹之間。不決
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
謀之。一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僞。預備倉卒。庶幾社

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

丙寅 十六年秋九月金劉豫死

丁卯 十七年秋八月故相趙鼎卒于吉陽軍

時有旨趙鼎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死鼎爲相專以固本爲先以爲本固而後敵可圖讐可復惜其見忌于檜齎志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四 宋高宗 五三

以沒然中興賢相鼎爲稱首

庚午 二十年金海陵王亮天德元年春正月殿司軍士施全刺秦檜不克檜殺之

三月以余堯弼參知政事〇遣余堯弼使金賀即位也

及還金人以上皇玉帶附還於帝其秘書郎張仲軻曰此希世之寶也金王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爲我有此置之外府耳仲軻緣是知金王有南侵之意每事先意逢之

癸酉 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春三月金人都于燕

甲戌 二十四年秋七月以敷文閣待制秦塤修撰實錄院

時檜之子姪姻黨皆擢高第天下切齒至是以塤修撰實錄院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有也

乙亥 二十五年冬十月進封秦檜爲建康郡王加其子熺少師並令致仕是夕檜死

檜病帝幸其第問焉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熺奏請代居相位者爲誰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還宮命沈虛中草檜及熺制並令致仕檜居相位十九年倡和誤國劫制君父郡國事惟申省無至帝前者同列論事帝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四 宋高宗 五三

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爲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爲功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及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始免防檜逆謀矣

丙子 二十六年金正隆元年夏六月靖康帝卒于金

秋八月以張綱參知政事

戊寅 二十八年冬十月金營汴宮

國子司業黃中使金還上言金人治汴宮必欲徙居以逼我不可不早爲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僕射湯思退大怒左遷中

官

己巳二十九年春二月金籍諸路兵造戰具

夏六月遣王綸使金

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爲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秋八月召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不至

熹徽州婺源人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疾急

屬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吾所畏敬吾卽死汝往事之熹奉以告而稟學焉及舉進士爲泉州同安主簿罷歸聞延平李侗學於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以居敬爲主築室武夷山下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如市帝聞其賢召之熹辭不至憲安國從子生而靜愨不妄笑語紹興中與勉之同入太學時禁伊洛之學憲與勉之求得程頤書潛抄默誦夜以繼日聞涪陵譙定受易學于程二人往從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

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學者非克己工夫邪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崇安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游者日衆號籍溪先生終秘書省正字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結草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惟與憲子翬日相往來講論學者踵至勉之隨其才品爲說聖賢之道因以女妻熹門人號曰白水先生子翬太師忠愍公韐之仲子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興元通判隱居武夷山中與憲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皆

名士而鄭以任重致遠者惟朱熹而已熹初從子翬遊子翬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學者稱爲屏山先生（泉州府名隸福建武夷山在建寧府崇安縣南涪陵今四川重慶府[illegible]屏山在崇安縣東南）

庚辰三十年春二月以普安郡王瑗爲皇太子更名瑋

辛巳三十一年（金世宗雍大定元年）春三月以吳拱知襄陽府

先是僕射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爲之備及聞金人決欲南侵乃召楊存中等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旨曰今日不更論

和與守戰當如何將帝意雖欲親師中外憂
傳幸閩廣。伯奏曰、金人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
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
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兩路都
統制吳拱知襄陽、部兵三千戍之、

夏五月、金主亮使人來求漢淮之地、始聞靖康帝之
喪、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六月、以劉錡為江淮浙
西制置使、屯揚州、

金主亮遷都於汴、

秋九月、金主亮大舉入寇、

時金主南侵之意既決、乃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
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圖己之像、策馬于吳山絕
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至是大舉
入寇、衆號百萬、氈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遠近大
震、吳山在杭州府治東南

金人犯黃牛堡、吳璘等敗之、遂復秦隴洮三州、

金徒單合喜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制置使
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
責之曰、大將與國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
璘大驚、調兵分道而進、大破之、乘勝復秦隴洮三
州、金兵既退、剛中還謂其屬李蘩曰、將帥之功、吾
何有焉、蘩歎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

冬十月、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于遼陽、更名雍、下詔暴揚亮罪數十事

帝親征、詔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

金主亮入廬州、帝在揚存中議禦敵之策、因命存
中就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
帝聞之少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
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
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

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
從之、

周德恭曰、自和議既成、偷安江左、餘二十年矣、
忘仇事虜、浸為固然、茲因逆亮構隙、陵犯中華、
敵能渙起神斷、奉將親征、可謂稍振委靡之義、
矣、蓋繇陳康伯之為相也、在紹興初、則有趙鼎、
在紹興末、則有康伯、皆能以義正君、而有回天
之力者、

十一月、召張浚判建康府、

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藎、帝悟、乃詔

復官判建康、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烟焰漲天、愼毋輕進、浚曰、吾赴君命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焉。

虞允文大敗金師于采石、金主亮趨揚州、

金主亮臨采石、誓明日濟江、時劉錡將王權軍潰于昭關、退屯采石、帝以李顯忠代將、命允文往蕪湖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允文謂坐待

顯忠、則誤國事、遂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邪、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陣、部分甫畢、敵數百艘絕江而來、抵南岸直薄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知敵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明旦、敵果至、復大敗之、金主亮遂焚其餘舟、率軍趨揚州。（昭關在和州、光州屬汝寧府）

劉錡罷、

金主亮爲其下所殺、

先是亮至瓜州、詔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軍士危懼、聞曹公烏祿卽位于遼陽、遂共謀殺之、金師渡淮北還、

十二月、帝如建康、

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

金主雍入燕、

壬午 三十二年、春正月、金主雍遣使來聘、

二月、以虞允文爲川陝宣諭使、

允文陛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爲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略中原、

帝還臨安、

帝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大駕宜留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不從、

閏月、吳璘復大散關、分兵守和尚原、金人走寶雞、
德順軍及環州、又遣姚仲等復商虢陝華等州及永安軍、
遣起居舍人洪邁使金、邁皓季子、
時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
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
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
使、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
淵三十年、不得以時灑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
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己、亦何所
惜、邁至燕、金閤門見國書不如式、抑令於表中改

綱鑑正史約 八 卷三十四 宋高宗 五九

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
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其
尚書令張浩不可、乃遣還、
夏五月、立建王瑋為皇太子、更名眘、慎
初、金主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
瑋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帥師為前驅、直
講史浩入言於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為草奏、請
扈蹕以供子職、帝亦欲瑋徧識諸將、遂命從幸金
陵、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
名、仰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

六月、帝傳位於太子、自稱太上皇帝、太子即位、
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
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上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
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
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
疑之也、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
約、任賢使能、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國富
兵彊、視吾力之彊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
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繫
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

綱鑑正史約 八 卷三十四 宋高宗 六十

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
已、
秋七月、召張浚入朝、以為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
帝手書召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
廷所恃惟公、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
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
師犄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時
預樞密議、欲城采石瓜州、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
示敵削弱、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必沮
之、竟無成功、

九月。陝宣諭使虞允文

時史浩議欲盡棄陝西。上書言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出于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棄三路。允文八上言，恢復莫先于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繫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召允文還。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笏畫地陳其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西和成二縣名　階州名　俱屬鞏昌府

冬十二月。詔吳璘班師。

初，金以重兵厄鳳翔，爭璘新復十三州三軍。璘亟馳德順以備之。時議棄三路，遂詔璘班師。璘得詔，僚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退師。璘知朝廷主和，乃曰：璘豈不知此。顧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有詔璘何敢違。遂還河池。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為金取。

周德恭曰：是時新復三路，則中興之機在此一舉矣。夫何議棄三路，而自沮戰功乎。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四終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五

史官顧錫疇編纂　錢塘徐

孝宗皇帝　名眘，太祖六世孫，秀王偁之子，在位二十七年

癸未隆興元年，春正月。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

浚薦陳俊卿為宣撫判官。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

三月。金人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

先是金人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張浚請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備之。至是紇石

烈志寧乃以書抵浚，欲先事一依皇統以來故約。不然，請會兵相見。且遣蒲察徒穆大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璧，積糧修城，將為南攻計。虹　靈璧　皆縣名　屬鳳陽府

以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

初，次膺為右正言，力諫和議，為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即位，召為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為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姦罔，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韙之。故渡江以後直臣，稱次膺為首。

夏四月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
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問史浩浩曰先爲備守是爲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倘聽淺謀之士興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跡取快一時含冤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浚因内引奏金人至秋必爲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會顯忠宏淵亦獻擣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

五月史浩免
浩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繇三省奏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丐免侍御史王十朋論浩懷姦誤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

李顯忠復靈壁遂會邵宏淵復虹縣金將士多降
顯忠復靈壁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乃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繇是二將不協

李顯忠復宿州陞府
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

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於符離（今宿州）
金孛撒復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顯忠率所部力戰却之宏淵恥前功不自己出因按兵不動且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况烈日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鬭志諸將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顯忠歎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

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歎曰天未欲平中原邪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
劉定之曰宋之任張浚非不重也然三命爲將而三致敗績者何哉蓋以量狹而不能下士識暗而不能知人故耳建炎之初張浚奉命出兵道繇同州鄜延以擣虜虛復拒吳玠之議必與虜戰遂爲虜所乘此所以有富平之敗也至紹

與七年浚視師淮西鄜瓊與王德素不相下命飛言其必爭而浚艴然不聽此所以有鄜瓊之叛也孝宗即位命張浚都督荊襄總率李顯忠邵宏淵等進克宿州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浚不能禁士卒憤怨遂潰而歸此所以有符離之潰也故觀其三敗之跡非其量狹拒諫智慮不明而何雖然浚之不能經略中原豈止如是而已富平之役李綱尚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舉岳飛在營浚忌之聽其歸終毋與而不能用符離之戰虞允文遠在川陝浚雖聞其賢而

不能用以自輔乃以樂徼爭利之人自隨與圖大事夫安得不敗噫浚之爲將其視趙奢之下許厤韓信之拜李左車相去固亦遠矣

六月貶張浚爲江淮宣撫使安置李顯忠於筠州

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議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修飭各處守備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爲醴泉觀使奉朝請而下詔罪已於是右正言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授浚特進觀察使充宣撫治揚州顯忠責授果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而邵宏淵仍前建康都統制果州今順慶府

秋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時後命冬使浚自劾故有是命

金人復以書來求地及歲幣詔淮西安撫幹辦官盧仲賢報之

紇石烈志寧以書貽三省密院云故疆歲幣如舊及歸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伺農隙往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陳康伯等皆謂敵意欲和則我軍得以休息自治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

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遣宜諭之乃遣仲賢持報書如金帥云海泗唐鄧等州及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勅以勿許四郡而湯思退等命許之仲賢至宿州金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禀命忠義遂書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至行在帝大悔遂下大理問其

一擅許四州之罪、除名竄郴州、(湖廣)
冬、十一月、遣審議官胡昉如金軍、
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之、
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右正言陳良翰言、前
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欲
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
郡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爲有名、今議
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
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晩也、帝乃手詔王之望
等、幷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胡昉先往、諭

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追還
使人、罷和議矣、
(甲申)二年、春、正月、金人執胡昉、尋遣還、
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張浚曰、
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金僕散忠義以
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卽遣還、邊事令
元帥府從宜措畫、
三月、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
時金人方屯重兵、虛聲恊和、及聞浚復視師、亟撤
兵歸、

夏四月、罷張浚、判福州、
湯思退諷尹穡論浚跋扈、浚乃請解督府、罷、判福
州、遂撤兩淮邊備、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
議、浚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國事、或勸浚勿復以
時事爲言、浚曰、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
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行次餘
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
中原、雪祖宗之恥、卽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
衡山足矣、數日卒、諡忠獻、浚幼有大志、及爲熙河
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將握

手飮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
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
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
誓不與虜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時論以浚之忠
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爲
異同、浚以吳玠故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
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玆所以不及亮也、(餘干縣名屬江西饒州府)
秋、八月、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
湯思退奏遣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拜書

拜奉於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
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
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
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其不可私臣恐再
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
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
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爲快今衆朝之士皆婦人也
不聽

冬十月金兵復渡淮十一月魏勝拒戰於淮陽敗績
死之楚州陷

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
兵脅和金僕散忠義等遂議渡淮與紇石烈志寧
分兵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
魏勝奉詔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糧
糧自清河出詐稱運糧往泗州實欲侵楚州勝知
其謀帥諸軍拒於淮陽力戰矢盡謂士卒曰我當
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

湯思退以罪竄永州
言者論其主和誤國之罪遂落職永州居住太學
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姦邪誤國乞斬
之以謝天下思退行至信州憂悸而死

乙酉 乾道元年春三月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禮
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脇杞去大字杞拒
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
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
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
禮而還帝慰藉甚厚
周德恭曰始正者更新之詞宋自紹興奉表稱
臣已踰三紀其屈辱亦甚矣孝宗以復讐正名
爲己責嚴華君臣之禮聊爲叔姪之稱庶幾差
强人意耳然三四年間惟以正敵國禮爲講和
之美圖伋復雪恥付之不問遣使通賀往來不
絕豈不深可歎哉

丁亥 三年夏五月太傅四川宣撫使新安王吳璘卒
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然
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卒贈太師謚武順上皇
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强者繼之上皇曰
此孫吳臏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璘選諸將率以
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
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中制以者
中如此被
下制既服
三覺忌一
不勝而再
勝乃爲千
金

己丑 五年、春正月、措置兩淮屯田、

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恐不及事、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孫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敎以戰陣、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險制州兵譁潰之患、要使夫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以壯聲勢、帝詔行之、竟爲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庚寅 六年、夏五月、陳俊卿罷、

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爲請、俊卿以爲大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帝意方鄕允文、俊卿因力求去、遂判福州、

閏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爲金國祈請使、

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紹興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口以爲請、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分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然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二事皆無成功、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

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或猶以爲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

辛卯 七年、春正月、帝作敬天圖、

帝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殿

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者名曰敬天圖虞允文對云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深然之

二月立恭王惇爲皇太子

三月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未拜而罷

說妻吳氏太上皇后女弟也說因緣援親屬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未有敢涌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會中書舍人范成大不草詞說遂奉祠

未幾宰相欲伸前命出栻知袁州

壬辰 八年春二月復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罷侍御史李衡等四人

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論說不可執政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詔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四人皆罷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

秋七月罷虞允文爲四川宣撫使

帝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三人對皆鯁亮有文學爲時所推重帝不報而用武泰節度使曾覿所薦者允文爭之不從遂力求去罷之

諡忠肅

甲午 淳熙元年秋八月張說免 帝廉知其欺罔也

乙未 二年夏四月宴輔臣於玉津園

帝謂丞相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爲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爲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爲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爲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之紳

丙申 三年夏六月召朱熹爲秘書郎不至

參知政事龔茂良言熹操行耿介除秘書郎或讒之遂改主管武夷山沖佑觀史浩復薦熹知南康軍再辭不許至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間詣郡學引士子與之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 白鹿洞書院在南康府廬山五老峯下唐李渤與兄涉隱北嘗養白鹿自隨因名焉

戊戌 五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請禁有司毋以程顥王安石之說取士

子七年春二月右文殿修撰張栻卒

栻潁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為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者

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為都司日肩輿出遇曾覿覿舉手欲揖栻急掩其窗檽覿慚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為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為先栻聞道甚早朱熹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於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之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為南軒先生

辛八年秋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

祖謙夷簡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徙居婺州其學本於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而友朱熹張栻學以關洛為宗少卞[illegible]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以為後世法學者稱為東萊先生

八月以王淮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淮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

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時浙東大饑淮薦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遂輻湊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帝謂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

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詔下熹社倉法於諸路。

壬寅 九年、秋九月、以朱熹爲江西提刑、熹辭不拜、

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爲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爲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乞奉祠、

癸卯 十年、夏六月、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

王淮以唐仲友故怨朱熹、欲沮之、以太府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之所共學也、而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行、又大不然、不幾於欺其名以濟其僞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蓋指熹也、帝然之、繇是道學之名、貽禍於世、後直學士院尤袤言於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此豈盛世所宜有、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真僞相亂耳、令不許

丁未 十四年、秋九月、太上皇崩、帝致喪三年、（者臣屢請遵易月之）

冬十一月、詔皇太子參決庶務、

戊申 十五年、夏六月、以朱熹爲兵部郎官、未上而罷、

丞相周必大薦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帝所厭聞、愼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以存天理遏人欲爲言、帝曰、久不見卿、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劾熹竊張載程頤餘緒、妄自推尊、輒携門生數十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緬以

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
侍御史胡晉臣劾栗喜同惡異、乃出栗知泉州、而
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
冬十二月、以朱熹爲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
熹既歸、投匭進封事、言天下大本與今日急務、大
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
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凡此六事、皆
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
不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
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

乃以秘閣修撰奉祠、
己酉 十六年、春二月、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爲
壽皇聖帝、
立皇后李氏、
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湖北、聞道
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
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爲恭王
妃、生嘉王擴、妃性妬悍、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
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
誤、壽皇亦屢訓敕、令以皇太后爲法、不然、行當廢
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爲后、（安陽名屬河南彰德府、慶遠府名隸廣西、）

○光宗皇帝（名惇、孝宗第三子、在位五年）

庚戌 紹熙元年（金章宗璟明昌元年）春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
乞禁譏議道學者、
光祖言、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咸平、景德之
間、至於慶曆、嘉祐、盛矣、而壞於熙豐之邪說、幸而
元祐君子起而救之、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其
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近世朋黨
已成、忠諫獲罪、伏乞聖恩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

是非繇此而定、邪說繇此而消、道學之議、繇此而
消、朋黨之迹、繇此而泯、和平之福、繇此而集、則生
靈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是
年、廷試舉人婺州進士王介策、亦言今之所謂道
學者、卽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
故設此爲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
爲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嘆擢爲第三、繇是道學
之議少沮、
辛亥 二年、冬十一月、帝有疾、
初、帝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

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
官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
宮車過即投藥萬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心銜
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不許后
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
不朝壽皇后又以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於齋
宮后殺貴妃以暴疾聞翼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
黃壇燭滅不能成祭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値此
變震懼增疾遂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驕恣
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壬子 三年春三月帝疾瘳羣臣請朝重華宮不果行
帝自有疾重華溫凊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
皇傳旨而免既而帝神思寖清宰輔百官下至韋
布之士以過宮爲請者甚衆至有叩頭引裾號泣
而諫者帝開悟有翻然風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
人始以爲憂
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
時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
對往復規諫帝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
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
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癸丑 四年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
亮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
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之永
康嘗圜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於
西湖耳淳熙中更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
錢塘非駐蹕之所曾覿聞而欲見焉亮恥之踰垣
而逃覿不悅大臣亦惡其切直交沮之壽皇欲官
亮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
一官乎即渡江歸勵志讀書其學自孟子後惟推

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
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正
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陣正
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
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
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
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
下之於壽皇蒞政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
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
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

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以爲京邑之美觀哉、帝得
其策、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爲第一、授
簽書建康府判官、尋卒、永康縣名屬金華府
秋七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
九月、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聽、冬十一月、始朝、
帝制於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陽節、羣臣連
章請帝過宮、不聽、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
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
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輒
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屛、后挽留帝
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中
書舍人陳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御屛後、
后叱之、退、傅良痛哭於庭、竟傳旨罷還、內及十月
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
罷黜、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
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尚書趙彥逾力諫、帝始往
朝、
十二月、以朱熹知潭州、時使者自金還、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甲寅五年、春正月、壽皇有疾、○夏四月、帝及后幸玉津
園、羣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

自壽皇不豫、羣臣請帝省視、皆不報、而與皇后幸
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爲
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
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若
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
不慮、帝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點曰、陛下一出、即
當釋然、帝猶未決、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
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
自白、壽皇疾益甚、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復辭以
疾、於是羣臣詣府罷者百餘人、詔不許、

五月、壽皇疾大漸、詔嘉王擴問疾重華宮、
羣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丞相留正等率宰執
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羣臣隨帝入至福
寧殿、內侍閉門、慟哭而出、起居舍人彭龜年、侍講
黃裳等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
壽皇爲之感動、
六月、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留正等請壽聖皇太后代
行喪禮、
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留正與趙汝愚議請太后垂
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

南內講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詣
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
爲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
服然喪不可以無主視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
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
尊壽聖皇太后爲太皇太后
秋七月留正請建太子不許遂稱疾而逃
先是尚書左選郎官葉適言於留正曰帝疾不執
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
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

綱鑑正史約八 卷三十五 光宗 三十四

成宜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
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
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
得之大懼因朝佯仆於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初
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建國若未
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趙汝愚請
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而遽
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
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爲太上皇帝
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時將禪

祭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乃與葉適等謀白內禪
意於太皇太后適與知閤門事韓侂胄定計侂胄
因所善內侍張宗尹奏太后者再不獲命退遇內
侍省關禮具告之禮入見太后泣請乃許時嘉王
謁告不入臨將禪祭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
出翼日甲子羣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
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
喪臣等乞立嘉王爲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
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
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

綱鑑正史約八 卷三十五 光宗 三十五

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
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未能執喪
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
皇帝爲太上皇帝太后覽畢曰甚善乃命汝愚以
旨諭太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
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
萬一變生置太上皇於何地衆扶皇子詣几筵殿
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發位百官起居訖行
禪祭禮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復召留正赴都堂視事

侂胄乃[illegible]宗后韓氏季父

加知閤門事韓侂胄汝州防禦使
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
何可以言功，但遷侂胄防禦，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
詔旨，浸見親幸，時乘間竊弄威福，臨安府徐誼告
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
聽，葉適亦言於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
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
八月，召朱熹至，以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
初黃裳爲嘉王府翊善，光宗論之曰，嘉王進學，皆
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

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爲誰，裳以朱熹對，
及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
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
龜年對曰，朱熹，王深善之，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
何，及王即位，趙汝愚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

按莊公之母文姜桓公夫人也與齊侯通桓公爲齊所殺文姜益肆而莊公不復制之

內批罷左丞相留正，
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
非知閤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
擢官不合，侂胄因間之于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
建康府，

以趙汝愚爲右丞相
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爲御史中丞，劉德秀爲監察
御史，罷右正言黃度，
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遂以內批拜謝深甫爲
中丞，劉德秀爲御史，臺諫是言路，皆侂胄之黨，排斥
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爲帝切言之，甚復
數白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勿使預政，汝愚
爲人疎，謂其易制，不以爲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
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
擅權，天下所疑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

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
閏月，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
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講畢，有可以開
益帝德者，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加納焉，至是，以黃
度之去，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
執，移易臺諫，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中外皆謂
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疏入，韓
侂胄大怒，使優人王喜峩冠闊袖，象大儒，戲於帝
前，因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
手批除熹宮觀，熹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

不言無不盡旣去侂胄益無所忌、

十二月、以趙彥逾爲四川制置使、

彥逾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於帝、指爲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爲陛下言之、繇是帝益疑汝愚矣、

寧宗皇帝 名擴光宗第二子、在位三十年、

乙卯慶元元年、春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

韓侂胄欲逐汝愚、謀於叅知政事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

秘書監李沐嘗有怨於汝愚、引爲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安天位、乃出知福州、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兩宮隔絶、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隕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勛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黯黮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知臨安府徐誼、博士楊簡、亦抗疏留汝愚、李沐劾爲黨、皆斥之、

夏四月、竄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

宏中與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傅徐範六人伏闕上書言、趙汝愚之忠勤、李祥楊簡之非黨、李沐之回邪、乞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韓侂胄大怒、內批編管宏中等五百里外、天下號爲六君子焉、

六月、右正言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眞僞、遂罷國子司業汪逵等、

自程顥程頤傳孔孟千載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致知力行、其學大振、流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道德之名、陰以攻詆、

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素爲淸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爲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僞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眞情、廉潔好修者皆僞耳、繇是有僞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眞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語、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興王之所必斥也、願陛下考核眞僞以辯邪正、詔下其章、繇是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汪逵入對言之、德秀以逵爲狂言、亦被斥、

冬十一月竄故相趙汝愚於永州汝愚至衡州暴卒
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繇是監察
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爲不軌乘龍
授鼎假夢爲符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
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識者遂
以爲罪云詔責汝愚永州安置汝愚怡然就道行
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鍪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
愚遂暴卒天下聞而冤之（後諡忠定）
丙辰二年（金承安元年）春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知貢舉
翥與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

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
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
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
秋七月罷殿中侍御史黃黼
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
皆名士欲盡除之一時號爲君子無不斥罷太皇
太后聞而非之以語帝帝乃詔臺諫給舍論奏不
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
侂胄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
等上疏爭以爲不可乃改不必更及舊事爲不
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
黃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
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
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遂罷黼而以姚愈代之
八月禁用偽學之黨
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偽學倡獗圖爲
不軌搖動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
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群邪屏跡自御
筆存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
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

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
戒陛下何未悟也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遂詔
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詔監司
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
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
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
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爲偽不願考校士
論壯之
冬十二月削秘閣修撰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於道
州

時朱熹家居，草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因
以明趙汝愚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且
賈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人，熹
默然取藁焚之，因更號遯翁。時臺諫皆侂胄所引，
洶洶爭欲以熹爲奇貨，然無敢先發者。胡紘未達
時，嘗謁熹，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
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
及是爲監察御史，乃銳然以擊熹爲任，經年醞釀，
章奏乃成。會改官，以疏草授御史沈繼祖，誣論熹
十罪，且言熹剽竊程頤、張載之餘論，以喫菜事魔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五 宋寧宗 三十三

之妖術，簧鼓後進，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
徒，以益其黨。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詔熹落職罷
祠，竄元定於道州。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羣書，
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子正蒙授元定，曰：此孔
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辯析益精。登建陽
西山絕頂，忍饑啖薺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
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
講論。會偽學禁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
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別蕭
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

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
得矣。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謝
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
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
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
卒。西山在建寧府建陽縣崇泰里。後舂陵山名，在永州府寧遠縣東北。

己巳　三年冬十二月，籍偽學。

知綿州王沇上疏，乞置偽學之籍。於是偽學逆黨
得罪著籍者五十九人。綿州屬成都府。

戊午　四年秋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五 宋寧宗 三十三

院事。

及之爲吏部尚書，諂事侂胄，居二年不遷，見侂胄
流涕，敘其知遇之意，衰遲之態，不覺屈膝。侂胄憐
之，故有是命。侂胄嘗值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及
之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闔未及閉，
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譏，傳
以爲笑。

育太祖十世孫與愿於宮中，賜名曮。

以趙師𢍰爲工部侍郎。

師𢍰諂事韓侂胄，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

獨獻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侂胄愛妾十
人欲得北珠冠師羿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侂胄
嘗過南園山莊顧竹籬草舍謂師羿曰此眞田舍
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嗥叢薄間視之乃
師羿也侂胄大笑聞者鄙之

己未 五年秋八月帝始朝太上皇帝於壽康宮

九月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

庚申 六年春閏二月以何澹知樞密院事

三月故秘閣修撰朱熹卒 諡曰文

時攻僞學日急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
謝遣生徒笑而不答其門人最知名者曰黃幹李
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沉輔廣熹稱之言曰道
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繇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
微至孟子而始著繇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
至熹而始著㫁以爲知言幹初見熹夜不設榻熹
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
及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幹與之訣曰吾道
之託在此吾無憾矣燔初見熹熹告以曾子弘毅
之語燔因以弘名其齋熹語人曰燔進學可畏處
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燔嘗曰凡人不待
仕宦有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
功業也洽從熹學自六經傳注而下皆究其指歸
熹嘉其篤志謂黃幹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者二
三君也洽自少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
當爲則勇不可奪淳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
之謂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讀之
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熹至漳淳請受教熹語之
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繇是所聞皆切要語方子端
謹純篤初見熹熹謂曰觀子爲人自是寡過但寬
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齋

嘗曰吾於學問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
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耳灝性行端飭以
孝友稱廣淳謹勤修沉元定子也

秋八月太上皇崩 知其何以好死是知天也

九月處士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詔配祖泰於欽
州牢城 欽州屬廉州府

先是祖泰兄祖儉爲太府寺丞以言事貶祖泰語
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
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
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

必請誅之以防禍亂乃杖祖泰一百流欽州牢城
收管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
至府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試言之吾
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
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耶
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
風喪心耶

辛酉 嘉泰元年金泰和元年秋八月以程松同知樞密院事

程松諂附韓侂胄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爲諫議大
夫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於侂胄名之曰

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松曰欲使賤名常
達鈞聽耳遂同知樞密府

壬戌 二年春二月弛偽學黨禁復諸貶謫者官

偽學之禍雖本於韓侂胄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
實京鏜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及鏜死三
人亦罷侂胄厭前事乖戾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
議會張孝伯謂侂胄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
之禍侂胄然之遂追復趙汝愚資政殿學士而偽
黨之禁寖弛貶斥者漸還故職矣

甲子 四年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　印訥死矣

金爲北鄙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士卒
塗炭府倉空匱國勢日弱羣盜蜂起時有勸侂胄
宜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
起既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朝言金國必亂亡
願屬元老大臣備兵爲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
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
矣　辛与鄭鄧乃催命鬼也

乙丑 開禧元年秋七月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

論者謂侂胄繋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
比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

其第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
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

以蘇師旦爲安遠節度使領閤門事

韓侂胄呢師旦爲腹心故有是除

九月以丘崈爲江淮宣撫使崈辭不拜

初韓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崈崈曰中原淪陷且百
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
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
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
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命崈宣撫江淮崈

手書切諫曰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
宜申警軍實使敵有常勝之勢若釁自彼作我有
詞矣因力辭不拜侂冑不悅

丙寅二年（元太祖法天啓運聖武元年）夏五月下詔伐金（諸軍皆敗）

秋七月蘇師旦有罪安置韶州

韓侂冑既喪師始覺爲蘇師旦所誤一日召學士
李璧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璧微摘其過以覘
之因極言師旦怙勢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
足以謝天下侂冑然之遂罷師旦韶州安置

冬十月金僕散揆分兵入寇（遂陷濠州圍和州）

十一月以丘崈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

十二月丘崈遣使如金請和金僕散揆遣師下蔡

金僕散揆欲通和罷兵得韓琦五世孫元靚遣
之渡江丘崈使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靚言兩國交
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
保故來依太師耳崈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崈
密使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既而元靚回得金行
省文字崈以聞於朝韓侂冑力以師出屢敗悔其
前謀論崈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崈乃遣劉祐
持書於揆揆願講好息兵揆許之退屯下蔡和州圍
解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

時諸將用兵皆敗唯再遇數有功嘗引金人與戰
且前且卻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煑豆布
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嗜
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
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一夕拔營去留
旗幟於營幷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
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
已遠矣

蒙古奇渥溫鐵木眞稱帝於斡難河（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眞是爲元太祖）

丁卯三年春二月以方信孺爲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

秋九月貶方信孺官遣右司郎中王柟如金軍

信孺至濠州金紇石烈子仁要以五事曰稱臣割
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止信孺獄中露刃環守
之絕其薪水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
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曰若不
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
外矣及還韓侂冑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

初曾后卒將立楊后也侂胄不可故楊后怨之

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怒奪信孺三官、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强敵、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柟薦、乃命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柟倫之孫也、

冬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于玉津園。詔暴侂胄罪惡於中外、

自興兵以來、公私力屈、侂胄以金人欲罪首謀、乃復銳意出師、中外憂懼、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

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胄、亦使皇子榮王曮具疏、言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始允可、乃命后兄楊次山與彌遠共圖之、彌遠自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仍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翼日侂胄入朝、震以兵擁至玉津園、殛殺之、乃下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遣使即詔州誅蘇師旦、

立榮王曮爲皇太子、更名幬（幬更名詢）

戊辰 嘉定元年、春正月、王柟還自汴、三月、以韓侂胄蘇師旦首畀金、

柟持金書求函侂胄首以贖淮南、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以侂胄及師旦之首付王柟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柟至金、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遂罷兵、

秋九月、金遣使來、和議成、

己巳 二年、（金主永濟大安元年）

庚午 三年、冬十二月、蒙古侵金、

辛未 四年、秋八月、蒙古攻金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棄城遁、金西北諸州、皆降蒙古、

壬申 五年、（金崇慶元年）秋七月、雷雨、太廟屋壞、

權直學士院眞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警、及於宗廟者、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博通下情、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

癸酉 六年、（金至寧元年九月宣宗珣貞祐元年）秋八月、金胡沙虎弒其主永濟、而立昇王珣、

冬十月蒙古大敗金將木虎高琪於懷來進圍燕高琪還殺胡沙虎

十二月蒙古分兵拔金河北河東諸州郡

甲戌 七年春三月金以其故主永濟之女歸蒙古夏四月及蒙古平○五月金主珣徙都汴秋七月蒙古復圍燕

金主遷都於汴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為疑我之計耳復圖南侵

罷金歲幣

時以金有難二年不遣歲幣金屢遣使來督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絕之其略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黄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埸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為自安之計也帝納之遂罷金歲幣

乙亥 八年春三月金主遣兵救燕與蒙古兵遇於霸州大潰夏五月中都留守右丞相完顏承暉自殺蒙古遂入燕

冬十一月以真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

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讎高宗孝宗值其方彊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二曰比隣之道不可

輕言韃靼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其攻守之策以逆杜窺窬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為我欣戚問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壤為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為喜虜亡為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乃為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為言矣乾象告愆遇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

忽昭昭之儆戒乎。五日、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鬲不可以為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為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鬱。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繫分、故臣於篇終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丁丑 十年、金定興元年 夏四月、金人分道入寇、

先是、金右司諫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則韃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五　宋寧宗　四十四

靼聞之、亦將斂跡、不宜用兵以益敵。金主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示參政高汝礪、汝礪言有哀祈之意、徒示微弱、無足取者。議遂寢。至是、朮虎高琪勸金主侵宋以廣疆土、乃命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帥師南侵、

六月、詔伐金、

戊寅 十一年、冬十二月、金主珣遣使來求和、不納、遂使其太子守緒會兵入寇、鈐轄孟宗政、扈再興合擊金人于棗陽、大敗之

辛巳 十四年、夏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

初、史彌遠以帝未有儲嗣、欲借沂王置後為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館客余天錫告還鄉、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為丞相館客、具雞黍甚肅、須臾以二子侍立、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趙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遂召見。彌遠善相、大奇之。至是立貴和為太子、以貴誠為秉義郎、

史臣曰、皇子既立、而史彌遠復以與莒為秉義郎、其志欲何如哉。蓋將居此奇貨以俟時而售也。豈待皇子嫉忌而後謀廢立哉、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五　宋寧宗　四十五

秋九月、立宗室貴誠為沂王後、

壬午 十五年、金元光元年 春二月、進封子竑為濟國公、以貴誠為邵州防禦使、

時楊皇后專政、史彌遠用事久、權勢熏灼。皇子竑心不能平、嘗書於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德秀因力請外而去。一日彌

遠爲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
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
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卽
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語
泄者、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
惠憲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爲文、每謁彌遠、
卽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問清之
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
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
之再三、奉之之意蓋決、乃日媒孽竑之失言於帝、

親廢竑而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新州今肇慶府新興縣恩州今東昌府恩縣淨慈寺在杭州西湖上
甲申 十七年、秋八月、帝崩、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
更名昀、尊皇后爲皇太后、同聽政、封皇子竑爲濟
王、出居湖州、
九月、以眞德秀直學士院、魏了翁爲起居郎、
德秀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
臣、固結人心、爲本、帝開納之、了翁當開禧初、以武
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相劾
其狂妄、遂以親老辭去、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
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繇是蜀人
盡知義理之學、及爲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
敦頤、程顥、程頤、張栻、錫爵定謚、示學者趨向、朝廷
從之、至是以起居舍人、進改起居郞、白鶴山在嘉定州邛縣西
理宗皇帝 名昀、太祖十世孫、榮王希瓐之子、在位四十年、
乙酉 寶慶元年、春正月、湖州潘壬起兵、謀立濟王竑、竑
討平之、史彌遠矯詔殺竑、追貶爲巴陵郡公、巴陵今岳州府
初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
甫密告保寧節度使李全、謀立濟王、全欲坐致成
敗、陽與之期、日起兵、壬等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

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千餘人結
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濟
王聞變、匿水竇中、壬等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
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強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
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壬等僞爲金榜揭
於門、數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
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
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
兵討壬、壬變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壬至楚將渡
淮、爲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竑、詐言

涪陵公是實初封秦王故曰秦邸雍熙元年廷美以憂卒太宗封涪王謚曰悼以其子德恭爲刺史

竑有疾、令余天錫召醫入湖、乃視之、天錫至、諭旨
逼竑縊于州治、以疾薨聞、詔貶爲巴陵郡公、起
居郎魏了翁、金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冤、
眞德秀入對、因曰、霅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
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
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
之、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
置甚善、臣未敢以爲然、帝曰、一時倉卒耳、德秀曰、
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進德修學、以掩前失、帝曰、
善、霅水在湖州治南故湖州號霅川

倉卒弄非相與其罪也

夏四月、太后以疾罷聽政、
秋七月、以梁成大爲監察御史、罷直學士眞德秀、金
部員外郎洪咨夔、
時論濟王事者衆、史彌遠患之、成大以知縣候銓
待選、諂事彌遠家幹者萬昕、昕一日言眞德秀當
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遂擢爲御史、成大
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爲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
三人必相繼擊之、於是給事中王塈等駁德秀所
主濟王贈典、莫澤等繼劾之、遂命提舉玉隆宮、咨
夔亦言濟王冤、成大等復交劾之、鐫二秩、繇是名
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成大、知孝與澤爲三凶、
冬十一月、貶魏了翁、官居之靖州、罷眞德秀祠祿、
梁成大貽書所親曰、眞德秀乃眞小人、魏了翁乃
僞君子、此語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
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
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罷歸浦城、修讀
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
此以往、靖州隸湖廣浦城縣名屬建寧府
丙戌二年、春正月、贈陸九齡等官、賜謚、錄張栻、呂祖謙、
陸九淵後、

九齡撫州金谿人、幼穎悟端重、秦檜當國、程氏學
廢、九齡獨尊其說、舉進士、調興國教授、嚴規矩、肅
衣冠、勸綏引翼、士類興起、改全州教授、卒、九齡家
累世義居、闔門百口、男女各居其職、閨門之內、肅
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至是贈直秘閣、謚
文達、弟九淵、生而穎異、與其兄自相師友、和而不
同、其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
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
心、後以將作監丞奉祠還鄉、學者稱爲象山先生、
或勸其著書、九淵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嘗

與朱熹會於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來往論辨不置焉知荆門軍卒謚文安次兄九齡亦學問淵粹人稱爲梭山先生九淵門人其最著者曰袁燮楊簡沈煥舒璘燮鄞人端粹專靜慨然以名節自許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爲潔齋先生簡爲學力行爲政設施皆可爲後世法煥定海人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嘗

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至是贈直文華閣謚端憲璘奉化人刻苦磨厲改過遷善聞朱熹呂祖謙講學於婺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床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仕終宜州通判卒至是謚文靖（撫州府名金谿縣名屬撫州鵞湖山名在廣信府鉛山縣荆門軍今承天府荆門州鄞與定海奉化皆縣名今屬寧波府宜州今袁州府分宜縣）

丁亥 三年（是歲夏亡）夏六月蒙古鐵木眞滅夏以夏主晛歸

冬十二月蒙古鐵木眞死於六盤山少子拖雷監國

己丑 紹定二年（蒙古太宗窩闊台元年）秋八月蒙古窩闊台立（太祖第三子廟號太宗）

庚寅 三年春三月起復趙范趙葵節制鎮江滁州軍馬

冬十二月立皇后謝氏

辛卯 四年夏五月蒙古侵金使速不罕來假道秋七月至沔州統制張宣殺之

拖雷聞速不罕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壬辰 五年（金天興元年）春正月以孟珙爲京西兵馬鈐轄屯襄陽

蒙古使其將速不臺圍金汴京（金完顏合達等引軍援汴及蒙古拖雷戰於三峯山大敗）

三月金遣曹王訛可爲質于蒙古請和夏四月蒙古退軍河洛○秋七月金殺蒙古使者三十餘人（和議遂絕）

冬十二月蒙古遣使來議伐金許之（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

金主守緒出奔河北蒙古速不臺復圍汴

癸巳 六年春正月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以城降蒙古○夏四月金崔立執其主之后妃及梁王從恪等送蒙古軍蒙古速不臺殺從恪等以后妃北還

六月金主守緒走蔡州

秋九月金人來乞糶不許

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帛爲賄朕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淸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弊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爲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脣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爾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

冬十月封史彌遠爲會稽郡王奉朝請彌遠尋卒

彌遠獨相凡二十六年權傾中外初欲反韓侂胄所爲故收召賢才老成布於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用憸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立己故恩寵終其身

以陳德剛爲福建制置使

德剛醇正明決與史彌遠同鄉里每以濟王之事責彌遠故奉祠者十年至是復用及入對帝慰勞甚至因問來攻蔡州以復讐如何德剛曰此在國家不可一日而忘此舉但恐此舉之後方煩聖慮耳帝曰朕與廷臣深計之時不可失也德剛曰所謂時者人材資用無匱之謂陛下還有之乎帝默然

甲午 端平元年是歲金亡 春正月金主守緒傳位於其宗室承麟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守緒及其尚書右丞完顏忽斜虎死之承麟爲亂兵所殺金亡

三月以賈貴妃弟似道爲籍田令

似道恃寵不檢日縱遊諸妓家至夜即燕遊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之巖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

夏四月獻金俘於太廟論功行賞有差

監察御史洪咨夔言殘金雖滅鄰國方强益嚴守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帝嘉納之

六月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知廬州全子才會兵趨汴金故將李伯淵等誅崔立以降

范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廷多以爲未可獨鄭淸之力主其說乃命范

刻日進兵范蔡議官岳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
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
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
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饋餉後必悔之范不聽
知樞密院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夫規恢進取必
須擇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乏卒寡財匱食竭
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騷動矣願堅持聖意
定爲國論以絕紛紛之說不聽詔全子才合淮西
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等爲崔立所侮
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

立謀備禦之策遂刺殺之
趙葵帥師會全子才於汴秋七月葵將楊誼等入洛
陽○八月蒙古復引兵至洛陽城下楊誼軍潰趙葵
全子才遂棄汴而歸
九月召眞德秀爲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
帝因民望召還二人德秀入對帝迎謂曰卿去國
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上進因言於帝
曰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
原終爲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
測臣實憂之了翁入對言事剴切反覆利害之端

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
冬十二月蒙古使王檝來
蒙古使王檝來言曰何爲而敗盟也自是河淮之
間無寧日矣
乙未 二年春正月詔孟珙屯黃州
珙朝辭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
以俟機會帝問和議珙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
不當言和珙至黃增陴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
者日以千數
三月以眞德秀參知政事 尋卒諡文忠

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
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
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繇是中外交頌史
彌遠忌之輒擯不用及歸朝將大用則既衰矣然
自韓侂冑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
書皆顯禁絕之德秀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
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後世德秀之力爲
多
夏六月蒙古主使其子闊端等分道入寇
冬十二月以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

嚴武奉陽入切我陝房綰嚴居給事中云示禮馬欣鄰尹遷貴門侍郎謂宗朝節度御尚書生都有功

淵軍馬

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時急務帝
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
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陛
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

丙申 三年春三月襄陽將王旻等作亂以城降蒙古

趙范在襄陽以北軍將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
弼等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
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旻
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於蒙古時城中官

民尚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庫者無慮三十萬軍
器二十四庫皆爲蒙古所有金銀鹽鈔不與焉南
軍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反因勢刧掠襄陽爲之
一空自岳飛收復以來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
西陲一旦灰燼詔削趙范三官仍舊職任

丁酉 嘉熙元年春三月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戊戌 二年秋九月以孟珙爲京湖制置使冬十月珙復
郢州荊門軍

己亥 三年春三月孟珙復襄陽

襄陽既復珙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
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
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
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加兵於敵來之
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益
置先鋒軍

冬十二月孟珙遣兵禦蒙古于蜀口遂復夔州

以陳塤爲國子司業

塤史彌遠之甥紹定中爲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
側之蠱媚以正主德蓋指賈貴妃及彌遠也彌遠
召謂曰何爲好名塤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

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
其不好名耳因力請外彌遠卒乃召還至是以吏
部侍郎改司業諸生相慶以爲得師

庚子 四年春正月蒙古張柔等分道入寇○二月以孟
珙爲四川宣撫使珙遂大興屯田

辛丑 淳祐元年春正月詔加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封
爵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廷黜王安石從祀

冬十一月蒙古主窩濶台卒第六后乃馬真氏稱制

壬寅 二年春正月蒙古復寇蜀孟珙分兵禦之

蒙古燕京行省郎中姚樞棄官隱於蘇門（山名在衛輝府輝縣）

家貧無業不能拓業爲落魄

榈塹荒田數百畝誅茅爲屋置私廟四室中堂僉
魯司寇旁列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
其間以道學自任
癸卯 三年春正月蒙古張柔分兵屯田於襄城○二月
以余玠爲四川制置使
初玠家貧落魄走謁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
舟師泝淮入河所向有功累擢江東制置副使入
對言方今指郎戎之士爲麤人斥爲噲伍願陛下
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
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

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時蜀地殘破玠至
大更弊政遴選守宰招賢禮士屯兵聚糧爲必守
計蜀民始有安土之心玠又作經理西蜀圖以進
曰願假十年手挈西蜀之地還之朝廷然後歸老
山林臣之願也
三月余玠城釣魚山徙合州治之
初播州冉璡及弟璞俱有文武材聞玠賢自詣府
上謁玠待以上客璡璞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
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
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因請

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
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
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璡曰蜀口形
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
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
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己遂密以其謀
聞於朝廷請不次官之詔璡權發遣合州璞權通
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釣魚山在
重慶府合州東
丙午 六年蒙古定宗貴由元年秋七月蒙古主貴由立

號定宗
九月寧武節度使漢東公孟珙卒 謚忠襄
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論
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謁賓
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
若蕭然事外者自號無菴居士
戊申 八年春三月蒙古主貴由卒后斡兀立海迷失稱
制
己酉 九年秋九月嚴中外上書之禁
辛亥 十一年蒙古憲宗蒙哥元年夏六月蒙古主蒙哥立

秋七月，蒙古遣察罕等將兵分道寇淮蜀。

癸丑 寶祐元年，春正月，詔以與芮子禥為皇子，封永嘉郡王。與芮帝母弟。

夏五月，召余玠還。

先是，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率所部迎謁，班聲如雷，舟中皆失色，而玠自若。夔退，謂人曰：儒者乃有此人！玠欲誅夔，患其握重兵居外，乃夜召夔計事，斬之，以親將楊成代領其衆。會戎

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不許。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戎利心，帝惑之，而玠專制西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謙，帝不能平，會參知政事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遂召還。玠聞命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慕。

乙卯 三年，夏六月，以丁大全為右司諫。

大全，鎮江人，面藍色，為戚里婢壻，賓緣閻妃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於帝，自蕭山尉累拜右司諫，與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為三不吠犬。

丙辰 四年，夏五月，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

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

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詔罷槐，提舉洞霄宮。寘太學生陳宜中等於遠州。

時帝年寖高，閻貴妃專寵，頗預國政，丁大全諂事內豎，竊弄威福。槐惡其為人，大全聞而體遣客私

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己，乃日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大全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擁調兵露刃圍槐第，驅迫出城，而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極言大全之姦，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勵諸生毋得妄議國政。繇是士論翕然，稱宜中等號為六君子。

丁巳 五年，秋八月，蒙古主蒙哥分道入寇，以其少弟阿

里不哥守和林、
戊午 六年、冬、十一月、以賈似道爲樞密使、兩淮宣撫使、
己未 開慶元年、秋七月、蒙古主蒙哥卒於合州城下、餘
衆解圍北還、
八月、蒙古忽必烈將兵渡淮、九月、渡江、進圍鄂州、
冬十月、即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
鄂、
蒙古攻城益急、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
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蒙古主訃聞、而阿里
不哥欲襲尊號、因召羣臣議事、郝經請班師議和、

似道亦再遣京往、乃許之、遂拔砦而去、
庚申 景定元年、蒙古世祖皇帝忽必烈中統元年 春、三月、賈似道奏諸
路大捷、召似道還朝、
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殺兵
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實萬世無
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大功、召入朝、賞賚甚厚、
夏四月、蒙古主忽必烈立、憲宗同母弟 廟號世祖
蒙古初定官制、
蒙古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
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

制始備、
六月、立忠王禥爲皇太子、
秋七月、蒙古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來修好、賈似道
幽之眞州、
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
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蒙古主既立、欲來修好、王
文統素忌郝經有重名、請遣經、遂以翰林侍讀學
士充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似道
恐經至謀泄、拘留於眞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曰、
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欵兵誤

國、又數上書於帝、及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
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防守、嚴逾獄犴、介佐或不
能堪、經語之曰、死生進退、聽其在彼、我節不屈、盡
其在我、但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帝聞有
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
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
見、蒙古遣官訪問經等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
疆場來詰、淮東制置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眞
州、不報、
癸亥 四年春二月、詔買公田、置官領之、罷翰林學士徐

經孫

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上疏、請行祖宗限田之制、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于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訔副之、

翰林學士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經孫遂致仕去、經孫所舉陳茂濂為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歸家、

秋七月、置榷場於樊城、（在襄陽府）

先是瀘州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以玉帶與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於文德、文德許之、為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外、外通互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於白鶴、繇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為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瀘州隸四川）

周德恭曰、嗚呼、自置榷場於樊城、然後蒙古取襄樊之計成、而宋人失襄樊之機決矣、蒙古以利誘呂文德、文德不察、誤國之罪、可勝誅哉、

甲子五年（蒙古至元元年）秋七月、彗星出、中外上書、乞罷公田、

賈似道力求去位、詔勉留之、

有星孛於東方、長數十丈、詔求直言、上書者多言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賈似道上書力辨

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公田之說、公私兼濟、今業已成、遽因人言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卿宜安心、毋孤朕倚毘之意、繇是公論頓沮、

八月、蒙古入都於燕、

冬十月、帝崩、太子禥即位、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五終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六

史官顧錫疇編纂　錢塘汪

度宗皇帝（名禥，榮王與芮子，在位七年）

乙丑　咸淳元年，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
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棄官還越，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手詔起之，似道乃至。（下沱，市名，在荊州府枝江縣）

丙寅　二年，春正月，參知政事江萬里罷。
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丞

綱鑑正史約八　卷三十六　宋度宗　二

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因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銜忌之，萬里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丁卯　三年，春正月，立皇后全氏。

二月，以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治事都堂。
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賄求美職，一時貪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莫敢言者。

冬十二月，以呂文煥知襄陽府。○蒙古阿朮、劉整謀入寇，遂城白河口。
劉整言于蒙古主曰，襄陽吾故物，繇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為彊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朮與整經略襄陽。

綱鑑正史約八　卷三十六　宋度宗　三

阿朮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文德，文德怒且罵曰，汝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令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議者竊笑之。（虎頭山在襄陽府南，白河口在府東北）

戊辰　四年，秋九月，蒙古阿朮、劉整圍襄陽。
劉整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

而智之、得緣江七堡、遂築圍城以逼襄陽、
庚午 六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為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
襄樊、
殿前副都指揮使范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
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閫、事
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
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為
樂以取旨未至為辭、
夏四月、罷直學士院文天祥、
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堅、命學士降詔、天祥

當制、時内制相承、必先呈稿於相、天祥不從、似道
意不滿、諷臺臣張志立劾罷之、
秋八月、詔賈似道十日一朝、入朝不拜、
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
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起避
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襄樊
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臺亭榭、作半閑堂、日肆
淫樂、嘗與羣妾踞地鬭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
國重事耶、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
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
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
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
事賜死、繇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辛未 七年、夏五月、蒙古兵分道寇嘉定諸路、嘉定州隸四川
六年、蒙古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衡請徵弟子王梓姚燧等十二人為齋長、其為教
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
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
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人人自得、尊師敬業、
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

冬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元、取易乾元之義
癸酉 九年、春正月、樊城陷、守將范天順、牛富死之、
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呂文煥植木江中、聯以
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為固、至是阿
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
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范天順仰天
歎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處縊死、牛富率
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
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
赴火死、

二月、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
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爲薪、緝關會爲衣、文煥每一
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
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己、樊城既陷、復申請
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爲師臣出
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
運天下、欲從之、至是元阿里海涯至城下、宣元主
所降招諭文煥詔、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誓
文煥乃出降、元主以文煥爲襄漢大都督
冬十一月、以李庭芝爲淮東西制置使、
綱鑑正史約八卷三十六 宋度宗 五
甲戌 十年、秋七月、帝崩、子嘉國公㬎即位、太后臨朝稱
詔、理宗后謝氏也、尊爲太皇太后
八月、元史天澤伯顏大舉入寇
元主下詔數宋賈似道背盟拘執信使之罪、命天
澤伯顏帥師南侵、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
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天澤至郢病篤、召
還、諸軍並聽伯顏節制
冬十一月、以陸秀夫參議淮東制置司事、
李庭芝在淮南、聞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
士多者、以淮東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沉靜、不
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閤、賓主交驩、秀夫獨斂焉無
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
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
十二月、元伯顏攻陽邏堡、夏貴帥師拒之、伯顏使阿
朮襲青山磯、遂渡江 陽邏堡在黃州府黃岡縣
元伯顏拔陽邏堡、夏貴棄師走還、伯顏遂會阿朮趨
鄂州、鄂州降、元伯顏使行省右丞阿里海涯戍鄂、遂
引兵東下
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開府臨安、似道以孫虎臣
總統諸軍、
綱鑑正史約八卷三十六 宋度宗 六
詔天下勤王、○李庭芝遣兵入援
恭宗皇帝 名㬎、度宗次子、在位九年
乙亥 德祐元年、春正月、賈似道出師次于蕪湖、二月、夏
貴引兵會之、
以汪立信爲江淮招討使、募兵禦元、
初襄陽既失、立信移書於賈似道曰、今日天下之
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爲慮、廣獻歌深宮、嘯
傲湖山、欲拱揖折衝、不亦難乎、爲今日之計者有
三、內郡何事多兵、宜盡出之江干、距百里而屯、屯
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無事則泛舟長淮、往

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舉戰守並用此上策也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遲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惡其言抵之於地曰瞎賊狂言敢爾中以危法廢之及將出師乃召立信爲招討立信受詔即日上道與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撫立信背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四面皆元兵立信歎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但徒

死無益耳乃率所部數十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東以爲後圖

賈似道復請和于元伯顏不許

賈似道復遣宋京如元師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伯顏不許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瀕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

元陷池州權守趙昴發死之

時昴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固守計都統張林陰遣人納款昴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昴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昴發笑止之及元師薄城昴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從容堂林開門降

孫虎臣夏貴之師潰于江上賈似道奔揚州元盡陷江淮州郡

元陷饒州知州事唐震故相江萬里死之

元兵入饒境震發州民城守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道同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

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萬里初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城欲破萬里執門人陳偉器手歎曰大勢不可爲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內積屍如疊翼日萬里屍獨浮出從者斂葬之（饒州府名隸江西芝山在饒州府城北）

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

初勅王詔至天祥讀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

溪洞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爲之感動

遣元行人郝經還經至燕卒

賈似道有罪免

樞密使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堂吏翁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答之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

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卹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給還田主令率其租戶爲兵放還諸竄謫人

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

立信聞似道師潰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夜半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膺者三扼吭而卒後元兵入建康或以立信二策告伯顏伯顏歎息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到此命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

三月元伯顏入建康

建康統制徐旺榮開城納欵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言曰百年逋寇已扼其吭少緩之則逃入海島將遺後悔矣元主從之

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世傑分道出兵以拒元

有二星鬭于中天一星隕

夏四月元阿里海涯寇江陵朱禩孫高達以城降荊

南州軍皆陷

六月成都安撫使昝萬壽以嘉定諸城叛降元

秋七月張世傑與元阿术戰焦山下世傑敗績奔圌山

放賈似道于循州籍其家（循州今廣東惠州府）

會稽尉鄭虎臣以父嘗爲似道所配請爲監押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窘辱備至及至漳州木綿庵虎臣諷令自殺似道不從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殺

之。（建寧漳州倶府名隸福建）

八月，以文天祥知平江府。

初，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鄱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鄱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約日齊奮，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闊不報，故有是命。（隆興今江西南昌府）

冬十月，元伯顏渡江，分兵東下。

十二月，遣工部侍郎柳岳如元軍請平，伯顏不許。

陳宜中當國，遭時多難，不能措一策，惟事蒙蔽，將士離心，郡邑降破。至是遣柳岳奉書如元軍乞班師修好。岳見伯顏于無錫，泣請曰：嗣君幼冲，在衰経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爾。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

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遂令囊加歹偕岳還，而別遣人奏上部。（無錫縣名，屬常州）

丙子二年（端宗景炎元年）春正月，元阿里海涯破潭州，湖南鎮撫大使知州事李芾死之，湖南州軍皆降。

阿里海涯圍潭州日久，芾日以忠義勉其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死戰。城中天窮，力不能支，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酹之，因留賓佐會飲，達旦，乃召帳下沈忠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還家，殺其妻子，亦自刎。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守將吳繼明等以城降。繇是湖南諸郡皆降于元。

遣監察御史劉岊奉表稱臣于元。

陸秀夫還，言伯顏不肯從伯姪之稱。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

較也、遂遣昰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
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蒸嘗、
進封吉王昰爲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爲廣王、判泉州
文天祥乞命二王鎮閩廣以圖興復、太后從之、
元伯顏軍皐亭山、太皇太后遣使奉璽以降、右丞相
陳宜中夜遁、皐亭山在杭州府西北
伯顏進次皐亭山、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
而已帥衆背城一戰、陳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
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伯顏受之、遣使召宜
中出議降事、宜中遁歸于溫州之清澳、世傑以不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六 宋恭宗 十三
戰而降、遂去入海、
吳堅文天祥如元軍、伯顏執天祥、遣堅還
楊應奎還、言伯顏欲執政面議、太后拜天祥右丞
相、與左丞相堅往、天祥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爲
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
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
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
始、伯顏以北詔爲辭、傾天祥衆動不常、疑有異志
留之軍中、而遣堅還、伯顏遣鎮撫唆都、太常丞信
世昌館伴、唆都說天祥曰、大元將興學校、立科舉
丞相大宋爲狀元宰相、今爲大元宰相無疑、丞相
常稱國亡與亡、此男子心、今天下一統、國亡與亡
四字、願公勿言、天祥哭而拒之、
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今金華府
二月、元伯顏遣人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圖籍符印、
元人以文天祥北去、
浙江潮三日不至、時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潮乃三日不至、
元伯顏使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不及、二王遂走溫州
三月、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
等北去、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眞州、遂浮海如溫州、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六 宋端宗 十四
閏月、陳宜中等奉益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
之、開府福州、起兵興復、
帝至瓜洲、李庭芝使姜才將兵夜擣元兵、不克、
時帝北行至瓜洲、庭芝與才涕泣誓將士出奪之、
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
洲、戰三時、衆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
退、阿朮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耶、
夏五月朔、益王即位于福州、遙上帝尊號、尊度宗淑
妃楊氏爲皇太妃、同聽政、
召李庭芝爲右丞相、姜才爲保康軍承宣使

文天祥至自溫州、以爲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
元主忽必烈、廢德祐帝爲瀛國公、（尋爲僧、皇太后全氏亦爲尼、）
秋七月、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江西、（南劍州今屬建延平府）
李庭芝之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等皆降于元、庭芝之才死之、淮東盡陷、
時元阿术圍揚久、庭芝守禦益力、及臨江既陷、阿术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阿术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之、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陴上、會福州使至、庭芝乃命制置朱煥守揚、而自與

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术帥兵追庭芝及之、庭芝走入泰州、會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守將孫貴胡惟孝開北門納元兵、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就執、阿术皆殺之、
八月、元人以太皇太后謝氏北去、（太皇以病久留臨安、至是元人自宮中舁其牀以出）
九月、元軍分道寇閩廣、冬十一月、元軍入建寧邵武軍、（建寧邵武二府名、俱隸福建）陳宜中張世傑奉帝航海、
帝至泉州、招撫使蒲壽庚作亂、帝走潮州、壽庚以泉州叛降元、（泉州府今隸福建、潮州府隸廣東）
元人入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死之、（興化府名、隸福建）
初元兵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
帝次惠州、遣使奉表請降于元、

端宗皇帝（名昰、度宗長子、在位三年）

丁丑 景炎二年、冬十月、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
時播越海濱、庶事疎略、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

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動者、
戊寅 三年、（帝昺祥興元年）夏四月、帝崩、衛王即位、
帝崩、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耶、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時張世傑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内調工役、凡有述作、皆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六月、帝遷新會之崖山、（新會縣名、屬廣州府）

冬、閏十一月、元張弘範襲執文天祥于五坡嶺、
天祥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
以客禮之、天祥因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
帝昺 度宗末子 在位三年
己卯 祥興二年、春、正月、元張弘範襲厓山、張世傑力戰
禦之、
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
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
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爲書招世傑、天
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

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末云、人生自古誰
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零丁洋在廣州府香山縣
二月、張世傑與元張弘範戰于厓山、世傑兵潰、陸秀
夫負帝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死、
宋亡、海陵山在肇慶府陽江縣
世傑與弘範戰于厓山、兵潰、陸秀夫謂帝曰、德祐
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乃先驅其妻子入海、
仰負帝同溺、後宮諸臣死者甚衆、太后楊氏聞帝
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

東坡颶風賦、颶風者具四方風也

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至平章山下、遇
颶風大作、舟人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爲我取瓣香
來、至則仰天呼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
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
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若天不欲我復存趙
氏、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溺死、
冬、十月、文天祥至燕、不屈、元人囚之、
厓山之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
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
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況

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
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至燕、
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
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博羅等召見於樞密院、天祥
長揖不屈、博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
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
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
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
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
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而立二王、忠乎、天祥

曰、當北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于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

元紀

世祖皇帝 名忽必烈在位三十五年承宋末十六年

庚辰 至元十七年、春三月、遣使窮河源、

招討使都實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遍歷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羣流奔輳、近五七里、匯為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合亦里赤忽闌也里朮三河、其流寖大、始名黃河、又歧為八九股、行二十里、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繇崑崙而至湍郎、及闊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剌別里赤兒之地、合納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罕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

壬午 十九年、冬十二月、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

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帝遣王積翁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儻緣寬

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帝知其不可屈、議將釋之、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數千人、欲取丞相、帝疑丞相為天祥、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天祥受宋主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乃詔殺于燕京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

有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亦自惠州舁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而至，人以爲忠孝所感。

始海運

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與其徒張瑄，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懷。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船運糧，繇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亦逾年始至。朝廷知其未利，仍通舊運。忙兀䚟言海運爲便，遂立萬戶府四，總其事。又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止令清、瑄二人掌之。

丙戌 二十三年，春三月，遣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六 元世祖 三十

先是，文海爲集賢直學士，言省院諸司皆用南人，惟御史被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諳，亦宜參用之。至是，遂拜文海侍御史，往江南博求知名之士。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

丁亥 二十四年，冬十一月，以桑哥爲尚書右丞相。

戊子 二十五年，夏四月，徵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辭不至。

初枋得遁入建陽，時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既而留夢炎亦力薦之於上，枋得復遺書夢炎，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亦不可得，卒不行。

江南兵起。

秋九月，置徵理司。冬十月，遣使鉤考諸錢穀。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六 元世祖 三十一

初，桑哥摘委六部，鉤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爲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又請以參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詔從之。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今權姦用事，立尚書省鉤考錢穀，以割剝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桑哥大怒，羈京師不遣。

十一月，立桑哥輔政碑。

安仁之敗　謝枋得知信州時與元兵戰于安仁敗績

時天下騷然而江淮尤甚讒佞之徒方且諷請立石爲桑哥頌德帝曰民欲立則立之仍告桑哥使之喜也碑成樹之省前題曰王公輔政之碑

己丑二十六年夏四月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

初天祐見時方求材欲薦枋得爲功遣使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之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于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後萬

世之下皆不失爲忠臣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參政豈足以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至燕京五日死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俯仰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輒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富貴貧賤一不動其中平生無書不讀文章高邁奇絕汪洋演迤自成一家學者尊師之

辛卯二十八年春正月桑哥以罪免

天下以桑哥鉤考錢穀之故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者集賢直學士趙孟頫謂奉御徹里曰桑哥罪惡甚矣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公爲上所親信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事也時帝畋漷北徹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辨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讎所以立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不忽木問

之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即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衆遂詔臺省相與辨駁之桑哥辭屈遂免桑哥官籍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尋伏誅（漷　縣名屬順天府）

二月罷徵理司（）三月踣桑哥輔政碑

甲午三十一年春正月帝崩（）夏四月皇孫鐵木耳即位于上都（時太子真金先卒故立其子鐵木耳）

冬十二月太傅知樞密院事伯顏卒

伯顏深沉有謀略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如將一

人諸將仰之若神明，撫劇未嘗言功。卒諡忠武

成宗皇帝 名鐵木耳，世祖之孫，在位十三年。

乙未 元貞元年，夏閏四月，蘭州河清。蘭州屬臨洮府
上下三百餘里，凡三日。

丁酉 大德元年，秋七月，河決杞縣蒲口。
先是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至是蒲口復決。
乃命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文言河自陳留抵睢
東西百有餘里，大較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
不壞，水安得不北也。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
性，築長堤以禦泛濫，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

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爲業，異時
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
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
河北桑田盡化魚鱉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
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
道，竟如文言。

壬寅 六年，春正月，免朱清張瑄官，尋誅之。
二人父子致位顯要，宗戚皆累大官，田園館舍徧
天下，巨艘大船交諸番中，處藏倉庾相望，車馬填
塞門巷，僕從佩金虎符爲萬戶千戶者累數十人。
江南僧石祖進訴其不法事，上聞，時中書亦言二
人屢致人言，宜罷其官，詔御史臺鞫之，既而伏誅。

癸卯 七年，春三月，蘭谿處士金履祥卒。蘭谿縣名，屬金華府
履祥少從學同郡王柏及何基之門，二人蓋得朱
熹之傳者，以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
當時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
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者
也。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

丁未 十一年，春正月，帝崩。○右丞相哈剌哈孫遣使迎
懷寧王海山於漠北，及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於懷

州。○二月，愛育黎拔力八達至自懷州，誅阿忽台等，
執阿難答歸於上都。○夏五月，懷寧王海山至上都，
廢皇后伯岳吾氏居東安，殺之，誅安西王阿難答及
諸王明里帖木兒，遂即位。○六月，立弟愛育黎拔力
八達爲皇太子。

武宗皇帝 名海山，武宗兄答剌麻八剌長子，在位五年。

戊申 至大元年，春正月，以阿沙不花爲右丞相，行御史
大夫事。
初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
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麯糵是耽，姬嬪

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帝責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曰，臣方欲陛下節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拜右相，

西僧毆上都留守李璧，釋不問。

西番僧之在上都者，強市民薪，民訴於璧，璧方詢其豫，僧已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髮捽諸地，捶朴交下，拽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於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合兒八剌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語侵帝事，聞，亦釋不

問。時宣政方奏言，凡毆西僧者斷其手，詈者截其舌，皇太子聞之，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遂寢其令。

冬，十月，以西僧教瓦班為翰林學士承旨。

門丙 二年，秋八月，置太子右衛率府，

翰林直學士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為，諸公深思之，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王上聞之奈何，澤懼曰，慮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為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嘗論羣下曰，事去不經王彥博議者勿啓，一日約方啓事，一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然其言。

辛亥 四年，春正月，帝崩。○三月，皇太子即位。

仁宗皇帝 名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同母弟，在位十年。

壬子 皇慶元年，春正月，制進翰林國史院秩。

帝論中書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朕自選用，汝等毋得輒擬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乃萬世公論，於是陞翰

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尋勅博選中外才學之士居之。

癸丑 二年，夏六月，詔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並從祀孔子廟庭。

甲寅 延祐元年，夏六月，勅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

冬，十二月，復以齊履謙為國子司業。

初，履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既罷去，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謙為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優者為一分，辭理平優者為半分，歲

終積至八分者爲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
帝從其議
乙卯 二年夏五月成紀縣山移
是夜疾風雷雹北山南移至夕河川次日再移平
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監察御史馬
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縣在野有當用不
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爾
丙辰 三年冬十月以趙孟頫爲翰林學士承旨
有間之者言國史不宜令孟頫與帝曰子昂世祖
所簡拔朕眷之館閣使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吹
[illegible]卷三十本 元仁宗 [illegible]
吹何也復厚賜之
冬十二月立子碩德八剌爲皇太子
戊午 五年春二月寫金字佛經 共糜金三千九百兩
庚申 七年春正月帝崩○三月太子即位
夏四月近臣獻七寶帶却之
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
薦賢者而爲人進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還之
英宗皇帝 名碩德八剌仁宗太子在位三年
辛酉 至治元年春正月罷元夕張燈于禁中
帝欲以元夕張燈禁中時居先帝喪參議中書省
事張養浩具疏因左丞相拜住以諫曰世祖臨御
三十餘年每値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況闕庭
宮掖之嚴邃尤當戒愼帝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
不敢言卽命罷之賜養浩幣帛以旌其直
癸亥 二年春正月起吳澄爲翰林直學士
初澄遊龍興時元明善爲行省掾以文學自負嘗
問澄易詩書春秋與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
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家親執
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澄嘗爲學者言朱子於
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重問學
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故學以德性
爲本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
[illegible]卷三十本 元英宗 [illegible]
二月勅寫金字藏經
詔學士吳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
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
樂聞而輪廻之說不過謂爲善者死則上通高明
其極品與日月齊光爲惡者死則下淪汚穢其極
下與沙蟲同類其徒遂創爲薦拔之論以惑世人
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自國初以來
凡寫經追薦不知其幾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

敘、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
秋、八月、癸亥、御史大夫鐵失弑帝于南坡、及右丞相
拜住、
初、鐵木迭兒既奪爵、籍産、鐵失等以奸黨不自安、
至是帝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知樞
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花等謀逆、以鐵
失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鐵失先與前平章政事
赤斤鐵木兒殺右丞相拜住、而鐵失直犯禁幄、手
弑帝于臥所、
諸王按梯不花等奉璽綬迎晉王也孫鐵木兒于北

邊、九月、晉王即位于龍居河、
冬、十月、鐵失、也先鐵木兒等伏誅、
泰定皇帝 名也孫鐵木兒、以文宗入繼帝統、在位五年、
甲子 泰定元年、春、二月、立子阿速吉八爲皇太子、
戊辰 致和元年、文宗皇帝圖帖睦爾天曆元年 秋、七月、帝崩于上都、
八月、簽樞密院事燕帖木兒謀逆、執中書省御史臺
臣烏伯都剌等下之獄、遂遣使迎懷王圖帖睦爾于
江陵、
初、武宗殂、弟仁宗立、約以大傳於和世㻋、延祐三
年、議建儲嗣、丞相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議
立英宗爲太子、封和世㻋爲周王、出鎭雲南、行至
金山西北、諸王聞帝至、率衆來附、因居北邊、迷泰
定帝殂于上都、皇后皇太子遣使詣燕都、命平章
政事烏伯都剌收掌百司印章、及論安百姓、時簽
樞密院事燕帖木兒留守、遂謀舉議、大會羣臣
從兵皆露刃、令曰、武宗皇帝有子二人、天下正統
所在、當歸之、敢有不從者死、乃執烏伯都剌及御
史臺臣鐵木哥等皆下獄、以和世㻋遠在沙漠、猝
未能至、而和世㻋弟懷王圖帖睦爾時徙江陵、乃
迎入燕都、

皇太子阿速吉八即位于上都、遣梁王王禪、右丞相
塔失帖木兒將兵分道討燕帖木兒、燕帖木兒拒之引還
九月、圖帖睦爾襲帝位、
圖帖睦爾既至燕、帖木兒以爲擾攘之際、不正大
位、不足以係天下之志、圖帖睦爾以其兄周王和
世㻋在漠北、欲虛位〃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
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圖帖睦爾曰、
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中外、遂即帝位、
冬、十月、圖帖睦爾兵陷上都、梁王王禪遁走、遼王脫
脫死之、帝不知所終

十一月、遣使迎周王和世㻋于漠北、

明宗皇帝 名和世㻋、武宗長子、在位半年

己巳 天曆二年、春正月、周王和世㻋稱帝于和寧之北、

三月、圖帖睦爾、遣燕帖木兒奉皇帝寶赴漠北、

夏四月、周王遣使立圖帖睦爾為太子、

秋七月、太白經天、

八月、丙戌、周王次王忽察都、圖帖睦爾入見、庚寅王暴卒、

胡粹中曰、聞之故老、言燕帖木兒奉上璽綬、明宗從官有不為之禮者、燕帖木兒且怒且懼、既而帝暴崩、燕帖木兒聞哭聲、即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本史乃言皇太子入哭盡哀、燕帖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寶授于太子、其說不合、豈當時忌諱、有不敢明言之者歟、

圖帖睦爾復即位于上都、

冬十二月、以西僧輦真吃剌思為帝師、

帝師至、帝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國子祭酒孛朮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之悚然、

文宗皇帝 名圖帖睦爾、武宗次子、在位五年

庚午 至順元年、春二月、立明宗子懿璘質班為鄜王、

辛未 二年、秋八月、詔皇子古剌答納出居燕帖木兒家、更名燕帖古思、

壬申 三年、秋八月、帝崩于上都、○冬、十月、鄜王懿璘質班即位、

時燕帖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王、王年甫七歲、

十一月、鄜王薨、 諡寧宗

順皇帝 名妥懽帖木兒、明宗長子、在位三十六年

癸酉 元統元年、夏六月、妥懽帖睦爾即位于上都、

寧宗殂、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太后曰、吾子尚幼、妥懽帖木兒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理當立、乃命迎帝於靜江、燕帖木兒既見並馬徐行、[illegible]迎立之意、帝幼且畏之、一無所答、於是燕帖木兒疑之、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者數月、至是燕帖木兒死、太后乃與大臣立之、且約後當傳于燕帖古思、

以伯顏爲太師右丞相撒敦爲太傅左丞相

時有阿魯輝帖木兒者明宗親臣也言於帝曰天
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
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繇是深居宮中每事決于宰

春正月汴梁雨血

雨毛

而綠民謠云天雨線民起怨

其勢反伏誅秋七月伯顏殺

主

其勢代爲左丞相伯顏獨秉
下本我家天下伯顏何人而位
遂潛蓄異心與其從父答里謀並諸
火帖木兒或答其謀唐其勢伏兵東郊率勇
入宮伯顏率完
木兒等擒捕獲唐其勢
及其弟塔剌海誅之初唐其
被擒攀折殿檻不
肯出塔剌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
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使人并執后后呼帝曰陛
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爲逆豈能相救乃遷出宮尋

殺之於開平民舍

冬十一月詔罷科舉未幾復行

初徹里帖木兒爲江浙平章會科舉驛請試官供
帳甚盛心頗不平及復入
首議罷科舉御史
思誠等列其罪狀
不
皆辭職去而思誠
廣西僉事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璽參政
士力爭之伯顏怒
汝風臺臣言徹里帖木
擢徹里帖木兒在中書御史三
有壬豈有壬權重於太師耶
科舉若罷天下人才觖望

主本

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中
舉子伯顏曰舉子中可任者
若張夢臣伯顏曰張夢臣可任大事
玄之輩亦皆
伯顏曰科舉選人實
法有壬曰今
事知印及白身補官受宣者
多而科舉一歲僅
餘人科舉於選法果相
妨乎不也伯顏心然其言
議已定不可中輟乃
溫言慰解之翼日宣詔特令有壬爲班首以折辱
之有壬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溥化誚有壬曰
參政可謂過河拆橋矣有壬以爲大恥移疾不出

歷年二十一傳殘本十二卷

〔明〕程元初輯
無錫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歷年二十一傳殘本十二卷》提要

歷年二十一傳序

歷年二十一傳者新安程全之氏所著合二十一史而爲書者也曰傳者何每書必提其綱而後次其事如經之有傳然故稱傳也曰歷年者何其書一以編年爲次雖事有離合詞有錯綜然必表年以首事或因年而旁見故稱歷年也全之之意葢曰史自司馬氏以來紀表志傳遂成不易之體名爲一代正史然紀表於事既有所不盡而志傳

僅屬一事一人之始終故以論世猝不能得其條貫疑散又一事而前後屢出疑複故自正史外爲編年者終不可廢而荀悅袁宏二紀與馬班並行學者亦多所去取折衷於其間靡得而

偏主也宋涑水氏通鑑亦頗沿二氏舊而上遡丘明下迄五季提撮機要俾上下千數百年之故槩如指掌列眉備矣而紫陽氏綱目復因之綱者大書以舉要目者分註以備言一開卷則

其大義炳日星而其微詞析秋毫蓋自有編年以來至是而始無遺法焉獨兩先生之旨謨國者志主獻替立教者義宗筆削主獻替者非大事不書宗筆削者遇繁稱必詘凡歷代之奇聞

異見瑰詞瑋辨閒有所不得而盡攝者亦其體然也余爲是傳蓋謬通正史編年爲一體正史之散者合複者刪而編年之遺者收畧者備焉以代則始季周盡宋元以法則自左氏荀袁而

衷於涑水紫陽二氏以事與文則子長孟堅而下史官文人之籍具在焉余非敢繫籍聖賢而妄擬作述也要以撮事詞之勝而統纂牘之全儻亦論世者之所不棄乎陳子曰此全之之自敘云爾說者謂仲尼没而諸子興各倣論語以空言著書於歷代實跡罔所紀繫紹名世者實在馬遷今操觚家満海内往往採春華而忽秋實千古一轍爲可慨也葢余嘗讀吾鄉鄧先生

函史慨然廢書而嘆嘉其有經世之志後官白下得謝少連氏季漢書今又得全之是傳此三家者無論之才之美足追古良史即生平矻矻盡窮古今之變而考諸行事之實非徒以藻繢自見此其志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萬曆甲辰季夏吉

賜進士奉直大夫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員外郎高安陳邦瞻書

粤自書契之作以代結繩自是風會日開人文日盛迨以誇多鬭靡寖經濟實用攸關益文因政與政以文載以言乎政道文之至大者存焉今之尚友往昔者唯是典故與文辭兩端核摭故實詳於事而畧於文則籌度規畫之詳未盡得其要領採綴華菁詳於文而畧於事則因時斟酌之用無以識其機宜譬之方書病症則有案治療則有方紀事案也

紀文方也比類纂集一開卷而朗然於心目間矣昔夫子麟經成而左氏傳之比事屬辭故實與辭令具備紀載詳析鉅典與細故俱收文詞則敷演條達事跡則始終備見有先經以始事者有後經以終義者有依經以辨理者有錯經以合異者雖不見於經而補見於傳雖奇衺怪誕時或間有譬讕客者常品備矣乃珎奇海錯間還而出期於客之屬厭而已益翼經廣義所以引掖誘進者其用心

良苦傳經注書箋釋本文以己意推測卑卑無甚高論類多為並厭棄惟推廣敘述與本文互相發明互相証驗令讀者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因彼識此乃可貴耳古今箋注者數百家惟三國志注水經注並說注補本文故實李善文選注証本文根原至今讀者不厭今之小說演義諸家創為非有之事飾為委巷之辭至譾陋不足觀每剞劂成則為之紙貴至綱鑑史籍反束架高閣此何以故彼書

每先為綱領於中敷演條暢有始有末易以入目故耳迯觀往昔纂述二十一史具在表疏有歷代奏議朱夫子有綱目司馬公有通鑑有紀有記通典會通諸書類皆大纂述大筆力宜童而習之至老不忍釋手庶於經綸康濟有所資藉乃書盈於充棟學嘆於望洋有志者惜之竊不自揆纂輯前書芟收博採以補未備每代各為一傳紀季敘事必有總綱因朱夫子本文唯晉及南北朝因文中子

元經其傳注依倣左氏義例故實與辭令共
貫病症與醫方並列即未經義斷而補其詳
稍涉奇衺而紀其變亦坍於屬厭而上其敘
述欲其敷演條暢始終具備如小說諸傳令
讀者厭飫雋永第皆採輯先賢敘述成言補
綴成章不敢僭綴一語其間雖前賢論議非
出於本代亦不敢贅入並綱有褒貶文有是
非讀者具有陽秋自能辨其涇渭諸公評論
欲採輯另為一編如左傳胡傳各分之意綱

仍朱王舊文傳採前人舊筆與天下後世君
子開卷與古人對面以相與於無窮不亦大
快愉哉

萬曆癸卯十月之望新安後學程元初書於清
藜閣中

敘傳源流

義例總綱

宋朱文公通鑑綱目

公新安人諱熹字元晦自序曰溫公通鑑既成又
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併上之晚病本
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以適厥中
紹興中胡文定公因公遺藁修成舉要曆補遺若
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今輒與同志因兩
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檃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
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

使夫歲月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論
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
云

隋王文中子元經

公河東人諱通字仲淹經起晉惠帝太熙元年終
於陳亡

商文毅續通鑑綱目

明憲宗皇帝勅商輅諸賢編輯御序曰宋元二代之
史雖有長編續編之作然採擇不精是非頗繆槩
以朱子書法未能盡合乃申勅儒臣發秘閣之載

籍衆國史之本文一遵朱子凡例名曰續資治通
鑑綱目
編年紀略
後漢荀悅漢紀
獻帝詔悅依左傳體以爲漢紀詔尚方給筆札辭約
事詳論辨多美自司馬子長創改春秋記事體爲
本紀世家表志列傳而班固因之至悅始能復古
學者甚重其書
晉袁宏後漢紀
宏字伯彥在晉爲一時文宗以東京史藉不倫謝

承司馬彪之徒錯謬同異無所取正唯張繙紀差
詳因參摭記傳以損益之比諸家號爲精密
唐杜延業晉春秋略
自王隱而下諸書及諸僭僞皆所詳究而以蕭方
等三十國春秋刪緝爲此書
唐柳芳唐曆
初肅宗詔芳綴緝吳兢書其敘天寶後事不倫上
元中芳謫黔中會高力士同貶因從力士質開元
天寶及禁中事識其本末時舊史送官不可追刊
乃推衍義類倣編年法作此書芳善敘事司馬公
修資治通鑑採取幾盡然異聞嘉話尚多遺棄
唐崔龜從續唐曆二十三篇
起大曆十三年盡元和十五年以續柳芳之書也
唐陳岳大唐統紀
用荀袁體起武德盡長慶
宋陳彭年唐紀
彭年在眞宗時以博學稱凡朝廷大制作大議論
多出其手所撰唐紀蓋用編年法
宋司馬溫公資治通鑑
初公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以

進英宗悅之遂命論次歷代君臣事跡許自辟官
屬借以館閣書籍在外聽以書局自隨至元豐七
年凡十七年始奏御神宗賜名資治通鑑御製序
以冠其首云
宋李燾續通鑑長編
司馬公之爲通鑑也先命其屬叢目叢目既成乃
修長編然後刪之以成書唐長編六百卷今通鑑
隹八十卷耳燾所上表自言未可謂之通鑑止可
謂之長編
宋熊克九朝通略

宋熊克中興小曆

宋李丙丁未錄

自治平丁未王安石初召用迄於靖建童貫之誅

故以丁未名篇

皇明宗沐王公應旂薛公續資治通鑑

王公自序曰通鑑之書編次年月則盛衰沿革易

於考証簡緝全史則卷帙稍省易於供携宋受命

三百二十年元一天下八十八年合遼金夏三姓

其存亡治亂有足紀者編而次之以備全史之要

略云　薛公旁搜博釆詞藻燁然尤得左氏遺意

諸史

春秋左氏國語

左丘明既撰左傳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

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以為國語其

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

漢劉向戰國策

自序曰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

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策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

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

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

易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

漢司馬公史記

夾漈鄭氏曰仲尼既沒諸子百家興焉各効論語

以空玄著書至於歷代實跡無所統繫迄漢建元

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世司典籍工於制作

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

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

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曆

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

法學者不能捨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

漢班固前漢書

續史記撰十二帝紀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起

高祖終于王莽之誅

宋范曄後漢書

為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

沈袁山松其前又有劉珍等東觀記至曄刪取衆

書為一家之作數次齊整用律精深

晉陳壽三國志

撰魏四紀二十六傳蜀十五列傳吳二十列傳宋

文帝嫌其略命裴松之補注傳採羣說分入書中

其多過本書數倍宋陳氏曰本書固率略而注又
繁蕪要當會通裁定以成一家而未有奮然以
爲己任者豐祐閒南豐呂南公銳意爲之題其齋
曰衮斧書垂成而死遂弗傳

唐房喬晉書

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晉史未善詔喬與褚
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後
又命李淳風李義甫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
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夾漈鄭氏曰古者修書
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學至唐始用衆手晉

隋二書是矣然亦隨其學術所長者而授之未嘗
奪人之所能而强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風于志寧
之徒則授之以志如顔師古孔穎達之徒則授之
以紀傳所以晉隋二志高于古今而隋志尤詳明

梁沈約宋書

以何承天書爲本旁採徐爰之説叙事精詳

梁蕭子顯齊書

江淹始作十志沈約繼纂帝紀二十篇而此書則
蕭子顯自表武帝別爲之

唐姚思廉梁書陳書

貞觀三年詔思廉同魏徵撰思廉史官察之子撰
其父意採謝炅顧野王等諸書綜括爲之以卒父
業

北齊魏收後魏書

初魏史官鄧淵崔浩高允皆作編年書太和中李
彪崔光始分紀傳表志之目宣武時邢巒撰高祖
起居注崔鴻王遵業補續下逮明帝其後溫子昇
作莊帝紀三卷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三十卷
北齊文宣天保二年詔魏收修魏史博收百家譜
狀搜采遺軼包舉一代終始頗爲詳悉

唐李百藥北齊書

百藥父德林在齊嘗撰著紀傳貞觀初詔分修諸
史百藥因父書續成以獻

唐令狐德棻等周書

初周柳虯隋牛洪各有撰次率多抵牾貞觀中
德棻請撰次乃詔與陳叔達唐儉共成之

唐魏徵等隋書

初詔顔師古孔穎達修述魏徵總其事復又詔于
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

唐李延壽南北史

延壽父太師嘗謂宋齊建周隋分隔南北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欲改正擬吳越春秋編年未就而卒延壽後預修晉隋書因究悉舊事更依司馬遷體總序八代北起魏盡隋南起宋盡陳爲二史刪煩補缺過本史遠甚

後晉劉昫唐書

宋曾公亮等新唐書

仁宗嘉祐中曾公亮等被詔刪定歐陽修撰紀志宋祁撰列傳

五代史

宋開寶中詔宰相薛居正監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同修梁唐晉漢周書

陸游南唐書

宋歐陽修新五代史

公以薛居正史繁猥失實重加修定藏于家永叔没後朝廷聞之取付國子監刊行

元脫脫遼金宋史

初世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延祐天曆之間屢詔修之以義例未定竟不能成至正三年命脫脫爲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

巖歐陽玄呂思誠揭傒斯爲總裁官修之詔遼金宋各爲史凡再閱歲書成上之

元史

太祖高皇帝命李善長宋濂王褘等修後命宋濂等重修

他如孔叢子鹽鐵論潛夫論申鑒陸賈新書唐鑑太平御覽文苑英華歷代名臣奏議名臣言行錄之類散見于百家者間多補入名目多不具載

凡例

一纂述備載前代善惡為後世法戒文章固非所論然當其時賢人君子目擊時艱區畫措置雖有用不用而後日應驗其言毫髮不爽此乃天地間氣山川精英蔚為人文裁減大略恐其抑而不揚則志意不舒事體不悉無以快心明目左氏有全載詞令者今將詔令奏疏議論啟劄或直摭其全或略裁煩冗與紀事錯綜並列

一君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不得已而為文非有意於華藻有一

代風氣自有一代人文不必尊古不必卑今譬諸火化已修何必茹毛飲血禮樂既制何必儷皮土鼓故毋論四六駢麗文采煥燁苟切于事實當於機宜類多彙入

一左氏傳經其敘事與經錯綜相間經緯相生雖一事而始未備載或見於經前或見於經後經斷其大綱傳於細微節目毫不敢忽略蓋重之也今綱中提掇一事必詳其始終或見於本文前後或見於本文下有原委庶不突然有歸結庶知收場

一經與綱主於義斷不關名義者或在所略傳主紀載類多彙入依經與綱紀年紀月錯綜迭見庶一代實錄得覩其全云

一名公巨卿之經國政事固在所重而儒術之廢興忠臣之剛烈清士之節義雖名位不顯而所關實大類多彙入

一論者謂左氏失之誣以其有黃熊臺駘杜回伯有之類耳第陰陽錯陳常變間值世間何所不有豈必故為裁削是編即不敢以無稽之語一家之言摻入有事雖奇異言多出於正史事有關於世道閭亦彙入

一天下之道固一而無二乃精粗本末則不可偏廢苟托意神化以博古為糟粕事至於前輒以胸臆當之非神聖通靈眞與天地合德者安能一一中機宜哉醫家有經驗方書雖軒岐和扁亦不能外是使業其術者常棄置之縱自謂妙悟神解其不至於悞劑殺人者幾希此編兼備其中或易於考索云

一歷世雖多而興衰治亂措置機宜大抵多同杜預特精熟左氏及臨戎涖官往往有治効功業與其泛覽數千年失之疏略孰若精熟一代盡得其精

蘊之爲愈哉故此編自季周以至金元分爲各代如二十一史各爲簿冊聽其嗜好爲便云

一人有一言一事見於綱因詳其一生始末考鏡詳審庶知其人有所仰止云

凡例畢

歷年季周傳卷之一

新安　程元初全[illegible]
江起鵬羽健甫編次

起戊寅威烈王二十三年盡壬子烈王七年

初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　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　智宣子卒知伯爲政與趙魏韓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公是爲哀公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　知伯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知伯戲康子而侮段規知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難必至矣知伯曰難由我作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

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
王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興難無乃
不可乎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　知
伯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
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
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
不肥今土木勝臣恐其不安人也　知伯請地於
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爲人
也好利而鷙、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
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
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

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
地於魏、魏桓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
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
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
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
趙請蔺皋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因陰結韓魏
將以伐趙、趙襄子名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
爲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則其
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

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其餘
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君將
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
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
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
之垣、皆以荻蒿苫楚牆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
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君
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
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
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

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
晉水而灌之、城不沒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
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知伯曰吾乃今
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
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　晉
郄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
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君而攻趙、
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
不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
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智

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
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
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爲危難不可
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爲趙計矣、使君疑二主
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
之交、爲君惜之、趨而出、郄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
疵言告韓魏之君爲、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
之君視疵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　晉陽城
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
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

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
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
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
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
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
然、夫智伯之爲人、麁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
其禍必至、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
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
與之期日、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
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

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
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
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
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
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
伯曰、兵着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而享其利、乃有
他心、不可、子愼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
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
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
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

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
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
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
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
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
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
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
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
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
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

以亡也智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初智宣子將以
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
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
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
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
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
為輔氏 張孟談既固趙宗廣封疆發五霸乃稱
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
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
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

為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
損功名去權勢以離衆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
于負親之丘耕三年韓魏齊楚負親以謀趙襄子
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
多十城而今諸侯謀我為之柰何張孟談曰君其
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于廟授吏大夫臣試計
之君曰諾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
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初畢陽之孫豫讓
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
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為飲

器豫讓逃遁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
己者容吾其報智伯之讎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
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
豫讓也刃其扞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襄
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
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
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
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
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
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

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
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
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
矣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
委質而事人而求弒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
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
襄子當出豫讓伏所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
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
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
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

獨何爲報讐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

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

戊寅周威烈王午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初魏桓子卒孫魏斯嗣是爲文侯時周威烈王之二年也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可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已講於已也皆朝魏　樂羊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覩斯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拔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文侯受卜子夏經藝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段干木賢者也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不軾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吾安敢驕之於是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國人皆喜居無幾何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不敢攻　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

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聲之如此何也子夏答曰今夫古樂進旅而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合守拊鼓始奏以文止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聲進俯退俯姦聲以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聲之發也今君之所聞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如何子夏答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

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祆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之紀綱紀綱旣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於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於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歟文侯曰敢問溺音者何從出也子夏答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驁辟驕志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不用也詩曰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

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爲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曰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控揭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此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序也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硜硜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

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魏文侯見箕季其墻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築對曰不時其枉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墻壞不築

云待時也教我無奪農時也墻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上無侵下也食我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歛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巳者三十餘人

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
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
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
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
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
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
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
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
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
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

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
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
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
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
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
拒秦韓　以李悝爲上地守下令曰人有狐疑之
訟令射的中者勝不勝者負令下而人皆習射及
與秦人戰大敗之悝又作盡地力之敎以爲地方
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居一爲田六
百萬畝理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

地方百萬之增減輒爲粟百二十八萬石必雜五
種以備災害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環廬樹
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　又曰糴甚貴
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
者必謹觀歲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
百石上糴三而舍一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上糴二
而舍一下熟自倍餘百石上糴一使民適足賈
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
所斂而糶之又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政莫急
於盜賊故始於盜律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

其輕狡越城傳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
一篇終以具律具其加減凡六篇　文侯時租賦
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
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彼治治令大則薄令小則
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
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
文侯以鄴爲憂任西門豹爲鄴令豹辭乎文侯文
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豹曰敢問
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
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

其好摘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
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
白骨疑象。碔砆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豹守鄴
而河內稱治、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
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
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
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
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
卽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為治
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治牛酒飯食行

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
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
巫祝為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
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卽不
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
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
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
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
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
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

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卽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
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
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
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
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
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
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
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
良久長老吏旁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
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

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
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
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
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卽發民鑿十
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
苦不欲也豹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
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
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
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
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

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
式不可更也長吏終呵置之故西門豹爲鄴令名
聞天下澤流後世無幾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
文侯斯二十二年是歲周威烈王之二十三年
也初命魏斯爲諸侯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
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
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
會之哉乃往身自罷之　文侯以中山封其子擊
他日問於羣臣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
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

侯怒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
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
之文侯悅使璜召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爲上
客　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
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
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
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子擊出遭田子方
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擊怒謂子方曰富貴
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
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

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家者未聞有以國家待
之者也夫士貧賤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屨而去安
往而不得貧賤哉擊乃謝之　文侯謂李克曰先
生有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
璜二子何如對曰卑不謀尊踈不謀戚臣在闕門
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居視
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
貧視其所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
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聞君召先生而卜相
果誰爲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

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
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
傅臣進屈侯鮒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
克曰克之言子於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
問相於克克之對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
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
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
之子惡得與成比也璜再拜謝曰鄙人失對願卒
爲弟子　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
克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

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
御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
者也　趙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
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
子浣立爲太子襄子卒浣立是爲獻侯獻侯少卽
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
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
獻侯獻侯卒子烈侯籍立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
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
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

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
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
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
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
君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
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
君實好善而未有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
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
侯逌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
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乃謂連曰歌者

之田且止以畜爲師欣爲中尉越爲內史賜連衣
二襲　韓虔者康子之孫是爲景侯蓋自三家之
滅知伯至是五十一年矣
是爲安王
己卯　二十四年　燕僖公元年　王崩子驕立
盜殺楚君當
楚聲王當簡王子也立六年爲盜所殺子類嗣是
爲悼王
庚辰　安王元年　楚悼王類元年　秦伐魏
至陽爪
辛巳　二年　魏韓趙伐楚

至桑丘
鄭圍韓陽翟
初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爲繻
公韓伐鄭取雍丘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至是又
圍韓之陽翟
壬午　三年　秦惠公　趙武侯　韓烈侯取元年　虢山崩壅河
癸未　四年　楚圍鄭
鄭人殺其相駟子陽
甲申　五年　日食

盜殺韓相俠累

韓景侯卒、子取立烈侯取三年、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此叱之於朝、嚴遂拔劒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于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

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丈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歡、其敢以有求耶、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旣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

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illegible]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衞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

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魏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仇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劒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衞侍者甚衆、聶政直入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烈侯、聶政刺之、兼中烈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屠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尸暴於市、懸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嫈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

㚖之行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烈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其姊不避葅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嚴氏爲賊而陽堅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爲賊而陽堅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乙酉　六年鄭弒其君駘

駟子陽之黨弒繻公而立其弟乙是爲康公

丙戌　七年

丁亥　八年齊伐魯

戊子　九年魏伐鄭

己丑　十年　晉孝公傾元年

庚寅　十一年秦伐韓宜陽取六邑

齊田和遷其君貸於海上食一城

初田常弒齊簡公于徐州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爲田氏封邑平公立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爲諸侯遷康公海濱

辛卯　十二年秦晉戰於武城

齊伐魏

魯敗齊師于平陸

是時齊田和遷其君康公于海上魯是以有薛陳莊子死赴于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名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于國中雖欲弗哭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哭諸縣氏

壬辰　十三年秦侵晉

齊田和會魏侯楚人衛人於濁澤求爲諸侯

田和求爲諸侯魏文侯爲之請于王及諸侯王許之

癸巳　十四年

午十五年秦伐蜀取南鄭

魏侯斯卒

子擊立是爲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魏吳起奔楚楚以爲相

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卽曰謂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卽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

乙未 十六年初命齊田和爲諸侯

閭丘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壞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常宗子思子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爲人臣君將敗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

國弗能以其身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仮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名姦非忍行也

魏襲趙邯鄲不克

丙申 十七年秦庶長改弑其君及其君母

初躁公立十四年卒立其弟懷公四年庶長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爲靈公十三年卒子獻公名師隰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爲簡公簡公昭之弟而懷公子也立十六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卒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於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

韓伐鄭遂伐宋

丁酉 十八年 秦獻公元年 齊桓公午元年

戊戌 十九年魏敗趙師于兎臺

己亥 二十年日食晝晦

庚子 二十一年楚君類卒楚人殺吳起

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殺之因射刺起并中王尸太子臧卽位討爲亂者夷七十餘家

辛丑 二十二年 楚肅王臧元年 齊伐燕

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桓公名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弗救段干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忌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爲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

魏韓趙伐齊

至桑丘

壬寅 二十三年 是歲齊亡統秦晉楚燕魏趙韓田齊凡八大國 趙襲衛不克

齊侯貸卒無子田氏遂并齊

癸卯 二十四年 齊威王因齊元年 狄敗魏師于澮

魏韓趙伐齊

至靈丘

甲辰 二十五年 晉靖公俱酒元年 蜀伐楚

乙巳 二十六年 韓哀侯元年 是歲晉亡統秦楚燕魏趙韓齊凡七大國 王崩子喜立

是爲烈王

烈王元年日食

三晉共廢其君俱酒爲家人而分其地

[illegible]自陽翟徙部之

初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皐韓王曰成皐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皐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皐始大

丁未 二年 趙成侯種元年

戊申 三年 燕敗齊師于林狐

魯魏伐齊

己酉 四年 燕桓公元年 趙伐衛取都鄙七十三

魏敗趙師于北藺

庚戌 五年 魏伐楚

韓嚴遂弑其君

哀侯以韓廆爲相而愛嚴遂二人相害遂刺廆於朝而并中哀侯

魏侯擊卒

武侯不立太子至是子罃與公仲緩爭立國內亂

辛亥 六年 魏惠王罃元年 韓懿侯元年 齊侯來朝

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賢威王

趙伐齊

魏敗趙師于懷

齊侯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

齊威王名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名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于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

盡其情齊國大治彊於天下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使數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　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

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絶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挾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名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

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䐜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一石故曰

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悅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悅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客不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

勃然不悅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無若乎聲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

毋離前淳于髠曰狶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
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髠
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騶
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于萬民淳于髠曰狐裘
雖敝不可補以黄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
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髠曰大車不較不能
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
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髠說畢趨出至
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
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號
曰成矦

壬子 七年 楚宣王良夫元年 日食 王崩弟扁立
是爲顯王

韓趙伐魏圍安邑
公孫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矦曰魏罃與
公中緩爭爲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挾
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
矦說乃與趙成矦合軍并兵以伐魏戰於濁澤魏
氏大敗趙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
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

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强於宋衛則我終無魏
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
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
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歷年季周傳音釋卷之一

蘭絲也脫稅保障藩籬也蝻如銳反秦人謂蚊爲蝻蠆丑邁反毒蟲長尾鷙

音至摯彼鳥也愉人殘忍狃犬性驕也君澤趙臣繼安于者也垣墻也荻萑葦屬即蒿也苫

盖楚也荊菌音窘簬與簵同桂質桂礎也三版高二尺爲一版三版六尺鼃

與蛙同似蝦蟇而長腳其色青騶乘三人同車曰騶乘兵車尊者居左執弓矢御者居中有力者居

右持矛以蔺頰側趺音夫足趾也麤中粗厲少仁愛也稱擧其說也簡之塗人名

爲地君之御負親言昔約親今背之也扞與銲同矛鏄謂之銲飲器也桿榼七首

七音比七首短劍長尺八寸廁初吏反圜也厲與癩聲似假借癩惡瘡凢漆有毒近之多患瘡

腫故讓以漆塗身令若癩委質屈膝也端冕冕服其制正幅袂一尺一寸故日端也進

旅退旅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絃琴也匏匏屬也簧施於匏笙之管端者

也合守拊鼓拊以皮爲之裝之以糠如革囊用手撫之鼓也言奏弦匏笙簧之時若欲令堂

上作樂則撫拊堂上樂工聞撫拊乃絃歌若欲令堂下作樂則擊鼓堂下樂工聞鼓乃吹管播樂奏

文鼓也亂武亂終也武金也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止其亂行也雅樂器名狀如漆桶中有椎

赴敵迅疾趨之以雅也進俯退俯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優俳優也侏儒短人

也獶獮猴也言舞者如猴也莫其德音德正應和日莫克類勤施無私日類克

長教誨不倦日長克俾俾當作比擇善而從之日比椌楬即柷敔也壎以土爲之大如

鵞子形如鍾吹之爲聲篪以竹爲之六孔一孔上出名翹横吹之今之横笛是也立號號令

所以驚衆也鍾聲高故以之立號横充也謂氣充滿也硜聲果勁也羸糧擔糧也疽

癰也吮徐兖反嗽也莠音有禾下生草也黧黑黄色也碔砆石似玉者鍾聲不

比不比和也左高言編鍾之懸左高故其聲不和迫古欣字氣悅也二襲上下皆具

曰襲從横以利合日從以威力相脅日横事令薄薄猶迫也睚音厓舉眼也眦音背

臏目貌皮面以刀劈面而去其皮也購懸賞以募告者日購軼車相出也成荆古之

勇士石溜地多山石水所溜也甃乙荆反鄄音絹甌窶窶音婁高地狹小之區也篝

音溝籠也汙邪下地田也帣音卷收也韝音溝臂捍也鞠曲也幐與踞同小跪也胎

與瞪同謂直視也二參參與三同言十有二三辭也主客今鴻臚卿也頎音祈公

中緩中讀曰仲適讀曰嫡

起癸丑顯王元年盡戊子顯王三十六年

新安　程元初全之纂輯
江起鵬羽健父編次

癸丑　顯王元年齊伐魏

趙侵齊

甲寅　二年

乙卯　三年秦敗魏韓之師于洛陽

丙辰　四年魏伐宋

丁巳　五年秦敗三晉之師于石門賜以黼黻之服

斬首六萬

戊午　六年

己未　七年魏敗韓趙之師於澮

惠王使公叔座爲將與趙韓戰澮北擒樂祚惠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座反走再拜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橈而不避者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脈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

秦敗魏師於少梁

秦伯卒

秦獻公亮子孝公立生二十有一年矣是時河山以東彊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翟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於是孝公發憤修政欲以彊秦　初孝公生十一年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

庚申　八年　秦孝公元年　燕文公元年　彗星見西方

衛公孫鞅入秦

秦孝公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衛公孫鞅

聞之乃西入秦鞅衛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座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衛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擧國而聽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卽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固先爲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旣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鞅旣至秦因嬖臣景

監以求見說以富國彊兵之術孝公大悅與議國事　淳于髡遊梁梁相悅之見之魏惠王惠王屛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王怪之讓相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耶何故哉相以謂髡髡曰固也髡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復見王王志在音聲是以默然相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屛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

至一語連三日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遂謝去

辛酉　九年

壬戌　十年秦以衛鞅爲左庶長定變法之令

孝公旣用衛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乃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已見非於世有獨智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

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敎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敎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居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

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律受上爵爲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期年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鞅曰此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癸亥 十一年 韓昭侯元年 秦敗韓師于西山

甲子 十二年

乙丑 十三年

魏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爲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魯衛宋鄭君來朝魏王觴之於范臺酒酣請魯君共侯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

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王稱善相
屬

丙寅 十四年齊魏會田于郊

魏惠王問齊威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
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
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
之所以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
則楚人不敢爲寇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
敢東漁於河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趙之人從
而徙者七千餘家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

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
色

丁卯 十五年秦敗魏師于元里取少梁

魏伐趙圍邯鄲

梁惠王伐邯鄲而徵師于宋宋君使使者請于趙
王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于敝邑敝邑不從
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
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如梁
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强梁宋必不利也則吾何
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
其日以候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遂
擧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悅曰宋人助我
攻矣趙王亦曰宋人止於此矣故兵退難解德施
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　邯
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强
魏魏强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
敝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
恐楚之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
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敝也且魏令
兵以割趙趙見亡形而怒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

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
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
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敝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
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
楚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
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
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
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
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
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爲畏

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王而力不能故為梁山陽君請封於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江乙惡昭奚恤謂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弒其君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

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戊辰　十六年齊伐魏以救趙魏克邯鄲還戰敗績

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明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幷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承魏之敝威王從其計騶忌子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鄒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騶忌言於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　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仕魏為將軍自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斷其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臏陰見之使者竊載以歸田忌客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

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進之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至是謀救趙以為將臏辭以刑餘之人不可乃使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於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

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王不應頃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王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强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

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　楚將伐齊魯親之王患之張丐曰臣請令魯中立乃爲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乎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爲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爲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衆合戰

勝後其爲德也亦大矣其見恩德也亦甚大矣魯君以爲然乃退師　齊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

也於是入朝見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韓伐東周取陵觀廩丘

周考王封其弟桓公於河南是爲東周

己巳　十四年秦伐魏

諸侯圍魏襄陵

庚午　十八年秦伐魏

韓以申不害爲相

申不害爲相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然未知昭侯之所欲

也恐言而未必中也昭侯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爲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昭侯以事申子微視昭侯之所說以言於昭侯昭侯大悅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眞其人也　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爲嚬笑有爲笑今敝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辛未　十九年秦徙都咸陽始廢井田

衛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幷諸小鄉聚集爲一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平斗斛權衡丈尺

壬申　二十年　趙肅侯元年

癸酉　二十一年秦更賦稅法

甲戌　二十二年

乙亥　二十三年衛貶號曰侯服屬三晉

初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衆

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
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
焉君闇臣諂以君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
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
君出言自以爲是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
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
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
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
君之君臣乎　魯人有公儀潛者砥節礪行樂道
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
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

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
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
蔬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
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烏烏可也不然
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
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　公又嘗問子
思曰吾聞龐攔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明
君之爲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
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關

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公又嘗問子思曰吾
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柰何對曰苟君與
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
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理鄰國其興也勃矣

丙子　二十四年

丁丑　二十五年諸侯會于京師

戊寅　二十六年致伯于秦諸侯賀之秦使公子少官帥
師會諸侯來朝

己卯　二十七年

庚辰　二十八年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殺其將龐涓虜

太子申

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王召大臣而謀之成
侯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
於魏矣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
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
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深結
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
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
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將孫子爲師
以救韓直走魏郡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八亦大

發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師孫子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五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輕銳倍日幷行逐之孫子度其道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

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國乘勝大敗魏師虜太子申　初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効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幷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　公孫閱謂鄒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

不勝而奔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杜赫曰臣請為留楚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鄒忌必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為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辛巳二十九年秦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魏獻河西地於秦徙都大梁秦封鞅為商君

鞅言於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

弃秦卽秦弃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卬以爲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卬虜之因大破魏師魏惠王恐獻河西地於秦以和因

去安邑徙大梁乃歎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秦封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

齊趙伐魏

壬午三十年 楚威王商元年

楚宣王羆子威王商立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

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强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

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盩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闘

於宮唐之上舍闘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位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癸未 三十一年秦伯卒秦人誅衛鞅滅其家

孝公薨太子立是爲惠文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不受内之秦秦人攻殺之車裂以殉盡滅其家初商君用法嚴酷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爲相

十年人多怨之嘗請交趙良良曰僕弗敢願也鞅曰子不說吾治秦歟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牛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鞅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擧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

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敎封內而巴人
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
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
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
五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
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
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
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
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敎之化民也
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

所以爲敎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
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
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
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
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
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
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
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
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

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敎畜百姓之怨秦
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
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

甲申 三十二年 秦惠文王元年 韓申不害卒

乙酉 三十三年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東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
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
王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
之君臣內自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
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師

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
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
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
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齊
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
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鼎
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
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
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
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爲王患之夫鼎者非[illegible]

髯䫇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効鳥集烏飛兎興馬逝漓然上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備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竊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顔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宋太丘社亡

惠施爲齊魏交令太子鳴爲質於齊魏王欲見之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

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内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孟軻至魏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强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甲戌三十四年秦伐韓拔宜陽

丁亥三十五年 魏惠王一年

齊魏會於徐州以相王

楚滅越

初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霸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汗馬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兵接

刃而況於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宋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柰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

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柰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鬬晉楚也晉楚不鬬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霸復讎龐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吳故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敗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

戊子三十六年楚伐齊

初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名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當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鬬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爲楚擒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甲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内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僞

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爲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爲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　初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待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勝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

韓侯卒

韓旱作高門屈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

國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故曰不時至是門成而昭侯卒子宣惠王立

秦大敗魏師擒其將龍賈取雕陰

燕趙韓魏齊楚合從以擯秦以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

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不用乃去說燕文王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一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

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強趙南近齊齊趙強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

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

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
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
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刼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
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
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
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時
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
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
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
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

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
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
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
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臣聞
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
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
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
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
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揜
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

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
於秦六國爲一幷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
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
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
皆欲割人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
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
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
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
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
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

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
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
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
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
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
守成皐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
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
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
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
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

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
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
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
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
純以約諸侯於是說韓宣王曰韓北有鞏洛成
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
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强弓勁
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
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
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

合賻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絶鵠鴈
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㕮芮無不畢具以韓卒
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
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
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
熟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
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
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
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
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

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
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
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
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
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
鴻溝陳汝南許郾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
淮潁煑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
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
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絶輷輷殷
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

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
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
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
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
王耻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
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
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
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
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
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

效實、故兵未用而國以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
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
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
外挾强秦之勢、以内刼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熟
察之、周書曰、緜緜不絶、蔓蔓柰何、毫氂不伐、將用
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
臣六國從親、專心幷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
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
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

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
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
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
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絶清河、涉渤海也、臨淄甚
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鬬雞走狗、
六博蹋鞠者、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
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
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
臣竊為大王羞之、且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
得比行、秦雖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

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
明矣、夫不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鄉而事之、是
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
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
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
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
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
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
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
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

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
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
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
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
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
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蚤熟
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
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
大王之所用、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
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

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
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
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
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
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
天下卒有秦患不得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
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
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
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
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自料以

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
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
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
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幷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幷
相六國　蘇子言於楚威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
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
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大王
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
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
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

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愼大臣父兄
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與百姓人臣莫難於
無妒而進賢爲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爲
主辱易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妒而
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
妒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妒而進賢
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己廢貴且使己賤故
人難之

歷年季周傳音釋卷之二

倚行也　棟撓撓折也愉敵之壓巳也　黔音琴　櫟音藥　什伍五家為保十家相連也　收司相糾發也　連坐一家有罪九家連舉發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也　僇力并力也　復其身除其賦稅也　收孥收錄其妻子沒為奴婢也　十金一金方寸重一斤為一金　黥渠京反墨涅其面也　嘸苦劫反快也　煎有汁而乾曰煎　熬乾煎曰熬　燔肉爇曰燔　炙近火曰炙　不控拳謂事之雜亂紛糾也解之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拳以擊之也　不搏撠謂救鬬者當善撝解之毋以手助相搏撠也　批亢批白滅反言鬬者相亢則排之使解也　擣虛擣擊也衝虛空也　形格勢禁排其相亢擊擣彼虛則是其形相格其勢自禁止也　交和軍門曰和　徽幟也以絳帛著於肩章其別也　棧為棚以立馬也　昳音逸日側也　有光艷意頩愁戚之貌　冀闕宮門闕也　蹷上將蹷猶挫也　軍半至謂軍半至半不至也　趣利前後不相屬　脰項也　表溥表野外薄林也　財與材同　愜大也　揜覆取也　不廉言四封無事井田間不必察治也　畛陌也　夫指千夫百夫之天　扑普卜反擊也　捽持髮也　蹠足下也　暴傷也　瘨病也　殫氣絕也　旄同耗　無目也　新造盩楚官名　雞次之典楚國法也　馮依也　好騤好發矢也　決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　拾拾以皮為之著於右臂以遂弦亦名遂　五羖羖音古牡羊也百里奚自賣以五羖羊之皮為人養牛後為相秦人謂之五羖大夫　謇謇直也　三置

晉君立惠公懷公惠公也　一赦荊禍晉敗楚於城濮穆公便相鬬克入楚結好拒晉　杵以聲音相勸相息也　左建以左道建立威權也　外易在外華易君命也　駢脅駢步田反　闟與鈒同　灘滲流貌　稱此言彼此均等謂士衆賁械具亦且八十一萬也　大丘社丘之西有太皋者為太丘宋依丘作社于時亡去咎徵也　時詘舉贏言國家多難而勢詘而舉事奢侈反若有贏餘也　衡人衡音橫　恐愒許曷反謂相恐脅也　谿子韓有谿子弩　時力距來二種弩名皆少府所造也　超足齊足也欲放弩皆坐舉足踏弩材手引機發之也　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韓之寶劍名盬　鐵論有棠谿之劍　淮南子墨陽之莫邪　鄧國有工鑄劍因名鄧師　宛人於馮池鑄劍故號宛馮

干將歐冶作劍一曰龍淵二曰大阿　汝南西平有龍泉水可淬刀劍特堅利故有龍泉之劍　鐵幕以鐵為臂脛之衣也　葦扶以葦為射決韝也　唼芮唼音莪與翣同芮即楯也芮繫楯之綏也　雞口牛後言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　主君禮卿大夫稱主襄而美之稱曰主君　鄍軥音麾宏反　休音郵　蒼頭以青巾裹頭也　厮徒供養雜役者　五家之兵管仲軍令五家為軌　竽似笙三十六簧　六博局戲也各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　闒鞠闒徒臘反以皮為之實之以毛蹴蹋而戲之　虛喝虛作恐喝之辭以脅人也

歷年季周傳卷之三

新安　程元初全[illegible]
江起鵬羽健甫編次

起己丑顯王三十七年盡辛丑慎靚王六年

己丑三十七年（燕易王　韓宣惠王　齊宣王　魏襄王元年）秦以齊魏之師伐趙

蘇秦去趙適燕從約皆解

秦王謂處士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諭意焉泉子曰不可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王曰敬受命　張儀魏人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此必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

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遊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至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帛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告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

魏以陰晋爲和於秦

原缺第三葉

齊伐燕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而郤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乎、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負

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王如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　齊宣王喜文學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愼到之徒、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王欲伐魏、淳于髡謂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兎也、韓子盧

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於前、犬廢於后、犬兎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數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王懼、謝將休士、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者惟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髡曰、諾、入說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爲王弗取也、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

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顔斶齊之賢人也、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

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悅、左右皆曰、斶來、斶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簴、天下之士、皆爲役處、辨智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走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斶對曰、斶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

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据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至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

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

太卜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辭去君子曰斶知足矣歸眞反璞則終身不辱

庚寅 三十八年

辛卯 三十九年秦伐魏魏獻少梁河西地於秦

壬辰 四十年秦伐魏取汾陰皮氏拔焦

宋公弟偃其君剔成而自立

初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荊荊王大說許救甚勸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荊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敝荊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荊王不至

癸巳 四十一年 楚懷王槐元年 秦客卿張儀伐魏取蒲陽既而歸之魏盡入上郡以謝秦以儀爲相

儀將兵伐魏取蒲陽言於秦王請復以與魏而使公子繇質焉儀因說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于秦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以謝焉儀歸而相秦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爲子約車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否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爲求壤地也甚力左華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宣言於楚

原缺第十一至十三葉

楚魏戰于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絶秦於楚、魏戰
勝楚敗于南陽、秦責賂於魏、魏不與、管淺謂秦王
曰、王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
背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魏畏秦楚之合、必與
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是王以地德寡
人、秦之楚者多資矣、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
南、寡人攻其西、魏必危、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
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效上洛於秦、　魏聞楚喪
伐楚、取陘山、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
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

李周傳　卷三　十

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
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
唯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
竊爲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巵酒、舍人相
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
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巵、
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
巵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
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
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亦足矣、官
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
且後歸、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甲午 四十二年秦縣義渠

初義渠君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
復過矣、請謁事情、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
事於秦、則秦且燒爇獲君之國、中國爲有事於秦、
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義渠君曰、謹聞
令、居無幾何、五國伐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
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秦王曰、善、因以
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群臣而

李周傳　卷三　十四

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
人於李帛之下、

秦歸焦曲沃於魏

乙未 四十三年趙侯卒

肅侯嘗遊大陵、大戊午諫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
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是歲薨、子武靈王立、置傅
聞師及左右司過各三人、先問先君貴臣肥義、加
其秩、

丙申 四十四年 趙武靈王元年 夏四月秦初稱王、

丁酉 四十五年秦張儀伐魏取陜

蘇秦自燕奔齊

秦通於燕文公之夫人恐得罪說易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王許之乃僞得罪於燕而奔齊齊王以爲客卿秦說王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敝齊而爲燕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王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王忿然作色不悅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爲太伯今王有四焉王悅曰寡人愚陋守齊國惟恐失抎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宦而願爲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鵞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戊戌 四十六年

秦齊楚會于齧桑

秦使張儀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

秦相張儀免出相魏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地也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然因而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　張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

君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弊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遂解攻

韓燕稱王

特諸侯皆稱王趙武靈王獨不肯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

紀四十七年秦伐魏取曲沃平周

儀相魏欲令魏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聽秦伐魏取二邑而陰厚儀益甚

庚子四十八年王崩子定立

是爲愼靚王

齊號薛公田文爲孟嘗君

初齊王封田嬰於薛號曰靖郭君嬰言於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王從之已而厭之悉以委嬰嬰由是得專齊權　齊封嬰于薛楚懷王聞之大怒將欲伐齊齊王有輟志公孫閈往說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

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齊乃封之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失齊雖隆薛之城到于天猶之

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　初靖郭官善齊貌辯辯
之爲人也多疵門人弗說士尉以諫靖郭君靖郭君
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靖郭君大怒
曰剗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辯者吾無辭爲之
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數年威王
薨宣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
與齊貌辯俱留無幾何齊貌辯辭而行請見王靖
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辯曰
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辯貌行至
齊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辯見王曰子靖郭君

之所聽愛夫齊貌辯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
方爲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
豕視若是者信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
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辯而爲之
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
之地易薛辯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于先王
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
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此爲二王
太息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
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辯對曰

敬諾靖郭君衣先王之衣冠舞其劍王自迎靖郭
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
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當
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
之不爲沮此齊貌辯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
　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
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
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
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
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

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
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
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
文承閒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
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又曰
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
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家
必有相今君后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
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
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

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
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
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
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
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
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
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
戚孟嘗君常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
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
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

之人人自以爲孟嘗君親己　孟嘗君在薛荊人
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荊還反過薛孟嘗君令人
體貌而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憂
文無以復侍矣淳于髡曰敬聞命至于齊畢報王
曰何見于荊對曰荊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
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力而　爲先王立清廟荊固
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荊亦甚固齊
王和其顏色曰譆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望
拜之謁雖得則薄矣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
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

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懽夏侯章每言未嘗不
毀之也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
公矣勿言董之繁菁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
君重非諸侯也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方寸
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爲之也君所以得爲長
者以吾毀之也吾以身爲孟嘗君豈得待言也
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闕
者也一人曰訾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以臣之
血湔其衽田瞀曰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
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與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

如使而弗及也勝臀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
收天下之士能爲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田
子方段干木也此臣之所爲君取矣
辛丑　慎靚王元年燕王噲元年　衞更貶號曰君
秦張儀相魏楚王使魏逐之陳軫曰王何逐張子
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勿
與爲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
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
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壬寅　二年魏君罃卒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
且爲棧道而葬群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
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
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
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
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惟惠公乎請
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
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
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
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

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
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毋
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
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
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
甚善敬弛期更擇日

孟軻去魏適齊

孟軻自魏至齊王問齊桓晉文之事孟子對以仲
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於是反覆以王道告之
王見孟子於雪宮孟子因述晏子荅齊景公遊

觀之事以告之

癸卯 三年 魏王元年 楚趙魏韓燕伐秦攻函谷關秦出兵逆
之五國皆敗走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
謀伐魏也告公孫衍衍曰王與臣百金請敗之王
爲約車載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先以五十乘至
衛間齊行人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
坐安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
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
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
與之語也三國之相不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

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辭
不之見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
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
乎何爲飲食而無事犀首曰不肖不能得事焉何
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
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
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
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
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庭曰

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爲行具犀首曰諾謂魏王王許之卽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使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令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爲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而不勝張儀謂梁王不用臣言以危國梁王因相儀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犀首欲敗之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値所以爲國者不同耳君必解衍衛君爲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犀首跪行爲儀千秋之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疆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讐而儀與之俱是必與儀謀吾國矣遂不聽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爲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

內之無若群臣何也今吾爲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孰與其爲齊也王曰不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其爲韓也王曰不如其爲韓也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王且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爲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爲身利而國便於事王曰善果厝需於側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史擧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爲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

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若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子皆以太子為非固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以魏之彊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宋稱王

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百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君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耻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倍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為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

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是以隘之王苟舉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于燕趙

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甲辰 四年秦大敗韓師于修魚、虜其將鰒申差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幷兵而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王聽臣、爲之儆西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韓爲不能聽我、韓之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于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車幣、謂韓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敝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爲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爲秦禽。智爲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

齊大夫殺蘇秦

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卽死、車裂臣以狥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爲蘇生報仇也、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 初蘇秦東事師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

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一以爲務今子釋本
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
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
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
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
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
信乃西至秦說秦惠王王方誅商鞅疾辨士不用
乃東之趙趙奉陽君弗說之去遊燕說六國并相
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
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

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
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
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
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
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
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
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
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
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
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

子子今亦得矣

魏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

張儀說魏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
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卒戍四境者不下十萬
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之約從盟洹水之上
結爲兄弟以相堅也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
財相殺傷而欲恃反復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
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
衛取陽晉則趙不南梁不北而從道絕矣大王之
國雖欲無危不可得也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

請成於秦儀歸復相秦

乙巳五年秦伐蜀取之

秦惠王時蜀亂欲伐之韓又來侵司馬錯請伐蜀
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對曰親魏善
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
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
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
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
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
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

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于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國小民貧故臣願從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益強富厚矣

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

蘇秦之在燕也與燕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之交及蘇秦死於齊而齊宣王復用蘇代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王問之曰齊王其霸乎對曰不能王曰何如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交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也其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于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里石吏而効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子之

丙午 六年王赧崩子延立

是為赧王

烏喙即烏頭別名　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桓公本以蔡姬故侵蔡假以楚不共王而伐楚楚服而名尊　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楚伐鄭許之平晉救之荀桓子欲還彘子不可韓獻子謂桓子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戰于邲晉敗績後獻子將下軍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必有大功戰于鄢陵楚敗績　比肩而立言士難得千里有一猶為並肩也　罣黍山名　郄與郤同言多獲車重不前也、柳下季魯展禽字季食釆柳下　据與倨同　尭九佐九官也　舜七友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　禹五丞益稷皋陶垂契　太牢牛羊豕具為太牢　謁白也　病與[illegible]同　抎失也　騄耳八駿之一

毛嬙越王嬖妾　縠縐紗也　訾與貲同　五官司徒司空司馬司士司寇典司　疵病也　剗剪也　慊與愜同　過順豈順過人也　豕視下邪視也　偷　信反始信後反也　牛目駕車用牛故以目為深候　欒音鸞漏流也　和棺兩頭木也

新安　程元初全甫
江起鵬羽健甫編次

起丁未赧王元年盡甲寅赧王八年

丁未赧王元年秦侵義渠得二十五城

秦伐魏取曲沃又敗韓師於岸門質其太子倉以和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還之

齊伐燕取之醢子之殺故燕君噲

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諸將謂齊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為先後雖然則惟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人衆人恫恐百姓離志齊王因令

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人大勝燕趙武王召公子職于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　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讐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齊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孟軻去齊

是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處士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推明孔子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說爲已任及卒門人公孫丑萬章之徒相與記其所言爲書七篇　其後有騶子之屬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

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

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愼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

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戊申　二年　齊湣王地元年　秦伐趙

楚屈匄伐秦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秦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交懽子爲寡人慮之柰何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秦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于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且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于

朝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群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之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于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悔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

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
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
使一將軍受地于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
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
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
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
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
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賂以一名都與
之并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而取償於齊也今
已絕齊而又責欺於秦是我合齊秦之交而來天

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
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
配三年秦大敗楚師于丹陽虜屈匄遂取漢中楚復
襲秦又大敗于藍田韓魏襲楚楚割兩城以和于秦
庶長章擊匄大敗楚師于丹陽虜屈匄遂取漢中
楚復襲秦又大敗于藍田韓魏襲楚楚割兩城以
和于秦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
失于陳軫過聽于張儀也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
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
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

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故子棄寡人事楚
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
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
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左右曰臣又知其思與
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令軫將為王吳吟王不聞夫
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鬬管莊子將刺之管
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也今兩虎爭人而
鬬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
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
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

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
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
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聽無失本末者難惑
燕人立太子平為君
燕昭王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
讐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
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
雪先生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讐者奈何郭
隗先生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
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

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則
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
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
至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
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
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王曰、臣聞古之君人
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
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
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
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

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
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
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
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
辛自趙往、士爭奏燕、

韓君卒

庚戌 四年 燕昭王平 韓襄王倉元年 蜀相殺蜀侯

秦使張儀說楚韓齊趙燕連衡以事秦、秦君卒、諸侯
復合從

秦惠王使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
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儀請行、秦王曰、楚
將甘心於子、奈何、儀曰、秦彊而楚弱、大王在楚不
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尚得事幸姬鄭褎、
褎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
爲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
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褎曰、子亦自
知且賤於王乎、鄭褎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
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
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麗好翫習音者、以懽從之、
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爲湯沐邑、欲因張

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資強秦以爲重、挾寶
地以爲資、勢必爲王妻、以臨于楚、王惑於虞樂、必
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褎曰、
願委之於公、爲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
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
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爲用、子之
子孫必爲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於是褎日
夜泣於王曰、臣各爲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
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
而厚禮之、儀因說曰、夫爲從者、無異於驅群羊而

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又自巴蜀治船積粟浮岷山而下一日行三百餘里不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又舉甲而出武關則北地絕夫秦之攻楚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臣所爲大王患也大王誠聽臣請令秦楚長爲兄弟之國楚王已得儀而重出地乃許之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徼要靳尚而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儀遂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國無二歲之食見卒不過二十萬而秦兵百餘萬山東之士破甲蒙冑而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此無異垂千鈞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皐則王之國分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轉禍而悅秦韓王許之儀歸報秦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

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女娶婦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割河間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有也齊王許之儀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含忿怒之日久矣今有敝甲周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正殷紂之事謹使使臣先聞左右今楚與秦爲昆弟韓梁稱藩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塞午道軍成皐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臣竊爲大王計莫若與秦約爲兄弟之國也趙王許之儀北說燕王曰趙已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儀歸報未至而惠王薨子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儀諸侯聞之皆畔衡復合從　秞伐

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
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
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
閼與約斬趙趙分而爲二所以不亡者魏爲從主
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釋衛不
如以魏釋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
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固周室之別也其稱
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
爲攻衛釋衛不以王爲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
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釋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

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圍
免成陵君終身不見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
儀李讎謂公孫衍曰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
於韓起樗里子於國三人者皆張儀之讐也公用
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　張儀欲假秦兵
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不如與之魏不反秦兵張
子不反秦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于魏不敢反於
秦矣張子不去秦張子必高子　張儀之讒樗里
疾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爲之請相於秦張子
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爲國交也今

身在楚楚王因爲請相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
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爲然故爲請相也今
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樗里疾出
走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種
樹不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今漢中
南邊爲楚利此國累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
憂乎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和楚楚必將叛天下
而與王王今以漢中與楚卽天下有變王何以市
楚也　鄭彊之走張儀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
矣故謂太宰曰公留儀之使者彊請西圖儀於秦

故因西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臣
再拜謁秦王秦王怒張儀走

辛亥五年秦武王元年　秦張儀復出相魏
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
張儀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王曰奈何曰
爲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今
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
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
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
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王

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齊果舉兵伐之梁
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
馮喜之楚籍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因謂齊王王
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于秦王也齊王曰
寡人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
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與秦王約
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
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
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于城下不
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

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
為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于梁而果伐之是王
内自罷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
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　周最善齊
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之因使
其人為見者嗇夫間見者無敢傷張子
秦誅蜀相壯　秦魏會于臨晉
壬子　六年秦初置丞相
癸丑　七年秦魏會于應　秦甘茂伐韓宜陽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而

寡人死不朽乎甘茂謝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
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
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
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
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
倍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
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
儀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
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
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

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
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
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
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
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
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墻而走夫以曾
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
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
之母也疑臣者不啻三人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
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于是與之盟于息壤

宜陽之役、楚叛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爲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韓楚必相御也、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於秦、史黶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

甲寅 八年秦拔宜陽

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乃悉起兵佐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爲墓、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秦攻宜陽、周君謂周冣曰、子以爲如何、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群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爲寡人謀、且柰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珪、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也、必以實事公、公仲慕公之爲己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煮棗、韓氏

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爲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網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宜陽之役、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敝、國必危

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懽之楚懽而不進韓必孤無
奈秦何矣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
楚王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遂
亡臣因謂楚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王 秦使
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
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爲周說楚王曰知伯之
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
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
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由蔡觀
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

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
王楚王乃悅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南
委國於楚楚王弗聽蘇代爲謂楚王曰不若聽而
備於其反也朋之反也常仗趙而畔楚仗齊而畔
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爲
尾生之時也 武王既拔宜陽而驕或上書諫曰
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
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
不忿故能從鄰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
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

爲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知
伯瑤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爲三家笑吳王夫差棲
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爲黄池之遇無禮於宋遂
爲句踐禽死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
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
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
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擁天下之國徙兩周
之彊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黄棘而韓楚之
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

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
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
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
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
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
拒秦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齊宋在繩墨之
外以爲權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
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
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
則兩國者必爲天下笑矣 秦武王嘗與中期爭

論不勝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其臣有言於武王者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中期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爲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

秦君卒弟稷立母芈氏治國事以舅魏冉爲將軍

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多至大官與孟説舉鼎絶脈而薨　魏冉者其先楚人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爲昭王昭王母故號爲芈八子及昭王卽位芈八子號爲宣太后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芈戎爲華陽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惟魏冉力爲能立昭王昭王卽位以冉爲將軍衛咸陽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爲政　獻則謂公孫消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所以不爲相者太后不善公也芈戎者太后之所親也今亡於楚在東周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楚必便之矣是芈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説公公相必矣　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殽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殽臣聞之脣揭者其齒寒願太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

之危日費千金獨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智王也韓之緩急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殽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

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殽以救韓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其與也是秦孤也不如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陽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收璽其實猶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臣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

國聽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飢不過一月以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爲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

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
而去　楚攻雍氏東周粮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
患之爲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
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
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秦
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
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
如楚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爲秦守
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
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

以封今公與楚解中封小令尹以桂陽秦楚合復
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閼于秦
願公熟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
爲壽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
有謁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
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
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
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
信也今秦楚爭彊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
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

亡之是自爲責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
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
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
是外舉不避讎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
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
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
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
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
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彊而公徐適
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

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
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
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
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
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樗里子與魏講
罷兵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
於韓已而秦王故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
杜聊爲公仲謂秦王曰朋也願因茂以事王秦王
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　甘茂亡秦且
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大江上之處女乎蘇子

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
相與語欲去、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
無燭故常先至掃地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
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爲有益於處
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與以爲然而留之今臣不肖
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
也蘇子曰、善請重子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
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殽塞谿谷地形
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
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

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天下何
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甘茂辭
不往蘇子僞謂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
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
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
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
而處之　秦攻衛之蒲、胡衍謂樗里疾曰、公之伐
蒲以爲秦乎、以爲魏乎、爲魏則善、爲秦則不賴矣
衛所以爲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
魏魏王西河之外、而弗能取者弱也、今并衛於魏

魏必強魏強之日、河西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將觀
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奈何、
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爲公入戒蒲守、以德衛
君樗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
蒲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
蒲守再拜、因效金三百鎰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
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樗里子亦得
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韓魏易地、西周弗
利、樊餘謂楚王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
縣魏亡二縣所以爲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

鼎存焉、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
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卽趙羊腸以上危、
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兵以止易、

趙始胡服招騎射

趙王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
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
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
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
林人于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
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

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群臣皆不欲于是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啟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

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卽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昧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敺世而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

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

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卽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

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袵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
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
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
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
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
就之便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
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
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
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
而無舟檝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

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
且聚舟檝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
服騎射以備燕參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
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
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
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
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
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
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
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

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
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
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
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
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忠無過罪子
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
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
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
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
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

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
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
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
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
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
與聞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己者不待人
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中不竭姦
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國者
族宗有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
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

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
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
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俗而動者慮經而易見也
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
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涖國者不
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
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
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
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黄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
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

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治世不一其道便用不
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
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
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
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
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論賢
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
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
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歷年季周傳卷之四

歷年季周傳音釋卷之四

始也濫耳 濫即濫觴是江原之初始濫初也謂鄒衍之言可以爲後代之本故曰濫耳 瞿
然顧化 言行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瞿然駐思又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 襒席
襒疋結反拂也拂席爲敬也 擁彗先驅 彗帚也爲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而却行恐塵埃之及
長者 主運 鄒子書有主運篇 方枘納圜鑿 方枘筍也圜鑿孔也以方筍而納之
圜鑿不可入也 牛鼎 呂氏春秋曰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言衍之術迂大倘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
意也 稷下先生 稷齊之城門名 胠篋 胠丘魚反開也篋箱類也 訛 與訾同毀也 屬
書 屬音燭 離辭 力折其辭句也 剽 疋妙反攻擊也 詈 音利罵也 句 音蓋 恢 恨也 廣

從六里 橫度爲廣直爲從 知覆逆 覆謂事之未露逆謂事之未至 詘指 詘屈也猶
折節也 先趨後息 先彼而趨後彼而息也 恣睢 暴怒貌 呴 呼俱反呵也 藉
踐也 咄 都活反 涓人 涓絜也言其在中主知絜清灑掃之事也 期年 期與朞同 督過
督者正其事而責之也 番吾 番音婆 張子不去秦 去猶捨也言儀雖爲魏猶有得
秦之心也 大宰 楚官名 向壽 武王所親幸茂欲壽告王勿攻王必疑其故而茂得以薦其言
故曰事成 盡以爲子功 不論兵 言茂急於攻城而不伐戰功曰論兵律守戰法也 伐 伐言後
不復能立功也 麋還走冒人 蒙犯即人不趨網也 韓楚相御 御猶制也言二國疑
而相制也 行百里者半於九十 言行九十里適足爲五十里耳 投其石 石砭

也所以啓揭揭猶髀腶司馬康秦其言收璽璽軍符
剝病者反也也人收之者
揚言止楚錯質猶委遺俗之累言不與俗通錯臂以
攻韓也質也俗所遺也兩
骨相錯而立黑齒以草染齒雕跡刻以丹青鯷冠鯷
言無禮容也為黑色涅之也大
計反以大鮎秫縫秫時補反綦鍼也不塞晉陽志在
魚皮為冠也言女工之拙也略
也鄗呼各反地
屬常山

歷年季周傳卷之五

程元初全書纂輯
江起鵬羽健父編次

起乙卯赧王九年盡乙丑赧王十九年

乙卯 九年趙君略中山及胡地遣使約秦韓楚魏齊幷致胡兵

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

楚齊韓合從

孟嘗君為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公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

諸侯得志不慙爲人主不得志不肯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爲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洿其衣如此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爲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　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蜎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爲事君小不爲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而內句章昧之難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爲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

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

丙辰　十年彗星見

趙伐中山取數邑中山復獻四邑以和

趙攻中山趙招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幷將之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

秦魏冉殺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之妃歸於魏

秦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作亂魏冉誅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而悼武后出歸於魏王兄弟不善者皆滅之

丁巳　十一年秦楚盟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

戊午　十二年彗星見

秦取魏蒲阪晉陽封陵取韓武遂

齊韓魏伐楚楚使太子橫質於秦秦救之

初楚與齊韓魏合從至是齊韓魏以楚負約合兵伐之楚王使其太子橫爲質以請救於秦秦人救之三國引去

己未　十三年秦魏韓會於臨晉秦復與魏蒲阪

韓太子質秦而歸
楚太子橫殺秦大夫亡歸
庚申十四年日食晝晦
秦取韓穰
蜀守叛秦秦誅之
秦韓魏齊伐楚殺其將唐昧取重丘
四國攻楚楚令昭雎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雎
不欲桓臧爲昭雎謂楚王曰雎戰勝三國惡楚之
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動秦秦王
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

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雎之
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於與楚相敝而令天下
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合而燕趙魏不敢不
聽三國可定也　城渾出周二三人偶行南遊於
楚至於新城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耎國而
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
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圍之蒲阪平陽相去百里秦
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
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
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楚王何不以新城爲主郡也

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悅乃爲具駟馬乘車五百
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城爲
主郡
辛酉十五年秦公子悝質於齊
趙伐中山中山君奔齊
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　樗里子名疾秦
惠王之弟也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
俗謂之樗里子樗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
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
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

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秦芊戎大敗楚師殺其將景缺取襄城楚使太子橫
質於齊以請平
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太子爲質昭雎爲景翠曰
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出地以取齊
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事必敗公不如令王重
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恐必不求地而合於楚若
齊不求是公與約也
壬戌十六年趙君廢其太子章而傳國於少子何自號
主父

初武靈王以長子章爲太子後納呉廣之女孟姚
有寵生子何愛之欲及其生而立之乃廢章而傳
國焉使肥義爲相國傳王而自號主父將士大夫
西北畧胡地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爲
使者入秦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爲人秦王不
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
行已脱關矣秦人大驚　趙王立周紹爲傅曰寡
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而上者皆
稱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
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

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爲辨足以道人危足以
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諺云服難以勇治
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
循計之事佚而不累訪義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
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
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
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
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寛恵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
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
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

罪也傳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耻也王請更論三
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之
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
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
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
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
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所以事寡
人者畢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黄金師比以
傅王子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
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

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
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
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
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
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異用陰陽不同
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
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
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
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
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

遠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
來朝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
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
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建遺之門踰九
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築長城自
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

齊魏會於韓

立韓咎爲太子齊魏皆主咎而排幾瑟故相率而
立之　初韓太子嬰死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彊
爲楚王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命世子以與公叔

爭國楚怒將罪之鄭彊曰臣之矯與之以爲國也
臣曰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
必急韓氏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
索若戰而不勝幸而不死今且以至又安敢言地
楚王曰善乃弗罪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
强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急擊公叔太子曰
不可戰之於國中國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
何足以圖國之全爲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
走　公叔將殺幾瑟也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
[illegible]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

王老與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
之患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
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鄭彊以
金八百入秦以伐韓冷向謂鄭彊曰公以八百金
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疑公
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
故言伐楚也今已令楚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
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甪而幾瑟公
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
叔爲楚也

秦伐楚取八城遂誘楚君槐於武關執之以歸楚人
立太子横

秦伐楚取八城秦王乃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
約爲弟兄盟於黄棘太子入質至驩也太子陵殺
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
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
人與楚接境婚姻相親而今不驩則無以令諸侯
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
願也楚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怒昭雎屈平
曰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幷諸侯之心

不可信也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令
一將軍詐爲王伏兵武關刼之與西至咸陽朝章
臺如藩臣禮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怒不許遂畱
之　游騰爲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
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利則失利矣王不
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背盟背盟王因
與三國攻之義也　時楚太子横方質於齊楚大
臣相與謀曰吾王不得還而太子在齊齊秦合謀
則楚無國矣欲立王子之在國者昭雎曰王與太
子具困於諸侯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

許赴於齊　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子我
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與我不得歸太子曰臣
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愼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
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
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卽
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愼
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柰何愼子曰王明日朝
羣臣令皆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
得求反主墳基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
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柰何子良曰王不可不

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
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
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
東地五百里爲之柰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
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
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
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
地五百里爲之柰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
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
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

鯉出愼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愼子曰寡人誰用
於三子之計愼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
何謂也愼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
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
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
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子
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
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敝甲
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
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主是常矯也

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
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大臨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
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
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
卒不用東土復全。 初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
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
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
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見
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

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
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
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
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
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
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
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
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
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
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

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
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
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
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
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
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懷王一死於秦
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
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
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君之一
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

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
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
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
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
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
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
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
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
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
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

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
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子非三閭大夫歟何
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
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者不凝滯於物
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
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
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
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
者乎寧赴長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
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自沉

秦初誘楚王入關或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
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
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
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
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
之愚也是臣所爲山東之憂也虎將卽禽禽不知
虎之卽已也而相鬬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
知虎之卽已決不相鬬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
卽已也而尚相鬬兩敝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
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

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休而復之
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懷王苟來舉玉趾而
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
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
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
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
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
韓不待伐割挈馬兎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
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割挈
馬兎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以

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
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
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
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
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
也必不出楚王卽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
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
成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
多求地

秦以薛公 文爲丞相

秦王聞文賢、使請於齊以爲相。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也。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

癸亥十七年（楚頃襄王横 趙惠文王何元年）田文自秦逃歸

齊湣王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卽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偏問客、莫能對。最下座有能爲狗盗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卽馳去、更封傳、變姓名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卽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門、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座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民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君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居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

秦伐楚取十六城

楚人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王怒、伐之、取十六城。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說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强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强秦也。不憂强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

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之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攻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齊韓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關河渭絕一日秦割河東三城以和三國乃退

孟嘗君怨秦與韓魏攻之入函谷關秦昭王謂丞相樓緩公子池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

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乃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　薛公以齊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於西周韓慶爲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爲强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虛實有時竊爲君危之君不如令敝邑陰合爲秦而君無攻又無藉兵乞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張韓魏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而秦王出楚王以爲和君令敝邑以此忠秦秦得無攻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强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周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皆對之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

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令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謹使可全而歸之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或以問孟嘗君曰、爲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者、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說者人之情也、其措之勿言也、居朞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遊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願君以此從衛君遊、舍人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衛君甚

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盟曰、齊衛後世無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足下背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爲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輒以頸血湔足下衿、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善爲事矣、轉禍爲功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獮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歷險乘危、則騏驥不若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

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鎒、與農人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戌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戌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

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戌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戌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戌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戌趨而去、未出至中閨、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戌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　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戌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

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
以先人之寶劒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
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
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齊人有馮驩者貧乏
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
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
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
有頃倚柱彈其劒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
以告孟嘗君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
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

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客車於是乘其車揭其劒
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劒鋏歌曰
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
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
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驩不復歌後孟嘗
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
者乎馮驩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
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
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憒於
憂而性懧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

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
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
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
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偏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
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
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
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
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廏美人充下陳
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
市義柰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附愛子其民因

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
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
先生休矣後期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
先生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
老携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
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
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
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
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
迎之者富而兵强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

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賫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一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生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生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趙君封弟勝爲平原君

勝喜賓客賓客葢至者數千人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妾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　公孫龍者善爲堅白同異之論平原君客之孔子之玄孫穿自魯適趙與龍論臧三耳龍甚辨析穿弗應平原君問之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王以爲何如對曰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公子高辨事也其人理

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鄒衍過趙平原君使與公孫龍論白馬非馬之說鄒子曰不可夫辨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杼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辨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反其意若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衍不爲也座皆稱善公孫龍由是遂絀

十八年楚君槐自秦走趙不納秦追及之以歸

乙丑十九年楚君槐卒於秦

懷王發病薨於秦秦人歸其喪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歷年季周傳音釋卷之五

說義聽行所說有義或能聽而行之也 句章地名屬會稽 昧唐昧也 耎而兗反弱也 主郡守郡也爲郡則馬盛可以備秦也 士踐石謂能騎乘者 隱中匿其情實也 傳命僕官傳附同比也僕猶辱也 具帶帶飾之備也 黃金師比胡帶之鉤也 城境封之築城境上謂之封城 隘猶阻也 左徒如後世左右拾遺之類 嫺音間 淖音閙 蛻音稅去皮也 皭自若反踈靜之貌 泄音浚治去汚泥也 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 汶汶音門門猶昏暗不明也 温蠖烏廓反猶惛憤也 桃梗海外經東海中有山名度索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

來上有二神曰荼與鬱壘主治害鬼故後世刻桃木爲神 訾然忽而稱意也 夫人嫽騰之過稱 壓羊壓亦殺也 錯木錯舍置也 銚七遙反與鍬同 鎒呼高反所以拔去田草也 立教首言後人以此爲戒也 草具草菜也言去肴肉也 鋏劒把也 揭擧也 計會會古外反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 收責責與債同逋也 憒亂也 懧當作懦 矯命矯托也托言君之命也 下陳下列也 躄音壁跛也 罷癃音皮隆背疾也腰曲而背隆高也 堅白異同之辨公孫龍著守白論堅守其說辨者互執是非不勝異龍能合衆異以以爲同也 臧三耳臧獲奴婢也三耳即莊子雞三足之說謂數起於一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三名雖立實無定體也 辨析分別甚精微也

歷年季周傳卷之六

新安　程元初全[illegible]
江起鵬羽健甫編次

起丙寅赧王二十年盡丙子赧王三十年

丙寅二十年 魏昭王韓釐王咎元年

初韓咎立爲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毋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以爲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

趙主父以燕齊之師滅中山歸大赦酺五日

趙故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兌誅之遂弑主父於沙丘

趙主父封長子章於代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傲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于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何不稱疾毋出傳政于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

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日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後王朝群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群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傫然也反北面爲臣詘于其弟

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于代計未決而輟
主父及王遊沙丘異宮公子章卽以其徒與田不
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卽
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
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
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
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
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
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
父欲出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

丘宮
秦以魏冉爲丞相
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
冉爲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秦不聽公
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爲公毋急秦秦
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
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
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
丁卯 二十一年秦敗魏師于解
戊辰 二十二年魏韓伐秦秦左更白起敗之拔五城

韓魏伐秦魏冉薦左更白起將兵敗之于伊闕殺
虜其將斬首二十四萬拔五城以起爲國尉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爲周最謂
李兌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趙之上計莫如令秦
魏復戰今秦攻周而得之則衆必多傷矣秦欲持
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
勞後有攻周之敗又不必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
與魏講也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
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必因君而
講則君重矣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

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
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請卑辭割地
以講于秦爲竇屢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
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
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而令之趙
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屢已
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
與穰侯貿首之仇也今行和者竇屢也制割者奉
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少
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己巳二十三年楚君迎婦于秦
秦王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與
士卒得樂戰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
庚午二十四年秦伐韓拔宛
秦君封魏冉爲穰侯公子市爲宛侯公子悝爲鄧侯
辛未二十五年東周君如秦
秦魏冉伐魏魏入河東韓入武遂于秦
魏地四百里韓地二百里　秦約趙而伐魏魏王
患之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
夫鄴寡人固形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

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
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絶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
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
敝邑之吏効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
王因令閉關絶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
所以事大王者爲完鄴也今効鄴者使者之罪也
卯不知也趙王恐魏乘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
魏而支秦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
者也臣聞明主不背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
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則臣

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以爲魏之司徒謂魏
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
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
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
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數月而
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
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爲王責約於
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林
之地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
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

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瞻下兵也今
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
擊齊啟地二十二縣
壬申二十六年秦大良造白起伐魏取六十一城
癸酉二十七年冬十月秦君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爲東
帝已而皆去之
蘇子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
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
卒而患之所從往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
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爲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

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
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於以收天下、
此大資也、　蘇子謂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
天下爲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
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
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對曰、伐宋利、對曰、夫約然與
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
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
以就天下、倍約儐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
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

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故釋
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刑
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
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
慮之也、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
秦攻趙拔梗陽
甲戌 二十八年秦攻魏拔新垣曲陽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
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闚周室甚、唯寐忘
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爲山東大禍矣、秦之欲
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痛之
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
已、必折爲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
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
韓梁之西邊、非爲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
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
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
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
可以爲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
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或嘗獻書燕王

曰、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
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以事強而不可以爲萬
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
所以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
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爲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
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
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
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
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
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

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
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
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
苦也願大王之孰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
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士戍韓梁之
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爲此國必危矣王必大
憂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
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
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今秦之伐楚燕必亡臣
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

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
乙亥二十九年秦擊魏魏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募民
徙之　秦敗韓師於夏山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
於成皐魏順謂沛丘君曰五國罷必攻沛丘以償
兵費君資臣請爲君止天下之攻沛丘沛丘君曰
善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
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何不卜
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沛丘以償
兵費王令之勿攻沛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

不攻沛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沛丘然則王
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沛丘存　五國伐
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
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
也欲講于秦或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
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
楚魏也請爲王無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
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爲逆
殺之不爲讐者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又
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爲王

患秦必且用此于王矣又必且劫王以求地既比
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齊齊魏之
交已醜又且收齊以東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
又嘗用此于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
知也已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
而詳講與國無相離也秦齊合國不可爲也已王
其聽臣也必無與講秦權重魏魏冉明熟是故有
謂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
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
自解也天下可令擯秦則爲劫於與國而不得已

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爲上交以自重也如
是人者鬻王以爲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
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
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生以殘秦
使秦皆無百怨百利惟已之曾安無令天下鬻之
以合于秦是免國于患者之計也臣何㖾當之雖
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
交也合讎國以伐婚姻臣爲之苦矣黄帝戰于涿
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
不起以燕齊伐秦黄帝之所難也而臣已致燕甲

而起齊兵矣臣又徧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
韓珉周最周韓餘爲徒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
也又身自醜於秦扮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
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
也奉陽君韓餘爲旣和矣蘇修朱嬰皆陰在邯鄲
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蘇修游天
下之語而以齊爲上交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
而果西因蘇修重報臣非不知秦權之重也然而
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
皋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

齊王曰臣已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
天下散而爭秦秦必據宋魏冄必妬君之有陰也
秦王貪魏冄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
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
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
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講則願五國復堅約五
國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
名禁珉也使臣守約若與國有倍約者以四國攻
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擯之今韓魏
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

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踦重者矣後合與踦重者
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
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爲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
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
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
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
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
魏懷於魏復合衍交兩王王貴韓侂之徒皆起而
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
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

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鑠矣國燥於秦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

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敝救之而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秦按爲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滕焉秦起中山與滕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齊滅宋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敝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十五乘南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義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

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與兵伐宋　冷向謂秦王曰向欲以齊事王使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齊必重於王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王何惡向之攻宋乎向以王之明爲先知之故不言　初宋有雀生鸇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喜起兵滅滕敗齊楚魏取地數百里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爲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

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桀宋齊伐之民散城不守王走死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

東閒蘇子上書諫齊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籍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籍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籍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籍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

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愬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間亂衛得是籍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机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籍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墜黄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黄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于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

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籍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稽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

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籍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

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蹺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于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

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宭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

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朞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

起而逆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
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
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
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
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
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
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
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
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
鵠的非咎罪于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喜

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
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
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
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
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
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
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
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
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
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

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
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鍾鼓
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
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
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
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
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
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
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
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

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
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竟爲
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
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
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
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
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
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
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
燕東伐齊則趙必從也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

原缺第二十二、二十三葉

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

禽將戶內拔𢧵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丙 三十年秦會楚於宛會趙於中陽

初齊湣王既滅宋欲去孟嘗君孟嘗君奔魏魏以爲相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

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

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秦蒙武擊齊拔九城
蒙武齊人父驁自齊歸秦故爲秦將恬其子也
齊殺狐咺陳舉燕使亞卿樂毅如趙
齊負郭之民有狐咺者正議閔王斮之檀衢百姓
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室離心司
馬穰苴爲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燕昭王日夜撫
循其人益以富強乃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
業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若約趙
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嚪秦連楚及魏諸侯害
齊王之驕暴皆許之　初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

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
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
大齊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
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
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
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
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
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
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
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

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
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
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
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
而爲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
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
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
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
都爲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
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

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
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
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
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令
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
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
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
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
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躧今
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

弗從也是國伐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
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
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
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
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
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
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
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善待之與謀伐齊 蘇代
北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
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

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
廷觀王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王曰子
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
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
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
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主自慮此則過計無
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
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
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
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札

妻自組甲絣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
人不敢隱也我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
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
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
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
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
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
重矣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稸
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罷敝北與燕戰覆三
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西舉五十乘之勁

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
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王
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足
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
何足以為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
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
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
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
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
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

矣曰內寇不與外敵不可拒王自治其外臣自試
其內此乃亡之之勢也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
不喜訑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
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
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敝
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且事
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
耳王曰善矣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
如曾參孝己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兼此三
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

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
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
曾參孝己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
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
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達義不與
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
自憂不足乎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殽塞齊
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霸改政皆以
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何
為煩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

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
上則諸侯不為別馬而朝矣臣聞之善為事者先
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
可立也不能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
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
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
矜戟砥劍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
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
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
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

為寡人東游於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何
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牀之孫不得而乃以與
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所以事
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
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
請為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三年不
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
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
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
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

父以此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爲子之遠行來之故、爲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時之賢主者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群臣也

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玉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貿臣

臣之所　處重卵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刓眉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汝無不爲也以汝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之信燕也至于虛北地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犬馬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爲王事之、王欲醳臣專任所善則臣請歸醳事臣苟得見則盈願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間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爲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令人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爲寡人爲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

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以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鑕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爲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王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爲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

臣不親、百姓離心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

季周傳卷之六

歷年季周傳音釋卷之六

鷇居候反鳥子生而須母哺食者爲鷇　乘勝而留於境言因秦勝留而與之講若秦既去則無及也　詳講與國詳與徉同　不與秦而生以殘秦言誓鬬而必死不與秦俱生以殘秦也　扮撫吻反并也握也　大良造大上造秦十六爵大良造即大上造之良者　雄飛雄者衆鵰所從時趙強故云然　觭音倚言有一重也　合負親之交言天下嘗親秦已而負之今復合之也　復合衍公孫衍時相魏雅不善秦令相魏懷之善秦者因使與衍合也　倍秦疏秦也　猶鞭筴御諸國猶馬也　頓齊兵頓勞敝之也　匽路厠也　鷉與鷂同鷂似鷹青黃色燕頷句豕向風搖翅乃因風飛急擊鳩鴿燕雀食之　[illegible]古候反偶也　萬物之率率與帥同猶長也　干將莫邪干將陽龍文莫邪陰漫理此二劍吳王使干將作越人莫邪其妻亦善作劍　劌音職利傷也　銛利也　車舍人主車者　不休傳傳驛遞也言其警急　衛八門土以土塞門而守也　底與砥同礪也　鶩亂騁也　罷與疲同　事敗而好鞠之鞠窮也言遂事也　矯去堯反揉矢箝也　中人禱祝國中之人爲行者祈也　君翳釀釀於中以待飲至也　酺大飲也　鐶刀鐶也　襜蔽以皮爲之張蔽于上以攻城也　衝衝城車也　櫓高巢車也　家雜總全身併作也　身窟穴中謂地道也　齒各也　城郭露外無居人故暴露也　鵠的棲皮曰鵠的即鵠也所謂侯中　五兵刀劍矛戟矢　非師者師衆也言不用衆也　宿夏一夕

之旻也　堞城上女墻也　箠馬策也　冊衣柱以冊帛爲柱衣也　斿旗旟也　旟鳥隼爲旟　次過信爲次　紫敗素素白繒染爲紫敗惡也　躧所綺反華屨也　詭沇州謂欺曰詭　負床之孫背倚床立不能行也　將有口事言有人譖之也　獻御書獻侍御者以書也　重卵猶累卵謂處危也

歷年李周傳卷之七

新安　程元初　彙輯
江起鵬　羽健甫　編次

起丁丑赧王三十一年盡乙酉赧王三十九年

丁丑　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入臨淄齊君地出走其相淖齒殺之毅下齊七十餘城燕封毅爲昌國君

燕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并將秦魏韓趙之師以伐齊戰于濟西齊師大敗毅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畧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身率燕師長驅逐北劇辛曰齊大燕小賴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收取其邊城以自益此長久之利也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爲名無損於齊無益於我而結深怨後必悔之毅曰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懟今因其軍破而乘之則其民必叛而齊可圖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而撫其民則難慮矣遂進軍齊果大亂湣王出走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毅爲昌國君留徇齊城未下者齊王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共具王不

遂衛人侵之去奔鄒魯又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
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爲齊相齒欲與燕分齊
地乃執湣王而數之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
雨血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嬴博之間地坼及泉
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
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齒曰雨血者天以告
也地坼者地以告也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而王
不戒焉何得無誅遂擢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
樂毅聞晝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晝三十里無入
使人請蠋蠋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晝邑蠋曰吾

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
吾退耕於野國破軍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
兵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經死毅整軍禁侵
掠禮逸民寬賦斂除暴令修舊政齊民喜說乃遣
左軍渡膠東東萊前軍循泰山東至海畧琅邪右
軍循河濟屯阿鄄以連魏師後軍旁北海而撫千
乘以中軍據臨淄而鎭齊都祀桓公管仲于郊封
王蠋之墓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時
齊地皆已屬燕獨莒卽墨未下樂毅并軍圍之卽
墨大夫戰死初燕攻安平臨淄市椽田單使其宗
人以鐵籠傅車轊及城潰人爭門出皆以軸折被
擒獨單宗人得免遂奔卽墨至是卽墨人曰安平
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立以爲
將樂毅圍二邑期年不尅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
爲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卽舊業
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于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
呼吸之間尅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
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
遂南面而王耳昭王于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讓之
曰先王不貪土地而舉國以禮賢者遭所傳德薄

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爲無道以害先王寡人統
位痛之入骨故延羣臣招賓客以求報讐有成功
者尚欲與共燕國今樂君親爲寡人破齊夷其宗
廟報塞先讐齊固樂君所有非燕所得有也汝何
敢言若此乃斬之遣國相立毅爲齊王毅皇恐不
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
莫敢復有謀者

秦魏韓會于京師

戊寅 十二年 齊襄王法章元年 秦趙會於穰

秦召燕昭王昭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

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五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

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大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錟戈在後決滎水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絶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

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絶矣殘均陵塞鄳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楚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大后弟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謫燕者曰以膠東謫趙者曰

以濟西謫魏者曰以葉蔡謫楚者曰以塞鄳阨謫齊者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

秦拔魏安城兵至大梁而還

穰侯攻大梁乘鄆北魏王旦從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得許鄢陵以廣陶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鄢陵必議議則君必窮為君計者勿攻便

齊人討殺淖齒而立其君之子法章保莒城

淖齒之亂閔王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家傭敫女奇法章狀貌憐而竊衣食之因與私通閔王從者王孫賈事王出走失王處而歸其母謂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疑懼久之乃敢自言遂立以為齊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趙使藺相如獻璧于秦

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與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于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鑕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名見問藺相如曰秦人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與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于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

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于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名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

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

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與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耶卒庭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與秦璧

衛君卒

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褥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爲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既而名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關市大恐又愛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衛有胥靡亡之魏嗣君使以五十金買之不得乃以左氏易之左右曰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　嗣君

痼宦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
也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
行於世者食高麗也所用者緤錯拏薄也羣臣盡
以爲君輕國而好高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
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謬緤錯主斷於國而拏薄
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不血食矣君曰善與之
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
子期緤錯拏薄之徒皆逐之也

己卯 三十三年秦伐趙抜兩城

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强國也
而韓魏壤秦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於
魏也今幸而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
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
若不因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爲一則魏危
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
用子之計而禍至爲之柰何昭忌乃爲之見秦王
曰臣聞明王之聽也不以挾私爲政是參行也願
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
從時合時離何也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以
王之不必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韓之管國
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
矣以爲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爲王計者不如
制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荊齊不能獨從
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秦王乃止　芮宋欲絕秦
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大后之養地秦王怒芮宋
謂秦王曰魏委國于王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
李郝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大后以地是欺我
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

庚辰 三十四年秦伐趙抜石城

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殺犀武北取趙藺離石
者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將兵出塞
攻梁梁破則國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曰楚
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
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
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搤劍曰客安
能教我射乎客曰吾非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
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
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前功盡矣今破
韓魏殺犀武北取趙藺離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
將兵出塞過兩周倍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棄

公不如稱病而無出可也
楚誅入冦王使東周公喻止之
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以為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為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為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聲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為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

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王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二翮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于是楚計輟不行

辛巳 三十五年秦白起伐趙取代光狼城司馬錯因蜀伐楚拔黔中楚獻漢北上庸於秦

壬午 三十六年秦白起伐楚取鄢鄧西陵

秦趙會于澠池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願為好會於河外澠池趙王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入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會於澠池秦王與趙王飲酒酣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藺相如復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王不懌為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于趙趙人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國以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

攻城野戰之功藺相如素賤人徒以口舌而位居
我上我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
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不欲爭列出而
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子視
藺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
而相如庭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
哉顧吾念之彊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
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
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
至門謝罪遂為刎頸之交

燕君平卒樂毅奔趙齊田單襲破燕軍盡復齊地齊
君入臨淄封單為安平君趙封樂毅為望諸君
昭王薨惠王自為太子時不快於樂毅田單乃縱
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
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
他將之來即墨殘矣惠王聞之即使騎劫代將毅
遂奔趙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
必祭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因
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
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吾
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
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劓所得齊
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
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
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
為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
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
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
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
使約降於燕燕人皆呼萬歲田單乃收民金得千

鎰令即墨富家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
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
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
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鑿城
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
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
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
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
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
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齊田單兵

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燕七十餘城
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而聽政襄王封
田單號曰安平君　襄王立田單相之過淄水有
老人涉淄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
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
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
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
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
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
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
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
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
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王曰王
至朝日宜名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
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
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貂
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
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于先生故常見譽于
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
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

公孫子與徐子鬭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
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
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
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
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人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
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
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
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
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
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
爲不善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
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天下之雄俊豪英
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
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
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
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
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
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
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
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爲太公桓公得管夷吾

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
闢民人之治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于安平君者
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
乎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
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
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
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城陽天下莫之能止
然而計之于道歸之于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
閣而迎王與后于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
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

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
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
戶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
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
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
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
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田單乃
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
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而織蕢立則杖插爲士
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于何黨矣

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
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
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
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
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
于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趙王欲與
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
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
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而封毅於觀津號望諸君
尊寵之以警動於燕齊燕惠王恐趙用之以乘其

敝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將軍捐燕歸趙自爲計
則可矣而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
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
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
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
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
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
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
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
高世主之心故假節于魏以身得察于燕先王過

身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敎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于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于兵甲習于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于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于趙顧反命發兵擊齊以天之命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磿室薊丘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于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敎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于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于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敎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愼庶孽施及乎氓隸

皆可以敎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于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敎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其子樂間爲昌國君毅往來復通燕

薛公田文卒

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于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襄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爲孟嘗君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　初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

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
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
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
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以
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
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　孟
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
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
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
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
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
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論市朝則滿夕
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
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
爲言

癸未 三十七年 燕惠王元年 秦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楚徙
都陳秦置南郡封起爲武安君

莊辛謂楚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
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王
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辛曰臣誠見

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
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
去之趙　秦白起拔郢燒夷陵王流揜於成陽徙
都陳王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辛至王
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
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兎而顧犬未爲晚也亡
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
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
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
天地之間俛啄蚉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
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之童子方將
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
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
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
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
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
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
淹乎大沼俯噣鰋鯉仰嚙蔆衡奮其六翮而凌青
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
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

上被監磻引微繳折淸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塡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于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甲申 三十八年秦置黔中郡

乙酉 三十九年魏安釐王元年秦白起伐魏拔兩城

楚復取江南十五邑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膠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于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于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𦐔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索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攻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黽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

烏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𦐊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王故對以此言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王收東地兵復取秦所拔江南十五邑為郡以距秦

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于玄洲止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

洲天下之善釣者也願王觀焉王曰其善柰何登徒子對曰夫玄洲釣也以亘尋之竿八絲之線餌若蛆螾鈎如細鍼以出三赤之魚于數仞之水中豈可謂無術乎夫玄洲芳水餌挂繳鈎其意不可得退而牵行下觸清泥上則波揚玄洲因水勢而施之頡之頏之委縱收歛與魚沉浮及其解施因而獲之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察玄洲之釣未可謂能持竿也又烏足為大王言乎王曰子之所謂善釣者何玉曰臣所謂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鈎非鍼其餌非螾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對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聖賢為竿道德為綸仁義為鈎祿利為餌四海為池萬民為魚釣道微矣非聖人其孰能察之王曰迅哉說乎其道不可見也宋玉對曰其釣易見王不可察爾昔殷湯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而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紉矣羣生寖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鈎可謂拘矣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强矣若夫竿折綸絕餌墜鈎決波涌魚失是則夏桀商紂不通夫釣術也今察玄洲之釣也左挾魚罶右執槁竿

立乎潢汙之涯倚乎楊樹之間精不離乎魚喙思不出乎鮒鯿形容枯槁神色憔悴樂不役勤獲不當費斯乃水濱之役夫也已君王又何稱焉王若見堯舜之洪竿攄禹湯之修綸投之于瀆視之于海漫漫羣生孰非吾有其為大王之釣不亦樂乎

魏封公子無忌為信陵君

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

峰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illegible][illegible]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illegible][illegible]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illegible]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　魏有隱士曰矦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夷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于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矦生矦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矦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車枉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矦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矦生矦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矦生坐上坐偏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矦生前矦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

車騎自迎嬴于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非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矦生遂爲上客

歷年季周傳音釋卷之七

鐵籠傳車轊 轊音衛車軸頭也傳者截其軸與轂齊以鐵附軸末施轄於鐵中以制轂也

塞女戟韓氏大原卷 言不通此四處也 適 與謫同 胥靡 胥相靡隨也謂有罪連繫相隨而服役之也 支左屈右 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射之道也 弓撥 弓反也 矢鉤 矢鏃鉤器也 麃 麃之大者 缶 方九反尾器如足盆古西戎之樂秦俗因而用之其形如甕盆以四杖擊之 剸 魚器反割剸也 錘 鍪也 縉 慈陵反絹也 譟 呼群也 攫 持也 腓 脛腨也 嗌 齧也 惴惴 憂懼也 大冠若箕 箕簸器也 壘枯丘 壘軍壁也言大不能降一壘小不能枯一丘也 亡日尚矣 尚久也 寧臺 元

英磨室 元英磨室皆燕宮名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 大呂 齊鐘名 篁 竹田也 慊 苦簟反 墮 許規反 不佞 猶不才也 流湓 流奔走湓覆也謂自匿也 調飴 膠絲 以蘖消米取汁而煎之澳弱者為飴調以膠絲也 蜀 音屬以喙豕也 翅 強羽也 衡 香草也 碆 石可為鏃 盧 黑弓也 劃 力丑反利也 磻 以石著維繳也 抎 音隕下也

歷年季周傳卷之八

新安 程元初[illegible]輯

江起鵬羽健甫編次

起丙戌赧王四十年盡丙申赧王五十年

丙戌 四十年秦魏冉伐魏韓救之大敗魏納八城於秦

秦復伐魏圍大梁魏又割溫以和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為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

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為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為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睪子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

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
戰勝睪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功也
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
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
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
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
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
必舉之臣以爲自天下之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
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疲陰必亡則功必棄矣
今魏有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之及楚趙之兵未

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
爲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
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嘗
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
安邑又爲陰啓兩機盡故宋衛效尤憚秦兵已合
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願君之熟計
而毋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而魏割溫以和
丁亥 四十一年魏復與齊合從秦魏冉伐魏拔四城
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
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　秦穰侯與白起胡

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
之卷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兵四
萬伐齊齊襄王懼使蘇代爲齊獻書穰侯曰臣聞
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
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
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　何也夫三晉
相結秦之深讐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
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於秦
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而後制晉楚之勝
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

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
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
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
而爲之頓劒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
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
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
無上黨哉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
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
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戊子 四十二年趙魏伐韓秦救之大破其軍魏割南陽

以和

趙人魏人伐韓華陽韓人告急于秦秦王弗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矣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陳筮如秦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請發兵矣乃與武安君及客卿胡陽救韓八日而至敗魏兵于華陽之下走芒卯虜三將斬首十三萬武安君又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于河明年魏段干榮請割南陽與秦以和孫臣諫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

己丑四十三年韓桓惠王元年楚太子完質於秦

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楚人有黃歇者遊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鬬而駑犬乘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已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殫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誡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將甲兵之强一毀魏以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

恐有後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旣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

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搆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

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候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

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
服矣王從之使[illegible]歸約親於楚楚復使歇侍太子
完爲質於秦
秦置南陽郡
秦魏楚伐燕
庚戌四十四年燕武成王元年趙伐齊
辛亥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與趙奢擊却之趙封奢爲
馬服君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之趙以公子部爲質於秦而
請內焦黎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于秦趙背秦

不與焦黎牛狐秦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使鄭
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于趙而近于大國
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
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
不令之臣實爲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背秦
秦乃使衛胡易伐趙攻閼與王召羣臣問之廉頗
樂乘皆曰道遠險陿難救奢曰道遠險陿如兩鼠
鬭于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奢軍去
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
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有言急救
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
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大喜奢
既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閼與五十里而軍
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諫奢
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
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復請曰先
據北山者勝奢卽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
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　趙奢
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
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

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
奉法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
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公之貴奉公
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
爲貴戚豈輕於天下耶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
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　燕封
宋人榮蚠爲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
三城合盧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命以與
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
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

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北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其於奢也不然使平安君愚固不能當衆奚使平安君智又不肯

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為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裂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秦伐齊取綱壽

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長小國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伯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時時至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讐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非以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

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齊秦合其讐君必深矣挾君之讐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攻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穰侯言於秦王使客卿竈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

秦滅義渠

義渠戎王與秦太后亂有二子太后詐殺戎王於甘泉遂起兵滅義渠

秦以范雎為客卿

范雎魏人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辨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旣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卽卷以簀置厠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

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以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

專秦權惡納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范雎乃

上書曰吾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于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耶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縣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

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主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不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閒望見顔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使以傳車名范雎於是

范雎乃得見於離宮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

三秦王跪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耶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以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閒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

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糊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乎箕

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殷楚、假使臣
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
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
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
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于奸臣之態、居
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奸、大
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
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
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
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

慁先生、而存先生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
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
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
敎寡人、無疑寡人也、范睢拜、秦王亦拜、范睢曰、大
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
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
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鬬、而勇于公戰、
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
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
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

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
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
左右多竊聽者、范睢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
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
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
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
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
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
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
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

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
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
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此所謂借賊兵齎
盜糧者也、王不知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
得尺則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謬乎、且昔
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
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
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
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
懼矣、齊懼必卑辭厚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

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
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辭重幣以事
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
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
壬辰 四十六年秦攻趙閼與不拔
趙惠文王相平都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悅將
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
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
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
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

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
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
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
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
强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
難、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髀之薄而刃不斷、兼
有是兩者、無鉤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
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鈎竿鐔
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
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

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
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不能具數十
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也、齊以二十萬
之衆攻荊、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
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
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
望也、而索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
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乎、都平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癸巳 四十七年秦伐魏拔懷
甲午 四十八年秦太子質於魏而卒

乙未 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
范雎說昭王曰、秦之有韓、心腹之病也、天下有變
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韓聽而霸事
因可慮矣、 秦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强
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
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强韓
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
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
中期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
智氏最强、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

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版耳、智伯出
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
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
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
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
天下笑、今秦之强、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
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
易也、
秦君廢其母不治事逐魏冉芊戎公子市公子悝以
范雎爲丞相封應侯

范雎曰益親用事、因說王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内
有田單不聞有其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
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
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
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
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
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
爲國者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
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
勝攻取則利歸於陶敝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

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
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
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
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
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
也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
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王懼謂雎曰、昔者桓公得
管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仲父、范雎謂
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
博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

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乃籍其神、三日叢往
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
之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
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
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瓢必裂
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
不稱瓢爲器則已稱瓢爲器國必裂矣昭王聞之
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
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
因使縣官給牛車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

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矦
魏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矦應矦曰公子
將行之矣獨無以教之乎公子牟曰且微君之命
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
富不與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與驕奢期而驕
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
者多矣應矦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　范雎
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
矣魏聞秦且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
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

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
耶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
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
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
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公君知之乎吾
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illegible]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
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
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illegible]君須賈
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
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

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
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
入通於相公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
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
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
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
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
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
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
惟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

賈之罪且不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
時而申包胥爲楚却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戶
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荊也今雎之先人丘
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
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
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
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
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
供具盡請諸矦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
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

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

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

范睢既相王稽謂范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塡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塡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睢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納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納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爲將軍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

趙以公子勝爲相

虞卿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爲從主而違者范痤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罪范痤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也又遺其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强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丙申 五十年 趙孝成王丹元年 秦君母芈氏以憂卒

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魏子患之庸芮爲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爲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爲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將救過不贍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秦伐趙取三城齊救却之遂以趙師伐燕取中陽伐
韓取注人
趙孝成王初立秦攻之拔三城趙太后新用事秦
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
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
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讋願見
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
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玉體
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
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日殊不欲

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
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
少不肖而臣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
宫没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
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
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
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
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
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
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
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
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
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
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
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善哉位尊
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
之位而封以高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
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以自託於趙老臣
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
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

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
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
之重也而况人臣乎是年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
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拔之　齊王使使者問
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
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
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
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
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曰齊有處士曰鍾離
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

有衣者亦衣無衣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
至今不業也於陵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
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
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
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
為至今不朝也此二氏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
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
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求諸侯此率民出于
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齊人李伯見趙孝成
王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

孝成王方饋不墮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
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為名
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
敝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為孝成王從事於外者
無自疑於中者

齊君法章卒子建立國事皆決於其母太史氏
初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
庸夫太史敫女奇法章之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
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
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為襄王襄

王立以太史氏女為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
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
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
為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故建立四十有
餘年不受兵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
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
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歷年季周傳音釋卷之八

又爲陰啓陰穰侯別邑言得地一得絳安邑以拓陰之封邑也　兩機盡一得啓陰無遺筭　宋衛劾尤憚秦兵言魏出強則小如二國愈尤秦也　不可革革更也

博用梟博頭有刻爲梟鳥形者擲得梟者當食子不便則不食也　雲翔散也　狐濡其尾小狐不能涉大川雖濟而無餘力將濡其尾不能終也　大武遠宅不涉武威之大者遠安定之不必涉其地也

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躍躍走也毚狡也言兔雖善走或時遇犬犬得獲之也　重世累世也　暴骨日晒骨也　詳事不更不當作下言詳其事以下於吏愼重之意也　注地注瀉也言使失地若注瀉之也　候候吏也　陋與狹同隘

鈇符分反　羽毛箭也　栵即梨字　陶爲隣恤言近於大國可憂也　折脅摺齒摺力荅反謂打折其脅而又拉折其齒也　簀蕭荻之薄以裹節也　内音納　椹質椹陟林反莝椹也質鑕刃也謂腰斬者爲椹質也　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保任人必保其後後不如言爲反覆則以其罪罪之　砥厄結綠懸黎和璞皆美玉名

閔然猶昏闇也　灑然敬肅之貌　跽長跪也　成荆古勇士　孟賁衛人　王慶忌吳王僚子　夏育衛人力舉千鈞　慁戶困反汩亂之意　蹇兔病足之兔也　匜盥器

薄柱上薄迫也　鈎鉤頭也　竿柄也　鐔徐心反珥鼻也　冡須鉤繩也　不存其一角言城大兵少曾不處城之一角豈能合圍也　無諱無忌諱也　神叢淮木

中有神靈託之也　綈袍綈音啼厚繒也袍長襦也　莝寸臥反寸斬之藁也　晏駕君崩爲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也　三年不上計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内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　黑衣衛士之服也　媼音襖婦老者之稱

歷年季周傳卷之九

新安　程元初全之甫纂輯
江起鵬羽健甫編次

起丁酉赧王五十一年盡乙巳赧王五十九年

丁酉五十一年齊王建元年秦白起伐韓拔九城

魏王欲親秦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諫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

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彊秦之禍也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

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左蔡右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矣

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闞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

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
韓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爲天下鴈行頓刃楚趙
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
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
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于韓
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
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
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已
通因而關之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
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

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
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
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
日不久矣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
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
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
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
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
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
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戊戌
五十二年秦白起伐韓取南陽攻絕太行道
天下之士合從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
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
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
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無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
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
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誰來取者
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予者與之昆
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
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散不

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
楚太子完自秦逃歸楚君横卒完立以黃歇爲相封
春申君
楚頃襄王疾病黃歇侍太子於秦聞之言於應侯
曰楚王疾恐不起秦若歸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
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
事秦應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傅先往問疾反而
後圖之歇與太子謀曰王疾病而陽文君之子二
入在中王若卒大命陽文君之子必立爲王太子
不得奉宗廟矣乃敎太子變服爲楚使者御以出

闕而自爲守舍謝病度已遠乃自言請死王怒欲
聽之應侯曰歇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
如歸之以親楚王從之歇至三月而楚王薨太子
即位以歇爲相封之淮北

紀五十三年 楚考烈王完元年 楚納州於秦

是時楚益弱

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降趙

秦昭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爲中軍以
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地不能千里展轉
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

戰不勝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
腹心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必
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
臨滎陽一軍臨大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
効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
秦起三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令韓與兵以上
黨入和於秦使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
有言挈瓶之智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
王與子其亦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
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于應侯矣

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
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
民皆不欲爲秦而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
納之於王惟王裁之趙王喜召平陽君趙豹告之
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
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
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
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
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
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

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
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
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
萬之衆攻城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
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
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
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
城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至曰敝邑
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
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

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免曰是吾
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
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
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
守上黨今發兵以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
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齕以兵遇趙於長平　初
趙王夢衣偏裻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
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裻
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
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

守馮亭使者至
庚子 五十四年
辛丑 五十五年秦王齕攻趙上黨拔之白起代將大破
趙軍殺其將趙括坑降卒四十萬
秦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長平
以按據之齕遂攻趙趙軍數敗亡一都尉趙王召
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寡人使卷甲而
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媾虞
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者軍必破而制媾者在
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

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
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
人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
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
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
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曰王不得媾軍必破
矣天下賀戰勝者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
於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
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
趙卒不得媾　廉頗堅壁不出又失亡多趙王怒

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為反間曰秦獨畏馬
服君之子括為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
括代頗將藺相如曰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
變也王不聽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與
奢言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也括母問其故奢曰
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將之破趙軍者必括
也及括將行母上書言括不可使將始妾事其父
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
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
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

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歸於家而日視便利
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
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即如有不
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
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
而王齕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
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
以刼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
奇兵絶趙軍後又一軍絶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
糧道絶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

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絶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
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絶趙救及糧食
趙請粟於齊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
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患
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且救
趙高義也却秦顯名也不務此而愛粟爲國計者
過矣弗聽趙軍食絶四十六日人相食急攻秦壘
欲出不得括自出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
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其民不樂爲秦而歸趙
趙卒反覆恐爲亂乃挾詐盡坑之遺其小者二百

餘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又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
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
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而
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
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
之割乎王曰不敢秦不勝趙王能令秦出垣雍之
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
壬寅 五十六年秦攻趙拔武安皮牢定太原上黨韓趙
又割地以和

武安君分軍爲三王齕攻趙拔武安皮牢司馬梗
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魏恐使蘇代說應侯曰
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以爲秦
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禽馬服之
軍不亡一甲雖周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
王王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
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困於上黨上黨之民
皆返爲趙天下之民不樂爲秦民之日固久矣今
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
不能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因以爲武安功

魏以孔斌爲相尋以病免
斌字子順孔子六世孫也魏王聞子順賢遣使者
齎黄金束帛聘以爲相子順曰若王能信用吾道
吾道固爲治世也雖疏食飲水吾猶爲之若徒欲
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
夫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
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咸不悦乃造
謗言文咨以告子順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
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二年
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
政日新雖不及賢庸免謗乎文咨曰未識先君之
謗何也子順曰先君相魯人誦之曰麛裘而芾投
之無戾芾而麛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化既成民
又誦之曰裘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裘衣惠我無
私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不異乎聖賢矣　魏王
朝群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對曰唯在知人王未
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哲帝堯所病故四凶在朝
緜任無功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今文之對不
稱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強吾君以聖人所難此
不可行之說也王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在

修仁尚義崇德敦禮以接隣國而已昔舜命衆官
群臣競讓德禮之致也苟使朝臣皆有推賢之心
王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爲治則人
主宜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矣王曰善
初燕人宋毋忌羨門子高之徒稱有仙道形解
銷化之術自齊威宣燕昭王皆信之使人入海求
蓬萊方丈瀛洲魏王亦好之魏王謂子順曰吾聞
道士登華山則長不死意亦願之子順對曰古無
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之信對曰未審君之所
聞親聞之於不死者耶聞之於傳聞者也若聞之
於傳聞者傳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不死者今
安在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也　子順
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言不見用
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居人之官食人之
祿是尸利俸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仕人謂子
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行將何之山東之
國將併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新垣
衍固請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
未聞異政而即自退意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
子順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

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必不可也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

初秦之伐趙也魏王問於大夫皆以為秦伐趙于魏便子順曰何謂也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敝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又屬有良將何敝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羞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

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于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室子母相哺呴呴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信陵君問子高曰古之善治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子高對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信無不移衆之所譽政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可同乎子高對曰騺騵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揉卞氏為之歎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王又嘗問人主所以為患子高對曰逮大臣而不與謀嬖倖者言用則智士以疎自疑嬖臣以遇徼倖內則射合主心外則挺主之非此最人主之大患也

王嘗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對曰大臣則必取衆人之選能犯顏諫爭公正無私者計陳事成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總其美臣行

其義然則君不猜于臣臣不隱于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臣主共各有得也

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諍之弗聽子高見于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為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以民多犯法為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節過則毀于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以任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衆大國為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救四方之士不

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
意以爲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
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
心知此事之爲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
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爲虛自居
于忠正之地而闇推君主使同于桀紂也且夫爲
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于危亡罪之大者也
人主疾臣之弼已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
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秦誘執趙公子勝既而歸之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仇
乃佯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誼願與
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
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
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
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
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讎在君之家願使人
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
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
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
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
家王使人疾持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
王之弟於關趙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
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
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
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
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
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檐簦一見趙
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
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

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
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
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
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
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五十七年秦伐趙圍邯鄲　癸卯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
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
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
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

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
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
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
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
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
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
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
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
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
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

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
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
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
不能半之而與之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
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
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
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
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
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
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illegible]

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
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
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
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
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
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
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
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
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
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

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
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
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
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
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
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
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
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
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
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

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
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
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
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臥而將之、有
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
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
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
待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
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
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

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
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
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
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
王察之、王不荅而去、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
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
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
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
齊故、今齊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
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王爲帝、秦必喜罷
兵去、平原公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遊趙、
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
曰、事將柰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
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
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
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
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
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召而見之、於先
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
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

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
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
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
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者也、今吾視先生
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
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容而死者、
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棄禮義而上首
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
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
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

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
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
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
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
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
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
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
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
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
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

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
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
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
僕乎、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
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悅曰、噫亦太甚矣、先生之
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
也、吾將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
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
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
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

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
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
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
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
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
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塗
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
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
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
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

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
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
王之名、睹其一戰不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
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
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
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
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
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
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
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

十與諸侯之救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耶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得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

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李同戰死

趙公子勝如楚乞師楚黃歇帥師救趙

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歲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

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而王天下文王以百里而臣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而王不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

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
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
矣毛遂謂楚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
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
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
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
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
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
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
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

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
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
魏晉鄙飾師救趙次于鄴公子無忌襲殺鄙奪其軍
以進
秦圍趙邯鄲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
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
止晉鄙壁鄴趙平原君夫人無忌姊也使者冠蓋
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
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
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

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
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
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
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
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
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
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
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
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
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

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
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
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
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
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
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
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
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
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
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

果竊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
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
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
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
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
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
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
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
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
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

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
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
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
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
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
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
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　秦攻邯
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
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
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

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
曰某夕某孺子內某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
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
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且君擅主輕下
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揉椎衆口所移毋翼
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
果惡王稽杜摯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范
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魏遁逃來奔臣無
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
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惑與罪人同

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爲諸侯所
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
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
甲辰 五十八年 禱年 孝 王　秦殺白起
王齕戰不利武安君曰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王聞
之怒彊起之武安君稱病篤乃免爲士伍遷之陰
密行至杜郵應侯曰起之遷意尚怏怏有餘言王
乃使賜之劒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應侯乃任
鄭安平使將擊趙
魏公子無忌大破秦軍邯鄲下

信陵君大破秦軍於邯鄲下王齕解圍走鄭安平
以二萬人降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
原君負韊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
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
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
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
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
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
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
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

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
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
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
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
階上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
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
王以鄗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
子留趙　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亦不受乃以
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爲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
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
忍爲也遂辭去終身不復見　虞卿爲平原君請
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鬭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
患者平原君之力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
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聞之見平原君曰君無
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
在君之右而君爲相國者以親也故夫君封以東
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
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爲君計者
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秦既
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

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
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
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
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
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
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
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
也令秦來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
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
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

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啟關通幣秦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趙郝之言告虞卿虞卿曰趙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今媾趙郝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

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趙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新從秦

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則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

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與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搆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

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
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
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
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
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
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
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王召
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君之論從也虞卿
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

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
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
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
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
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從
魏爲從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吳慶恐魏王之
講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
下皆曰王近也王不近秦秦之所去皆曰王弱也
王不弱二周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
爲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　秦敗魏於華魏

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
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
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
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
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爲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
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
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
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
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
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

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
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
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
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
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
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
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
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
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
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

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
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
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
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
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
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
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
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以恐
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柰何吾始已諾於
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

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 初秦欲伐趙蘇子諫
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
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
事無敗業而惡不彰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效之
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
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
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
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
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王之制也
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

不罷怒趙必於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
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
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
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
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
於臣故微之爲著者强察乎息民之爲用者勤明
乎輕之爲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
必爲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
爲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豈獨田
單如耳爲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

齊罷楚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
爲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
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强宣王用之後破韓威魏
以南伐楚西攻秦秦爲齊兵困於殽函之上十年
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爲虛戾夫齊兵之所以
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
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
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
齊罷楚敝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
至誤臣以爲從一不可成也 秦取魏寧邑諸侯

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趙有諒毅者辯士也、
王使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
諸侯皆賀、敝邑寡人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
奉其幣物、三至王庭而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
無絕其懽、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
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
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
大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
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
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

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對曰、趙豹平原君
親寡人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
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
口、未嘗不分于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
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
而鳳凰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
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
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
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
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

秦昭王太子柱之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
異人、質於趙、秦數伐趙、不禮之、困不得意、濮陽人
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曰、耕
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
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
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秦子異
人處於聊城、故往說之曰、子傒有承國之業、又有
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一日
倍約、身為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

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
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
太子門下無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
盈外廄、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
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說有可以一
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
之患矣、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
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
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
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

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
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
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
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
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若使子異人
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爲
德講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
秦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其
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
王使子誦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

習於誦王罷之乃留止間曰陛下嘗軔車於趙矣
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
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使
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爲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
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爲太子子楚
立以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
爲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己乙 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
入秦盡獻其地歸而卒
秦伐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

斬首九萬赧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欲伐秦秦使
將軍摎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
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而歸赧王於周是歲卒
應侯失韓之汝南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其國憂
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
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
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
不憂今子死乃卽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
嘗無子無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卽與爲梁餘子
同也臣何爲憂秦王以爲不然以告蒙傲曰今也

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
言不憂此其情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乃往
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
下莫不聞而況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爲秦王爲將
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
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
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爲
汝南憂也

歷年季周傳音釋卷之九

奉飯奉讀曰捧祥音羊詐也麛裘麛鹿子也以其皮爲裘芾分物反大夫以上赤芾乘
軒戾罪與尤同郵過也章甫孔子曰丘長居宋冠章甫之官蹻也草屨笠有登笠
柄者謂五校大夫校以木爲欄格也軍部及養馬用之故軍尉馬官以爲號漂鹵
之簦殺人多而流血漂浮鹵也多倍城邑倍與背同兵深入城邑在後故言背發梁焚舟
梁橋也此皆示以不不反還使專心於戰也不旋踵走也紹介紹繼也禮至必因介以傳
辭鮑焦周時隱士飾行非世荷檐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祿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
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汙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

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魯連言世人徒
見鮑焦之死皆以爲不能自寛容而取死此言非也
衆人不識鮑焦之意焦耻居濁世憂及世道非自爲一身也上首功秦法斬一人
以斬首多爲上功故謂爲首賜爵一級
首功之國人皆惡之也下席言居喪寢苫居廬也斬斬也噫不平
之嘻驚恨之辭醢音海肉醬也投其籥閉外門也倍殯棺設北面
聲天子南面吊言主人不在殯東將於其殯棺立西階上北面哭天子於阼階上南面而
吊之賻襚貨財曰賻衣服曰襚言當時君弱臣强未必
之禮頒也能盡禮事君而猶知拒人之辱其君以天子
也雖鉼如姬資之三年資畜也謂欲爲父報讎
之資畜於心三年也嘎烏百反大笑也唶莊白反大呼也某夕某孺子内某士令何夜嫁於某士此

必行者也心不有心不欲孺子之内於某士也欲教之者人心固有
教告也言心中不欲責欲告於親者其心所固有也韊音蘭盛弩矢者從東階上曲禮主人
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辠古罪字秦始皇以辠近皇字改爲罪湯沐邑
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朝生木槿也朝榮夕死

歷年季周傳卷之十

新安 程元初 輯
江起鵬羽健父編次

赧丙午秦昭襄王五十二年盡甲寅莊襄王三年

丙午 秦昭襄王五十二楚考烈王八燕孝王三魏安釐王二十二趙孝成王十一韓桓惠王十八齊王建十年

秦丞相范雎免

初鄭安平爲趙所圍急降趙雎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雎罪當收三族昭王恐傷雎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雎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雎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叛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雎而雎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

為君臣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吴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吴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避難為霸主彊國不辭禍凶夫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

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吴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吴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吴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吴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吴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内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

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
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
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
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
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
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
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
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
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
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

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
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
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
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
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
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强以輕諸侯陵齊晉故
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
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
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

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
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
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
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
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
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
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
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
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
下之强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

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
已成矣而遂賜劒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
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
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
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横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
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
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支解大夫種為越王深
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
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
賢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

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
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
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
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
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
宜陽决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
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
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
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
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

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
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
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
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
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决必有四子之禍矣易
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
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
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
生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
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

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
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
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悅之拜爲客卿應侯
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
睢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
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
號爲綱成君

楚以荀况爲蘭陵令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齊襄王時而荀
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

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
蘭陵令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
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
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
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
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
魯入齊魯弱而齊强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
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
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　荀卿與
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

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
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荀卿曰不然臣所聞古
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
不能以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
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
用兵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曰不然兵之
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
闇莫知所從出孫吴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
民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
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

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
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故以桀
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
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
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
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詐
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
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
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
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

延則莫若耶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耶之利
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正方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
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
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
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樹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
黥若仇讐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
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
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
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然反之者亡詩
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

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安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
何道可行而可荀卿曰凡在太王將卒皆末事也
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强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勢君
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
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强亂者弱是强弱之
本也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用
也下可用則强下不可用則弱是强弱之常也隆
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强
弱之凡也好士者强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强不愛
民者弱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民齊者强民

不齊者弱賞重者強賞輕者弱刑威者強刑侮者
弱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械用兵革窳楛不便
利者弱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權出一者強權
出二者弱是強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
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則偷
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倒反
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也是其去賃市
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
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軸帶劒
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

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
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
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刼之以勢隱之以阸忸
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
上者非鬭無由也扼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
長也五甲首而隷五家是最爲衆強長久多地以
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
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
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
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
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
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故招近募選隆勢詐尚功
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詐遇詐猶有
巧拙焉以漸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非天
下之遇人莫能試故王者之兵不試湯武之誅桀
紂也拱挹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
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
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若夫招近募選隆勢詐尚
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

爲雌雄耳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故齊之田
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蟣是皆世俗之所
謂善用兵者是功拙強弱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
一也未及和齊也掎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
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和齊之兵
也可謂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故可以霸而
不可以王是強弱之效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
請問爲將荀卿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
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
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

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决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始終如一夫是之謂大

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　請問王者之軍制荀卿曰將死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

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蹷而趨之雖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臨武

君曰善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于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餧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錐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計叫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于窮閻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走魯之粥牛馬不豫賈布正

以待之也居于闕黨闕黨之子弟罔罟分有親者多取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内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刑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若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懽之是何也則貴德且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謌謳而樂之遠者竭走而趨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

為人上也如此何其無益人之國乎

周民東亡秦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單心狐之聚

楚人遷魯於莒而取其地

丁未秦五十三楚九燕王喜元魏二十三趙十三韓十九齊十一年 秦伐魏取吳城

韓王入朝於秦

魏舉國聽令於秦

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雎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為秦之强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强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感悟遂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雎之說也

戊申秦五十四楚十燕二魏二十四趙十三韓二十齊十二年 秦王郊見上帝於雍

己酉秦五十五楚十一燕三魏二十五趙十四韓二十一齊十三年 魏人殺衛君而立其弟

楚遷于鉅陽

弟魏壻也

庚戌秦五十六楚十二燕四魏二十六趙十五韓二十二齊十四年 秋秦王稷薨太子柱立韓王衰絰入弔祠

燕伐趙趙敗之遂圍燕

燕王喜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間對曰趙四戰之國其

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
王怒羣臣皆以爲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
而攻鄗卿秦攻代以北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
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
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
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蹵之以足將
渠泣曰臣非以自爲爲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
頗將擊破栗腹于鄗破卿秦樂乘於代樂間奔趙
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人不許
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趙聽將渠解燕

圍樂間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
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
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役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
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
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
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
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
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
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
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

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
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
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
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
之累於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
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
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
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
知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
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

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
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
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
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
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
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
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
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
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
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

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俛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平原君欲攻燕。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

趙公子勝卒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墟。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輢也。

辛亥 秦孝文王柱元 楚十三 燕五 魏二十七 趙十六 韓二十三 齊十五年 冬十月秦王薨子楚立

孝文王卽位三日而薨子楚立尊華陽夫人爲華陽太后夏姬爲夏太后

燕伐齊拔聊城齊伐取之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謝城中遺燕將曰知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向横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卽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

扐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遊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簒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沬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擒將曹子以敗軍擒將非勇也

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于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絶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韣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田單歸言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

壬子 秦莊襄王楚元楚十四燕六魏二十八趙十七韓二十四齊十六年 秦以呂不韋爲相國封文信侯

秦滅東周遷其君於陽人聚

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秦王使相國帥師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遂不祀周比亡凡有七邑

秦伐韓取滎陽成皐置三川郡

楚滅魯遷其君於卞爲家人

癸丑 秦二楚十五燕七魏二十九趙十八韓二十五齊十七年 日食

秦伐趙定太原取三十七城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希寫曰臣以爲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勃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拘於羑里而武王羈于玉門卒斬紂之頭而懸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抗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爲君不取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于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群臣而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建信君輕韓熙趙敖爲謂建信君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不可無而從者韓也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秦見君之交反善于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從則韓輕橫則韓重則無從輕矣秦出兵於三川則

南圍鄗蔡郡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趙必緩矣秦
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釁 馮
忌爲廬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爲燕也王
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對曰秦王以虞卿爲言
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爲言而王逐之是
王輕强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爲燕也吾固將
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爲燕也行逐愛弟又
兼無燕秦臣竊爲大王不取也 客見趙王曰臣
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
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何不遣建信君

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
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
善何補于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于國
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
補于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
錯非也國家爲墟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
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
法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
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
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于王者也是能得之於

内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
在於内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楚黄歇徙封於吴

春申君言于楚王曰淮北邊於齊其事急請以爲
郡而封於江東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而居之
宮室極盛初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
之于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
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
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甲秦三楚十六燕八魏三十趙
寅十九韓二十六齊十六年
秦悉拔上黨諸城置

大原郡

秦伐魏魏公子無忌率五國之師敗之追至函谷而
還

初信陵君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
匿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
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
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
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
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
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

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遊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遊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

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安陵人縮高之子仕于秦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

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主也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又使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

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死罪　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爲增說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

又怒趙秦、秦必傷、今王因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
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于齊韓、秦乃止增
五月秦王薨、子政立
政生十三年矣、國事皆委於文信侯、號仲父、文信
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
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張唐辭曰、
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
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
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
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
之、文信侯叱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
也、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爲人子師、今臣生十
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甘羅見張
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
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
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
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
侯專、曰卿明知爲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
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
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

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令庫具車、廐具
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
乘、請爲張唐先報趙、見趙王郊外、謂趙王曰、聞燕
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
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
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
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
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
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趙攻燕、得土谷三十
六縣、與秦什一、

歷年季周傳音釋卷之十

曷鼻 曷一作偈鼻如蝎虫也 巨肩 項低而肩豎也 魋顏 魋徒回反謂顏貌魋回若魋梧
然也 蹙鶡 鶡烏曷反 膝攣 兩膝曲也 持梁 謂作粱米飯而持其器以食也 刺齒肥
食肥肉也 鬲 音歷鼎曲脚者 示情愫 愫其所蓄積也 懾 失氣也 剏邑 剏造也 三
為祭酒 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酹出入前後三度處列丈夫康莊
之位而皆為其所尊故曰祭酒 感忽 恍惚也 悠闇 遠視不分之貌 露袒 不知行師設衛
自固如人之支體上下無衣裳以覆蔽裸露肉袒也 滑 音骨亂也 撓 奴巧反攪也 卒 百人為卒
兑與隊同裂也 卬 古仰字下托上曰仰 齊人隆技擊 隆重也技擊者兵家之技巧

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贖錙金 八兩曰錙斬得一首則官賜以錙金贖之
無本賞矣 本賞者有功則同賞令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 毳 此芮反 賃
女禁反借也傭也 市傭 市人之受傭者也 魏人武卒度取 選擇武勇之士號為
武卒度取之謂取長短才力之中度者也 三屬之甲 身一髀禪一脛繳一 十二石弩
抗米一斛重為一石 冑 兜鍪冠 隱之以阨 秦地多險阨隱蔽以險阨使敵不能害也 忸
與狃同習以為常也 鰌 音秋蹙藉也削也 功賞相長 有功則賞之使長於等儔也 五
甲首而隸五家 得五甲首則得役隸鄉里之五家也 焦熬投石 焦熬之物宜脆
投石則碎也 棄疑 不用疑謀也 處舍收藏周以固 處舍營壘也收藏輜重糧

草也周密嚴固使敵不得而侵犯也 徙舉進退安重疾速 凡舉遷進退整隊有法安
重而不紛亂或出其不意使敵人不及防又貴於疾速也 窺敵潛深 欲潛隱深入使間諜觀敵
之也 欲五以參 省同異之言或參之或伍之於敵之間而盡得其事也 無欲將而
惡廢 欲為將而惡失權將舍尸之勝弄遷以逢君之意將至敗事也 將死鼓 將建旗伏鼓以
令三軍之進退死不離局也 服者不禽 不戰而退者不追擒之 犇命者貢 凡歸
命者取獻於上將也 微子開封於宋 微子本名啓避漢景帝諱劉向改之 曹觸龍
斷於軍 桀臣觸龍諂諛不正故殺之 竭蹷 蹷居月反猶言匍匐也 衰絰 喪服斬衰
衰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腰曰絰 四戰之國 四境皆隣於強敵四面拒戰也 敢端其

願 端猶專也專願欲復用之也 虞 猶圖也 行有失而故惠用 惠順也有過失
當棄反順用之也 詹庇桑 桑之能庇人者於下取蔭也 艾 美好也 憧憧 往來不絕
貌 輢 車旁也 墨翟之守 公輸般攻宋墨子守城般九設機變墨九拒之般之械盡墨之
守固有餘也 攘臂 猶今言捋臂也 冨比陶衛 魏冉封陶商君姓衛 桎梏 桎足械梏
手械也 與天壤相敝 言天壤敝此名乃敝也 倒韣 韣弓衣倒示無弓也 太白
旗名 桑雍 雍與癰同桑中有蠹則外硯硯如人之癰 日月賊在內 說林訓月照天下食
於詹諸 豪舉 謂惟豪者舉之也 縞素 白緻繒也

新安　程元初[輯]
江起鵬羽健甫編次

起乙卯秦王政元年盡己卯秦王政二十五年

乙卯 秦王政元 楚十七 燕九 魏三十 趙二十一 韓二十七 齊十九年　秦鑿涇水爲渠

韓欲疲秦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爲間於秦鑿涇水自仲山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中作而覺欲殺之國曰臣爲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爲之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由是秦益富饒

丙辰 秦二 楚十八 燕十 魏三十二 趙二十一 韓二十八 齊二十年　趙王薨廉頗奔魏

趙使廉頗伐魏取繁陽孝成王薨悼襄王立使樂乘代頗頗怒攻之遂出奔魏魏不能用趙師數困王復思之使視頗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遂不召楚人迎之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遂卒於楚

丁巳 秦三 楚十九 燕十一 魏三十三 趙悼襄王偃元 韓二十九 齊二十一年　秦大饑

秦伐韓取十二城

趙李牧伐燕取武遂方城

李牧者趙北邊之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閒諜爲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使人讓之牧如故王怒使人代之屢出戰不利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牧稱病不出王彊起之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

於是乃具選兵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疋百金之士五萬彀弓弩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單于聞之大喜率衆來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年不敢近邊　先是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秦趙燕邊於夷狄諸戎亦各分散自有君長莫能相一其後義渠築城郭以自守而秦滅之始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燕破東胡卻地千里亦築長城

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及戰
國之末而匈奴始大
魏公子無忌卒
秦既敗於河外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求得晉
鄙客令毁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
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
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
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
未也魏王日聞其毁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
將公子自知再以毁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

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
酒而卒　韓王往弔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
禮鄰國君弔君爲之主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
韓王矣其子辭之
戊午秦四楚二十燕十二魏十三趙二韓三十齊二十二年　春秦伐魏取暘有詭
秋七月秦蝗疫令民納粟拜爵
己未秦五楚二十一燕十三魏景閔王增元趙三韓三十一齊二十三年　秦伐魏取二十
城置東郡
秦王即位年少太后時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
文信侯恐事覺及禍乃以舍人嫪毐詐爲宦者進

之生二子封毐爲長信侯政事皆決於毐　秦攻
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
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
之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
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
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賓秦王又能死而
弗能棄之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
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秦自四境
之内執法以下至於長輓者故畢曰與嫪氏乎與
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

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爲嫪毐功卑體以尊秦以因
嫪毐王以國贊嫪毐以嫪毐勝矣王以國贊嫪毐
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爲天下上矣
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爲
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天下必舍呂
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庚申秦六楚二十二燕十四魏二趙四韓三十二齊二十四年　楚趙魏韓衛合從以
伐秦至函谷皆敗走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
大王聽之也夫因詘爲信舊患有成勇者義之攝

禍爲福、裁少爲多、智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
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爲鄰、不偏於
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
世、夫秦捐德絶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
人嚂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
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諸侯患
秦攻伐無已、于是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之、楚頃
襄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趙魏加見春申君曰、君
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
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

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
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
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
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
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
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
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
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取壽陵至函谷、秦師
出、五國兵皆敗走、
逆遷于壽春

魏鞅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爲強而君用之弱也、其
於鞅也不然、先君者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欲
踰兵於鄳隘之塞、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
可、今則不然、魏且旦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鄢陵與
梧割以予秦、相去百六十里、臣之所見者、秦楚鬬
之日近已、楚於是去陳徙壽春、命曰郢、　汗明見
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
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
汗明蹙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
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

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
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
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
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于堯而臣賢于舜也、
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
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
大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
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
解紵衣以冪之、驥于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于天、
若出金石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

肖陀于州部堀宂窮巷沉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
無意湔祓僕使得為君高鳴屈于梁乎　史疾為
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御寇之
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何為國乎曰可王曰
楚國多盜正可以禦盜乎曰可曰以正禦盜柰何
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
謂之鵲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
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
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為烏鵲不為鵲也
秦拔魏朝歌及衛濮陽衛徙居野王

秦拔衛迫東郡衛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
山以保魏之河內　齊國子曰秦破馬服君之師
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氏
公子無忌為天下循便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
鄲之圍使秦弗有而失天下是齊入於魏而救邯
鄲之功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
也鄢郢者楚之柱國也故三國與秦壤界秦伐魏
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鄢郢矣覆三國之軍
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刦
趙魏疏中國封衛之東野兼魏之河內絶趙之東

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
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
秦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患
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
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楚趙魏
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
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辛酉 秦七楚二十三燕十五魏三趙五韓三十三齊二十五年　秦伐魏取汲

壬戌 秦八楚二十四燕十六魏四趙六韓三十四齊二十六年　魏與趙鄴

秦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

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
其屍　秦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　秦嫪毐
封為長信君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車馬衣
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大小皆決於毐又以河西
太原郡更為毐國

癸亥 秦九楚二十五燕十七魏五趙七韓王安元齊二十七年　秦伐魏取垣蒲

慧星見或竟天
夏四月秦大寒民有凍死者
秦王冠帶劒
秦伐魏取衍氏

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
秋九月秦嫪毐作亂伏誅夷三族秦王遷其太后於
雍
有告嫪毐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毐毐懼矯王御璽發兵爲亂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攻之毐戰敗走獲之夷三族遷太后於雍萯陽宮殺其二子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斷其四支積之闕下齊客茅焦請諫王大怒按劒而坐口正沫出趣召鑊欲烹之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

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可謂也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爲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駕虛左方迎太后歸復爲母子如初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

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勢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

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横也横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而殺李牧齊入朝四國畢從頓子之說也　或爲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爲安人衆不足以爲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昔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築剛平衛無東野芻牧薪採莫敢闚

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令朝行、魏伐邯鄲、因退爲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一朝爲天子、天下皆從、齊宣王聞之、擧兵伐魏、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爲陳侯臣、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劒掫、委南聽罪、西說趙、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於

是天下、積薄而爲厚、聚少而爲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牖之間、臣豈以郢威王爲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爲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楚王完薨盜殺黃歇

楚王無子、春申君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進其妹于春申君、既有娠、園使妹說春申君曰、楚王無子、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能常保此寵乎、且君貴用事久、多失禮于君之兄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可盡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乃出之謹舍而言之、王召幸之、遂生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李園亦貴寵用事、荀卿以春申君欲專楚權立太子、不正、知其不終、爲書以諫之曰、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已也、故弑賢良而立幼弱、廢正嫡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于鄭、未出境、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

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墻、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至是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

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
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爲相國實
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
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
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
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
曰李園不治國王之舅也不爲兵將而陰養死士
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
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曰
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事臣爲郎中君王崩李園

先入臣請爲君剸其胷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
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
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
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于棘門之內春申
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
棘門外于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
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爲楚
幽王也

甲秦十楚幽王悍元燕十八魏[illegible]十衛[illegible]八韓二齊二十六年 冬十月秦相國呂不
韋以罪免出就國

秦王以不韋奉先王功大不忍誅免就國
秦大索逐客客卿李斯上書召復故官遂除其令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
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
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
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
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
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
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
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

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食肉人面而能
彊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
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其利自託於無
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
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
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秦王曰胥人者
夫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
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
未衰故五霸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
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

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如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黄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劒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乃拜斯爲客卿已而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閒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晋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幷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國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

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寶采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于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于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其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

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内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書上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

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抗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遊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齊趙入秦置酒

乙丑秦十一楚二燕十九魏七趙九韓三齊二十九年 趙伐燕取貍陽秦伐趙取九城

秦并趙北向迎燕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趙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爲一而天下服矣燕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爲秦也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隙秦趙有隙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爲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特南隣爲秦北下曲陽爲燕

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燕趙同力必不復受命於秦矣臣切爲王患之秦王以爲然起兵而救燕 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橑陽皆并爲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

趙王偃薨

子遷立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王廢嫡子嘉而立之遷素以無行聞於國

丙寅秦十二楚三燕二十魏八趙幽繆王遷元韓四齊三十年 秦呂不韋徙蜀自殺

不韋就國歲餘諸侯使者請之相望於道王恐其爲變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封河南十萬戶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徙處蜀不韋恐誅飲酖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藉其門視此

自六月不雨至于八月

秦助魏伐楚

丁卯 秦十三楚四燕二十一魏九趙二韓五齊三十一年 秦伐趙殺其將扈輒趙以李牧爲大將軍復戰宜安秦師敗績

戊辰 秦十四楚五燕二十二魏十趙三韓六齊三十二年 秦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

秦司空馬亡之趙趙以爲守相秦下甲而之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爲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爲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馬空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司馬空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秦受地而卻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可成臣請爲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爲秦刀筆以長官而守小吏未嘗爲

兵臣請爲大王悉趙兵以遇趙王不能將司空馬曰臣効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吏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爲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

韓遣使稱藩於秦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
本於黄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説而善著書與李
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
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
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
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上以爲儒
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寛則寵名譽之人
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
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
孤憤五蠹内外儲説林説難十餘萬言説難曰凡

説之難非吾知之難有以説之難也又非吾辯之
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横失能盡之難也
凡説之難在知所説之心可以吾説當之所説出
於爲名高者也而説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
賤必棄遠矣所説出於厚利者也而説之以名高
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説實爲厚利而
顯爲名高者也而説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
踈之若説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
之不可不知也[illegible]事以[illegible]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
泄之也而語[illegible]及所匿之[illegible]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

而説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
也而語極知説行而有功則德亡説不行而有敗
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
説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
故説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
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
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
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
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
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説之難不

可不知也凡説之務在知飾所説之所敬而滅其
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
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
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
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
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
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
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
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説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
爲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

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
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
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
而疑隣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
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
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
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
之此二說者其知說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
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
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

毋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
而賢之曰孝哉爲毋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
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
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
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
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
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
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
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
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

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
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
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攻韓
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四國
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
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而百姓靡於
外爲之柰何群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
必絶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
衣舞以其劍姚賈辭行絶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
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户以爲上卿韓非知之

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齊北使燕代之間三年
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
王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
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
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王召姚
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
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
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
巧天下願以爲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
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

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讒而殺其忠臣至
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
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
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
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敝幽魯之免
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
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
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
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
其用哉故明王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爲已用

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
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虚願望於
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非因說秦王曰大王誠
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
魏不臣齊燕不親則斬臣徇國以戒爲王謀不忠
者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
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
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
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
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

人赦之非已死矣

己巳秦十五楚六燕二十三魏十一趙四韓七齊三十三年 秦伐趙取狼孟番吾
遇李牧而還

燕太子丹自秦亡歸

初丹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少時與秦王善
及秦王即位丹質於秦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

庚午秦十六楚七燕二十四魏十二趙五韓八齊三十四年 秋九月韓獻南陽地
于秦

代地震坼

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坼東

西北三十步

辛未秦十七楚八燕二十五魏十三趙一九齊三十五年是歲韓亡凡六國 韓 秦內史勝
滅韓虜王安置潁川郡

趙大饑

民謠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

壬申秦十八楚九燕二十六魏十四趙七齊三十六年 秦王翦伐趙下井陘趙
殺其大將軍李牧

秦王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郭開
金使言牧欲反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
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

前而捍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緥病鉤身大臂短不
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于前故使工人爲木
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緥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
韓倉狀如振䋎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
命于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
拜賜死縮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
司馬門趣甚疾出諕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
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
癸酉秦十九楚十燕二十七魏十五趙八 齊三十七年是歲趙亡凡五國 秦滅趙虜王
遷秦王如邯鄲

趙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
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 趙故與秦王母家有
仇者皆殺之
秦軍屯中山以臨燕
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與燕合兵軍上谷
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秦王母太后崩趙公子嘉
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爲代王東與燕合軍軍
上谷
楚王薨死弟郝立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
春申君進李園妹爲楚考烈王后生太子悍立爲

爲幽王幽王本春申子也羋熊之祀陰絶十年而
幽王死同母弟立是爲哀王哀王名郝此眞考烈
子在位三月庶兄負芻弒而代之
甲戌秦二十楚王負芻元燕二十八魏王假元齊三 十八年代王嘉元年萬國五卌國一凡六 燕
太子丹使盜刼秦王不克秦遂擊破燕代兵進圍薊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
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以術
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
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荊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
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

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
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
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荊軻游
於邯鄲魯勾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勾踐怒而叱之
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
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
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
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
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
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

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
秦亡歸燕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
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
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
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
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蜀之饒右隴蜀之
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
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
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
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

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
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委肉
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
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
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
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
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
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
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
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厚交

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
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
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
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
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
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
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
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
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
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

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
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時趨出太
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
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卿曰
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
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
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
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
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
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

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

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

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

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讎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柰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則將軍之讎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

殺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
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
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
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
爲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
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
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
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
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
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

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
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
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
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
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
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
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
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
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

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
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
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
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
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
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
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
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
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
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

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
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
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
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
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
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
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
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
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
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

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
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
差而賜夏無且黄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
囊提荆軻也
乙秦二十一楚二燕二十九亥魏二齊三十九代二年 冬十月秦拔薊燕王走
遼東斬其太子丹以獻於秦
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翦拔
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
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
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
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
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
秦秦復進兵攻之後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
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
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
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
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
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
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
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

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
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
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
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益近舉筑朴秦皇帝
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
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
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
乃以我爲非人也

秦李信伐楚

秦王問於李信曰吾欲取荆度用幾何人對曰不
過二十萬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將
軍老矣何怯也乃使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
翦謝病歸頻陽
丙秦二十二楚三燕三十魏三齊四子十代三年是歲魏亡凡五國 秦王賁伐魏引
河溝以灌其城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
秦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
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
小甚善雖然受地于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
不説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寡
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

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歟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

刺慶忌也蒼鷹擊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于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劒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楚人大敗秦軍李信犇還秦王翦代之

李信大敗楚軍引兵西與蒙恬會城父楚人因隨之三日不頓舍大敗之入兩壁殺七都尉信犇還王怒自至頻陽謝王翦彊起之翦曰老臣罷病悖

亂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許之於是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自送至霸上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鄉臣以田宅爲子孫業耳王大笑既行又數使使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怚中而不信人今空國而委我不有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

丁丑 秦二十三 楚四 燕三十一 齊四十一 代四年 秦王翦大敗楚軍殺其將項燕

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悉國中兵以禦之翦

堅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矣楚既不得戰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師遂敗走翦乘勝畧定城邑

戊寅 秦二十四 楚五 燕三十二 齊四十一 代五年 是歲楚亡凡四國 秦滅楚虜王負芻置楚郡

秦王遊至郢陳楚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荊王反秦于淮南

己卯 秦二十五 楚三十三 齊四十三 代六年 是歲代亡凡二國 秦王賁滅燕虜王喜還滅代虜王嘉

秦王翦遂定江南降百越置會稽郡

翦家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翦遂

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

五月天下大酺

歷年季周傳卷之十一

歷年季周傳音釋卷之十一

注塡閼水 溉舃鹵地 閼讀曰於舃思積反鹵郎古反塡閼壅泥也言引淤濁之水溉鹹鹵之田更令肥美也 遺矢 矢糞也 隣國君吊君爲之主 恩爲吊臣巳也予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 莫府 將帥得稱府莫大也莫府猶言大府 間諜 使之間行以伺敵覘其發動也 讓 責也 百金之士 管子能擒敵殺將者賞百金 彀 古侯反張弓能射者也 襜襤 襜都甘反襤路談反胡名在代地 嫪毒 嫪居虬反毐烏改反 報報之反 報猶反也言伸屈禍福相反不一也 墨墨之化 墨與默同言治之於未著也 無所冦艾 冦外兵艾遺賊害而懲創也 嚂 力暫反食貌 牟 取也 京臺 京高也 爲秦

孽 嘗敗于秦也 尾湛 湛與沈同汗多故然 胕潰 胕與膚同汗出於膚如潰也 漉汁 滲漉之汗也 白汗 不縁暑而汗也 伯樂 姓孫名陽秦穆公時人 羃 覆也 洿 濁瀉也 湔祓 湔手浣也祓去惡也 蟜 紀兆反 壁死 自殺壁壘之內也 屯留蒲鶮 鶮古鶴字二地名 趣 讀曰促 鑊 胡郭反吳人謂之鍋 沫 涎也 擧左案齊 案下也擧兵左而齊下也 二國千乘之宋 宋於七國時爲千乘今使齊罷如之也 請爲陳侯臣 齊陳敬仲之後故稱陳侯 釋劍掫 掫側侯反掫夜戒有所擊引也釋劍掫二者不自衛示卑也 癘人憐王 癘癩也癘雖惡疾猶愈於劫弒故反憐王也 制斷君命 制斷矯也君楚廷也 劀 尺庸反刺也 棘門 宮門以棘衛之也 禽鹿視肉 言禽獸但知視肉而

食之也胥人者去其餞胥人猶胥吏人人也去猶失也餞皆欵之數也言人人不識動也
微之留也騷音埽昆山玉昆山在于闐國東北四百里出玉隨和之寶昔隋侯行
遇大蛇中斷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後餘蛇銜明珠徑寸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卞和璧始皇以爲
傳國寶靈鼉鼓鼉皮可以冒鼓駃騠音決提良馬名生三日而超其母傳璣之
珥珥瑱也璣珠之不圓者也傳者以璣附着於珥也阿縞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毦甫有反尾
器也黔首黔黧也以其頭黑也願於因計臣受也刀筆筆以書札刀削其不當者
酖直禁反鴆鳥出南方啄蛇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刑名法術之學申子之書
言人主當執術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爲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

介甲也內外儲說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利之在巳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
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儲積二事所謂明君也周澤未渥渥霑濡也言人
臣事臣其道未合周至之恩未沾渥不可輕說也飾所說之所敬人主之所敬時以文
飾之也滅其所醜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當滅其事端而不言也自知其計無
以其失窮之彼自知失誤無以失誤窮極之也規異事同計譽異人
同行飾之無傷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說士陳言無傷甲乙也與同失則
明飾其無失人主與甲同失說者當文飾甲之無失也大忠無拂辭大忠必欲
轉移君心從容婉曲不拂逆也梁監門子監門卒也姚賈其子棘津之讎不用

讎與售同太公嘗求售與人爲庸不見用也緡予活反李牧名捆音揮捩也門縮劍袖劒
也詬門別門也目攝攝猶懲也謂不稱己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寒心凡人寒甚
則心戰恐懼亦戰搤腕掌後曰腕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抱布腕也淬劒燒而入水此謂以
毒藥染鍔而淬之也變徵變徵爲商蓋哀音悁懼也劒室鞘也負劒古者帶劒上長
拔之不出室欲王負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擿與擲同薊音計庸保庸作於酒家言可保信故
曰庸保矐其目矐海名反以馬糞燻令失明也朴擊也要離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
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焚其妻子走見慶忌以劒刺之恒中恒音相投石范蠡兵法飛石
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二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超距跳躍也

新安　程元初全之甫彙輯
江起鵬羽健甫編次

起庚辰始皇帝二十六年盡壬辰二世元年

庚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王賁襲齊王建降遂滅齊

初齊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五國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且死戒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王取筆牘受言后曰已忘之矣君王后死后勝相齊與賓客多受秦間金勸王朝秦不脩戰備不助五

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既亡秦兵擊齊后勝勸王降方齊王將入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王曰然司馬曰為社稷而立王則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王乃還即墨大夫聞之見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今三晉大夫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晉故地則臨晉之關可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楚故地則武關可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又不聽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使秦使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莫敢格者齊王建降秦遷之共處之松栢之間餓而死齊人怨建聽姦人賓客不早與諸侯合從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栢耶住建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秦初并天下更號皇帝

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効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

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遂誅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絶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祖宗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等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

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
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
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
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
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

除謚法

制曰死而以行爲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
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
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illegible]爲水德以十月爲歲首

初齊人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始皇采用其說
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始改年
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尚黑數以六
爲紀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
無仁恩和義然後合於五德之數於是急於法久
不赦

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銷兵器一法度徙豪傑於咸陽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爲置王無
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
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
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
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
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
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
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
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
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
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
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庭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
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

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
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

築宮咸陽北阪上

初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及破諸侯寫放其
宮室作之於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殿
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

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倡
侏儒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
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

辛巳 二十七年帝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

作信宮及甘泉前殿治馳道於天下
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
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咸陽屬之是歲賜
爵一級治馳道
壬午二十八年帝東巡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封泰山
立石下禪梁父遂登琅邪立石遣徐市入海求神仙
渡淮浮江至南郡而還
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德會儒生議
封禪或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
掃地而祭席用葅稭議各乖異始皇以其難施用

遂絀儒生而除車道上自山陽至巔立石頌德曰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
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
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於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
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
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
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
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
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
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

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
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
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
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
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
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
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
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等曰古之帝者地
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
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皇知

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
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
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
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
爲表經初燕人宋毋忌羡門子高之徒稱有仙道
形解銷化之術自齊威宣燕昭王皆信之使人
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仙皆渤海中去
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仙人不
死藥皆在焉至是方士徐市等上書言之請得齋
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市發童男女數千人求

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始
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
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
幾不能渡上問山君何神博士對曰堯女舜妻葬
此始皇大怒伐赭其山遂自南郡由武關歸

癸未

二十九年帝東遊至陽武韓人張良狙擊誤中副
車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遂登之罘刻石而還
韓人張良其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
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後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
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

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
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始皇
東遊至陽武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
副車始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
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
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
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
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
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
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

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
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
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
皇帝春遊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
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
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
并天下菑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
覽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
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
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

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

甲申　三十年

乙酉　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

大原茅盈曾祖父濛傳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
日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
上升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
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
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
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　賜黔首里六
石米二羊　始皇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

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

米斗千六百

丙戌三十二年帝東巡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隄防

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幷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脩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

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

巡北邊遣將軍蒙恬伐匈奴

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奏得籙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巡北邊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丁亥三十三年略取南越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戍之

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

蒙恬取河南地築長城

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

彗星見

明星出西方明星彗星也

戊子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

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助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

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幷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焚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

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魏人陳餘謂孔子八世孫孔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哉鮒曰吾爲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己丑

三十五年除直道

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　李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

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營朝宮作前殿阿房

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吾聞周之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閒帝王之都巳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

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巔以爲闕複道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百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眞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

於神眞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
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願上所居宮毋令人
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眞
人自謂眞人不稱朕乃令咸陽旁二百里內宮觀
複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按署不移徙所
行幸有言其處者死嘗從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
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
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
時在旁者盡殺之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
事者悉於咸陽宮

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使長子扶蘇監蒙恬軍
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滅
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也專任獄
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
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
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
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輙死然候星氣
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
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
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

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
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
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
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
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
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
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
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
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
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
繩之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始皇怒使北監蒙

恬軍於上郡
庚辰 三十六年隕石東郡
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
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
盡誅石旁居人燔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爲仙眞
人詩及行所遊天下傳令樂人謌絃之秋使者從
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
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
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

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
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
於是始皇卜之卦得遊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
拜爵一級
辛卯 三十七年冬十月帝東巡至雲夢祀虞舜上會稽
祭大禹立石頌德秋七月至沙丘崩丞相李斯宦者
趙高矯遺詔立少子胡亥爲太子殺扶蘇蒙恬還至
咸陽胡亥襲位九月葬驪山
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
愛慕請從上許之行至雲夢望祀舜帝於九疑山

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
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
於南海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宇
内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
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
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
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
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
事合從行爲辟方内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
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

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
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
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内外
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
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
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
首脩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
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
從江乘濟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
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

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
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
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
謹而有此惡神當却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
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
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
海西至平原津而病使蒙毅禱祠山川至沙丘病
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
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
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

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爲上在
外崩無眞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輼輬車中百官
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輼輬車中可諸奏事趙
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
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爲皇帝
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
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
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
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
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

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彊
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
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
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
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
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
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
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
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
謀嬴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

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
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
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
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
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
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
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
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
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
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

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
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
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
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
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
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
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
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
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
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

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為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

哉安足為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奉太子之明令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

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

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事怨之蒙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

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
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
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
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
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
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
鬬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
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王欲立太子而卿
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
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

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
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
遠臣無所疑矣夫先王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
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
也爲羞累先王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
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
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
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
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
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

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
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殺之二世又遣
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
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
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
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
以不忘先王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
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
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
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

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
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
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
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
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
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
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固曰過
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
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
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

軍言闇於上也蒙恬喟然歎息曰我何罪於天無
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
遼東城壍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此乃
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初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
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
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内謀臣名為忠信故雖諸將
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
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賤秦王聞
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
子胡亥諭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

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
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
未反趙高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有賊心
九月葬始皇驪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并天
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
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
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
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
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
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

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羡下外羡門盡
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

壬辰 二世皇帝元年冬十月大赦

趙高為郎中令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
牲及山川百神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
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
世不軼毀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内皆獻貢職增
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
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
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

廟皇帝復自稱朕

春帝東行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還

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
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
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
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
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盛德成功焉皇帝曰金
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
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
德李斯等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制曰

可遂至遼東而還
夏四月殺諸公子公主
二世立乃尊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
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
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
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
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
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
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
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

毋疑卽羣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
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
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
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閭昆弟三
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
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
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
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
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
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
殺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
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
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
人臣不忠不孝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
願葬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
趙高而示之曰此可爲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
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
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
復作阿房宮
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

宮爲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驪山驪山
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
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
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調
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
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
秋七月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蘄勝自立爲楚王以
廣爲假王擊滎陽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
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

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
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至是二
世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
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
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
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
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
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
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
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衆詐自

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倡宜多應者吳廣以為
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
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
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
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
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涉
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
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
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
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

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
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
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
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
尉首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
而攻蘄蘄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
銍酇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
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
戰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一號為張楚當
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

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當此時
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
彊為楚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
陳王誅殺葛嬰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
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
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
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
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
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

富人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
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
家外黃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
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
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
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
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
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
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
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

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
賢未嘗見見卽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
將軍身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
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
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
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
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
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
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
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

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
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
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　陳
王涉讀國語至申生事顧博士孔鮒曰始吾信聖
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先生以爲何如曰王何
謂哉王曰晉獻公惑于聽讒而晉書又載驪姬夜
泣之事夫以人之夫婦處於幽室之中莫能知其
私焉雖黔首猶然況國君乎予以是知其不信乃
好事者爲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誑愚俗也故使予
並疑於聖人也博士對曰不然古者人君外朝則

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
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爲式惡以爲戒廢而不
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床笫之私房中之
事不得掩焉王曰先生眞聖人之後也今幸得聞
命寡人無過焉

楚遣諸將徇趙魏以周文爲將軍將兵伐秦至戲秦
遣少府章邯拒之楚軍敗走

陳涉既立爲王陳餘說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
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傑及地
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

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傑曰秦爲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内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鬭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殺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

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

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爲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二世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

矣驪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文軍涉既遣周文有輕陳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博士孔鮒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文非其敵也今王使在當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惑焉夫雖天之所舍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王不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也請先生息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先生所言計策深妙予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

傳　卷之十二　三十三

告人曰儒者可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衆無備難恃一人善射百矢決拾章邯梟將卒皆死士也周章若懦使狼席卷來前莫有當其鋒者王曰先生所稱寡人昧昧焉願以人問近事喻之對曰臣昔在梁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手搏鵰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畏懼浸相泄瀆羞乃積怒妻坐于床笞焉左手建杖右手掣其頭髮亦奮恚因授以背使杖擊之而自撮其陰由乃仆地氣絕而不能興鄰人聞其匈匈也窺而見之趣而救之妻愈懟忿莫恐舍旃或發其裳然後乃放夫以無敵之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也輕之無備故也今王與秦角強弱非若由之夫妻也而輕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備患之也王曰譬類誠佳然實不同也弗聽

八月楚將武臣至趙自立爲趙王

張耳陳餘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以塡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

傳　卷之十二　三十四

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髮武臣乃聽之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南以自廣趙南

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
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
略上黨

歷年季周傳音釋卷之十二

陛下陛階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朕我也古者上下通共稱之至秦然後天子獨以爲稱

制曰可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荅之曰可鍾鐻鐻與虡同音巨所以懸鍾橫曰筍植曰虡摶心揖志摶古專字揖音集器械內成曰器甲胄兜鍪之屬外成曰械戈矛弓戟之屬

諸治經易言方伯分職治所理常在乎易也狙擊狙猨屬狙之伺物必伏乘其便而擊之狙擊者謂伏其傍而伺以擊之也罘音浮中舂中音仲古者巡狩常以仲月

贅婿言其不當出在妻家猶人身之有肬贅也僕射射音夜僕主也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

黥爲城旦律說論決爲髡鉗輸邊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旦四歲也隱宮餘刑見於市朝宮刑一百日隱於蔭室養之乃可故曰隱宮下蠶室是衡石量書衡秤衡也百二十斤爲石言表箋奏請秤曰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滿不休息

滈湖老反夫爲寄豭豭音嘉牡猪也言夫淫他室若寄猪也轀輬車如衣車有窻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

閉中美美音延中美家中神道也少近官小近侍宮也三郎中郎外郎議郎也

庌不足下調下調下令調歛也發閭左凡居以富彊爲右貧弱爲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者而發之也

適戍適直革反適戍屯兵而守也夜篝火篝音溝篝也張楚張大也頭會箕歛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歛之也

傳音栽束力以以物拵

地爲
傳

歷年二十一傳殘本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程元初撰元初有律古詞曲賦叶韻已著錄是書畧仿資治通鑑綱目之例以二十一史各編年爲傳故曰二十一傳然非傳體也此本惟存季周傳十一卷嬴秦傳一卷其爲刊刻未竟抑傳本缺佚均不可知據所存者觀之大抵疎漏百出漫無體例其佚亦不足惜也

皇王史訂四卷

〔清〕李學孔撰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藏清順治思補堂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皇王史訂

四卷》提要

皇王史訂序

邃古無載久則益湮荒畧

遼而逾漫周禮外史及漢

孔安國序書皇說王論紛

紛聚吷無異乎讀史者若

其舛而謬也得

瞻黃李先生所訂皇王集

而讀之上始盤古下訖周

幽彙厥編年核厥次序俾

疑以傳疑者咸信而可考

其足爲諸史功臣誠有藉

於

先生不小也先生關西濂

洛考亭也與余訂通盟誼

萍聚上谷日日徐行後步

華之爲

人宗矣略叙數言識之

順治庚子歲仲夏月之吉

通家社弟古燕桑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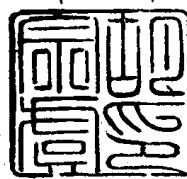
運頓首拜書於尊

經閣

皇王史訂序

孔子繫易止言包犧神農黃帝之治而刪書則斷自唐虞葢言近而可稽也而宋儒羅氏則著爲太古之言新人聽瞻其視劉恕之外紀殷祥之前編異矣憶明季丁未之會學士家靡不景節竹書崇尚路史如畫家憚於傳眞好爲地獄變相此非路史之罪乃讀路史者未遑訂正耳我聽黃李先生莅仕上谷輒取外紀嚴爲筆削迄於所訂條例

辯別帝王因仍歲祀抑女皇以別北代之嫌正西伯以表純臣之節紫陽復興瞻黃其猶師淵矣昔李獻吉謂晉宋元三史爲必修之書宿學碩儒舍瞻黃其誰與歸

順治歲次辛丑稻月南蘭寅弟胡宗虞漫書于李署之綠天舘

皇王史訂序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馬遷史記不錄三皇惟路史紀自邃古往歷數來造史載莫徵故其文多荒誕重複後儒襲其舊說莫能釐正讀者苦之

張序一

滕黄李先生賦性穎悟潛心史學于天文地理之書無不採其精要著為一家言因改筮大寧斷事不倚得聆緒論見其吏治嚴明人莫能欺遇事敢言無所諱忌胸中了了攖之不亂淆之彌清使潛

當路行其所學生事業未可量也公餘手不釋卷以三古事蹟渺無所據因取群書參考訂詳為刪之謬者闢之多有關於忠孝之大倫紀之重者即數千年難剖之疑必闡其幽微而改正之其卓識

張序二

宏議若發乎從所未發即起古皇而面訂之亦當心悅首肯以
先生為知己也有功于史學大矣哉余喜
先生嚴正之氣善愧三代之遺直逸不攜因泚而為之敘

順治戊戌春王正月之望　通家治社弟

保陽張體識題于五竹居

皇王史訂序

蓋余讀陳子桱通鑑續編本論

宋亡乃傳邵子元會運世之說以

謂大元混一揭宋之土宇而歸職

方國號曰元年號曰元豈亦世復

為元元數乎未嘗不歎其妄謬牽

合而訝其詞之誣也一日　瞻袁李

先生寄視余史訂一卷則取劉道原

所作外紀以論正之紀上溯鴻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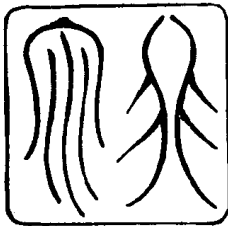
下訖周幽厲平王而斷于春秋則

置不復道丘明有云仲尼無譏也道原之作意在斯乎雖然君子之論古或傳疑而不敢鑿然傳信而不敢爲一斷以大義則年代雖若滅沒而必取春秋之法以

治之之先生諸訂大義數十皆足以幹乾坤而炳星日余尤偉其少康在仍一隱甚微旨乃真與春秋合宣尼秉筆不過如是而子桓當以輕疵然後知先生之深識崇論蓋不僅爲道原郢正已也至若遠人無目遠水無波疑以傳疑尊三古甲子爲甚而手指口畫如觀掌果在先生必自有見斷非誣者顧係也竊啓寧闡之民也何以

知之哉

通家治弟黄雲師頓首拜

書于廬山之硯北堂

皇王史訂小引

孔自舞勺之年喜讀史嘗病胥贊外記義類未確頭緒難清欲訂正之而未遑也至順治癸巳冬備負上谷斷事既乏錢穀之司又無民社之寄局閑扃令積月無事因取外紀訂正之上自盤古下訖周幽删繁補闕剖疑闕謬正其倫紀疏其條理其文則史其義則予小子之竊擬也極知狂僭然而於世道人心不無少補罪我奚遑恤書成顏曰

皇王史訂若夫東遷而後則有尼父之麟經在麟經絕筆而後則有文公之綱目在無庸復贅訂矣

順治甲午桂月上丁古冶李學孔譔於斷事司之退思堂

史訂條例

一伏羲以前未有文字無可覈攷故纂輯獨畧伏羲以後文籍始著列聖之道統百王之治法具見故纂輯加詳

一書[illegible]書帝堯商周皆書王而夏后啓至履癸舊皆謬書帝今俱遵經傳改正曰后

一編年唐虞書載夏書歲商書祀周書年皆從其實

一帝王未即位皆名即位以後不名

一將相有關治亂者始命及罷及薨皆書以考治亂

一天下混一為正統正統大書紀年繼世雖分裂亦大書之其非正統則分註細書之雖一統而君非正系或女主當陽亦細書焉一遵朱子之正例變例也

一綱目書法昉于春秋綱猶春秋之經目猶春秋之傳大書其綱分註其目此舊例也然細書易至糢糊不便觀覽是編纂用大書目則止低一字以別之間綱則得其大旨閱目則得其顛末一展卷而瞭如指掌真史牘之鏡也[illegible]多缺畧止用一條在書伏羲以後纂輯加詳始分綱目事簡者庶也合書一條

一事有原文太繁而字節者而不失本旨有原文未備散見他書者[illegible]補入而不改其舊

一史貴約而該約則覽易徧該則事弗遺今刪繁補闕一事必究顛末一人必詳出處而忠孝廉節之士有關風教者其出處顛末尤加詳焉所以勵世維風也

一緊要節目及[illegible]目有關後場者悉錄眉上

一事有[illegible]異未經[illegible]目者雖無關治道間亦附錄以資聞見惟唐虞氏季子儀馬而產子身人而尾蹄馬恐污策冊弗敢傳矣

一字難認者有音釋句難曉者有訓詁大都考諸先儒註疏及群史釋義或有未當者間附巳見

一事有經先儒論斷關係治亂者或全錄或節取各

若先儒姓字欲令讀者知所尊也

一事有關係重大而隱義未明奧義未剖者借爲論說而以孔字別之非敢自表欲令讀者知其爲特說而字有以發之也

一論有本之先儒而稍加改正者以訂字別之固不敢勦先正之說以爲已說亦不敢以狂悖之說混肖先正之名恐體認未精欲令讀者更詳也

讀史法

問看史朱子曰亦草率不得須看人物是何如治體是何如國勢是何如明道先生看史逐行看過一字不差

一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觀其寬大長者能用三傑則知漢所以得天下觀其入關除秦苛法則知漢所以立四百年基業觀其偽遊雲夢則知諸侯王次第而叛觀其繫蕭相國獄則知漢之大臣多不保終如此之類皆致知之方也

一讀史先看統體一代有一代之統體一君復有一君之統體皆當深究既識統體須看機括國之所以興所以衰事之所以成所以敗人之所以正所以邪于幾微萌芽時察其所以然是謂機括如漢文帝之富庶因恭儉而致武帝之虛耗由奢侈而然又如唐之藩鎮由節度跋扈而始五胡亂華自

前代徭役代以有地而萌芽他可類推
一讀史如遇歷代官制兵制賦役刑法之類有緊要關于治體者摘出及隱義難明僻事難記者抄出或讀史而偶有獨見便當筆之以備參酌是即致知之要也

訂史臆說摘要

一按從來人壽未有以千計者況萬餘歲今史載人皇凡一百五十世則天皇地皇歷傳可知特以世代未詳故作史者以若干年歲統計於三皇之下以見其數猶云夏時四百商六百周八百六兩豈真有一君而歷年一萬八百歲之理哉學者不可以不察

一按人皇之後凡一百五十六氏而後巢燧興焉乃胡氏皇王大紀以巢燧繼人皇將置此一百五十六氏于何代乎今以五龍繼人皇以有巢繼稀韋相傳之歷數不紊矣

一按女媧氏爲太昊女弟太昊不聞有後則兄終而女弟嗣立理或然也乃釋通紀正史火女皇于大昊十五世之後夫女皇爲太昊同母弟其壽幾何而乃歷年若此之永乎且太昊命官拓皇大庭巢陸晃達混沌赫胥葛天吳英朱襄陰康皆預焉則

是皆太昊之臣也或者各君一方如後世諸侯之
國非繼世以有天下者也荒史云太昊氏沒女弟
女皇氏作女皇氏沒炎帝神農氏作于理爲確今
從之
女王當陽天地反覆即女皇聖神如天無日照而
月代明非不有補世道然君子猶病其志嫌似亦
宜分註甲子以嚴內外之防
一按呂覽暨尸子俱謂炎帝傳七十世今可考者僅

十六世帝柱帝慶甲帝臨帝承帝魁帝明帝宜帝
來帝釐帝居帝節莖帝克帝戲帝器帝小帝帝榆
罔而篇籍又多錯誤通系外紀俱以臨爲臨魁夫
臨在承前而魁在承後本不同世小司馬三皇紀
謂炎帝傳八世無臨魁名春秋命曆敘諸書亦謂
炎帝八世而帝臨帝魁互爲存殘或合臨魁爲一
或以帝魁即神農或以神農爲魁傀氏嗚呼炎帝
八世尚錯誤難稽若此況名號不存者乎予傷世

本紀帝[illegible] [illegible]文

次之其疑未敢臆列焉姑依正史敘八世
一按炎帝德罔不能祖武以致蚩尤僭號[illegible]史云
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謂其征僭號之蚩尤
也史氏以蚩尤爲炎帝而後世遂以炎帝爲榆罔
而以蒙于古不白之冤夫榆罔業已禪位有熊氏
而有熊氏乃復與之戰乎此其爲誤無疑予特表
而改正之于天理順乎人心安矣
通鑑貫通曰黃帝與炎帝戰于涿鹿之野太史公曰

黃帝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大戴禮曰
黃帝與蚩尤戰于阪泉之野孔按阪泉即涿鹿之
地蚩尤姜姓亦炎帝之裔金貫謂所謂炎帝者指
蚩尤乎不然何史遷大戴俱謂與蚩尤戰于阪泉
之野耶
一帝摯既立雖荒淫無度依然天子也乃舊史竟以
元紀帝摯將書此九年甲子于何帝之紀乎今以摯
續嚳統系明矣

今自癸卯至辛巳細書浞年分注之

其嘗改元之年或謂當以甲申或謂當以丙戌迄
今紛紛未有定論孔甄思之甲申乙酉二載羿雖
篡位非居然而天命人心已歸之是即受命之年
也如必以即位之年為元將置甲申乙酉二載于
帝之紀乎昔日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又曰
五十載陟方乃死于甲申改元之數適符考之
古據之心可以無疑矣夏禹倣此
后相乙亥元歲羿雖篡夏然后相猶在商丘故紀

后相者尊正統也至壬寅二十有八祀寒浞殺后
相于商丘則夏統中絕矣至壬午少康中興中間
浞其竊位三十九年而諸史猶書夏紀特謂此三
十九年奉何王之正朔乎雖君子不容篡弑而記
事不可不實今自癸卯至辛巳細書浞年于甲子
之下而別以僞分一字之誅凜然斧鉞嚴乎無誣
史之說而亦不悖春秋之義矣任借吳延恤
篡亂中絕天地大變故少康雖在艱危之中而必

今于文王以武王冠周紀為是

書其在仍者猶取春秋公在乾侯之義以見天人
不忍夏統之絕其王已出惟恐其不得一日而速
崩天命也
湯之十八祀乙未桀猶在南巢後三年而始死于
亭山是年即入書改元者寬湯之人今已絕也
古史以文王冠周紀武王亦少大文王純臣也生
前率紂之叛國以服事殷沒後十三年猶是殷之
天下及武王克殷為天子周公始追謚曰文王曾

謂有殷已死之忠臣而可以冠周紀乎今以文王
所行善政詳載紂史中至武王踐祚始改號為周
極知任借罪大然而文武在天之靈或以我為知
已也
一從未踐祚必改元而武王獨不改元何也蓋以易
侯而王非武王志也乃聖人之不幸也故仍西伯
之年而不忍改其常耳此聖人仁孝之至意常情
惡足以知之

伏羲都於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有陵存焉神農亦都於陳遷曲阜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黃帝都涿鹿今順天府涿州少昊都曲阜顓頊初都衛遷高陽今保定府高陽縣帝嚳都亳今河南偃師縣唐堯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有唐城虞舜都蒲阪即今平陽府蒲州有廟夏都安邑今平陽府夏縣春秋疏曰堯治平陽舜治蒲阪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里俱在

冀州汲冢書曰禹都陽城漢志曰陽翟避舜子之所商都亳仲丁遷囂在開封府河陰縣河亶甲遷相今彰德府祖乙遷耿今河津縣後復遷邢今順德府盤庚復遷於亳改商曰殷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蓋自湯至盤庚五遷也武乙復遷河北即朝歌今為衛輝府周都豐鎬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是謂關中徐廣曰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詩曰文王有聲作邑于豐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蓋都豐

而遷鎬也又曰都洛陽者洛陽今河南府洛陽縣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之居九鼎焉而復都豐鎬至平王乃遷洛公羊傳又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成王既卜營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復遷豐鎬蓋以洛居中土故曰京師

皇王史訂卷之一

古滄李學孔瞻嵩甫著

南昌胡宗奕虎游甫
古蓮余開運雨嚴甫　訂

三皇紀

先儒云人君以道治則稱皇以德化則稱帝書陸賈上尊號表曰德合天謂之皇德合地謂之帝皆至尊之號紀者記也上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帝王皆稱紀者言為後代之紀綱也

胡氏不信傳而信經

雙峰胡氏曰三皇之號昉於周禮其次則見於秦博士秦去古未遠三皇之號或廢幾焉漢孔安國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以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為五帝不知果何所本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帝黃帝亦足以表先秦未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也至宋五峰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

三才首君

澹泊無為而俗自化

制支干以定歲

盤古氏（又曰渾敦氏）

盤古生於大荒莫知其始明天地之道達陰陽之變

為三才首君

天皇氏（天皇者大也氏者指其人而名之也天[illegible]生於崑崙山以其能明天道故稱天[illegible]開於子之說一姓十二人兄弟[illegible]各一萬八千歲○各如字舊作合非[illegible]始於此）

天皇氏號天靈繼盤古氏以治澹泊無為而俗自化

始制支干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干有十甲曰閼逢（音[illegible]）乙曰旃蒙丙曰柔兆丁曰彊圉（音語）戊曰著雍己曰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曰玄黓（音亦）癸曰昭陽支有十二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音臧）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音鄂）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

按邵子經世書自有天地至於窮盡謂之一元

一元有十二會一會有一萬八百年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會生人至戌會則閉物而謂之人亥會則消天而消地至子會則又生天而循環無窮矣天皇果子會生則八千之千當作百其為[illegible]誤也

三辰

始分州

政教君臣所自起

地皇氏（地皇[illegible]生於熊耳山以其能明地道故稱地皇[illegible]開於丑之說一姓十一人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地皇氏號地靈繼天皇氏以治爰定三辰（三辰日月星也）是分晝夜以三十日為一月

人皇氏（人皇生於刑馬山以其能明人道故稱人皇非人生於寅之說一姓九人兄弟各四萬五千六百年）

人皇氏繼地皇氏以治相厥山川分為九區兄弟各居一方故又曰居方氏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

按經世書寅會生人自寅會巽一度至午會星一度該四萬五千六百年正唐堯起甲辰之時也作史者不以四萬五千六百年錄於唐堯之

聖人爲天地萬物之

前而置於人皇之下蓋亦誤矣
又按從來人壽未有以千計者況萬餘歲全史載人皇凡一百五十世則天皇地皇歷傳可知特以世代未詳故作史者以若干年歲統註於三皇之下以足其數猶云夏祚四百商六百周八百云爾豈真有一君而歷年一萬八百歲之理哉學者不可以不察
徐庭桂曰有天地即生萬物生萬物即生聖人

聖人實爲天地萬物之主是故混沌未開盤古氏出而後天地剖天道未著天皇氏出而後天道明地道未闡地皇氏出而後地道辨人道未分人皇氏出而後人道著一代挺生一君一君肇舉一政此所以有天地人皇之號也信如曲士之說則是子丑二會只有天地直至寅會方始生人史所謂盤古首出御世者果御何人並天皇地皇兄弟各十餘人者果何所指耶

三代不如唐虞

崑山方鵬曰六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既有陰陽即生萬物豈有一萬餘年陽始生而天開又一萬餘年陰始生而地闢又一萬餘年陰陽始交而萬物生乎六自堯舜至今纔三千餘年耳三代已不如唐虞漢唐宋已不如三代世道升降不過二三百年則一變矣豈有開闢之後四五萬年風氣尚未開人文尚未著水土尚未平生民尚未粒食直待羲農黃帝堯舜迭興而後治耶

伏羲道德之用

春秋元命苞曰天地開闢至魯哀公蔣十四年獲麟之歲凡三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分爲十紀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敘命紀七曰循蜚紀八曰因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疏仡紀疏以加遠仡以寄斷
伏羲道德之用也其世則自黃帝以訖於周
孔按九頭即人皇古者謂一人爲一頭人皇兄

治法燦然
明倫

弟九人故也葉紀人皇矣而後紀九頭不其兩
九乎則九頭紀可删也禪通紀凡一十九世十
七世始太昊太昊作而人文丕著自帝而後百
王之世系千聖之治法燦然明倫而所爲後紀
畧於此乎則自太昊以下俱可删也但不備述
其世則源流未明而並列於紀又恐頭緒難清
存十紀之名而删其首尾之重複庶幾相傳之
世次年非古今由閱者之眼界一清矣

又按人皇之後凡一百五十三氏而後巢燧興
焉夕朗氏皇王大紀以巢燧繼人皇將置此一
百五十三氏于何氏今以五龍繼人皇以有
巢燧爲帝相傳之歷數秩如矣

五龍紀 兄弟五人曰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治在五方繼人皇御世者也

攝提紀 五十九姓繼五龍氏以治分天下而處

合雒紀 三姓繼攝提氏以治教民穴居者也

連通紀 六姓繼合雒氏以治

始立皇號
揮五丁而
去山川

敘命紀 四姓繼連通氏以治○自人皇至敘命紀凡八十三君

循蜚紀 循蜚者人循其化速若蜚也有號而無世凡二十二氏

鉅靈氏 出於汾脽握大象持化權揮五丁之士驅除跋涉山川若經恒蕝而跡襄於蜀

句彊氏

譙明氏

涿光氏

鉤陳氏

黃神氏

狟神氏 狟白許切

犂靈氏

大騩氏 騩京媿切

鬼騩氏

弇茲氏 弇沛三切

泰逢氏

冉相氏

蓋盈氏

無有世系

大敦氏

靈陽氏

巫常氏

泰壹氏是謂皇人狎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蓋莊叢形嘗無味要會久覩操法攬而長存者

空桑氏陳留縣南有空桑城即空桑氏所都後伊尹生其地

神民氏

倚帝氏

次民氏次民之世久處終矣

因提紀因提者其世蓋有制作俾後人可因以列時也有號有世凡一十三氏

次之民

辰放氏傳四世

古初之人卉服蔽體辰放氏作教民揉木茹皮以禦風霜綯髮閏首以去靈雨命之曰衣皮之民

鼓卉服鳥獸之服蔽體也揉者掌拗兩手取也綯絞之也閏首覆頭也去除之也靈雨者

時雨也

蜀山氏

蜀國肇自人皇其後乃有蠶叢柏濩魚鳧蠶叢治

推結左衽

瞿上魚鳧治彭山及蒲澤人民推結左衽不知文字惟魚鳧傳最後有望帝杜宇云

豗傀氏傳六世

渾沌氏傳七世

其為治也生而不殺予而不奪天下之人非其賦而問懷其德當是時陰陽和平萬物無息蜚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縶而從也蓋執中涵和隆

日無歲

日無歲無內而無外者渾沌氏之治也

東戶氏傳十七世

東戶氏之熙載也絹荒也遺美好需精拱默而九宮水流當是時禽獸成群竹木遂長道上鴈行行畢而不拾遺耕者餘糧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謠其哭哀而無聲蓋至德之世也

至德之世

皇覃氏傳七世

啟統氏傳三世

吉夷氏傳四世

鷇居鷇飲
知生之民
茹毛飲血

几蘧氏

几蘧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天下之人惟知好而不知父鷇君鷇飲而不求不營晝則旅行夜則類處及其死也藁葬風化而已命之曰知生之民天下蓋不足治也（鷇居鷇飲言如鷇鳥之居無常處而飲食如鷇之待哺而活也）

猗華氏傳四世

有巢氏傳三世

上古之民穴居野處搏生咀華與物相友無有妒（自害妒也）傷之心遠乎後世人民機智而物始為敵民牙角毒螫不足以勝禽獸有巢氏作構木為巢教民居之以避其害未知稼穡食草木之實未有火化飲禽獸之血而茹其毛先取其皮蔽前後取而蔽後號曰有巢氏之民

燧人氏傳四世

有巢氏教民巢居然猶未知熟食也燧人氏作觀

教民烹飪
結繩
始爲日中之市
遂皇四佐
四徵中繩
樓攬龍首
龍顏四目
讀字之祖
雨粟

星辰而察五行至於南垂有木焉鳥啄其枝則火出知空有火麗木則明於是鑽木取火教民以烹飪而民利之故號燧人氏未有文字始作結繩之政立傳教之臺爲日中之市與交易之道人情以遂故文號遂皇有四佐曰明由必育成博隕丘

庸成氏（辟王之山平阿無險四徹中繩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冊府也）

是時結繩爲政其民僮僮莫知東西摩餐蓐食貢莫知其止息託嬰巢中樓攬龍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蹍而人無相嫉之心

禪通紀（古禪讓之德通乎天地也凡一十八姓此本野史與正史異）十九世

史皇氏

倉帝史皇氏姓侯岡名頡實有睿德生而能書龍顏侈哆四目靈光及長登陽虛之山臨於玄扈洛水之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倉帝受之遂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創文字文字成天爲雨粟鬼爲夜哭君賜藏

而埜利鄉

栢皇氏

其治世也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居於皇人之山

中皇氏 傳四世 一曰中央氏都於皇人山之西

大庭氏

三辰增輝

其膺籙也三辰增輝五鳳異色都於曲阜故魯有

大庭氏庫

栗陸氏

叔諫蔽之始

帝傲愎自用其臣東里子諫而蔽殺天下叛之栗

陸遂亡

昆連氏 傳十一世

軒轅氏

見轉蓬而制乘車

都於空桑之北紹物開智見轉蓬而制乘車横木

爲軒直木爲轅故號軒轅氏

赫胥氏

其爲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爲

含哺鼓腹

行不知所之鼓腹而遊含哺而嬉[illegible]

作善而作惡

葛天氏 傳四世

其治世也不言而信不化而行蕩蕩乎無能名之

作廣樂

倡以熙熙其作樂也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

號曰廣樂

尊盧氏 傳五世

祝融氏 傳二世

聽鳴鳥而作樂歌

時天下洽和萬民咸若祝融聽弇州之鳴鳥以爲

樂歌諧神明而和人聲以火施化亦號赤帝故後

世火官因以爲號都於郇薤衡山之陽

昊英氏 傳九世

有巢氏 此非因提紀有巢氏以其革有巢之化故亦號有巢氏

上古人多禽獸之患聖人教之巢居及其久也木

處傾風生燥蟲傷燥殀聖人教民編槿而廬緡薑

屋廬之始

而屏墳塗茨繕以違其禍蓋屋廬之始也

作瑟以来陰風

制舞以和關節

是九不相肴來

權音勤如今之杜莊來也有荊塗上壁也茨茅也翳蔽也

朱襄氏 傳三世

其時恒風振蕩果木不實朱襄命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定群生而天下治

陰康氏 傳二世

其時水瀆不疏陰凝陽閼人鬱於內腠理滯著而多重膇陰康思所以和其關節乃制舞焉

無懷氏 傳六世

其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其民甘食而樂居懷土而重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命之曰無懷氏之民

按稗通紀凡一十九世十七世爲太昊十八世爲女帝炎帝其尾也後皆詳載帝紀故茲不述呂東萊曰洪荒之世人文未著書契未立天生出類之才爲之創制立法卽仰戴之爲君何有於世數名號乎此三皇之稱不必求其實也藉諸邵子元會運世之說亦不過槩論其……真可以世數限哉馬遷不錄三皇亦以茫昧無據歟

三皇紀終

何遷不錄三皇

皇王史訂卷之二

五帝紀（白虎通曰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

按黃帝堯舜間有少昊顓頊帝嚳五峰胡氏直以羲農黃帝堯舜爲五帝者蓋伏羲神農既開物而成務黃帝堯舜又通變而宜民則天下後世養生送死舉無遺恨矣是五聖人者有先天地發載之仁有後天地生成之義誠非少昊顓頊帝嚳所可及也

太昊伏羲氏

太昊之母居於華胥之渚（華胥地名在陝西西安府藍田縣小洲曰渚）履巨人跡意有所動虹且遶之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紀（今鞏昌府秦州是）以木德王故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昊明也）都宛丘（今河南府陳州是天子所居曰都都擬也言擬會臣民之所也）

滄溟曰日月之明

癸酉元年伏羲氏即位（三皇之世茫昧無據此後始編年）

始畫八卦

畫八卦

時有龍馬負圖出於河（龍馬者馬身而龍鱗高八尺五寸類駱有翼蹈水不沒此天地之精昔負圖出于孟河）帝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情始畫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爲卦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德而卜筮從此生焉

朱熹曰伏羲畫八卦乃萬世文字之祖

萬世文字之祖

陳櫟曰此開物成務之學造化之秘洩于此聖道之統亦始于此

開物成務之學造化之秘洩於此

始造書契

上古結繩以記事帝命朱襄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制有六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註六曰諧聲使天下理義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象形謂日月之類象日月形體而爲之也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指事謂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指其事以爲言也會意謂武信之類止戈爲武人言爲信會合人意也轉註謂考老之類左右相轉以爲言也諧聲謂江河之類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也）

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天下理義歸文字

天下文字歸六書

以龍紀官

以龍紀官

立二相　作甲曆

因龍馬出河之瑞以龍紀官春官爲青龍又曰蒼
龍夏官爲赤龍秋官爲白龍冬官爲黑龍中官爲
黃龍

始立二相

共工爲上相柏皇爲下相

始作甲曆

始作甲曆定歲時起於甲寅子支相配爲十二辰
六甲而天道周矣歲以是紀而年不亂月以是紀

而時不易晝夜以是紀而人知度東西南北以是
紀而方不惑

正姓氏以重人倫之本

始制嫁娶

上古男女無別帝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正姓氏
通媒妁以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瀆（儷音麗偶數也古者衣皮故以雙皮爲禮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男曰媒女曰妁謀而二姓以合配諧也）

始教佃漁畜牧

民處草野逐捕禽獸以爲食帝教之爲網罟以佃
以漁又教之豢養六畜以充庖厨且以爲犧牲享
神祇故又曰庖犧氏（佃音田獵也六畜馬牛羊雞豕狗也）

始造琴瑟

斵桐爲琴繩絲爲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徽綆
（音柘）桑爲三十六絃之瑟以通神明之貺以合天人
之和而音樂自此興焉

在位一百一十五年崩葬於陳（天子尊居民上其死如從天墜地故曰崩）

陳今開封府陳州隸河南

女媧氏（是謂女皇都于中皇之山）

孔按女媧氏爲太昊女弟太昊不聞有後則兄終
而女弟嗣立理或然也乃禪通紀正史次女皇於
太昊十五世之後夫女皇爲太昊同母弟其壽幾
何而歷年若斯之永乎且太昊命官栢皇太庭栗
陸昆連渾沌赫胥葛天昊英朱襄陰康皆預焉則
是皆太昊之臣也或者各君一方如後世諸侯之

正婚姻以重萬民之判

神媒

鍊五色石補天

國非繼世以有天下者也荒史云太昊氏沒女弟女皇氏作女皇氏沒炎帝神農氏作于理爲確今從之

又按女主當陽天地交𦆈即女皇聖神如天無日照而月代明非不有補世道然君子猶病其志嫌似亦宜分註甲子以嚴内外之防

戊戌元年 太昊女弟女媧氏嗣立

與太昊同母生而神靈佐太昊正婚姻以重萬民之判是謂神媒太昊氏沒諸侯共工氏曰康回者髦身赤髮任智自神侮亂天常（侮凡作女始也天帝五帝也）窮保冀方壅防百川墮高堙卑（墮毀也堙塞也）振滔洪水以害天下女媧氏與較而卒戮之地平天成不改舊物

按外紀諸侯共工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愚謂非真有是事也蓋共工敗亂天常肆然下土天柱折地維缺矣女媧戮之以除害本紀謂其地平天成不改舊物厥功大矣後人頌之謂之補天猶所謂旋乾轉坤補天浴日云爾不然乾坤豈可旋轉天日豈可補浴乎（此共工氏不在十五氏之内此祝融亦非詳通）

紀所識者

命臣隨作笙簧以通殊風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用五十絃之瑟於澤丘以祁天佑神聽之極悲乃更爲二十絃以抑其情而樂乃和洽

在位一百三十六年崩

炎帝神農氏

炎帝姓姜名石年父少典氏母有僑氏女名安登生二子長曰石年次曰黃帝之祖襲少典氏之國石年育於姜水故姓姜初國伊繼國者故又號伊耆氏以火德王故曰炎帝長八尺有七寸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齒具三歲而知稼穡故又號神農氏都於陳遷曲阜（姜水在鳳翔府寶雞縣南陳今開封府也）

州曲阜魯邑名今爲山東兗州府

癸未元年神農氏即位

以火紀官

以火紀官

因有火瑞以火紀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

藝五穀

教藝五穀嘗百草

古者民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而未知耕稼帝因天時相地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始教民藝五

穀而農事興焉治麻爲布亦始於此○

治麻爲布始於此

民有疾病未知藥石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宜嘗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

作方書

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避就由是民居安食力無夭札之患夭死曰札

始爲廛市

日中爲市

列廛于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貿易之所曰廛貿易曰市

蜡祭鞭草

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蜡之爲言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八神以報功○赭音者赤色也以火德王故蜡祭用赤鞭打草木使萌動也

作扶犂之樂制豐年之詠土鼓蕢桴音浮而葦籥土鼓築土爲鼓蕢音[illegible]桴搏土爲鼓擢[illegible]籥[illegible][illegible]以蘆葦作之

夙沙氏來歸

諸侯夙沙氏叛煮海爲鹽不用帝命其臣箕文諫

而被殺帝益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由是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從其化交南夷人其足趾西相交故曰交趾幽都今順天府暘谷日出之所三危山名在沙州三苗竄記因名今屬陝西

始

在位一百四十年崩于長沙府名之茶鄉茶鄉即今茶陵縣

祀柱爲稷

炎帝別子曰柱有聖德佐帝播種後世德之祀以爲稷○帝八代孫裹生節莖節莖生克及戲戲生器器生祝融爲黃帝司徒祝融生術囂術囂生勾

龍為顓頊后土能平九州辨土地之宜以教兆民後世祀以為社○勾龍生𦣻𦣻為堯共工實生伯夷封於呂為舜四岳其後呂尚佐周封於齊

傳八帝至榆罔而亡

按呂覽暨尸子俱謂炎帝傳七十世今可考者僅十六世帝柱帝慶甲帝臨帝承帝魁帝明帝宜帝來帝釐帝居帝節莖帝克帝戲帝器帝小帝帝榆罔而籍籍又多錯誤通系外紀俱以臨為臨魁夫臨在承前而魁在承後本不同世小司馬三皇紀謂炎帝傳八世無臨魁名春秋命曆敘諸書亦謂炎帝八世而帝臨帝魁互為存殘或合臨魁為一或以帝魁即神農或以神農為魁傀氏嗚呼炎帝八世尚錯誤難稽若此況名號不存者乎予傷世次之莫覈未敢臆列焉姑依正史敘八世

帝臨魁 神農子在位八十年

帝承 臨魁子在位六十年

帝明 承子在位四十九年

帝宜 明子在位四十五年

帝來 宜子在位四十八年

帝裏 來子在位四十三年裏生節莖節莖生克及戲皆不在帝位克生子榆罔立

帝榆罔

榆罔帝裏之曾孫也居於空桑為政束急務乘人而鬥其捷諸侯携貳其臣蚩尤作亂帝遜居于涿鹿時有熊國君曰公孫軒轅實懋聖德諸侯歸之帝遂禪位有熊氏有熊氏于是膺天曆代炎輝是為黃帝乃降封帝於潞而崇炎帝之祀于陳 空桑地名在開封府陳留縣涿鹿今順天涿州潞今潞州隸山西

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好兵喜亂作刀戟大弩以暴虐於天下榆罔弗能制命居少顥以臨西方蚩尤益肆其惡出洋水登九淖以攻榆罔於空桑榆罔遜居涿鹿軒轅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為指南車以示四

千古不白之冤

方逐禽（字音擒）蚩尤戮於中冀因名其地曰絶轡之
野於是諸侯推軒轅爲天子

龍魚河圖云黄帝時有九黎國君號蚩尤者兄弟
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鐵額食沙造五兵仗刀
戟大弩威振天下黄帝不能止仰天而嘆天遣玄
女授帝兵符帝乃命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伯雨
師以從風雨大作帝命玄女降魃以止雨雨止遂
禽蚩尤（按此說荒謬無據姑録之以資異聞）

（洗冤）孔按炎帝榆罔不絶黷武以致蚩尤僭號（僭炎帝號）
史云黄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謂其征僭號之
蚩尤也史氏以蚩尤爲炎帝而後世遂以炎帝爲
榆罔所以蒙千古不白之冤夫榆罔業已禪位有
熊氏而有熊氏乃復與之戰乎此其爲誤無疑予
特表而改正之于天理順于人心安矣

（通考）賈誼曰黄帝與炎帝戰于涿鹿之野太史公曰
黄帝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大戴禮曰
黄帝與蚩尤戰於阪泉之野孔按阪泉即涿鹿之
地蚩尤姜姓亦炎帝之裔豈賈誼所謂炎帝者指
蚩尤乎不然何史遷大戴俱謂與蚩尤戰于阪泉
之野耶

黄帝有熊氏

癸亥元年有熊即位

以雲紀官

以雲紀官

因有雲瑞故以雲紀官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
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黄雲

得六相而天地治黄帝四[illegible]仕將相

舉六相

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得六相而天地治

黄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
之弩驅羊數萬群寤而嘆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
垢去而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
之弩異力者也驅羊數萬群能牧民爲善者也天
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

始立史官

制陣法

后於海隅登以為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因

著占夢經十有二卷

始立史官制文字

蒼頡為左史沮誦為右史蒼頡見鳥獸蹏迹體類

象形而制字字有象形假借指事會意轉注諧聲

凡六義註見前解

孔按古之造字者有三聖一史皇倉頡一太昊伏

羲一史官蒼頡史皇始文字以代結繩矣而龍書

則自伏羲始也伏羲作龍書以同文矣而缺畧則

至蒼頡而始備也閱者切勿混過

始制陣法

帝立制度內行刀鋸外用甲兵制陣法設旂麾天

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

于海西至崆峒南至于江北逐葷粥合符于釜山

遷徙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崆峒山名在陝西平涼府城西葷粥匈奴

[illegible]

黃帝受河圖

作甲子

六術以紀氣運

作調曆

置閏

始立占天官作調曆

帝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於是始有星官之書

命羲和占日常儀占月鬼臾區占星車區占風

帝夢見兩龍挺圖乃齋戒往河求之有大魚泝

流而上負圖十獻帝跪受之圖見蔡氏書傳

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作甲子命大撓占斗柄

始斗柄所指月建以十干配十二支作為六十甲子後世因將鬼谷子王翊加金木水火土謂之納音

命容成作蓋天即渾天儀以象周天之形綜六術以定

氣運綜總也六術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大撓作甲子伶倫造律隸首作算數也

命鬼臾區作調曆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時節定

是歲己酉朔旦日南至即冬至而獲神策即蓍草得寶

鼎冕侯問於鬼臾區對曰是謂得天之紀終而復

始乃迎日推策迎逆也策數也言得蓍草以推算曆數逆知節氣之將來故曰迎日

造十六神曆積邪餘分以置閏三年一閏五年再閏十九年七閏

配甲子而設蔀造律皆起于甲子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

造律呂

筭度量衡由此成

作內經

節閏之紀歲別又從節之元章以明之節以節之紀以記之元以隸之 於是時惠

而辰從矣

命伶倫造律呂 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而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生六律六呂候氣之應以五宮商角徵羽之聲治陰陽之條節四時之變定律曆之數起消息正閏餘以□音韻谷在其管比之黃鍾子太蔟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謂之六律屬陽大呂丑夾鍾卯仲呂巳林鍾未南呂酉應鍾亥謂之六呂屬陰本十二鍾之名以為十二律之名也出黃鍾字說

命榮猨鑄十二鍾協月筩以和五音立天時正人位焉 筩與筩同鑄黃鍾太呂並十二鍾以應十二律每月氣至則葭管飛灰以應之

命隸首作筭數 即九章筭法 以率其羨要其會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

作內經

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盪之於外喜怒攻之于內夭昏凶札君民代有乃察五氣 溫涼寒燥濕也 立五運 謂甲己土乙庚金丙辛水丁壬木戊癸火也 咨于

先蠶

作咸池

制衣裳以象天地

岐伯而作內經定本草復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脈息巫彭桐君處方餌而人得以盡年

始教民蠶

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育蠶治絲以供衣服由是民無皴瘃之患後世祀為先蠶 皴七旬切皵也瘃陡玉切手足中寒瘡 云皴瘃音波祝

作咸池樂

命太容作承雲之樂命曰咸池 樂記云咸池備矣蓋深贊帝總也

始制衣裳

帝作冕旒充纊 冕之言俛也後仰前俯主于恭也旒垂玉以蔽目纊充耳以塞聰 為玄衣黃裳以象天地之正色旁觀翬翟 翬呼回切 翬翟雉也 草木之華乃染五采為文章以表貴賤

始作宮室

上古穴居木棲帝立宮室棟宇之制遂作合宮 即明堂 祀上帝棲萬靈布政教焉復營城築邑重門擊柝以禦暴客

畫野分州

引重致遠而天下利

始作器用

命甯封爲陶正赤將爲木正以利器用作杵臼而穀粟始鑿作釜甑而民始粒作飪而民始飲以烹以魚以爲醴酪津有橋梁行有屐屩死有棺槨而天下利矣（屐木爲之屩皮爲之）

揮作弓夷牟作矢以威天下岐伯作鼓吹鐃角靈鞞神鉦以揚德建武（鼓吹馬上之聲鐃似鈴無舌角吹器也鞞馬上鼓鉦銅鐃也）

命共鼓化狐二臣（名）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不通

邑夷法斗之周旋魁方杓直以攜龍角作大輅（天子所乘之車）以行四方由是車制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而天下利矣

始制貨幣

范金爲貨制金刀立五幣以利國用（范以模鑄金也○貨賓於金利于刀名錢爲刀者以其利于民也○五幣珠玉爲上黃金爲中刀布爲下）

畫野分州

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遂經土設井立步制

地著而數詳

鳳凰生庭

畝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分八宅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分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而數詳（著直畧切猶言土著也謂著土地而有常居非隨畜牧遷徙者也）

鳳凰生於庭鳳凰巢於阿閣麒麟遊於苑囿（有草生于庭佞人入則指之名曰屈軼）

帝採首山之銅（首山在開封府襄城縣）鑄三鼎於荊山之陽（在河南府閿鄉縣）八月既望鼎成帝崩在位百年壽百十有一

歲葬橋山（在延安府中部縣北）其臣左徹感思取衣冠几杖而廟祀之帥諸侯群臣歲時朝焉子玄囂立是爲少昊金天氏

外紀謂帝得仙術嘗陟王屋受丹經登崆峒訪廣成以道歷鴻隄而茹神芝

又曰黃帝鑄鼎鼎成有龍垂髯下迎帝騎龍上天群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髯髯拔墮弓仰攀莫及抱弓而號因名其地

辨惡德兒

曰冉湖弓曰烏號

帝四妃二十五子元妃西陵氏女曰嫘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節生休及清三妃彤魚氏女生揮及夷彭四妃曰嫫母貌惡德充生蒼林禺陽其裂爰子十六人共二十有五其得姓者十四人別爲十二姓曰祈巳滕箴任荀僖姞儇依二姬二酉及有虞氏有天下封帝後爲侯伯者十九人焉○後蒼林生始均是爲

北狄之祖

北狄之祖

文明之漸

胡雙湖曰伏羲神農二聖人去洪荒之世未遠也其風猶爲朴略至黃帝之世實爲文明之漸故昔之穴居野處者今始有宮室昔之汙尊杯飲者今始有什器昔之結繩而治者今始有書契文字昔之皮革蔽體者今始有冠冕章服其諸制器利用難以枚舉駿駿乎非復前日朴野之俗矣

六術律曆爲要

六術之中律曆爲要曆以斗柄建寅春正月爲歲首律以黃鍾之宮聲發於自然爲十二律之本度量權衡之所由出三者（指度量權衡而言）合律然後措之天下田可分祿可均禮可制樂可作故律也者萬事之根本也其通變而使不倦神化而使民宜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如此至和氤氳群生安樂鳳凰巢阿麒麟遊郊盛矣五帝之世也

[illegible]三昔之未 三者合律 然後措之天下 律者萬事之根本

少昊金天氏

名摯姓巳黃帝之次子玄囂也母曰嫘祖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祥而生帝初國於青陽因號青陽氏以金德王遂號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都曲阜（昌意行劣不似遷居若水故立玄囂）

癸卯元年少昊即位

以鳥紀官

以鳥紀官

適鳳凰至因以鳥紀官祝鳩氏爲司徒雎鳩氏爲司馬鳲鳩氏爲司空爽鳩氏爲司寇鶻鳩氏爲司

事

作大淵樂

作大淵樂以諧人神和上下是曰九淵

九黎亂德 黎氏九人皆少昊諸侯

少昊氏衰九黎亂德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惑以怪家爲巫史民瀆于祀災禍薦至

周靜軒曰此異端簧惑之始雖天道小變亦人君失德致之也

帝在位八十四年壽一百歲崩葬於雲陽故後世又曰雲陽氏 雲陽山名在兗州曲阜縣

兄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顓頊 顓音專頊音旭

顓頊高陽氏

姓姬祖曰黃帝父曰昌意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是爲女樞感瑤光貫月之祥生帝于若水 在四川潼州 年十歲佐少昊二十即帝位以木德王初都衛遷高陽 今保定府高陽縣 故又號高陽氏

丁卯元年顓頊即位

命重黎治神人

自少昊氏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 混處 帝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 南正春官名重司天謂治曆明時之類屬神謂祀典以賤屬之也 北正黎司地以屬民 北正夏官名黎司地謂度地居民之類屬民謂明政教以聯屬之 使絕地通天無相侵瀆 神不侵民民不侵神 革九黎之亂神人不雜萬物有序民安其生焉

始以民事紀官

以少昊之四子重該修熙實能金木及水乃俾重爲木正曰句芒該爲金正曰蓐收修熙相代爲水正曰玄冥又以炎帝之子爲土正曰句龍而帝之子爲火正曰祝融是爲五官

始作曆象以建寅月爲元

地純陰凝于中天浮陽轉施于外周旋無端其體渾渾帝始爲儀制驗其盈虛升降制曆以孟春爲元故後世稱帝爲曆宗

建九州

帝靜淵有謀

又作承雲之樂（黃帝作承雲之樂故曰又作）

建九州（雍荊豫梁冀青徐兗揚）

帝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載行也言行四時也）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即禮所謂鬼神以爲徒也）治氣以敎化（治理四時五行之氣以敎化人民也）絜誠以祭祀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蟠木（東海中有山名度索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砥平也四方皆平而服屬）

在位七十八年崩壽九十七歲葬濮陽（在東昌府）少昊之

八愷

孫嚳立帝娶鄒屠氏女生騶明蒼舒隤敳（音愷）檮戭（音尹）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自蒼舒至叔達所謂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愷

○騶明姒姓生伯鯀伯鯀生禹是爲夏后氏○

又娶勝濆氏女生卷章卷章娶子曰窮蟬其不才子曰檮杌卷章生黎及回代爲祝融於高辛之世

回生陸終終生子六曰樊曰惠連曰籛鏗曰會人曰曹姓曰季連樊封於昆吾籛鏗封於彭是爲彭祖自堯歷夏商周壽八百丧四十九妻生五十四子其孫元哲封于韋是爲豕韋昆吾豕韋當夏之世代爲侯伯季連芊姓其後爲楚○

自少昊至周皆出黃帝秦楚趙亦其裔也

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蟜（音兆）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是爲有虞氏○帝之裔孫曰女修生大業大業生大費是爲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舜賜姓嬴氏其長子曰大廉其後爲秦爲趙（自少昊至周皆出黃帝秦楚趙亦其裔也）

作六英

帝嚳高辛氏（嚳音谷白虎通曰嚳者極也言其能劳極道德也）

帝名夋（音乙史記作岌山高貌）姓姬祖曰少昊父曰蟜極

蟜極少昊冢子不在帝位帝生而神靈年十五佐顓帝受封於辛故號高辛氏年三十代顓帝爲天子以木德王色尚黑都于亳（今河南偃師縣）

乙酉元年帝即位

作六英樂

命咸黑典樂倕作鼙鼓鍾磬吹苓管壎篪名曰六

脩身而天下服

英（言天地四時六合之英華也）

帝普施利物不私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

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其色

郁郁（郁郁猶穆穆也）其德嶷嶷（嶷鄂力反高也）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執

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服從

帝在位七十年崩壽一百五歲葬頓丘（在大名府清豐縣）

帝四妃元妃有邰姬女曰姜源與帝禋祀上帝

而生稷（為周始祖）陳鋒氏女曰慶都有赤龍之祥孕

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為唐帝）有娀氏女曰簡狄

祈于高禖有飛燕之祥而生契（為商始祖）娵訾氏女

曰常儀生子摯摯最長嗣帝位

胡五峯曰姜源禋祀上帝帝歆其祀而錫以嗣

此循理之可信者也至謂慶都受龍精而生堯

簡狄吞燕卵而生契此特指祥兆耳非實有其

事也西漢薄太后有蒼龍據腹之祥而生文帝

遂將謂薄太后與龍交乎

八元

廢立之始

帝嚳子十人曰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

叔豹季貍所謂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

謂之八元其不才子曰實沈閼伯

廢帝摯（與少昊同名舊史未列帝紀）

乙未元年帝嗣立荒淫無度不修善政君九年（至癸卯年）

諸侯廢之而尊堯為天子

史曰此人君廢立之始也諸侯群會而行之則

大公至正矣知此義者其惟伊尹乎

孔曰帝摯既立雖荒淫無度儼然天子也乃昔

史亢以亢繼嚳將書此九年甲子于何帝之紀

乎今以摯續嚳統系明矣

五帝紀

帝堯陶唐氏（堯帝名。諡法翼善傳聖曰堯。非是周時始有諡，前此未嘗有也。）

堯本姬姓，嚳之子，摯之弟也。母陳豐氏，女名慶都，孕十有四月，至高辛丁亥歲生堯于丹陵。祈生時，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長孺之家，故從母所居姓伊；後徙祁，故又以祁為姓，謂之伊祁氏。年十三佐摯，封祈，封於陶；年十五改封唐，故又號陶唐氏。年十八代摯為天子，以火德王，色尚

白。都于平陽之安邑（即今安邑縣）。

甲辰元載，帝即位（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載取萬物更始也，歲取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禾穀一熟也）。

堯仁如天

帝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就日甚愛也，望雲甚勞也）。

治曆象

治曆象（曆記數之書，象觀天之器）。

命羲氏和氏治曆象，授人時。羲仲居嵎夷，理東作，以殷仲春；羲叔居南交，理南訛，以正夏至；和仲居昧谷，理西成，以殷仲秋；和叔居朔方，理朔易，以正冬至。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曆草

時有草生于庭，日蓂莢，月一日生一莢，十五以前日生一莢，十五以後日落一莢，月小盡則一葉厭（乾也）而不落，觀之可以知旬朔，故又名曆草。

置敢立木

置敢諫之鼓，立誹謗木

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立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

龜曆

戊申五載，南夷越裳氏獻神龜（越裳在交趾南）。南夷有越裳氏重譯來朝，獻神龜，蓋千歲，方三尺餘，背有蝌蚪文，記開闢以來，帝命錄之，謂之龜曆。

庚戌七歲，麒麟遊於郊，鳳凰巢於阿閣，藪鳩久逃於絕域。

乙卯十二載，巡狩方嶽（方嶽謂五方之嶽，東泰山，南霍山，西華山，北恒山，中嵩山）。

帝周流五嶽，存鰥寡，賑荒札。一民饑，曰我饑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一民罹辜，曰我陷之。故民戴之如日月，愛之如父母，不賞而勸，不怒而治。

舜生

康衢童謠

定天下道里遠近廣狹之名

甲申四十一載黃帝之後瞽瞍生子舜於諸馮後居嬀汭

按舜生姚墟因生爲姓故姓姚居嬀汭後世或因居嬀而爲嬀姓非舜有二姓也諸馮嬀汭皆在河中府河東縣嬀水源出首山入西河孟子以舜生諸馮爲東夷之人蓋對文王西夷而言猶言東方西方爾故曰地之相去千有餘里蓋自河中至岐周千餘里也而說者指齊之歷山濮之雷夏則舜側微耕漁之地蓋因孟子之言而附會之也

癸巳五十載帝遊於康衢觀於華

帝治天下五十載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兆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問左右不知問外朝不知問在野不知乃微服遊于康衢聞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節之辭）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此樂道之辭蓋相忘于聖化而不知爲之者也）又觀於華（即西嶽在西安府華陰縣）華封人（名官）曰嘻請祝聖人使聖人富壽多男子帝曰辭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何辱之有（此甚愛之辭）

華封三祝

徐廷桂曰人君舉動係宗社安危本不可不愼而帝堯亦微服出遊毋乃大損威重且開後世微行之漸乎唐李白曰白龍改常服偶被豫且制萬乘愼出入栢人以爲識漢高祖嘗遭此一阨矣有天下者尚三復之

戊戌五十五載六月六日顓頊子崇伯鯀生子禹于道石紐鄉

舜孝聞

癸卯六十載虞舜以孝聞

舜母死繼母生象瞽瞍惑於後妻並少子常欲殺
舜舜盡孝悌之道曰蒸蒸篤謹二十以孝聞耕於歷
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歷山在河東漁於雷澤雷澤之人
皆讓居雷澤在濟南府陶於河濱河濱之器不苦窳苦窳麄也
音宇鈹景如今濟南有陶丘亭作什器於壽丘什器人家常用之器壽丘在魯東門
之北就時於負夏就時猶逐時也負夏今東昌府夏津縣所居成聚二
年成邑三年成都

舜嘗遊歷山見鳥飛思親歌曰陟彼歷山兮崔
嵬有鳥翔兮高飛騫鳩兮徘徊河水洋洋兮
清冷深谷鳥鳴兮嚶嚶設罥張罝兮思我父母
力耕日與月兮往如馳父母遠兮吾將安歸

舜嘗遷負夏至鄧之墟有秀士七人曰雄陶方
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宇靈甫皆不辟而至謂
之七友既受禪七人逃去
陳明卿曰所謂天下之士多就之也

鄧墟七友

命鯀治水

甲辰六十二載命鯀治水

時洪水為災十年九潦懷山襄陵黎民昏墊帝問
群臣舉能治水者四岳舉崇伯鯀帝曰鯀方命圮
族方逆也圮音痞敗也言逆命敗族也不可用錄曰試可乃已帝用
之戒曰欽哉鯀翦洪水九載績用弗成
問四岳薦鯀治水堯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何歟
蘇潁濱曰舊謂四岳薦鯀于堯堯知鯀不可用
而屈於四岳民被其害者九年後世疑之知其

不可用而用之不仁屈于四岳不能伸不智夫
水之為害不可一日不治而人之知治水者雖
聖賢有不能也是以堯舜皆不能自治得禹而
後濟方禹之未見也天下言治水者莫如鯀棄
鯀而不試是不仁也斯堯所以用鯀歟
金仁山曰當是時舜禹未興在廷諸臣其才無
出鯀右者人皆知鯀之才足以集事惟聖人知
其剛悻違衆易于敗事乃戒其所短用其所長

欽者心法之要

以欽哉勉之夫欽者心法之要萬事所由成也
以鯀之才加以敬謹何患無成惟其忽不務此
輕視慢言訖潰於成然則帝因將全鯀之才而
鯀則棄帝之命矣天下之以才自負而忽不加
謹祇以取敗者寧獨鯀哉

成敗之由以此

又曰經稱鯀堙洪水傳稱鯀障洪水經稱禹夾
九川孟子稱禹疏九河然則鯀之治水也障之
禹之治水也導之其成敗之由以此後之治水
者可以鑒矣

繳風射日

繳風射日

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又有大風猰貐（猰古八反貐音俞[illegible]訣也）封豨脩蛇（封大也豨豕也脩蛇長蛇也）皆爲民害帝使羿
繳大風于青丘之澤（大風風伯天神也能壞人屋舍青丘地名在青州府安樂縣繳大風者以繳繫矢射殺風伯也）上射十日下殺猰貐斷脩蛇于
洞庭擒封豨于桑林萬民悅服
趙雪航曰帝德之光被四表而格上下舉天地
間盡在春風和氣中矣豈有十日焦禾之變乎
至若射日之說尤爲謬甚夫日在天本無窮際
人雖有千鈞之力所射不過三五百步豈能及
之且日火也雖中安能滅之世稱桀紂之惡射
天快地高宗之德能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救
日而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此蓋
荒唐之言斷非實事學者可不察乎

舜於虞

癸亥七十載徵舜登庸

帝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子九男二女長子丹朱
不肖乃求賢自代群臣咸舉舜帝亦聞之於是徵
舜得舜於服澤之陽問曰我欲致天下爲之奈何
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

事天任地於人

曰奚事曰事天曰奚任曰任地曰奚務曰務人曰
人之情奈何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
衰於友人之情乎若夫從道則吉反道則凶猶影
響也帝將遜以位先察其才能以二女娥皇女英

勢中

舉八愷八元

堯舜以德率二女皆執婦道帝賢之歷試諸艱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乙卯七十二載命舜攝位

帝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承帝命命八愷主后土以揆百事八元布五教於四方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音皚)檮戭(檮音稠 戭音演)大臨龐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天下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堯未及舉舜于是舉之

流四凶族

帝鴻氏(黃帝)有不才子號曰渾沌(不開通貌 即驩兜也)少昊氏有不才子號曰窮奇(共行窮其奇 即共工也)顓頊氏有不才子號曰檮杌(惡獸名 即鯀也)縉雲氏有不才子號曰饕餮(貪財曰饕貪食曰餮 即三苗也)謂之四凶堯未能去舜皆投于四裔(殛鯀于羽山東裔放驩兜于崇山南裔流共工于幽州北裔竄三苗于三危西裔)

程明道曰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帝舉舜於匹夫之中而投之位則共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得以因其

迹而誅之也

命禹治水

三過其門不入

命禹治水

鯀既治水無功殛之於羽山乃命其子禹爲司空使治水禹傷父功不成愛殛勞身焦思首自帝都冀方次兗次青次徐次揚次荊豫梁雍居外十三年三過其門不入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焚烈山澤驅龍蛇鳥獸奏庶鮮食以救民饑暨稷播種奏庶艱食懋遷有無以利民用(乘四載謂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

齊七政　不考者兩考器齊者　以差

山行乘欙也隨也刊木通障蔽開道路也鮮食曰鮮擒禽之狗民尚艱難故曰鮮食懋勉也民徙有于無以養假之故曰懋遷有無○補註欙音纍栿爲如其在行泥上檋音菊鉄爲似錐長半寸施履下上山不蹉跌也

丙辰七十三載舜攝政之元載帝老正月上日薦舜於天舜

受終於文祖堯之祖廟以攝位告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心月在是也璿美玉也璣機也設機使動所以象天體之運轉也以玉爲箭衡而設之所以窺璣而測七政之運行也七政日月金木水火土也日月五行運行于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天有不齊之運歲久自差器爲一定之測無時相左故不考者兩考器齊者使在天與在器合而不差也察而齊之俱爲歲差非堯時有湮廢而舜始整頓也舜初攝位首察璣衡蓋以曆象授時爲政所當先也

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宗尊也六宗日月星辰寒暑水旱也六者皆天神故次于上帝○受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使知承天統地有歸也

輯五瑞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輯斂也舜徵斂之也瑞信也公執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于天子天子徵之以冐其圭而辨其眞僞也舜偶在詢察之前非即爲詢察也既見之後審知非僞則又班還其瑞以與群后正代有之始也○上

明試以功　作大章　神龜洛　告成　封山濬川

節是君受命于天此節是臣受命于君

丁巳七十四載舜巡狩方嶽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脩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敷

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五器即五禮之器禮必有器如者使尊卑等級不爭其虞也○五載之內天子巡狩者一諸侯來朝者四

己未七十六載制五刑

庚申七十七載作樂名曰大章

辛酉七十八載神龜負文出於洛洛水名在河南府城南

禹治水時神龜負文列于背有數自一至九禹因

而第之以成九類

癸亥八十載禹治水功成

禹乃行相地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于是水害

皆息四隩可居帝錫禹以玄圭告其成功

甲子八十一載分十二州封十二山濬川中古地止九州禹治水之後舜始分爲十二州分冀東恒山之地爲并州東北爲幽州又按青州之北遼東等處爲營州而冀止有河內每州封表一山爲之鎮以鮮經或揚會稽荆衡山豫華山青沂山兗岱山雍嶽山內

醫無閭冀霍山并恆山又深
濬十二州之川以防水患

封禹於夏賜姓姒氏 夏今平陽府夏縣

封契於商賜姓子氏 商今西安府商州是為商始祖

封棄於邰號曰后稷賜姓姬氏 邰今西安府武功縣是為周始祖

封四岳於呂 共工從孫 命為侯伯總四方諸侯之事賜姓曰姜別氏曰呂 呂故城在南陽府城西

加賜伯益賜姓嬴氏 此秦趙之祖

癸未一百載 舜攝政二十八載 帝崩壽一百十七載因遊陽城而死葬焉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舜與天下終帝三年之喪避帝子丹朱於河南之南天下朝覲訟獄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舜不已即帝位

帝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胡雙湖曰書稱帝德曰欽明文思帝之心法也允恭克讓帝之身法也欽存于中恭見于外遜

敬為聖學始終之要

聖經明德二字實自堯發

大學八條目亦始於此

中庸九經亦始於此

開萬世聖學之源

為聖學始終之要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身修而家齊矣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家齊而國治矣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國治而天下平矣聖經明德二字實自堯典發之大學八條目亦始于此不但此也中者天下之大本事事物物莫不有一中道舉天下以與人大事也而授受之際不過曰允執厥中聖經中之為義亦自堯發之中庸九經亦始于此然則開千萬世聖學之源堯之功不鉅乎道散於三極之間所望于聖人者裁成天地之道以立人極云爾

堯立百年除舜攝政二十八載作七十二年舜

帝舜有虞氏 舜帝名

舜姓姚氏黄帝八代孫也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舜生而醇篤二十以孝聞三十登庸堯使攝行天子事自丙辰攝政尾二十八年又自癸未服堯喪三年避位河南而天下歸之乃踐位號有虞氏 瞽瞍姓媯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故舜姓姚氏其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非真無目也

按史紀帝王世次昌意曾孫敬康與堯四從兄弟爲舜高祖則舜爲堯四世從孫與堯同時堯以二女妻之是舜以曾祖姑爲妻也已若可疑禹與堯亦四從兄弟舜亦禹四世從孫乃先受堯之天下而後授之禹禹遂郊堯而宗舜倫叙不幾顛倒乎又契十四世爲湯棄十五世爲文王湯與文王隔六百年爲叔侄萬無是理然則太史公帝王世紀未足爲據也

甲申元載 即攝政之二十九年承堯崩之次年也 舜循攝政居帝喪

乙酉二載 即攝政之三十年承堯崩之三年也 舜循攝政居帝喪 喪畢舜避帝子丹朱於河南之南天下歸之不得已乃反中國即位

丙戌三載春正月元日舜格於文廟即位以土德王色尚赤都蒲坂 即今山西蒲州

按舜改元之年或謂當以甲申或謂當以丙戌迄今紛紛未有定論孔熙恐之甲申乙酉二載舜雖避位弗居然而天命人心已歸之是即受命之年也如必以即位之年爲元將置甲申乙酉二載于何帝之紀乎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又曰舜五十載陟方乃死于甲申改元之數適符考之古揆之心可以無疑矣夏禹做此

明目達聰

帝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詢於四岳咨十二牧

命九官

命九官

禹爲司空宅百揆棄爲后稷敎稼穡契爲司徒敷五敎皐陶爲士明五刑垂爲共工理百工益爲虞

虞賓　建學　養老　彈琴而天下治

治山川伯夷為秩宗典三禮夔典樂次出于龍作
納言出納帝命
封堯子朱于丹淵（即丹水在南陽府內鄉縣）
初堯讓天下於舜處子朱於丹淵為諸侯至是封
朱以奉堯祀謂之虞賓示弗臣也
封弟象於有庳（即今陝西道州一曰在湖廣永州府零陵縣）
建學
大學曰上庠在西郊小學曰下庠在國中祀先聖
先師皇而祭（庠者養也養弟子使成德也皇冠名）
始養老
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供舉燕禮服深衣
（燕名一獻升皆坐飲至醉以旦勝也）
丁亥四載彈琴而天下治
帝恭己無為彈五絃之琴（初制宮商角徵羽五絃後加文武二絃為七）
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
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作九招　立考績　帝德撫及四夷

南風和煦故能解民慍南風長養萬物故能豐
阜乎財或曰舜都蒲坂解州北風至則捷涼而人
怡悅其地有鹽池非南風不凝結而民
無所資故舜歌南風須其解慍阜財也
庚寅七載作九招樂（招音韶）
帝以夔為樂正命作九招之樂百獸率舞鳳凰來
儀重黎欲益求人帝曰樂天下之精得失之節夔
能和之以平天下一而足矣
乙未十二載立考績法（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
帝德撫及四夷
是時地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阯北發（索隱曰一句）
西戎析枝渠廋氏羌（一句）北山戎發息慎（一句）東長
鳥夷（一句）四海之內咸戴舜之功（索隱曰此言帝德撫及四夷故先以撫字總之交阯南方國名北發當云北戶南方有地名北戶北發是北方國名今以北發為南方之國誤也此文省畧四夷之名錯亂西戎上少一西字山戎下少一北字長字下少一夷字按大戴禮有云鮮枝渠廋則此析枝即是鮮枝蓋析音相近而誤傳耳息慎或謂肅慎東北夷也一云狄之名古書不少皆同息字宜讀如字又大戴有云長夷則長是夷號蓋長夷也鳥夷也當是兩種夷人〇今考定當云南撫交阯北戶西西戎鮮枝渠廋氏羌北山戎北發息慎東長夷鳥夷）

作歌

己亥十六載帝作歌

時景星出卿（音慶）雲興百工相和而歌帝乃倡之曰

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在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於一人

景星大星也狀如半月卿雲即慶雲天文志曰若烟非烟似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此和氣也

命禹攝政

丁巳三十四載命禹攝位（禹攝政之元載）

帝之子商均不肖於是命禹攝位禹讓於皋陶帝曰毋惟汝諧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十六字萬世心學之要

胡一桂曰此十六字實萬世心學之要

戊午三十五載（禹攝政之二載）春正月朔旦禹受命於神宗（虞禹也）率百官若帝之初

金仁山曰按禮稱有虞氏宗堯則神宗堯廟也左史稱舜之子孫乃更郊堯而宗舜此說非也當是時郊堯而宗舜附三聖揖遜以天下相傳祀以為宗以有天下之大統也自夏后氏子孫繼世以有天下商周征伐以有天下固異於是而諸儒之說亦大謬矣

敘九疇

命禹敘洪範九疇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舞干羽而有苗格

辛酉三十八載（禹攝政之五年）有苗格

有苗昏迷弗恭帝命禹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益贊於禹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癸酉五十載帝崩於鳴條壽一百有十歲禹率群臣百姓終帝三年之喪避舜子均於陽城天下不歸均而歸禹禹不得已乃即位

世傳帝南巡崩於蒼梧之野歸葬於零陵之九

疑此說可疑夫舜既禪位於禹命攝天子事矣胡爲又自遠巡南裔即有此行而崩于彼禹既宗舜矣胡爲聽其遠葬而不遷葬于北都也揆之情理俱非矣孟子不云乎舜卒於鳴條此一大証佐也按湯與桀戰於鳴條則去中原不遠家語五帝德篇曰舜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葬馬何孟春註云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蒼梧非

九疑之蒼梧也以家語方岳言之耳書或遺岳字是說足破千古之惑

帝攝政二十八年居堯喪暨在位又五十年共治天下七十八年除禹攝政十七年作六十一年算

按舜治天下規模事業大抵在攝政時以帝堯尚在故繫於堯世若禹之事業多在堯舜之世

皇王史訂卷之三

三王紀

夏后氏 夏禹所封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也夏言后者舜帝也禹王也言后所以別帝也

大禹 甲戌踐祚 在位十年

禹字高密姒氏黃帝之玄孫崇伯鯀之子也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生禹堯時洪水滔天鯀治水無功殛死舜既攝位舉禹使續父業禹敏給克勤傷父功不成受殛乃勞

身焦思首自帝都冀方次兗次青次徐次揚次荆豫梁雍乘四載居外十三年三過其門不入左准繩右規矩以開九州通九道 九州之八道也 陂九澤 陂障也 度九山于是水患皆息九州攸同四隩可居堯乃錫禹玄圭告其成功舜既即位使禹爲司空宅百揆舜子商均不肖命禹攝政十七年舜崩禹避舜子于陽城天下歸之不得已乃踐位

執玉帛者萬國 作連山 立貢法

甲戌 九年 舜崩之次年即禹攝政之十八年 禹猶攝政居帝喪

乙亥 二年 舜崩之三年即禹攝政之十九年 禹猶攝政居帝喪 喪畢禹避帝子商均于陽城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者不歸帝子商歸禹禹不得已乃反中國即位

丙子 三歲春正月元日禹即位攻帝稱王改載稱歲

仍以建寅月爲歲首以金德王色尚黑都安邑 夏雖三王之首而王崩立之主祀之廟皆曰帝安邑縣名屬平陽府

封丹朱於唐商均於虞 唐縣名屬南陽府虞今歸德府虞城縣

會諸侯於塗山 承禹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塗山古侯國今爲鳳陽府

作易曰連山以艮爲首

立貢法

一夫受田五十畝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

建學

國學曰學大學爲東序在國中小學爲西序在西郊鄉學曰校祀先聖先師收而祭

養老

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但舉饗禮服燕衣

作大夏、 禹以五音聽治 十起三握髮

作大夏樂 夏大也言能大堯舜之德也

揭鐘鼓磬鐸鞀以求諫

王以五音聽治爲銘于簨簴曰教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常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恐其留吾門也一饋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

惡旨酒

古有醴酪酒一宿成者曰醴酪乳漿也 時儀狄作酒王飲而甘

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遂疏儀狄絕旨酒

疏儀狄 任皐陶益以國政 薦益於天 鑄鼎象九州

任皐陶益以國政

丁丑四歲皐陶薨薦益于天

己卯六歲鑄九鼎

初舜分天下爲十二州禹復爲九州收天下美銅鑄爲九鼎以象九州圖各州地理貢賦諸法制以示久遠

庚辰七歲巡狩

下車泣罪

黃龍負舟

視龍猶蝘蜓

戮防風氏

王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爲痛之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王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王仰天嘆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余何憂于龍龍猶蝘蜓須臾龍俛首低尾而去（蝘音偃蜓音廷在壁上曰蝘蜓在艸上曰蜥蜴）

癸未十歲會諸侯于會稽

上巡狩江南會諸侯于會稽防風氏後至戮之（會稽山名其山本名茅禹王巡狩登山會諸侯計功因名爲今浙江會稽縣是防風國名今湖州府是防風氏身橫九畝其骨節專車按國語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聘發幣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

王崩于會稽（壽一百歲塟會稽蒂葛桐棺穿壙七尺上無瀉泄下無即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

柯立堂曰余閱往牒見先儒胡氏論禹曰禘黃

即釣臺以享諸侯

而郊鯀心竊惑之及觀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堯乃發一唱曰胡氏之論其有據與而不知其說之非也蓋鯀固夏后氏之父也夏后氏之天下受于舜非受于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夫鯀以治水績用弗成而舜殛之羽山天下咸服則鯀天下之罪人也故舜之刑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討天下之罪人天下

之至公也禹既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鯀非也天之殛鯀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逆于舜又逆于天天其弗享夏后氏之郊矣禹聖人也而敢爲是哉祭法之言非也然則禹之于鯀也如之何曰廟以祀之而已何必郊

十啓（初禹薦益于天七年亦若舜之薦禹而禹子啓賢益避啓于箕山之陰天下朝覲訟獄者不歸益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啓乃即天子位甲申嗣立在位九年）

甲申元歲王即鈞臺以享諸侯（今鈞州陽翟縣有鈞臺陂）

有扈

丙戌三歲伐有扈扈國名今西安府鄠縣

時有扈氏無道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三正子丑寅也王召

六卿往之大戰于甘不勝六卿請伐之王曰不可

吾地非淺民非寡也今茲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

善也何以伐爲于是班師琴瑟不張鐘鼓弗考不

因席不仍味親親長長尊賢委能期月而有扈服

滅之

胡雙湖曰帝啓嗣位之初何爲遽有有扈氏之

變也唐孔氏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是以不服

今觀甘誓數罪之辭不過曰威侮五行怠棄三

正而已其不奉正朔之意可見也夫子定書而

存此篇想見啓之奮發有爲且著有扈氏不臣

之罪而帝王升降之機世變之一會從可識矣

因以爲

以鈞均爲賓

[illegible]七歲獻犧牲祠之

丁亥九年王崩

啓崩太康　於河

五子歌

本固邦寧

朽索馭六馬

王太康啓子啓已崩立在位二十九年

辛亥十九歲王居陽夏今開封府太康縣

王畋于洛表洛水源出西安府洛南縣十旬弗歸羿距于河王

居陽夏厥弟五人作歌五章以怨之名曰五子歌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

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

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

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

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

乃底滅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其五曰嗚乎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

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愼厥德雖悔可追

命胤侯掌六師

後丁居陽夏十歲而逾羿立其弟仲康

仲康 太康弟壬戌嗣立在位十三歲

壬戌元歲命胤侯掌六師

胤侯[illegible]羲[illegible]

癸亥二歲命胤侯征羲和

羲和沈亂于酒至于日食大變尚罔聞知王命胤侯征之

林之奇曰羿之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首命胤侯收其兵權

羲和雖沈湎于酒其罪尤在黨惡于羿故胤侯承命以剪羿羽翼所以終仲康之世羿不得逞使仲康盡失其權則羿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敢耶

王居商丘

王相 仲康子乙亥嗣立為羿所逐居商丘二十八歲故浞弒

乙亥元歲王居商丘 今歸德府

[illegible]

時权歸后羿王為羿所逐居商丘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羿因篡夏自立 斟灌故城在青州府壽光縣斟鄩故址在萊州

[illegible]濰縣

寒浞殺羿

壬午八歲寒浞殺羿

初羿遷于窮石號有窮氏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龍圉而用寒浞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娛羿于田乃殺羿自立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

夏遺臣靡奔有鬲氏

夏遺臣靡奔有鬲氏 國名

后緡奔歸有仍

壬寅二十八歲寒浞弒王于商丘后緡歸于有仍氏

寒浞篡夏

浞使澆滅斟灌斟鄩氏弒王后緡有仍國君之女方娠奔歸有仍浞遂篡夏自立處澆于過處豷于戈而夏絕為寒

孔曰后相乙亥元歲羿雖篡夏自立然后相猶在商丘故紀后相者尊正統也至壬寅二十有八祀寒浞弒后相于商丘則夏統中絕矣至壬午少康中興中間浞共竊位三十九年而舊史猶目夏紀特謂此三十九年本何王之正朔乎

□□不容於篡弒而紀事不可不實今自癸卯
至辛巳分註浞年于甲子之下而別以僞句一
字之誅禀鈇斧鉞凛乎無忝史之譏而亦不倍
春秋之義矣

少康生有仍

僞浞附 自癸卯至辛巳浞共篡位三十九年

癸卯 僞浞一年 相后緡生少康于有仍

孔曰篡亂中絕天地大變故少康甫生而即是
表在仍者竊取春秋公在乾侯之義以見天人
不忍夏統之絕冀主一出惟恐不得一日而速
膺天命也

少康奔虞

甲子 僞浞二十二年 夏少康自有仍奔虞

時少康爲仍牧正浞使其臣椒求之逃奔有虞爲
虞庖正虞君思妻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
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謀中興焉

布德兆謀

二姚虞君二女綸即今平陽府榮
可謂方十里曰成五百人爲旅
少康后緡遺腹子在二十二歲

壬午元歲 少康四十歲 夏遣臣靡與師討浞伏誅奉王踐
天子位王命臣女艾殺澆于過命太子杼殺豷于戈
夏道復興諸侯來朝

張南軒曰靡與有鬲氏有仍氏皆佐少康以有
爲者也若使少康之君臣此數十年中不忍而
欲速則身且不免而況國乎惟其潛也若深淵
之蛟龍故其發也若陽春之振動惟其時而已
胡五峰曰少康靡鬲與人臣子哉志在討賊伸
大義于天下非圖富貴也故受困厄而不渝瀕
死亡而不怠兢兢業業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
元兇不失舊物嗚呼此真可謂中興者矣故唐
虞世南論歷代中興之主以少康爲魁歷代中
興之臣以靡鬲爲魁

經營四十年

中興以少康爲魁

李燊曰少康之興勲臣有五靡一有鬲氏一有
仍氏一虞思一女艾一或協力助謀或保主籍
皆其勲臣也

封庶子無餘于越

禹葬會稽少康恐禹墓絕祀乃封無餘於越以祀禹墓

王杼 少康子甲辰嗣立在位十七歲

杼能帥禹之道

王能帥禹之道

傅愈山曰少康生長艱危備嘗險阻卒成再造之功信爲中興之令主后杼遭家不競與先主共歷艱險計其用師之年纔弱冠而已英毅之

英毅之氣可想見

氣藹可想見及其即位又能帥禹之道杼亦英主也哉

王槐 杼子辛酉嗣立在位二十六歲

王芒 槐子丙辰嗣立在位十八歲

王泄 芒子乙巳嗣立在位二十六歲

王不降 泄子辛酉嗣立在位五十九歲

王扃 不降弟庚申嗣立在位二十一歲

王廑 扃子辛巳嗣立在位二十一歲

王孔甲 不降子廑諸兄弟壬寅嗣立在位三十一歲

劉累豢龍

壬寅元歲賜劉累曰御龍氏

王好鬼神之事肆行淫亂時天降二龍有雌雄王不能食陶唐氏之後有劉累者學擾音柔龍于豢龍氏能飲食之王嘉之賜氏曰御龍龍一雌死潛醢以食王王饗之旣而使求之累懼而遷于魯今汝州魯山縣

熊勿軒曰四靈之物莫靈于龍飛騰變化莫可

測其升降之際雷電風雨助其神威孰敢近之若可擾豢則與牛馬犬羊無異矣或者有異物肖龍狀故得豢之若以爲眞龍則吾不信也

履生

戊辰二十七歲商主癸生子履是爲成湯

王皐 孔甲子癸酉嗣立在位十一歲

王發 皐子甲申嗣立在位十九歲

王履癸 發子即桀也癸卯嗣立在位五十二歲乙未湯放于南巢後三年丁酉死于亭山

趙良教王無道

癸卯元歲趙良教王無道

周道之興自此始

嬖妺喜

脯林酒池

王入其宮見淫虐傷百姓有賢良者教士無道勸以
貪虐入于顫（音戰）怨而悲之

甲子二十二歲公劉遷于豳（今西安府邠州）

初舜封后稷于邰稷之子孫實世稷官以服事虞
夏傳至不窋値夏道衰失其官竄于戎狄之間再
世至公劉乃徙都于豳復修后稷之業周道之興
自此始

乙亥三十三歲伐蒙山有施氏進妺喜（蒙山在青州府蒙陰縣）

時王政日非諸侯或不朝王伐蒙山有施氏有施
氏進女妺喜王嬖之為瓊室象廊瑤臺玉床行淫
縱樂為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一鼓而牛飲者
三千人妺喜笑以為劇戲

戊寅三十六歲商主癸薨子履嗣立始居亳（自契以來凡八）
遷湯始居亳（今歸德府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

己卯三十七歲商湯進伊尹

之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三聘之尹乃就湯湯薦于

湯德及禽獸

解網

太史令終古奔商

夜宮

夏賢臣費昌歸湯

殺諫臣關龍逢

王自亳凡五適夏告以堯舜之道王終不聽尹復
歸亳（伊尹名摯力牧之後生陳留縣有空桑城後居伊水故曰伊至今陳留有空桑氏都呂氏春秋言尹母化為空桑尹生其中湯矣有莘城在河南府）

甲申四十二歲湯德及禽獸

湯出見人張網四面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
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解其三面更祝曰欲左
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
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歸之

者四十餘國

癸巳五十一歲太史令終古奔商

王鑿池為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朝終古執圖法
泣諫不聽遂奔商

夏賢臣費昌歸湯（昌先伯翳之子若木也其後為非子秦祖）

甲午五十二歲殺諫臣關龍逢囚商湯于夏臺

王不道愈甚關龍逢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
愛人故天下安而宗社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

囚湯於夏臺

放桀於南巢

皆不勝民怫湯君之德亡矣盡少俊予王曰於商

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不聽龍逄立而

不去王殺之商湯聞之嘆息使人哭之王怒囚湯

于夏臺已而釋之（夏臺獄名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圜丘秦曰囹圄）

伊洛竭泰山崩

民厭夏德因其自比天日怨曰時日何喪予及汝

偕亡是歲伊洛竭泰山崩

乙未五十三歲商湯放桀于南巢

桀荼毒百姓伊尹說湯伐夏救民桀奔于三朡之

國（兗州府定陶縣有三朡亭）湯從而伐之放于南巢（今廬州府巢縣）後

三年丁酉死于亭山

右夏始禹甲戌終桀甲午十四世十七王通寒

浞共四百四十一年

夏紀終

[illegible]此所次封商湯因以爲有天下之號至盤庚遷殷改號曰殷

成湯（王即位未嘗改元前在侯位十七年在王位十三年通計之則三十年矣）

名履一名天乙主癸之子契之後也初帝嚳次妃

簡狄祈于高禖有玄鳥之祥而生契契事唐虞爲

司徒教民有功封于商賜姓子氏契生昭明昭明

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

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

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娶扶都氏見白氣貫

月意感而生天乙是爲成湯湯事夏爲方伯伊尹

耕于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進于桀桀不能

用尹復歸湯因說湯以伐夏救民費昌爲御與桀

戰于鳴條（今安邑縣）桀師敗績遂放桀于南巢諸侯大

會湯退而就諸侯之位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惟

有道者可以處之可以治之湯三讓諸侯皆尊湯

于是即天子位以水德王色尚白都于亳（今歸德府境）

（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按史記曰從先王居）

乙未十八祀卽夏桀五十三歲春大誥天下反桀之事

丑月爲歲首歲曰祀

按湯之十八祀乙未桀猶在南巢後三年而始死于亭山是年卽大書改元者夏桀天命已絶也

金仁山曰建丑雖曰地統然月建順天而右行日月不及天而左會惟建丑之月月建在丑日月會于丑故天文以丑爲星紀蠶自是爲始以經綸十二次也湯之建丑豈無據哉

作易曰歸藏以坤爲首

封夏后氏之後于杞今河南杞縣

初置二相

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

事宗

王問伊尹曰古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何也對曰三公通天道參五事九卿通地理參三公大夫通人

三九卿列士明法度參大夫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是謂大順

是祀大旱

立助法

以六百三十畝畫爲井田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畝

建學

國學曰學大學爲右學在西郊小學爲左學在國中鄉學曰序祀先聖先師學而祭

養老

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俱以食禮服縞衣

制官刑

制官刑警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茲三風十愆卿士有

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湛額

作諸以自警

作諸罷之銘以自警

始作网取禽獸以奉宗廟

祀棄為稷

丙申十九祀大旱祀棄為稷

昔以農（炎帝子柱）配稷至是大旱欲變置社稷故廢農

祀棄

丁酉二十祀大旱夏桀死于亭山

鑄幣賑民

戊戌二十一祀大旱鑄幣賑民

時天大旱伊尹言于王發莊山之金鑄幣遍有無

于四方以賑救民命民是以不困

桑林禱雨

辛丑二十有四祀大旱湯禱于桑林雨（桑林今鳳陽府亳州）

時大旱七年大史占之曰當以人禱王曰吾所為

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

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為犧牲禱于桑林之

六事自責

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

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

苴行與讒夫昌與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正史全編曰大旱而以人禱必無之理也間有

殺不辜而致常暘之咎者矣未有旱而可以人

禱也史特設為是詞欲以著湯責躬之實耳其

實湯之責己與天之鑒湯者在平日而不在禱

雨之時也特以七年之後理與數相值而雨焉

耳後世人主不察一遇水旱徒紛紛于巫史則

斯言作俑矣

作大濩

作大濩樂

時大雨歲大熟天下讙洽遂作桑麻之樂名曰大

濩

烈祖

丁未三十祀王崩壽百歲葬濟陰廟號烈祖王不邇

改過不吝立賢無方

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已改過不吝立賢無方建中

于民克寬克仁兆民允懷（太丁太丁早卒次子外丙二歲仲壬四歲立太丁之子太甲）

太甲（湯之嫡孫太丁之子戊申嗣立在位三十三祀）

桐宮居憂

戊申元祀冬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祇見厥祖百官

總已以聽于冢宰伊尹明烈祖之德以訓王

王徂桐宮居憂湯墓所在今平陽府曲沃縣

王不明厥德敗度敗禮顛覆湯之典刑伊尹奉王

居桐宮曰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乃自攝政當

陽以朝諸侯

己酉二祀王居桐宮

伊尹奉王歸亳

庚戌三祀冬十有二月朔伊尹奉王歸亳

王居桐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伊尹乃以冕服

奉王復歸于亳

胡安國曰商以丑爲正其書始即位曰元祀冬

十有二月其書奉王歸亳曰三祀冬十有二月

朔則固未嘗改月也

咸有一德

伊尹作咸有一德

伊尹將告歸恐王德不一任用非人作咸有一德

明湯尹一德訓王

太宗

庚辰三十有三祀王崩廟號太宗

沃丁太甲子辛巳嗣立在位二十九祀

咎單一順伊尹所行之事

辛巳元祀以咎音皋單爲相咎單一順伊尹所行之事

阿衡伊尹

戊子八祀阿衡伊尹薨伊尹薨百有餘歲大霧三日王親臨葬以天子之禮祀

以大牢葬于亳去湯冢七

里咎單述伊尹事以訓王

兄終弟及自大庚始

大庚沃丁弟庚戌嗣立在位二十五

祀商人兄終弟及自大庚始

小甲大庚子乙亥嗣立在位十七祀

雍己小甲弟壬辰嗣立商道浸衰

諸侯或不朝在位十二祀

大戊雍己弟甲辰嗣立在位七十五祀

大修成湯之政

甲辰元祀以伊陟臣扈爲相巫咸佐之大修成湯之

政商道復興陟尹之子也扈與咸皆賢臣

妖不勝德

桑穀生于朝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祥妖也桑穀二木名二木合生不恭之罰也

王懼問于伊陟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

有闕與王于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

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

丙午三祀諸侯畢覲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

戊午七十五祀王崩王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廟號中宗

中宗

仲丁 大戊子己未嗣立在位十三祀

仲丁遷囂

甲子六祀遷都于囂 時亳有河決之害故遷囂今敖在開封府河陰縣

外壬 仲丁弟壬申嗣立在位十五祀

河亶甲 外壬弟丁亥嗣立在位九祀

河亶甲遷相

丁亥元祀遷都于相 今彰德府 商道復衰

祖乙 河亶甲子丙申嗣立在位十九年

祖乙遷耿

丙申元祀遷都于耿 今平陽府河津縣

復徙於邢

甲辰九祀徙都于邢 今順德府時耿都為水所圮故復徙邢

以巫賢為相諸侯賓服商道復興 賢咸之子

祖辛 祖乙子乙卯嗣立在位十六祀

沃甲 祖辛弟辛未嗣立在位二十五祀

祖丁 祖辛子丙申嗣立在位三十二祀

南庚 沃甲子戊辰嗣立在位二十祀

陽甲 祖丁子癸巳嗣立自仲丁以來廢嫡而立諸弟子諸弟子爭立比九世亂于是諸侯莫朝商道復衰 在位七祀

盤庚 陽甲弟庚子嗣立在位二十八祀

盤庚徙遷於亳改商曰殷

庚子元祀徙都于亳改國號曰殷

時邢都又有河決之患王欲遷都臣民皆安土重遷王作書以諭告臣民復遷于亳改商曰殷行湯之政諸侯來朝商道復興

小辛 盤庚弟戊辰嗣立在位二十一祀

小乙 小辛弟己丑嗣立在位二十八祀

稼穡艱難

王未為天子時備知民艱及即位使太子武丁居民間與民出入同事使知稼穡艱難

亶父遷岐

甲寅二十六祀亶父遷于岐 今鳳翔府岐山縣 改號曰周

脩后稷公劉之業

亶父積德行義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狄人侵之去豳居岐周三月成城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武丁 小乙子丁巳嗣立在位五十九祀

恭默思道

丁巳元祀王宅憂以井盤爲相

王居喪三祀不言恭默思道以井盤爲相百官總巳以聽于冢宰

帝賚良弼

己未三祀舉傅說爲相

王既免喪亦不言夢上帝賚以良弼乃使人以形旁求于天下得傅說于版築之間命以爲相進諫

君臣道合

論列天下之事君臣道合政事修舉

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皆

非也于是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于傅岩是時說爲胥靡（胥靡腰索相從服役因徒之名）築于傅岩（傅岩在陜州虞虢之間時澗水壞道常使胥靡築之說賢而隱代築以供食）見于武丁武丁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命以爲相殷國大治遂以傅姓之號曰傅說

雉雊鼎耳

壬戌六祀雉雊鼎耳祖己作彤日訓王

王祭成湯及彤日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音構鳴也彤明日又祭之名蓋祭祀而也數祭豐昵此高宗遇得之過故飛雉隨而應之）祖己作彤日訓于王（祖己訓王之意蓋謂高宗當因雉雊以自省不可謂道然而自怨數祭豐昵徼福于神不若德）王內反諸己以思王道三祀蠻夷編髮重譯（也）來朝者六國自是章服多用翟羽（用所貢爲章服）

呂東萊曰災異有二無道之君精神與天地隔絕行政失道其災異之應常遲賢君至誠與天地合爲一體性情之間少有差失災異立應高宗恭默思道精神與天地相通故祭祀稍厚雉雉隨而應之書彤日曰祭典無豐于昵此雖高

宗之過厚然起于厚亦過也

道祖老子生

庚辰二十四祀二月十五日卯時老子李耳生字伯陽是謂道祖

戊子三十二祀伐鬼方（北胡名）

鬼方恃固而擾諸夏王伐之三祀乃克天下咸服（北胡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玁狁秦漢皆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元曰蒙古明曰韃靼）

亶父生于季歷

丁酉四十一祀周亶父生于季歷

高宗

乙卯五十九祀王崩廟號高宗

祖庚 武丁子丙辰嗣 立在位七祀

祖甲 祖庚弟癸亥嗣立 在位三十三祀

初高宗以祖甲爲賢欲廢祖庚而立之祖甲不以爲義逃于民間其後祖庚崩國人卒立之故

王知小人之依

王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民不侮鰥寡

季歷生子昌

庚寅二十八祀周世子季歷生子昌

廩辛 祖甲子丙申嗣 立在位六祀

庚丁 祖甲次子壬寅嗣 立在位二十一祀

姬昌生子發

癸丑二十一祀周姬昌生子發 舊史謂發生于帝乙之壬辰二十有三祀是武王少文王六十二歲誤矣

武乙 庚丁子癸亥嗣立在位四祀暴雷震死

武乙居亳遷河北

甲子二祀復去亳遷都河北 即朝歌今爲衛輝府

暴雷震死

丙寅四祀王出畋暴雷震死

王無道爲木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 即打雙陸 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 殺代神博者示罰也 爲革囊盛血仰射之命曰射天獵于河渭之間暴雷震死 以其死于非命

故不稱崩

太丁 武乙子丁卯嗣 立在位三祀

帝乙 太丁子庚午嗣立 在位三十七祀

命周公季歷爲牧師

庚午元祀命周公季歷爲牧師

初古公亶父之妃曰太姜生三子長太伯次仲雍少季歷季歷娶太任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乃亡如荆蠻 荆楚也蠻閩也以其在楚閩之界故名荆蠻 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季歷立是爲公季篤于行義諸侯順之王嘗命伐西落鬼方至是復命伐余無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于是命爲牧師有圭瓚秬鬯之賜

姬昌嗣爲西伯

丙子七祀周公季歷薨子昌嗣命爲西伯 伯長大之義乃侯之伯也

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季歷之法敬老慈幼禮下賢者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齊居北海之濱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大顛閎夭散宜生

鳳鳴岐山　西伯任旦以政事　受辛生

子辛甲之徒皆歸焉

人物考伯夷叔齊姓墨伯者居長之稱名允字公信諡曰夷叔其弟也名智字公達諡曰齊孤竹君二子也孤竹君愛叔齊欲立爲嗣叔齊不欲先兄伯夷曰父命也去之叔齊曰天倫也亦去之國人立中子爲君

辛卯二十有二祀鳳凰鳴于岐山

壬辰二十有三祀命伯任旦以政事

皇王史記　卷之三　三十

初西伯娶于有莘曰太姒太姒不妬忌生子十長曰伯邑考次曰發曰鮮曰旦旦師于虢叔仁聖多材藝西伯任以政事

癸巳二十有四祀命西伯西距昆夷北備玁狁以衛中國

丙午三十有七祀王崩子受辛立　帝乙有三子長曰微子啓次曰中衍季曰受辛即紂也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爲妾已而帝乙立爲后生紂帝乙欲后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乃立受辛

庶均立賢　辯言亂政　才力過人　始爲象箸　寵妲己

呂氏曰史云用法若此不如無法予謂太史乃亂也何法之有法無有妾而妻者紂母同妾也何嫡庶之分古之立子也有嫡立嫡無嫡立庶庶均立賢賢均立長以長以賢孰啓之踰帝乙不可謂不知子也卒奪于匹夫之咻立惡而覆宗辯言亂正其太史之謂也

紂　帝乙子丁未嗣立　在位三十二祀

丁未元祀王即位以爲天下皆出己下

皇王史記　卷之三　三一

王資辯捷疾才力過人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以爲天下皆出己下

始爲象箸

王性汰侈好酒色始爲象箸箕子嘆曰今爲象箸必爲玉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于茅茨之下將食熊蹯豹胎衣錦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吾畏其卒也

甲寅八祀寵妲己

酒池肉林　宮中九市　長夜之飲　炮烙之刑　剖孕婦斮脛　文王羑里演易

王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惟言是從所好者貴之所惡者誅之作奇技淫巧以悅之使師延作朝歌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造鹿臺爲瓊室玉門其大三里高千尺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廣沙丘苑臺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閒宮中九市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鹿臺臺名鉅橋倉名俱在衛輝府沙丘在順德府平鄉縣東北南距朝歌北距邯鄲皆有離宮別館諸侯有畔者妲己以爲誅薄故威

不立乃爲銅柱以膏塗之嘉于炭火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墮火中以取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

丁巳十一祀囚西伯于羑里羑里城故址在彰德府湯陰縣

上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進女于王女不喜淫王殺之醢九侯鄂侯爭之并脯鄂侯又剖孕婦而視其胎斮音作斫也朝涉之脛而視其髓西伯聞而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王王囚西伯于羑里西伯乃演易作六十四封彖辭志云西伯長子伯邑考質于殷紂烹爲羹賜西伯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西伯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

沈長卿曰九侯有女以爲美也而進之紂紂以爲不美而醢之夫醢之誠酷矣然九侯無故而導淫以繼體之裔供昏暴牀第之驩豈非自作之孽乎千古而下但形容紂惡而以醢九侯事與剖心斮脛刳孕等并舉更無罪九侯者失臧否之衡矣予特闡而揭之

前後之人道不到此

文拘羑里作操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

合不分別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阱由其言兮遘我四人憂痛勤分

韓退之拘幽操曰目掩掩兮其凝其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見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爲死爲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程伊川曰此退之善諭文王也末二句道文王意中事前後之人道不到此

謂……文王之心

西伯得專征伐

一物足以釋西伯

西伯請除炮烙之刑

虞芮質成

……歸者

徐仲車曰退之琴操可謂知文王之心矣凱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重自責也

己未十三祀釋西伯賜弓矢鈇鉞使專征伐

西伯之臣散宜生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之九駟及奇怪之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大說指有莘女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釋西伯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王許之賜弓矢鈇鉞使專征伐

庚申十有四祀虞芮質成 虞今平陸縣芮今芮城縣俱屬平陽府

西伯化行江漢汝墳四方諸侯皆來決平虞芮二君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

四十國

西伯得呂尚於渭陽

辛酉十五祀西伯得呂尚于渭陽 在鳳翔府寶雞縣

尚姜姓呂氏四岳裔也時年八十餘嘗釣渭水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彲非熊非羆所獲王覇之輔果遇尚于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謂之師尚父

西伯伐密須

壬戌十六祀西伯伐密須 今平凉府靈臺縣

初西伯問太公孰可伐太公曰密須管叔有其君驕明伐之不可太公曰先王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遂自阮徂共及密須密須人自縛其君而歸

周因作一日師畢節

西伯伐崇

乙丑十九祀西伯伐崇都豐邑 豐邑在西安府鄠縣

西伯伐崇 崇侯虎 令無殺人無壞屋無塞井無伐木無掠六畜不如令者不赦三旬不降于是攻滅之

徙豐邑

遂作豐邑徙都焉、

西伯澤及枯骨

西伯澤及枯骨

西伯立靈臺（高二丈周圍一百二十步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故曰靈臺）鑿靈沼掘地得死人之骨西伯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固其主矣以衣衾更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况于人乎于是歸者三十國。

西伯薨

丙寅二十祀西伯薨（葬于畢壽九十七歲）

時至勿疑

西伯寢疾病謂世子發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止也世子再拜受教乃薨子發嗣為西伯

丁卯十一祀發即西伯位（即西伯之年）

以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奭畢公高之徒皆左右伯率修文之業

西伯發生于誦

癸酉二十七祀（西伯七年）西伯發生子誦（初西伯娶呂望女邑姜賢而孕常倚坐不當偶然未嘗笑是年生誦後為成王）

紂醢梅伯賞雷開

醢梅伯賞雷開

紂益淫肆棄耆舊貴戚用費仲為政費仲善諛好利又用蜚廉惡來蜚廉惡來善讒諂有梅伯者性忠直數諫諍紂怒而殺之菹醢其身有雷開者性阿佞進諛言紂賜之金玉又賞以夏田或諫曰非時也君賤一日之苗而民失終歲之食其可乎殺之

西伯戡黎

西伯戡黎（今黎城縣　戡伐也）

黎侯近于王畿不恭王命西伯戡黎殷人大震祖伊奔告于王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勿聽

史曰湯征葛武王戡黎皆剝床及膚之勢祖伊故家遺族事迫情急危言以告紂以利口禦之牧野之誅豈能已哉

西伯東觀兵

丁丑三十一祀（西伯十一年）西伯東觀兵

西伯東觀兵至于孟津渡河中流白魚躍入舟中西伯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伯屋

此事間不容髮

其深知武王之心不能及此

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皆曰紂可伐矣西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引
師歸白魚者鱗介之物兵象也白者殷之正色白魚入舟是殷命歸周之兆烏有孝德武王繼父之業烏亦瑞赤周之正色應安定之意
按書傳武王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武王觀
兵是以臣勝君也程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
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豈有
觀兵而後伐之理哉司馬遷作周本紀亦謂觀
兵而後伐紂訛謬相承後世遂謂實然使武王
崇下百年勝君之惡嗚呼惜哉
朱子曰伊川謂無觀兵之事其深知武王之心
不能及此非爲存名教而發其實有心存名教
而于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城其
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爲害事
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
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

比干

諸侯大會於孟津

夷齊扣馬諫武王

爲聖人矣
戊寅三十二祀西伯十二年王殺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
微子王庶兄箕子比干皆諸父比干見王益淫肆
乃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
魏之門進諫不去者三日王大怒曰比干自爲聖
人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剖比干觀其
心箕子懼乃解衣披髮佯狂爲奴王囚之微子數
諫不聽遂去之以存宗祀
箕子後隱鼓琴自悲世傳有箕子操詞曰嗟嗟
紂爲無道殺比干嗟復重嗟獨奈何漆身爲厲
披髮以佯狂今奈宗廟何天乎天哉欲負石自
投河嗟復嗟奈社稷何
己卯三十三祀即武王十三年春西伯伐紂諸侯大會于孟
津
夷齊扣馬諫武王
初武王伐紂載西伯木主以行伯夷叔齊扣馬諫

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
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
筆疏 聞夷齊扣馬諫武王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
泰誓曰惟十有三年大會諸侯于孟津信史則聖
人無十三年不葬父之理信書則夷齊義士必不
虛言以評武王抑尚有別說與或曰扣馬諫王事
當在丁卯觀兵之時去文王之崩甫一年故云父
死不葬也然武王純臣斷無觀兵脅君之事程子

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
命絕則為獨夫豈有觀兵而復臣十三年之理哉
愚謂夷齊之諫必在己卯伐紂之時而父死不葬
或史氏之訛傳也觀其伐紂特載文王木主以行
豈有未葬而先立之主者乎高明以為何如
周師陳于殷郊紂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兵敗自焚
死牧野在商都南城南紂敗亟走入登于鹿臺之上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史記謂武王至紂所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
黃鉞斬紂頭懸大白之旗謬妄甚矣賈子言紂
死棄玉門之外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帷而
守之此為近實
右商二十八君起湯乙未止紂戊寅共六百四
十四年

商紀終

周紀（……號曰周武 ……以爲有天下之號）

或曰古史以文王冠周紀武王繼之夫文王純臣也生前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没後十三年簡是殷之天下及武王克殷爲天子周公始追

論曰文王嘗謂有殷已死之忠臣而可以冠周紀乎今以文王歷行善政詳載紂史中至武王戡商始改號爲周極知狂僭罪大然而文武在天之靈或以我爲知己也

武王（……卯未當改元前在侯位十二年在王位 ……年通前之實十九年 按謚法克定禍亂曰武）

武王姬姓發文王次子其先祖后稷名棄母有邰氏女曰姜嫄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而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牛馬過者皆避不踐徙置之平林適會山林多人遷之又棄之渠中冰上飛鳥以

（……如巨人之志）（……）（后稷……）（公劉復脩后稷之業周道之興自此始）（公劉遷豳）（古公亶父復脩后稷公劉之業）

翼覆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長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菽及成人遂好耕稼相地之宜種植焉民皆則之帝堯聞之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于邰（西武功縣）號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立及夏之衰不窋失其官自竄戎狄之間不窋生鞠鞠生公劉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脩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保焉周道之興實自此始當夏桀二十一年甲子始遷于豳（今邠州）公劉卒子慶節立國于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立公叔祖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復脩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鬻侵之事以皮幣犬馬珠玉不得免古公遂去豳渡漆沮（在邠州縣）踰梁山（在乾州縣）止于岐山之下豳人舉國扶老携幼盡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

昌有聖瑞

王季脩古公遺道

慈和有聖德

諸侯咸尊爲天子

曰周古公亶父亦冬歸之三月戊戌一年戊己三年
戊御周氏后倍其前古公元妃曰太姜有色而貞
順生三子長曰泰伯次曰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
太任太任之性端一誠莊維德之行生子昌有聖
瑞公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虞仲知之乃亡如
荊蠻（即今吳會）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
爲王季脩古公遺道篤于仁義諸侯順之王季卒
子昌立是爲西伯即文王也初爲世子時朝于王

季日三問安視膳孝敬甚篤刑於太姒化於諸弟
及即西伯位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季歷之法
宴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詢於八虞咨於二虢度
於閎夭諏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以
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及長子發立發性慈和有
聖德于紂之丁卯二十有一祀即西伯位遂以是
年紀元至己卯十三年（即紂之三十三祀）代紂西歸諸侯
咸尊爲天子始改正朔以建子月爲正月是日

從湯舊政

表閭封墓

散財發粟

殷人咸喜

聖人仁孝之至意

大封建諸侯於天下

年以火德王色尚赤服以冕都於鎬（即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
己卯十三年春正月從湯舊政（十一月俱本下史約）
王既克殷乃反紂之政政由湯舊命召公釋箕子
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賢人紂廢其爲私室）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命南宮括史
佚展九鼎寶玉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尸子曰宵衛孔子題）
（不曰殷太師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殷人咸喜曰王之
於仁人也死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

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
之況復藉之乎

孔曰從來踐祚必改元而武王獨不改元何也
蓋以湯伐而王非武王志也乃聖人之不幸也
故仍西伯之年而不忍改其常耳此聖人仁孝
之至意常情惡足以知之

夏四月大封建諸侯於天下
王自商至豐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

三恪　二王之後　封功臣

內南日陽仁狃般武脩文追思先聖褒封神農之

今華陰縣潼關後於焦今河南府閿鄉縣黃帝之後於祝今濟南府歷城縣唐堯

之後於薊音計今順天府薊州虞帝之後於陳今開封府陳州是爲

三恪○又封夏后氏之後於杞今開封府杞縣紂子武庚

於殷用其禮樂作賓王家是爲二王之後○又封

功臣師尚父於齊今山東濟南府營丘縣周公旦於魯今山東兗

州府曲阜縣召公奭於燕今順天府畢公高於畢畢古邑名今西安府

昔聞相王室○又封弟叔鮮於管今開封府鄭州管城縣叔

三監　大封同姓　班賜宗彝　祀祖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　定謚法　藏約行博　尚父陳丹書

度於蔡今汝寧府上蔡縣叔處於霍今平陽府霍州以監殷是爲

三監凡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餘人

班賜宗彝彝亦尊也有三品上曰大中曰南下曰蕃

祀於祖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遂定謚法

王受丹書於師尚父爲銘以自警

王召士大夫問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博萬世可以

爲子孫恒者乎師尚父對曰丹書有之敬勝怠者

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藏之約

爲銘以自警

行之博可以爲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之惕

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及几鑑盤楹

杖帶履觴豆户牖刀劍弓矛各爲銘焉

銘於席之四端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

亦不可以忘所監不遠視爾所代

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

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太

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劍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

崩銘凡十有七今止存其六出大戴禮

訪道於箕子

夏六月訪道於箕子

先是禹治水功成神龜負書出於洛禹因別爲九

疇箕子推衍增益以成其籍實治天下之大法也

首陽山
采薇之歌何如
遷都於鎬

王訪太顛箕子以先陳之後不欲臣周封於朝鮮

武王因以封之而不臣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 首陽山名在蒲州

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隱首陽山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而死 古史考曰夷齊採薇野有婦人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也遂餓而死

遷都於鎬

勅諸侯各之國惟留召公留周佐王王謂周公曰自洛汭 在河南府鞏縣洛水入河之處清濁異流 延於伊汭 在河南府嵩縣伊水入河之處 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 山名在河南府嵩縣 北望嶽鄙 謂近嶽之邑 顧瞻有河 河謂黃河 粤瞻洛伊 洛伊二水名 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 今河南府 而後去 乃遷之武王克商定鼎于郟鄏即此 成王營洛邑為王城 至平王自鎬京遷居焉今為河南府 都於鎬 古地名在京兆府 而文王之廟仍在豐 豐古地名即今鄠縣武王自豐遷鎬謂之宗周即今西安府長安縣

立徹法
並立四代之學其制可得聞歟
入學以齒

立徹法

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

建學

國中並立四代之學辟雍居中北虞學東夏學西殷學是爲大學又建虞庠于西郊夏序于州殷校于黨皆鄉學是爲小學祀先聖先師。冕而祭自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八歲皆入小學十五歲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及民之俊秀皆入大學凡入學以齒太子亦齒焉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大樂正論民之俊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復論其賢以告於王而官之

養老

養國老於東膠庶老於虞庠兼用燕饗食禮玄衣而素裳憲而乞言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 酳音胤

作大武

作大武樂

肅慎來賓

肅慎氏之貢矢

肅慎氏貢楛矢石砮（來此矢砮亦在）

時九夷八蠻各以方物來貢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楛木名可以爲矢石砮石可以爲大鏃也八寸曰咫）王欲昭令德之致遠銘其括曰肅慎氏之貢矢以示後世使永監焉

西旅貢獒

西旅貢獒（西旅西夷之國犬高四尺曰獒能知人心可使捕獲者）

西旅貢厥獒召公以獒非常貢易啓人主異好不可以示諸侯乃作書曰旅獒用訓於王

庚辰十四年王有疾周公告於祖考冀曰瘳

王有疾周公爲壇告於太王王季文王請以身代史錄其冊祝之文藏於金縢櫃中王冀日疾瘳（藏之于櫃緘之以金故曰金縢櫃也縢即束縛之義）

箕子朝周

壬午十六年夏箕子來朝

箕子朝周過殷故墟傷宮室毀壞禾黍生焉故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音尖多芒之貌）禾黍油油（油油光悅之貌）彼狡童兮（指紂言）不我好仇殷民聞之皆流涕

敦信明義垂拱而天下治

乙酉十九年（在位之七年）冬十二月王崩

王丕承文烈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敦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壽九十有三葬於畢西去豐三十里太子誦立時年十三）

成王（名誦武王子在位三十七年按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周公攝政

丙戌元年王諒陰周公位冢宰總百官攝政

吳氏曰書所謂位冢宰正百官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陰之時非以幼沖而攝也其攝亦不過位冢宰之位非真南面負扆（扆作依即今之屏風）以朝諸侯也二年之喪畢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在殷之高宗已然豈特周公行之哉此皆尚論周公者所當知也

尚論周公者所當知

封伯禽爲魯侯

封伯禽爲魯侯

周公留周輔王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訓禽曰吾

握髮吐哺
得三士以定天下
三叔流言
周公居東作繫辭
天大雷風

誥汝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於天
下亦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
士猶恐失天下之士至者無慮千人吾僅得三士焉以正
吾身以定天下吾得三士於百人于人之中者
是乎其難也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丁亥二年周公居東

武王既崩管叔及群弟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周公乃告畢公召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

遂居東收捕三百八十四爻各繫以辭爰武庚必
畔王室必誅乃作鴟鴞詩以貽王

戊子三年秋大風雷王迎周公於東

流言之動王亦疑周公是年秋大熟未獲天大雷
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
弁以啓金縢見公請代武王事執書泣曰昔公勤
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降威以彰公之德
予小子其親迎王出郊迎公歸天乃雨反風禾盡

管叔以殷畔
封微子而不臣
越裳氏重譯來朝
中國有聖人
越裳操
指南車

起歲則大熟

管叔以殷畔王命周公討之

管叔鮮及蔡叔度霍叔處挾武庚以叛王命周公
東征殺武庚誅鮮囚度降處為庶人（其後武庚之地盡入于衛）

封微子啓於宋（今歸德府）

既誅武庚乃封微子以代殷國號宋用殷之禮樂
作賓於周而不臣

辛卯六年越裳氏來朝

越裳氏重三譯而來朝獻白雉周公曰德澤不加
君子不享其贄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
國之黃耇曰（老人髮白復黃面之垢故曰黃耇）天無烈風淫雨海
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於是來朝周
公歸德先王致薦於宗廟（作越裳操曰於戲嗟嗟非旦之力乃文王之德）
使者迷其歸路周公賜以軿車五乘（四面有屏故曰軿車）
皆為指南之制使者載之期年而至其國（指南之制始於軒轅刻仙人衣羽於車上車雖回轉手常指南）

庚辰七年營東都 鎬京為西都謂之宗周以王業肇由起也洛邑為東都謂之成周以王業所由成也

營邑天下之中

初武王以洛為天下之中四方朝貢道里適均遂乃問於洛邑有宅洛之志至是成王命周公召公營之既成謂之東都以朝諸侯定鼎於郟鄏 郟音夾鄏音辱 郟鄏洛地也

定鼎郟鄏

卜曰傳世三十歷年八百又卜瀍水東為下都曰成周以處殷遺民作洛誥召誥 瀍水亦近洛按東都上都係兩城營東都於洛邑而朝貢之所以定營下都於瀍東而殷民之頑以化

癸巳八年命周公留治東都

周公治東都

封蔡仲於蔡

初周公既囚蔡叔於郭鄰 郭鄰地名在鄰封府 叔子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公奉王命復封焉

甲午九年封弟叔虞為唐侯 唐本堯之故墟後改為晉戰國時為趙今為太原府

王與弟叔虞戲削桐葉為圭曰以此封汝史佚請擇日王曰吾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叔虞於唐

桐葉封弟

丙申十一年周公薨諡曰文

周公薨

時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不敢離東都既薨成王葬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不敢臣也復以公有大勳勞命魯公世祀以天子禮樂

程頤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命君陳治東都鳳凰來儀

君陳治東都

鳳凰來儀

周公既沒命君陳代之分正東郊成周鳳凰來儀作歌歸德於先王曰鳳凰翔兮于紫庭予何德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

戊戌十三年作九府圜法

太公立九府圜法

初唐虞夏商之世幣金有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是太公望乃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通九府之用布帛廣二尺二

作顧命　作康誥　畢公保釐成周　太保召公薨　思政恢棠

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武音周官有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職內府金職幣皆掌財帛之官

壬戌王十有七年王作顧命

四月甲子王不懌作顧命命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保元子釗音昭○成王崩監之發故作顧命次日王

崩

康王名釗成王子癸亥嗣立在位二十六年諡法温柔好善曰康

癸亥元年諸侯來朝王作康誥宣示文武之功由是

諸侯率服

甲戌十有二年命畢公保釐成周保安也釐理也

戊子二十有六年太保召公奭薨諡曰康

昔召公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鄉邑聽斷于棠樹之下及卒人思其政不忍伐棠樹作甘棠之詩歌詠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故曰治西方今河南府陝州有甘棠驛

王崩

刑措四十年　弑君爭國自此始　漢人進膠舟　先王耀德不觀兵

成康之際天下太平刑措四十年不用措置也

昭王名瑕康王子己丑嗣立在位五十一年諡法容儀恭美曰昭

壬寅十四年魯公子潰音沸弑其君宰而自立

金履祥曰弑君爭國自此始而昭王不能討失政甚矣

己卯五十一年王巡狩濟漢溺死漢水在漢陽府沔陽

時周道漸衰王南巡狩濟漢漢濱人以膠膠王船中流膠液船解王溺死按列國傳楚用張策之計昭王初濟漢即溺死而史

云故諱溺漢言之不復來之說得也公諱其死

穆王名滿昭王子庚辰嗣立在位五十五年按諡法布德執義曰穆

壬午三年命君牙為大司徒伯冏為大僕正

甲寅三十五年征犬戎

王將征犬戎祭音債公謀父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其字也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耀明也觀示也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故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

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今大戎氏以其職來王而必以不享征之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白狼白鹿犬戎所貢自是荒服不至

作呂刑

已巳五十年命呂侯作呂刑

金氏曰穆王肆心巡遊財匱民窮無以為計乃作呂刑以贖大辟以斂民財以濟荒亡之欵不

仁甚矣大辟而可贖則凡有千鍰之貲者無所往而不可殺人矣爲得不啓後世之亂哉但盡折獄之情僞曲折而哀矜惻怛猶有三代之遺風焉聖人刪書而存呂刑亦以見世之變法之變非以贖刑之可取也

徐夷作亂

徐夷作亂徐今鳳陽府泗州

徐夷率九夷伐周西至河上王畏其逼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得朱弓赤矢自以爲天瑞乃僭稱偃王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穆王得造父爲御西巡樂而忘返聞徐子僭號乃長驅而歸命楚伐徐偃王走死王以趙城封造父其族由此爲

王以趙城封造父

趙氏趙城縣名屬平陽府

甲戌五十五年王崩於祗宮

祭公作祈招以止王心

初王得八駿造父以善御得幸王欲肆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

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愔愔安和貌金玉取其堅重形用也醉飽過盈也

共王共音恭名繄扈穆王子乙亥嗣立在位十二年按謚法既過能改曰共

懿王諱囏共王子丁亥嗣立在位二十五年按謚法温柔賢善曰懿

懿王徙都槐里

丁亥元年徙都槐里今西安府興平縣

孝王名辟方懿王弟壬子嗣立在位十五年按謚法慈惠愛親曰孝

封非子於秦

甲子十三年封非子於秦爲附庸今鞏昌府秦州江漢水

惡來之後有非子者居大丘今興平縣好馬善養息之

天道倚伏可畏。

王命主馬於汧（音牽）渭之間馬大蕃息乃封為附庸之國邑於秦曰昔伯翳為舜主畜多息故有土賜姓曰嬴今其後亦為朕息馬其使復續嬴氏祀號曰嬴秦是時天大雹牛馬凍死江漢冰

胡一桂曰當嬴秦始封之世而災異之見殺氣若茲儼霜之象已兆於此矣天道之倚伏可畏也

丙寅十五年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

夷王（名燮懿王子丁卯嗣立在位十六年按謚法安心好靜曰夷）

王始下堂見諸侯

丁卯元年覲禮廢王始下堂見諸侯（夷王不立下父而立於諸侯之手故王卽禮下堂見之自此王室愈衰朱爲例矣）

己巳三年荒服不覲

楚立三子為王

甲戌八年楚子熊渠伐庸揚粵至於鄂立三子為王

熊渠之先曰鬻熊事周文王有勤勞成王封其孫熊繹於楚姓芊（音米）氏夷王時王室微諸侯相伐熊渠甚得江漢民和乃興兵西伐庸（今鄖陽府竹山縣）東陵揚粵（揚今揚州府粵今廣州府）至於鄂（鄂今武昌府）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

衛頃公賄夷王制

衛康公七世孫頃公賄夷王制幷邶鄘（邶鄘古衛地武王克商分其地北為邶南為鄘東為衛衛頃公復幷之）

二事夷王不能問

胡叟峰曰下堂見侯綱常自此紊矣楚立三子為王衛幷邶鄘斯二者皆凌遲解紐之事何夷王不能問也可為三太息矣

厲王（名胡夷王子癸未嗣立在位三十七年又共和十四年共五十一年按謚法殺戮無辜曰厲）

癸未元年楚熊渠自去王號（王初立熊渠畏其伐楚聞之自去王號）

榮夷公為卿士

壬子三十年以榮夷公為卿士

榮夷公好利王任之大夫芮良夫諫曰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也今王專利其可乎榮公若用周必敗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享獻也）

監謗

乙卯十三年使衛巫監謗

道路以目
防口甚於防川
厲王奔彘
成天下事
事有大小

王暴虐無道國人謗王召公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决之使導（通也）爲民者宣之使言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爲社稷憂王不聽

己未三十七年王出奔於彘（今平陽府霍州）

王暴虐滋甚國人叛襲王王奔於彘太子靜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

丁南湖曰程嬰杵臼以他兒代趙朔孤兒之死而竟立孤兒遂爲千古義士之最況召公以己子代太子而訓議於其家乎愚嘗謂嬰曰死天下事者也召公成天下事者也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然嬰曰既能立孤則亦成事者也但嬰曰爲一國而召公爲天下其功有大小之

別號……

庚申三十八年（共和元年）

王在彘不敢歸二相周公召公（此是共和者亦謂周公召公）以太子尚幼相與協和共理國事故稱共和

癸酉五十一年（共和十四年）王崩於彘周公召公奉太子靜即位

宣王（名靜厲王子甲戌嗣立在位四十六年按諡法聖善周聞曰宣）

海內翕然向風

甲戌元年召公周公輔王脩文武成康之政海內翕然向風諸侯復宗周

命大夫秦仲征西戎

王室衰弱西戎久叛王命大夫秦仲討之於是有無衣之詩

命尹吉甫北征玁狁（音顯允）

薄伐而不窮追

先是厲王出居於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命尹吉甫北伐逐出太原而不窮追詩人作六月詩以美之（大原或曰井由西太原府乃陝西慶陽之界古之原州今之鎮原固原屬平涼府）

宣王遇災而懼

乙亥二年命方叔南征荊蠻

時荊蠻叛王命方叔征之荊蠻來服詩人作采芑以美之

命召虎征淮南之夷

時夷在淮上者亦叛王命虎率師循江漢討平之且闢疆至於南海詩人作江漢以美之

王自伐淮北之夷

時淮北徐夷亦叛王自將伐之徐方來庭詩人作常武以美之

己卯六年大旱

自二年不雨至於六年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

辛巳八年巡狩東都因以畋獵講武詩人作車攻吉日以美之

癸未十年安集流民詩人作鴻雁以美之

泰仲伐西戎死之王命其子莊發伐戎大破之

西垂大夫　不籍千畝　民之大事在農　姜后脫珥請罪

丙戌發秦仲仲有子五人長曰莊王召莊兄弟五人與兵七千使討之大破西戎於是下其先大駱大丘之地命為西垂大夫 厲王戊午三十六年西戎反殘大駱大丘之族今莊公破西戎宣王復予其先大駱大丘之地

乙酉十二年王不籍千畝 天下籍田千畝躬耕以勸農也

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故稷為大官惟農是務今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乙未二十二年王后姜氏諫王

姜后賢而有德王嘗晏起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 巷可退之倚永巷內庭長巷宮之缺也傅母婦人之師傅也

封弟友於鄭友爲王少子王庶弟也是爲西周畿內采邑其後東徙同于鄭號之間又其遺民南保漢中名爲南鄭

槃按宣王又以畿內地封鄭地分力弱歷幽平

桓三世交質交惡而射王中肩衰自此始

壬子三十九年伐羌戎戰於千畝王師敗績羌即姜氏之戎西夷別種千畝地名其地高平廣可千畝故名

料民太原

山甫補衮

癸丑四十年料民於太原即今固原州料民清理民數多少也

王伐羌戎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

諫曰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協孤終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者協考孤幼也終老也司商協民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謂人始生定其姓名也司徒協旅協民衆爲師旅司寇協姦司寇掌合姦民以知死刑之數牧協職物色之數工協革牛馬羊之皮革場協入知粟入之數廩協出廩人掌九谷出用之數而又治農於籍籍即千畝籍田也蒐於農隙春田日蒐擇也農隙謂春耕之役猶有隙閒也耨獲亦於籍言指獲亦于籍考課之獮於既烝秋田日獮獮殺也烝月也月谷嘗新穀廟也狩於畢時冬田日狩畢時務畢也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且無故料民

天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

丙辰四十三年殺大夫杜伯左儒爭死之

王將殺其大夫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

九復而王不許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

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怒

曰易而言則生不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

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士

殺杜伯左儒死之

己未四十六年王崩

丁南湖曰姜后諫王樂色忘德今觀王之於后

既傾歎以聽之且自責以答之其於虢公之諫

不籍千畝仲山甫之諫料民則執慢以拒之左

儒之諫殺杜伯則幽法以殺之所謂樂色忘德

不即此而彌彰乎故宣王若無周召之相未必

其中興也

幽王名宮湦宣王子庚申嗣立在位十一年沒於犬戎西周遂亡按謚法動靜亂常曰幽

叔帶如晉

庚申元年趙叔帶如晉

王無道趙奄父（周大夫）之子叔帶去周如晉始建趙

氏於晉

川竭山崩

壬戌三年涇渭洛竭岐山崩

時涇渭洛三川皆震（震動也地動故山川亦震）伯陽父曰（父音甫伯陽父柱下史老子也）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

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

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三川竭岐山崩

丁卯八年以鄭伯友為司徒

六月隕霜

戊辰九年夏六月隕霜

張南軒曰當盛夏生長之時而隕霜是陰盛勝

陽之變也褒姒之戒周於斯見矣

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宜

臼奔申（申國名姜姓即今南陽府信陽州之邦故奔申）

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褒國名今漢中府褒城縣）化為二龍以

伺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而藏

其漦（漦音釐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

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化為玄黿（黿音原蜥蜴也）入於王府

府之童女遭之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一女子不夫

檿弧箕服

而育懼而棄之時童謠曰檿（檿音掩）弧箕服（檿山桑箕草也以箕而扣可結為服以盛箭即今之弓箭袋也）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

者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見所棄妖女子夫婦哀

其夜號而取之遂逃於褒至是褒人有獄而入是

嬖褒姒

女於王以贖罪是為褒姒王嬖愛之生子伯服褒

姒與虢石父比譖廢申后太子宜臼褒姒為后子伯

太子宜臼奔申

服為太子宜臼出奔申

舉火戲諸侯

舉火戲諸侯

初褒姒不好笑王悅之萬方故不笑周制為烽燧

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舉兵來援王欲褒姒笑乃

無故舉烽火諸侯至而無寇褒姒大笑王悅之由

是數舉烽燧諸侯不信（急火曰烽有急則於高處舉之以為警晝其燎煙曰烽夜燃火曰燧也）

裂繒

裂繒

襃姒好聞裂繒聲王發繒裂之以適其意

庚午十一年申侯與犬戎殺王於驪山下 驪山在西安府臨潼縣

王欲殺故太子宜臼求之於申申侯弗與王伐之申侯與鄫人召西夷犬戎伐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犬戎遂殺王於驪山下虜襃姒鄭伯死於戰秦襄公力戰破戎晉侯衛侯和合諸侯師逐戎燕伯服鄭世子掘突收父散兵從諸侯東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爲平王而西周遂亡

西周亡

雙湖胡氏曰幽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父子夫婦之間綱常滅矣欲不亡得乎

蘇東坡曰周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今夫富民之家遺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家敗即乞假以生可也終不肯議鬻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

平王棄文武成康之業

一旦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失計甚矣使平王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東臨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又何自霸哉

朱子曰申侯與犬戎殺幽王乃王法必誅之賊平王與臣子不共戴天之仇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立己之爲有德而不知殺父之爲可怨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甚矣

知有母而不知有父

按周自武王己卯至幽王庚午共十一世十二主三百五十二年 孝王係懿王弟故十一世十二主

皇王史訂跋

此書嘉以儷中庸心印來獻亦瞻黃季先生所著者書祇二卷條例凡十五摘要凡十六銘於盤古說於周幽激言大義炳若列

梁跋一

星正謬剔特多出獸見謂女主當陽天地反覆則於女皇之嗣立分注甲子以嚴內外之防謂篡亂中絕天地大變則於少康甫生先書在仍以見天人不忍夏

統之絕謂文王為有商之諸侯故於周紀不以文王冠而以武王冠允文王歷行之善政悉載紂史中以表文王之忠節歐陽足辨文王受命稱王之誣詳矣而於

梁跋二

武王所以不改元之故猶未推究先生謂易侯而王非武王志故仍西伯之年而不忍改其常此為聖人仁孝之至斯直等於宣尼麟經之筆削足以植綱常而

扶名教以先生之才之識之學
設當年臺閣公卿有知之者
薦入史館為
天子提筆司紀載將必顯忠褒
奸黜佞貶姦深得天理之寔人情
梁跋三
之公即未能上追班馬而簡質
精要當亦與昌黎廬陵並相上
下而乃沉淪上庠不獲大展其懷
抱今
上敕修諸史亦多有上先生之
書以備採擇詎不惜哉頋念先生
吏治史才有名於時序是書者
黃雲師張體誠桑開運胡宗虞四
先輩極口推許知此書流傳必
廣干將寶氣燭牛斗而耀寰
梁跋四
區覩夫徒以官肥家不踰時而澌
滅殆盡者相懸奚啻霄壤有志
之士寧爲此勿爲彼也旹
乾隆三十年春正月朔越四日
順德梁善長崇一書

皇王史訂四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學孔撰學孔字瞻黄渭州人順治中嘗官大寧衛斷事是編以劉恕外紀義類未確端緒難明因訂正其文上自盤古氏下訖周幽王東遷而後春秋既作則不復錄焉大抵摭拾羅泌路史之說加以臆斷耳